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子部第二九冊目次

武備天文一卷水火攻一卷地利四卷(二)

〔明〕施永圖撰
清刻本

一

喻子十三種秘書兵衡十三卷

〔明〕喻龍德撰
明天啓鄭大經刻本

九九

軍器圖說不分卷

〔明〕畢懋康撰
明崇禎十一年張繼孟刻本

三三九

緯弢二卷

〔明〕郭增光撰
明崇禎刻本

三六九

暇老齋雜記三十二卷

〔明〕茅元儀撰
清光緒李文田家鈔本

四七九

古今治統二十卷(一)

〔明〕徐養鵬撰
清雍正刻本

六四一

武備天文一卷水火攻一卷地利四卷
(二)

〔明〕施永圖撰

清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武備地利卷三目次

防江要畧論

防江圖

江防畧

太湖圖畧

防湖論

河漕畧

漕河總圖

海運圖

海運要畧



心畧地利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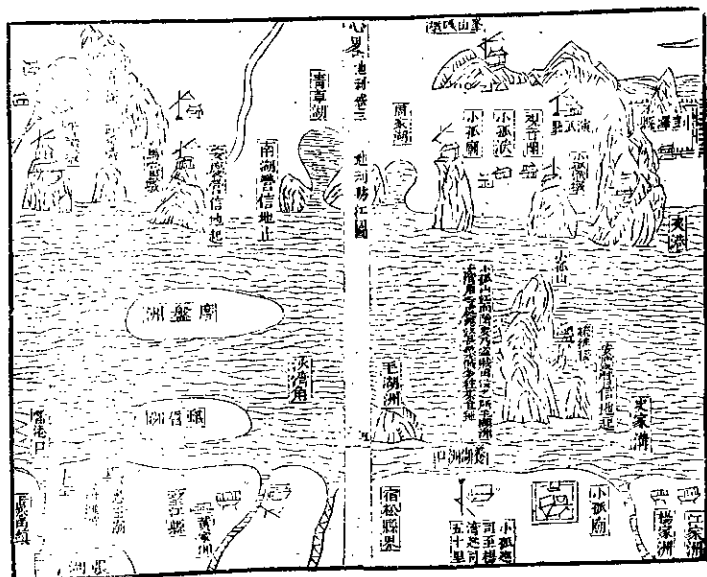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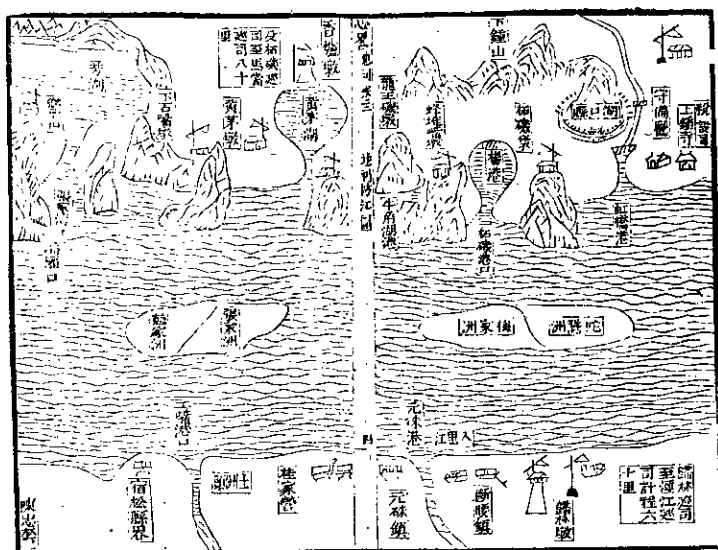
補水施承圖山公氏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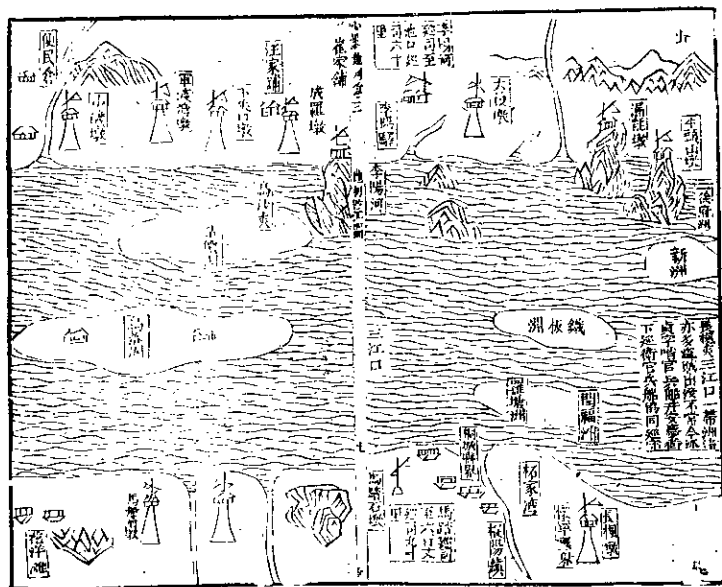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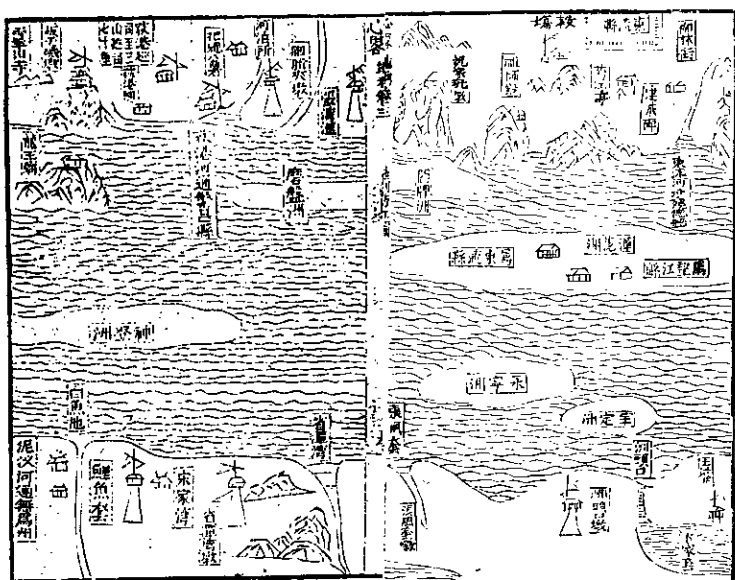
男施謙謹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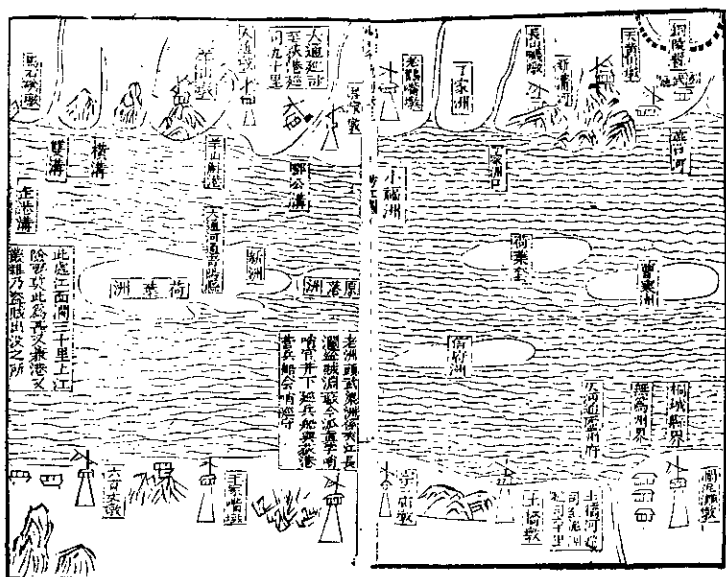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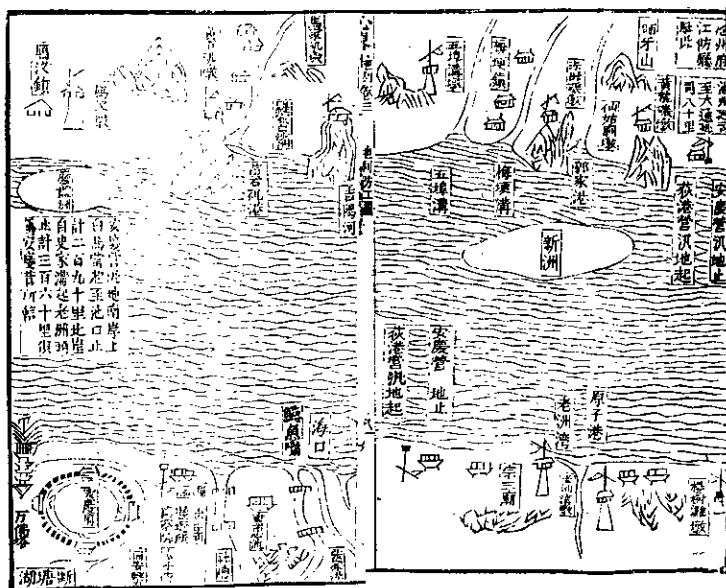
防江要畧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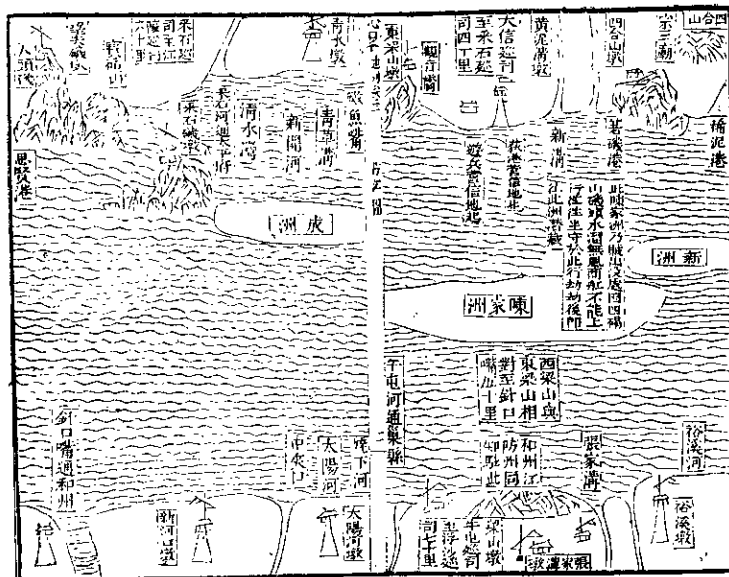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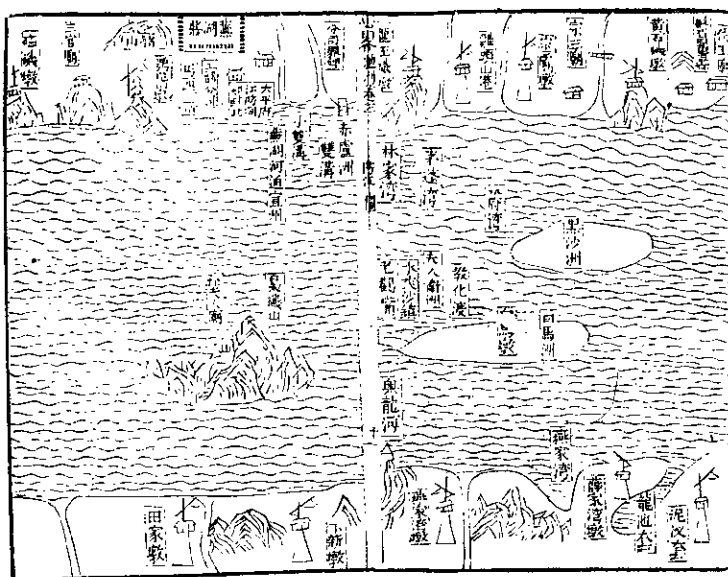
施子曰江之濶者曰海海之狹者曰江海寇片帆可達隨處可登目今環鑿悉成瓦礫戰艦盡作沉舟下以捷旌放砲爲兵法上以飲酒食肉爲輯綽不同見戲耶愚意防江之策所宜急籌者亦有十焉一精水具如岳飛伐木爲筏張牛皮以蔽矢石舉大砲以碎賊船八日而擒楊么是也二精火攻如赤壁一炬百萬煙銷也三聘賢豪如陸遜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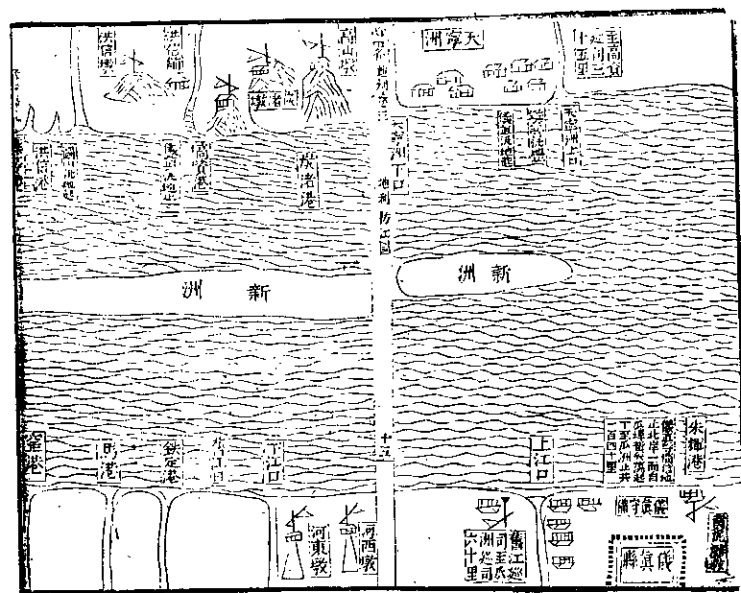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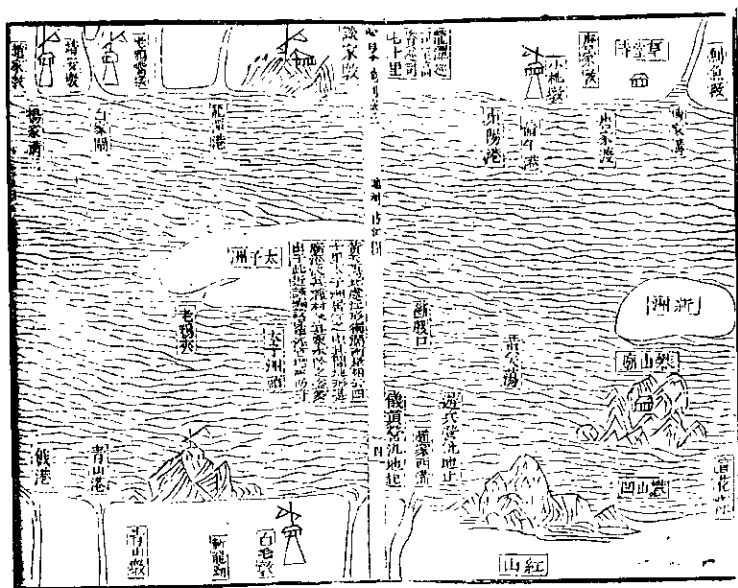
呂蒙而終成大功也四募土著魚鹽之輩素熟地利如呂蒙用土兵以襲荊州也五練水兵如杜預渡江吳兵駭爲從天而降也六修器械如徐盛沿江設備曹瞞望之而遁是也七守墩臺如關羽嚴立煙墩吳人見之而寒心也八修戰船戰船高大難以抵敵速備戰船如韓世忠以鐵鉤貫大鈞曳敵舟而沉之而敵人大困也九據沮池江中層層險要命將守之如張韓劉岳分據各處而敵人至阻黃天蕩是也十命禁騎一路有警各路發兵重勤如十面埋伏而振山援首也此皆防江之勝算惟在任事者其籌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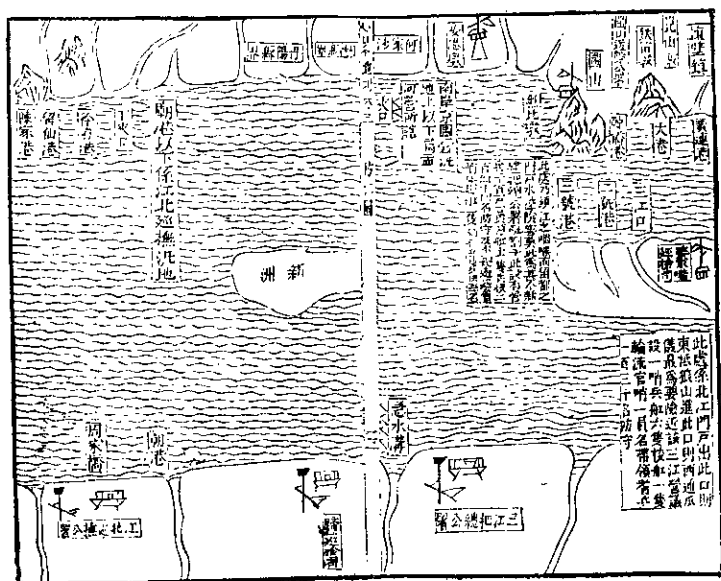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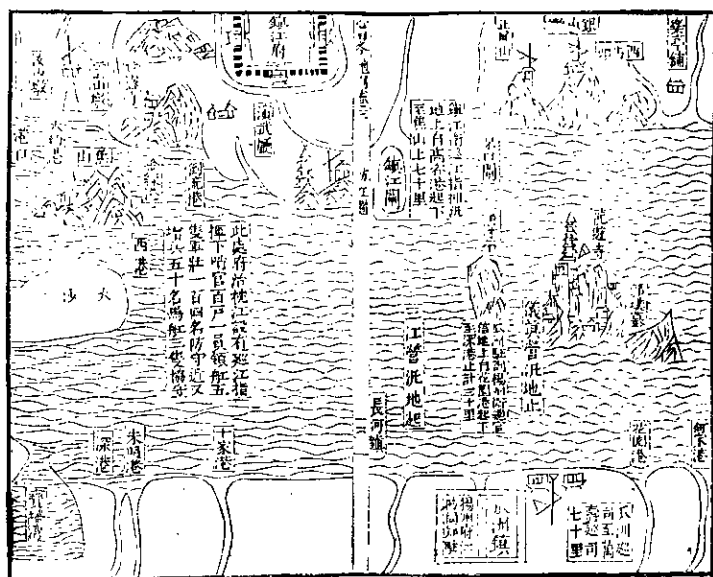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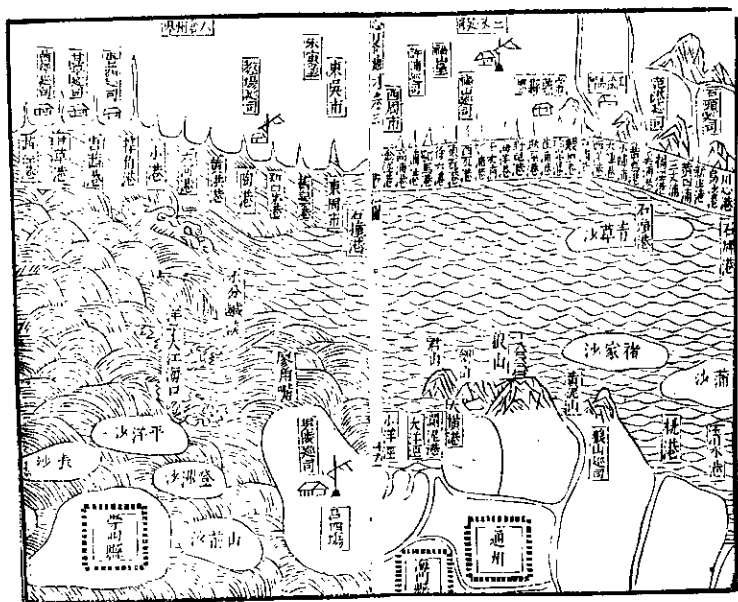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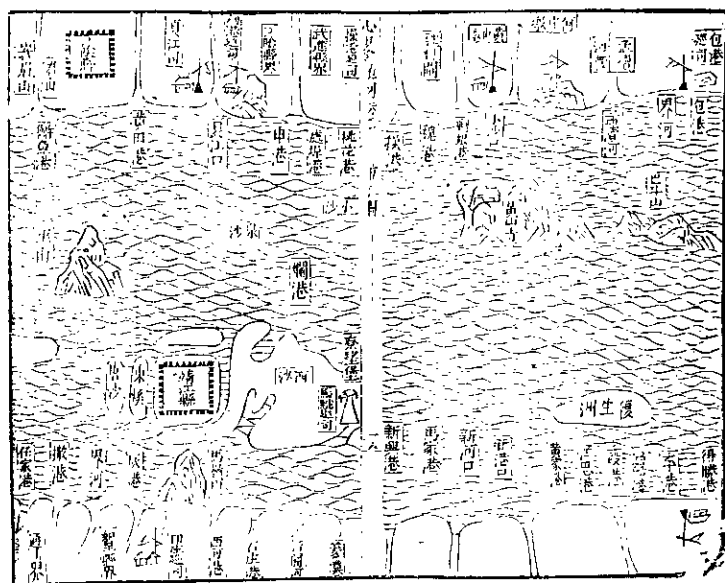














江防界

施永圖

海賊入江由江南岸登陸之路。廖角嘴管前沙南北相對。海岸約闊一百五十里。為第一重門戶。狼山福山相對。江面闊一百二十里。為第二重門戶。周家橋與山相對。周家橋北岸。至順江洲與江南分界。江面約闊六七里。順江洲至新洲夾江面約闊七八里。新洲夾至山南岸。江面約闊十四五里。為第三重門戶。三處領水兵官須整備船艦。晝夜緊守。三門勤勒會哨。以防春汛門戶既固。堂與自安。若三門稍有疎虞。至不得已而守金焦南岸。斯為下策。

心翠樓藏板

五

謹按長江下流。乃海船入寇之門戶也。大江南北各設巡撫。留都專設江巡。江所救信地雖殊。而四院事體則相。開而不可分也。今操巡專管江中之寇。寇若登陸。則讓曰。此巡撫之事也。巡撫專管岸上之寇。寇若入江。則讓曰。此操巡之事也。一江南北。胡越頓分。同握兵符。爾我相避。何惡乎江寇之弗除也哉。如愚見。莫若先正官。臨官臨者。臨。場。四入為一利害。休戚與形而同心。職守實則會謀而齊。舉如江寇而登陸也。操巡督發江船進內港。以協捕之。陸寇而入江也。巡撫督發哨船出外江。以策應之。庶乎寇計。

十餘隻官兵五千三百三十餘員名

應天府屬汛地 **上元縣** 上抵京城高衙門二十里下至

疾旬一輪替居廟為列屯 **江寧縣** 汛地 上至圭山四

之兵出則為巡哨之兵 **江浦縣** 汛地 上至圭山四

居守一城水哨三班一 **六合縣** 汛地 上至圭山四

二十里瓜埠巡檢司二十里 **江都縣** 汛地 上至圭山四

十里長江一帶諸路巡檢司 **揚州府** 汛地 上至圭山四

出及故黃天溝為城關 **泰縣** 汛地 上至圭山四

二處兵防與 **江陰縣** 汛地 上至圭山四

水縣汛地 上至圭山四

至 **六合縣** 汛地 上至圭山四

至 **六合縣** 汛地 上至圭山四

至 **六合縣** 汛地 上至圭山四

至 **六合縣** 汛地 上至圭山四

至 **六合縣** 汛地 上至圭山四

至 **六合縣** 汛地 上至圭山四

至 **六合縣** 汛地 上至圭山四

至 **六合縣** 汛地 上至圭山四

至 **六合縣** 汛地 上至圭山四

至 **六合縣** 汛地 上至圭山四

犯和尚港官

華湖縣巡捕官 上自人頭橋下至鐵刀灣二十里上與

會河口鎮巡檢司 上自與舊鎮下至鐵刀灣二十里上與

縣巡捕司 上自與舊鎮下至鐵刀灣二十里上與

三山巡檢司 上自與舊鎮下至鐵刀灣二十里上與

三山巡檢司 上自與舊鎮下至鐵刀灣二十里上與

三山巡檢司 上自與舊鎮下至鐵刀灣二十里上與

三山巡檢司 上自與舊鎮下至鐵刀灣二十里上與

三山巡檢司 上自與舊鎮下至鐵刀灣二十里上與

三山巡檢司 上自與舊鎮下至鐵刀灣二十里上與

三山巡檢司 上自與舊鎮下至鐵刀灣二十里上與

三山巡檢司 上自與舊鎮下至鐵刀灣二十里上與

三山巡檢司 上自與舊鎮下至鐵刀灣二十里上與

三山巡檢司 上自與舊鎮下至鐵刀灣二十里上與

三山巡檢司 上自與舊鎮下至鐵刀灣二十里上與

三山巡檢司 上自與舊鎮下至鐵刀灣二十里上與

三山巡檢司 上自與舊鎮下至鐵刀灣二十里上與

三山巡檢司 上自與舊鎮下至鐵刀灣二十里上與

三山巡檢司 上自與舊鎮下至鐵刀灣二十里上與

三山巡檢司 上自與舊鎮下至鐵刀灣二十里上與

<p>兵船接哨下巡至馬拔六十 李陽恩檢司上巡至鳳池口巡檢司上巡至鳳</p>	<p>與李陽恩司兵船接哨下巡至鳥紗 池口巡檢司上巡至鳳</p>	<p>來二十里與池口兵司兵船接哨下巡至鳥紗 池口巡檢司上巡至鳳</p>	<p>巡至五步溝六十二里與池口巡檢司兵船接哨 大通巡</p>	<p>檢司哨下巡至橫港二十二里與銅鑼縣兵船接哨 陰隆老鸛哨哨上巡至新橋十里與銅鑼縣兵船接哨</p>	<p>錢家灣哨上巡至泥灘五里與錢家灣官兵接哨 張家灣哨上巡至王家灣五里與錢家灣官兵接哨</p>	<p>廬州府屬汎地無爲州該管江蘇省城六安英 二百三十里自六百丈起至省署為止六十里有 楊山磯石反河三江只險要處俱于止營司巡檢巡經</p>	<p>心學 上與六百丈下兵紀免名巡司官兵會哨 土橋下與興泰墟七十里巡以延檢司官兩班巡邏上與</p>	<p>與移駐各處 黃落河巡司角南莊在江西南境要管 司官兵會哨</p>	<p>揚州府屬汎地而四十五里上與瓜埠巡司下與青山白茅寨止 江官商兩界開青司各會哨自青山起至羅漢渡止江 面八十里中隔黃山黃子嶺等處輪流巡邏上與東</p>	<p>舊城截官各會哨自密港起至阿家港止該鎮兵與舊城兵 起至舊江口止下與何八里該水營百戶上與儀武兵 野艇上下與瓜洲鎮巡司千戶各接哨自瓜洲江口起 千戶多接哨自蔣八港止江而下十里該港近鎮城</p>
---	-------------------------------------	---	------------------------------------	---	---	---	---	--	---	---

通拔孟河海口等處為東南險要之最上與瓜洲鎮千
尺下與萬壽巡司各作兵接哨○自滬港起至穿心港
止江面六十里該萬壽巡司管轄一百五十里乃瓜
洲鎮下三腰營口共計江面一百五十里該
滿鎮下三腰營口共計江面一百五十里乃瓜
之腹地該歸仁建強上與萬壽巡司管轄一百五十里該
會哨○自急水港起至李家港止江面三十里該
口岸巡檢上與歸仁建強下與印莊巡司各會哨
鎮江府屬軍衛汛地鎮江衛指揮防守金山東橋至丹徒
里北哨至瓜州一丹徒鎮巡檢司真府泰山十戶會哨
十里各互換會哨高資下巡檢司上與斜溝口會哨
下至孫家壩十五里安港巡檢司上與婁家嘴義
民會哨下至西馬頭四十里安港巡檢司上與婁家嘴義
民會哨下至西馬頭四十里安港巡檢司上與婁家嘴義
下與鎮江衛壯快會哨安港巡檢司上與婁家嘴義
三里包港汛明美家嘴巡檢司與丹徒巡司接有下
三里包港汛明美家嘴巡檢司與丹徒巡司接有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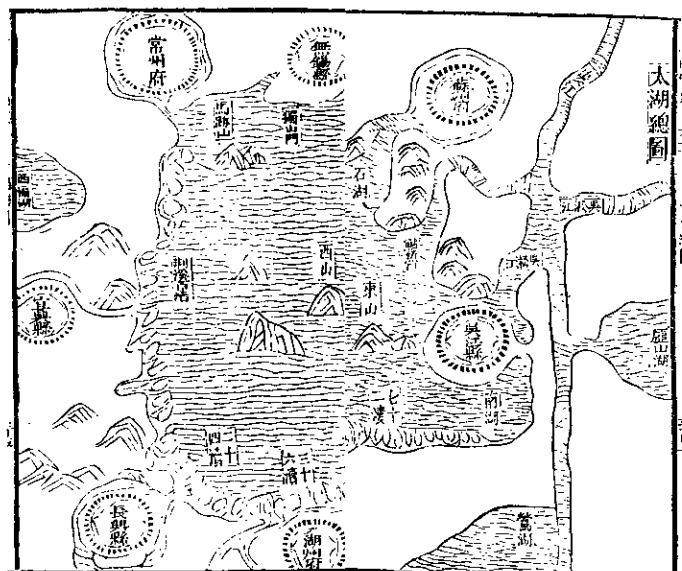
心界

玉勝江湖一驛港
典安港巡司接哨

安慶府汛地本府沿江上下二水哨上巡至小孤巡司止
計一百懷寧縣巡捕頭項與該司官兵接哨觀
音港巡檢上巡至雷港巡司洲頭口與該司官兵接哨
哨長楓火巡檢上巡至觀音港巡司地名貴泥席典
官兵接哨桐城縣巡捕縣丞自柘家灣巡檢以下巡至
廬江縣巡捕清湖子港巡司接哨長堤六里源子港巡
十星馬廟興長楓火巡檢巡司接哨長堤六里源子港巡
六百丈巡檢及陸路口大堤二里河口為第一哨云百
丈巡檢上自老流渡起下巡至石磯河第二哨胡江鋪設縣
江面五十里長堤十港巡檢及池口大通二巡

[illegible]

防海圖畧
太湖古震澤也。延袤五百餘里。雄跨蠡常湖三境。自宣歙以東。高陽以北。諸溪山之水。咸吐納焉。全湖巨浸。無大於此。論水利。則三郡田賦豐歉。係焉。論兵防。則三郡封疆安危。係焉。全吳利害。亦無大於此。向來論經畧者。多未之及。此無他。劉誌弗詳。阮塞無考。故也。豈非古今一大曠典耶。國因考訂。今古通訪。故老。卽細籌何者。爲水利之所關。何者。爲兵防之所要。悉詳識之。而繪爲圖。庶司兵者得有所據。以便規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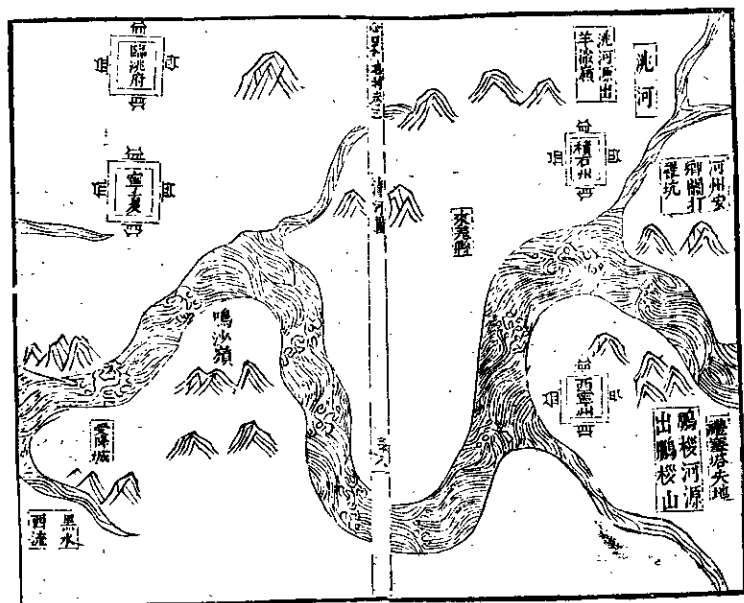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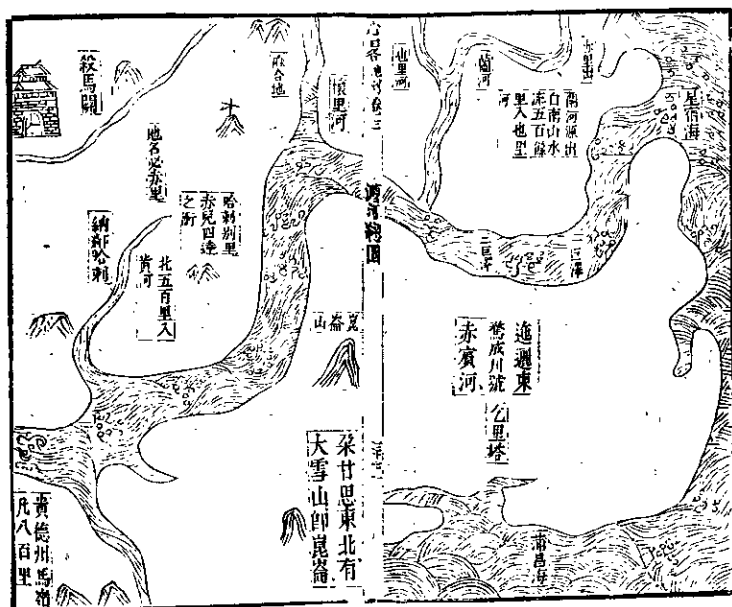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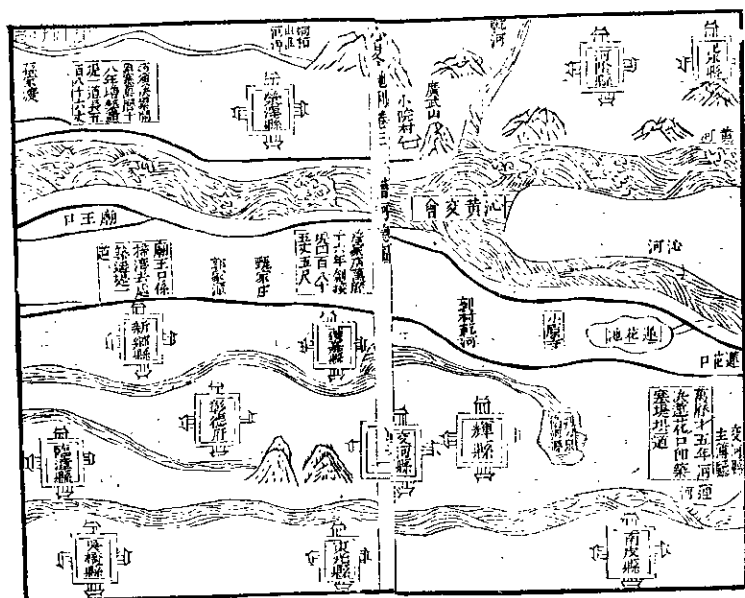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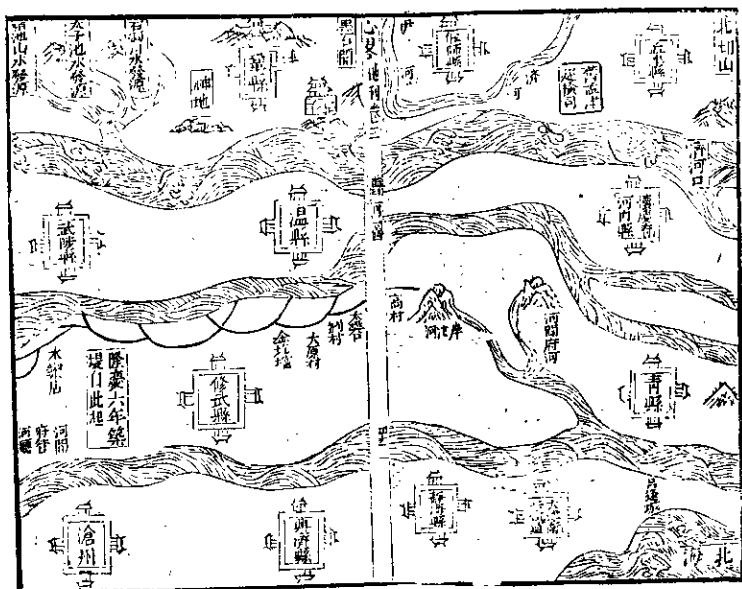
防湖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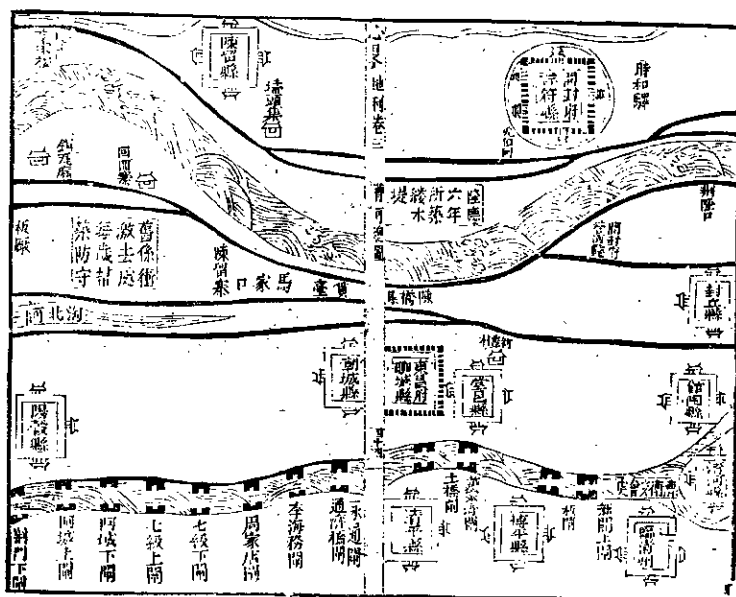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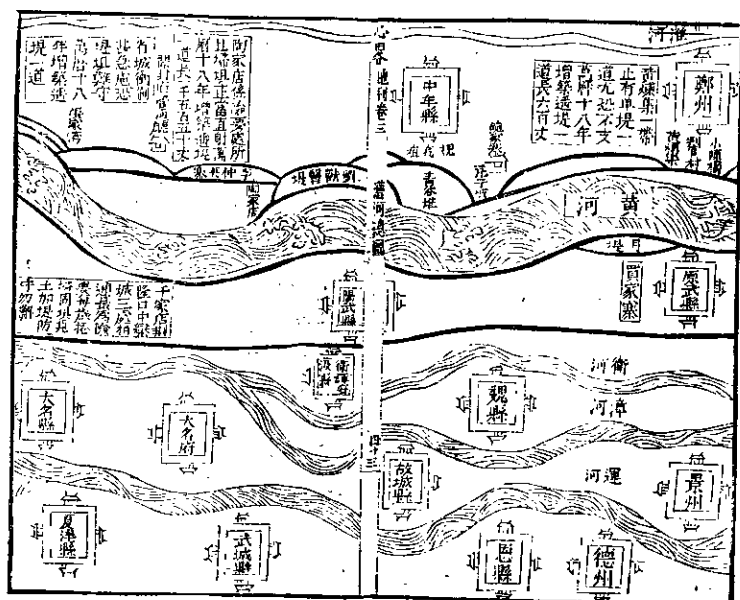
湖口雖多。通舟往來者。不過如吳江之非溪。蕪港之落洪。塘門。武進之馬蹟山。宜興之荆溪。東蠡河。忻溪。直瀆之類。可指而數也。各練鄉兵守之。而以巡哨船爲之探報。帆器邊江等船。常居深水。賊豈能入湖也哉。然大小漁船。未經刷集。一旦用之。欲登其出死力。不能也。須平時稽之。於官錫其重役。專委一廉仁有司。點閱之。則庶乎不敢規避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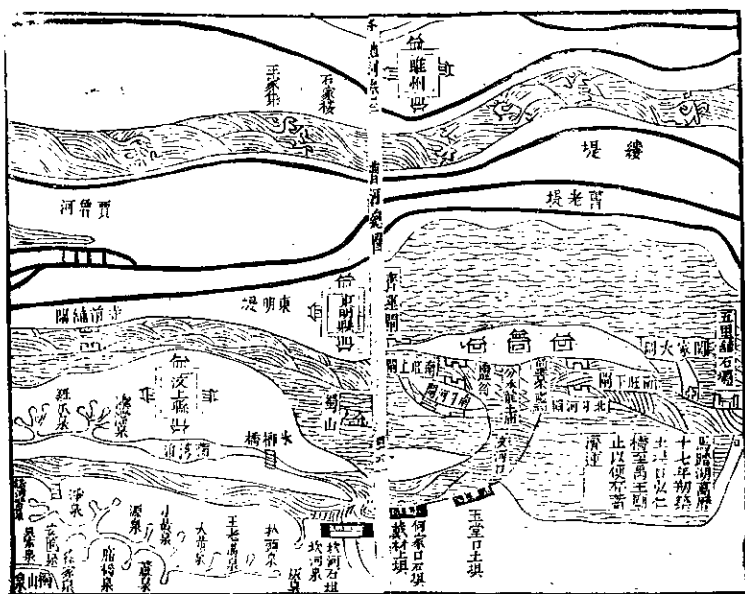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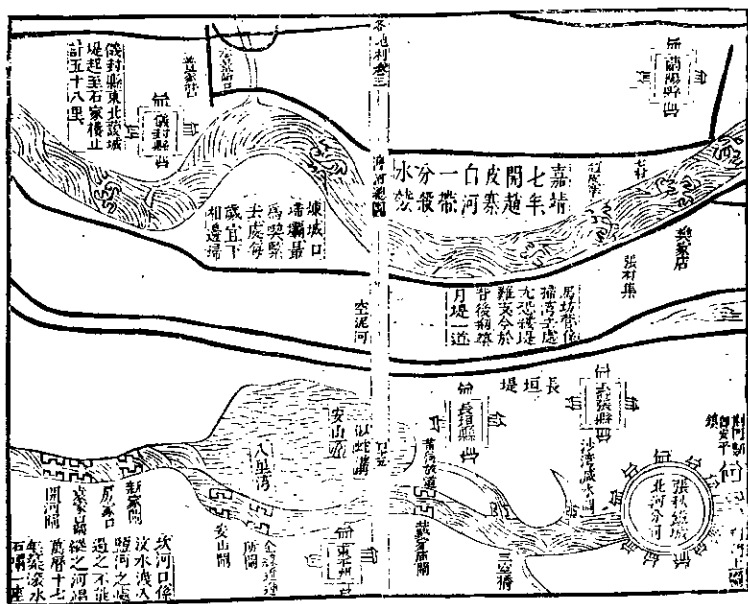
河清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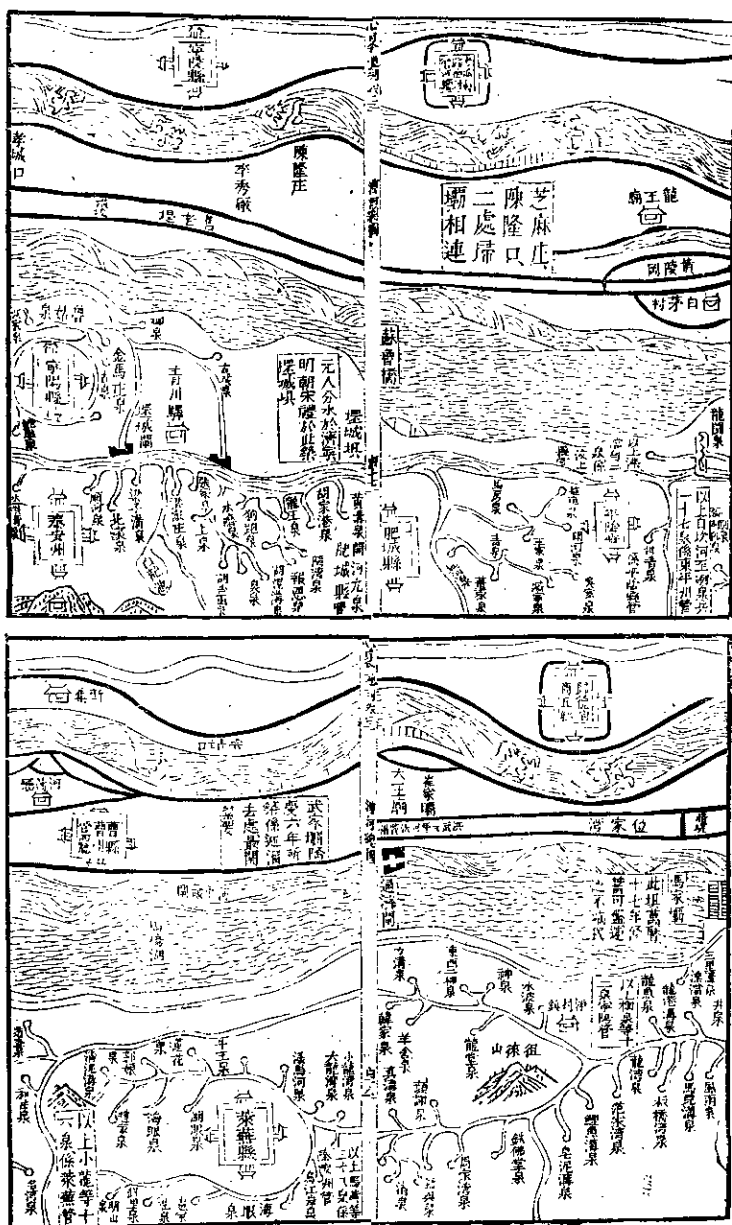
黃河發源于星宿海。繞崑崙。歷積石。越西域。踰關陝。山西河南經豐陽。出徐州。始爲通道。會泗沂之水。噴壺而至。清河縣之清口。又名南河口。會淮而東。經安東縣。以入于海。此黃河之大較也。以運河言之。由浙江至張家灣。凡三千七百餘里。自浙至蘇。則資苕。苕諸溪之水。常州則資宜。梁諸山之水。至丹陽而山水絕。則資京口所入江潮之水。水之盈涸。視湖之大小。故裏河每患淺澁。云自瓜儀至淮安。則南資。天長諸山所瀾高寶諸湖之水。西資清口所入淮。黃二河之水。俱由瓜儀出江。故裏河之深淺。亦視兩河之盈縮焉。由清口至鎮口。則資黃河與山東汶泗之水。由鎮口。開以至臨清。則資汶泗之水。卽泰安萊蕪徠諸泉也。然汶河由南旺南北分流。並濟故天旱泉微。每苦不足。由臨清至天津。則資汶河與漳衛之水。由直沽入海。而自天津至張家灣。則資潞河。白河。桑乾諸水矣。此運河之大略也。若江西湖廣運艘。俱由長江入儀真關。止有風波之險。而無淺澁之虞。此又在運道之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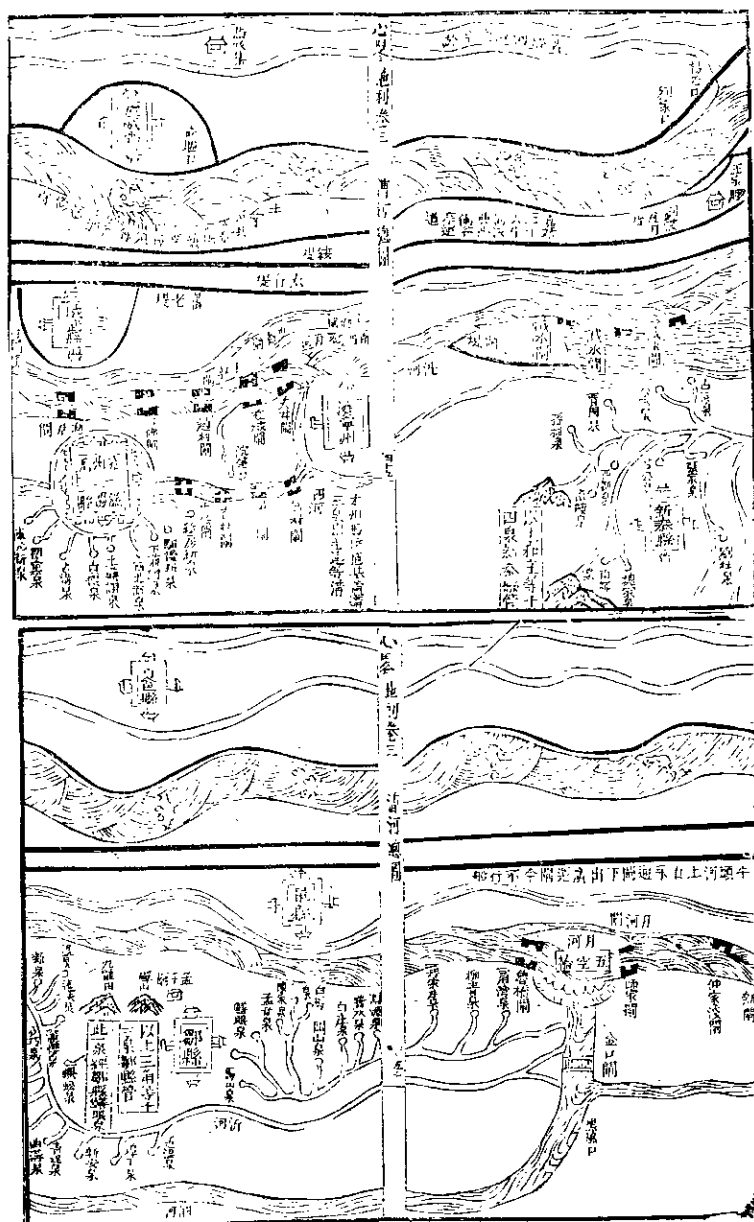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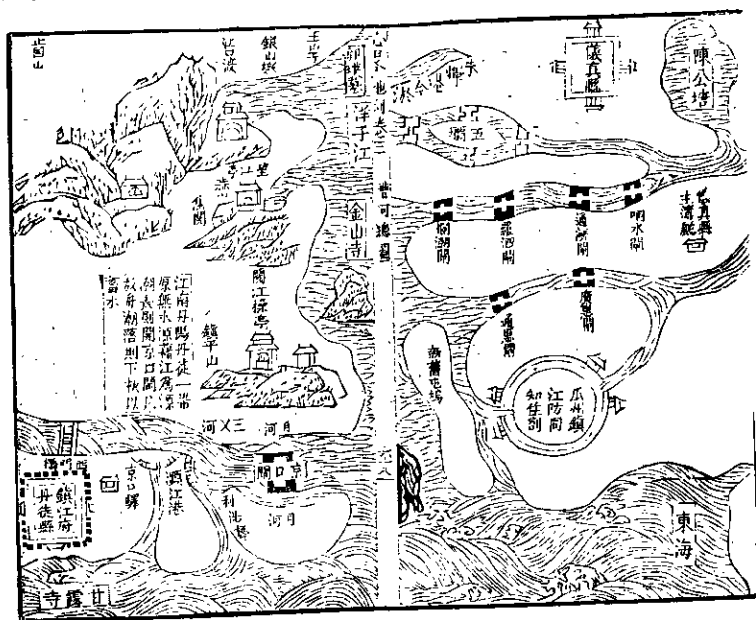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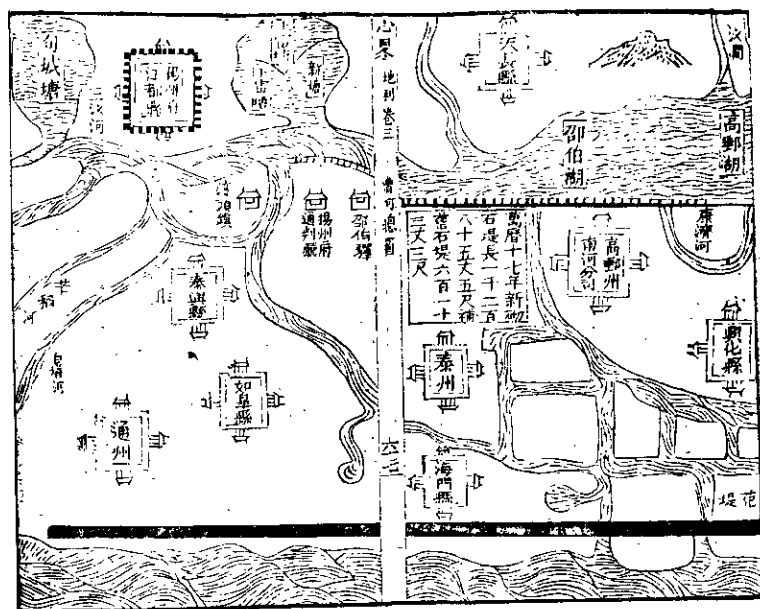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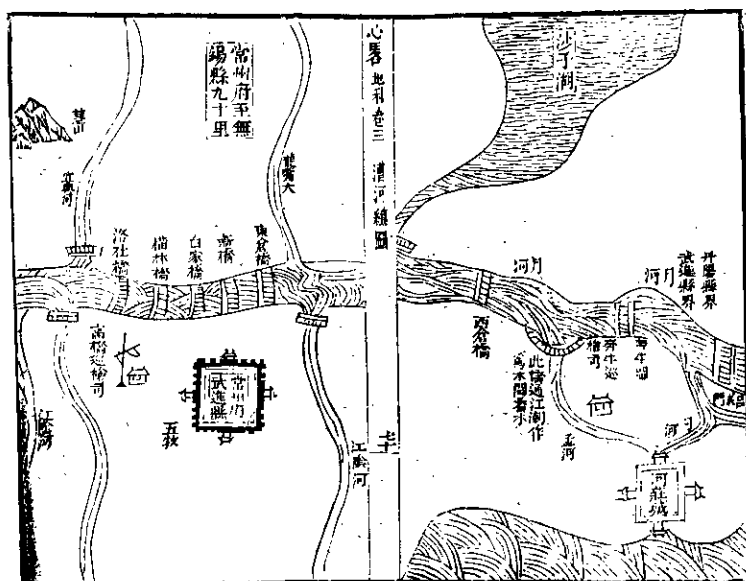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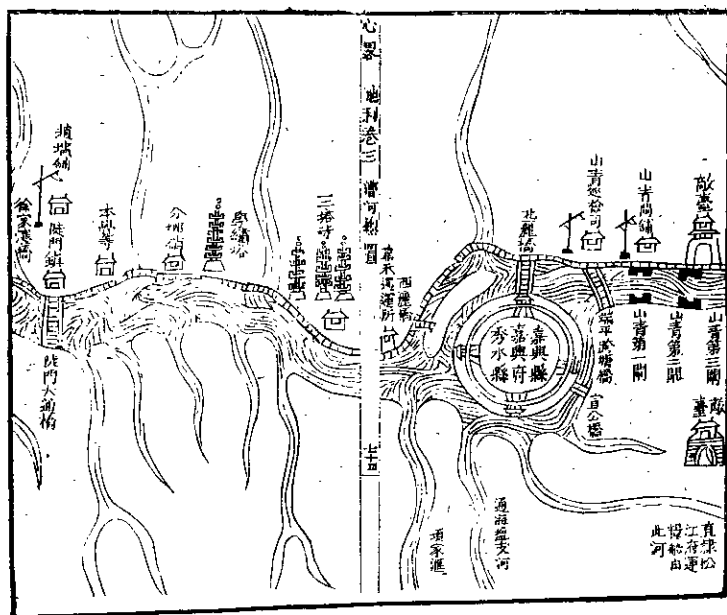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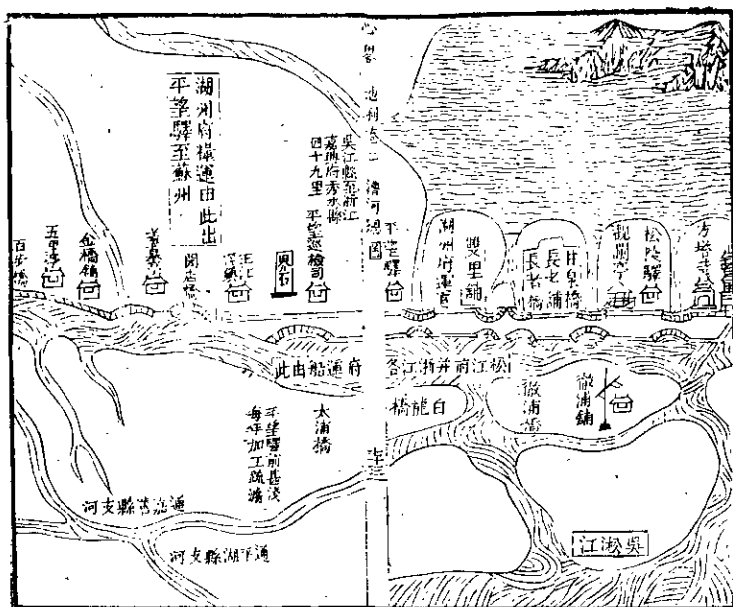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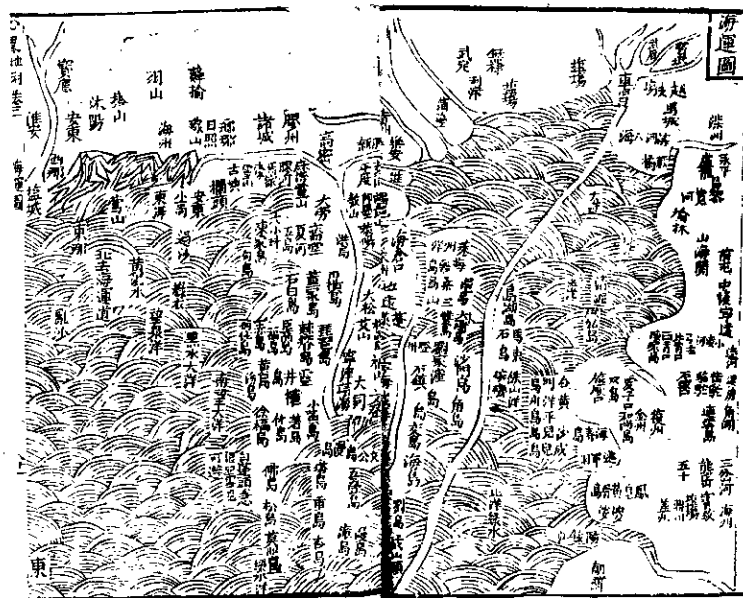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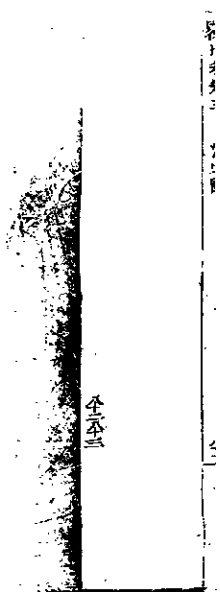




海運圖畧

海運一策。圖已深籌二十五大利。悉備載于前矣。今復繪海運一圖。以便相機籌度。如其處大洋。或險。或平。以便揚帆。其處河。或石。或礁。以便超避。其處島嶼。或大。或小。以便停泊。其處蘊所。或遠。或近。以便救援。必使素熟海道者。逐一詳開。刊示明白。各船派驗。更令火器完備。器械精好。預視風候。細察潮汛。遵此而行。則萬無一失。然必須海中。之寇悉除。而後海運可行。不然反為藉寇舟而資盜糧矣。





海運要畧

施永圖

嘗攷昔日朱清輩運者海上亡命也。又爲盜魁。出沒險阻。劫略商販。人甚苦之。元至元二十一年。伯顏建議海運。乃招之。授以金符千戶。押運糧三萬五千石。仍立海道萬戶府三。以清瑄與羅璧爲萬戶。轄千戶百戶所。領虎符金牌。素銀牌。船大者不過千石。小者三百石。自劉家港出揚子江。盤轉黃連沙嘴。月餘始至淮口。過膠州。牢山一路。至延真島。望北行。轉成山。西行到九臯島。劉公島。沙門島。放葉州大洋收界河。兩月餘抵直沽。實爲繁重。至元二十六年。

心畧

卷之三 海運要畧

六

增糧八十萬石。二月開洋。四月直沽交卸。五月還復運夏糧。至八月回。一歲兩運。是時船小人恐懼。至元二十七年。朱萬戶請長興李福四押運。自楊子江開洋。落潮東北行。離長灘。至白水綠水。經黑水。大洋北望延真島。轉成山。西行入沙門。開洋州大洋進界河。不過一月。或半月。至直沽。漕運利便。是歲加朱爲浙江省參政。張爲浙江鹽運司都運。如是者二十餘年。自古未有之利也。洪武三十年。猶做其制。歲運七十萬石。以給遼東。至永樂間。通會河成。始不復議。一劉家港出楊子江南岸。候潮長沿西行。半日到。

白茆港。潮平。常逢積板。過押。脚沙尖。轉崇明。以正東行。南有朱成沙。婆娑沙。三脚沙。須避之。楊子江內。北有雙塔。南有范家港。東南有張家沙。江口有陸家沙。可避。口外有暗沙。一帶。連至崇明。江北有瞭角嘴。開洋。或王西西南。而北風潮落正東。或帶北一字行。半日可過長灘。是白水洋。東北行。見官綠水。一日見黑水。循黑綠水正北行。好風。兩日一夜到黑水洋。又兩日夜。見北洋。綠水。又一日爲正北。望見神山。半日是成山。自轉瞭角嘴。未過長灘。正北行。靠桃花班水邊。北有長灘沙。約沙。半洋沙。陰沙。宜沙。切避之。

心畧

卷之三 海運要畧

八十五

如黑水洋正北帶東一字行。量日。不見成山。黑水多必低了。可見升羅嶼。海中島。西有礮如筆架。卽復回。望北帶西一字行。一日夜。便見成山。若見黑水洋。見北洋官綠水。或延真島。望西北山。便是九峰山。向北去。有赤山。牢山。皆官島。嶼可泊。若牢山北。有北茶山。白蓬頭石。礁橫百餘里。激浪如雪。卽開便。或復回望東北行。北有馬鞍山。竹山。島北有早門。漫灘。皆可泊。若東南風大。不可擊。北向便是成山。如在北洋官綠水內。望見顯神山。挑西一字。多是高了。卽使復回。望東北行。過成山。正西行。前鵝鳴嶼內有洋。

礁避之西有夫人嶼不可行須到劉島西可泊劉島正西行到芝界島東北有門可入西北離百餘里有黑礁三四敵大避之八角島東南有門可入自芝界島好風半日過抹直口有金嘴石衝出洋內潮落可見避之新河海口到沙門島東南有淺狹深行南門可入東有門有暗礁西北有門可泊沙門島開洋北過花礁山欽島沒島南半洋北半洋欽山洋東收旅順口黃洋川西南有礁黃洋川東收平島口內泊南洋外洋成見嶺嶺東望三山正中入內有南北沙相連可泊三山西有南山收青泥窪西有松樹島

心界 北南三 嶺嶺嶺

十六

北有孤山東北望鳳凰山和尚島嶼西有礁石外有紅礁避之三山北青島一路望海島收黃島使島若鐵山西收羊頭窪雙島東北看蓋州西看寶塔臺便是梁房口入三叉河收牛壯馬頭泊 一真姑開洋望東挑南一字行一日夜見半邊沙門島挑南字多必見萊州三山挑東北行半日便見沙門島若挑北多見花山南收登州衛沙門島開船東南山嘴有淺狹中東行好風一日夜到劉島勘島開洋望東挑北一字轉成山嘴正南行好風一日夜見綠水一日夜見黑水又一日見南洋綠水又兩日夜見

白水望南挑西一字行一日點竿截二丈漸減一丈五尺水下有亂泥二尺深便是長灘漸挑西收洪如鼓磬沙即便復回望東行見綠水到白水尋長沙收三沙洪如不着洪望東南行日看黃綠色浪花如茶末夜看浪濤如大星多一茶山若船坐茶山往西南一字半朝北見崇明沙南岸青浦墩岸劉家港如在黑水洋正西挑西多是高了前有陰沙半洋沙需沙攔頭沙即是藤角嘴便復回往正東行看水色風訊收三沙洪如風不便即挑東南行看水色收嶺山如在黑水大洋挑東多必是低了見隔界大山

心界 北南三 嶺嶺嶺

十七

一座便望正西南一字行一日夜便見茶山如不見隔界山又不見茶山見黑綠水多便望正西行必見石龍山孤礁山復回望西南行見茶山收洪 一遠河口開洋順風一日夜至鎮山帶東二字望南行經成山入南洋望正南行三日夜經桃花班水望東行見白水帶西二字勘數點竿尋長離一丈八尺漸減至一丈五尺望西行覓揚子江洪如不見望下使必見茶山船稍南而坐茶山望西行半朝便見崇明洲如風順一朝至劉家港內 一山東開係大要尤在海運曾考元時海運故道南自福建梅花所起

北自太倉劉家河起迄於直沽。迤邐五千餘里。永樂以來。會通河成。海運遂廢。通者皆由漕河。所以避開洋之險也。然海險莫甚於成山。以東白遼頭等處。危險礁灘。潮流起伏。不可勝紀。非築議水洪。則不敢行。不知黃河漸徙而南。或衝而北。易為漕患。及今修復海運。以備不虞。非國家之大計哉。洪武永樂間。海運江南粟。以給遼東。北京。從太倉劉家河。過崇明。三沙。放洋。至直沽。交卸。南北貨物往來。近海居民。甚得其利。而無鹽盜之害。自海道絕。而沙民爭魚鹽之利。往往仇殺拒捕矣。今黃河日徙于南。漕運漸有

心腹之患。尤利於三。海運耳。

八十八

難行之勢。莫若議求海運。召募沿海漁人。竄下鹽徒。番客。尋認海洪。以開運道。如廣東船。能至漳州。漳州船。能至寧波。寧波船。能至崇明。崇明船。能至通泰。海州。自此以北。豈無識認之人。故老相傳。崇明至海州。風順無需。一日。海州至寧波。六百里。轉過登萊。環抱千餘里。從利津至直沽。亦六百里。而近。崇明考之元史。至元三十年。千戶殷民略開海運。迤邐自浙西至直沽。不過旬日。又據山東膠萊新河。直達天津。以避泛海洋之險。今未達者。僅五里耳。漕運一年。海運一月。其便利顯然也。所憂者風濤之害耳。然閘南

洋。通番海船。專在琉球。大食。諸國往來。而海島州縣。常季渡海。未見有覆溺之患。宜兼漳船。蜈蚣船。制度而酌其中。有風則帆。無風則楫。打造有法。處置得宜。何憂費人之說。嘗觀沙船。載蘆山。船載竹者。如桴筏然。故鮮漂溺。議倣制木為舟之制。上留一竅。出納米糧。悉以油灰黏縫。附于海舟。兩旁萬一漂失。米無沉溺。人有搭載。庶幾萬全之策。況東洋有山可依。可港可泊。南北不過三千里。往來不過二十日。非若南洋西洋。一望無際。舟行而再不可止也。海運何難之有哉。海運之利。沙民富而海之鹽。道見矣。解網有



心畧地利卷四目次

九邊圖畧論

九邊圖

九邊考

薊鎮 遼東 宣府 大同 山西 寧夏

甘肅 固原 延綏

外國圖畧

外國圖

外國考畧

心畧地利卷四目次

共計九十四國

通外國圖畧

通外國圖

安營圖

共計十四則

營地畧

共計二十四則

屯田畧

礦砂畧

度險畧

共四則

地古畧

三十六洞天

五嶽圖

七國爭雄圖

禹疏九河圖

禹注江海圖

河圖洛書

心畧地利卷四目次

十五國風圖

春秋列國圖

禹貢九州圖

心界地利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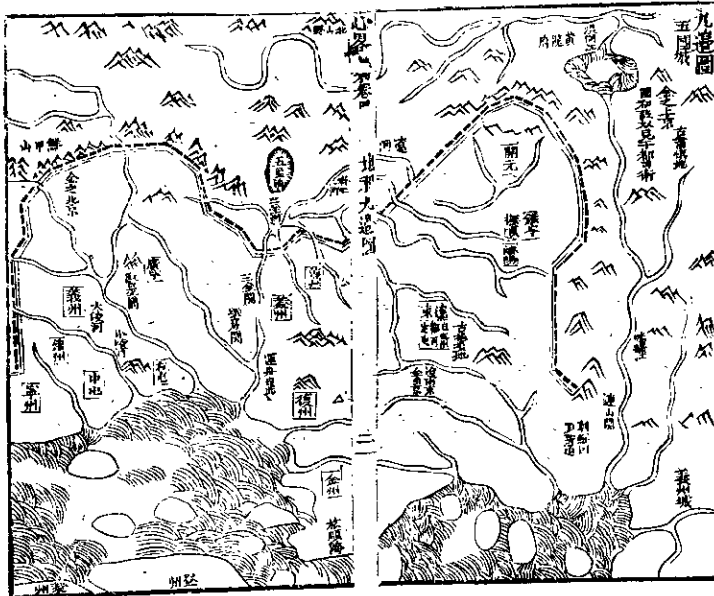
續水施永圖山公氏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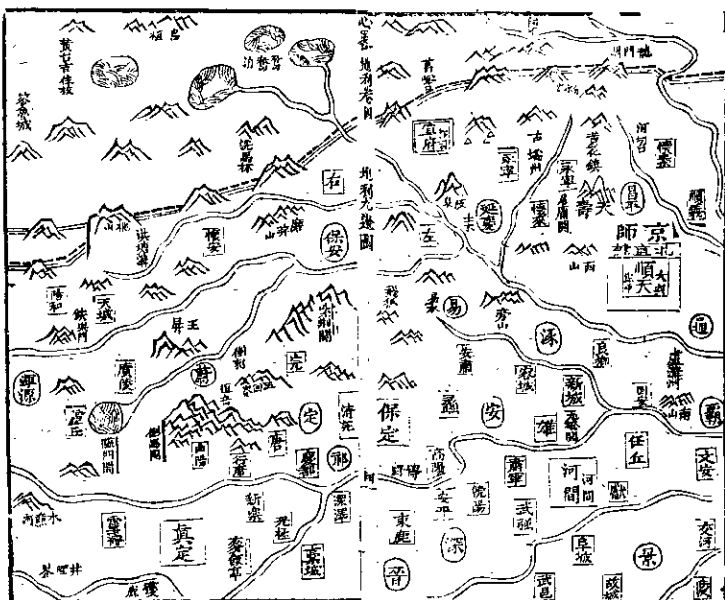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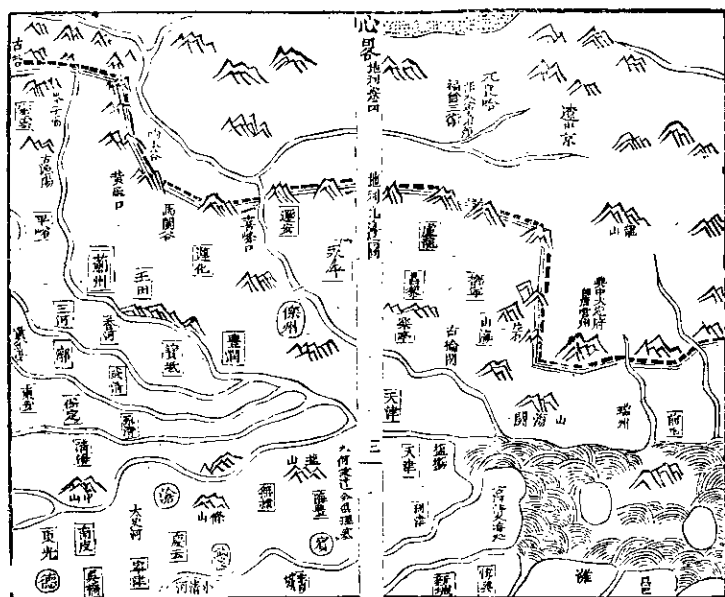
男施永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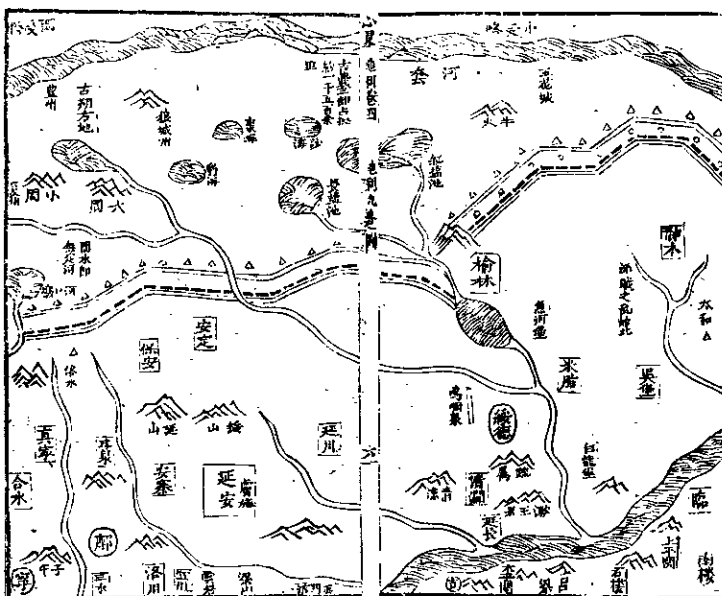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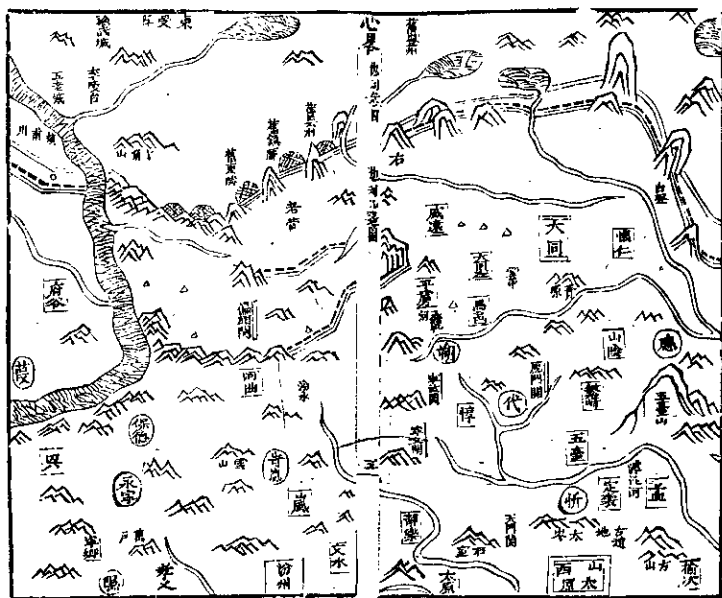
九邊圖畧論

施子曰天下大要在乎西北東至遼海西盡酒泉延袤萬里中間山川聯絡列鎮屯兵帶甲六十餘萬竭天下之膏血以供諸鎮惟賴以供衛神京今文皆愛錢武皆惜死支臣冒虛功以自固武臣假妄報以苟延攻守無策偷情成風文網太密而巧避益多賄賂公行而實效愈寡斥堠不嚴而感情未得賞罰不明而勸懲無術以致喪師辱國糧餉不充今宜肅華諸弊堅壁固守爲耕牧之長計而無狃于近利必恩撫土著使守望相助更火城齊備使兵精糧足一或不支使附近地方響應之既不缺兵又不缺糧得使韓范大臣以撫屬之則九邊在席矣故列山川形勝并詳兵馬糧餉以要衛諸項當處在目中之意

初設遼東宜府大同延綏四鎮繼設寧夏甘肅瀾州三鎮又設山西固原二鎮遂爲九邊









九邊考

[illegible]

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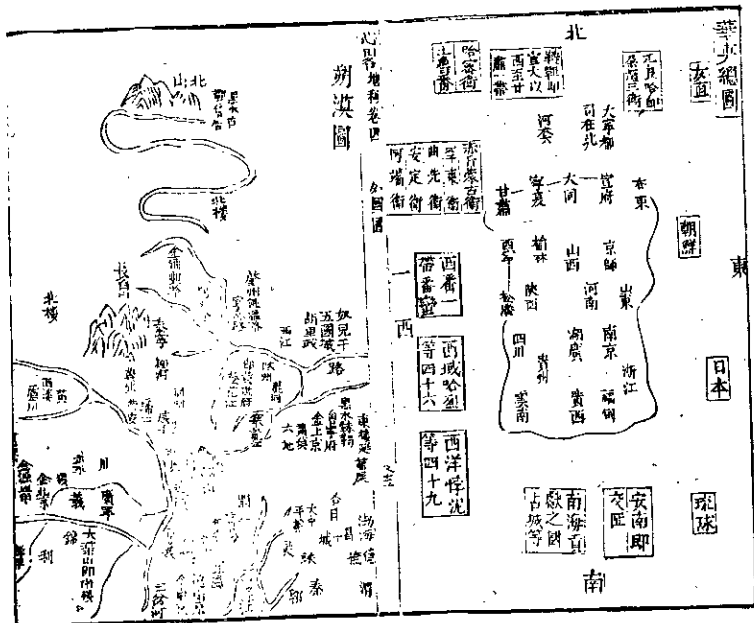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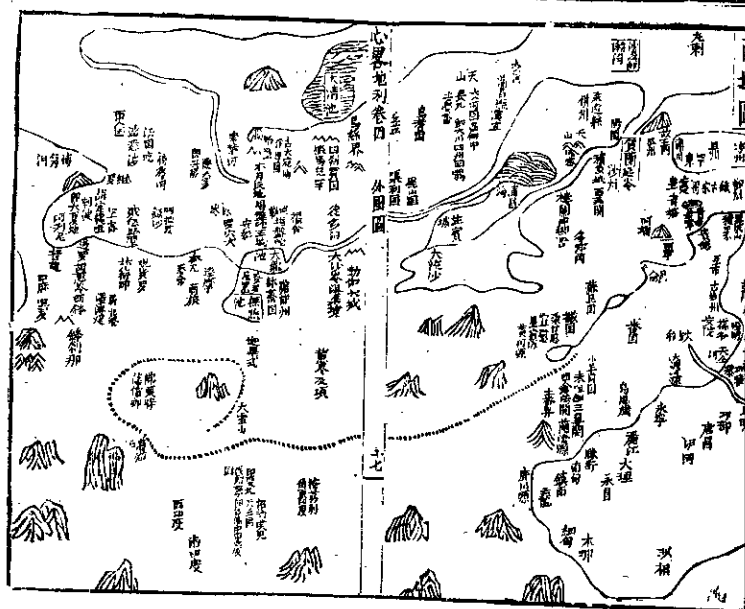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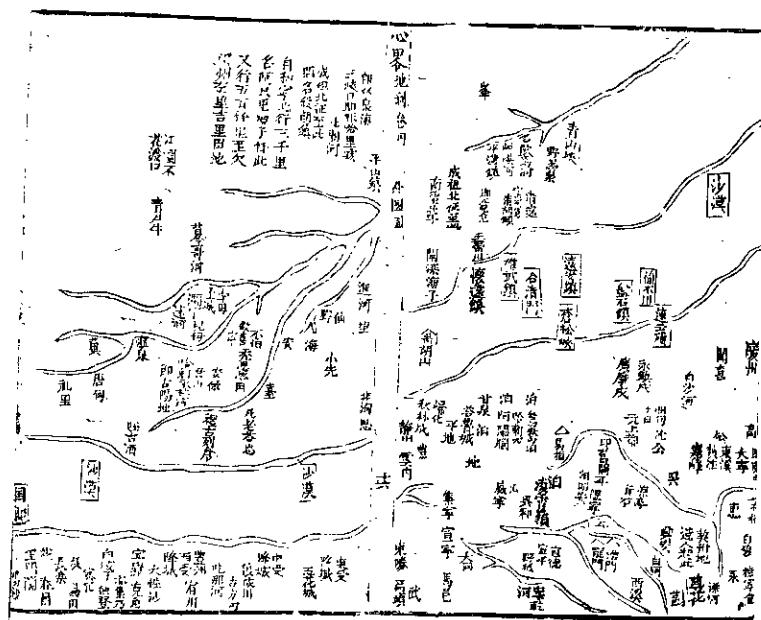
等部率任牧
 迎外虜塞
 極衝平虜城○威遠城○右衛城○大同城○朔州城○天城城
 堡○雲石堡○欽山堡○馬邑城○廣靈城○應州城○鎮遠堡○懷仁城○澤潞城○馬邑城○廣靈城○應州城○
 州城○鎮遠堡○懷仁城○澤潞城○馬邑城○廣靈城○應州城○
 城堡見存八十九座○遼寧七堡○二百八十八座○兵馬見
 驢八萬五千一百七十一名○鐵甲八千三百三十二副○
 鹽銀三萬四千一百七十九兩○漕糧四萬三千二百八十八石○
 東草一千九百九十九石○漕糧四萬三千二百八十八石○
 六千四百一十九石○漕糧四萬三千二百八十八石○
 京運二十六萬九千六百零九石○漕糧四萬三千二百八十八石○
 兵山運二十七萬九千六百零九石○漕糧四萬三千二百八十八石○
 山西山運二十七萬九千六百零九石○漕糧四萬三千二百八十八石○
 奏而偏左震雅寧入剿由代寧而南下偏左滋則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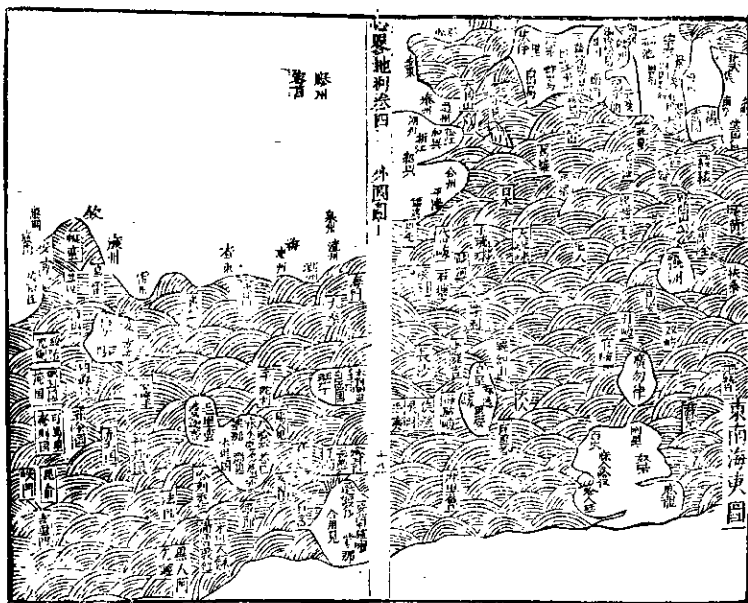
外國圖舉

朝廷之有四邊猶居家之有四鄰也。四鄰和睦則居家必安。所以德盛則先服德衰則先叛。如帝舜兩干則有苗來格。國有聖人則重鐸來朝。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方五百里。侯甸賓服。侯甸男采衛蠻狁要服。而服之戎翟羌服。故謂之荒。甸服者祭以所貢。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國朝而貢。荒服者王。一歲一朝。見王。又曰有不祭。無貢則修意。自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文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明布令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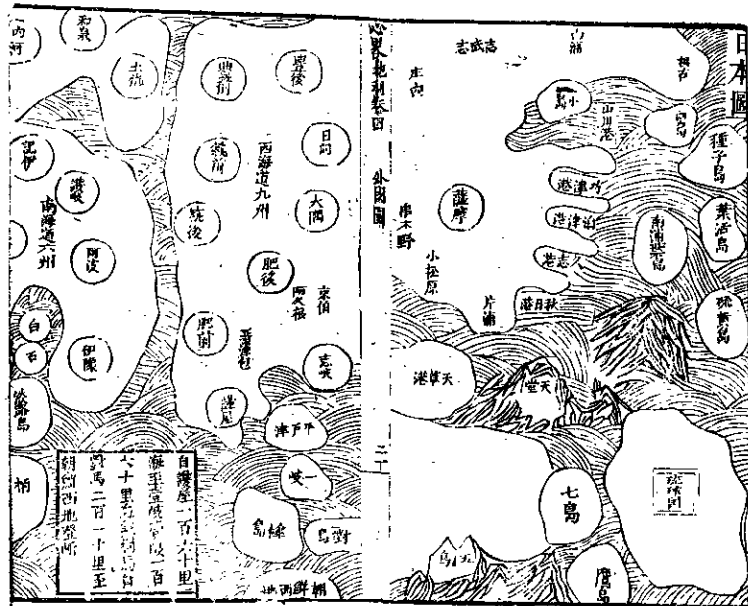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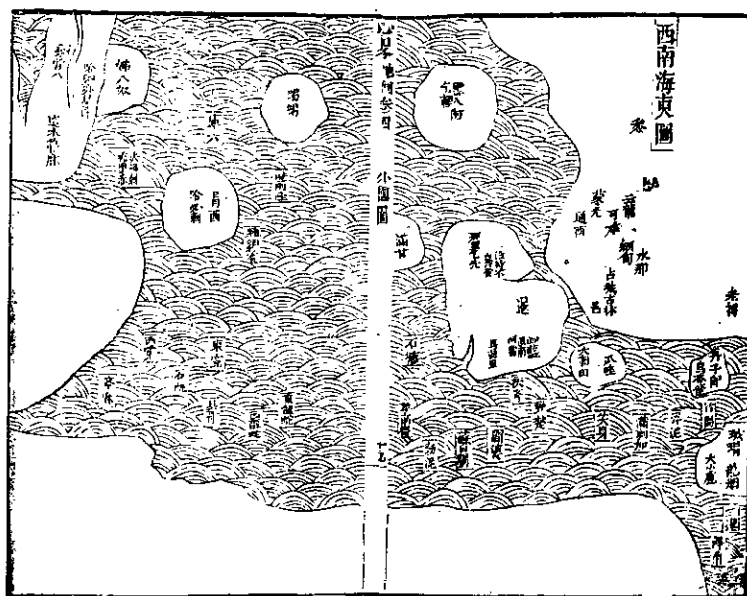
詞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以近無不聽。遠無不服。是皆先王之制也。若能遵此而行之。將見威震八蠻。武揚四海。剪髮懸首。文身裸祖之國。莫不歸山。航海交臂。屈膝而胡。越為一家。窮髮為編。珉矣。謹繪外夷諸圖。并列國諸圖。山川風俗。與郡縣地里遠近。令天下為家者。按圖懷德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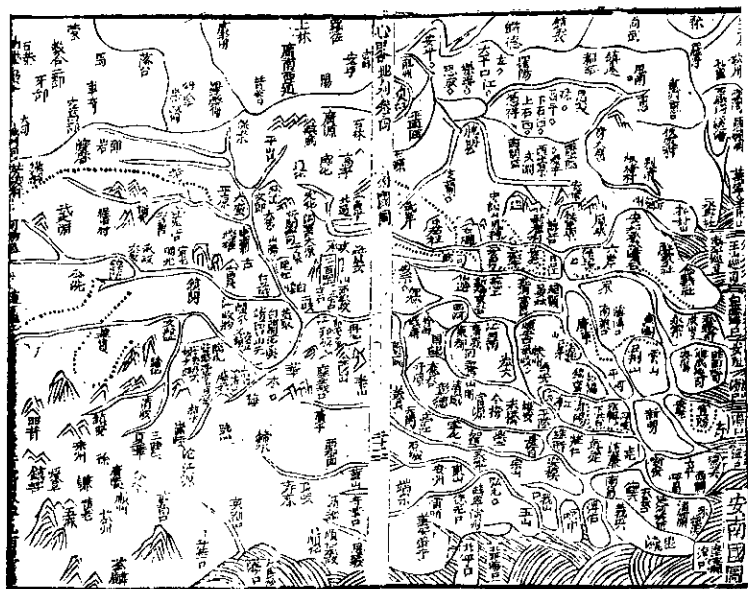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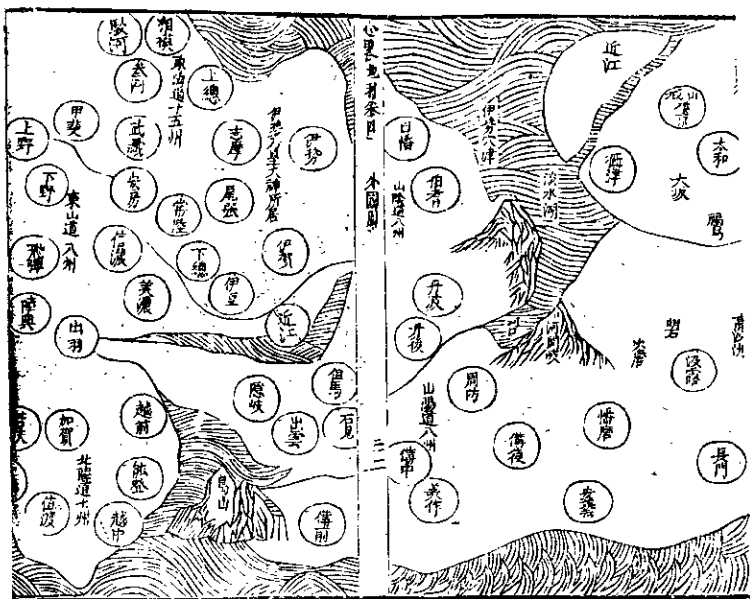






琉球國在海東南自福建嶺南所關崇順風七日可至國
 不通商賈時有風神以婦人為尺號女巫安至之國
 解女君時入王宮奏游舞一舞女巫安至之國
 甚勝盜賊即刺以理族樂無金銀珠寶使人用刑
 米為酒男子不飲藥而無疾疫兵甲堅利射可至二百
 步達止有金鼓國認人言雲日登鼓山可望而見流
 又有小使求近泉州閩人為動敵然好爭銀兩極力殺
 球旁有吸合那者島中人言雲日登鼓山可望而見流
 通中國○風俗神無銀錢不知飾羽毛衣好射殺王祭
 所居山下多聚○山川四郡界○龍巖島○古米山有
 微甚
 采顏三衛老三衛在大寧都河北曰采顏縣餘奉寧春政
 小早
 廣武二十一年秦願內附詔立三衛以居自錦義歷
 大兒為同知自黃泥窪滿清陽鐵嶺至開原為錦義衛
 以海濱界客客指揮同知自全寧鐵嶺至開原為錦義衛
 頭衛以脫忽忽為外衛○風俗隨水草畜牧衣皮毛
 要知私會前則燒石自焚葬助歌舞相○山川為孟山
 逆或一名鳥思藏即上衛也其先老老屬此○風俗實南
 皆百餘種散處河遼江根國元時為寧縣○風俗實南
 悉金銀次之食酪衣裘喜飲生肉草擇信誼性強而好
 國○山川其山山岳高峻積雪至夏不消
 赤斤衛蒙古舊○風俗多草木禽獸○山川白山
 那永樂初○風俗多草木禽獸○山川白山





心學 水六碗極其要取海水不可食則人涉改國
人有一長刀者佩之其刀上有一小利刃長短不一
又非真欲焚香乃視其刀之大小必於其刀之大小
則古者無此也○過火藥亦得真傳用者每以爲此
也○冠徒來又爲高刀而起向空揮舞以爲戲此
則從下而來又爲高刀而起向空揮舞以爲戲此
最爲珍貴者○爲戲中皆勇往相爭每以爲戲此
事其食其長其爲戲中皆勇往相爭每以爲戲此

朝鮮國 溫順宜耕土氣 文大寶王 氣
山海關至京師入二千北里南綠江周箕子所封國其地
皆茅茨以瓦好修宮室俗如孩兒女柔謹折風即底無
參差○京○川○意○百○世○在○京○城○北○安○海○州○
在○西○北○京○○江○同○以○在○京○城○北○安○海○州○
二○川○四○縣○甘○三○三○府○州○
府○九○州○領○郡○六○
府○九○州○領○郡○六○

罕東衛 罕東左衛 在赤斤蒙古南甘肅西南古西戎

定安衛 阿端衛 係魏魏別部東至罕東北抵河

曲先衛 在肅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哈密衛 在河西州東抵武四年始置衛

北有子城 王居高敞在城北隅東有秦勞沙鹿海

牙善蓋是失千西有樹石塔里迷諸城皆秦馬

金銀以手取食坊有酒菜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哈烈 一名里川 川東北至撒馬兒汗東至肅州界四面皆大

郭有七溪入海海口大溝往往積淤花面王者曰
如魚兒王也國止千餘家人皆勝而故號花面王

東抵兀良哈西連極馬兒罕北盡沙漠種落不一厚
韃靼代各稱各異夏曰獐周曰獐狁秦漢皆曰匈奴唐

富庶市里繁華戶口萬計地平衍宜五穀桑麻天

木道人獻賦歸

沼納模兒 古所無也

加異勒 西戎小種

黑葛達 國小民貧平川廣野草木暢茂富饒少

斂真誠 國小民多高山水潦深

八答墨 國小民多高山水潦深

覽邦 國小民多高山水潦深

火刺思 國小民多高山水潦深

白松虎兒 國中無大山山果鮮林

錫蘭山 在大海中

食食 在大海中

治舟 在大海中

柯枝 在大海中

屠殺 在大海中

妻不 在大海中

祖法兒 在大海中

布德 在大海中

洞山 在大海中

穴處 在大海中

木葉 在大海中

阿丹 近古便漢可舟行國中富饒

白葛達 國小民多高山水潦深

瑣里 國小民多高山水潦深

西洋瑣里 國小民多高山水潦深

彭亨 國小民多高山水潦深

百花 國小民多高山水潦深

婆羅 國小民多高山水潦深

阿魯 國小民多高山水潦深

小葛蘭 國小民多高山水潦深

古里班 國小民多高山水潦深

呂宋 國小民多高山水潦深

合猶里 國小民多高山水潦深

羅里 國小民多高山水潦深

打回 國小民多高山水潦深

日羅夏 國小民多高山水潦深

忽魯母恩 國小民多高山水潦深

忽魯謀斯 國小民多高山水潦深

甘巴里 在南海中犬島上人多織錦粒食亦鮮食

古麻刺 在海中引徑不百里城近山山下有水赤色望之

討家已 其俗不事耕桑喜射獵山平水淺西南行海東

吃力底兒 其俗不事耕桑喜射獵山平水淺西南行海東

納失者罕 東去失刺思數日程皆舟行海中其國山林川

亦思把罕 北多山東南皆平沙國有城堅壯王居亦修麗

心界 布帛有珠珀而無稻黍日食惟麥黍稷稻甘其

淡巴 在西海中其國風景秀麗土地廣衍泉甘而水清

甘把里 小介于西南海中無長林田無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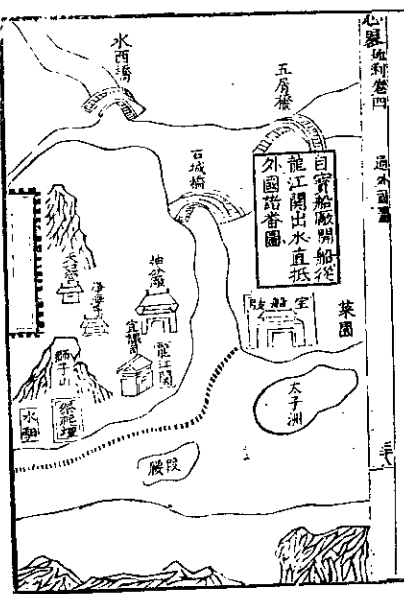
答兒 其國無城郭屋宇以瓦屋不泥下家有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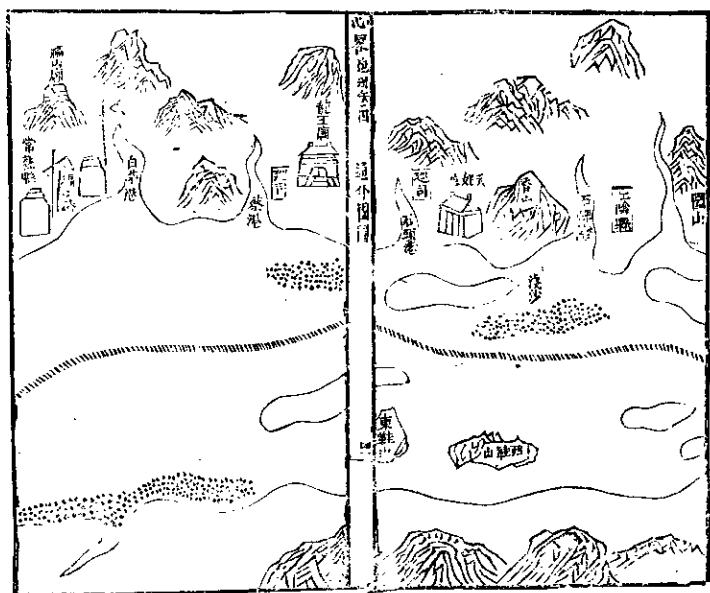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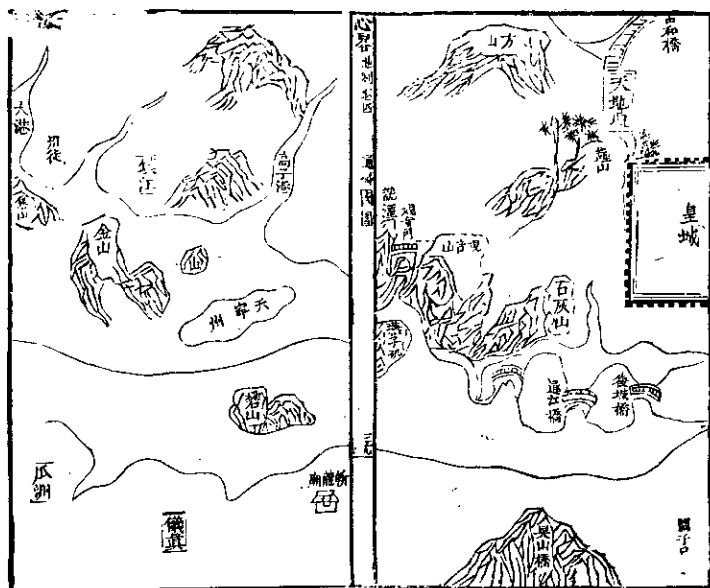
阿地 在西海中其國風景秀麗土地廣衍泉甘而水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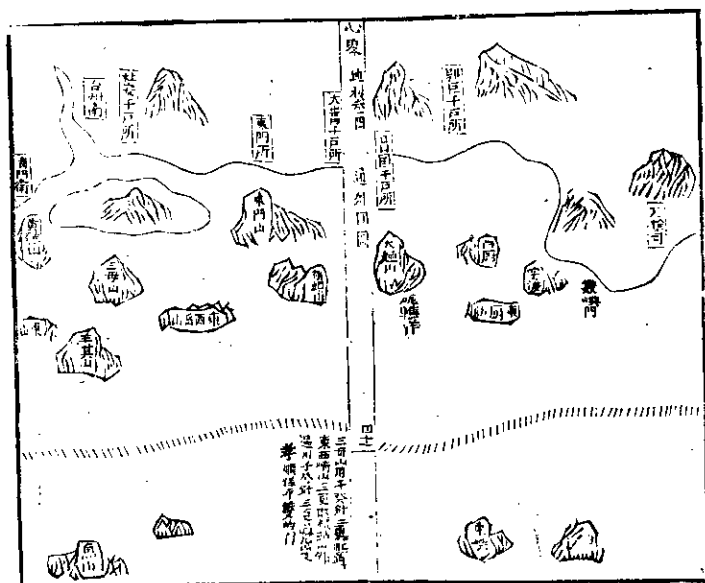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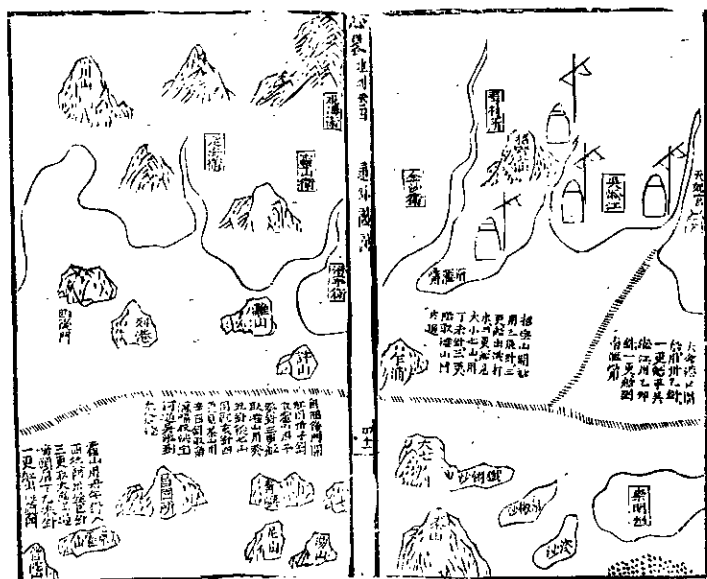
沙哈 在西海中其國風景秀麗土地廣衍泉甘而水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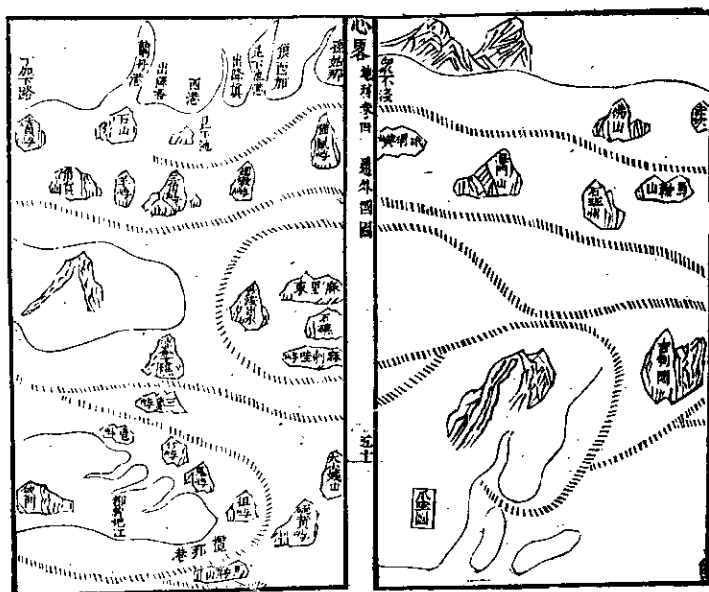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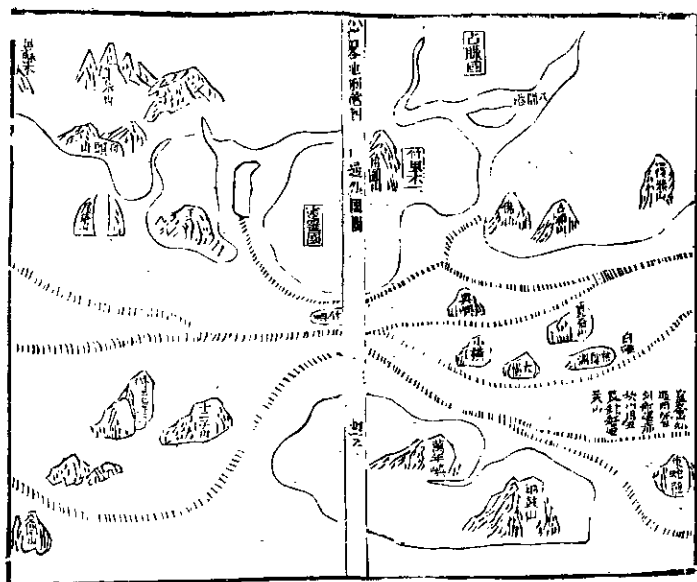
通外國圖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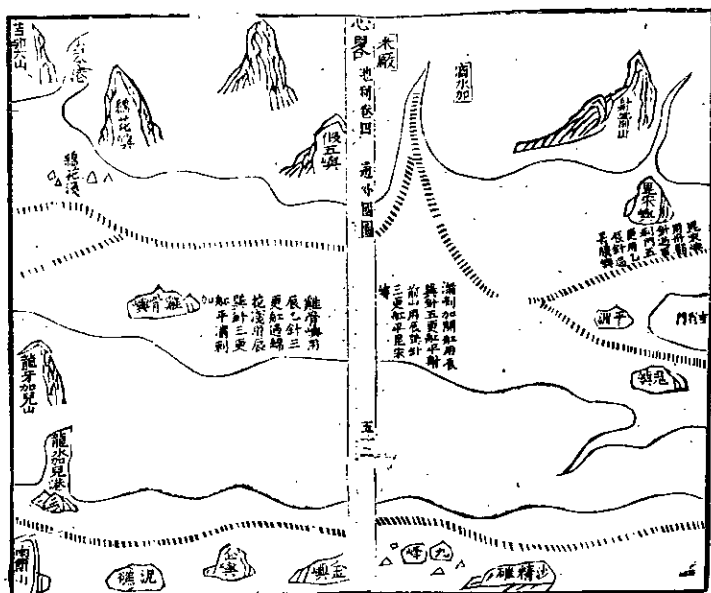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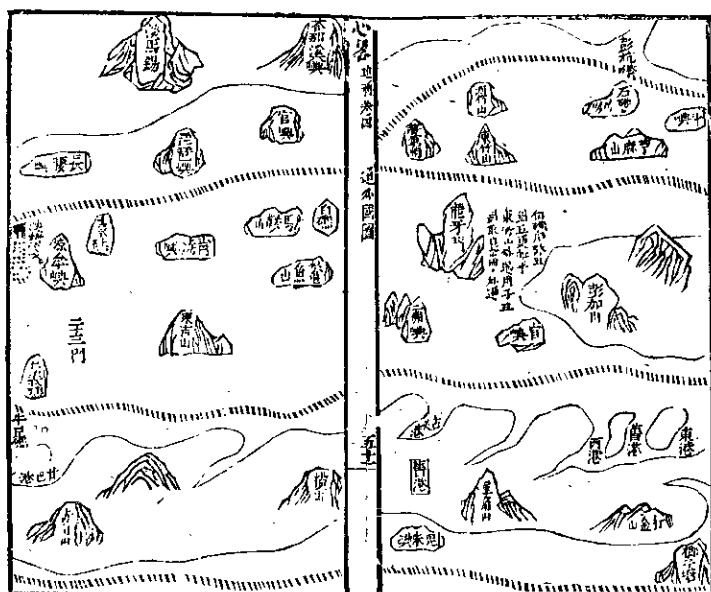
從來聖王御世則重鐸來朝賜以指南以通來往可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果能舞羽兩階躬修立嘿安內攘外戰勝廟堂則日月所照皆為臣妾詩云白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有不梯山航海稽首呼韓遣子人學風駭雲流聲播八區威振萬里者平愚故備載外國山川形勝并水陸遠近程途以作萬國朝宗圖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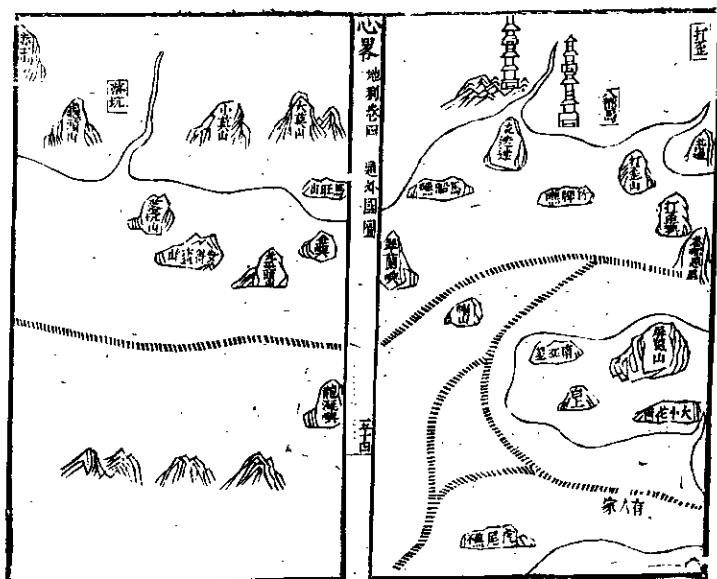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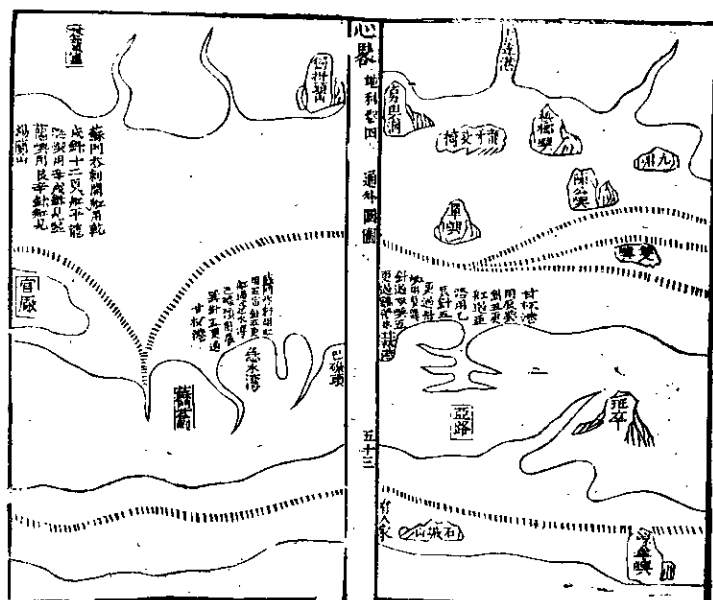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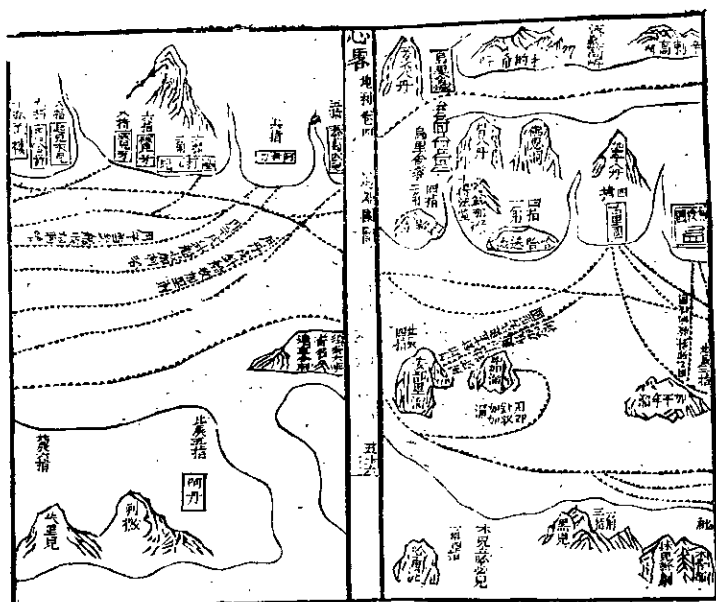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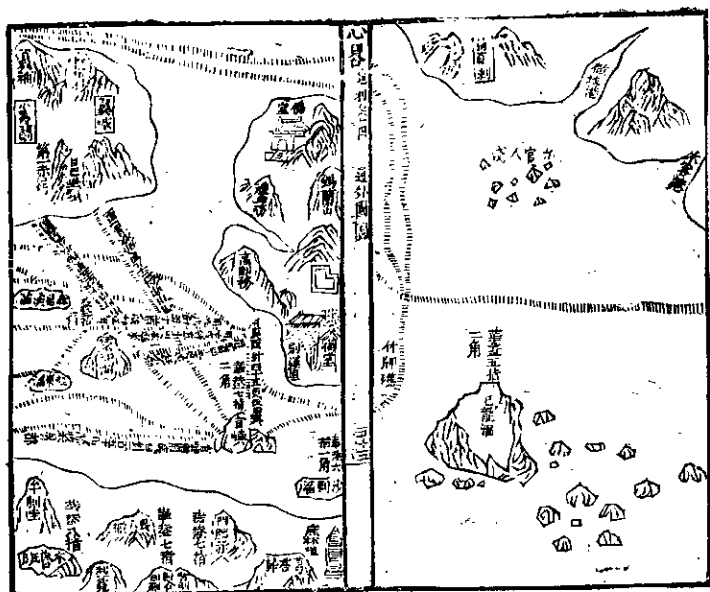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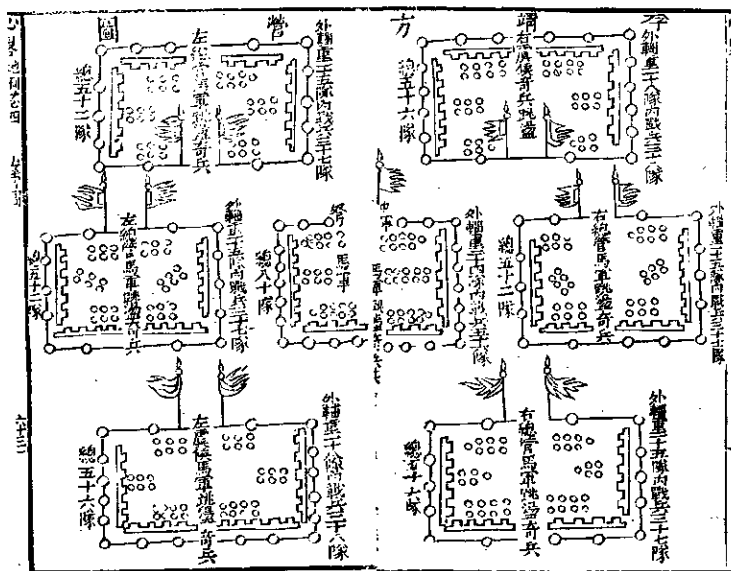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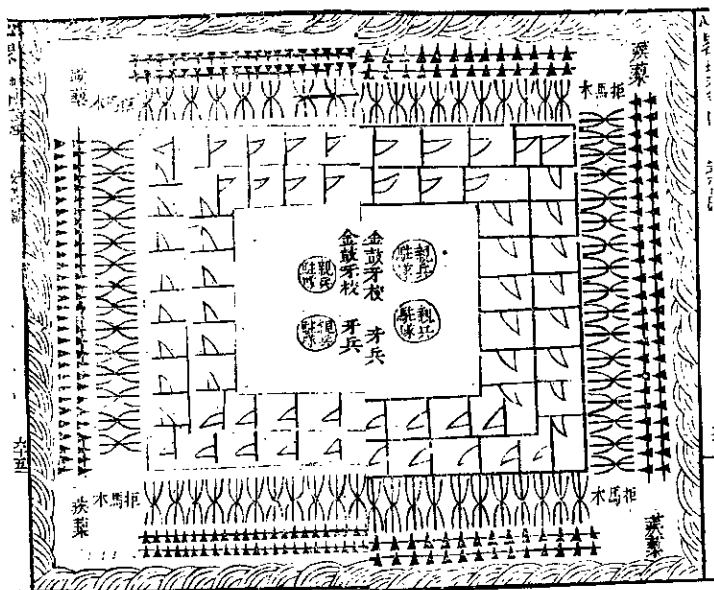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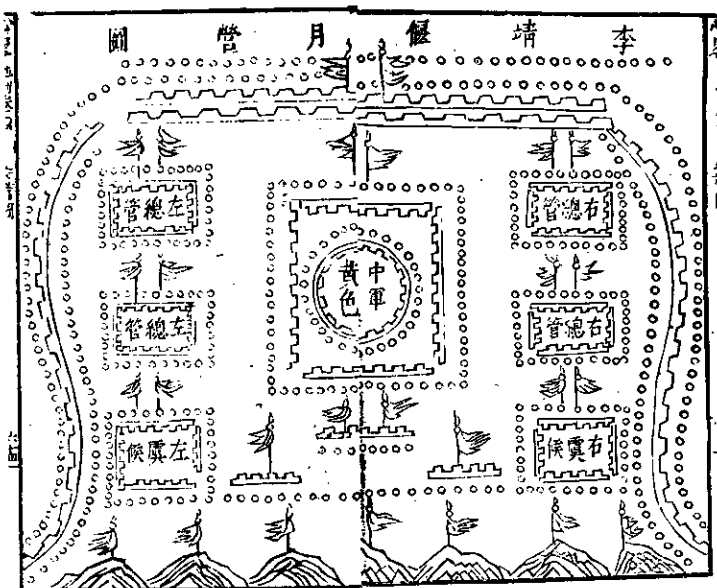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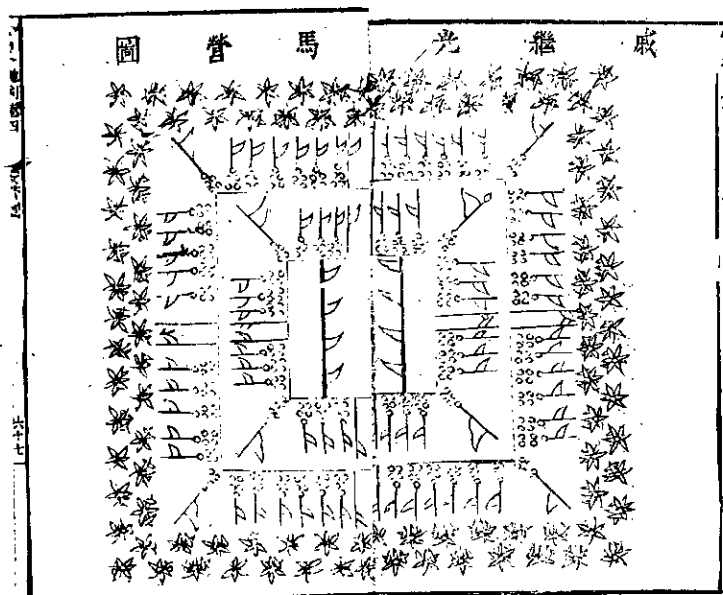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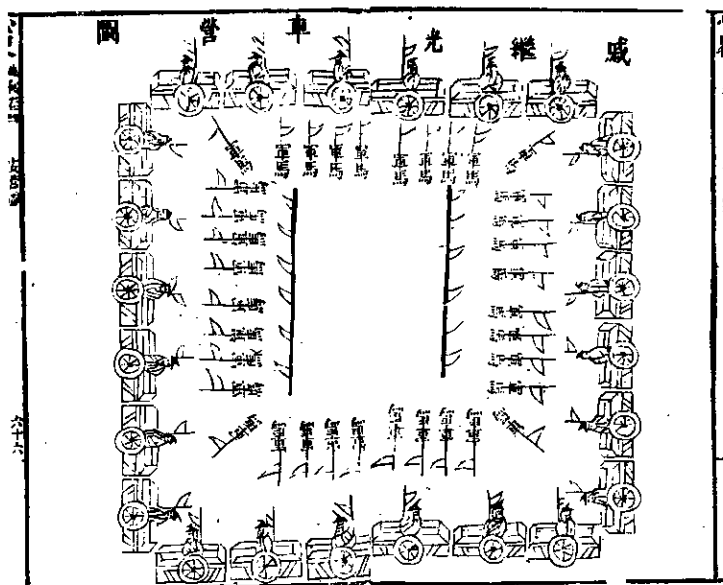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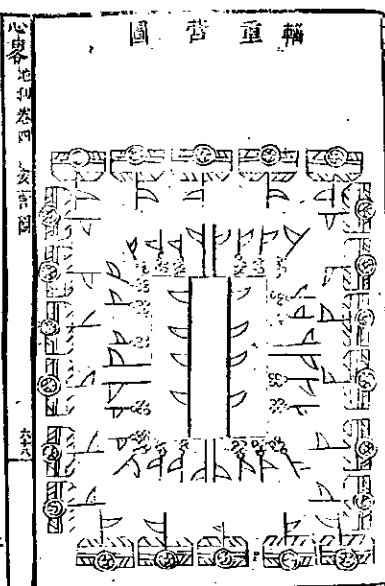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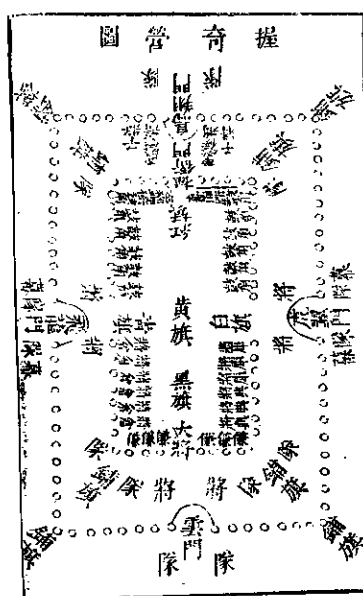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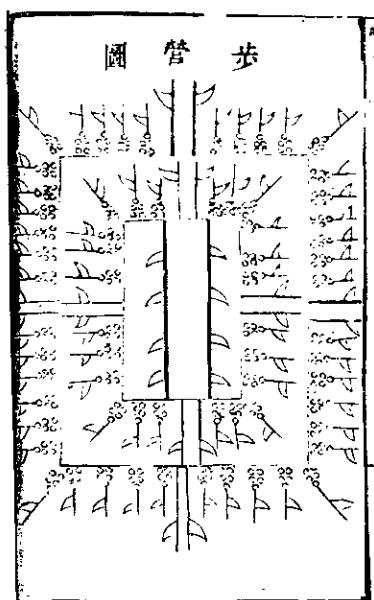
安營圖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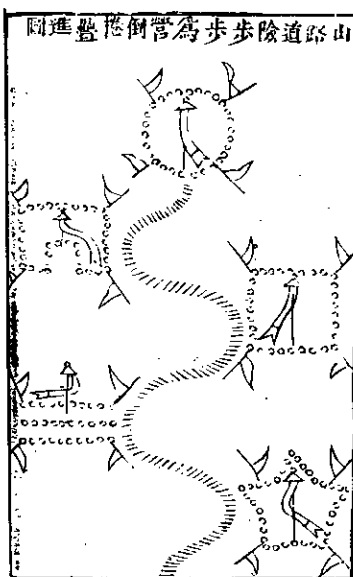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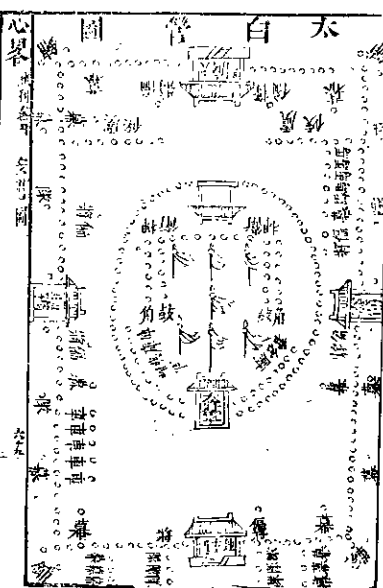
施子曰行軍而不知營地。猶居家不知營室也。按古兵法。伍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隊首爲提督。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提督。大將軍居之。六邊五廳。金鼓府藏。輜積皆在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爲八陳。八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八陳各減一人。以爲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











安營葵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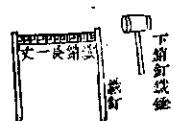
葵藥繩連利於收起每一小尺一箇每步五箇用繩串入葵藥心中而出一小隊前面開花五層每隊共計十五根附帶鎗牌之上以行

心畧地利案四

安營圖

主二

安營拒馬



拒馬每根長五尺二寸重三斤十二兩鐵鏈一把重二斤六兩鐵釘一根重十二兩皮條一根長四尺

營地畧

李靖法○凡大將軍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即分為七軍如或少臨時更定大約十分之中中軍四千八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爲一隊計五十六隊以弩手四百人騎兵五百人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一千九百人共計七十六隊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騎兵四百人左右兩廂各二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一千八百五十人共計一百四十八隊手二百五十人弓手三百人馬軍五百人馬步軍通司總當萬四千人騎兵四百人騎兵四百人馬步軍通司總當萬四千人

大共二百八十隊將戰餘六千人守輜重下營之時以四千人爲中營在中心左右虞候二軍左右兩廂四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爲營六面援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小營每隊幕五口若在賊境地狹則四步下幕若地土寬廣不在賊境則五步下幕

李靖方營法○諸達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即作方營表既有二萬人已分爲七軍中軍四千八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八人虞候二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別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中軍作一大營如其不在賊境田

士寬平每營中間使容一營如地狹則不得使容一營地
中軍在中央六軍總管在四畔象六出之花軍出日右軍
虞候引其前營在中央右廂向南左軍虞候押後在中央
後左廂近北結角兩軍虞候相當狀同日月若左虞候在
前即右虞在後諸軍並却轉其左右兩兩營在兩面各令
依本營阜幕得和緩攝意緩須相救援此居營之大槩也
一營如此餘可類推

李靖偃月營法○凡地帶半險須作月營其營軍列面平
背險而兩翅向險如月初生每營相去疎密及安置隊伍

心要 地利要 營地要

卷十二

准前法其四則臨時計之至若兵馬多少擊次所說此大
約也如有緩急當收並於營後安置

裴緒法○今則但取山川地形便利水莫隨其險易為之

禦平則方列圓水則圓開山路則盤回川流則屈曲務於

適時便用耳

諸家九營法○凡安營須設界限立藩蔽以捍外寇舊法
有九種大約軍不又駐則為立險擺槍車營拒馬之類若
兵久駐則用柴營據城營木柵之類符秦郭曰在賊境
宿用槍營行用方陣惟大將度宜而虎之令御軍者皆可

戰車中出戰隊其車子營及營後排牛在當中拒馬槍
在外仍連車轅為左右廂和門

宋柵法○凡木柵因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峻
多石少土不任板築乃建木為柵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

根重覆爛縫其闕內重短為闕道外柱一重長出四尺為
女牆皆泥塗之柵外掘壕一重闊二丈深一丈木柵裏每

百步造臨樓一具中置望樓以遠探望

繩營法○凡繩營所以援馬若入敵境芻秣不給即須速
擇水草放牧每人給欄馬索一條八夜則為繩營以護馬

心要 地利要 營地要

卷十三

產其制立槍為柵凡兩重上繫欄馬索連絆相結馬居營
中布官及牧人四面衛馬使不得退出營外復置更鋪至
夜則環將擊更鼓為備內外軍士各守本界不得過從交
雜即姦人無便以入

拒馬營法○每人配鹿角馬槍兩枝平列相去兩槍城三
步布置須首尾相繫魚鱗布之則牢固矣

威繼光車營法○車營以十座為額每座戰車一百二十
八輛併輛雙輪長轅用強二頭兩頭俱堪驅策以便進退
上用飽廂各隨左右安道長一丈五尺兩頭各有一門落

約此爲制也。

立槍營法○凡軍不久駐可立槍爲營槍頭開架令均黃昏搖鼓各着木鎗鼓聲絕刺鎗說兵士更不出白通便斷煙火營外置舖其外更着一人伏聽營外有警當舖不得高聲嚴槍傳過四面卽如有警預作隱防

櫓槍營法○凡櫓槍爲營者其槍如鴉巢櫓幕外七尺櫓槍之外造土壕一重槍去幕七步衣甲器械每入一堆如有警急易着衣甲車馬在旁橫排

柴營法○凡柴營其柴須密排不通人通其間釘鐵釘着

心製地制

七

土壓之其車橫排須均急疾轉車便可爲城或作若入住

營中置一堽卒

築城築法○凡築城爲營其城身高五尺濶八尺女牆高四尺濶二尺每百步置一戰樓五十步置旋風砲一具每三尺置連梯一具每舖更板并架在內去城五十步卓幕城前置望竿高七十尺城外置羊馬城一重其外掘壕一重其外濶三步立木柵一重柵外更有棘城一重棘外陷馬坑一重

車營法○凡車營法車每五十步一乘每百步取一乘爲

閉出入車上安大佛旗樣二架每車見佛軍士二十名分

爲前正二隊正兵一隊軍士十名以二名專當頭以六名當佛頂樣二架每架三名車正一名車在車上披堅執旗以司連止舵工一名專當運車左右前後分合疎密奇兵一隊軍士十名內以勇敢服人者爲隊長以鳥銃手四名仍兼長刀在車內放鳥銃出車先放鳥銃賊近用長刀又以身中年少骨軟者二人爲藤牌手在車內放火箭出車打石塊賊近用藤牌又以殺氣者二人充銳鉞手在車放火箭出車亦放火箭賊近用銳鉞火兵一名專當客隊

心製地利

營地

七

炊飯皆其責在任用之環衛軍馬一則可以束部伍一則可以爲營壁一則可以代甲冑誠爲有足之城不殊之馬也但所恃全在火器火器若廢車何能禦每二車爲一驛四車爲一局立一百總十六車爲一司立一把總六十四車爲一部立一千總一營左右二千總中軍一員又鼓車二輛卽以鼓手充車正不另設火箭車四輛大將軍車入輛各車正一名卽以火藥匠充車正座車三輛各車正一名計車一十七輛雇工一十七名運車軍兵大將軍車每二十名計一百五十九名百總一名元戎鼓車火箭車每

輜十名計九十名百總一名共把總一員千總不設以中軍兼管

威繼光馬營法亦名○每馬軍十二名爲一隊隊總一各三十七名爲一旅三旅爲一局百總一員四局爲一司把總一員二司爲一部千總一員三部爲一營將官一員中軍一員共二千六百九十九員各以上爲中營如軍出三千之外另爲大營

威繼光輜重營法○師行糧從軍事所先新創輜重營三連每連營軍八十輛每輛駟八頭車上用偏廂牌遠視如心界地界

城到處下四面營每軍一輛派軍二十名分奇正二隊每車載米苳煤炒一十二石五斗每營可供一萬人馬三日之食

威繼光野營法○主將擇堪屯營地左馳高懸視必山水可據之處如無山則在平野必進退便利之處水草方便形勢可觀者立中軍炮臺頂算同行兵數相地當爲喪營毋營合若千步鳴金邊發立表旗表旗定聽響號砲一聲吹鑼隊伍喇叭表旗應動各兵照旗號圍下營營定金馬喇以止如去賊遠只以把馬簇爲營中軍止主將帳房

遇曉燃燈伏路等項俱如常操號令若近賊地方或餘境外或當敵地應立木城度地須待塘報四高懸望無事將旗三摩三捲不再開

水營法○右擺船之說大端海濤洶湧港有灣曲濶狹當風隱風之不同隨港形深淺難拘一定之勢此言東寬迴水善之形耳設使狹如羊腸則又當單隻一字順下不可拘方也

諸軍水軍營法○水軍營用絃不拘其數大船落蓬掛列四面內藏甲士火礮如在江中下鐵錨若在海則下木碇

留四門各船須要易放易發營內左右設快船站著水動兵執長鎗鎗火弩出敵在相風勢兵力舉之耳營地○下營貴得地利得其道則合不得其道則乖是也大約大河南北幽燕晉衛之門地乎如掌營之方圖惟其所置西北隴陝之間地無百里之平置營多在廣厚高坡之際或尖邪或角曲或斜坡大山或臨深淵塘坡地互相掩人馬咫尺相隔唯登高者可以遠視江南泥濘澤多唯平衍而四通者可居若二廣之地山水重復雖有平廣盡爲水田亦必古高原平曠之地可以固守至西南巴蜀之

界地接蠻。樊鍾璽書云高山峭壁萬仞連天深澗有底莫測其原昔武侯屯田舊迹亦隨巖穴間道屈曲坡坂之中故今之置陣也但擇其地形穩便相度人馬多寡有出入可以通糧運草無碍使人視下之勢則善矣○一不居大谷之口四面受敵。人馬易爲衝突名曰天窗是也○一不居大山之端防後有人馬沿山而來破我營寨前臨險阻初賊堅守我無出入之路名曰離首之地是也○一不居死地謂安營不臨墓塚之地人馬多夜驚又居士卒必爲疾病○一不居地柱謂下低中高其地土面廣平中

心學

王

間有岡如覆釜之形若安營其上八面招風四面受敵○一不居地獄謂高隴之下其地廣衍平原中有地形如仰盆之象者若安營其中被賊四面乘高攻我必敗其中○一不居山林草木繁茂之地春夏枝葉茂盛不見人馬恐賊穿生路而來驚我營寨秋冬草木枯敗恐被上風放火因而劫我難以迴避應敵○一不居江湖溝澗洶湧之地恐被賊於要害處堅守則遠無進退之路外無交接卒難相救○一不居大江險絕擁抱之中被賊守定隘阨若救軍不至我無進退應敵之路○一不居江湖之岸大山之

側三面受敵且後無進退之路若中有角稍無傍岸又有通糧之道上流有救應之兵乃可安營○一不居江河夾岸浮水下營須防上流火船及水賊鑿船沉溺之患○一不居四面長川四達之境四面賊來攻擊外無救援受敵最多○一宜居背山面低前有清流後有通糧之路四面無高山大隴雖在遠亦不防○一不居臨山有水迫恐有決瀉之患不可安營如豆入牛口之類是也○一不飲死水死水者不流之水如安營而資食其水則不可也○營規○一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行巡視馬驢有疾者醫

心學

王

一下營訖司胃及佐即巡隊檢校兵甲器械等如有破綻損污即須修葺磨礪○一兵士每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棚一兩○一人他境安營造飯樵採柴薪不可遠去須用哨馬四面卓望見賊急回○一營側如無水者以地生葭葦水草之處及有蟻壤之地其下必有伏泉可開井水又尋野獸蹄跡去路不遠有水如軍去戰要備水隨行者可於羊皮囊中盛之或大葫蘆竹筒皆可用○夜營○凡軍營久住於山谷賊路掘斷爲土壕濶三丈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淨平敵人出入與

兵馬往來盡見○凡下營之傍或下地雷或下木砲應二
於路敵者一至機動火落砲即打出不能駭敵人之來亦
可擊吾營之備○凡下營之八面各去營一里燃明火
具撥兵候之居敵于明而居己于暗一見敵形則暗發弓
矢火砲制之如與賊對壘則每隊燃火一堆以令賊瞭
暗營○凡暗地移營別處夜則燈籠靜在虛營各聽隨時
編發字號如中軍說甲字則是左哨凡言甲字一卽左哨
第一隊餘倣此不預定者恐奸細知之也○凡要下暗營
各營燈籠點起用器蓋藏於地不可以不用遂不燃一時
心界 通判卷四 營地器 八十一

卒用燃之不及也

連珠倒捲營法○山深道險馬不得並列人不得連肩恐
敵人伏兵險路或拓我前或衝我中或斷我後雖有哨兵
探馬恐一時搜索不到敵人出我不意或哨兵探馬誤闖
入敵人伏兵之中爲其所陷不及報我冒然而進萬一遇
敵一線之路彼以有備待我無備險山之要首尾難援百
步之險前後莫敢豈容不先爲之防今用連珠倒捲之法
如飛天蜈蚣之勢如敢來攻吾中則兩山出兵夾攻後攻
在左之營則右營守我爲援彼攻右營則左營出兵爲援

彼退則我掃其後後學復如噴珠而出又相連下營更番
迭戰敵勞我逸是敵人欲來前面攻我勢不能矣如敵斷
我後以退爲進後哨作前哨倒捲而同敵亦難逃我如遇
大江關隘之地我又必先留兵把守豈肯輕進使無歸路
之理考古證今而谷戰行營萬萬無過此者

心界 通判卷四 營地器 八十二

屯田畧

國初兵荒之後民無定居耕稼盡廢糧餉匱乏初命諸將分屯於龍江等處後乃設各衛所創制屯田以都司統攝每軍種田不等軍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糧又令少壯者守城老弱者屯種餘丁多者亦許其徵收則或增減殊數本折互收皆因時因地而異云

在京錦衣等五十四衛并後軍都督府原額屯田六千三百一十八畝八分二釐零見額屯田五千五百五十二畝八分二釐零清嘉靖四十四年清查數額二萬八千二百六十六畝五分三釐零并勸出荒地屯田二千七百九十一畝二釐三分六毫六絲三忽零五微零

屯田畧

卷之三

北直隸各衛所原額屯田二萬六千四百二十五畝六分八釐零見額屯田四萬三千六百七十八畝四分一釐零嘉靖四十四年清查數額二萬八千二百六十六畝五分三釐零并勸出荒地屯田二千七百九十一畝二釐三分六毫六絲三忽零五微零

屯田畧

卷之三

屯田畧

浙江都司原額屯田二千二百七十四畝一十九畝六分八釐零見額屯田四千六百九十九畝九分六釐零清嘉靖四十四年清查數額二萬八千二百六十六畝五分三釐零并勸出荒地屯田二千七百九十一畝二釐三分六毫六絲三忽零五微零

山東都司原額屯田二千六百九十九畝九分六釐零見額屯田四千六百九十九畝九分六釐零清嘉靖四十四年清查數額二萬八千二百六十六畝五分三釐零并勸出荒地屯田二千七百九十一畝二釐三分六毫六絲三忽零五微零

屯田畧

卷之三

河南都司原額屯田三千三百九十畝一十七畝三分三釐零見額屯田五千五百九十八畝四分一釐零嘉靖四十四年清查數額二萬八千二百六十六畝五分三釐零并勸出荒地屯田二千七百九十一畝二釐三分六毫六絲三忽零五微零

屯田畧

卷之三

田四萬八千八百四十一畝三分五釐零毫忽合共
一千九百三十八所糧二十九萬四千三百三十九石
四斗九升五合七勺零

山西都司原領屯田一萬二千九百六十三頃八畝五
十四分八厘七毫忽合共一千九百三十八所糧
二十九萬四千三百三十九石四斗九升五合七勺零

山西行都司原領屯田一萬一千一百一十八頃二畝五分
三厘四分五釐零毫忽合共一千九百三十八所糧
二十九萬四千三百三十九石四斗九升五合七勺零

萬全都司原領屯田一萬九千六百六十五頃七畝六分
八厘四分五釐零毫忽合共一千九百三十八所糧
二十九萬四千三百三十九石四斗九升五合七勺零

陝西都司原領屯田二萬四千五百五十六頃七畝二厘
四分五釐零毫忽合共一千九百三十八所糧
二十九萬四千三百三十九石四斗九升五合七勺零

雲南都司原領屯田一萬八百七十七頃四十三畝三分
八厘四分五釐零毫忽合共一千九百三十八所糧
二十九萬四千三百三十九石四斗九升五合七勺零

貴州都司原領屯田一萬三千三百三十九頃二十九畝三分
八厘四分五釐零毫忽合共一千九百三十八所糧
二十九萬四千三百三十九石四斗九升五合七勺零

遼東都司原領屯田二萬二千三百八十六頃一畝五
分三厘四分五釐零毫忽合共一千九百三十八所糧
二十九萬四千三百三十九石四斗九升五合七勺零

以上共原領屯田八十九萬三千一百七十二頃四十
八畝九分三釐零毫忽合共一千九百三十八所糧
二十九萬四千三百三十九石四斗九升五合七勺零

二頃八畝七分二釐零毫忽合共一千九百三十八所糧
二十九萬四千三百三十九石四斗九升五合七勺零

二十九萬九千六百九十二畝零毫忽合共一千九百三十八所糧
二十九萬四千三百三十九石四斗九升五合七勺零

四十貫

施子曰養軍而不困民法莫善于屯田國學原領屯田八
十九萬三千一百七十二頃餘今所有六十五萬五千五
百一十二頃餘然屯法之壞不特失其額也一壞於餘糧
之人散洪縣行寬大之政命免餘糧六石是損其半也是
時大臣遺千畝不能為經遠之計夫舉天下之軍藉食
於屯一旦失其半何以足軍國之需再壞於正糧之免盤
宣德十年始下此令正統二年率土行之不知正糧約官
以時給之可以免貧軍之花買可以平四時之市價可以

操手奪之大柄今免其交臂則正權為應得之物屯產亦遂為固有之私典賣法出碩飽養生不可收拾端在於此今屯糧日虧修築日甚不取之此必取之彼易欺者民則倍徵而不以為苛難制者軍士素盈而不取問非法之平也況取者已竭亦將為不可誰向之人兼軍受其貧而豪右獨專其利乎歷朝以來皆知修屯法之善卒未有能舉之者徒以疆界界清聚強難抑微催難整耳愚以清疆界莫如嚴丈量丈量則寸壤不可隱而日以丈量犯江南巨室之怒然國受其利此左驗也抑豪強莫如撫貧弱奪不

心界地利卷四 屯田畧

八十九

應得者與應得之人則眾心得而禍不可熯矣整飭做英如調屯官今各督其衛侍為固有必一以軍政之法分調賢能等其繁簡一有不稱置之重典則人人凜凜不敢刁恣矣然後復正餘糧二十四石之額復上倉交盛之制即以今田等之可得米三千一百四十六萬四千五百七十六石除正糧以食其十之三尚可餘糧一千五百七十三萬三千二百八十八石今京軍不過十二萬南京軍額不滿四萬盡備天下失伍之額不過一百四十六萬除屯糧不過九十九萬餘用其米三之二足以養矣截長補

短盡取給於此更不煩轉輸之勞而茂有兩成之麥蔣庄九年之蓄則繕治器皆可取給更以其餘設預備之倉補餘荒之數軍有餘食民無奪取野無軍土國有補儲井田復興內政復作不能過也但經理之時向拋荒者未免有牛種開墾之費在邊外者未免有築堡防禦之勞然築堡即所以修邊開墾乃所以永利牛種之費止在一時苟兼行錢法取之祿如不足煥富宇之慮也

心界地利卷四 屯田畧

八十九

礦砂畧

[illegible]

十五省額銀三百二十一萬三千六百二十九兩有奇
 旗人一百一十九萬二千二百四十兩有奇
 出礦地之杭州府桐廬富陽縣界五寶山每百斤用生鐵
 五斤前得銀七八兩銅三十斤
 嘉靖三十七年取開二
 寶銀山嶺礦面沙泥每百斤銀二兩五錢礦才開自今盜
 沉日可得銀三四百兩
 宣統元年
 寧波府觀海的山每百
 斤銀七八兩
 同金華府義烏縣八寶山每百斤低者出銀
 二十兩極好者出銀六七兩
 日可出千石
 江南第二礦
 也
 嘉靖三十八年
 衢州府西安縣桐山湧鐵照每百斤銀
 心畧
 卷之十
 七
 七八而至二十兩止日可出銀千餘兩
 嘉靖五年以來礦
 初開化縣大尖塢鐵照每百斤銀三兩至八兩日可
 出三百兩
 嘉靖十八年王太監開一次三十七年胡車門
 中反
 江家塢每百斤銀三兩銀四五十斤日可出二三百
 兩
 竹坑泥礦每百斤出銀一兩日可得銀千兩
 同而慶
 州府淳安達安界梓樹塢每百斤三兩起至二十兩止老
 山每百斤銀三兩日可出二百兩
 私開五
 年
 杭州府於潛
 縣子官山每百斤銀三兩湖州府孝豐縣每百斤銀三兩
 三十二兩止
 嘉靖三十八年
 四日
 地方
 不
 有
 與
 開
 江西廣信府常山

玉山界每百斤出銀三十兩。日可得三百石。永楊坑礪色如沂州礪而礪味香甜。每百斤出銀三十兩至七八百兩。止江南第一礪也。嘉靖三十五年秋開大池州府銅陵縣礪利議請官開而水行礪石開礪未詳。礪礪法上等紫黑色者或黑色者礪之如蠟其味如蜜。每一兩煎得銀五錢者謂之金水平分。此爲絕好。其中或煎銀五錢以上者亦好。次一等乃雜黃礪其形如麥芽碎碎黑黑白相兼。每一兩煎銀八錢上下者又次一等。乃黃沙礪其形黃色碎如米粒。每一兩煎得銀六七錢者。外有長流每一兩煎得銀二三錢以上四種該用。

心畧 礪礪器

九十一

之抱不拘數目取來多益善。大約以二十斤爲率可多不可少。凡取得礪石就用水洞之土本地之水調和拌勻入礪餅內好生封固。毋令泄氣爲妙。外有真出山一系鉛取五六十斤。每斤內有銀三五錢者取來作用。開法以地方大戶主收煎以油糧戶主採取。假如礪一百斤值銀十兩。油糧戶只作五兩賣與大戶。使二人均利。入已均稅納官。官以廉能者董其役。監取三日三夜通礪引之什分取一。取大戶者油糧戶日結造清冊入官。數日一納國稅。如有不則開者必不自止。如無利則開者自息矣。

度險

一路狹道險高山大寨。十人所守。千人不過須先差令姦人詐作樵採鄉民探覬無事可渡通行。一度關山險隘去處令遊奕先鋒先過於最高處門面守望恐有賊軍伏截如側近有山林草木蒙蔽可藏人馬處須搜索無事即回報主將依次渡人馬先渡步兵次渡第一隊於當地寬平處兩旁排立其後隊各依次蹉過一隊倒前排立候主將過人馬渡絕方始却排第一隊在前行。以次依舊隊伍而行。則前隊已預多時依次先行後隊不致辛苦緩急有

心畧 則利卷四 度險器

九十二

賊來攻擊則易爲應敵。一度險隘處不得呼噪喧呼恐賊知覺雖是速行隊伍俱要首尾相接不致斷續。一行路步兵在前馬在後如值大雪令馬軍在前步兵在後一行路遇有大雪橋梁道路即令先鋒掃開橋上恐有橋眼閃下人馬致有損壞。一行軍渡水先令水手前行深其淺深如水深無船楫即用大索數條於兩岸林木或用椿橛上繫定令人攀索過水其鎗刀每十條爲一束於近便處探砍大竹木作排棧下掛刀鎗上鋪衣甲用索穿大環於索上先過人於岸上揮刀過水或可用大繩絞

作器械或用羊皮順脫皮繫吹氣在內繫其腰間可一連
浮兩人或用數繫總定作樁亦言渡人其狀似浮渡山
之法○一軍過泥途其深入馬難進用草木鋪於道上次
用乾土鋪之闊狹隨時可渡人馬○一渡泥途先令人探
過安放發刺於泥中及竹筒坑或上流繩夾之類皆重
暫安刺泥中轉信流至而斬罷且○一渡船大江
河先令人搜檢恐被賊先鑿船孔在船底沉溺我軍○一
遇坑穴闊三五丈人馬不可通即令軍中每人把一木斷
子及一束薪芻之類遞傳填之則立可渡○一遇峭壁

心學地理卷四 險隘

九十五

壁之阻則以接梯倚其壁選精捷者手執鈎竿身繫二繩
索緣梯並勾木石而上至平穩處即繫繩於木垂兩頭至
地繫橫闌為軟梯與眾軍攀緣并續加繩索及繩人登之
尋水

行軍之時須先擇水泉舊法軍行右虞候在前兼視水草
道中遇水則擲青旗以告眾○凡野外易驟所集或水易
聚處並當有水○凡軍乏水則視有野馬牛跡蹤所至有
水○凡地生葭菼菰蒲并有蟻壤其下皆有伏泉也一
說既曉能知水若行渴以足跑沙其下亦當有泉○凡大

軍多月行人各持水塊天寒一時未化可以備湯

布戰

一馬多則利平川原野步多則利險隘奇伏○一畫戰則
旌旗相望夜戰則火鼓相應則不亂耳目○一能攻其處
不避其賢絕糧道守歸路設奇伏邀截半濟使首尾不能
救者必勝也

入伐

一受命統兵伐國越境先要見彼國地圖要知山川道路
迂直江河溝澗險阻關防城寨屯箇人馬去處積蓄有無

心學地理卷四 險隘

九十六

及山川地勢遠近○一兵入他境兵過平川曠野結陳而
行如山川狹峽即令驍騎遊奕捉生敵隊先行大兵相次
而行常須首尾相望或有山隴掩映遮障亦須相望不得
先進如前路有橫通川谷道路可渡人馬之處令先鋒遊
奕留住人馬把截候大兵至即齊行防其賊兵邀截我軍
○一兵入敵境若船渡橋梁先過重物試之然後渡軍○
一軍入城境所經要路平陸須遣人前行探地審試慮敵
人先作方田陰坑種苗于上誘陷人馬○一入城用步兵
六等大隊與先鋒同行準備開路填溝斫木造橋所用

地占畧

地震陰乘陽臣下强盛○地裂士庶分離○地陷王室亂
○裂而有聲四方兵起○地震宗廟有叛臣○地震驚
牛馬者天子失位○陰勝陽弱○山崩湧水君道崩○地
生白毛内外騷○山鳴天下大亂○地動壞城郭盜賊起
天子亡○地土忽陷主萬民散○地生肉國滅亡○地生
楚氣流亡○地生血大亂兵○營中地動急宜移營○城
營地陷有凶禍○地忽生石地吉○石白移其分野亂○
營地生黃龍旋之兆○營地生毛意宜回軍○營地生塵

心畧

地占畧

地占畧

還軍○破澤忽竭城空虛○秋水漲兵起○井忽溢沸將
帥亡○井沸有聲龍見井中大敗○井中氣上兵起○營
忽火煩大敗○水闢天子弱○水絕君臣相背○無故浪
起可作防備○衆逆魚逆流上○馬生角天子親伐○木
非時枯落有暴兵○枯木冬生易位○桃李冬花奪主位
○壘中草木自死凶○地忽生五穀天助之兆○營樹忽
崩摧師敗○營生花草兵將俱病○龍見城壘及池中宜
察奸佞○龍闕軍前交鋒亡命○行軍忽見大蛇謂道不
可攻戰○軍行忽見蛇交主將凶○軍行見大赤蛇者急

尋備○營中多蛇敗兆○蛇在地龍有伏兵○有蛇自外
入我軍者有外好○有蛇繞營兵來劫寨○蛇入井敗軍
之象○蛟蛇見營中青主疾病黃主疫癘○營中聽見防
有內謀或有水灌○與直撞入營五日內敵來降○鹿與
野豬從外入營三日內有降人至○營側忽見豪傑必有
伏兵見野豬赤凶俱宜移營○熊羆害人及猛獸突入營
中誠必起野獸突入軍壘中其軍分○狼獾入軍壘將尋
兵起○蛇走入營火伏兵○狐獾鳴軍壘軍敗將尋
須狗入營奸兵結分○鬼入軍營兩軍和解營內狗爲呼
心畧

地占畧

地占畧

軍有災

忌殺何血灑成地深埋三尺以禳之○狗無故上床下人
謀上○路逢白鼠大勝○路逢赤鼠有伏兵○營內鼠行

三十六洞天

霍僊山 福州府長安縣

東岳泰山 兗州府泰安縣

南岳衡山 衡州府衡山縣

西岳華山 華州府華陰縣

北岳常山 定州府定興縣

中岳嵩山 洛陽府登封縣

我崑山 蘇州府崑山縣

廬山 江州府彭澤縣

四明山 浙江餘姚縣

陽明洞 台縣

太白山 長安縣

西山 洪州府南昌縣

小嵩山 澤州府沁縣

潛山洞 潛山縣

鬼谷山 信州府上饒縣

武桑山 定州府定興縣

王簡山 臨江府新淦縣

華蓋山 溫州府永嘉縣

孟竹山 台州府黃巖縣

都嶠山 台州府黃巖縣

白石山 台州府黃巖縣

勾漏山 北流縣

九嶷山 道州府永明縣

洞陽山 澤州府長治縣

心界 北流縣

三十六洞天

九十六

蘇阜山 鄂州府平江縣

大西山 長安縣

金庭山 越州府平水縣

麻姑山 建昌府南城縣

九仙都山 處州府雲和縣

青田山 處州府青田縣

鎮山 昇州府上元縣

良常山 湖州府安吉縣

茅山 句容縣

天目山 臨安縣

桃源山 湖州府武康縣

金華山 婺州府金華縣

五嶽圖



七澤圖





喻子十三種秘書兵衡十三卷

〔明〕喻龍德撰

明天啓鄭大經刻本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仇戰陣火攻各秘術喻
居恒每志用兵戊午以
道左有事喻子聞中字潰敗
計推几至敵咬牙拔劍東北指
奮恨常欲棄所事挾策北走同
儕杞繫之喻子亦未果行爲

上家有老母也當四路出師報
至喻子拍案大叫曰苦送人命
也是豈有出兵之理也乎哉命
門人錄諸將名目一過感眉擲
曰鬼錄也大事去矣當是時
指畫爲國圖宜守不合

戰惟靜閒其至而拒之伏而誘
之機而阱之以待其衰如不得
於朝論寧灰勿誤國也自茲舉
後則不可爲矣辛酉
聖諭旁攬草澤喻子擲筆竟去
盡人止之曰翁無以冀毋無以

養己年三十四外飄飄其身朝夕之不謀而出位是圖不亦迂乎且以海內豪傑如彼其多矣曾未一籌之展何在於子喻子曰極知身不自謀而此去之一無所於用然不行此心不可自

河至於江不復期見用將託迹空玄入衡廬萬山獨以毋慮尚易名跡至處丐食俟適期也其所厚友有龔君應圓悉其心似未愬然於世而私樂其道一日見喻子於江干披髮散行迎風大嘯有萬里之色應圓驚歸語其高第蕭生曰而夫子爲將遁矣而亟請其爲書蕭生泫然叩膝而請於喻子曰大厦將拆吾將安栖願爲用世書發所受而傳之其人若何喻子曰噫已六

身將隱焉用文之蕭生曰王生
於石鳳凰棲之劒埋於土星漢
見之故地無不掘之藏天罔不
呈之寶今夫子抱至術可以濟
天下而自匿以行無乃非天地
意乎喻子曰噫已矣身將隱焉

用秋之吾爲也遂閉戶三月而
書成圖式盡具皆手筆也蕭生
問名於中翹子中翹子曰是兵
衡也已夫蒼龍之角左刑右兵
其四衡在庫樓之中群柱之間
實主陳兵蒙則兵合無則下謀

上明則四夷服國威振動而兵
出於四方盡不見則國無君吾
觀夫喻子天下才也其隱見非
一身已也世係之矣其術亦然
用則其明也不用則其蒙也盡
不用則將不見也在天爲衡在
人爲喻子在世之方術則惟此
書是兵衡也已於是蕭生受書
以授龔君龔君持以遍質於海
內知名異人策士輯而彙訂而
錄之余叙之

皆

天啟癸亥中夏吉旦

太丘丁魁楚中翹子題於

第一山樓



秘書兵部自叙

明天啟歲貽陽喻子在東山

上斗室禁步為龔子著兵法

秘書有客叩門陳詭沮曰蓋

聞書生不可與論兵亦猶鸚鵡

不能大搏擊也華堂之上

樽俎在筵賓客在座有鸚鵡

但呈美觀無鸚鵡不為寥寂書

生之在世亦如是矣若乃三面既

合歸果已張犂兔逸園孔鷹隼

則不擒非敵契則不獲武夫是也

聖主當陽鳳凰來儀卿相以之

仙雲山廬而宦歸焉隱淪以之
且夫廊廟山林武文士各稟
其事各執其司而在離位而亂
莫亡焉令子以書生而領兵且
差之于書為其秘文以綴於天地
間不猶鸚鵡能言故極聲委身
代庖於搏擊乎喻子夷然瀟
筆嘯然仰天長笑曰可之否之夫
使文士不可以武猷李綱不立將矣
使武功不與於文治霍光不寄
命矣輔相必不山林則艱疾應
死國事山林必不輔相則臥龍立

老隆中但知夫出位之為率而
不曉通功之乃治是漁父之譏
說盜跖之謔詞也子以唾龍德不
足語兵品秘書能務擊則龍
德中心喜服而不辭已龍子既知
鸚鵡為文鷹隼為武鳳為起
宦為淪獨不聞夫雨火之鸚鵡
乎夫嬌毛不寸脆肋無銖紅爐
非一羽之嘗蠢動圓回天之力明
矣乃五絨翎霞潤屏翳宣雲
巧喙啣恩言冥以鼓譟則何也豈
此客鄉感重戴德情真念善

則格乎幽冥志正遂養乎天地
故以無辜之勢收不異之功力而
不及乎全軀心已有餘於造物耶
且禽蟲細彙尚執簡書之義偶
報德仁至堂寄於天地古而不
歎救天地寄於中國而惡視

無書與簡何如

四

中國之黔黎生齒被殘於犬羊
或在禽蟲之末若耶如龍蛇若
兆力是心憂窮語達天地鬼神
而不敢知但存吾水火之仁與吾
義用則奮吾羽以混方張一燭
燎身而不悖沒水以如飴弗用矣

則欽翻空山時聞烈聲也翅
遙向以寓此書也是以令龍蛇而
不如鸚鵡則已謂龍蛇而如鸚鵡
也則此是矣於兵以必其未可
搏擊亦以必其寔能彼鸚鵡亦
易不樂於空山而必委其華堂

無書與簡何如

五

必遇大劫子也不思仁義之是
惟求其於之非竊恐鴟鵂之
羣寔為吾子利人死而食其
屍則已爾安望如鸚鵡也空厭
然而退喻子復馳筆卒業前
後九旬而書成校一蕭生請

名於大家乃傳魏氏子之學之史與
漢名流彙論之於是魏氏將隱
寔述蓋魏氏歎以是書矣之東
與中國共之即述此事題諸其端
時氏薦之際



喻子秘書兵衛授受印證師友源流

授師

无妙上人

蘇山山中隱居不語
名氏博通兵家言

浮仙人

青溪山穴煉丹本對康佐
劉氏馳名兵機教術極精

紫崖真人

嶺南道遊自言正統時人姓葉名無宗嘗
至九華山龍顯鐵爲金濟人善道術知兵

洪沙翁

從學焉百歲壽交文武具通有異書
秘書兵衛師友源流

南山翁

四明遊道與于同姓號紫泉道
人好異術寄於石匣中得奇書

王神仙

本亮序生隱居任城道號福階山人自幼到老五
十餘年精力專工六壬風聞卜事如神黃稱神仙

叱上人

寄居名山紫雲山煉丹姓高氏號紫雲
道人玄門內外兼備尤精奇門

清丘翁

曹縣人本貢士隱清丘山姓李氏
名光字俗號明字先生精通象術

鹿門山翁

襄陽之異人本成弘間進士隱名
姓張氏習通術兵法太乙尤精

證友

凌雲子

鍾陵山人職典武衛姓楊氏名庭松
字友竹好技藝以論兵多手錄奇書

玄玄子

河南庠士本盧陵山人姓蕭氏名曰桂宇洞
鑒義俠財客多智計達秘書龍武藝知兵

超超子

于宗名一鵬者是知
奇門術通多藏異書

乾乾子

四書兵衛師友源流

神神子

南洲高士後姓徐氏名惟揚字季衡
有機智善決疑事知人諱火攻藥器

虛虛子

南昌羅氏名應號宗源家世鍾嶺
能臨難決機武藝悉精諒可火藥

雲雲子

雲林山人號應國先生智慮深藏特重有
謀知兵絕口不言兵機隱三山志達秘文

渠陳

右除各種標名彙論訂錄諸友人及門弟子
非從前嘗諸論兵法與以秘書相校書者不

喻子十三種秘書兵衛凡例

計開

- 一綱目 兵衛十三種之綱則十三種各篇目在各種則十三種各篇目又有一目矣茲以十種名總舉於前則半幅之一覽無餘
- 一引首 題名下以防失遺
- 一小目 有正文題下以防失遺
- 一正文 皆欲可讀可誦語練不以偶言混之其
- 一附文 皆欲可讀可誦語練不以偶言混之其
- 一武論 皆欲可讀可誦語練不以偶言混之其
- 一武論 皆欲可讀可誦語練不以偶言混之其

- 一陣法 盡用秘傳不心書等書舊制者世述詳文
- 一器藥 秘受者雖不心書等書舊制者世述詳文
- 一天地 秘受者雖不心書等書舊制者世述詳文
- 一諸術 秘受者雖不心書等書舊制者世述詳文
- 一乙壬 秘受者雖不心書等書舊制者世述詳文
- 一天書 秘受者雖不心書等書舊制者世述詳文

雲林山人龔居中識

喻子十三種秘書兵衛綱目

計開

- 一武論 蓋偏肩 秘受武經總旨皆切
- 二武策 交竿 秘受今日急務營文一字不
- 三軍政 金壇律令 秘受今日急務營文一字不
- 四陣法 神符 秘受青城浮仙人陣圖變化易簡可學
- 五奇技 泣天狼 秘受諸仙與入洪沙翁
- 六霹靂星 秘受諸仙與入洪沙翁
- 七延稍 秘受諸仙與入洪沙翁

- 八閉戶周疆 秘受諸仙與入洪沙翁
- 九奇門鬼吼 秘受諸仙與入洪沙翁
- 十禽遊登樓山泉 秘受諸仙與入洪沙翁
- 十一大六壬專兵獨怪犀 秘受諸仙與入洪沙翁
- 十二太乙舞鴻蒙 秘受諸仙與入洪沙翁
- 十三天書龍女珠 秘受諸仙與入洪沙翁

受書弟子蕭士珏識

喻子十三種秘書兵衛卷之一

渤海 張恩任十岳

雲林 龔居中應圓

南州 徐惟暢樂行

廬陵 蕭士玘鼎然

鍾山 鄭大經道常

武諭醫偏肩

有引

東山中有道公行不姦言後符齊民仙焉有王姓

兒極病已無溫復道公經舍一噓愈之王父喜以

兒父公公去不復至也十五年矣王父以公久未

秘書兵衛卷之一

形應已逝於是兒昏新婦道公忽來見父家驚歎

亟使兒導婦拜公公更不答儀急躍前撲婦舉口

呀其肩之左偏空齧作挖路聲舉家怒棒擊公開

逐外門而閉之公冷言曰惜哉未更除其右偏以

一無此也然繩亦絕矣遂去又十五年婦實爲兄

家一日兒偶疾之婦夕自怨于房孤燈淅淅之下

庶胞促之就寢焉鄰人竊視不能爲聲婦氣溼忽

左偏肩際挖蹬聲響絕繩而墜庶胞駭散鄰人乃

得發聲謂其家灌其婦甦家始悟向年之狀信公

之醫不姦而其言果驗也夫以一噓愈病之公而

不信其醫肩之有謂後誅其禮貌之偏則往效易

親來數難窺有形者夷類同思無像者常情莫喻

也而況其前無噓愈之效終陳未見之形以未形

之理發無根之聲況時措之端犯俗規之譁誰無

怪焉向使東山公者待婦肩有繩而後醫則無棒

矣然既有繩而後醫恐何裨矣是以五胡無得剪

也而從戎之論必爲于播亂之先荆國不容祛也

而辨姦之書先發于唱麻之會不然多才講論期

付

聖朝之哲以爲屏翰何爲者也乃取草廬之內狂醫

秘書兵衛卷之一

之論緯武之事借古明今者數十條命之曰醫偏

肩非敢以有驗附東山公但妄以其犯俗之忠爲

空嚙嚙聲聽其知我者仙之誅我者棒之龍德言

內篇 論旨三十條

道者令民與上同意 孫子

中按舊說道就行師有道言喻子曰行師而後有道

可謂無道矣夫上下不交謂之無道道之一言廣矣

大矣民上同意其國治即其師勝也反是其能國乎

一旦行師軍民畢潰令行乎哉此所謂令在人君平

日能任賢臣以教愛斯民臣平日能宣布上恩體悉

下情以與斯民一心此人和之旨也

勢者因利而制權

喻子曰天下勢而已因利制權所以爲勢也決積水而轉巨石者勢也豈其強力哉馬超之勇不能當楊阜之師韓信之勇乃能敗齊楚之衆制先定也勢豈臨時可取辦乎哉

兵貴勝不貴久

喻子曰與其久于敵境莫如緩于出兵敵已敗于吾之胸中吾謀之數十年一日而出戰必勝矣何待于久吾幸勝而忽敵出且立盡亦何能久惟是我可勝

孫書兵衛卷之一

三

而彼未可敗彼可敗而我未能勝皆久道也不如其益自修而待人之失也或曰羊祜何不待孔明安可出乎曰不然孔明無可待而出羊祜則其時可矣

不戰而屈人之兵

中按舊說屈者力服非心服也喻子曰盟津未會牧野之師先勝矣孰非不戰而屈人之兵哉所謂善之善蓋王伯共由之矣最上湯武其次桓文江黃盟而楚弱曹衛釋而宋來豈賴戰哉

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喻子曰凡將之能非奉君之命勇力直進之爲能也

又非周旋狡詐不由衷懷之謂能與剛愎自用之謂能也凡將心盡其忠智役其下內和中朝而不求自見外察敵勢而不形于人是之謂能其進退勝敗之形人君俱不問可也

先爲不可勝勝可知而不可爲

喻子曰爲不可勝勝者在己者可爲也勝不可爲者在人者非由我也和吾上下修吾守具蓄吾士馬所先爲也其國有災知其天可勝無險隘高深知其地可勝上下不協知人可勝故曰勝可知乃上下協而守國天不爲殃非可伐者故曰不可爲也中按舊說

孫書兵衛卷之一

四

謂勝可知者謂自己制勝之形可以知而爲之則是勝可爲矣久達

善戰者無智名無勇功

喻子曰令敵人寧我輕毋我畏令中朝寧我易毋我忌則功成乎外事全乎內矣韓信人稱爲易與惟人之易之也乃能乘不備而破人武侯名重于茅廬而奇駭乎六合是以祈山師老卒無成功劉澤善守不能戰而卒排晉王之師項籍百戰皆先而大澤自死其故何也明者射之的晦者發之機是以善戰者無智名無勇功

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

龔氏補曰惟天地至無窮也本無之物忽焉而有本有之物忽焉而無故謂之奇善用兵者亦然然總之不外于正妖怪奇矣而不外于陰陽頡頏流奇矣而不踰于動靜善出奇者亦如斯可矣

善動敵者形之敵必從之

喻子曰世人曰吾欲守懼賊之來也吾曰吾欲守正欲賊之來也世人曰吾欲戰懼賊之不來也吾曰吾欲戰能使賊之必來也世人曰賊來不識其何路何時也吾曰吾使賊來于東賊必不更通西吾使賊來

秘書兵衛卷之一

五

于西賊不敢更通東是謂敵必從吾吾實形之也且吾不欲賊來即使賊必無來欲賊來即使賊必無不來故曰從之不然足檻羊不致虎委羶不聚蟻毒烟不却蚊吾不信也夫利害之形制人久矣中國且從之泥禽獸之類乎

致人而不致于人

龔氏補曰是言也非特先處戰地爲然也兩軍未動而主客之形成矣當魏攻韓楚圍宋爲齊晉者直蚊宋而悉兵赴韓先自斃也是致于人也乃一也直走大梁一也先侵曹衛楚魏之兵不攻而解宋韓之地

不救而全所謂致人也光弼之壁野水也將致于敵矣拔身以行而竟致二將非化其致于人者爲致人者乎友諒兵不冠江東安能立盡哉故致于人者大愚之極致喪邦之烟戒也

形人而我無形

居中按兵家之妙莫妙于形無其形形人者幻以示人也我無形者隱吾之實也喻子曰強弱形也動靜形也勞逸形也虛實形也而外虛而內實外實而內虛等萬變無端者無其形也如敵利戰我張吾兵威以戰形之實未嘗欲與戰也內堅而特之敵不知也

秘書兵衛卷之一

六

敵利守我徭爲懈散以隙形之實欲敵之來而覆之也敵不知也敵畏吾之靜也或以遊師雜木穢更番出以投形之其懼吾之他出也則日以偏師挑戰徭益厲以示無他凡若此者不可勝窮也

避實擊虛

居中按此四字兵家之要訣竟矣玆問于喻子曰避實擊虛兵之常也然昔人有避虛擊實亦能勝者何也喻子曰非避虛而擊實也乃敵之虛不必誠虛敵之實未足爲實實而不我虞也虛而有所恃也我攻其虛不足動其衆乘其不備而搗其實乃以挫其威

則擊實之形亦擊虛之意也

計險阨遠近

龔氏補曰袁世之兵莫先于審地形趙奢策二鼠關于穴中許歷請先據北山陸抗築圍夾堰孝寬知敵之來城成之後吳玠赴援之師在賊至之先凡若此者皆上將矣

兵情主速

喻子曰兵之行也因敵制變乘間出奇動于無動形于無形是之謂情言謂主形之變也情則多主之用矣蓋情所以爲形形之所著情未必彰道乃所

秘書兵衛卷之一

七

以爲情情之所行道居其始故兵情雖主速而兵法則主遲遲者審于先而計之豫也計之豫則其發也迅不及停神不可測矣彼臨敵而思計變至則周章雖欲速得乎

齊勇若一

玆問兵可使百萬之衆如一人乎喻子曰可法大用弱卒居前強卒居後猛將居前健將居後細用服西兵者統西兵親東士者將東士不相下者不共爲正副不相調者不同爲隊伍出羣之卒盡舉爲長出羣之長盡舉爲將將能服長長能服卒而上下相習效

言相通恩意相洽疾痛相關則百萬之衆如一人矣居中按此齊勇之道也

成功必取于人

居中按人謂間人喻子曰用人者昌自用者亡世事盡然矣而況于兵棄則其敗也取則其成也若響應矣孔明不戎服而力控魏吳謝艾不騎馳而兵道勁石用人而已伊摯上聖也呂尚至仁也識者尙以爲爲間蓋使士之道得則可以役聖神功業之所在志氣之相動情義之相感盡天下人皆可以爲間也況狙詐之士不甘死赴之乎不取人而自用者欲以成

秘書兵衛卷之一

八

功陋矣

戰勝易守勝難

吳子

喻子曰戰者必危之事也守者無危之事也必危難則無危易矣然戰者一日之事也守者百年之事也一日易則百年難矣玆問必危矣何以勝易曰謀之千日而遂之一朝雖難易也巳勝矣易爲守難曰意遂而驕防解而焚易故難也是以得天下者兢兢然常如兩陣相遇不可知之時尙安所得敗哉則管仲崇韜之說是也

募良材以備不虞

取問天下無事何事需材天下有事安所得材喻之曰此天下所以亂也夫惟無事求材則有事得濟矣無事不需材則有事無材矣今夫木三歲而樹之未必大也一技而挿之未必蕃也十年種柳疎不踰畦則成堤矣百歲栽松密難開步則成林矣且草枯而後植不彫之木雖松栢不耐微霜用急而培合抱之材幾豫楠不如箕柳何則蓄不豫矣精不屬脉不聯矣爲國者當泰寧之時優養士氣厚遇英雄勿使偉抱者終身草茅大志者忍聲岩穴一值天下有事亡生者接踵殉國者比肩非士多也國家所以儲之者

九

豫也方天下無事文墨之吏生死在手英杰之輩俛首從乎其間則老死無事矣

玆問兵以行仁乎以行義乎喻子曰仁也曰殺人用快立法用忍殘之至也焉得仁乎曰天地繁霜果爲不仁則造化幾乎息矣葉夏而極茂秋而飽和不有枯零將斷其支支旣盡矣葉將何依葉之不下支弗爲新歲歲如斯天地爲頑是以造化者有春必有冬聖王者有生必有殺殺者已生之極也而復生之本也是以刑罰不嚴則蛇蝎不藏而來春之生氣不盛矣威武不盛則霜雪不施而寒冬之保聚不固矣蓋惟生之極也故聖人不能無殺然惟復生之本也則聖人非得已而妄殺殺者生也兵者道也故曰仁爲

本

文生吳茂璽

管子曰教者生之道也生之道不厭常寬故惟豫戰者死之機也死之機不可嘗試故惟節豫則節之體矣節則豫之用矣不豫則體弛而氣散不節則力竭而用窮散與窮亡國之道也

主將之法務擧英雄之心

喻子曰一言盡爲將之道矣不獨爲將之道爲人君者盡此而可矣土地初不寬也人民初不衆也甲兵初不強也英雄一合四海之靡不三歲而定之高祖

是也土地非不寬也人民非不衆也兵甲非不強也英雄一潰全盛之勢一朝而失之明皇是也蓋天下之力效于英雄英雄之義能屬衆志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也信陵爲魏之英雄凡魏之英雄混跡風塵者盡歸于信陵平原爲趙之英雄凡趙之英雄散于閭巷者盡歸之平原以至孟嘗春申英不然是以六國之時雖無道之至而英雄之士悉有所藉以自見而不企于竊發鴟張宋世不刑一士不戮一官非甚見惡形也而守洛之陋不超拔一人英雄絕望所在蜂起如宋江王魯輩使上有蒐羅之法何至令萬姓爲

秘書兵部卷之一

十一

魚肉哉併天下者可以思矣豈惟大君凡輔其君者天下與家與身俱務全之胡不畏也

用兵之要在崇禮而重祿

喻子曰二者缺一不可不崇禮雖有重祿徒爲鮮恥之士無藉之徒所聚而不可爲大圖不重祿雖有崇禮虛文無實士始聞風而至次相率以去卽不去亦不盡心蓋人各有身家之計仰事俯畜之願親戚之賴朋友之望吾欲用之必有以遂其志成其欲彼事苟畢乃可舍身而我殉矣故云報禮今虛禮而已彼內懷其憂慮外拂其情境身事未完何報于我故有

祿無禮尙可得小人有禮無祿賢否悉絕之矣項藉劉表之所以敗也兩俱具可以得天下二俱不具立殺其身故曰用兵之要也玃問曰必不獲而去于斯二者何存曰寧存祿耳

聖人將動必有愚色 六韜

喻子曰至哉是言也智者用之藏非藏則必窮之路也老嫖捷緣箭則及之姦雀多防彈則傷之狐能化矣古木照之而見蜩能保矣黃鼠溺之而開是知有一技必有一攻智蓋明攻之旨至矣故能入人于中于腹智莫妙于形愚智勝則破之者未來愚形則當

秘書兵部卷之一

十二

之者若易易成于彼而計定于吾如機已決而宋發堤已漲而宋開一發之一開之迅不可距矣故愚色者達之源也

上滿下漏 尉繚子

喻子曰聚民貨于上者如增土隄障萬山之泉隄愈高泉愈盈潰愈甚一次橫流不謂涓滴矣且資敵人莫若周流其脉相與不竭于天地滿漏何至乎故紂者武王之庫吏也湯若李密之庄奴也愚亦甚矣

善用兵者殺其士卒之半

玃問或曰斯言太甚然與喻子曰衰世之言不得不

商也紀律之兵教習有素敵愾知方焉用嚴刑至于國故民熙軍政極弊無實其後不殺何能用之然殺之不道反激其變必有轉移之妙控制之方斯善用也乃其半則極言之耳與其誅半場如汰之

居中按汰兵之法在武策急難而後

奇正在人而推乎天

李衛公附對

居中按舊說謂人用奇正宜推天心喻子曰不然也此言用兵之妙動合于天也夫天人合者時而已今夫大條而昧條而霧條而烈風而巨雷孰爲正孰爲奇任其時之適然而不可測也用兵亦然條如飄風

秘書兵制卷之一

十三

條如奔霆條如處女條寂閒如無人莫非正也莫非奇也天之道也故曰先正後奇未至也孫子曰正合奇勝猶未至也至曰奇正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至矣吾且曰即奇是正即正是奇奇正妙合與時宜之故又曰奇正在人而推乎天

兵貴爲主

喻子曰遠人畏水近人畏鬼何則知與不知也今爲主則山川道路險隘我盡悉之何處可伏何處可戰何處可守我盡利之彼遠近而來雖有鄉道不能先得是以主貴也若乃有城池而不備有險阻而不用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郭守敬傳 郭守敬曰何貴之有

不貴爲客

喻子曰古之善用師者必天時已順地利已諳人心已齊自治既周然後圖人圖人者又必人盡其暴彼民怨其上上疑其下與國懷戚然後吾之師可行是以吾可以征敵不可以破不行也敵可以破吾不可以伐不行也必敵已破矣吾已周矣然後行雖客于外人心所歸敵盡吾人吾猶主也若乃勝負之形未定而憤憤爲之雖微萬一亦賊其君殃其民耳況一無所恃而驅百萬之赤子赴之淪淪雖赤十族寧容

秘書兵制卷之一

十四

已哉

攻心守氣

喻子曰攻之法莫善于攻心守之法莫良于守氣二其一疎其親擾其間驕其懼懼其安所謂攻心也擾而間焉懼而定焉息而振焉驕而悚焉樂而怒焉守氣之方也惟攻心故城不援而下惟守氣故師不鼓而銳兵之善也

成功在人事

喻子曰興聽人亡聽神是以有人任人無人而後任天任天者無復有人事也待亡而已世所習陰陽諸

術者亦所謂聽神者也如六甲天書以五印驅神鬼
草馬而豆兵天下安有豆兵能斬賊乎其不然者一
也奇門以死傷待敵自壞天下安有自壞之敵其不
然者二也禽遁以何方利則出何禽不善則破之兵
視地勢相敵而動寧有敵在東而我出于西者乎且
實人而禽之亦可笑也其不然者三也他術不可枚
舉如此三者予所切而習之悉明其用而後知其有
未然也今有一士投策兵垣兵垣之門者相聚問曰
若知奇門遁甲乎曰知之則訝而喜若云其未知也
則掉首而不視噫世之惑也予由惑人之而後知夫
秘書兵衛卷之一 十五

始之惑也然則廢之乎曰不然衛公已言之矣存之
以欺世俗所不知可也且如擇日然如問歲然數與
理合偶亦有之其可用者如八門之位伏禽之方六
壬之課亦不無奇中云要之成功則在人事一言盡
之矣

附兵要

管子曰兵有宜動有宜靜有以靜爲動有以動爲
靜○兵有守有戰有不守守不戰戰知此者可與
論兵○夫戰必變也相敵以幸共萬一人與人相
敵虎與虎相敵猶鮮所幸況驅人對虎相面搏之

雖至愚不爲也今夷虎也華士人耳擲以實其口
豈智耶則機阱貴矣○兵不精有如漏舟愈大愈
多棄兵不相習有如秋葉愈多愈撼其枝謂之無
兵○將志定則軍旅肅恩威烈則士卒奮○夫兵
無必勝之技有必勝之謀千日之閑一朝而傲之
者謀也○能速妙於能遲欲速者必敗善思而後
善斷輕斷者失宜○與其從君命而設爲不若守
古道而寧死寧死者忠于其國咎于其身設爲者
傾其國亦不免禍其身○有將之才無相之量非
將也應忙則已有兵之狀無戰之心非兵也待盡
則已○好善則無機不收善將自集嫉惡而有禍
必怒善亦不來○量宏則羣議自寒心亦則鬼神
自靈精專則天地自順智極則衆力皆從不知此
不可爲大將○恩深而後刑有用謀成而後勢可
圖○邊急而將間相薦而章阻君之咎也國危而
主憂將廢而兵散相之咎也內無權姦外有材勇
而謀略不定與衆浮沉將之咎也○人和而後可
以論兵不和則無兵可論謂之憑福

外篇

論古善將奇智三策

論守城奇智策一

用兵之道先能守已後能戰人故莫危于戰莫重于守守難言矣兵合未難也糧裕未難也將勇未難也援至未難也有四事俱無而守固者難也○田單之守卽墨也食祭中庭飛鳥翔舞圍者怪之又宣言神下教而師小卒焉不亦異乎是何上下之體弗嚴也○陳登之守徐于去城十里多取柴兩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各俱起火互然城上稱慶若大軍到策兵驚奔蹙乎有以此謀附耳于都督者恐撚鬚笑矣○宋檀祗之相廣陵賊夜入城直上廳祗密令打五鼓賊遂走追禽之若是者其不驚而潰也奇矣○

李矩守榮陽劉暢謀襲之士卒懼矩謂子產祠言東里下教有神兵相助乃選千人夜破暢若矩者可謂制權矣○梁庾域指空舍以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可支二年人心以安視立竿欲叫者何如○突厥寇綏西魏宇文測先令要路數百處多積柴一時縱火寇遁自蹂委弃之物收給百姓突厥更不敢至所謂先發者制人也委物仁民可復得哉

論行軍定感奇智箋二

正統間韓雍公兵入大藤忽林中方巾數十人出迎云公盡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于樹上峽中聞之

驚呼曰天神至矣遂平王公征嶺南至一處招降一處卽驅此降入前進大呼曰吾朝而降夕卽良民矣二處降卽換去頭處降人慰使還地復業而以二處降人進呼于是盡降此二公者一殺之而平一招之而服皆追兵之奇智也○鄧禹謂六甲窮日賊不備也進兵而破更始○晉文公握聲如牛狐偃曰擊秦大捷進進兵敗秦師于微○梟鳴牙中謝艾曰梟逐也六博得梟者勝進兵破石勒將麻秋○劉裕執竿折幡沉水衆怪之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亦如此今必勝矣果勝○狄武襄南征至靈祠舉百錢祝神一

擲盡紅一軍歡呼實則兩面同也如此者皆定感之奇智也

論戰勝攻取奇智箋三

善戰者非戰之爲決也在善決以能爲戰能爲不戰齊令章于將而與韓魏攻荊荆令唐蔑將拒之二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急戰辭甚刻章子曰殺之鬼之殘其家王能得此于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于臣與荆人夾泚水而陣童子令入視水可絕者射之不得近得芻者曰荆人所甚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深者也因練卒夜

奄其盛守殺唐茂破荆兵若輩于者可謂與今人異不以國嘗試者矣○趙簡子攻衛附郭自將戰且遠立又居犀蔽屏櫓之下鼓之而士不起援將歎曰士之邀弊一若此乎行人燭過免賁橫戈進曰亦有君不能何弊之有昔獻公兼國十九用此士也惠公遷絳七十用此士也文公二年底之以勇三年而盡果敢名尊天下用此士也今君處屏櫓之內徒使士赴鋒鏑之下夫誰鼓之亦惟君不能耳何弊之有簡子乃去犀屏自當矢石一鼓而士畢棄之喻龍德謂簡子于是乎能忘其身以殉君燭過于是乎能忘其身

以救其上入後世大臣之尊千里而聽成敗官吏所屬盼顧動而喊諾語聲達不可復得況下賤哉○夫善將有見利不取者常也有見害而先避者亦常有棄利而卽以避害者奇也破外廓而獲舟誰能棄之棄非棄利也乃却四集之兵也棄一利而屈人之兵于千里之外取人之城于掌股之內若李靖者奇矣後之拾一旗爭一戟以爲功者何哉○李光弼不守東都而壘河陽奇之至也不守而守也夜去而降二將奇之神也去乃未去也在衆人但知嬰城嚴衛則已矣○李愬因朗山不利而進存吳房以分賊

乘陰晦烽火不接而深入致死是非其冒進爲功也蓋蓄之預算之熟致之千日驟發于一朝耳豈可以無籌妄動取滅亡者和口實哉○南梁軍叛溫造陷之條其坐置二長索案前以掛兵兵掛而索德發軍盡空拳悉斬之此小智耳然可謂折衝樽俎間矣○曹瑋追虜虜去而緩還得地而止虜遽襲之瑋使謂之曰蕃軍遠來必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越士馬少選決戰虜欣然良久瑋鼓軍而追大破之曰遠行人小憩則足痺人氣亦闕也此破步騎法也○劉裕攻南燕有後秦姚興使言晉兵不退當遣鐵騎據維

陽長驅而進裕罵之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雒今能自送卽送來劉穆之咎裕促其怒恐來救燕裕曰若審能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使告耶此內懼而自強之辭耳與果不能出故行軍如裕可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後魏崔延伯討万俟醜奴于涇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伯遂遯巡俄而賊首尾至伯大敗若伯者前不知偵後不知備內不知已外不知人卒然而不自輕信而喪師民之賊也○西魏將周文帝遣奚武覘東魏齊神武營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日暮去

營數百步下馬靜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此之謂能探○行兵有不能賊至卒然一無可恃者非奇智不能却之李廣百騎卒遇匈奴大至皆欲奔還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時匈奴驚疑上山而陣廣前至匈奴陣二里所皆下馬解鞍匈奴不敢擊有二將出廣上馬與數十騎奔射殺之復還縱馬而臥會暮奴終不敢擊夜半奴疑有兵夜襲皆引去詰朝廣乃歸大軍○前涼軍師謝艾按行過敵寨庵至艾却止驅胡床執如意指揮若處分軍事敵疑伏發而走

劉裕處大兵中一處數人四面舉旗鳴鼓敵衆駭

五

不進而裕去若三將者可謂應卒之奇處急難之智也○兵有宜速者有宜緩者姚其急破符登謂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必苟懼豎子與之結連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奸之未深散敗其事耳此可謂知戰矣○前燕將慕容恪討段龔于廣固築室反耕緩寇之曰我強而彼無外援不須速也○又攻呂護于野王衆云宜急恪曰內無積外無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殘士卒哉據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

而離之我未勞而寇已弊不血刃而制勝也六月而野王潰如格者仁智兼盡之矣○光武救桃城不進休養二十餘日乃破賊凡此者皆能用緩者也○戰有懼其多者出不意而襲之有欲其多者出不意而破之齊神武伐而魏屯軍蒲功造三橋渡河又遠寶泰趣潼關高敖曹圍雒州周文帝出軍廣陽曰賊接吾三而示必渡河蓋緩吾軍使泰得西入也吾與之相持計行矣高歡用兵必以泰爲先駟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自走矣衆皆云不宜舍近而襲遠周文帝曰賊謂吾但守耳雖

造橋未卽至五日中午吾取泰矣遂率騎六千還長安

五

至惶懼依山爲陣未成列周文縱擊盡俘其衆斬泰高敖曹適陷雒州聞泰沒焚輜重棄城而走歡撤橋退去初周文之謀衆難之乃隱其事若未謀獨宇文深然之曰泰躁必決戰歡持重未卽救必勝也果然若周文者可謂知戰之日者也懼其多而出不意以襲之者此是也○姚萇兵數千符登兵數萬而赴者不絕萇每見登一軍至又喜曰使得同惡齊敗也固壘示弱潛出不意大破登軍此欲其多而破之者知

彼已故也就謂兵少必示強哉○有不救之救周亞夫不救梁王霸不救馬武皆以成功使在衆人之見但強而已矣○有因敗致勝張方討王義義奉乘與方軍大敗衆欲夜遁方曰兵貴因敗以爲成功夜潛進逼維陽城七里作壘義大駭而敗○張繡追操而敗用賈詡計再進而勝皆因敗之勝也○城有宜急進者東魏荊州刺史辛纂叛楊忠討之貞至城下叱門曰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入荊州○有宜緩圖者漢妖巫入原武城賊官圍之士卒死傷不下東海王曰妖巫相劫勢無久

子三

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宜緩圖今得逃亡帝即勅育○賊見散去○小城當棄王邑陽而敗九當徑取宛耳○大城當下沛公欲棄宛直進張良勸攻下之○有專攻而盡下者梁武專攻郢州拔之而西陽武昌江州建業如破竹向使攻他城則分吾兵守他城而不及全他城求救于我我求救于他城則自醜也攻之最上也○又有似應棄此趨彼而實非者幾在毫髮之間稍差則誤千里矣李靖討輔公祐公祐據當塗造水陸二柵養銳以抗之諸將請直趨丹陽掩其巢穴靖曰此城柵尚不可攻石頭豈易拔

師至丹陽進退無路矣遂悉力攻當塗出其不意破之丹陽隨下○有先攻後戰者城弊而兵強也王敦不戰劉隗而攻石頭克之是也○有先戰後攻者陸抗不攻步騭而先退羊祜是也○佈大陣不宜太分尤不宜太長高敖曹陳後主可以觀矣○力少而分軍必敗楚將敵黥布分軍爲三布破其一其三皆破吳漢劉尚合兵而後克蜀呂光伐龜茲不分營而後勝○兵多而不分必敗齊神武大舉伐西魏將度蒲津其將薛琠曰西賊連羊饒宜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衆盡餓死賊自降願無渡河也侯

子四

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之皆弗從也遂敗符堅之伐晉也亦多而亂也○兵寡則宜急擊石勒少卒乘疲破姬澹之師是也○姚襄大軍不戰前秦秦都羌以三千軍壓其壘怒襄出之羌詐北大破襄用少之奇如此○韋孝寬討尉遲迥失利觀者如堵高顯李詢整陣先犯觀者因擾而乘之破迥此亦犯陣之一奇也○漢度尙爲荊州刺史討桂陽賊卜陽潘鴻等入南海多復其寶而其衆尙盛尙之士卒驕富無關心尙計緩之則不戰迫之則

逃乃宣言卜陽等作賊十年習于牧守今兵少未可
進軍中且射獵兵士皆喜伺其皆出密焚其營珍寶
皆盡兵士還而泣尚乃自咎而人人慰勞之曰卜陽
財寶足富數代公等但不并力耳所亡小小何足介
意衆皆憤欲往明辰徑趨賊屯賊無備平之此用士
之一奇也○疑兵之用萬變也孫臏滅龐涓謂增竈
道濟量沙皆得其用祖述之拒姚弋也豹度其糧絕
進窘之逃以土爲米使卒運之偽疲而棄米豹兵亦
饑見此而懼遂逃量沙之智乃效此耳○蕭齊將魯
康祚侵後魏太倉口軍淮南魏傳永在淮北夜分兵

秘書兵機卷之一

十五

爲二部在營外令人飢盛火度淮南岸當水深處置
之有火起即然之其夜康祚等來斫營以火記其淺
處永伏夾擊之梟火亂渡祚皆溺死此所謂智不勞
而定也○慕容垂兵救襄陽人持炬于樹牧上光照
數里桓冲不敢攻而退張齊賢亦用此術設勢之奇
也○蕭寶寅反據雍州守潼關全得地勢後魏大將
孫雉軍次弘農副將楊偁請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
死地偁據石錐壁班告父老各村送降名者各候台
軍舉烽火則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者卽不降之村
當殺于是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寶寅時圍河東

不測所以各散師後長安以平此用疑之最得者也
雖有中智亦復憚之○魏爾朱榮潛軍山谷分將三
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所在揚塵鼓噪賊不知多少
凡此者疑兵之計善將所必蓄也○守城有不測之
變忽然而拒之者如西魏王儼爲華州刺史嘗修城
未畢梯在外齊韓軌宵濟襲之已入城比曉罷臥起
聞之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梃大呼而出敵驚退左
右稍集合戰破輒走亦險道矣而成者動人于所不
覺也○取城亦有不測之智如後魏侯景討韓陵虜
其卒千餘人尋還其馬縱令入城率騎夜進昧旦叩

秘書兵機卷之一

十六

其蒯城門樓疑降卒爲內應遂遁成禽此奇之正無
敗道者也○喻子曰凡舉兵必仗大義立大名乃克
有濟徐敬業舉兵于江都以鹽屋尉魏思溫爲謀主
思溫曰明公以幽摯少主志在匡復宜早渡淮北觀
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
死從指日定矣敬業不能從惑于金陵爲根本之策
遂反兵而南明乎作賊一跌不收惜哉向使從魏先
生之策因思唐之人心潛師房州顯復帝位長驅河
雒撤中外忠義勇俠之士民直取罪人正刑于宮闕
誰曰不然此義不明而自後得作不作作之非所宜

作以沒沒無已春秋之意絕矣痛哉○將舉兵先具
器故算不可不預定也劉裕北征廣固時嶺南賊徐
道覆說其帥盧循盡克江西先是道覆使人伐船材
于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力少弗能致即賤賣之
價減數倍俗人貪賤賣衣物以市之籍右水急出船
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船板大積及舉兵案賣悉
悉取之裝舟旬日而辦夫道覆雖微賤哉智亦奇矣
彼實以人民爲己苟卒也○有孤軍深人既絕而自
全者後周賀若敦率騎六千取湘川陳將侯瑱討之
江路遂斷糧援既絕人懷危懼敦分兵抄掠以充資

民書兵部卷之一

子七

實恐瑱等知其糧少則于營內聚土覆之以米集軍
士部分因召近居人佯有所訪問令于營外遙見之
瑱等乃守險持久老敦敦增營壘遣盧舍示以持久
敦軍毋有叛人乘馬投瑱軍者敦別取馬牽以赴船
船中逆以鞭之如是者再三後遣人乘此馬招瑱軍
詐附瑱瑱迎之敦來牽馬馬畏船不上敦發伏擊之
盡斃又相羅之人乘輕船載米粟雞鴨餉瑱軍敦裝
人伏甲士于中瑱兵來迎出士擣之此後雖有實餉
實附者瑱謂之詐不敢受如此歲餘而瑱不能制也
可謂神智矣○有遇妖于意外而知所以破之者神

智達化之流也吳將賀齊討黠歙賊陳僕祖山二萬
人屯林歷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
可攻乃募健士作戲戈密于懸輪賊不備處以戈柘
山爲緣道夜令人潛上多懸布以授下人得上百數
十人四面分布俱鳴角賊謂大軍悉上守險者皆
走還依衆大軍遂皆上賊善禁刀劍不拔射矢自
齊曰雄勝五兵還丹全有乃雖有勇者皆可禁令以
無毒之蟲無刃之器攻之又何禁焉遂人持木楮刺
陣四合鼓向賊賊驚術不驗悉潰平之此破妖之智
也○有起幻于意中當其所用者如王充欲攻李密

民書兵部卷之一

子八

充自言夢見周公教我急討當有大功不然兵皆疲
死乃立祠誅水兵多楚人信之請戰破密此用幻之
智也○齊攻原丘趙孔青將死士大敗之得車二千
輛三萬以爲二京寧越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趙
古善戰者莎隨貢服却舍延尸車甲盡于戰府庫盡
于葬是謂內攻此戰勝之奇智也

附談兵撤奇

龔居中

蘇子曰人君御相以禮御將以術御賢將以信御
才將以智傑然于庸將之中有才小者也傑然于
才將之中有才大者也才小志亦小才大志有大

養驥驥者饑之而責其千里不得也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搏擊亦不得也○將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麋鹿興于右而目不瞬然後可以制利害而待敵○凡兵上義不義雖利勿動非一動之爲害恐他日不可措手足也惟義可以怒士士不可以戰凡戰之道未戰養其財將戰養其力戰養其氣既勝養其心謹備力耕以養其財○游以養其力小勝益意小挫益厲以養其氣○不盡其所欲爲以養其心士有餘勇有餘食雖併天下而不厭兵○老弱亦不可無也無則無以耗

敵之強卒全吾之選鋒○人去我取內嚴外驕所以用險誓士必死以寡突衆所以用輕師震不亂慰士潛機所以用危待受問探反爲我用所以用愚○卑和設伏出奇所以用畏五用者皆反敗爲勝也故戰勝不可專勝勝有反敗之理勢敗不可專敗敗有反勝之道凡急而疑巧而逆事有形勇怯兩主權分皆敗道也士饑而對所愛則憤士恐而身先則勇士失期而殺所懼則懼士惑而爲鬼詐則喜皆勝謀也○吾所短抗而暴之使之疑而却吾所長陰而養之使之狎而陷凡陣交先人有奪其心後人有

待其衰○馮道根曰怯防勇戰○以少擊衆避之于易要之于險○先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則勝○彼此俱利之地則讓而設伏○所愛而傍襲之○杜預曰料衆以攻衆衆存則食以攻食食存不攻料備以攻備備存不攻○用必晨用寡必昏○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不可擊有敵有難行也逢大敵而必關○而無兩也○可擊有五形未陣可擊未食可擊可擊後至可擊奔走可擊不成可擊勤勞可擊將弱可擊長可擊半渡可擊不暇可擊險路可擊後

擊○可擊不定可擊○許洞曰敵將惟勇我則用古法以待之敵將若善用古法我則逆用古法以待之○新智貴反古而用之

以上原缺

辰陽氣入焉。非既今乎。衆曰。啊。必爲然。匪帝命。勿爲相。吁。極微帝。帝怒。不許。喻子曰。噫。真好事矣。夫使突而用字。則非所謂突。而欲爲處突中。計則必事於爲宰。爲宰之計。出自突中。則必無見用。不待智者再籌而決也。雖然。亦見好事者之肝膽。不因其必不用。而竟無言之。亦以動帝之仁。而明庶之幽。其未動未明。非所計也。則今日之愚武策之謂也。龍德自言。

世所謂策。皆查集古典。最膠而就于今日。一無所係。喻子就今日時。今日事。言今日。厝置篇篇語語。

鑿鑿可行。待知已而措之。蓋其所蘊。不盡于斯。而斯錄也。聊觀其至盛之一倪。其登壇說邪。其茅廬論邪。突宰之比。殆將自藏。恐夢卜之來。良玉者終難辭于鑿也。濟西友弟樊世純言。

策要二十九條

防夷

策問中國久安夷狄久服。其種復生。吾欲剪盡以防後災。爲之奈何。喻子曰。天地之所生。固不可悉除也。盡其在吾修吾邊城。密吾墩堡。國吾屯田。厚吾屯兵。平民處內。屯兵在邊。多設阱垣。虜馬不易至也。

國書兵部卷之二

屯田

策問邊城沙漠風掃。礫飛不可屯田。爲之奈何。喻子曰。地惟其有用也。沙漠風塵不可養人。雖萬里安用之。寧棄遠而修近。密吾堡。厚吾兵。賊息而耕。賊來而戰。以成其守。不與賊爲。奔逐設機而陷之。虜至必敗。去則遠我。所棄土。彼亦何利。屯田之法。以地養人。以人守地。用固吾疆。其亦可也。

屯兵

策問屯田可。問北地人稀。軍籍久耗。無所得兵。爲之奈何。喻子曰。江南地少。而人稠。率衣食不贍。窮民大

斗老而無家今以法拔其窮民一無根柢者徙之中
原以實荒土官給牛種屬籍而植之則北民衆矣盡
發天下之刑徒罪人實北邊督令屯田則屯兵廢矣
南人多徙則南地少窮民罪徒盡發則法嚴而民不
玩矣少窮民而民不玩則內治修矣內治修而外圍
備則一舉而二全矣且罪犯充邊物得其所帝王之
道亦大漢之所以服西域也

屯制

策問欲密墩堡以備屯制其道如何喻子曰江南庶
地方一里中輒數百烟邊地卽不能如但牽長而處
兵五十步爲一甲甲置一墩處五家隊長治之五百
步爲一里置一堡堡處十家以制十甲同六十家旅
長治之五里爲一小城處二十餘家以制五里同三
百二十餘家裨將治之五十里爲中城處四十餘家
以制十小城同三千二百四十餘家屯將治之五百
里爲一大城處百家以制十中城五十小城同三萬
二千五百餘家大將軍治之計千里中屯兵凡六萬
五千餘家家點一正兵二從兵入籍戰則正兵當先
從兵護後守則正兵登垣從兵助代其餘老弱從役
婦女爲衣食家之男千多者分繼鄉兵鄰兵子乏者

取多者繼之大約千里中有十萬之師亦可以守矣
無事屯田足食有事則官督內地民夫輪餉助之仍
以內地將兵往來策應之屯兵人戰而家守內兵氣
定而力全常勝之道也

屯勢

策問墩堡雖稠長則不聚賊統鐵騎衝其一處爲之
奈何喻子曰吾厚集爲正以當其衝密伏左右奇兵
以伺之賊變而冲左則左爲正而右之左右爲奇賊
轉而冲右則右爲正而右之左右爲奇此奇正如環
常山蛇勢不可敗也

陷賊

策問賊人多馬越潤起堵我兵雖守力不可禦爲之
奈何喻子曰墩堡之外多設瓜菜園圃多垣塹垣塹
短而多彎垣塹之下又多多壕壕多草棘深淺難辨機
阱素設邊人禁與賊通賊至輒陷且伏人于外而覆
之馬之利者勢也入灣則勢住矣垣厚而難夷夷則
吾兵輒擊之且入伏則不可出不入則來無所近賊
欲全歸不可得也

却火

策問賊至追屯夷塹未得窺吾草樹以火攻之爲之

奈何喻子曰屯兵之家高土穿穴平沙築舍舍以泥成表無枯草墩必有井垣間備坑賊至則韃水至坑常備噴筒以防木棚木柵之外固有土垣火難卒至惟棘草諸物可常濡之樹則吾兵所伏當力保之賊馬必不能以長技角吾短兵于樹木之間且器藏于坑食藏于窖兵有津不容酣睡賊遠至不能久攻雖有火攻無大患矣

急難

策問開國之初事多草創屯政未詳國既久寧屯事日廢漸至無屯惟賴內餉以養邊軍邊軍久弊名存實亡老弱疲瘡徒托其糧忽焉難發一夫不張邊臣借路不圖久長婪彼爵利啖子疆場當此之時調發無兵有兵無將爲之奈何喻子曰速聚軍民入大城清野堅守慎勿出戰近邊速重募土著之兵據險設伏聯絡相制慎毋野戰內地速起宿將馳赴邊關分兵訓練連壁共守且毋決戰賊必不逞矣

汰兵

策問欲募他兵先汰舊兵舊兵雖疲國法久弊則不可汰汰則速亂爲之奈何喻子曰先汰後募是新入未至先失故徒外亂方未湊起內變也法先募材勇

于邊關賞而令之令而訓之乃悉閱舊兵去一疲軍卽補一壯士一閱抽添一分不三閱而換其弱半矣去疲得壯誰復異言以壯去疲誰敢異狀察稍有不服者輒拉出斬之待汰補定乃部分之仍以舊兵所存者爲老部所募新兵爲新部各取其才長者爲將及長則無分不相下之情而衆皆服矣

勿戰

策問既有名將又有募兵似當決戰奈之何長守爲心毋乃太示弱乎喻子曰噫此以國予賊之說也夫知己知彼兵之道也彼卒然而發必其預情有年鋒

圖書兵衛卷之二

六

不可當我急而集兵必其承平既久人不知兵兵不習戰安可以試敵也惟勿戰則有可戰之形一戰而形壞而氣散不復可爲矣

長計

策問我兵既集用餉苦多內府不繼欲一戰決了其事將奈之何喻子曰梁有富翁千箱萬倉誓不更動日用之計必取諸耕忽遇荒年田不粒收家有百口持三日糧以待耕熟耕熟則生不熟則死百口死矣千箱萬倉委之鄉里鄉里盜之一日而盡今此之謀亦猶是也夫財以救死與于誓死以留財豈若捨財

而殺死于爲君而值此當發餉以資邊勅羣下爲長策爲將而當此任當盡充國久長之計寧請死于君母喪師子敵寧捐我身族母棄百萬之生靈則可也

收馬

策問邊兵既有我糧亦運虜騎猖獗或東或西攻吾之一吾不及知吾將遜之彼已逸去似此亟援將奈之何喻子曰子營壘外多築閘壘掘坑設機以陷之置竹婦木鹿以滯之透地沙囊以縛之排空天目以羅之放以石砲收以地車賊馬雖強一無返也

攻堅

秘書兵衛卷之二

策問賊兵堅甲人馬並施其來如山不懼刀矢吾欲制之而吾器久鈍新器不敷其技如何喻子曰銷吾鈍鎗缺刀以爲方鐵鏈或作虎拳併長斧及又排山以拒之馬足雖介長斧可斷甲不可入鏈之則泥賊雖鐵寨不能全也

車戰

策問賊騎極盛倒海而來我馬盡倒我步盡僵仆以待其蹂爲之奈何喻子曰勿用吾馬只用車兵車名活處其體變化其用周備步卒登其上守其下出其間賊騎來盛止而當之靜而待之賊過車箱箱前長

雖疑指其馬賊氣不逞車乃驟進車上鈍賊卒車下鈍馬蹄馬倒卒死餘賊必走

居中按別有鐵頭神轉車尤利害併火車附後有圖

空城

策問賊乘無備其來孔駛累破我城吾民避地日夜不止止有孤城在賊腹裏內糧不敷外救不至爲之奈何喻子曰夜以兵車護民內徙晝則囊櫓及繫駝草及柴車馬運之如濟孤城至于城中以秘法用之度賊至而餌之空城而伏納賊于內塞而焚之孔明所以敗曹卒也夫守必無爲不以剪賊或徒棄之愚

秘書兵衛卷之二

則甚也

步兵

策問賊騎交至我馬盡斃我舊車不堪新不及製止有步兵不得引避爲之奈何喻子曰擇山林險阻而據之積木石爲周壘乘而守之車牌在外火砲第二蓄鈍斧之士養力定氣待賊稍敵卒而犯之可解圍而出矣

養馬

策問縱有堅車可以不敗賊騎條來不得則驟去車不可不養欲追之必藉于馬吾馬皆不可用如之奈

何喻子曰凡教屯其卽任屯將自使其兵擇其地養其馬一用北狄養之方選極堅銳者養成之使耐饑渴可以七日不住牧歲試其馬如法則賞臨敵馬良則賞賞馬于入在賞人外不然而罰之極失則刑之非無馬矣夫賊至吾必先伏輕車竹婦不鹿以斷其歸路然後用吾馬追之則吾馬之用力也易而賊之馬皆吾馬也不有先斷何以追也居中按今日之追賊者是護送其行而望候之非追也

守備

策問車馬有方大兵未集賊以大衆攻吾之城石砲

擊城腰木墮陷城脚砲鏡不傷矢石不及如之奈何喻子曰濕氈布以爲帷挑出離城七尺雖有石砲勢殺而無傷鎔鐵汁以沃木墮若賊蒙濕皮以避汁則懸鐵蒺藜鈎搭去之鎚其墮或掛張之金汁仍可及也更間時築土牆于城外樹木柵于牆內乘壘而戰之火砲尤易施車馬皆有用矣既不爲營于外城又不具器于城內賊百計以爲攻無一物以備守吾不知所云守者何事也乃浪謂戰哉吾誰欺

集衆

策問調天下之兵兵不強選國中之將將不勇大舉

無期國事日非爲之奈何喻子曰急則選衛胥以爲兵爲其親上之義素所習聞親戚根基尚有所着猶賢于無籍野人利橙而伺便亟走也緩則禮英雄使集英雄上士聘則下士來矣智者歸則勇者赴矣氣機之相動不待告令而遇也如是則將勇面兵強若曰常格自定體面自尊號令召人輕之而責其死彼願死者不欲其輕乃輕至者胥詐而國伴欲人之集非可得也

大舉

策問禮下不惜重祿不怪苟得人心何道以運之喻

子曰選大將爲統帥分諸將爲諸部備良車駿馬健步多火器鎚斧堅被服笠革十萬精兵結爲國陣步內而車外車正而馬奇車陣而馬遊鼓行而前轉戰萬里可以不敗犁庭亦易易矣

聚苗

策問門前橫山深谿道多箐石苗夷鐵脚奔走其上如飛官兵不得近趕過一山又入一山萬山無窮兵不能追官兵一退其賊復出爲之奈何喻子曰不宜追之宜俾而出之誘其散而衆之聚而一出始玩而致之既設伏而待之谷而火之諸隘口盡然賊之出

者罕矣

用夷

策問中國多事賊玩吾疲今且聯聚攻我大城絕我官道地勢險阻我兵難進如之奈何喻子曰惟用夷以攻夷厚賞則變夷至矣卑禮則閩士用矣用閩士入蠻夷得服吾威德者計討其叛逆者而後可變夷不得未可以急圖也

問賊

策問蠻夷負固不服吾威頑類不靈非德所化吾即說之萬無一從如之奈何喻子曰彼既負固未必一

國書兵部卷之二

十一

尊卽尅回尊未必不一既頑不靈必無仁義既無仁義必易乖離故苗雖款類思尊想大未必無心傾軋險圖未必無隙特同患之際方相聯助耳宜陰集我師陽緩其進仍遣閩士察其點策說以大圖使取方

或先詳之

得具意尋審其謀使之相攻

諒亦宜皆遣武爲謠讖布之賊中使賊上疑叛下懼誅強怒弱畏強必自交誅天兵乘之可望勝矣

攻黔

策問閩士雖遣蠻夷不武併力攻黔欲棄黔中恐絕滇海欲通滇海大費兵糧何以處之喻子曰竭易盡

之兵糧委難填之山堅取無用之蠻嶺靡有命之蒼黎無策者也與其遠攻不如近守則黔中可無事也黔兵必不能大出卽防之第西塞敘瀘東塞辰沅絕之則已滇海之路開廣西以通之厚集吾衆俟賊氣稍衰發滇中之士擊其南進川楚之兵入其北仍以招降爲名用間爲謀用蠻爲攻又一道也不然浪戰而棄民吾不識矣

擊蠻

策問苗蠻猛獍聚散如飛出不可當入不可羈吾欲擊之其技如何喻子曰苗蠻甲少而竹鎗多水少而

國書兵部卷之二

十二

山多惟以官兵練火軍集火器運輕巧火車結火陣以擊之每行則火車火牌居兩廂爲衛火刀火鎗火砲火箭以次居中按隊而行戰則火車火牌在前刀鎗翼之以合兵砲箭乘便而進攻之或追擊之不用大車不用多馬隨處結木石張皮帳用泉濕之以爲營遇賊惟以火攻此擊蠻之技也

海防

策問北征南勦既有道矣大海之中進有倭夷近有猾寇出没洋島何以捕之喻子曰倭寇之來惟用禦之母使抵岸倭人極勇登岸雖終死殺吾人必多在

舟則難勇難施彼舟若小吾舟用大彼任疾吾寧遲順風與流而壓之不順風與流則先避之彼舟若大吾用其小彼欲戰吾寧走誘之于淺而困之深處則避之大舟重兵居深水及上流上風小舟輕兵居淺水及下流下風變幻出沒以制之使海民饋食火夫續火藥賊每至卽如是出兵與之聞暇持久賊不久而敗慎毋交船急戰也

格中技向時備倭者見舟來一躍而出投戰被殺盡又督後兵繼之是殉也可嘆

制賊

策問遠倭易禦近寇難防招之未必來捕之不可得

四書章句卷之二

十三

彼船堅而吾船敵彼士猛而吾卒疲將有大患何以制之喻子曰此猶背腹疽也早治則速發不治則自發自發者遲而禍大治之者速而禍小然天下有事安能治之既不能治則必防之防之者必毋惜錢穀製吾船更堅于賊之船簡吾卒更強于賊之卒重禁火藥之私賣私賣者法族而以官通買之設重兵于江海之間制上江之舟不許下海制海上之舟不許入江絕其米布銅鐵之財賊自散矣

水戰

策問江海之防久懈舊船已壞新船不繼器械不周

卽欲水戰其技如何喻子曰造靜江龍舟大輪沙船外若民舟邊用完木頭下尖之尾上闊之輪轉于內暗行而人不見外具硬木架臨陣盛張草帳以當砲石乘戰而軍不畢露又爲于母火龍舟專妙火攻乘母就賊抽出其子母舟盡火賊舟不得脫子舟八槳于外八輪于內往來如飛又爲陷賊神舟乘以誘賊皆水戰之奇技也

勝舟

策問水戰用火恐不得風又恐風逆自燃于舟欲常勝之其妙若何喻子曰有逆風之藥與順風之藥藥

四書章句卷之二

十四

各一具紅黑其筒以辨之火器皆用二具迭築迭放隨其所便而施之已之既遂用法藥製更不染火靜江龍及水龍俱有外蔽雖衝不壞盡夾其底難鑿不沉此常勝之舟也

外篇

○潘兵義○足簡議○既完議○平規策○疏東信志務○平夷要務○平明議

潛兵議

青螺先生郭子章

永樂初平江伯陳瑄帥舟師海運途逢倭賊內寇擊之于沙門島寇殲焉今江湖漸直漕舟萬艘艘十軍人領行月二糧五兩五錢多募外水人也皆壯健精便若節閘之可得雄兵十萬但銀當悉付外水手令

各衛所數軍實若干名除旗甲領運外實有駕車若干名行月二糧郡縣以時解糧道先給四箇月餘六箇月差官解運不入運官旗甲之手初年每名扣銀五錢以三錢蓋造營房于造船廠以二錢作器械號衣自後每年扣三錢以二錢修理營房一錢修理械衣開船之日使之駕船朝夕食米自有本船耗糧舟過淮陰總漕軍門大閱散給六箇月糧銀運船回南令各運官押空過淮細開外水死亡逃去若干名實回若干名每船仍令順帶北貨六十石以備日夕食用既回之後各省糧道安插營房間一操練以備下

秘書兵衛卷之二

十五

年出運諭于曰誠如是則伍兩之累即在舳艫之中不勞湖派之費自有飽饒之眾矣即今日行之其及也失今不為而後言哉

足餉議天啓中
西張儀

光三先生丁魁楚

奴氛不靖國用弗足凡為臣子者所宜共計況職備員計畫寧不嘔心籌慮但議商于今日亦苦難矣思不繼則帑藏為難虞自亂則民旅為難再加豈容復加屢請詎能常請至于初始恐為禍端則首事尤難他若一切屯田水利等大政又無近功職是以自悉其愚除已經當事屢陳與不敢開端外于不能籌畫

中安臆籌畫于萬無裨益中稍圖裨益有所議六款開後

一議本色夫懷金而餉不如數米而炊今之議餉者計銀而不計米當此師旅踰時饑饉洊至山東北直民多轉徙山海之軍于既千錢不得斗粟天津之官辦將買利浮干軍需不惟騰踴非常抑且搬輸無地益在平日取折色于南收本色於北誠為至當之規在今日既已徵南以實于北又因養北而實于南是率天下而路也合無題請將各省直新例從近河郡縣徵本色解邊新例納監生員吏員等例亦如之

秘書兵衛卷之二

十六

責各地方官公平顧民給運解續後造般雖初始于今而樂成于後彼民輸本色應無五月之誥而船給行資不憚三江之險較之召買費用為廉雖北地苦車而長陸亦少更各從直兼收雜糧碾米解邊以便士卒既省閭閻之賤糶不煩商賈之爭趨庶果腹王師而用張天討矣

二鑄各銅夫布帛菽粟不便流行銅貝金刀藉為徵信苟其通用何獨朱提苟可鑄錢何造雜色今開鑿則云禍始行鈔又因權與脂膏殆竭于西南米府半傾于東北畿輔之錢踊貴山川之殖耗虛而大市以

至窮鄉金人玩器積年廢棄雜色之銅悉聽商人販賣以爲巧器或作假金是遵何說合無題請鑄各色銅錢貴各省直鄉市盡行毋阻用官價平直于川湖買各色銅併盡收民間各色廢銅就各處鑄之如青銅貴于黃銅則以青之一抵黃之二如白銅又貴于青銅則以青之二抵白之一紅銅亦然且白銅紅銅既用于錢則造低金假物者亦少仍嚴禁僧道化銅悉銷玩好閒器則本須毀像已足興爐矣

三汰冗費雖有江海不勝漏卮故生衆期于用舒清弊先于去泰今中朝匱乏四海虛耗猶且靡麗爭工

擬書兵部卷之二

七

奢豪莫底或厚費徒供過目或豐貨但給羣嬉無窮之窟堪處有用之財可惜合無懇請自堂皇從儉以風勵衆人土木之工宜從樸素儀禮之用勿尚繁文服用略省煩微免疊棟之木救邊夫之微骨賞賜無須照例減盈階之樂療戍卒之饑腸或武職冷衙宜汰美餘拖欠宜稽稅宗室之疎支使之自求生道或亦救時之一略也

四權予罰夫貨予之途漢唐爲陋贖罪之典周世已興惟我國家既輕重之有章但纖須之未屑耳然經費既難措辦則錮鉢不憚周詳今巨室饒商土豪

富戶皆希榮惡辱好爵輕貨施括取則非宜行于罰則無弊合無題請各地方官諭富民助邊者計其多寡遙授官銜其現爲官者許助邊請封其有罪者助邊贖罪凡民訟小罪皆以罰贖同徵本色以助新餉納之廉既有民情之便子之便亦無國體之傷特在各省直上司嚴禁有司罰折色人已待助邊之民毋或非禮斯可行耳

五貴捐助夫共樂者共憂而同患者同濟今國家既事危邊臣子誰能高枕各官則既已捐俸小民則既已加征富民尚有供輸親王尚有進助獨茲勸舊

擬書兵部卷之二

十八

未展忠勤雖先世固有功勞豈後人不同休戚況漏舟同處孰得先登死地爲憂莫如相救與其買田宅于南方曷若補給屏干東上諒世德之攸積必有丹忱但鼎食之豐儲尚需明詔耳合無請勅各世舊毋耽歌舞毋縱宴遊毋競繁儀毋侈觀美既享國家三百年之厚祿宜爲廟庭分一日之憂危其願出貲助邊者優詔褒之或未賜服色者賜之或請名請封者許之其不願出貲或家有材客兵有世傳不妨奮志請纓帥師行陣當寵勳之一隊刈羯狗于三韓未必非世臣之心也

六禁異道夫愚民易與爲非鬼神所以媚俗由以彼無憑者視爲有憑遂以此有用者置之無用今江南一里一寺廟半里一菴堂江北亦無市不科排無鄉不建造其中復設土形銅像更多遊食邪人積經做果盡作妖誣白蓮無爲乃其尤甚將爲世亂先耗民財既養之彌深宜去之有漸合無請詔天下自後不許異端化募民間蓋造講塑修懺會衆而民間男婦不許聽從妖黨妄費錢糧違者重罪其富貴家素行施捨者諭令調卹窮民或助軍餉不許從異違者重刑則遊食之夫自歸于軍民而軍民之財不耗于妖書兵衛之二

邪說誠責各省直郡邑力行之當亦軍興之補助也要之六議悉本成說強對明問伏聽施裁爲此具揭

妖黨議

實寶子喻龍德

天下承平已久中原民物繁極欲凋教化不與妖僞日昌狂愚之輩易與爲非憂國者不可不亟焉也自漢以來凡妖黨之昌未有不亂天下者也今河南北各郡縣白蓮無爲等教鄉聚里集各以百千萬計晝則一人登臺千人叉手號曰講經夜則男女鳩室少長雜鋪號曰滾井或習妖術或傳妖書或招妖言衆胥思變有司不問刑議不求當路不聞朝廷不

知若以爲無害然愚竊以爲天下之禍在此矣近年山之東經嘯聚矣將來歲殺詎必常豐一或湧魁鯨蟪地不收則彼衆無食無食則必爲盜方今各郡縣門空設抱告之牌若謂待訟之者而行捕殊不知此輩居恒則不冥人等故無與訟之無與訟之正天所以養亂妖衆所以成禍而各郡縣譬之守決隄待橫漲衝而忙補弗及也已夫居平而民不片調及歲凶所在突掠則萬狀紛填填衙控額文書呈遞如毛如雲然後院司不得已責之有司有司不得已所在捕之衆不可捕矣必率官兵官兵起則彼愈聚訪之益

妖書兵衛之二

二十

嚴賊亦多攻之益急賊益堅堅且多矣則據山陷城聚器積糧而中原之民魚肉者半官兵盛起而狐馬糾丁調夫徵敵中原之民苦於官尤甚其苦於賊也於是必有殘民効尤如病之在肝者傳之腎矣妖亂一變則爲民亂民亂股必有豪傑起而倡之又有豪傑爲國家勦之倡之者與勦之者其利同也天下事無亦方微火毒逆發如腎水涸病遂傳胃而天下事雨爪風髮遂不可言矣方今當事者疇無慮及此而明知而默聽之蓋一則難首事恐有不測之患不思患遲斯大蚤則易也二則各恤身家冀考滿陞遷經

營祿位 國脉民命固旁觀耳三則託爲福罪之說爲子孫修惠澤致悠永使利於子孫而虐於人寧必顧若夫已之弗利雖寸木加人曰冥罪焉豈思絲燭是遺萬山之殃數戾人之不忍寧使百萬生靈丘崗而流血也且夫祖宗養士幾三百年至此時事曾無一人引深憂抒巨力除洪害而享富貴者豈不謂所享皆 國家泰寧之庇竟不念相保誠可痛爾愚竊爲今計者妖魃已盛將不易衰教化之術今遲百年預防之策今遲二十年矣然不能藥以至病重病重又烏容弗藥方今之藥治本者不及正其心

公書與新公之二

十一

莫若奪其氣治標者不能弛彼族莫若振吾威鍼灸先施則其類不勝計矣若鈞其領袖焉幾可也起講約之舊規責各城集鄉落擇有養者朔望鼓衆申戒禮義記查善邪而妖教之氣奪矣此道移之也訓練鄉兵擇有德者爲隊領袖教忠義習紀律除器械使聞威而憚此力制之也文書下各處同時發捕布告羣從不究縛魁至者賞焉貴每夥獲主師一二人遽斬以徇此急拯之也三舉具然後分編保伍禁異說明孝弟談忠信誠非爲嚴連坐之法則妖羣不殄而化盜賊不擊而消而亂根永絕矣若夫裁未而遺本虛

攻而實疲如騎者不路欲馬不行於草奔漁者不筍欲魚不動於江湖有愈狂奔愈跋扈爾然及今默聽其言復可爲已 愚浪跡中原耳聞心悟當今艱難長清平安忍見稂莠繁元坐後刃樂而山野之人生世二十餘年未嘗陳滴墨於官府益自分出言如鴉鳴宜衆惡之併持竿擲石焉雖忠弗合也所懷靡吐自筆之爲議云

擬上平夷策

萬曆已未冬稿

布衣臣喻龍德

自奴兒豕突遼海騰沸天下之建議者古敵筆禿而聽者耳壓鼻塞設迄無成算 愚計之皆未嘗透於

與計無窮之二

十三

幾而熟於識也凡國家舉事行必先知用兵之知莫先於便已知彼所以勝而後思所以制其勝知已所以召而後思所以變其負此必得之數也今奴酋之常勝有九我之常負有九我之今日當而無濟於事反貽後災者有九其力行善謀變常負爲必勝轉百敗以成大功又不煩多事以擾天下者亦有九請爲陛下詳陳之夫東北深山絕漠大熱苦寒人與獸同不避寒暑好奔鬪而我民不耐軍多南賜思蔭來輒偶弓矢膠液兵馬賊其不敵一也夷剽硬木以爲矢操強弩發不必遠而射命中中必斃而我桑弧柔

角弓肫三不及奴之一集竹爲箭工多而成艱發高而中寡雖中立拔十不及奴之一其不敵二也夷地一兒生卽習刀劍鋼鋒磨礪明黑相隨慣便而弗苦我兵無用日久操演則假名借器替更應熟以蒙故事及急用計無所出亦猶然爾且軍中饋餉鈍缺疎泛強持未遇而先然其不敵三也夷人健而革輕我人罷而甲重負甲而行不可以亟兄挺馳乎其不敵四也狄以馬爲家以跑殺爲務養之善而善走驟壯體雄羣驟則勢如崩山而我之官馬病羸應役瘦餓羸靡行久敵策立久欲伏以當胡騎迎風先倒其不

秘書兵衛卷之二

三十三

敵五也奴羶腥之氣一丈之外使南人不敢聞而遇却泥瘴惡兒極其毒虎可畏今人欲實匿無地而我且兵不素習舊軍皆老弱疲癯有糧無人名存實亡新軍又牽持給數類望旌旗而變色又不待見虜而後逃亡自踐跡者其不敵六也奴歷緣艱阻畜謀深遠收中國亡命効力竭智大用小用無不聽從從無不驗窮徂極詐若出神怪而我中朝皆制稅之土居中則想像描索如隔山搔癢或委之邊庭聲喝而股慄砲動而床顛平日所虛想又若盡喪間有武弁微長下僚片語又不蒙察是以寇至如嬰兒之遇虎不

閉門不伏竄坐供其啖寇去如燕雀之賀堂安以待其復來其不敵七也奴不愛爵祿不吝金帛子女以鼓舞材勇不得於中國不安於分者情致身事焉而我有用無人有人無用匪財不起匪名不拔虛詞腐說滿於朝野奇謀秘術伏於丘壑致間諜不施偵探不得伐交無計其不敵八也奴有重賞卽有嚴刑上下情通法不少貸而中朝君做臣臣做民民不敢貌官官不得貌君雖閭閻之章不數下非閭閻大臣之章弗覩也請餉如拔山內者斷乎不出且外者欲盡入而百萬蒼生血肉糜爛哭聲數千里弗聞也姑息

秘書兵衛卷之二

三十四

有位刑措不用俸祿則爲管樂路厚則爲龔黃以止祿爲深誅以爲奇罰殺其屠我赤子碎我士馬剋剋金錢以利其身家而擲我山河傾我祖宗基業使宗廟子孫俱不可保弗顧也其不敵九也此九者奴之必勝我之必負所緣然審矣方今猶苟苟營營東牽西拽不得要畫徒徵兵於內地或至南方其路達浙兵至柳泉店舍強買酒飯食已牽馬就高墩三爬不得上而猶墜疆聞東夷未來相慶以爲無事不出關想天下徵兵多此類也百十中曾無一兩人可用彼得空則路亡不得則抵關而操命必不能戰

守徒費資糧苦民命而投地方此無濟而貽害者一也秦漢以前專用中原以北羣雄分土各用其國不必併南方也戰伐何嘗不武器械何嘗不周今乃取弓矢於閩越役夫搬運風雨蒸鬱將泅爛敝脫十不一用而費萬里之勞萬家之苦此無濟而貽害者二也官兵應點之刀戟劍斧皆百不備藏之一而猶然取庫中藏物支持耀采不能架隔而徒資搶拾此無濟而貽害者三也鐵甲明明無用猶然取之工部施之步平馬乎能戰乎能走乎但以鐵腕奴而受其斃此無濟而貽害者四也互市之馬必不長差養之馬

二十五

必不肥支糧之馬必不飽不能奔闕而待病殞或士自刎殺徒耗民命此無濟而貽害者五也調山陝按兵而強者不至調浙直兵則人地不宜調土兵則磨戎心官招兵無法則應募者逃使人自招兵則大俠姦賈借大名義積糧集衆或陰圖不軌心疾不愈而胃脈潛傷症傳深矣此無濟而貽害者六也使京省撫按募各處謀客以備材官臣竊意子房諸葛不應募也取之輕應之泛予之難得之易彼不過冀微資內贖而以迫阨之身浸嘗於險實陰祈幸免耳此無濟而貽害者七也捐俸於官減工食於吏胥是猶不

善持家之主欲儉其貲使僕妾俱無飯也弗食弗作中外虛無人不數日而家立破矣善持家者正欲其衣溫而食飽也但嚴督其勤威撻其怠罔不與也加派於民取稅於商如聚四支之血於頂項也況今之聚極矣門支枯絕況復抽吸乎血盡攻於高頂必癰水盡積乎宗廟必潰何則物窮斯變勢極而反也此無濟而貽害者八也褒封祠祀不容緩者則徐徐議禮無一決成事不容諫者則議助依援優容互庇公積不照人心隱其事終不忍言矣此無濟而貽害者九也九者今天下之所行而臣愚以爲由今之務無

國書兵部卷之二

三十六

不可收也有一策於此不必騷擾四海震驚天子但任一諸侯擇一智謀忠義之臣專寄閭外以一國之財力盡委之三年顯之以公侯師佐之號重之以生殺除授之權付之以居中臨外之地處之以處靜制動之勢此專任之法一也先發內帑數百萬暫聚材勇死守邊城深溝高壘叢壘陷坑機橋地砲鐵汁神車鐵蒺藜等諸器禦備堅持勿戰清野徙民於內而軍城處外賊來時出疑兵設奇伏以擊之或揚虛勢以震之此守邊之策二也次下詔罪已免民田加賦

錫諸路稅權求直言命大行人畢禮厚幣徵各省直賢良兼使各道郡訪求聘薦之得士者隱還士賢者厚用才者稱其能使之使任專征者置智謀之士以爲腹心即使腹心之士逼求天下之智勇以備會僞以俠徠俠以僧道召僧道以徂詐引徂詐以賊盜招賊盜同歸於正用或豐沛或少林或柯家或蠻洞以及市井山林湖海無不可求有功名富貴以動之開誠布公以服之而心腹之人說勸之慷慨願忠而效死者衆矣則智勇可駢集也智集則腹心愈滿勇集則爪牙張奮此求士之方三也使善匿者守堡燒燬

圖書與商卷之二

三七

臣士孰賢孰才孰忠孰佞然後使智術之士潛相結約異色喬扮或僧或道或巫優醫卜之奴之虜之高麗之奴則多合奴之所好先後佯叛出塞投之奉身曲意悉心事之輸我不要之實於奴則使輸之奴弗疑而用則乘間而交構之天書地識謠曲陰謀造而布之何臣何子婿何士爲叛爲姦何人合得大可汗務使賊上下內外同輩猜忌橫生從中自亂奴首可砍也之高麗則命使招諭之其實附則使師臣爲之練兵以拒奴其陽附而陰與奴則必却我師臣我則

使謀士間之佯作高麗質附我之謀與其書表洩之於奴旋作奴欲併吞高麗之謀洩之高麗高麗恐而不得不我附則受我師臣而事定矣其論西虜亦宜然更險曲以動之此間謀之術四也募山陝之士以足軍伍威福策力所在豪傑響應始時精簡漸至雄浩訓練有法分理得宜使謀士各從其所服之將使各將自用其所信之謀士而專征者總之師臣教將將教隊隊教伍伍教卒使上下一心無一人亂羣無一人不諳紀律此練武之方五也使各將士領厚車自購良馬家丁自養之總計其良敵以賞刑焉馬無

圖書與商卷之二

三八

害矣此養馬之術六也去甲而用革革則用片如鱗絨繩密貫焉大貫則用牛筋皆於三伏中生桐油透之刀鎗無迹疊之可以渡水而火亦不着此甲制之便七也奴器強必盡中國之長技以勝之我所有奴所無務使我能用而奴不能破也堅材作活蟲車行則散之戰則合之止則團圍若城四面皆可進戰則力拒以當虜騎之突始於車上用火器擊之硬弩射之次車間滾出刀斧或鎗手皆戴熟銅生革笠低頭雙手專劈馬脚車上車間長叉斧專擊人其弩矢半效北虜以敵近而以南蠻追遠火具盡擇武使遺製

爲之此制器之宜作戰之道八也與將士習寒暑明
方略矢忠義厚賞嚴計平日不分毫爽借百械極其
密謀極當心志極齊然後可出師出師不令夷知必
未出之先屢聲言出以懈之出則陸續進兵暗抵邊
城至期一夕聚而明旦達乎夷窟如天兵神馬不測
其下此出兵之道九也然後至一關可毀一關克一
寨即焚一寨逆亂盡殲無再舉矣此九者所謂化必
負爲必勝成大績在陛下力行之耳然此外事
未嘗及內未有根不持而幹盛者必先事發刑賞用
賢才得士民之心師旅之志而後茲策者可得而行
秘書兵部卷之二

也

建策平夷疏
臣伏稅 國家德擊三百載熙獲乾坤 皇祖龍飛
五十年太平天子南播東倭咸伏其辜番酋苗夷輒
就戮胡然羯殺遂爾鯨波益及日之豐來聚蟲之
蠱于是颶濤驚湧沙霧狂飛封嶺動于陰山怒猗走
于陽谷哭聲千里能罷盡作冤骸流血百川蒼赤同
歸碎踪怨氣蒸而海天慘蒼龍撼而積屍青疆場有
魚潰之形朝野有蛙空之象餽持于破谷兵頻平給
薪遂使邊畧之官遠左之地如竹筴泉流過續不止

不勝痛憤夫天下非小弱何受辱于么麼中國童之
人反鍾奇于匪類抑思冠仇冠冕或舉業遺珠吞啖
生靈屬中華亡命召亂之故其端甚明陛下煥發
綸音旁求草澤深宜周計最合人心是用保妻子之
夫方抱頭遠竄懷忠義之士正仰首長鳴良以名節
無窮年壽同盡飛蜂樹蠶于北固樵父浣白于東湖
狠許經綸能甘朽腐念臣力非護敕初頗談兵智運
陰符長授秘策竊盟心植節快意捐軀求知已之未
能欲剖心而自見爲功絕跡長羈旅備書實憤世
秘書兵部卷之二

革之弛痛邊報之鯁齒唇爲裂拳几爲穿負膺紫猷
主之尤置邊防周疆之念認揣摩于刺股思
迴腸而抱策違時投誠無自追聞 聖諭不恤微生
萬里炎天寧辭暑暍孤身險道弗憚崎嶇矢殞忘私
親戚不能止抵書投筆友朋不及援高風愧不伸連
祗切共危之念善守漸非墨翟後希旅踵之勞浪失
身謀狂言謬是固知草莽迂闊斷不錄于 朝廷妄
以滴壤纖須應無虧于海岱所不自愛敢爲款件以
濟當宁要非有干謂于此未忘尊主爾謹條九要
祈達九閭

一曰回天臣惟人子之于父人君之于天一氣相通
共情同事起形聲而洞曠大孝惟誠合微顯以欽承
至恭斯格昔宋景列邦之小主言遷榮惑之驥耿恭
東漢之徵臣拜揚疏勒之水故感無專而弗應修無
順而弗祥今怪變查與妖氛溢肆固羣情之不約詎
上怒之無因請臣陛下淵默省躬戰兢責已毋滋聲
色毋習宴娛時祀親臨舉國丘方澤之典早朝面謁
商內安外攘之宜兼之袷禘廟社務皆肅虔所以萃
渙解屯無非實政臣以星雲必景慶人物盡享嘉草
木于是乎蕃鮮山海以之而奠清天意是回人心所
歸書兵衛卷之二

奮安有大羊之類能于帝命之威

二曰恤民臣惟大君之于兆姓元首之于四肢散以
九州合焉一體氣融下節周流足以形全血氣臣
偏枯必爲癰潰昔漢文家給人足方雄薄伐之聲唐
德瓊林大盈遂召反戈之入故財聚民無不散而民
富君自無貧今財盡民貧山窮水竭舊賦尙無由措
新加更復何堪請臣陛下亟去加征重宣至意諭言
闡但布政恩嚴賄賂之誅紆閭閻之力臣擢清議
吏寬財賦之源務俾愚夫愚婦咸得其所庶使編氓
伍兩不二其心臣以盜賊不起于潢池魍魎自消于

原缺第三二葉

而致太平將中外振攝而軍將肅齊四夷尙關寒心
小醜能無破膽

回曰取士臣惟天地閉而仁賢隱賢才伏而邦國空
國以人維才惟國用孰無忠義之念取之則來誰犹
晦遲之思阮之斯去昔之奇舉族而晉國加兵于木
來居而秦軍止銳故折衝需于善士致治賴于羣英
今仕鮮忘家臣微徇國懷材被抑者道跡山林盛氣
不伸者竄身湖海無窮之禍方胎既堪灑血有用之
儒遂匿尤足痛心況寒始求衣草布自憐其暖饑而
欲食藜藿自謂其甘彼方親變以逞雄心我豈輕求
欲書兵衛卷之二

而採傑士請臣陛下隆儀下聘遍訪深求設博取之
科開陳言之路官無分大小重賞施于得人士不問
根基優錄期于有用聞守義即予官啣使呼黨與願
應詔則傳與馬使詣京師實德懋官偏才器使臣以
智士將嘔心而籌廟算勇夫欣致命以扞奴氛
五曰足用臣惟民之天在于食軍之命在于財士至
祿隨師行餉繼歲歲司農仰屋惟賦式之謂何嗷嗷
邊卒待哺豈荷戈之可得昔唐有劉宴脫巾之變始
弭漢用弘羊言利之殃良慘故聚斂盜臣統應奇戮
而生民宗社必欲全維今中朝匱乏四海虛耗幣涸

藏枯智窮力敵猶且紛華日盛飲食如流黷貨公行奢豪莫底往來供帳輒百千金間隘羹餼動億萬數間曹散局宵浮白而畫園基貳職冷衙網魚鰕而狎子母兼以富民盈積巨賈奇姦駕吏驅官傾孤烈弱製服于平御用施設擬于王家抑直踰經豈惟臣請陛下禁淫巧省繁儀撤濫供裁侈給清賦焚汰冗員旁收僭亂之徒總足軍興之計臣以轉餽不勞加派飽師安得徂征

六曰強兵臣惟盛世之民卽兵不煩餽運後世之兵預養實耗時歲無事則分糧如羆如虎有危而按籍

秘書兵部卷之二

十四

爲鬼爲狐昔宋末徽欽勤王皆藉冠中興宗岳民賊化官軍故意氣可召英雄而祿利能驅武勇今督糧召兵兵不至低價市馬馬不來迨兵至而老弱疲癯與無兵等乃無兵而空給行糧之用尤不若無兵馬來而驚駭殘瘠與無馬同乃無馬而徒耗芻豆之需反不如無馬況賊奴之馬總非我中國之馬可與分背而踉奴賊之兵尤非我故籍之兵可與對而相向甚者捕擄應軍懦茲臨廣驅推見陣就彼加鋒死一官又出一官後死屠數萬更添數萬供屠且官素食而罔推謀兵枵腹而無利器隗其衣鐵鑿我金錢無

方之用非宜多集之兵奚益請臣陛下求謀臣爲官擇勇士爲將以用兵人自選兵以乘馬人自養馬兵之壯弱選者之褒誅馬之瘠肥養者之刑賞發重賞募兵于山陝膏精銳而不多用說士約衆于江湖以一人而召百深盟大俠自致羣衆厚納渠魁遂招衆力餉無虛費人多實心臣以金條之復非艱逆賊之亡可卽

七曰奇技臣惟器械不利與徒手同甲服非堅與裸程等賊謀既役必有破之之方賊銳難機必有遏之之技昔鐵車藤甲難當西蜀之機謀長狄胡騎不敵

秘書兵部卷之二

十五

中原之節制故五技長于有祿四夷守在無瑕今不教之兵素非執銳之衆不良之器還增藉寇之資突刃繡戈望夷先擲敝衣短襖臥道自泥泥轡馬橫奔若陽侯之倒海夷刀莽吹如巨靈之劈山奈何以我生靈供彼糜爛請臣陛下允諫臣之請用智士之長主作輪城佐施柔板神其分合妙于轉移上施飛虎肱拳粉賊夷之首雖鐵淋層甲彼自分肌下出崩山霹靂撥僞獸之蹄任銅冶飛星渠先折骨龍鱗笠革千刀不及吾軍勁索流金百步而擒賊將尚有排空天目百人用之千奴同盡隻夷不及逃歸透地沙囊

半旅施之萬馬馳驅一騎不能生返別有隔山川而
起火裂土石以與雷石弩炎廬船械屋與凡涉符
秘算工華夷不備之奇怪出神行構陰陽莫測之妙
臣以迅擊猩羶之穴千里橫行靖鋤梟獍之根萬全
無缺

八曰守戰臣惟好戰未知能守漢武不及于周宣圖
人必先自完去病不良于充國不知彼已安問邊謀
不諒堅瑕胡肩重任昔郝昭七距之智諸葛挫其威
孝寬萬變之機高歡敵其力常山太守設器不及而
墮樂陵小城防賊得機而勝故赤心屏國者慮微遺

報書兵部卷之二

三十六

策束手待斃者志惑無施今邊郡大臣身不苦于軍
旅陣行微幸情不達于上官疾痛不循饑寒不問糧
無實惠志不知方斥埃匪真偵探無法九州之耳憑
夜不收之口唇兆姓之生係策不前之士馬賊去而
修城修壑賊來而開壁開門我有軍糧有火藥厚積
以需寇無遺餽無折兵入來斯得如竭油澆火掃雪
填川從古輪焉莫斯爲至請 陛下廣求謀士厚集
材官多發金錢工爲器械欲寧中宇先復邊城欲復
邊疆務完關海將分信地以遊兵爲互援士盡屯田
委良臣施善教導之忠義示以恩威結我人和張吾

正氣良材須久任勿負武功智將使自由勿牽文法
始築土營爲木寨以國關垣運鐵汁擲金拳以防攻
擊破木驢于飛沸却石砲以柔張以禦無虞而征可
獲乃遣異人爲死間賁勅諭于與邦伐彼交通疑其
骨肉中權陰定衆動事齊地利已諳天時已得然後
發天威之討與北伐之師臣以厝三韓于高枕直掃
而東繫萬狗以長纆混同之北

九曰急謀臣惟國家久長之計貴在遠圖兵家危急
之秋多求近效元神久散而弗愈之疾遂成王還不
從則改症之劑亦用昔管仲東海之烏喙周道失而

報書兵部卷之二

三十七

致富強武靈上黨之砮霜胡服成而興霸業世民長
策猶緣突厥之兵宗澤忠謀尚糾王善之衆誠聯回
紇郭帥令猷忠約維州德裕長策雖迭資女直蒙古
終亡趙氏之山河而屢連列鎮西蕃還擴唐家之甸
服蓋本根之強弱異而氣脉之衰盛殊故處全盛者
不妨旁假居最上者易于下求今山以東山以西何
方無倏烈河南北江上下所在有奇英皆隱伏而不
明或結聚而謀亂良以下情難達恐朝廷不錄其功
官府難承慮文墨輒加之罪寧無顯用欲苟陰圖請
陛下特啓天聽下從策士給之車馬隨以弓旌借招

諭之稱奉尺一之詔憑電波三寸之舌說柯陳二姓之兵北掠嵩下之僧東起蛇山之衆又分策士西召狼兵造鐵車于荆湖羅苗部于川貴苗兵鐵脚最捷推車狼卒素材堪雄奮擊柯陳步兵器械皆良革輜進以陰從胡馬逢而橫倒嵩僧奇技重用前驅合此四軍當得三萬出從西路入衛神京復密訪尤管方命之徒別收五道白蓮之黨既資軍武亦消亂萌至夫江海間負固之雄數十年不臣之旅專精水戰素具海船若得其奉聯之以通遠自台寧廣福多賈津人邇從登萊江淮沿收水手東西兩路水陸並進兼邀

秘書兵部卷之二

三八

島礮不降之傑將印優加併訪奔逃殺賊之雄軍機重委皆擬封崇號而厚給軍需布明詔以問羶奴把天戈而誅逆罪大軍創銀河而下遼瀋舟師駕北海而搗墟巢臣以哈赤之頭已惡于北關之下建夷之血盡赤乎東海之濱

臣伏惟憂務九端力行一貫人君衆善事天之謂同歸帝命密臨親民別無顧體體乾行健義以全仁去患安人惡以成愛雖老生之腐說實聖政之良規在平時固所當先即今日尤爲甚急蓋不修文德曷基武猷內症不欲投劑外患斷無廖理尤急者求賢聖

領使士排勞不激驅民亂而裕軍儲不強報民丁而雄部伍制器有萬全之法守城無一疵之瑕然後戰乃可圖仇乃可復蓋必謀之千日而驟發于一朝決積水于九仞之上善動乎九天轉員石于千仞之山決勝乎千里卒未陣而先勝未出而先擒此謂動于無動形于無形若輕一倖之微請鑒前車之覆至急謀之策如治標之醫止附條于末恐非宗社之良計憤爲死者雪恨爲天地蕩穢爲日月洗靈俾薄海之氛全消九廟之靈亦慰者是在 聖神好祭師佐

秘書兵部卷之二

三八

開誠鑒狂愚之升忱國社稷之至計若此虛言有用則臣雖死猶生竭烏龍而飲馬壯志欲存浴赤殺以中天素腸方熱雖狂哭國家誠非心臣已自分如烹五鼎誠愈伏床終隔九重還應遜世不被髮入西陽之山禁聲世事則解衣蹈歸虛之海弗願人間矣

東征急務七條上熊大司馬

辛酉秋初北
遊士喻龍德

固壘第一

我當久敵之餘奴乘屢勝之勢萬無交馬須諸路畢集策出萬當乃可鼓行而東而廣寧城小不足屯兵

請依城周圍爲高壘固守而依壘豎木柵柵內二十步一井五步一坑貯水備火壘上積火器具甲士備鎗斧壘門設大砲門旂旂戰車賊至拔兵息鼓伏而不動賊迫壘則乘壘而擊之我高而賊下我逸而賊勞賊迫壘門發砲擊之賊亂乃出車擊之賊遠則勿追還復靜守夜則多張木鹿竹婦以羅之嚴警候以備之賊雖有木驢石砲應不得近吾城也

伐交第二

賊所以不長驅者恐西虜之議其後也若使西虜外合則廣寧危矣請遣說士入西虜力陳利害以固吾

秘密兵衛卷之二

四十

好撈賊交設計用間佯爲奴襲虜之策洩之虜怒虜而虜我就乃佯爲虜約我共破奴之策洩之奴使奴怒虜而虜益疾奴然後中國之師可得而舉也

山砦第三

地莫不有英雄之士人誰不懷忠義之心第不用不來不獲不勒聞英雄卽下求之得一而致萬矣聞忠義卽優崇之人人爭效死矣今英雄自伏安得強兵忠義不彰誰爲死戰請訪不降之首特授將軍而賞勞其衆使阻海島結山砦令謀士設計爲之固守仍以劉晉肅所領逃丁選鋒而助之運餉給焉通海盜

之兵以濟之衆稍盛則出疑兵力稍定則擾奴南路出沒變幻使奴不測奴必不敢虛遼陽而涉三岔也

海營第四

奴未必暇山東也而海上之防則不可虛蓋防海上非爲山東所以制奴後使不敢涉河西也欲完山海必守河西欲守河西須爲海寨爲海寨必求善水之兵善水之兵則浙兵外無如余孟泰通請以說士結其心鼓其氣而動之以義餌之以利江海之豪傑必相應而來則以良將御之連營大海變幻出沒奴豈惟不敢正視乎天津將氣奪神搖棄遼陽而北遁矣

秘密兵衛卷之二

四十一

車制第五

夷馬橫奔我馬弗能當也必車制之而車制不易矣今日之車一無所用也重則不可進輕則不可守失則不可戰平則不可拒秘法有車名爲活處分爲三虎合爲一處各有雙輪可散而疾行活練而合之每車可以鼎足環戰三而如城柔體員頭以失砲石每一隊從一車上有武士下有步兵中有水火箭牙輪商鼓行而前奴賊爲齏粉耳

材武第六

車得其道矣而無材武是棄車也中原召兵疲弱非

林武也請召廣西狼兵雄心猛力堅韌利器而乘此車召川貴苗兵健力鐵脚推車如飛召柯陳之兵以爲步武首戴精銅笠雙手操椎臨陣從車間滾出專推奴坐馬馬倒奴墜驅車直碾賊奴雖勇安所用之

兵戰第七

兵在精戰在奇今召募之衆強取備數兵非其兵邊地之軍燈奮沙飛戰非其戰請以重賞使英雄集英雄以貴下賤無不得也誓死捐生無弗克也然兵可戰而戰不可輕蓋奴非人類當以虎狼視之如以我軍對敵奴馬是用與虎而搏也必不幾矣法欲戰

紀書兵戰卷之二

四十一

必設疑以亂其志多方以誤其機欲其去則賊而惑之欲其來則餌而致之誘而陷之逸而勞之靜而制之動于無動形于無形不戰而戰戰而無戰我軍全而敵已敗賊之至也別有空城戰法連營戰法伏道戰法皆可以使奴萬至而不一還行之一歲而賊勢衰然後可以電擊風摧庭壁而穴掃矣

平夷要務六條上霍兵諫

辛酉秋中京寓

旅人喻龍德

集士第一

用策士以結英雄英雄自集千百而至一心效死而

欲非比輕糧四募丐夫無賴而來有得而去不得去而泣伏死是猶之賤價也多售漏卮中壞猶輕未覆而危乃大矣今差官諸路召兵仍皆門四小軍投死尚索常倒英雄安有至者夫豈不下賤千金不誘同志相召雖死不憚今諸路豈無豪傑誠恐非召兵之官所可繫扼而來如余山數萬之師人皆善水必請勅遣策士資往說而動之利而出之因其糧資用其舟甲教以戰陣聯以信惠期以封號血氣之倫誰不攘臂其使循淮海涉旅順以下遼東此水軍之第一奇也很兵器甲精堅人多足用請旨調致

紀書兵戰卷之二

四十二

可爲軍武柯陳之兵請勅諭說調爲步卒最足以破胡騎河上大俠秦淮將器淮揚之天罡亮西之九營中原之白蓮其中皆可召致皆非徒臨之以尊位驅以盛勢絡之以微利之所能召致也且此輩及此時召而得之不惟止外亂亦以弭內憂若其不爲世用安肯自老恐乘機而動患不在于奴也

足兵第二

邊衛役以實軍編民兵以預備不患兵之不足也今所召之兵皆市井草野中至無籍無知之徒未若胥徒猶素知有親上之宜死長之分也衛役素食上德

見矩度有足自愛中多武俠擇其最雄肯向用者爲之首而揀集其衆不煩妄派民兵防廼適而急調之兵足矣至于他日尚須長計宜請 旨勅天下郡縣編民兵守城嚴保甲之法盡驅游惰以歸民而以民之壯健者編兵分鋪列名于農隙以法教練之若云編民兵恐激亂則異日將無不復用兵乎今不設異日急派強驅亂方沸矣況及此而編固必不至亂此足兵之謬計也

訓練第三

善教貴于知方善陣奇于萬變莫先于用謀客體悉

孫書兵略卷之二

四十四

下情結士卒與上一心斯忠義興而願死戰然練戰無法曰操閱飾陣無術曰散卒曾遇異人授車騎步卒陳戰之方八陣縱橫陰陽變化之妙其兵以九人爲一成車則三分其軍火矢又各長惟在上硬椎厚斧屬下力士推車每隊隨車列名車板常時相習不和者必易之戰則相救如左右手步戰騎戰皆刀牌在前銃矢隨之鎗左刀右叉左斧右以相救應長椎以濟諸器練惟用以追擒車戰以陷胡騎其陣按中宮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天衝地軸旗順五行將因四漢時則轉移倏忽幻化如天地風雲八方各處衝軸

居中八陣圖之定局也動龍旂鼓角天居前龍合天衝天之風次之虎合天軸次之中宮次之地軸合鳥次之雲次之地衝合蛇次之地爲尾是始爲一字長蛇旗鼓再動而轉天爲後轉地爲前中宮分兩健隊向前爲角一中四正活而嚴四牙四隅之合各分開聯大部爲爪遂化金龍陣由茲而日月三才斗底梅花六花七星八門九嚙十面以至方圓曲直尖突千變萬化循環無端戰守機宜動靜莫測或動于無動而形于無形要使不力格而作勝有神不折兵而制奴死命則訓練之策所宜圖也

孫書兵略卷之二

四十五

器械第四

器必盡中國之長技悉謀士之秘機務必破奴而使奴不得我破焉奴刀矢利宜龍鱗草周身而輕便堅而却矢刃祛火器而能涉水將用精銅笠臉士亦革爲之宜長柄飛龍角衝之飛虎拳擊之彼甲將自斃奴馬勢克宜活蹏車合戰分追前牙下齒上堅後勁以陷夷賊別有誘獲用機橋機屋機道機營機械機塙機船及排空天目透地沙囊俱有神力火攻則有戰器有守器有伏器有遠戰器有近戰器有野戰器有山戰器有水戰器有上破下法有下攻上法有順

風藥有逆風藥各極其神異使得精兵一萬二千以成火軍無分水陸純用火戰可以橫行匈奴中更得車營四百隊濟之是萬全之猷技勝無瑕者也

固守第五

審凡所宜備城周城爲壘內高而外下溝坑畜水是岸樹木屋舍悉圍于內賊至則守壘爲營而距之堅壁不出寂而無人賊逼壘乃乘高而戰之賊馬來則施天目沙囊獲之賊用車則石砲擊之賊用衝則矢火以斃其人發機出銳以奪其衝賊用石砲則革帳拒之賊用木驢則鐵汁神車注之賊濕皮蒙驢則飛

國書知卷之二

卷六

空鷹爪虎拳以破之賊迫壘門則發巨火器俟賊亂乃出車擊之賊走泉木驢牽竹梯遮之賊馬失乃以騎追之神其瞻望遠其哨探嚴其漏洩以此守城萬無一失務使賊來無返賊不敢來而後可以出而圖賊此草野之愚見匪敢外瑕而內擲者也

問諱第六

亂叛賊之情僞使其相取作諸事之豐穰使其思動亦計之幽謫也法重用死士遠行哨緝陰伏奇戰或獲賊卒因而用之或遣吾人佯入焉行于叛賊一或威之一或寇之或威而寇之或寇而威之諸賊同患

則得未必相下以同功也乘我之機而動焉我密謀彼必自相密謀爲縣併去一賊折奴一翅多去諸賊而奴衰律爲奴襲虜之策傳之虜虜乃我親又爲虜助我之約播于奴奴怒而虜益懼復使布奴之兇發其夙怨而激之復仇陳輔車之依假道之危議後之忌令必不與奴兩存而餌之以犒贈更教結連諸虜共圖于建須謀士主之母陷于奴奸又使策士入朝鮮資其華具教其戰守提兵江上接我水軍而徒大兵可以涉三岔取遼陽西虜直趨建州朝鮮逕搗烏龍但有深謀萬無再蹙北草茅之迂闊徒嘔心血而

國書知卷之二

卷六

無裨于用者獨以聯忠可念不得無言耳

平川議

壬戌春作

虛虛子龔居中

而

今夫耆者伏壯醫者在庭子憂子房鬼瞰其室而鴛號于門彼門以內人事也鬼則爲之人必治之曾何與于鴛也而爲號乃知萬物同氣固有事不必其相涉而情弗已于鳴者泥人與況所謂士與是以草茅之賤位雖不謀而志欲有說今國家東北有方張之勢西南復乘轡而動中國所恃獨有川兵而川則叛矣忠略大臣毅然請帥偏師修南川預固成都愚竊以爲任非小也計當先定而弗可謾試也力士之

乃非首務而鉅算宜圖也昔蘇秦說趙首韓魏郭
隗與燕先致千里韓信登壇先定三秦卧龍之于昭
烈遇也首陳西蜀是四君者皆有見于天下之大略
而非以一劍爭長千斤是舉也夫螟蜥之毒食千蟻
螟海鳥之高舉也而投死于墨魚是非其力之不強
夫弱者且有所用以制之而先後之施爲得計也以
愚謬臆今日平川有四用因有八先四用者何也一
曰用智士以取川才蓋川中地勢最奇人情亦異御
之得策雖賊有飛天鐵頭止一卒之力不得策雖悉
我中原英武之士蹈山川之惡嬰水土之疾謹足填

秘書兵簡卷之二

四八

虎豺之腹而無算也今有士素歷湖川入雲貴親歷
行陣深知山川險阻設伏行兵之處達諸土司孰強
孰弱孰相仇孰相戚孰可說孰不可說孰可破孰可
來之情而又稔結川人可誠服衆而詐入賊可不謂
智乎誠得數人聘致而尊禮之心齊付之子之圖書
金帛而盡其所爲則凡川內外智謀勇略之士無不
承風而願效死矣二曰用川才以帥川兵如以北將
將南兵將弗能而兵弗順也悉從其舊而一無所爲
則疲弱不堪使驕悍不爲使而上無權宜特選川才
智勇過人者先置幕下歷試之察其心神實可委也

乃閱兵稍革其將領之最不宜用者一二入輒以所
選代之少間復然因其勢則事不驚矣去有漸而人
弗亂矣強之代而弱之刪則失意者自沮矣使覆轍
者若是焉安至變也置將既定乃略汰其兵將或代
或因或陞擢皆出于我恩而思我也深則兵御于將
而方命者遠庶宿弊可去而軍冊充也三曰用說客
入土司蓋諸土司有百藝人通焉百藝之人其中必
有可用或以說士俱之設謀而進乘間而道其或仇
我者與歸我者與陽叛而陰未必無歸志者與其故
可得而事可圖也四曰用土兵而攻土兵也蓋以外

秘書兵簡卷之二

四九

兵抵川兵則外兵不敵以川兵抵土兵則川兵亦不
敵獨以智御之則川兵猶可爲在山之勢非可據而
前也彼奢氏強矣舉土司不必盡爲奢即奢氏之群
亦不必其人盡無疑而終信也即盡無疑矣不必其
盡人見禍而無恐即無恐不必見利而無動也即利
害不可動而其同事平日必有就恩而就仇必有未
盡報之恩與不得報之仇可激而動悍而說也說之
理勢明然後知 天朝之大可歸而伏蟄之小可危
也而土兵可用矣便不必多爲我用而其最強者悍
者肆而無法者既背我亦有欲自背其羣激而起之

使自相併是雖不陽爲我用而我固陰用之攻土兵之道無出此矣凡四者當事所當亟固也而因有八先一謂兵欲其神速而罷癢之故例弗速也法未行卽先遣腹心馳入川備數郡之兵以待而經我緩其聲而急至則賊懼不知所出昔司馬之取孟達以此也二謂師欲得人先遣腹心訪劉將軍張都司舊人懸重賞修卑禮以求江湖之上素知川事諳地利之人使呂凱不先瀘弗可渡也三者謂欲強我師先遣腹心入土洞說得其從我者而後圖其違我者金鼓未備勿焚山鎮江之捷灼虎而徒手也先爲可勝彼

隨書與前卷之二

五十一

以待彼之可勝則陰約既定而破楊么是也四謂欲弱賊衆先布腹心于賊軍反間其共患者但有來歸者輒優禮之愛款之而後吾兵可得而舉賊將自擊也五者謂欲攻取先絕其救應而占其地利而後可以接刃甚不宜于莽裂也六者欲占勝先探地勢短埋伏之利務不容賊而爲我用併熟聞出入之道悉分合之徑而後正兵對壘而陣奇兵伺隙而入勝可俟已七謂欲獲大首先計取其爪牙伴比引之置利前誘之入伏而斷其歸或間稱其叛而使賊自歸或害之如使兩樊微則奢摩矣八者謂欲圍禽先

以下原缺

喻子十三種秘書兵衛卷之三

渤海 張思任 十五 彙成

雲林 龔居中 應園 傳輯

婺源 劉光遠 玄輝 恭論

連城 王漢臣 用賓 訂錄

鍾山 鄭大經 道常 梓行

軍政金臺律令

有引

喻子天下奇思偉論人也所思出庸而實理非世人之誕所論超世俗而平近可行故其論兵也皆按其秘授之符以顯示于天下非故習與說玄也

軍政之篇味之真若八陣圖之布置曲折皆工周禮之具官樂灋畢及雖內政軍令何以加此世稱雷勃于空必有律令居其前然則無律令雖以雷之巨响不能行故夫行軍實然在律令以先之軍政之篇行軍之律令也雷失律令僅同怪鴉翻軍失律令不幾罔印符而御羣鬼哉

聖天子方築黃金臺拜大將于燕關非復生之韓信即中興之鄧禹將迅掃羶腥而曠蕩天宇非此律令其何以行之故以是名白門張鑑明之言

內篇 軍選 軍帳 軍儀 軍紀

軍選

蜀之青城有逸翁者自號浮仙人遊于川江遇喻子招語之喻子禮之甚恭翁察喻子久之因曰有實體者必有實用因字喻子為實質子遂密談天下事曰士馬而後金革漸生英雄張目之會也喻子悚然謝曰全盛無疆之休予書生願遠挹其光顧慚無術耳勸亂之輩翁何以教耶翁取秘書三卷授焉一天書二陣圖三兵戰兵戰陣圖之術一一皆適用而軍政為入門故前蒙之其軍選法曰

○一萬人之中選參謀數人 用忠智 大將四人 勇

○副將四人 勇 偏將四人 次智 副偏將四人 勇

○牙將四人 勇 牙將四人 勇 牙將四人 勇

○天文地理醫士占課文書記事各數人 掌

簿官一人 掌簿 管糧官一人 勇 捷將八

人 勇 飛將八人 勇 捷將八人 勇 材將十二人

能守 驍將十六人 勇 喜格 勇 已 禪將十六人

老成 熟事 副裨將十六人 勇 耐守 有力 而

○家客 數十人 勇 門將八人 勇 耐守 有力 而

旗將八人 勇 帳吏四人 勇 心算 能記 事 錄 門吏

四人 勇 能 傳 唱 者 候吏八人 勇 鼓吏四

生 壽生 交書 筆記 軍童 內門家丁數十

人 掌簿一人領書手四人 管糧官一人領算手

四人 已上俱處內

○帳吏四人領刀棒練索四十人 各領十人處帳

○健將八人領力士八十人 健將腰刀弓上弦若出

分領力士十人各帶兵

○飛將八人領神行八十人 傳令召將通信報事主

處帳前每日候帳

○候吏八人領巡兵八十人 各領十人帶兵矢每夜

後市巷城上四巡警兼候天

○軍門官二人領門兵二十人 左右各十人左處軍

日守門衣

○旗將八人領旗軍三十二人 各領四人領

○鼓手十六人 各領四人領吹手八人 各領四

上俱處軍門

○材將八人副材將八人領刀牌鉞棍練鎗索鈎刀

手鎗手六百四十人 每一材將合一副材將共領一

成有成長二十人 爲行有行長四十人 爲隊有隊長

將各領一成長二十人 爲行有行長四十人 爲隊有隊長

○轅門官二人領門兵二十人 左右各十人處轅門

更打

○號將八人副號將八人領火砲鳥銃弓手弩手各

手叉手鎗手鈎手六百四十人 每一號將合一副號

營八人 爲隊有隊長俱處轅門外每日號將領直日

軍每營二成 正副各領一成長二十人 爲行有行長

○職長一人副職長一人領雜職百人 各領十人處

處內外每

○役長一人副役長一人領雜役百人 有頭領散處

內外每日

○鉞長一人副鉞長一人領鉞夫百人 日長候

鉞夫兵衛營之三

○鋤長一人副鋤長一人領鋤夫百人 日長候

○夷長一人副夷長一人領夷士百人 日長候

○中軍四部牙將四人副牙將四人帶裨將四人副

裨將四人領二千軍 每一牙將合一副牙將帶一裨

將後

○前後左右四大部將軍四人副將軍四人帶裨將

八人副裨將八人領四千軍 每一將軍合一副將軍

領二將軍一千

○前左前右後左後右四隅部偏將四人副偏將四

人帶裨將四人副裨將四人領二千軍 每一偏將合

一裨將一副裨將各領一隊軍五百人每日將集

○遊將遊兵常在外不時候用

中間舊制正將之下有偏將偏將之下有裨將偏即副也裨即偏也浮仙秘法似不宜正中設副正外有偏偏中又設副正副偏副之外又設裨又設副裨不幾屋下屋床上床邪喻子曰不然正者取四正也偏者取四奇也四正四奇八方之定位而千變萬化之所從生也副者乃就一部之中一將之旁多置一人以備之無故則相助爲理有故即以權代本將防變亂也裨者聽上將之令以勤勞軍旅力爲任而逸將之心使專要務也副于裨亦副于將之義矣此秘法之所以妙而必不可易者但偏將不如稱奇將裨將不如稱營將副將不如稱勝將爲尤妙耳蓋裨字音同疲副字音同負也待明者定之

軍儀

○每早四帳吏候內門外俟家丁傳聲主帥升帳吏報軍門內軍門官內軍門官傳聲門外軍門官使門兵放一砲內外諸官吏將士肅候二砲門兵開軍門旗將張旗鼓吏播鼓一通吹人吹角一回三砲主帥升帳

○軍童各錦帛丫頭佩戒刀捧器就案前一叩頭却立身後

○帳吏率刀棒練索四十人齊叩頭噤聲帳吏分二人立帳上左右分二人立帳下左右四十八人俱却立帳下

○帳上左帳吏唱主帥軍師相見主帥軍師並揖坐○帳上右帳吏唱恭謀見恭謀朝上揖側坐

○左唱諸生同見天文地理醫書占課文書筆記各色巾衫同一跪一揖帥立師恭同立帥拱請起回揖命坐則列坐命退候則入帳後候

○右唱官曹同見掌簿官管糧官官帽員領率書手

算手巾衫同見官一跪一揖書算隨後一叩頭帥坐拱命起起列立帳上

○左唱健將力士見八健將高盛錦袍細甲上帳率力士八十人皆短袍盔甲羅列帳下見●將棄兵器

一跪力士棄兵器一叩頭帥坐拱命起來右唱起來分站將就帳上執兵四旁遠立力士執兵帳前立

○左唱飛將神行見帳下左接唱云八飛將巾袍到帳下率神行八十人皆巾吊羅列帳前見●將仗佩刀不釋一跪神行仗佩刀不釋一叩頭帥坐拱右

唱起去帳下右接唱起去衆唯聲退軍門候

○帳下左唱候吏巡兵見八候吏率巡兵八十人到帳下帳前●吏一拜兵一叩頭帥略舉手帳下右唱起去唯聲退軍門候

○左唱軍門官軍門兵見兩軍門官率軍門兵二十人到帳下帳前●官一拜一揖兵一叩頭帥略舉手右唱起去唯聲退守軍門

○軍門官內左唱旗鼓吹人進八旗將率旗軍三十二人四鼓吏率鼓手十六人兩吹頭率吹手八人同進到帳下帳前●帳下左唱旗鼓吹人見衆一齊叩

頭

頭帥擺頭帳下右唱起去唯聲退軍門外候

○軍門內左唱材官武士進十六材將率直日刀牌鉞棍練鎗索勾刀手鎗手共八十人同進到帳前●

帳下左唱材官武士見衆一齊叩頭帥略擺首帳下右唱起來分站唯聲却分立軍門內

○帳上左右吏跪報稟開轅門帥點頭吏起左唱開轅門帳下左接唱左班軍傳唱軍門官內左接唱軍門外軍士傳唱軍門官內左接唱軍門外軍士傳唱轅門內官接唱轅門兵門外放砲門內搖旗搖鼓吹角開轅門

○轅門官唱驍勇雄兵進十六驍將率大砲鳥銃弓手弩手斧手鎗手共八十人同進到軍門軍門左唱驍勇雄兵進到帳前●帳下左唱驍勇雄兵見衆一齊叩頭帥略擺帳下右唱起去唯聲出軍門●軍門右唱驍勇雄兵分站轅門每八將引四十八分立左右轅門

○轅門軍門齊唱職役等人進職長役長級長鋤長到帳下●帳下左唱職役等人見帥略擺帳下右唱起去唯聲各去執事若帥命伺候右唱帳前伺候唯聲立帳前待命

○軍門唱夷士進夷長到帳下●帳下左唱夷長見夷長叩頭帥略擺帳下右唱起去唯聲還處若帥命伺候右唱帳前伺候唯聲立帳前待命

○轅門視中軍牙裨等將當進者唱某將姓名進又云軍門亦如之到帳下●帳下左唱中軍牙裨將見牙前裨後一跪帥高拱請起帳上左唱請將軍起來帥擺頭命出帳上右唱將軍出去起應聲一恭却立若帥命伺候右唱將軍帳前伺候起應聲一恭却立帳前待命

○轅門視四正部將軍副將軍等當進者唱某將軍

進云云軍門亦如之到帳下●帳下左唱某部將軍見帥出位立師參等皆立將軍一跪一揖又一跪帥

深拱淺回請起帳上左唱請將軍起來起又一揖●

左唱將軍與軍師謀客見禮將朝上揖軍師出位朝

下回參謀側回他士客朝上回●帥若命坐帳上右

唱請將軍坐一恭就列坐若帥有話命速去右唱將

軍請出一恭而出

○轅門視四隅部偏將等當進者唱云云俱如前儀

帥正立高拱輕招●與軍師等見禮軍師立回參謀

出位朝下飽客側回坐以次在下餘禮俱如正將

○若外部裨將皆止一跪一恭唯而却立

○凡起端者左唱事後者右唱以後中軍帳請某將

軍或云請某將軍聽令或云叫某將叫某將聽令或

云叫刀校叫某長某入等事皆左唱也如云起來起

去擎下推出去打若干貫耳割耳梟首等事皆右唱

也遠則班軍及門官兵等傳以出入

喻子曰自後世主尊而客卑士之自愛者不至世何

由定故浮仙秘法主帥禮下軍師連席謀客列坐八

部及牙將皆稱將軍正將不令吏呼名云請不云叫

俱得側席坐皆所以隆士致死力也五丈之地徒爾

汝之輕賤之隔越之百步之外非吾屬矣且心殊而

面忍肘腋俱仇又無需百步外也可畏哉

軍紀

○萬人有奇為全軍千人為一軍五百人為一旅百

人為一陣五十人為合隊二十五人為單隊九人為

一成

○一全軍主帥軍師參謀士客外帳前官六人牙裨

健飛材驍旗將七十二人帳候鼓吏十六人吹職役

斂鋤夷長十二人軍童八人書算八人帳卒回十人

力士八十人門兵四十人巡兵八十人旗軍三十二

人鼓手十六人吹手八人八營武士六百四十人八

營雄兵六百四十人雜職雜役斂鋤夷士共五百人

通上二千有奇在中軍以統四軍八旅之衆

○其八旅又將四旅仍屬中軍分前後左右四牙前

後為天柱左右為地維若更分則以四部各析而為

二名分左右左以正牙將統之右以副牙將領之可

離可合也

○其四軍為前後左右四正部四部各有正將軍副

將軍各帶家丁以統二旅之衆

○其回旅為前左前右後左後右回隅部四隅部各

有偏將副偏將各帶家丁以統一旅之衆

○其每旅各有裨將掌旗鎗副裨將掌刀鼓各帶家丁以統五陣之衆

○其八十陣每陣有正陣長掌旗鎗副陣長掌刀鼓兼刀牌二人帶兵矢守役四人行役四人力役四人以率四隊之衆

○其三百二十隊每隊各有刀牌隊長一人鈎索三人力役三人以率二成之衆

○其六百四十成每成各有刀牌成長一人弩手一人鳥銃手一人叉手一人斧手一人鎗手一人刀手

一人練鎚手一人鎚手一人

喻子曰軍不選鋒部分不白法令不嚴紀律不精而欲兵之用不可得也舊制五人爲伍五伍爲隊古法自可今用之則非因時制宜利用之妙也蓋士各有長器各有利用各有宜外軍貴相參則互相濟而便于戰中軍貴各聚爲用各聚則力專技工而便于防守之宜併分遣以爲用秘法之所以中營獨力而外成衆幅也若五人爲伍將一乎將聚乎一則伍刀盡刀伍又盡又欲鎚斧之救不可復矣聚則一刀一鎗一銃一弩一叉而亦盡矣倘又陷何物救又銃發何

物續筑必盡之道也且五伍爲隊則隊長孤身空立

于五伍之後而何以號令調撥五伍之人邪秘法九人爲成妙之妙者也成長刀牌在前而八人有依矣弩銃翼其左右脇下可拒遠矣又左則便右刺而可以救斧斧右則便左砍而可以救又鎗左則濟又之後而可以救刀刀右則策斧之中而可以救鎗鎚則佐諸器之不及而每隊御二成又帶兵役應用力援馬用不窮矣世俗之用刀鎗亂滑左右無分多少不知憑士之萬人中偶一勇者自捨命力持亦不自其勞可謂無兵也已

綱要兵衛卷之三

十四

中間分之既善則中軍何爲合之喻子曰中軍之用非專備常戰者也務在分技固守乘間出奇如當矢石則宜專用刀牌奔原野防冲犯則宜專用長叉長驅陷陣則宜專用長斧據險接戰則宜專用刀鎗伏阮坎牆巷林屋則宜專用短兵防犯追奔則宜專用銃箭故中軍專設各管以備緩急之時有而立遣之如昔人之用長斧專破胡騎鎗專伏蘆葦短刀專伏渠巷皆以破敵制之妙也但八材將八驍將各所部纔八十人蓋限千萬人之數耳宜更增之八材將八副材將八驍將八副驍將各領八十人合一正一

副共百六十人爲一營材營八號爲八天壘營號營八號爲八霹靂陣全有二千五百六十人內守則充外行則裕愈無窮矣以此合之大軍之數不過萬二千五百中外亦古之遺制也

將道

喻子曰凡大將一承君命領萬人以上將士劍印在手社稷在念絕口不復言父母兄弟妻子親戚朋友一切家鄉事便自誓以必死爲心與一時共事者皆同誓必死以報君國心心感激語語忠義人情自協

秘書兵衛卷之三

十五

人之同有是心同有忠義外之發昧之自藏故士氣鬱而國威喪耳有大將身任天下誠格金石雖天地信之沉人乎

喻子曰凡爲將者素未當事必有相識豪傑如身識十餘人彼十餘人各得十餘人便可百餘人知共一長之可用也卽用之其長于我也卽傾心卑禮師奉之而受教焉切母有忌心自能心忌則賢于我者不我用矣自能則劣于我者亦復去矣賢不來而劣去則我所用者最無用之人而已矣用無用之人者斯無用人以無用人之用用無用人之人而以國付焉

國何其不幸邪

喻子曰國事非一身事也何已之爲執國事固吾一身事也又何得不已之爲任故古之善將未領軍先得士旣領軍先用士在國惟諸士大夫之可否一無違言其言于我者是也我感極而聆之其非也善而謝之士來見者雖至愚勿却之其非則弗問也其是卽見隆也萬善至矣出國則杜口不與中朝爭否是兵餉器用必請之周不周是國命吾棄師非帥師也死勿行不得已而行卽請于君以腹心將領督造運于兵後其生死屬我而不使屬于文臣將之任也

秘書兵衛卷之三

十六

喻子曰將受命先請造車舟器甲備器械及諸火藥卽用人之長造之仍重募材武汰老兵精選鋒部分將士爲鳥蛇龍虎風雲天地八陣于外爲八天壘營八霹靂陣于中爲八天柱地維于中外之間乃簡練之教訓之同其甘苦習其言觀察其性情扣其成陣待車器畢具乃可出兵或不能待而至于邊城則當截踪道跡變幻而沒使敵不知我之何在而我之名號或一無所在或一無所不在陰理于萬事而陽若無爲將之善也

喻子曰將至邊地先防新至之地有舊衛吏胥公府

及城市姦人作細洩機或謀爲不順近身同事一切用親信腹心共生死之人所居之地又以馬踐及鑼鼓棍杵試之下有地窖必掘搜之城中牆巷市廛皆易置整頓之如未能出兵內急製守具外揚兵振旅以疑賊使賊防吾而待之虛實之變也

喻子曰將在邊先審于用人次審于治兵次審于守城出戰爲緩夫用人當則兵易治矣有人而治兵則城可守矣非城之可守也人之合也凡將待上士以誠中士以禮下士以術衆人以恩誠者恩禮並至毫無籠絡之術以及之但憑忠赤以相感動肝膽相披

必書兵衛卷之三

十七

生死無二疑也禮者繹飾未免巧詐不施恩固所厚而儀文意象最優密也術者禮之不必至誠之未必真恩之未必常但投其好奪其心伺其難快其私謀竊而甘死也恩者時其賢翼念其優寒慰其勞苦撫其疾痛悲其犯刑致之啗激也誠極則忠貞智義之士悉其心矣禮厚則廉潔意氣自好之夫不遺才矣術得而使武之流力竭而命隨之矣恩至而下無不得矣其不可以四道得者非人也先杜之而勿庸誤庸之亟去之已知其實而姦有焉亟殺之矣凡此者將之大權也

守城

喻子曰守城如治病清也先之補也後之既益其內乃完其外賊來則無恐不來則有待漢臣問清者何也曰去其姦人化其頑民汰其敝軍革治弊之政除不宜之屋與路清也補者何也曰任智士以防姦託賢士以化頑選勇夫以實軍一新法令恩意至厚而刑至嚴舊有坑坎皆因而飾其上設機而用之或藏財貨或伏士卒或置械及阱多方以備之城內外與遠近隘口衢市盡然者補也補于中則益內矣乃行威令于境上妙偵探于賊域吾不欲賊之來而賊欲

必書兵衛卷之三

十八

來也則虛而實之形而却之其不來而我實欲圖之也則莫若招其自來而有以盡之守之善也漢臣問賊大衆卒然而至何以禦之喻子曰既大衆矣安得卒然偵探預則知備之矣先收積露度賊必由隘口相近爲地道伏細人設天目沙囊木鹿竹婦之具與地雷連弩等之械何便則發去則避其歸路近吾城又多設機垣機路機坑機橋機屋機市以陷之十萬之奴只此可消其半不待兵出而勝已矣漢臣問賊大至而兵不足何以敵之喻子曰平時編派民兵以防城堞城一步一堞口十步一竈逢五十

步一舖五百步一臺臺當緊要之處每步派民兵二名十步二十名二十人爲成有成長以總之總列名于窩遂五十步同百人百人爲陣陣長總之總注名字舖常時既習臨事各守其處仍以老弱婦女饋食工匠造器畜練軍夫以待出戰勿使登陴守夜以疲其力也

居中按寇至外有山水要路吾當先結砦以爲犄角此古道也喻子曰是其人則無犄角亦勝非其人則犄角反速其敗蓋不犄角則人心專一無他恃恃係力拒賊又無通往之累若兵精食足卽無必援之師

秘書兵衛卷之三

十九

猶可賊出奇破之若人心不合外恃犄角互相推托相疑賊敵反得施計而調吾轉不勝矣至夫山水要路則南方可也北方無可用也

漢臣問賊大舉且至吾民不堅紛紛欲走禁之不止將奈之何喻子曰將平日得人心必不如是也若新至而未得人心急親訪其地賢哲豪俠之士長跪請見虛志奉教邀集同盟相誓可死不可棄人心自定乃悉收城外糧貨人畜入城其鄉村大集皆設伏機其民不肯內者卽焚其居斬其人要在先收豪傑以人則無患民豪傑入自有豪傑所得之人相與圖守

而吾聚豪傑之親眷與吾之親眷于一與晉城破俱死城在俱生則人人憤激破賊計無復之矣仍密察其中有二心稍露異說者忽拉出斬之復哀辭告于庶士以明之無不固矣民間巧力之人盡厚撫而爲用術數之士悉尊禮而奉之賊雖大眾不能馳也

守城事宜

龔居中

居中按賊在外吾城上凡火攻可及處悉覆覆而泥塗之更宜設吸筒抽水上的城置坑壘中備水筒水袋以防火攻

吳長卿曰賊覘吾城則吾僞爲虛實以示之喻子曰

秘書兵衛卷之三

二十

將出戰則示之以疲未能張而駭之以練是謂形人而我無形

龔氏補曰凡守城十步一小旗五十步一中旗五百

步一大旗凡有需物寫物名貼于旗上城下每物議

一

城內原清街巷及有賊則于每街巷口置一驍將兵一隊持刀守之有敢亂者立捕斬之以防姦也喻子曰此大城須然若小城而妙樂陵之策則不必如是正欲其入而盡之矣居中補曰凡城之不可守者最宜用奇策委之賊而殲之許公是也

凡守城當賊勢外扼土心內二則轉左爲右易後爲前或一口數易又間使人持偽旗巡行以驗試將士焉居中按此古法也必有所用之方喻子曰謀斯下矣若將賢則人不二矣人有二惟忠誠可以格之不得已而于其中間施一衍佯使人說將士外降得其人卽託爲神異之說約而誅之或佯爲吾實縱降者出輪于賊乃變吾之實使賊誅之其巧萬端不厭奇也

每將各設四表賊來近舉一表至城舉二表登城舉三表攀女牆舉四表夜則以燈籠代之城中示表以

秘書兵衛卷之三

十一

援之○賊向城城上詐施彩旗賊仰而我懸糠灰以昧之用火油灑之糞砲磚石打之○填壕之物飛炬燒之○傳城欲上插木插石壓之○衝車來焚礮制之○木驢來燕尾炬燒之不能燒則鐵汁神車注之若濕皮蒙而不可注則飛虎拳破之飛虎拳者喻子秘受浮仙人法卽焚礮鎚而回之作熟銅練用法飛之擊破其車搭去其皮又注之也又不可破則連環番之粗鐵或屈桑爲連環番倒其車通典法也礮蒺藜重五十斤攷拘木驢古法暗合神車法在火器中○賊若爲地道吾亟爲地聽地聽者于城內八方

穿井二丈新甕用薄皮裹口如鼓聽者抱甕入井聽之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知穴處鑿而迎之使人靜候而殄之或長鍊來柴入所穴而熏之賊悉死于穴中○守城先具吊橋以便收放設機衛以陷賊備水袋以防火多絞車以便鎗物置繩梯以高懸備布幔皮簾繩簾以當砲石置托又火鈞火錄刮手刀以防急攻更有鐵貓可破衝車又有火毯上蓋下光以照城下又有奈何木以防城上凡此者必用之器也○奈何木者生柴大木渾身竹釘橫女牆上木皆格繩繩皆一頭吊石一頭束刺棘守人卽睡賊偷上城

秘書兵衛卷之三

十二

不能過此棘木手扳水落擊賊而守人驚醒矣○賊以火車燒我城門則以濕沙壓滅之慎勿用水油見水愈燃也○賊縱烟向城則列甕各實五分水人覆面于其上○賊夜圍城每五十步繩置一大城外犬吠則舉燈加備繩火下照○每夜懸燈于城外半腹每十步一燈鐵架燒松節極佳○賊攻壞女牆則以木女牆代之○攻壞門則以巷戰車塞之喻子曰城將危莫若于各門爲內備縱其人面陷之世無必敗之師必亡之國人自不爲耳○城外當先設伏路

行○街口有城外羊馬路而指之以單則伏路于

賊後可遮其歸無羊馬墻則在賊腹可夜亂其軍通
城中而內應擊之然非深密之阮伏雷火之具不可
也○賊灌城則塞諸門察城中陷穴之處悉加傳築
城內作圍望外水高下別築深墻牆外取土深一丈
周視地勢可洩水處十數步開一井井相通以洩
之若水已入城則于新築墻外作船二三十隻選勇
士習水戰者每船三十人質其父母妻子各授短兵
夜出夾堤堰破賊營○來穴門者待不知而陷之下
挿板以斷之○城中失火者斬○失火等非常警動
主帥自有安排城上吏士各不許擅離所職○禁城

秘書兵衛卷之三

十四

中人擅立表作樂器聲恐為賊應○敵使至門官引
還詣帥前不許吏民將士私相見語○書飛入即拾
封送帥不許私讀○曉衛之人俱入官不得使在外
竊語惑眾自每精設表以下皆居中輯通典及武備
武備志所載必用者其餘不足用者不載

行軍

喻子曰行軍之道先肅號今次謹遊兵整部成而不
許參差混雜前後亂行每成一幫二成隨隊每隊一
擁四隊隨陣五陣隨裨每軍每旅隨將各將不離士
卒不許士卒擅離行次買物則陣長稟于裨將使人
買至散給眾士炊則齊炊食則齊食廁則齊廁宿則

齊宿夜則輪班直夜以爲守中軍別選心腹將巡探
之在敵境則食宿等事皆替換更爲之凡奪民物入
民家者立決罰殺良民者立斬則號令肅矣今飛將
分領神行遊卒或騎或步周廻大軍所行之二三十
里外探聽于路接續傳報仍約烟火砲銃旗幟爲信
密其數明其號重其賞嚴其罰則遊兵謹矣然又必
慎進而速喜趨而堅夫慎者在未進之先速者在既
慎之後也未進而能慎則進而能速矣趨敵人之所
不密而常若敵之臨則陣堅而不亂士不懈而勤矣
凡此者行軍之道也

秘書兵衛卷之三

十四

行軍事宜

徐捷

遊兵持五色旗遇山鎮舉黃旗谿河舉黑旗林水舉
青旗烟火舉赤旗橋梁舉白旗○軍行將經民居村
市先遣軍吏安插旗牌某隊歇某處某隊歇某處二
十步之外不許交授喧鬧○軍行忽遇暴風雨雪速
止宿堅壁○凡渡船過橋先以重物試之○軍行遇
水切防險怪又見沫至恐漲或毒勿渡○渡水用飛
艇以善游者繫小繩先渡水引大艇于兩岸立大樑
急之挾艇浮渡○又用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
繫其孔束于腰以浮○又用械筏兵器竿束聚是也

○又蒲筏顛倒束蒲可渡○又獲筏更受二石者力勝一人以繩縛囊以竿編支爲長形以渡之○渡人馬須防上流有伏宜勒請軍肅靜寂如無人以次緩渡渡過前部前部即嚴陣于彼岸而前左部渡左部則嚴陣此岸兩岸夾陣而中間渡以次皆然賊雖卒至不能犯也○過關隘山林先犯其出追搜其藏伏○入賊境遣乘覺人前行探田地中恐有陰坑○遇峭阻則倚梯令健者手執鈎竿身繫二繩緣梯並鈎木石而上至半穩處即繫繩于木垂兩頭至地縛橫關爲軟梯衆登之○泥深用草木鋪于上又用乾土

五

武之以渡○馬軍帶物不過三十斤步兵不過十斤○漢書十里內遊兵遇騎賊衆絳幡步賊衆日騎○山谷進兵步步爲營○若軍暫止未及爲營或車牌不備則爲布城外立拒馬放蒺藜內具弩銃食宿于內城有埽形敵望而城若來攻近乃投器拒之若火箭砲銃來則以綿被拾之或水濕衣搭之○又木架網皮布爲軟壁可以得箭而護身亦用綿被施其上○天曉知方用羅經天夜晴則視中星說在○主將至此則將在彼必右文牒告報恐爲賊所得合將文

呈進于月日下午訖即知所言事官在左並呈

扇符合配定字號帥與將各收一本隨身字號或用古詩等文假令配定天字號弓箭地字號步兵知外將取弓箭文牒上即書天字號上加印記帥知請回文即書本字亦加印記不允即空印之右并通典及王荆川武編

安營事宜

吳惟頤

爲營取地形平則方圓水則圓開山路則盤回川流則屈曲○下營勿近田苗城市○營中選聽耳者即枕空胡鹿胡鹿以野猪皮爲之兵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响聞其中○望樓法疊車爲之○行爲陣止爲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帥營居中諸營環之

御書兵馬卷之三

五

隅落鈎連曲折相對遠不過百步近不過五十步道路通達足以出入部隊壁壘相望足以相救告止營空洞豁直部分無法有賊夜至軍必驚擾雖有巡守彼我不分其傷實甚○帥每營印簿一扇每日一行題云某營某年某月日號每日戌時各營掌夜號官持簿于帥前隨意注兩字上一字是坐喝下一字是行答密封函付領回各營釋將開折即密示坐守者上一字巡警者下一字各暗記勿漏○夜巡時經過遇更令坐喝者喝某字巡者即答某字即兩無言過去如喝答不相投即屬別營人或喝而不答即是奸細

隨時拏縛如坐人不喝巡人喝下字而坐人不答即睡熟記鋪報帥將處之巡人不到直更人報解之

尋水事宜

傳一廉

行軍乏水視沙磧中有野馬黃羊路蹤尋其所至有水○野外鳥獸所聚或水鳥聚處有水○地生葭葦荻蒲并有蟻垤處下有伏泉○駝駝行渴以足跑沙其下有泉○水泉被阻者用大竹雌雄相合油灰黃蠟固縫取水傳翁最善此法

養病事宜

楊宏中

每軍定官掌藥餌馱舉及扶差像人軍士病者未出境留治已出舉以隨軍部將親巡醫視大將間視愈則主者像人皆賞棄置失持養並決罰之氣未絕而埋者連坐斬之死者祭埋將校親哭之立標以記待後日取之

牧馬事宜

涂一鳴

每營一官專收放各作異旗放馬驢勿混淆則便追喚○牧畜馬中驢外○馬各營印記○馬驢各備多數恐有增補軍數亦宜然○馬有選方有善走馳捷驀濶者名跳盪馬聚以冲陣追賊探報○精神惺惺又善馳驟者曰巡哨馬奇兵翼衛巡行應急○見羣

馬動而不嘶性良者夜伏劫截○壯健遲鈍者駐隊○將出戰預令人披帶衣械馳習不住○未遇敵且緩行以舒其氣餽飽宜牽行二三里以養其氣○走驟欲住看遠近漸漸收勒陡收則損○有誘賊馬之法見青引者芻也聞香引者餌也見白引者水也皆投其喜而陷之則擒之

攻城

喻子曰攻城爲下攻心爲上自昔明之攻之害大矣故善用兵者城自下而不必攻者四民心歸我我至即迎不必攻而下者一也豪傑嚮我望塵而應不必攻而下者二也敵軍畏我而慕我不戰而降不必攻而下者三也間謀在其腹心內應居其牆府不必攻而下者四也無是四者而驅士卒于坑壕惡之極愚之至也

攻城事宜

徐捷

古法曰十則圍五則攻喻子曰圍必缺其一而攻必先人內應○喻子曰有援則急無援則緩○又曰密處防隙疎處防冲○郭青螺先生曰賊內可守外有援必須築圍以斷賊聲勢乃可圍也○捷按輜輶車四輪上以繩爲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尖頭

木驢木爲脊長一丈橫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闌上尖高七尺內容六人濕皮蒙之喻子曰下當濶四尺乃可不翻○喻子受紫崖真人秘法宜用巨木長二丈餘大繩吊其中與尾起架懸之以頭撞城士卒離城丈餘曳動冲城城無不破城上器物不能及人也名曰天衝○又法用大砲發大石擊城相續而發無城不崩名裂地砲○起土爲壘道窺臺以望城中○鑿地建柱支城積薪燒之柱折城崩名曰土崩椿○小瓢盛油貫矢端射城樓因以火箭射之名曰飛油○繫艾火雀足飛入城以焚其宮室名曰火禽○郭

秘書兵部卷之三

子九

青螺先生曰灌城者水不退城不傾宜料其城疎即去其水水涸而城乃墮矣

附表檄誓辭

擬代經略東征出師表

庚申

喻龍德

臣惟任人貴於責成謀國貴於協恭用兵貴於神速陛下內政克修外闢專寄在廷輔宰又皆同心和衷相與翊戴真可謂虞庭之治獨過有苗過於周宣之與比伐獫狁也念臣德非振旅才讓于襄而蒙知遇之恩託干城之重雖披肝塗地不能一報舉手補天未足爲功臣自念身修孔孟之道學伯迂疏術希張

葛之籌智通權變在田野時聞邊報告朝輒往几爲敵嚙牙爲碎仗劒北行尋復日止非不能捐軀命赴忠義誠以女必待聘士固不自售也今陛下不以臣爲不肖而深用之於此生平何侶敢不焦髮嘔血竭其愚鄙腸一日而百廻志萬死而不昧爲祖宗雪恥爲赤子復讐爲中華振威爲社稷培植結蒂期出萬全以付至意故三年若秘一日驟發何則積極而失倒江海之勢也兵法始處女後脫兎出其不意攻其所必不能守彼不知所拒此神速也前者屢設疑兵怪出幻沒使奴不可測待兵力已盛器具已

秘書兵部卷之三

十

足又示之以弱若終無出意者今奴志稍懈時勢復便人心思奮臣親提師旅北窮絕漠矢奴不盡臣不返哈赤誅則朝有路否無望矣諸士盡知臣心共力成仁一無旋踵意臣訣矣惟陛下自愛益布文德使智勇之臣更嚴武備以隨臣之後臣功成願幅巾歸爲堯舜之民不成則血爲丹青魂爲英鬼已得所矣私室之事非臣所念國家之事聖明自勦良輔自力又不必臣言也臨征密奏不勝戰懼擬爲經略征東發諸將進兵檄喻龍德奴兒哈赤者建州獨狗李氏家奴昔文皇帝三掃虜

庭奴先人累世降命施不殺之恩予置身之地復加封賞之德通五市之好如冠錫網猴膏沃葵恭本來毒虺之心絕無人性吞象之膽不識天高蓋自一精奔撫順再剽走清河遂據號廟都則蛙尊莫弼張其牙爪硃我生靈赤子何辜老幼同歸碎蹂王師不競熊羆盡作冤骸忍聞千里哭聲痛有百川流血怨氣蒸而山海慘蒼龍撼而積屍青計歲月狂噬後先兇啖腥臊動地罪惡彌天想已貫盈合行剝削我國家祖宗斷簷三百載熙攘乾坤陛下飛龍五十年太平天子南播東倭咸伏其辜番酋苗夷輒就戮戮

手

蠶茲畜孽敢久鯨波陛下赫然震怒皇矣風行發政渙澤誅姦勵忠決奮徒斷雄糾智勇先修文德乃耀大武集士馬於幽燕收材官於晉楚繕兵革於齊梁輓資糧於吳越九州之厚力四方之長技交至並獻雲屯兩作乃專寄閫外擇將誓師錫命軍中蒐過保順為天地游暇為山川洗污為死者復讐為中華殄天時已得地利已諸人心已齊基受託于城盟心取義祈與公等裕日於扶桑驅雷乎天門飲馬乎混同觀兵乎朵顏勦餘燼乎烏龍之千某日出邊已遣諸軍陸續進發至期公等約束旅旅震曜威武布

詔聲罪擊鼓成列行不得亂伍戰不得越紀犄角達聽旌旄接目車進按法馬馳不蹙絕塞千里神速如風雨至連屯萬壘相應如左右手務貫奴皮醢奴肉抽奴筋析奴髓芟根煎葉樹勳銘積軍中嚴律有罪弗借朝廷大爵成功者得忠不二心義不反顧孝不無勇皆中國人為我君親期共成仁矢同戮力故檄

東征誓師口辭

中興傳古仁

康答不道萬民罹殃今往救之有萬民舊國今為有萬民取之王父母之仇今為王報之諸將士宜一心

書兵部卷之三

五

聽令守法盡力用軍之次止不許譁行不許亂守不許動陣不許差無令不許戰聞鼓不許退聞金不許進見敵不許驚妖言不許傳民不許犯諸人投見不許過得奸細機事不許匿士犯伍長斬之伍犯隊長斬之隊犯陣長斬之陣犯將斬之裨將犯部將斬之部將犯中軍斬之其有保安百姓引用賢才奪賊輸賊者盡舉而封賞之如其力不肖有罪不刑天地神明古仁是誅如或諸將士懷有二心使仁莫測天地神明殛二心之人

論于十三種秘書兵衛卷之三全

喻子十三種秘書兵衡卷之四

嶧陽 黃子 丘東也 彙成

雲林 龔居中應圖 傳輯

南州 徐惟惕樂行 參論

太丘 郭今文子長 訂錄

鍾山 鄭大經道常 梓行

陣法神爲 有引併口

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夫知神之爲則用變化矣用變化則神爲矣自黃帝戰蚩尤而起戰陣陰陽之妙鬼神之秘星煞之位遂森森

秘書兵衡卷之四

金鼓之間陣法尙矣後世浪戰徒以殘民其所爲操佈固屬見戲可笑至諸大家採古法又一切塵飯于是六子載不傳之秘黃石等未吐之文將見于今遂假手異人以授經世之人又假手有心人以就經世之人之書蓋天生喻子便有浮仙天降浮仙正爲喻子遭逢既異發洩故奇雲林龔氏又力取喻子手圖若子幅奇論若干條次之爲書余獻其字曰神爲與中國有心人之將掃平殘賊以光 天朝庶幾涿鹿以後廟功再觀云廬陵蕭文翰令章子言

邇然樂知天下髦杰凡所至地亦未嘗不得炙其光自縉紳先生外北遊最服東山黃先生南遊乃得喻子兩人真天下異人也陣法之書則尤天下所無雖千古亦未親焉變化咸宜自茲日始乎一言志之友人汪從乾

蛇陣○龍陣○混元陣○兩關陣○日月陣○三才陣○三光陣○四象陣○五行陣○河圖陣○六花陣○七星陣○七曜齊陣○八卦陣○八卦陣○九宮陣○方圓曲道尖各陣

一字長蛇化作金龍陣 長蛇陣圖○金龍陣圖

中軍龍旗起三擺鼓一通角一聲前部爲首別堅黃

秘書兵衡卷之四

軍旗兩面前左部一旅與中軍前牙一旅共處前部左部之間左部次之後左部一旅與中軍左牙一旅共處左部中軍之間中軍次之後部又次之後右部一旅與中軍後牙一旅共處後部右部之闕右部次之前右部一旅與中軍右牙一旅共爲尾通牽長相接不絕狀如弓採向前鼓之而動吹之則盤盤也何士動也向前將旗又三擺角三聲鼓二通化爲八爪金龍陣以尾爲頭以頭爲尾前右部與中軍後牙分開爲角豎蒼龍角旗二面其黃旗二而移于此二角下間黃旗前間低豎碧旗角旗後高豎綠旗中間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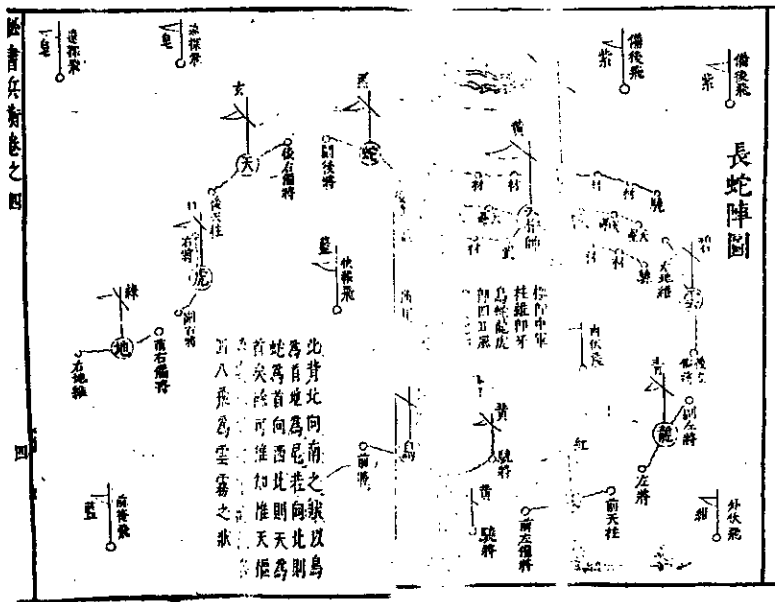
旅及後部俱分開各連大部為爪中軍鼓各軍應遙
運行進擒賊

浮仙人曰蛇龍動于水行于天曲而不直闇而不標
世俗不知長布而顯其頭夫長布死蛇也顯頭則揮
標賣首也況蛇之七寸易制龍則萬里飛翔知金龍
之變乃可為蛇陣矣應旗一化離披髮之玄武不靈
升爪藏頭雖足馬之天神自死易曰見羣龍无首吉
言善道也今作蛇龍陣者藏首于內以爪尾護外更
以遊兵作雲霧波浪四面環之陰陽之節盡張雷雨
之動自滿于神萬鬼屬吾願指問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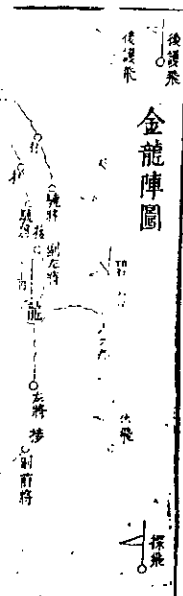
陰書兵制卷之四

三

長蛇陣圖



金龍陣圖



此陣賊若少則捲入吾陣中盡殲之
若多則看轉戰于中賊必奔潰要之
蛇當護七寸龍當藏首未作陣先防
被衝而破當設伏置陷若不及而賊
逼至矣吾皆則當化二儀為陣矣

紀書兵策卷之四

五

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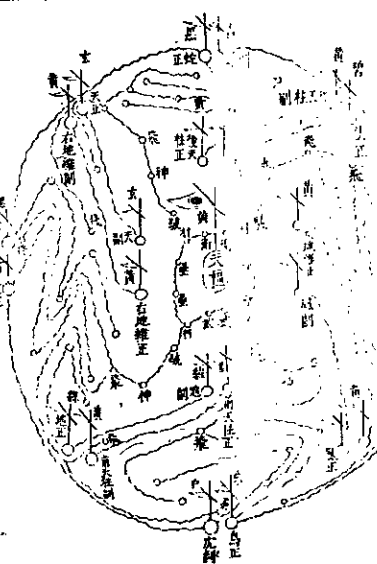
先天混元化作兩儀陣混元陣圖○兩儀陣圖
太極旗起擺鼓一通角一辭全軍混一後交于左左
交于前前交于右右交于後牙交于偏偏交于牙飛
將遊兵貫串于各部之中中軍不動大旗急擺鼓二
通角二辭四正四偏八部圓于左中軍牙卒方于右
中軍及偏牙居左圓列豎赤旗四正部居右作偃月
朝左豎白旗中軍鼓各軍應分開並進聽中軍鳴金
乃止看大旗急擺月遠日而合軍

二儀日月化作三才陣三才陣圖○三九陣圖

尖旗起擺鼓一通角三聲中軍及四牙居中前牙在
前後牙在後左牙左右牙左左部及前左部後部及
後左部共居左左部在前後部在後前左在左後左
在右前部及前右部右部及後右部共居右前部在
前右部在後前右在左後右在右三處俱作犁頭狀
左軍玄旗當前右軍黃旗當前中軍青旗當前中軍
鼓左右應看中軍大旗從左向前應左軍進從右向
前應右軍進直向前指中軍自進如化三光陣左圓
右懷中爲小五方陣進法如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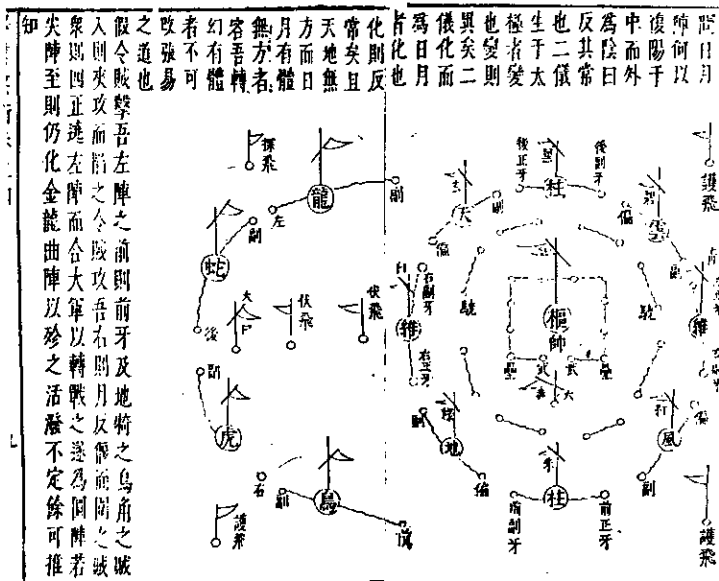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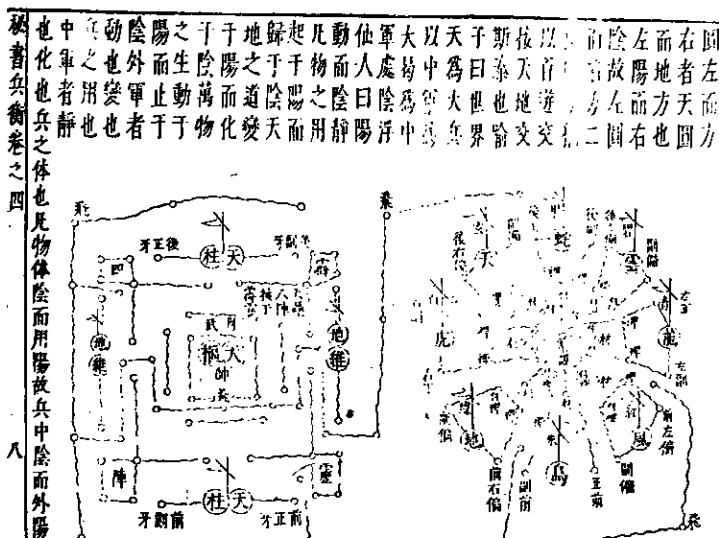
混元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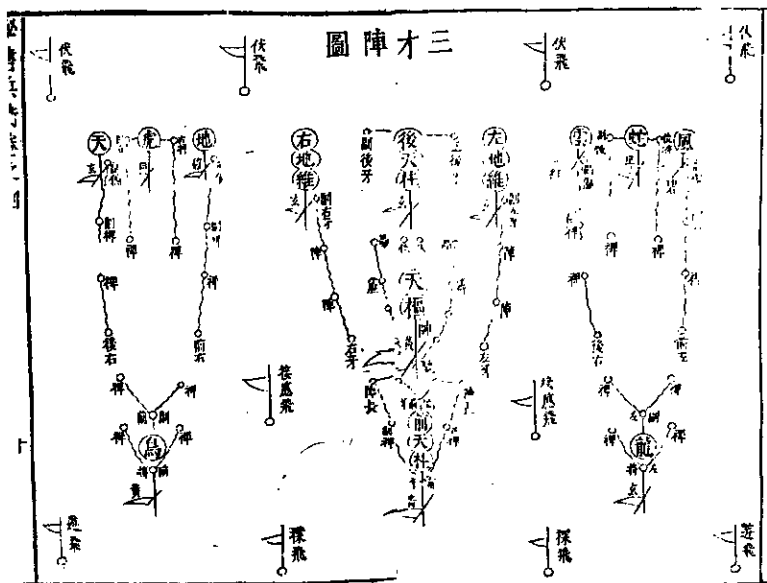
浮仙人曰龍不產于龍而產于蛇于未離乎母也一
氣之所爲未分也正枝而副根真氣有餘而餘氣未
足也牙抱正而副離者中之達乎外也百隊飛遊不



表行而中實者盛氣未漏充塞于天地之間也正氣
偏于內者竭天至欲非正氣不能行也外闕而內方
者天固而地方也蓋氣雖未判而兩儀之體具矣
居中按此陣力完氣固可以堅守于敵境可以轉戰
于敵中賊無從入萬一營拒不備賊爲失陣以亂我
則化曲陣以禦之復爲蛇龍可以不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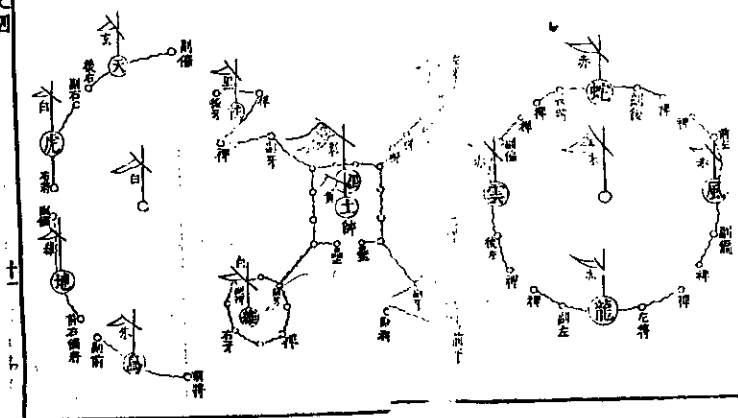
兩儀陣圖





三光陣圖

居中按此陣
特三才之又
一變耳二曜
五行畢具賊
無術以攻之
假令吾為火
陣賊而向來
我欲化為土
地利未宜分
者難合則一
麾而就此即
賊多變奇形
亦無所用之
攻月則金木
挾之攻日則
木火持之攻
星則日月合
之變動無際
可廣而推也



文問于喻子曰日月三光陣皆前左不次于前而前
右次之何也曰兵立右也兵何以立右乎曰凡人之
手左主守右主進兵榮進也故立右也且次左則左
旋左旋者逆次右而右旋右旋者順兵者上順天道
下順人心行險而順行順而貞不宜逆也曰天道左
旋靈不順乎曰非也天道罔右旋曆象自逆數耳非
其理也非其象也

問三才天大三才陣乃人居其中不大人而小天地
乎曰非也兵用人故以人效天地以天地從人耳
問人陣用青衣旗何以也曰萬物之生也始于東方

人者物之首也是以用東方之色焉天地之正也

問青前而玄遍于後何耶曰木之生也于亥玄者亥

之色也亥于之會人生之蒂也故悉玄焉問曷中仍

用黃曰本色也有天必有地有地乃人生焉玄抱黃

黃出青道之根也三才雖別狀而理一焉

問三才火陣也曷中青左而右黃曰所以爲火也

赤生于青木實炎焉青生于玄天佑人木傳火也其

歸在地故黃焉火之實也有進必有退有開必有伏

有用必有藏兵之善也

問當青也而玄當赤也而黃不異與曰玄所以達青

黃則赤之生也各部不更本厚其薪也空中所以發

焰也飛兵四而接引之資也

居中按三才陣宜于衝敵大衆破敵圓陣若守須在

木星之地及春夏之時火土命之帥若賊攻我地則

我天勿動而人應之攻我人則人不動而天地夾擊

之攻我天則地不動亦人應之若避我尖攻我旁後

我可以隨處化尖善思者擴而用之推而行之帝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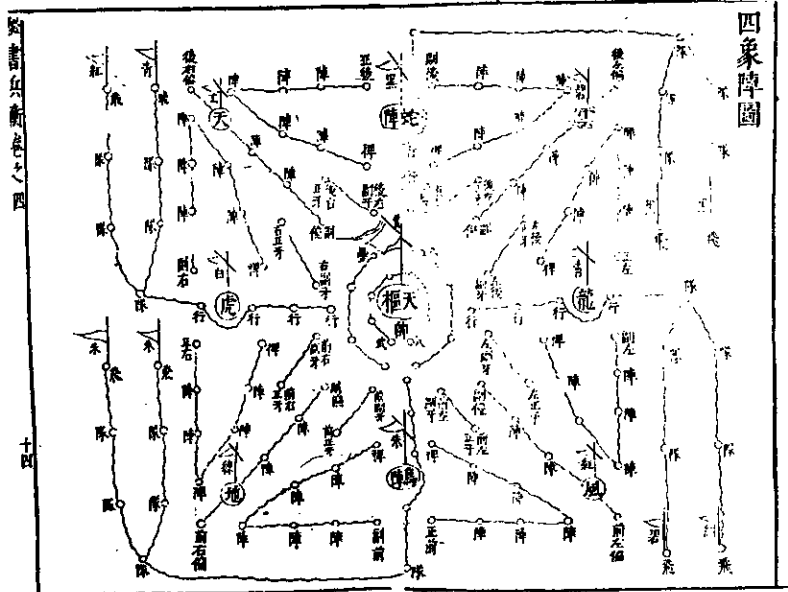
三才七政化作四象陣

四象陣

方旗起擺鼓一通角四聲前後左右各還本位四方

直擺開四門各以正副二將把之中軍居中偏牙間處而不露或往來出入焉中軍鼓衆軍應旗前指則兩隊遊騎朱衣朱旗從前門出遶陣或擊敵鳴金則止旗招則入又鼓又應右麾而一隊紅衣旗一隊青衣旗從右門出按陣擊應金止招人又鼓又應後麾則兩隊黑衣旗從後門出按擊金止招人又鼓又應左麾而一緋一碧二隊出于左門行陣金止招人如旗大動中軍大鼓四門俱出是爲四象昭垂若偃旗息鼓四門俱伏以守是爲四門斗底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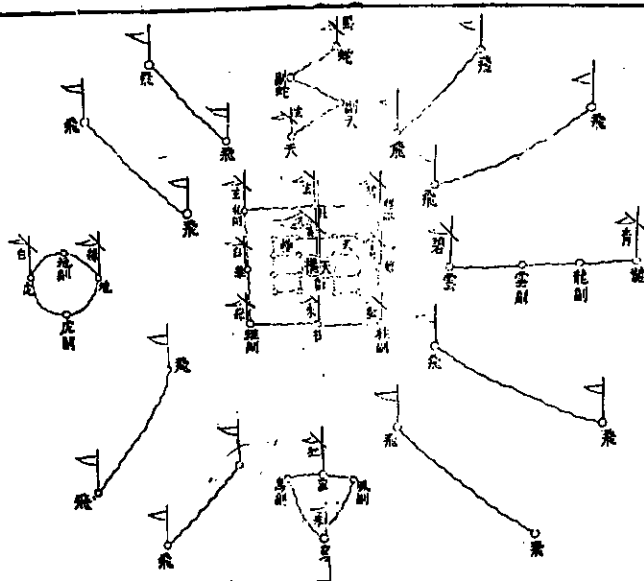
四象陣圖



文問兩隊朱旗從南門出者何也喻子曰天象也兩者一每生二二儀之生四也四者各二卦爻之起也二朱者太陽也太陽必屬乾二黑者太陰也大陰必成坤乾南坤北天地之定位也故南朱右一紅而一青者何也曰紅者赤之漸也離未老則爲紅焉青者震之體也離震方生其二畫也下陽而上陰少陰之象也故一紅而一青相對于東是爲少陽一紺而一碧紺者風之象也體青而近于朱也爲與焉碧者山之象也雲之色也卦爲艮體白而欲爲青也故爲少陽此四象之義所以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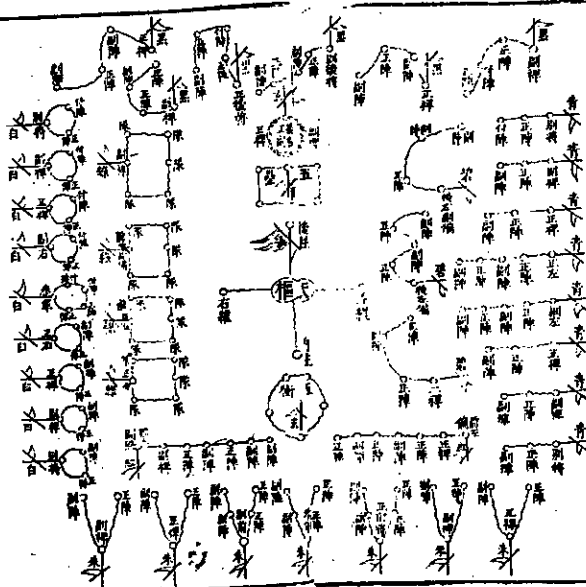
五星連珠化作河圖陣五行陣圖○河圖陣圖五色雲旗起擺鼓一通角五聲前後左右及中軍各還本部按水火木金土爲五形以前左部屬前部前右部屬右部後右部屬後部後左部屬左部而以遊兵交護接應旗鼓更動前部折而爲七各尖于前前左折而爲二橫列隨之後部折而爲六各曲于後後右一圓隨之左部八條于左後左三曲從之右部九圓于右前右四方隨之中軍以五將黃方于後五將玄圓于前仍以牙兵自爲五方于中四面奇情險勢短節陰陽鬼神之變畢現于此

五行陣圖



孫子兵略卷之四

河圖陣圖



孫子兵略卷之四

浮仙人曰前部七而炎于前火之義也少陽之數也少陰實生之故兩而續于其後略長爲木不燼其傳內生平外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天地之道也後六數而曲形水也太陰也實生于太陽故一而續之圓之者取金之義水之所由生也左八而長木道行矣又少陰也少陽續之三以曲之取潤乎水也右圓而九又爲太陽金莫盛焉太陰復滋之其數四其位方坤之道也凡此者河圖之位四象八卦所以合爲四方而中五次十于母相依盡陰陽之妙生克嗣續之機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大衍河圖化作六花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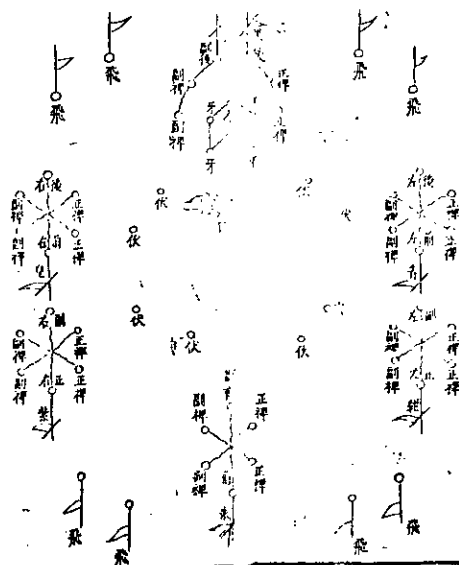
六花陣

黑白六花旗起擺鼓一通角六聲前部前後左右在前之左右略後四偏在後之左右略前中軍連後部中軍鼓衆軍應六位散散以次進衛陣則中軍及後略前以處乎中實其力也轉戰則六位如環隨處爲首守則以中軍在中五方守之便于狹地也居中按此陣若作層又之勢卽爲曲陣作疊人之勢卽爲尖陣作如環之勢卽爲圓陣更前後各三而並列之卽方陣也變化亦不可盡但要之厥象是爲純陰宜用于嚴冬施于絕塞及荒險之區也

陰書兵貴密之四

六花陣圖

此陣大勢既六各形皆六惟中與後重之然皆六也六爲老陰六六爲天六花者虛殺之象也推皆六之義則如二如三如四等象皆可推知矣



各陣中方圓曲突皆可形化惟六敵不可發發則亂陰陽之準矣此陣又名六虛陣各空中以象陰也又名六爻陣說不可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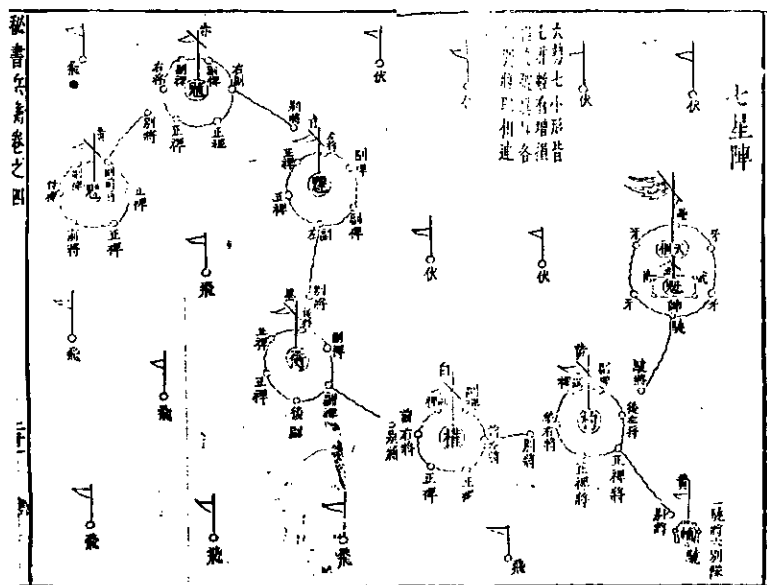
問六花何取干狹地也浮仙人曰守不如入戰不如五行不如七合不如日月圓不如金龍惟路窄而達賊山陰而難營就使用之因便而制勝焉兵多則其勢合其志齊兵少則其節短其應疾苟得其妙四之而太少入之則已多六花之勢殆如飛雪凌空變幻之由泯不見迹非神智莫及也已
居中按六花者六爻之異名耳乃六花別無奇偶六爻之變而爲陣從陣而益變之不可勝窮也此法惟喻子知之然喻子知之亦不能盡言之

六花飛舞化作七星陣七星陣圖○七曜齊元
 七星旗起擺鼓一通角七聲前部黃旗在前右部赤
 旗次之左部青旗次之後部黑旗又次之共四方爲
 斗杓前右前左合白號接之後右後左合黃號又接
 之中軍最後赤號爲魁柄中軍鼓衆軍應七位以次
 遞進而進若更變幻則起七曜旗一麾只將舊位改
 形中軍圓于後後右後左二部合偃次之前右前左
 二部合圓次之後部圓次之左部長次之右部尖次

齊元陣更以飛兵建計羅烝序之號翼之

武備志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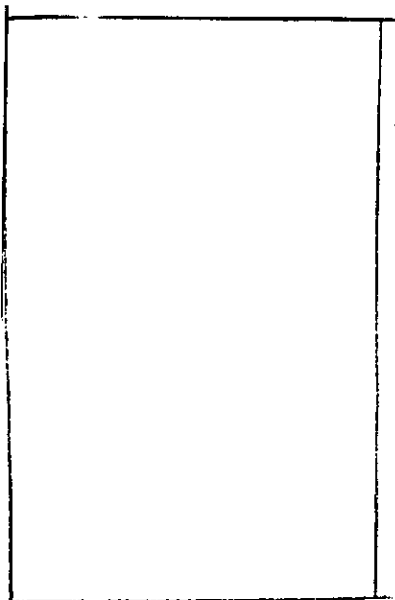
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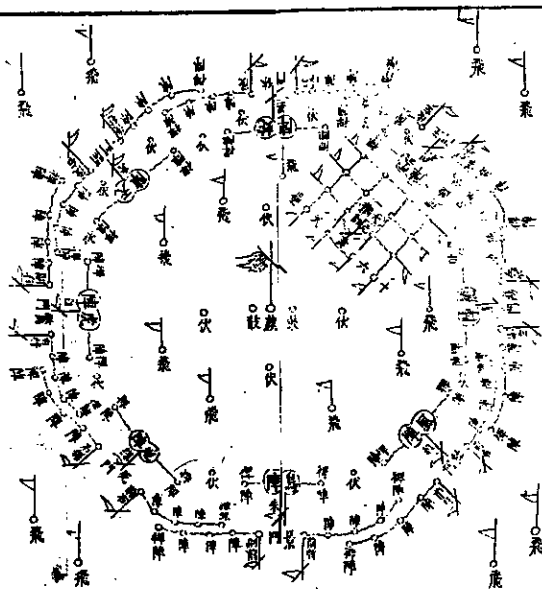
通書



天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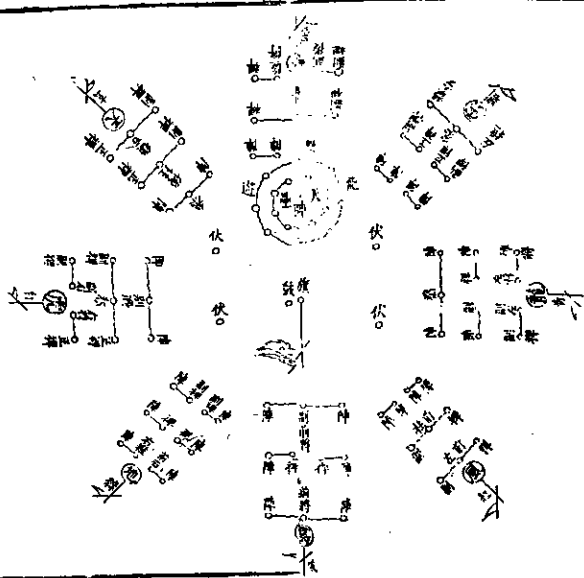
八門陣圖 八門之角交接處相為掩護則陣堅而不
 為密而不疎亦取相生之義皆母抱子以
 養氣也 空中置鼓以驚賊也飛以俟之伏以擒
 之吉門俱伏者恐賊之趨也凶門賊必不攻故不伏



或曰大將宜向生門夫向生則坐死矣向者敵也坐
 者身也宅身生敵未見其宜決計惟有坐生
 居中按此圖所說八門就一局甲子一時刻之若他
 時則門有變幻而陣不必移移將坐及伏可也
 圖書兵衛卷之四

八卦陣圖

八卦設妙于靜守，亦須以生魁嗣續之法行。之卦卦可以為首卦，卦可以為左右手互相換也。



中軍圖而伏者象太極之無為也。八陣方而列者法陰陽之効用也。空中者不混于九宮也。

二十五

問陣何為乎八卦也。浮仙人曰：後右作三連乾位乎西北也。後為中滿坎之方也。後左外實內虛，雲興于山也。左外虛而內實，雷動而龍興也。前左虛三分之一，于衷風行而蠶物也。前獨空中火發發也。前右三虛為坤為文也。右外虛三分之一，以向人口實也。齒牙也。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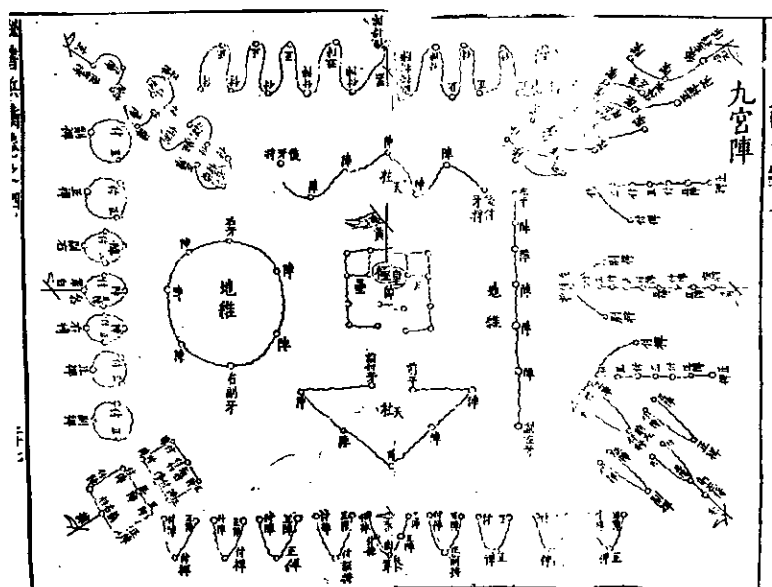
問周後天之卦者何也。曰：先天卦未八也。自具于太極而未嘗分也。故從後焉。兵已行矣。言乎其用也。

八門金鎖化作九宮陣

因八卦之位而取中軍居其中壘在內四牙四面五方按五行內佈其外則前部折而爲九尖列前右折而爲二方連右部折而爲七皆圓後右六數圓而曲後部一連曲陳于後後左曲佈而各長左部三而長前左長而尖實爲四數其道履一戴九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中五爲皇極蓋洛書之數也洛書二字名不善故不命名若牽長順佈則仍化長蛇陣矣以此推廣千變萬幻莫窮其端秘圖之所以爲至妙至妙者也

秘書兵部卷之四

三十六



浮仙人曰分之則九宮合之仍八卦也置門卽八門也特空中不空中異耳故八門八卦九宮三陣總一而已六卽乾也乾卽開也使賊併力攻吾乾便以乾爲中離爲首與爲尾中退而首尾進作長蛇陣以衆之如賊多不可果合則分爲兩儀陣以來持之以此推之萬變不窮也

喻子曰門以天移陣從地轉天移者七十二局之變化也地轉者龍必位于東虎必陳于西非謂鳥必爲前蛇必爲後也諸圖但就向南一局像之以貫餘耳若七十二局之化則又左奇門矣

方圖曲直尖各陣論

全軍方陣圖○一軍方陣圖○一旅方陣圖○一隊品字陣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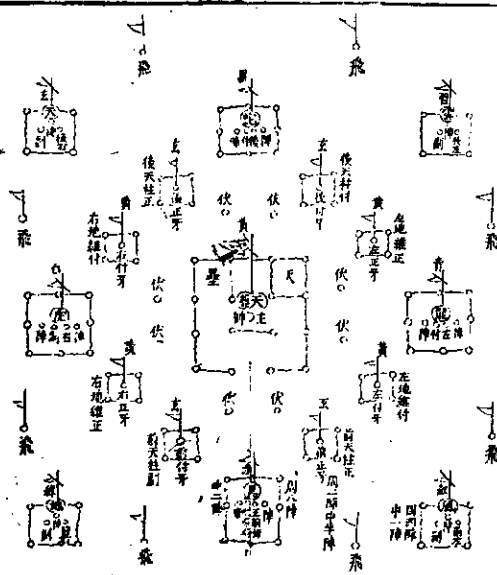
陣有全方者全軍方就全軍中一軍亦方一旅亦方就各軍旅中各陣皆方就各陣中每隊皆方就各隊中每成皆方其圖曲直尖各陣可知但圖其一方陣之全軍一軍一旅半旅一隊一隊以見其餘若夫大方之中有小圓有小曲有小直有小尖大圓之中有小方有小尖小直小曲大曲之中有小圓小方小尖小直大直之中有小曲等與大尖之中有小方等變化萬殊神而明之在乎斯人

御書英簡秘之四

壬人

全軍方陣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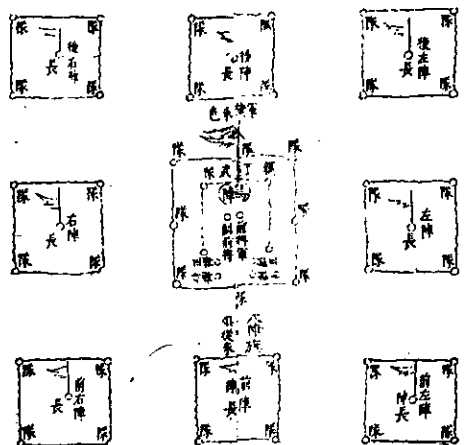
師以十六衛處中八才環之四正各十陣四隅各五陣八才各五合隊爲二陣半如一倍法也此陣爲諸陣之宗必不可易之數若兵多特從此按數增之耳



此方形一隊式也其間曲長失時皆準乎此勢殊而數不異也外乘內伏者外察賊勢內防不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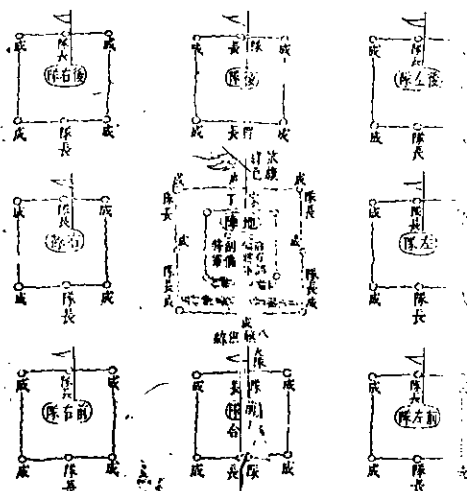
一軍十陣方陣之圖

將以二陣居中其八陣環布裨將聽令于大將仍作九宮八卦狀特皆方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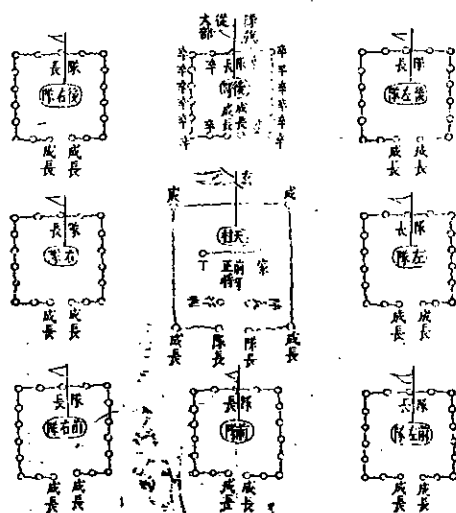
此前一軍式也推此而四正四隅可盡知

一旅五陣二十隊方陣之圖
 偏將以四隊居中其十六隊環布裨陣聽令于將亦
 九宮八卦狀



此前右偏部一族式也推此而四隅四牙可知
 每陣四隊每隊二成合二隊五十人為一大隊謂之
 合隊故此八隊皆稱合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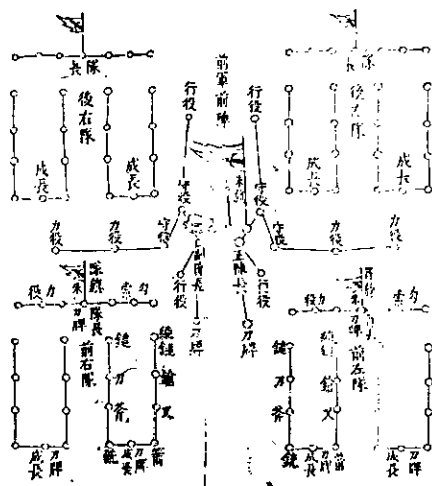
半旅十隊方陣之圖
 將以二隊居中其八隊周布亦九宮八卦狀陣長聽
 將令每隊二成每成九人每隊十八人隊隊長及役人中
 軍可推



此半牙半偏部式也恐世人知合軍不知分軍故授
 此術多明分法便于急用也如此半部牙將偏將裨
 將材將驍將俱可領行聽令

一陣四隊八成方陣之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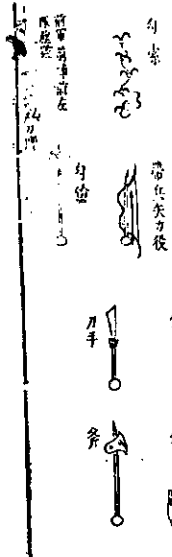
每隊隊長領六人橫列于後二成各雙直于前面陣
長領人居中兩端應接此百人陣也方則如此若以
後左居前左之左後右居前右之右牽而長之則又
為長陣矣尖之圖之曲之可以推知



此十陣圖中抽前一陣以為圖耳而十陣皆可見矣
若一旅半旅之陣以兵少故不用此法然畢竟此法
最善又便于轉化諸半旅等陣寧效此可也若每隊
戰法則又有品字陣在

一隊變成品字陣圖

刀牌隊長領力役三人
勾索三人居後僅二成
作戰每成刀牌成長當
前等銳翼之又并旁翼
之鎗刀從左右滿之剛
亦鎗從後滿之此戰陣
也



浮仙人曰凡陣小形俱視大勢大勢直小形亦直一而不直大勢圓小形亦圓無一而不圓居中按卷右輪子手作諸圖皆舉其大勢以該小也如三才陣三大勢爲尖則其中每陣每旅每隊每成無非尖者七星陣七大勢皆圓則其中每陣至每成無非圓者大陣曲直等皆然所謂以小從大其勢同也然又不必其俱同者如五行等陣五形俱備河圖之陣十象全備此陰陽所備不可以方圓定局拘若專攻一局而截之吾大勢之直者不及斷也卽俱變各陣各旅

各隊各成而爲尖彼圓復受制矣是吾從木化火而害其金也餘可推知

居中按凡教陣者擇其將而授之將成乃教其下無不成矣故輪子于大圓之際凡勢合者一將括于一團或數將而合于一團兵悉寓焉若分勢佈局乃舉及裨陣餘不能悉見也故又于大陣中抽出圖之務盡茲秘法以示天下詳詳如右可謂老婆心腕燒如火蘇秦股血湧如沄矣

輪子十三種秘書兵衛卷之四全

圖書兵衛卷之四

三十五

喻子十三種秘書兵衛卷之五

葵源 劉光遠玄機 彙成

雲林 龔居中應酬 傳輯

廬陵 蕭 倜儻儀 參論

南州 楊 善元之 訂錄

鍾山 鄭大經道常 梓行

奇技泣天狼 有引并目

九玄真人鍊法于深山蛟宮怪穴爲之盪搖龍泉
太阿伏于幽園之土而紫氣上騰于天是知天人
上下其氣機之相感最疾以微非可禦也故蕭君

斲刀鹿豕流涕義宜裁矢白鼠號叫何則技至疑
神而物懸其命也天有狼星在弧矢之前其光瞳
然喻于四夷明盛則蠻夷猾夏憂中國者恨不射
而落之今四夷蠢動狼跋之時也以中宇之大而
不克驅芟則技之不奇而懸之罔術也喻子之技
奇矣吾叔應園氏獨契其奇相與徹千古不傳之
秘共之斯人使悉知要妙以破蠻夷彘突之橫落
之者將是在是乎寥寥狼星能無泣下哉請命之曰
泣天狼後學龔承詔言
倫自東夷作難殷雷五內迄無停刻思天下之大

豈無制一狗之具爲 聖明之世豈盡人皆不可

動變直以忠義之心未底于至誠故鬼神不依奇
術不發耳讀喻子泣天狼之篇而後知誠之至自

有其人術之奇自有其技國家取士之報真儒韜
情之寶鐘飛劍合不容終秘鬼神依是矣夫安得

解朝纓不暇者追之母遯之西山毛至中言

車器 ○船器 ○步器 ○被服 ○持器 ○守器
○行器 ○伏器 ○攻器 ○神機火砲車 ○
車器 ○行器 ○步器 ○被服 ○持器 ○守器

喻子曰此伐必須車而今時之車一無可用余辛酉
此行伏 闕懷宸未上徹至大司馬觀魚車一砲可

碎至安定大教場試剛車及偏箱車皆上之不可
載人下之不可伏卒屏不可當砲石中不必備奇器
薄板脆幹一當大敵稍敵其一士卒震駭人人奔走
直棄以奉虜資其載玉帛子女以去也惟胡憲臺所
造平夷車可謂苦心而捐俸自製所爲能幾欲其畢
備于用亦難矣返途山東見火虎及中轉火車益愕
漫可歎總之極力不逮且古法第可行千古法因時
置道以器殊非思極而通鬼神洩秘而動天地翻古
人之未有傳千世之不傳未足以指顧一匡驅除四
淨也蓋古未用火器故晁錯削中國長技有五而火

器不與則夷可知矣後世無漢唐之邊備夷狄盡擅其長而中國之技僅一火器至益後中國之人且亡命爲夷用則火器一善又將與夷共之古川石不遇守城今用石駁石砲且于臨陣所論諸車皆未能當此也余十五六歲受蒙傳時即常常默想絕域平沙黃塵黑霧中鼓天兵蕩胡馬丙辰丁巳營營撰日中三策中與三策匡時五策皆輒發邊事戊午以後裂皆嚼齒嚼心豎髮日夜思中國之大豈乏人鮮法終不能制此逆醜天下有一捷必又有一堅可以敵之一堅必又有一工可以破之其道固存特人未至

秘書兵衛法之五

三十一

耳營營近千旦募乃得其技自意雖奇竟無微不徹所體用庚申之歲可食失道獨行入萬山中遍訪神仙遇無妙上人童顏朗語年二百有餘歲自稱有大略識時深隱余拜問匡世之務輒不語則頂足極叩因答以吾之所道子之所思子之所欲行吾之所不用也余喜極稽首力求顯誨因發數百言該括中外因及車戰與余思略不異特明授尺寸併言用訣耳余心乃微既謝教將出上人日子之技則善矣忠主救民之念則誠矣雖然與于無惡有善不如併無善可稱動業者性命之殃也節義者姦邪之賊也子行

窮極時必思我語或者能從我乎余聞之今然揮涕而別今將從之然終不忍聽中國之民受人羊之觸不惜以此技傳之其人聽人之用之其用則余心悉矣不用亦悉余心也乃圖而論之卽演天地鬼神之秘而冥譴相及不能辭也

中問有冷道人車兩輪虛張周環百刃一絞而動刀斧交下劈入賊陣誰能當之夫子何不圖也喻子曰使一木石橫之百刃皆廢矣安有刃不人持能無乎又問火虎火馬虎車象車一無用乎喻子曰有之其板則不可用也其可用則有火毯之制在

活處車單立外景

虎頭驚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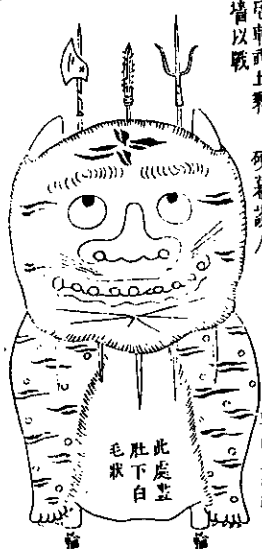
諸般放火器

正面看全不
見車武士乘
牆以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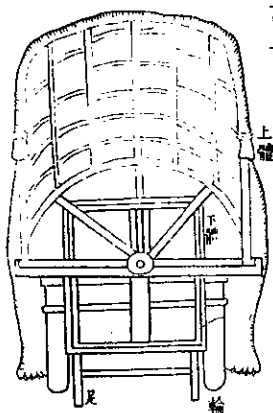
硬幕護人

五釘取五丁

軟帷護輪



活處車單立內景



上體高四尺
衆四時之能
轉下體高四
尺衆四方之
一定上體一
弓一弦共寬
十五尺大衍
通數下體四
方各寬五尺
以衆五行上體木網作三十六眼取置下體用木小大七十二
根取然三輪取日月中臍取太極上乾動下坤靜

圖書與齋卷之五

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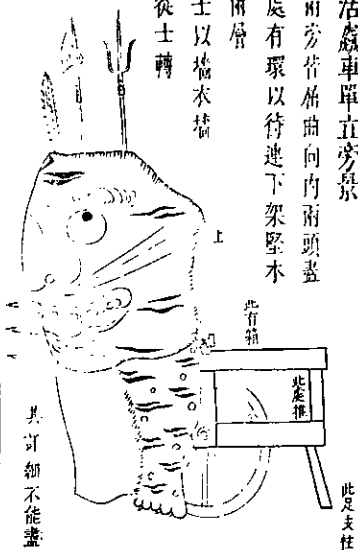
活處車單立旁景

兩旁皆屈曲向內兩頭盡
處有環以待連下架堅本

兩層

士以燒木燒

從士轉



此足夫性

此有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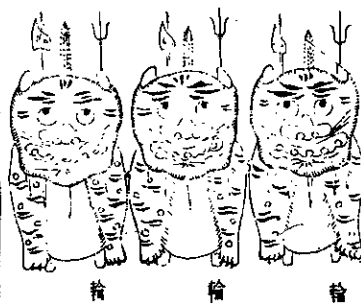
此處推

其訂細不能盡圖

活處車全合一字

並列之圖

此爲營時並列式
也若中車實前左
右略後爲人字狀
是爲失陣可以冲
敵若中車略退左
右較前爲雙股又
欲是爲曲陣可以
擒敵若陷于輪則
三車鼎列下輪則
一面拒敵爲品字
陣且戰且走雖孤
不敗皆不圖者可
推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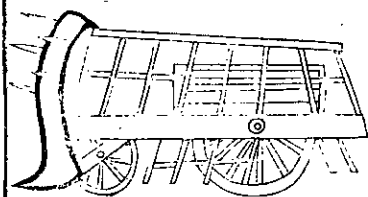
輪

輪

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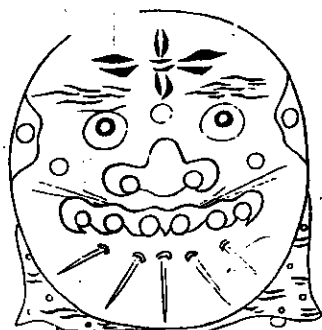
冲敵鐵頭車式

高五十寸大衍順數前亦
五丁長十尺取天干上體
高三十三寸取天下體二
十四寸取氣下卑以堅下
寬七尺取斗其鐵頭作人
字狀尖脊向敵二邊各三
尺六寸共七十二寸取然
小輪無箱但置輕物大輪
有箱人坐其上重物間置



神轉火毯車式

此外一面形也四面皆如此畫之入盡在毯中不見隻脚亦不用刀斧純用火物四面吐出亦不用人推人悉坐內箱上一人絞機四輪皆動其車飛行內景之妙不可圖也後有詳論



此書與前卷之五

七

連糧木牛圖

每一大牛牽四小牛每五牛一貫其機在鼻後通于尻每鼻對尻鈎連于尾鼻入尻處其機相動每牛肚中從鼻至尻通長一機每中長機以撥四骨四足各有直骨直骨皆機機機動直機亦動則蹄爪各均每蹄八爪隨機以行仍覆于膝皮之中不露其實內用木格外用牛皮外式如此內妙難言也



活處車

居中按凡車若用北方脆木板及竹包皆不能當砲若用南方堅木板則重而難運且木終是易損逢砲必摧況方箱與砲石相當其破尤易又下無惟步兵難伏上無士攻馬無由然車太重大則遲仍單小則必不可拒敵喻子秘傳于無妙上人活處車法合三為一分一為三其體每單車分上下體下體方用荆蜀硬木為四方匡兩旁垂下堅柱安輪當中置一柱下安兩輪上為磨磨匡中磨四圍俱面堅木板板下三柱之間兩厚輪在焉輪外匡下四圍皆以硬木為

虛架以護輪可以攤衣甲間兵仗步卒可伏其中匡後設兩軸以推車其二輪之間磨磨之後板下置一小箱盛器械火藥匡後掛水筒上體圓如磨磨為半月彈弓狀就弓弦中安彈處磨磨磨可以轉向前後左右其圓體凹內凸外似鍋而略方上半以荆南硬木條如茶條鎗桿木之類為網網外施剛柔幕幕用生牛皮二層中夾綿繭密納之外畫虎頭仍以生桐油塗之天敵透晒極堅下半掛一

器械時立武士匡後行時二人戰時四人推一單車又置支車木數根車止則撐之上體兩旁盡處各置一環合則以精鋼練連之三車爲一中不甚空但練活而略可開轉其全車之左右步武立焉

蕭煥儀曰剛柔幕圓而不方則雖有砲石滑而墜矣硬條網而不牆則堅而不重中傷亦不碎矣上立武士則居高而欺賊馬矣三車爲一則賊勢雖盛不能冲矣一可爲三則路狹亦可行速行亦可及矣上體剛柔之牆隨人之足可轉旋而四向則四面皆賊而不畏矣牆列于旁而車行仍向前向後則活城轉戰

于城中雖橫行萬里而無失矣此車制之至妙至妙而無以復加者也

冲陣鐵頭車

別有少室山人授喻子鐵頭車法形長而堅鐵包其頭作人字尖向前下如犁頭有刃車輪未到犁頭先剗去一切木椿馬落鹿角阻車之物木柵營帳盡數冲開無堅不破惟前重恐陷故設二小輪及多足于前前陷則木足森森立住後二大輪即止猶可按回更於二長木于車底鋪滿可過也車兩旁皆木網亦用剛柔模爲牆其人皆在中乘木箱向兩旁而戰此

神轉火毯車

車備于中軍間道出冲敵堅營大陣而不可自爲周身頂面悉圓下則加裙人從下入上有天窗可開可塞旁無門戶惟渾身多竅其內法亦有上下體四輪在下更不用一人有地四輪之旁有四軸軸各有齒中間上下體間一虛輪人坐于旁絞動虛軸輪齒接動軸齒齒齒隔動四輪不用人推其轉如飛具于中軍看敵衆大集之處或酣戰之會卒然滾出百孔噴烟吐火雖以單車入百萬之衆一無所懼惟大爲善內喜多人併火藥陷陣各孔皆安火器一安一接

相續不絕對外施放不安火器之孔則以日窺外若賊亦用火器延其則且塞其當賊之孔但一孔可安火器孔中發火若更蒙以草土雜物伏于路旁或出賊背以截其歸或入賊腹以爲內應或深入賊境焚其貨糧尤爲妙驗

居中按此法乃喻子遊泰山中得之黃了凡道翁獨中其真訣不獨北地若稍狹其輪南方皆可用也

運糧木牛

舉問木鳶自飛木牛自行皆可運糧古人之制果有之乎喻子曰無之也木鳶者舟之別名木牛者車之別名也凡飛空之物必體無重于機如糧重矣安可翔風且翔風者執其方限其至哉能適于用乎古未有獨輪短轆車自孔明因蜀道之窄大車既不能行馬牛又敵其力而芻豆費多故製小車前二短轆爲角中一挽紐爲鼻後一推柄爲尾下施四足以防傾中設單輪以便轉其行雖略緩負重爲宜故名之曰木牛今之南方單車實用其法略文之也武侯心書所載明甚不然安有實實木牛自行之妙術而今

魏書兵志卷之五

十一

人顧不用乎世俗不知體法而好傳奇幻遂以名爲實妄誇古人有神怪手段如木牛之作實實作牛不大費雕巧乎又何便于人國以爲之乃世所秘傳所謂木牛者固非心書之謂其足轉宜乎其實行宜重亦未必便于高山窄路之中則非孔明出蜀之物尤可知然余所受于少室山人有此一技亦非無當酌而適用在乎吾人故附圖之

作牛者使敵疑之不知所以也不用人推者置一人于大牛肚中撥其機而引五牛俱走以一人而運五牛五牛各駄糧二石既負重又不疲又省芻豆省牧

放且敵人來奪若真牛則可驅而去此牛則不可驅轉其機便倒行而還或其一入見賊大至則抽機以遁五牛俱不行賊得糧不能運而吾兵且至矣又法更大其身爲虎鹿之狀以驚賊馬過身盡旋毛旋毛間作孔常時綿塞人不能辨每一具中坐一人多備火藥設數器于內賊來奪糧但得行不顧賊近乃驟發火器投之每車如此賊以爲戰車也必不敢奪且每頭鐙用一人而每頭可載五石則是一人而負五石矣何必竹牛中人耶

魏書兵志卷之五

十二

真決也
龔應圖曰若造得活蟲全車三百二十副以一萬六千人用之分爲八部八牙更造得鐵頭車八十輛四千入用之爲八驍以待冲鋒陷陣更造得火毬車四十輛二千入用爲八奇以待伏切之用又造木虎四十隻八健將二千入領之以運糧亦可助戰更精其甲冑備其器械全其火具以橫行絕域吾知其不失也

高車戰
喻子曰以活蟲車每副從軍一合隊照神爲篇陣法

車輪盡前進轉戰而前欲退則倒拖車輪轉戰而退萬無敗理若賊專一冲吾吾為蛇龍陣勢裹而圍之車幕內向仍以半軍備外宿則方列如城而營狹門曲路以出入遊兵若吾營陣不動而賊用石砲狂攻則須更張木架綿被及穩藤遠遠蔽車火砲甚則濕其被若賊用吾天衝之法以至則須開陣出擊之趁用車之法制騎宜靜靜則騎不能冲避攻宜動動則攻物難向蓋騎輕于車而車又易轉移于衝與砲也○凡車戰每隊五十人從一全車每單車上立二武

武書兵部卷之五

十三

士持鎗騎馬上人各車中仍以二武士迭換之車下左右各二人標出勞夷馬陣中仍備六人接備之通上下各十二人共二十四人車後推車力士十二人迭推送役騎軍十人以備追擊一小將二隊長管之其勾索等具卽諸軍迭推之其教法與步紀略殊

船器 續江龍舟○子母大龍舟○箭賊機舟○

喻子曰官裡為舟徒飾觀示威而已甚非所以妙有無化虛實也當以無飾者泰之變化于是乎生焉是故靜江龍表同而中異也大龍體二而形一也機舟內險而外平也如此者制之極異為之易用之宜余受學于紫崖仙人得其真而世所未有也論而圖之

靜江龍舟有圖

巨木三長條一為中底二為左右邊二短截一為頭一為尾三條為主各以板箱合中間為三舟但以橫梁密管之首尾合為一舟三舟之間二空槽中下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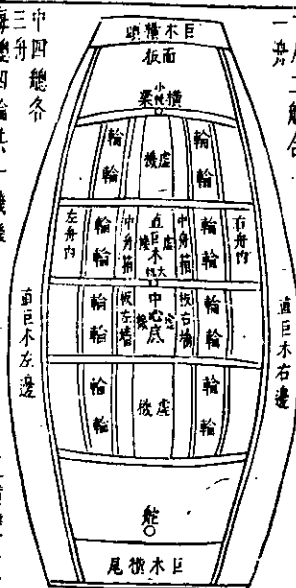
武書兵部卷之五

十四

飛輪八雙每輪八爪半浸于水半現于面上設轉輪二四皆在舟中上總設窻達而中不露其舟體仍分類六形一海船二鹽船三官船四沙船五蘇船六裏船又設周邊架幔架用硬木條為之如車架然幔用生牛皮生桐油透者為之平時收藏與民船一樣臨敵鋪設乘之以戰每舟大者容五百人中者容二百五十人小者容百人正兵之所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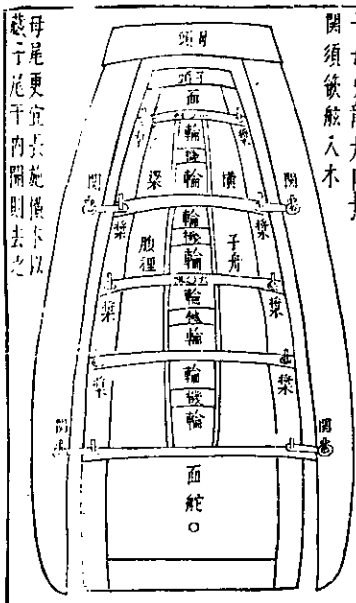
徐季衡曰合三為一一舟倘壞二舟尚全沉底厚頭堅總之難壞則雖筏石冲投不能碎矣外一內三與民舟不異則雖深入賊地賊不知兵矣十六其輪八

附錄 舟車內景 六直徑
首尾二總合 一舟



中四總各
三分
每艘四輪共一機
每于上輪走于下
輪書兵衛卷之五
五橫雙界者
省橫梁也
十六

子母火龍舟內景
開須欲舢入木



母尾更宜長此橫下以
錢于尾于內開則去之

附辟火逢

洪沙翁曰水戰之法莫要于逢蓋陸戰在地有急再
圖江海之中四面洶湧逐帆者火則三軍之命休矣
必用晉江海汁煎熬為水將竹篾築浸漬再晒再
浸務令極透編織篷帆則火而火毯沾染不着吾兵
可無患而徑前矣

水馬已出武備志亦可遇急故有之

用黃藤造之腰斗六下用四足橫出水上頭高一尺
遮前浪尾高一尺遮後浪各空其中布漆其外肚下
設絆絞足騎之馬口中為確別封貯乾糧將士被綿
秘書兵衛卷之五
十七

果匏表甲持鐵刃短橈桿藏小刀背負水帶

水馬之
狀仍設
繩以便
板繫



足但橫浮不負直下

論船戰

喻子曰船戰陣與車步形殊而理則一其船形各不同惟類其小大因時因他而用之法大約每船五十人謂之隊船隊長執隊旗立船稍督四成之兵作戰左二成向左右二成向右爲鴛鴦陣四成長二後二前督兵齊舉器向賊船稍鼓則中輪動鼓緩輪緩鼓急輪急以冲賊陣賊若在一偏則衆兵密排于一偏其大于此者陣船百人軍船二百五十人將船五百人小于此者遊船二十五人皆可推知其陣與車陣同戰亦可推但水戰貴疎散不貴密聚船惡聚也是

秘書兵衛卷之五

十八

以順流則合力冲之逆流則分師夾之長江大湖則四散埋伏發而擊之其他妙用不可言明也結水營忌四圍沙淺不便進退也夫軍行不測之內莫難于水而軍行不測之用又莫妙于水矣神明之在乎人

步器車牌○神盾○立牌○布成○軟壁○棉馬○葵葉○菱角○論步戰
應圖曰步行不蔽其身以民子敵也故欲斃人先蔽身謹摘其切用如左圖之

車牌



秘書兵衛卷之五

十九

神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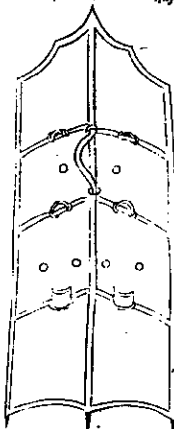
長四尺闊二尺四寸藤竹爲之外畫獸面內藏火箭銅鈴等器堅則拒敵倒可坐卧渡水尤妙便于山川征後所必用也
蕭月江曰九竅而載九銃一人有十人之用



立牌

高四尺闊二尺四寸竹重不如藤輕藤輕不如草軟
武侯遺制用鐵鞣綱生牛皮爲之緩而不緊以禦
喻子曰藤可渡而易火革難火而不可渡莫如木條
爲格輕藤爲

泉綱一層皮
于外渡則浮
藤火則濕革
危乎兩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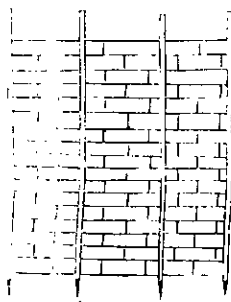


屋中按此內景圖也格上有執柄有蓋器低處幕間有穴放火藥

布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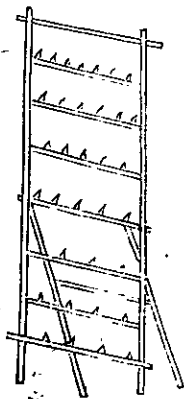
用布雙層高四尺長一丈五尺每五尺爲一柱共用
柱四根用布五幅淡青色界磚石之形

龔應圖曰此器雖
易曉然可卷而藏
可列而陣士食宿
于內而人不知敵
望而駭疑亦可收
箭却石特惜火須
濕之



軟壁

硬木作架
高七尺闊
六尺取軍
中綿被掛
上以堵銳
矢亦可阻



路此取一時之便耳

蕭煥儀曰諸牌壁之制總莫善于剛柔牌然俗所製
剛柔最忌入水爲不長矣故喻于所秘授法入水不
壞則可以渡看火不損則可以攻砲矢不傷則可以
守既用之于車而凡水陸行軍牌幪之具皆活動爲
之利用不窮者也

拒馬

暫時止歇用此步營陣
前以防卒然冲突取其
輕巧一人提行若大車
營則用鹿角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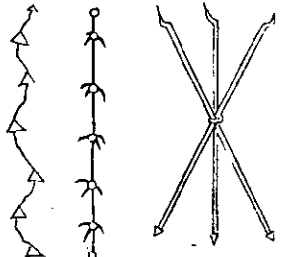
鐵蒺藜

步卒夜宿用此防賊

鐵菱角

用與上同

喻子曰二物之用皆須
置沙草中使不得掃不知而蹈之不然無益也



論步戰

喻子曰一隊步戰之法現神爲篇品字陣圖矣其全軍步戰皆如陣法然步戰必不宜于平野惟利高山大林之間若以步兵深入黔蜀滇中必須每隊神牌當先銃器隨後大隊步步爲營緩緩而進如蜈蚣之狀多其足以爲應一足被賊二足救之本身堅持羣足勿亂尤須多設遊兵探賊搜伏遊兵但用善走輕牌快鎗亦不必用馬既搜山內無伏又四山高望山外無賊乃進進時前隊既行後隊猶緩遊兵仍駐望四山若山外有可疑即遣猛士往探之無乃行有賊

秘書兵衛卷之五

五

卽止營搜擊未暮先卜營就堅爲機因山制若平地則向之高岩則依之嚴防其後密探其旁若平地步兵遇賊車騎皆無則全賴火器行之乏火器則趨立林據塵市又無則亟掘溝作壘壘木石爲營若戰惟以安靜持之依律進進萬無所失乘山則可向下急擊仰攻則惟持重緩合趨徑伏道可以急行若平地兩陣相當必不可急遽妄交惟火器乃利先發要之理能前定機以時宜毋執一也

被服

七梁盔○金銀臉○鋼鎗靴○龍騎笠○龍騎臉○龍騎革○龍騎甲○龍騎靴○龍騎底○木甲○火衣

喻子曰雖盟津伐暴武尚不能以厚衣之士當牧野之強徒況其下者哉故被服不堅而驅民就死者惡之極者也蓋克人其後自固爲先是以昔人緩于破人急于自爲無破敬業之敗可以觀矣余所傳紫崖仙人器械秘術必斤斤甲冑之屬先致意云

七梁盔

外鍊精銅爲之內疊繭厚納爲裏護領用革爲之其上有七梁直四橫三雖偶中刀而不可斷箭則擦過

秘書兵衛卷之五

五

其革上剛下柔可防卒至之刃而又便于轉頭

金銀臉

亦如盔製外銅內繭卽同戲面須相面合宜周圍嚴密更宜彩畫悍惡驚人

渾金甲

亦如盔製特宜周身而又便運前後二片欲其充滿肩罩過臂臂罩過肘手袖過肘身甲護腰腰甲護腿腿甲護膝以接于靴上下皆互相穿掩更須輕巧活

錦繡靴

其接合處皆綳皮絨繩縫之

用龍鱗革法製之已上將領用

龍鱗笠

生牛皮細片疊鱗密密縫綑綑縫同生桐油

庶民者車上武士及騎兵戴之深者車下猛士戴之

龍鱗臉

製同上而薄其外加其裏以為臉繫干笠

龍鱗革

材製同上樣用渾金甲法為之已上皆武士用

鞋底甲

疊底亦如鱗狀絲綿縫綑甲樣上同力役等人之服

秘書兵衛卷之五

三十四

鞋底靴

細鱗生桐油煮擦晒極堅軍役並用

七梁笠

硬皮

內納鱗

渾金甲

熟銅片包外

手袖

熟銅

金觀臉

熟銅

水色成加
銀色法



龍鱗笠車騎
士用

龍鱗臉

步試用



龍鱗革

秘書兵衛卷之五

三十五

鞋底甲

龍鱗靴

此甲雖

世共知

以其必

用故附

圖然世

所用亦

未育此

製法



鞋底靴

附江滾海飛波利甲及漆木注

洪沙翁曰水戰之具固多而甲冑之制尤要用油絹爲裏鮑板爲甲砌如龍鱗浮行水而駕浪乘風頃刻數十里而長江大河之險無慮也若潛伏水者用銀打法物長一寸二分兩管塞鼻下合曲入口氣口鼻之氣自相通往往仍用椰瓢漆黑以護腎囊將帛帶縛繫腰間蓋腎囊入水其紅如火惡魚毒物望光而來人命必傷護之則光不現而無害此水戰之必備者

入火衣

浮仙秘法用海汁煉冰魚液製衣被之入火不焚

秘書兵衛卷之五

三六

持器又○斧○鋤○鋤○斧○鋤等共知者不論○又除火器在後篇○附有煉鐵奇方
喻子曰器械不利與徒手同邊兵新集不先備器是猶海粵祀蛇童賣童人豐飲食之而待死也不知其幾十萬童人矣即有刀鎗續折不可用夫不可更鋒之以其鈍爲鋤鋼爲斧斧乎夫又善于鎗斧長于刀鋤宜于制狄其理甚明而人不用耳故論而圖之

三股長叉

舊法用鎗一鋒既折更無所用且士卒臨陣二手交忙一鋒所刺詎必中乎莫如用三股叉一鈍存二二鈍存一俱鈍而三股鐵條爲可擊賊也況三條亦不

易鈍哉紫崖仙入教此用于車上已爲成法喻子曰中軍用此爲多步騎皆可能追能相尤妙火攻也車上之兵專用鋤更妙若車下用此尤非所宜

長坂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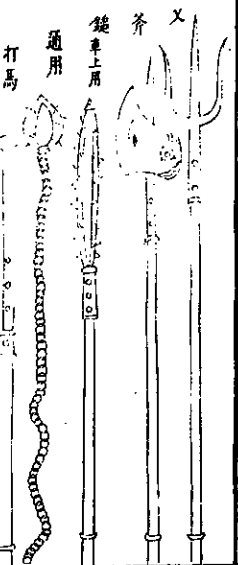
刀無厚而難攻厚甲故用斧斧及鋤刀鎗等俱宜用廣而斧得大者尤爲利

鎚 長方葉葉鎚○鍊鎚○方鎚

甲極厚者惟鎚破之方較長形更爲利角最毒又以上製爲短形而繫以熟鋼練獅之可以及遠其車下用方鎚如簡其相稍短則用力實

秘書兵衛卷之五

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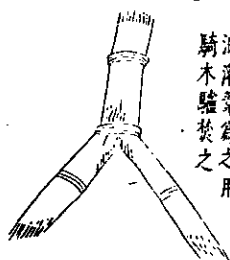


附煉鐵奇方 用精鐵配好銅鹽泥硝包埋地壘壘大一日照前再燒再打煉再淬如此七次水火既濟嚴煉成精無鐵衣爲度埋地中三月不生鏽者妙打造堅甲刀斧之類依此法煉鐵如泥

守器除神效空懸梯塵等車器與手刺火叉等持器一切易知其用者不列火器在後

燕尾炬

油灌葦爲之用
騎木驢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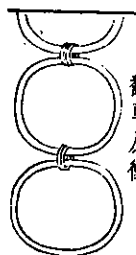


飛虎拳

鐵鏈鋼練
用破攻車

連環

翻車及衝



祝書兵衛卷之五

火毯

鐵爲之說

在軍政篇

奈何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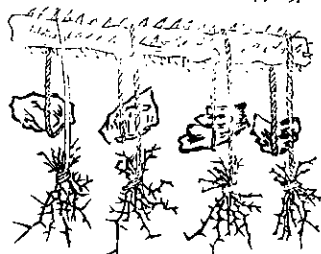
夜架城梁

刺外石內

唐荆川先生曰守城慎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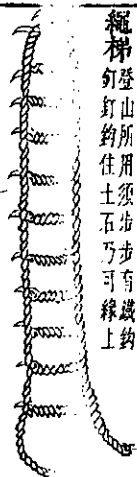
燃燈城上以自照宜懸于
城外半腰以照人即用此



子八

行器等易知者不列被筏等不適用者亦不列

繩梯
登山所用須步步有鐵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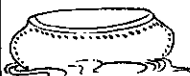
浮囊

沙水之具羊
皮吹氣爲之
人撈其爲之
輕便軍中易



皮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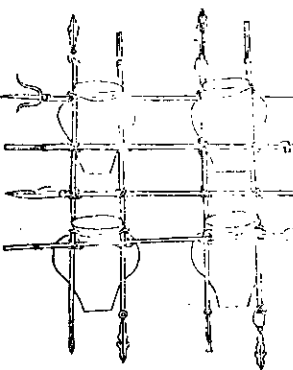
用同上長
闊者乘二人
人更持浮
木翼之此
盛難藥料



祝書兵衛卷之五

甕筏

竿支甕因便
取用亦易爲
也其後可載
人苦筏筏則
難爲而易沒
矣葦筏住而
走葦若急水
則木筏亦張
紅上紅四壓
茶持之爲佳
若地小具總
者近是
喻子曰涉水飛艇爲主木筏次之葦蒲筏次之甕筏
次之牌次之囊次之葫蘆次之而械筏不與焉



子九

伏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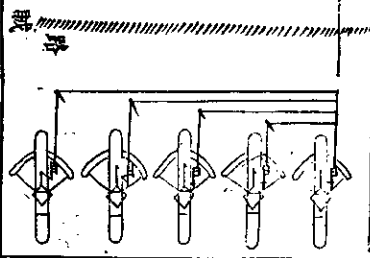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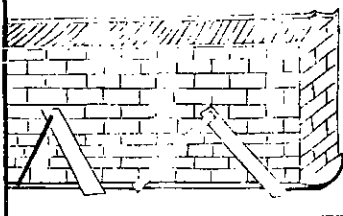
伏弩 桑前速弩弩線繫椅
下堆草穢形竊窺而發
弩宜密設宜遠窺宜速發
宜知仰而多發弩宜則必
得先發機多則一發不盡
賊退不及中傷多矣然終
不能盡賊未若天目沙囊
之妙也

排空天目 牛勛為之密看
透地沙囊 同上用地車絞
甲不遇其秘妙得之紫仙
口訣不能盡圖

伏砲 此等俱在火器中

秘書兵衛卷之五

機槍 半月木所機發而傾賊滿
機橋 可盡也
機屋 不發也下為機極重而發不重
機路 妙與屋口陷我累少不圖
喻子曰明而不伏是為棄將伏
若無機是為死將伏矣而不善
機矣而不玄或露或滯臨時或
廢是為誤將為將者即是數具
充之無所不用其機而皆以伏
行之則民之望也



攻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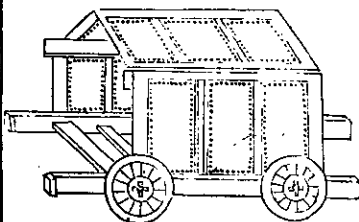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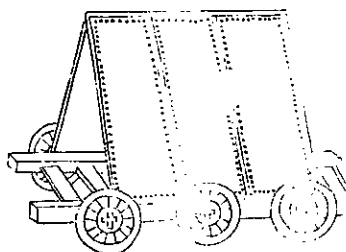
輜輶車

此舊制也或曰宜用繩
脊皮為衣更輕便但此
車常時亦可載物故凡
軍家之具貴于兩用喻
子曰更宜輪處于內以
避傷則車可長而軟牆
濕物以當火石萬無失
也

秘書兵衛卷之五

尖頭水驢

喻子曰凡此等車具
俱宜以巨木為脊板
以合成之輪皆宜內
兩頭俱欲鵲突不露
恐其被釣搭翻也若
渾沌蒙蔽周密以進
城上無如何惟巨虎
拳制之則又用天衝
矣



天衝

此紫崖仙人兵符秘授法

也鐵汁搗木葉鑄安所用

之裁若城上矢石遠及則

宜用大木鑿蓋人人以此

木貫鑿中用之便從車墻

上懸掛極妙

除衝車撐屋找車頭車砲樓距堽結

棚飛梯各雲梯布梯砲車釣車等衆

又除火器在後篇

圖書兵衛卷之五

地住

卽裂土撐也穴地面支之

支而後燎之柱折而崩

龔應圖曰此法在靜不可

啓喧恐地應首時之又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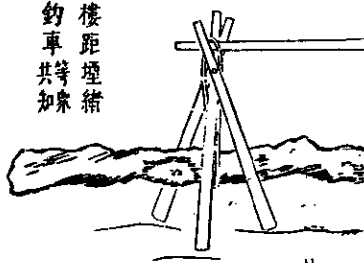
寬無窄埠緩無急

徐季衡曰能寬能緩乃能

靜矣夫攻城有數年不下

者矣躁一時而喪士卒何

心哉



附神機四妙

軟城神壘論併圖

居易子楊庭松傳

用皮爲之每扇高七尺闊三尺上書碑形中作獸面

可出火器有聯環鈎索墜石用則舒之爲連營收則

卷載而行隨地廣狹人多寡以此排地機砲一聲四

圍俱起儼然一雉堞焉虜欲衝躍不得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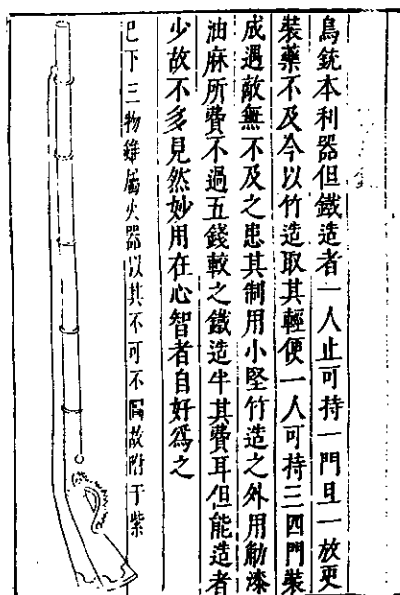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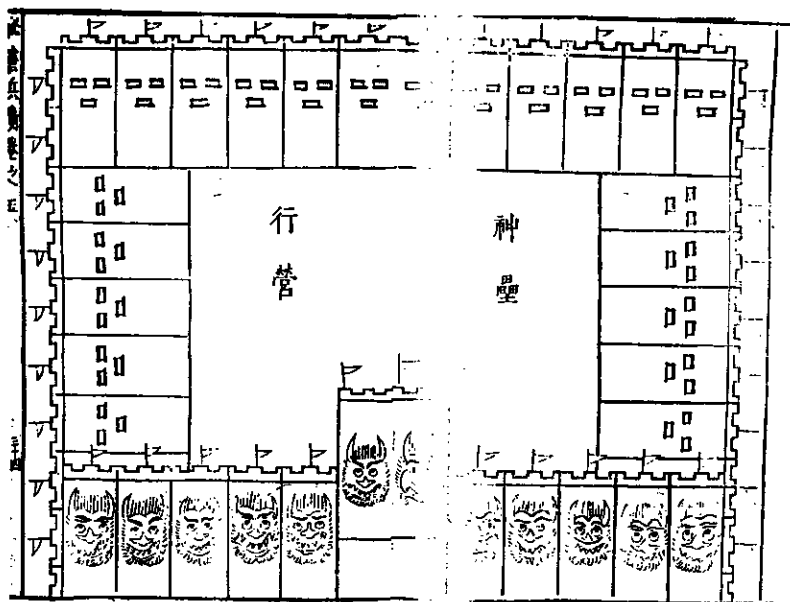
喻子曰布城易火而用微被架難聯而勢散獨斯城

也有壘磚之象而不虞衝砲之攻有坐卧之安而不

患車騎之蹂有車馬棚帷之衛而無牧視之苦與椎

轉之艱卷可速收舒亦急就技之最奇也

圖書兵衛卷之五



鳥銃本利器但鐵造者一人止可持一門且一放更
裝藥不及今以竹造取其輕便一人可持三四門裝
成遇敵無不及之患其制用小堅竹造之外用勦漆
油麻所費不過五錢較之鐵造半其費耳但能造者
少故不多見然妙用在心智者自好爲之

已下三物雖屬火器以其不可不備故附于紫

鞭棍銃

以鐵造六尺長兩頭如鳥銃之空每頭安藥三節遇敵兩頭次第舉發可當六銃之用發訖又可擊入



百矢鎗

用製過紙筒六箇連中心繫纏一處筒內裝爆杖藥在底以木馬塞緊每筒裝箭數枝用老竹削長五寸如弩箭樣頭用藥蘸過火內煨乾刮磨快利其硬如

圖書兵衛卷之五

三五

鐵林藥在上臨用量其遠近點放百矢齊出



昔黃帝有涿鹿之戰而風后爲之師神禹有三苗之征而伯益爲之師成湯有鳴條之役而伊尹爲之師武王有牧野之伐而呂望爲之師同力以德勝同德以義勝上應天命下順人心未嘗有火攻也下降而春秋五霸專征再降而戰國七雄並起是皆靡爛斯民誰爲義舉雖有田單火牛之戰其法不可再也繼而高祖奮泗上以張良爲師而成帝業光武起昆陽以鄧禹爲師而復漢祚亦未聞有火攻之法也至于三國謀臣戰將紛然迭出曹操以奸雄之姿而虎踞中原孫權藉父兄之業而坐鎮江東天下莫強焉時

惟諸葛孔明高卧草廬遇異人秘授火攻戰法厥先主三顧之懇懇盡鞠躬之力燒屯於博望鏖兵於赤壁火焚藤甲六出祁山三分天下百戰百勝曹賊喪膽孫權失鬼火攻之法于孔明而洩之矣若埋窖地龍于葫蘆谷內非天雨大降則司馬氏之父子又爲煨燼矣使人心未盡天命尚存不限三分則席捲長驅而成一統之業如運之掌向無孔明之火攻雖有關張趙雲之勇將以魏吳之分較之未必畏蜀如虎也是故兵家之無敵者莫過于水攻火攻然水攻須近江河湖海始可變激而爲之藏地勢者猶能趨避

惟火攻之法戰有戰器伏有伏器攻有攻器守分守器陸有陸器水有水器械有城器冲鋒破敵者其火烈而器遠劫營亂陣者其火迅而器利守城安寨者其火猛而器重從空而飛者以應地雷埋地而擊者以應地雷伏水而發者以應水雷持兵而戰者以應火雷雷以火爲威火以風爲勢明用則乘機而動暗用則時刻而發毫釐有差則社稷之安危三軍之存亡係之火攻之法顧可以易言哉

火攻風候

火攻之法以風爲勢風猛則火烈火熾則生風風火

相持斯能取勝故爲將者當知風候以月行之度準之月行于箕軫張翼四宿則不出三日有大風數日方止仰觀星宿光搖不定亦不出三日必有大風一日而止黑雲夜蔽斗口風雨交作雲自北方起者風大黑雲飛塞天河大風數日月暈色青四圍有風無雨日沒黑雲下接來朝風作風行十里揚塵動葉風行百里吹沙飄瓦風行千里力能走石風行萬里力能拔樹知天之時而善用之者則萬戰而萬勝矣

火攻地勢

火攻之法上順天時下因地利曠野平邊遠擊者勝

叢林隘道夾擊者勝漫坡盤石埋擊者勝長江大河迎擊者勝憑高擊下其勢順用重器猛火壓之以下攻上其勢逆用銳器烈火燒之彼此皆火器卒然而遇不及成陣其勢易亂用遠器先擊者必勝彼此皆扎營去却輜糧先覷伏路其勢易疑用號器四擊者必勝城中擊外當攻其堅城外擊內當攻其瑕水戰必先上風使避其煙障達航必以藥製使不染煙火此水攻之上策也苟不知地利而用之不得其宜未有不棄器而走資寇敵也

火攻器製

聖書兵衛卷之六

五

火攻之器有戰器有埋伏器有攻器有守器有陸器有水器種種不同用不得宜無有不敗其戰器利于輕捷則其不疲力而銳氣常先其埋伏器利于爆發易碎火烈而煙猛其攻器利于機巧則兵可奮勇而移動不常其守器利于遠擊火長而氣毒其陸器利于遠近長短相間分番疊出各爲號令火炮火銃火箭火彈此遠器也則與長鎗大刀相間火鎗火刀火牌火棍此近器也則與強弓硬弩相間選以精兵練以陣法器貴利而不貴重兵貴得而不貴多將貴謀而不貴勇良將一員火器一千練而用之足抵強兵

四十二萬可以無敵于天下矣其水器中鋒則利于當面直擊發貢狼機是也橫截則利于兩旁夾攻神鎗火銃是也亂陣則利于燒染逢航火箭飛毯是也殿後則利于矢石齊飛火炮神弩是也將得其人隨機應變無或不勝矣

火攻藥製

內加入各藥書詳論

火攻之藥硝硫爲主木灰爲副然必知藥之性斯得火攻之妙硝性主直硫性主橫灰性主大火各不同以灰爲主有菩提灰杉灰性直者主遠擊硝九而硫一性橫者主爆擊硝七而硫三青楊灰其性最銳枯

聖書兵衛卷之六

六

杉爲灰其性尤峻蘆葉爲灰其性尤燥雄黃氣高而火燄神火以雄黃爲君石黃氣猛而火烈法火以石黃爲君硫霜氣臭而火毒毒火以砒霜爲君銀銹金汁礱砂妙製鐵子乾屑着人則腐爛見骨其爛火藥內用之姜粉霜才皂椒末製飛砂神霧着人則立瞎伊喇火藥內用之草烏巴豆雷公藤少加水馬虎藥中人飲冷水卽解加水馬則見水愈急熬煎火藥龍吟着人則見血封喉火箭火鎗用之中賊卽死江子常山半夏略和川黃造製噴筒火礮着人則禁人不語噴火藥用桐油荳末松香利焚糧劫寨偷切火

器內用之人糞鐵汁巴油用破革車皮帳賊攻城用此鎔化燒沸傾注城下洞透重革鍋未狼烟晝黑夜紅遍傳警報江豚灰逆風愈勁勢疾神奇砲藥量入水銀易干爆碎信藥加用班循永無閉塞金汁砒霜芒製三田砂用行火藥順風揚之名曰神砂末香砒霜配以硝硫名曰神煙銀絲礪砂和以海汁名曰神水砂入人目則頭昏眼瞎烟鎖人竅則血湧髓流水注人腹則心碎腸裂驟馬獅象傷藥者亦如之用藥一石可斃賊百萬然將兵者以仁伐不仁以義伐不義用之不得其宜是爲逆天恐促已壽以天地好生

解書兵衛卷之六

七

之德論之切不可輕用也武侯之壽輕于藤甲有明徵矣別有石油入水不滅可造藥團藏火器中放燒賊船出四圍猛火油見水愈熾可燒濕物出占城國九尾魚見風便熾四燦無可遮攔出婆羅國此皆極妙之藥爲將者不可不知也精通藥性製合神機上策聖王下安黎庶滅寇平夷礪山帶河豈止萬人敵而已哉

火攻禁忌

火攻之法用無不勝勢莫能當固不可輕用亦不可妄用也且兵家之要上順天時下得地利中應人和

三才之道備而爲將者又能知己知彼以仁爲心法以義爲軍聲以明爲賞罰以信爲紀律因時而制宜設奇而料敵凡遇古先帝王陵寢聖賢祠宇黎民房屋市井相連不可遽攻一也前阻茂林後阻水澤遇己營寨軍陣未列不可遽攻二也風勢未定地勢未得及風滅火禍莫大焉不可遽攻三也彼兵半欲歸降未得其門乘風縱火玉石俱焚不可遽攻四也彼兵已降心疑其叛從而害之必失士心不可遽攻五也賊有驍智之將圖爲已用必設計以生擒不可遽攻六也萌甲方長礪虫始蟄赤地焚燒傷生太重以

解書兵衛卷之六

八

損仁德不可遽攻七也喪敗之賊強虜吾民以張其勢必思奇計救脫民命不可遽攻八也遵此八者而雲飛鳥集鬼神莫可測其機電掣雷轟造化不能窺其妙則武侯不得專美于前矣忠貞之將留神于此則天下幸甚斯民幸甚是書也豈百家衆技權謀術學可得同日而語哉

野戰火龍神器一件

火龍捲地飛車

用木爲車下設雙輪使無缺側中有車箱上設礮箭簾隔以竹中分爲二片挨編兩重薄片爲裏三寸餘

高上用二大眼下用四小眼腹藏火器二十四件火從諸獸口中噴出火器次第而發每一車用壯士四人兩旁設飛翅神牌連當矢石車前釘以利刃着號旗一齊輪轉如飛冲入賊陣萬將莫當

卷之六 飛翅神牌四件

風火流星砲

砲用生鐵鑄員狀毬形中藏神火法藥用母砲送破陣中墜地始發霹靂一聲火光迸起砲身碎裂四旁飛擊人馬俱傷素機而戰破敵必矣

八面旋風吐霧轟雷砲

秘書兵部卷之六

九

砲用生鐵鑄中藏神火法藥用母砲送入賊陣火發砲碎擊賊軍心毒氣煙飛撲賊眼目人馬俱傷一步不可行一物不可見

九矢攒心神毒火雷銃

銃用精銅鑄身長三尺八寸中藏九矢矢鏃上蘸虎毒一發則九矢齊飛穿心透骨勁不可當中于人馬見血封喉立時而斃用此銃一柄足抵精兵九人

單飛神火箭

用精銅鑄箭筒一尺三寸法藥三錢神箭一枝藥發前去其勢如雷打得二三百步可貫數人與神銃

全用

近戰萬全神器五件

神行破陣滿火刀牌

牌用生牛革爲之畫以龍物獸形暗藏神火三十六弩線之屈曲如法列于陣前兩軍相對號旗一奉號砲一鳴齊滾而進火噴三丈甲士持刀上砍賊首下砍馬足用此牌一面足抵強兵十名喻于日誠推此道力行之雖無車亦可破奴賊矣如行何

冲陣火葫蘆

形類葫蘆中爲銃心藏鉛彈一枚葫蘆內藏毒火一

秘書兵部卷之六

十

升以木爲柄長六尺用一猛士持之與火牌相間列于陣前奮勇冲賊陣人馬俱傷馬步俱倒

飛天神火毒龍鎗

身長一尺五寸或用銅鑄或用鐵打造中藏毒火彈一枚鎗鋒分兩開長二寸五分上蘸虎毒兩旁縛書火則筒與賊對敵遠則發鉛彈擊之近則發毒火燒之戰則舉鎗鋒戮之鉛彈中賊利害穿心毒人着賊頭則腐爛虎藥傷賊立時而斃用此鎗一柄足抵強兵三人一器三用神捷莫上

冲陣萬勝火龍刀

身長一尺五寸或用銅鑄或用鐵打造中空藏鉛彈一枚刀分兩刃橫闊三寸上薩虎藥兩旁縛毒火兩筒與賊對敵戰法同上上砍賊首下釣馬足用此刀一柄足抵強兵三人一器而三用也

倒馬火蛇神棍

棍用熟鐵打造中空藏火身長三尺以木爲柄長四尺令勇士持之以冲馬陣

右器與強弓硬弩相間賊近燒擊兩用無不勝理

水戰火龍神器五件 除獨角火龍龍等別具

八面神威風火砲

砲用精銅鑄鑄長三尺後高燕尾下爲木架另鑄提

十一

心一枚每砲一架用兵二人一放一裝八面旋轉攻打不絕最利之器也

四十九矢飛簾箭

爲箭長約長四尺樹以帛帛中藏四十九矢精鐵爲箭矢爲箭長二寸許前裝燒藥後裝催藥縛鐵上順風發出勢如飛蝗頃刻火熾

火龍吐酸神棍

用柔蔑編造圓旅如毯可容火藥一升厚綿重棚又將松香鎔化薄塗周圍以細繩爲絡使齊力勇士持

之約離賊船二三丈許飛空擲入賊船則火光四起以亂賊

飛空滑水神油

用鷄鴨鵝清盡去其黃和以桐油復將鷄蛋殼或磁瓦等物今滿皆閉其口以繩爲絡使齊力勇士持之約離賊船二三丈許擲入賊船到處流溢以風波湧湍滑不可立兵器不可施况油沾船板遇火易焚雖微法小技而取勝之功則大矣

水底龍王砲

砲用熟鐵打造以木排載之其機巧妙在于藏火記

十二

香限定按時而發着賊船泊處入水淺深將重石墜排順風而下香盡砲從水底擊出船被焚

埋伏火龍神器四件

無敵地雷砲

砲片生鐵鎔鑄以極圓爲妙或容藥三升或五升或一斗用堅木爲架分引三線以通火藥料賊必到之地先埋于土中賊至則舉號旗砲爲令火發砲響雷聲出陣無有不勝

穿山破地火雷砲

或用銅鎔鑄身長四尺中容藥五升發鉛子三斤或用鐵打造大如盤口中容藥一升先用神馬發鉛子半斤煙飛火烈勢若雷霆林木皆震人馬遇之立成齏粉於相地之便而後可用用之無敵不可敗無功不可成

渡水神機砲

隔水陣欲用火攻勝之倘我兵寡勢不能敵必暗使細作之人先以砲埋險隘要處玄妙在于藥線地上掘槽取茅竹破爲兩邊刮去其節使簪互包信藥藏

秘書兵前卷之六

十二

于茅竹中埋于地槽仍以土覆之另掘一坑將瓦盆對合敵眼與竹口相對預埋火種石灰合製火經二三月不滅用長繩繫其藥信垂于火種之旁賊至將繩拽動其機則應手而發隨出奇兵以擊之無有不勝雖鬼神莫測也喻子曰城壕外最宜

隔沙神捷火陣

以寡擊衆兵之妙也以逸待勞將之謀也倘我兵甚寡賊兵甚衆力不能敵欲阻沙爲勢用火攻之必相地形所宜賊至如占周圍控成浮溝將光輕木兩頭周圍釘以釘刃各設轉輪聯以鐵環仍以土掩之不

露其跡用牛馬藏于隔岸長索貫牛馬項中賊一入套舉號爲令牛馬齊奔則滾木捲地而來人足馬蹄中傷外地岸上復架遠攻之器以擊之仍使驍將斷其歸路古之名將皆以取勝

營寨火龍神器二件

神火萬全鐵圍管法

兵法曰進則爲陣止則爲營故營寨大將護兵之所三軍號令之地也見勢不虞即奔歸營寨賊雖攻圍可以自保豈有他哉以有法器足恃也用堅木爲樞選壯士五人守之賊若近攻萬火齊發與神牌間隔

秘書兵前卷之六

十四

分爲八門出入有路仍宜兵分奇正撥將統之號旗號砲總于中軍出其不意時戰時止使彼兵不得休息乘機擊之

百子連珠銃

其法用藥裝入一節以厚楷帶錢一箇中穿藥線一引送入銃內又裝一節藥入藥實又間以穿藥線錢如此裝制其銃用精銅鎔鑄長四尺有餘中容藥一升五合旁鑄一嘴長一尺有餘約藏鉛彈百枚堅木爲架八面旋轉橫于架上豎起則鉛彈次第而出擊賊兵使不得窺我營寨用此銃一架足抵強兵五十

偷却火龍神器三件

燒天爆火無攔砲

用地鼠箭筒各安藥線每五筒爲一排上中下三節各三層以篾縛束合晒火藥松香硫黃毒煙用粗布包裹成磚形外用棉布包糊以油漆密另于頭上開口下用竹筒以藥線自竹筒穿入捲筒爲筒中藏神火二三十捲各不同或飛或走或跳或躍撲入眼目燒人鬚髮隨風四散焚糧驚衆勢不可遏飛入賊隊彼必自亂奮擊必捷

神威烈火夜叉銃

秘書兵衛卷之六

十五

銃與常銃相同不必另造惟用堅木爲尖尖上用鐵上熱虎藥而畏神火以鐵線纏縛鐵上遇人馬則釘入骨遇輻重則焚糧草遇船則燒蓬帆其鐵三稜倒鈎一釘入槓拔不出器雖常制而利害百倍也

飛雲霹靂砲

砲用生鐵鑄其人如碗其形如毬中藏神火半升以母砲發去飛入賊兵營寨霹靂一聲火光迸起若連發十碗滿地皆火彼必自亂先使驍將奇兵相其地勢預爲埋伏偃旗息鼓因亂而擊之又于應走之處各張旗幟設爲疑兵此古聖賢名將不傳之法也

變而通之在人

右三器用偷營劫寨可保萬勝

固守火龍神器五件

萬勝神火屏風

屏用巨木製造高與城門相等下設四輪外以牛革爲帳內藏神火一十二件遠用遠器近用近器以壯士守之賊若近城神箭神銃神銃萬火齊發聲震如雷入馬遇之擊成齏粉大開城門談笑而遣此守城第一器

爛官火油神砲

秘書兵衛卷之六

十六

用桐油銀粉金汁礮砂制成鐵砂磁屑將生鐵小砲發出一擊粉碎賊受其傷皮肉腐爛眼目昏瞶

萬火飛砂瓦礫

用火酒炒製礮砂和以姜粉牙皂礮礮毒藥成于瓦礫暗藏發去火藥擲于城下火發礮碎煙飛霧障撲賊眼目繼以砲石弩矢擊之

鐵汁神車

如賊造法物邀敵推至城下滾木砲石俱不能禦城破必矣爲主將者束手坐視上負天子下負庶民城陷而死死之何名用木造車下設四輪以便推轉截

以爐竈簪鐵成汁剖竹爲溜槽塗以蔡泥晒合乾燥賊若城下攻打則推車隨賊以鐵汁注于城下如萬道火星四散雖厚木重草遇之立時穿透用車五十輛足抵精兵二十萬且用力不疲而成功甚速

神仙自發排叉又神火刀銃

用巨木鋸爲兩半剗刻滑槽以蔡泥塗外鐵圈安毒火將鐵索垂于城下方用鐵錘墜于城下其妙在于藥信盤曲得法看賊勢緩急次第發出賊縱百萬攻城可談笑而得之或不時開門出奇兵以擊之爲將知此則在在皆堅城矣

新書兵衛卷之六

十七

攻打火龍神器四件

轟天霹靂猛火砲

如城失陷爲賊所據我兵在外無路可入必用此砲斯能克捷砲用生鐵鑄或容藥三升或一升搭立高架四面齊發打入城內屋瓦皆飄烈火滿城盡成灰燼雖神人智將不能解禦

毒龍噴火神筒

截竹爲筒約長三尺以貯毒火懸于高竿之上使壯士持之突入城下乘風發火人不能守隨立雲梯令取死義士蟻附而登內外相

神火飛鴉

用竹篾制造形如飛鴉兩旁爲飛勢翅腹藏火藥尾縛催藥一遇大風送飛入城火光蔽天賊必亂矣

毒霧神煙炮

用狼糞艾納砒霜雄黃石黃姜粉牙皂麥末巴油大椒磁屑合和成藥裝于砲中攻打上城火發砒煙霧四塞燃賊鬚髮焚賊衣鎗觸賊眼鼻毒藥薰乘勢而登無有不破之城在于主帥相其風候地勢而舉之耳

以上火器世八件除發貢狼機神鎗彈銃四器已行

新書兵衛卷之六

十八

于世不必重載爲將者火器一千教以陣法授以節制足抵強兵十萬之衆上爲天子之牙爪下爲斯民之保障作一代之軍師輔萬年之帝業與太公諸葛並稱流芳百世得此書者非天上將星夙世仙骨亦不得遇此書乃天地玄機鬼神秘法心相契口口相傳意自古以來亦不多見苟用之不得其宜出之不以其時上有天譴下有王法必致戒斯樹勳遠害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歟

喻子曰此書不知作自何人其文我多不雅馴而余受學則于洪沙翁其法製多適于用其未秘戒蓋囑

吾黨之妄傳而懼得者之爲逆然爲逆者不得亦爲忠順者得乎此未必無補是以敢輕洩之若云天譴將及則余志救萬姓而災在一身所不辭矣

○藥品 ○神藥 ○製火種方 ○又 ○引藥方
地龍藥 ○母蛇藥 ○蟻藥 ○起水藥方 ○又 ○噴筒藥方
業 ○中平火 ○浸平火 ○起大東方 ○火彈子方
大東方 ○鳥蛋藥 ○長生火 ○納靈法 ○水裏燒
真龜藥 ○竹符單 ○大龜鳴雷 ○毒雷砲藥
天噴筒 ○大蜂窠烟柱 ○滿天燄花筒 ○飛
鏢 ○火鏢箭 ○火箭 ○大石橋箭 ○附武侯
水箭 ○鐵箭砂法 ○見血封痔虎藥 ○各細

十九

藥品

硝火性直 硫火性熱 石灰主燥 柳灰主烈 杉灰主燥
槐皮主銳 葫蘆桿灰主烈 石灰主燥 麻帶灰無聲 雄黃毒
離貴神火 從藥 槐花砒神紅 鐵腳砒黑 砒瑪瑙火
砒五色 潮腦陰火 辰砂 礬水 銀器 銀綉爛 江子油毒
藤油毒 桐油 燒麻子油 礬金汁銀 蒜汁毒 狼毒熱 附子熱 天雄熱 甘遂 常山啞 川黃神 闌羊花反 藜粉
透牙皂啞 川烏毒 草烏毒 鉤吻啞 巴戟毒 巴豆 吐巴霜 毒砒灰 走人精毒 半夏 玳瑁 狼糞風 江豚灰

逆蜈蚣 <small>毒</small>	蝦蟇 <small>毒</small>	銀杏葉 <small>火</small>	鐵腳蓮 <small>毒</small>	大小黎 <small>毒</small>
黃燭骨草 <small>爛肉</small>	破血草 <small>毛孔有封瘰癧草</small>	立堅 <small>斷楊</small>		
草人食腸 <small>墨記草</small>	毒蕨	蘆花草 <small>火</small>	蒲花草 <small>火</small>	乾漆 <small>火</small>
右法藥六十品製煉神火毒火法火各配合有方				
煨煉有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專兵者宜熟焉				
神藥二十八味按天上二十八宿				
角木蛟	蛇含草	應之用十二兩		
亢金龍	地龍尾	良薑草	應之用九兩	
氏土貉	半夏川烏	草	應之用十二兩	
房日兔	免頭商陸	應之用六兩		
心月狐	狐陵	藜蘆草	應之用六兩	
尾火虎	虎旁	釣吻草	應之用十九兩	
箕水豹	豹眼南星	應之用十一兩		
斗木獬	甘遂鎖骨	草	應之用二十五兩	
牛金牛	牛舌天雄	草	應之用七兩	
女土蝠	鬼頭大附子	應之用十一兩		
虛日鼠	鼠尾荒花	龍卵草	應之用九兩	
危月燕	神仙草	海螵蛸	草	應之用十六兩
室火猪	猪牙皂	角米	草	應之用十七兩
壁水獮	掛劍	獨牙皂	草	應之用九兩

奎木狼	狼牙宣姜狼尾草應之用十六兩
婁金狗	木整斷腸破血草應之用十二兩
胃土雞	雞頭鬼白胡荽應之用十二兩
昂日雞	雞目胡荽射干草應之用十一兩
畢月鳥	川烏草應之用十七兩
紫火蛇	江子將軍草應之用
參水猿	川紅辛大楓子應之用十兩
井木犴	雷公藤草應之用三十四兩
柳土獐	羊躑躅閉口草應之用二兩
秘書兵衛卷之六	大戟江茅草烏頭應之用七兩
星日馬	雷先商陸草應之用七兩
張月虎	垣紫玉金大戟草應之用十七兩
翼火蛇	蟠蛇不食毒菌草應之用十九兩
軫水蚓	魚鱗文納草應之用十七兩
右各製極細末和以砒霜礬灰蛇含石礬硫黃斑	
貓石黃蜈蚣蝦蟆蛇虺蛇煉蛇孔雀尾燭合造	
以大砲燒故名曰神煙將風揚之名曰神砂注于	
水中名曰神水造用吉日各依方法虔誠祭禱二	
十八宿旗幟更設祭品以祀雷師風伯祀融炎帝	
引火之神山川社稷江河湖海之神歷代軍師各	

將之神爲上順天道下應民心然後可用雖強兵	
百萬可坐而勝也苟徒貪其忿兵惟嗜殺人則大	
功難成天壽必損故用之者必順天應人可也	
製火種方	
用板橋燒灰存性一兩火硝一兩用童便浸二七日	
去性炒乾又用豆腐漿炒數次淨用八分硫黃三分	
用桐子樹梢燒炭三錢共爲細末入葫蘆內置香頭	
一寸燃着爲准	
又	
不木灰一斤鐵衣三兩炭末三兩麩皮三兩紅棗肉	
秘書兵衛卷之六	
六兩畧拌米泔水爲餅每餅官一月	
引藥方	
硝一兩火酒藥過箬灰斑猫各三錢硫二分	
砲藥	
硝四兩硫一錢斑猫一錢二分灰七分	
母砲藥	
硝一斤硫一兩炭三錢五分	
銃藥	
硝四兩硫一錢灰一錢二分 又方硫一兩黃五錢	
炭三錢	

以下原缺

以下原缺

兩斑猶二兩礮砂一兩鐵子磁鋒各四兩大約分爲

瓦礮藥

硝一升黃四兩杉木灰四兩土砲碗大空腹容藥二合甌豆大眼厚四分燒作瓦砲慢慢磨入藥約有九分以竹一節釘入藥空處入藥信外昏糊點柳入賊輪子曰無鋼鐵之費有炸擊之功且處處時時便于取用功莫妙于此矣恐將軍雷電不以此易之

竹將軍

大竹當砲用之木亦可不崩毀傷人一便也敵人得

圖書兵部卷之六

三十一

之不可再用二便也每位工價不過幾分三便也隨地可造四便也輕便可遠行五便也易佈易舍易移六便也南北水陸皆宜工無巧拙可造七便也居中曰北方少竹畢竟瓦砲天下宜之

水底鳴雷

卽用地雷法更加入水法造之以破賊船

木筏發積

木筏架木發積以擊賊船乃無傷于已船

風塵砲

用糞子石灰羅過桑柴燒火炒半炷香用大口小底

瓶數千底用艾熏一窠安帛炮在內藥信從底出將石灰實瓶生牛皮固瓶口向下風放之砲響瓶破灰揚迷目致勝之一術也其帛炮用雞子殼裝瓦砲藥希粉則乾再糊厚三分

糞罐砲

人清末一秤狼毒半斤草烏賊半斤巴豆半斤皂角半斤砒霜半斤砒黃半斤斑猶四兩石灰一升荏油半斤入鐵內煎沸入薄瓦罐內容一升半者草塞口砲內放出擊攻城之人可穿鐵甲中則潰爛放砲者亦先以烏梅甘草置口中辟毒

圖書兵部卷之六

三十二

毒藥烟柱

柱重五斤用黃十五兩草烏頭五兩硝一升十四兩巴豆五兩浪毒五兩桐油二兩半小油二兩半木炭末五兩瀝青二兩半砒霜二兩黃蠟一兩竹茹麻茹各一兩一分

滿天煙噴筒

截粗徑竹三寸布箍用硝黃硫磺斑猶剛子礮砂膽礬皂角銅綠川椒半夏雄黃烟煤石灰牛膽草草烏水蓼大蒜得法今兩製皮礮砂玉田砂砂毒藥鎗手頭順風燃火則流洎噴涕聞氣禁口守戰俱用

飛入噴筒

硝黃樟腦松脂雄黃砒霜以分兩法製打成餅筒口并兩邊取渠一道用藥線拴之下火藥一層下餅一箇緊送入噴之可高十數丈遠三四十步粘帆櫓上如膠立燃此極妙之藥也

大蜂窠

乾大炮昏糊百層間布十層內藏小砲半入毒半入火又間小砲入灰煉地鼠頭帶火磁砂妙毒鐵疾黎薑汁毒妙包松脂硫黃毒人髮角屑等件此一火器戰守攻取水陸俱用奪心眩目碎糜傷人

秘書兵部卷之六

二五八

火妖

昏糊奉大內盪松脂入毒火外者松脂柏油黃蠟燃火拋打煙焰疾黎截脂利木戰守城備擊短戰

火禽火獸

胡椒藏火針雉尾以焚人草營○杏核藏火針雀尾以焚城中屋○小葫蘆藏火針野猪等獸尾以焚人寨積

火鎗

硝十兩黃一兩五錢灰三兩巴肉一兩雄信五錢小鐵子二兩磁砂五錢

火鎗箭

長鎗之上安火箭宜以半竹隱其長信臨將交刃時放之賊不覺受箭

火箭

硝十兩黃八兩炭三兩三錢柳木花桐茄根三灰起火神妙

大石檣箭

昏二三層柳樹箭桿加麻布縛緊以松香鑒化封固又油昏糊過引線眼向前矢鏃須要鋒利倒鈎發火開弓水澆不滅

秘書兵部卷之六

二五九

附武侯水箭

巴肉三斤藤黃八兩毒草皂角砒礬礬礬砂各一斤共末用石灰五斗妙紅紫礬內將滾水百斤先以藥試入內後以滾水澆下封口過一月取起藥袋其水分作四五罈仍封口臨陣以噴筒噴賊眩眼爛肉

者箭砂法

篩過鐵子黃豆大用石灰一斗炭灰一斗和勻礬砂二兩五錢黑砒四兩巴豆肉四兩皂角末四兩與前灰一處以滾水取滾聽用將鐵子入大砂鍋中滾煮火酒妙乾仍滾洗又火酒妙經聽用

餘四兩三七均分火藥強飛雲砲裏深藏貯落地噴
天發火光吐霧噴煙紅滿寨賊兵箇箇火殘傷破陣
衝鋒真利害又燒衣甲及輜糧

又

銀杏松香各一斤一斤硫火要均停石黃雄信各三
兩提過木硝要七斤每斤四兩灰爲使切寨燒管功
最深

又

蘆花合用桐油拌密室炙乾仔細藏一藏風日不可
見一見之時放火光此物十斤不可少更配松香與

豆黃銀葉細羅乾真更更加皂末要相當松香三斤
各八兩一分明不可忘却用火藥三七配霹靂臨
風烈煽揚燒人衣甲鐵人眼滿面肌膚爛作粉任他
虜賊雖千萬砲響連聲一掃光

又

鐵子鐵鋒巴豆粒鋼砂銀綉人中汁連三午火要煑
乾再把桐油炒燥炙取將火性輕滾一砲不過二
三合假使虜人十萬餘此砲只用三四十飛砲打入
賊營中霹靂一聲天地裂鑽人孔竅透人腸開口封
喉真妙訣

又

狼糞多收與艾脯須教加用江猪骨骨髓爲灰肉煉
油油并硝硫灰性烈晒焙須當用極乾逆風愈動真
奇絕還當二八配分明火攻陣內神僊訣

論火器

鳥銃宜用于南蓋山川有據而準的可施也三眼神
鎗宜用于北蓋發快相續所及頗寬而發後即可持
以擊人馬也火箭宜長枝而短用之二三十步平按
地上而用之無不宜也

論火藥

王鳴鑾曰硝磺灰對定分兩加水春之合成菜豆子
太暗時入銃甚易無崩塞之患若碾細不春不定分
兩不用帛筒竹筒各裝而乃總入大袋馬上攪篩硝
黃沉下灰上浮酌放者灰也不響既放者硝黃也銃
必損矣南方之製硝用水膠或腥物提淨礬不用底
灰或柿或杉各有分量濕柳乾柳性有緊慢紅杉白
杉情有遲速新葫蘆舊蘇帶性亦異茄桿灰苧麻桿
灰亦殊銃之有聲無聲于是乎取分量既定乃作木
春約藥一斤用水二碗乾時更入頭燒酒一碗春如
菜豆擊于掌上火升而手不熱斯妙矣春之不細則

有白點落千中能傷手如藥至手擎不熟裝入銃內
豈有後生之理銃平底則不後坐然于重于藥則多
半落藥強于子火鎗子死子藥扣停更宜管門子門
同圓藥力氣全門大子小藥氣上燎子或偏歪出之
必垂子破火死決無中理習者知之良于弓矢
附素韜餘奇技尤

居易子楊庭松傳

雙頭神棍

鐵棍一條銅鐵大長五尺中間三尺實兩頭留空筒
裝藥先用鉛子一二箇仍以帛團塞之
漆皮包糊對轆轤前令人不覺有恙以次施放

杖隱神槍

雙股叉中隱銃其用同上施放後仍可刺擊人

神威火箭

柳炭五兩火硝一斤硫黃四兩八錢斑貓五錢砒三
錢五分潮腦四錢百草霜三錢共為細末用竹筒揅
成筒外用礬過夾帛為身內藏帛爆控縛如法燒敵
船積蓄先用起火為中桶旁安砂火爆二桶同繫上
安小倒鬚箭一根放去刺住處即發火如人仰救則
內有神砂一星入目即暗火不可救

飛空神砂

玉田砂一斗用燒酒五斤好醋五斤入炒草烏五斤
狼毒巴豆南星川烏各四兩砂鍋水煮至一半去渣
再熬如錫却將砂入內浸火熬將乾時再用礬礱硝
灰銀底子各四兩為末同炒亦用大起火送去敵營
上帶爆二箇爆破砂落其功如神

火礮

用劣驢百十頭尾用麻布纏緊蠟油灌之製駝架鞍
其兩旁木各與驢面齊使不得轉身左右駝大砲二
箇各裝鉛子二十俱重一錢二分遇敵對壘約至二
更時分點着驢尾走信到砲令力士鞭驅赴敵敵必
驚亂乘勢破之火馬火牛倣此

燔積火風箏

箏後用起火一桶上帶神砂爆一箇藏火種近引順
風隨線飛去引發爆破砂落火着

門內伏弩砲

火櫃二箇上藥下火將走線拴繫門上隨繫弩機引
大石子推出小石近打為星遠打為月

自犯伏弩砲

凡安火砲弩箭俱用小旗為號以鐵絲牽引火候故
設赤旗拴連絲上以鈎扣絲入地虜見衣物必取扯

犯火候其砲打箭射虜死無可過

盪犯伏弩砲

虜見前砲箭所傷必不敢取衣物必遶路而行又盪犯火候其砲又打箭又射矣

鑼鼓弩砲防盜

凡野宿安營與敵對壘恐賊劫營將鑼鼓安置路上上帶弩箭火砲賊至盪犯鑼鼓齊鳴砲弩俱發以拒賊回又使我兵預知且賊以爲固伏兵也

各犯弩砲

拴連三層每層安砲伏弩三二十敵至一層卽扯一

秘書兵衛卷之六

三十五

層火候至幾層卽扯幾層火候平地盡刀斧矣

地雷火砲

用大竹筒八根或十八根或二十八根以至一百八十根俱穿節通又用小竹同十六根或三十二根以至千六百根亦穿節通以小竹筒實藥入大竹筒內埋衙要八方每筒安砲十位中置火候線引城上或穿穴伏卒尤妙料賊入門卽扯火候砲打八方賊立盡

倚山鑿石爲砲

令石近于衙要隘口鑿山石爲砲安置一二十處或

三五十處以河內小石爲砲子木屑起信捻以信捻接信捻每一發石千一二萬餘用小紅旗爲號虜見紅旗必取扯犯火候其機接連亂打或穿穴埋伏一卒或潛山頭上料賊至砲所扯犯消息其砲若驟雹相擊首虜不見卒形神器自打只用一二卒扯砲可守一口無虞

火獸

以膠木作架配捷牛身之大小若今之驢上架以架上作根却從架上生發打造方面架三層將牛首身尾俱藏架內外四面多安利刃用紅布爲幔遮牛千

秘書兵衛卷之六

三十六

尾前腰後安火藥三筒次第施放倘欲攻敵或劫營撓敵等用將此牛牽近敵營火發牛狂奔敵善挫正陣破堅營乘亂取之

醉僂毬

毬徑一尺二寸內安行火藥二筒藥信合總露于外毬用帚糊之夜不收竊負入敵營而潛出火發盤旋跳躍戎馬奔走乘亂攻之必勝

旋風砲

毬徑七寸內安行火藥二筒并帚砲一筒扎住于毬筐內藥信通外以帚糊之毬筐備畢此劫營之具多

用數砲馬必驚奔人必驚散使敵自棄

狼牙砲

紙砲徑四寸厚一寸砲內安飛燕子二十箇外行火藥四箇長五寸圍四寸外用竹篁共糊作一大砲劫營發火盤旋刺擊殺人傷馬其飛燕子筒長二寸圍一寸八分內行火藥尾上安尖釘釘上塗見血封喉藥用之

一母十四子砲

鐵硝一斤硫黃三兩二錢杉木灰四兩以竹篾作砲胎徑二寸紙糊砲一十五箇先以一箇作母十四箇

秘書兵部卷之六

三十二

作子週圍抱住一砲藥信長短總于內紙糊其外作一箇大砲月是記信處一點片文字上註馬弩上

小一窩蜂

鐵硝一斤硫黃四兩杉木灰四兩八錢碌砂一兩六錢右末用鉛製過水銀四兩石子每箇重三分彈子每箇重五分局火藥打成塊生鐵菱角每一錢生鐵子每箇重一錢檀木桿子徑二寸半趕紙筒長一尺三寸厚四分或用大竹外以生牛皮裹住晒乾亦可頭上蒲拈大一眼紙塞住用前件膠勻打實封固綁

于長鎗頭上火發三四丈鎗長一尺二寸此器火發勢如羣蜂雜于短刀長牌中步戰之勝技也

鐵蜂

箭長四寸徑一寸桿長二尺五寸鐵一寸五分倒翳翎毛長三寸五分箭外用麻索密細一層紙糊封固後一頭槌二寸八分深安釘于後作墜子離口六指秤平使于馬上懸帶與火箭同但小巧便于收拾有三百步之功

流星砲

鎗桿用苦竹如小指長四尺五寸翎毛長四寸五分

秘書兵部卷之六

三七

箭長五寸徑一寸鎗鐵倒翳有槽可塗見血封喉藥長二尺五寸腳長五寸箭打藥畢後安紙砲一箇與箭大小長一寸八分鎗中人馬後有砲鳴使敵人驚馬駭可乘亂取勝

藥物製度同前惟此箭打藥十分之七以紙隔箭一分厚打劣火藥滿畢以紙糊密封堅固藥從內通至外仍從外便通至內後仍錐眼安藥信畢前而錐三寸深離口大指秤平鎗尾倘輕用鐵釘作墜子安于鎗尾以大指為則例中人後有回火倒出能敗隊騎

燒人馬輻重有二百步之力

噴鉛一把連

硝一斤黃五兩杉木炭四兩八錢砒霜一兩六錢硃砂三兩二錢雄黃二兩四錢水銀三兩二錢大生鐵砂半斤先下黃研細末次下硝徐徐入炭研爲細末晒乾復研極細用第竹一段約長二尺五寸打通節留底下用黃土上用鐵口外用細麻索密繞一層用濃礬水滴于上又用麻布料灰再上麻索一層粗細尾灰後上添漆却將半指厚鐵片照箭底大小安平黃土實築二寸晒乾爲度將前各藥和勻實築畢打

秘書與劑卷之六

三十九

月落星隨砲

大將軍砲上加大石隨口大小仍加生鐵彈子三升千石砲內每個重四兩仍以土實築于內至口欲攻敵以土布袋覆砲上發時石砲七百餘步彈子左右橫占五十步卒遇危急不可救援用之可破萬衆

靜江龍

緊藥用硝一斤黃四兩八錢杉木炭四兩雄黃四錢

八分礮砂八錢水飛過硃砂四兩砒霜一兩六錢水銀鉛製四兩共未又慢藥用硝一斤黃六兩二錢黑礱四兩砒霜八錢雄黃四錢八分礮砂八錢水飛過硃砂四兩鉛製水銀四兩共未右二部藥以竹爲筒徑一十二分長一十外加紙糊纏扎又以油單帶數層爲皮先以緊藥打一節次第築藥緊慢共八節打滿口內築黃土五分外以蠟汁封口兩頭單上用杉木作浮于頭上用藥信細作欲從水中劫敵船之猶纜鑿底致勝恐水中有毒蛇鼉鼉等傷害用此無患

陰陽鎖

秘書與劑卷之六

四十

造鐵筒徑二寸三分內安劣火藥紙筒于內油紙作皮旁有一鐵鏈長五寸頭上曲扒利齒濶二寸半劣火藥筒火出燒船近水之處焦黑用鐵匙頭且燒且磨惡賊知覺當于近處夜以燈花銃及響器雜其耳目燒通則可立俟沉溺擒賊

火龍砲

硝一斤黃四兩杉木炭四兩砒一兩六錢生鐵米砂一斤打法與小一窠蜂同徑二寸長八寸外用油紙數層作皮頭尾俱用蠟汁封固二筒聽用又打藥火藥二筒亦蠟汁封固聽用杉木一丈二尺將大頭鑄去

陰符丁三種秘書兵衛卷之七

西吳 胡維寧敬仲 彙成

雲林 龔居中應圖 傳輯

廬陵 蕭曰桂涵聲 參論

子家 任祖法克繩 訂錄

鍾山 鄭大經道常

是稍 有引并目

夫方術多矣然不離于道

一乎方術又莫秘于一

問不可減太易以

告是也直以天言天更知

陰陽晦明風雨雲雷氣色萬象

悉知勝敗吉凶之機而可以先動之決

輪細其效宏潛移造化之柄而欺天地之罔倪

直億兆生民之命而不自爲尸其所洩又何如者

哉喻子集諸天文秘經挾諸秘授洩爲一書乃于

一書中專出談兵要用爲一卷付之學者且兵衛

集中將人知用兵而喻子可潛于世天倪悉達而

問七星五行之妙身

自不合五行之次吾用者

順五行從所生也是陣也山

星相應衆足多而不斃不節盤而

問七星陣戰與行皆便亦可守乎曰可

曜之精天地之胎鬼神之神變化之源守

犯太陽則太陰濟吾左鎮星斷賊後太白擊

火濟而子孫集也犯吾鎮則癸惑右出太白左來

持而子捍也犯辰則太歲中堅癸惑外擊子術而孫

發也餘可推知

中天

立春 〇昏刻胃十度 〇一更參四度 〇二更井三十度 〇三更星二度 〇四更張十五度 〇五更角五度 〇曉刻房二度

雨水 〇昏刻畢三度 〇一更井十二度 〇二更柳十度 〇三更張十一度 〇四更星十二度 〇五更角一度 〇曉刻尾初度

驚蟄 〇昏刻參七度 〇一更井三十度 〇二更張十度 〇三更星十度 〇四更參八度 〇五更張四度 〇曉刻尾十一度

春分 〇昏刻井十四度 〇一更柳十一度 〇二更星十五度 〇三更參四度 〇四更角五度 〇五更張十五度 〇曉刻箕初度

清明 〇昏刻井三十二度 〇一更張八度 〇二更柳三度 〇三更參一度 〇四更角九度 〇五更張三度 〇曉刻箕七度

穀雨 〇昏刻畢二度 〇一更翼八度 〇二更角初度 〇三更星三度 〇四更張八度 〇五更張八度 〇曉刻平七度

立夏 〇昏刻張十五度 〇一更參六度 〇二更井一度 〇三更星八度 〇四更張五度 〇五更張一度 〇曉刻斗十七度

小滿 〇昏刻翼十七度 〇一更參七度 〇二更井一度 〇三更星八度 〇四更張五度 〇五更張一度 〇曉刻斗十七度

芒種 〇昏刻軫十六度 〇一更參二度 〇二更井一度 〇三更星五度 〇四更張四度 〇五更張一度 〇曉刻女十度

夏至 〇昏刻氏十七度 〇一更參二度 〇二更井一度 〇三更星五度 〇四更張四度 〇五更張一度 〇曉刻女十度

度 〇曉刻危五度

小暑 〇昏刻去八度 〇一更危五度 〇二更斗初度 〇三更參十二度 〇四更星二十四度 〇五更虛五度 〇曉刻室五度

大暑 〇昏刻心初度 〇一更尾十九度 〇二更斗十三度 〇三更參四度 〇四更星二十四度 〇五更虛十三度 〇曉刻室五度

立秋 〇昏刻尾五度 〇一更斗三度 〇二更參四度 〇三更星十一度 〇四更星五度 〇五更虛四度 〇曉刻奎七度

處暑 〇昏刻尾十五度 〇一更斗十三度 〇二更參十一度 〇三更星五度 〇四更星四度 〇五更虛七度 〇曉刻胃七度

白露 〇昏刻室王度 〇一更牛初度 〇二更參三度 〇三更星三度 〇四更星二度 〇五更參七度 〇曉刻室七度

秋分 〇昏刻十二度 〇一更女四度 〇二更室一度 〇三更星初度 〇四更星八度 〇五更室一度 〇曉刻室初度

寒露 〇昏刻十三度 〇一更虛四度 〇二更室三度 〇三更星初度 〇四更星七度 〇五更室三度 〇曉刻井七度

霜降 〇昏刻斗二十二度 〇一更危六度 〇二更奎三度 〇三更星四度 〇四更星十二度 〇五更參三度 〇曉刻井二十七度

立冬 〇昏刻女初度 〇一更室三度 〇二更參初度 〇三更星七度 〇四更星十一度 〇五更井十一度 〇曉刻初十三度

小雪 〇昏刻斗六度 〇一更室十六度 〇二更參二度 〇三更星七度 〇四更星十六度 〇五更井二度 〇曉刻初七度

二十八度。○曉刻張十三度。

大雪。○昏刻危六度。○一更室七度。○二更畢四度。○三更畢十二度。○四更井五度。○五更柳十一度。○曉刻箕十一度。

冬至。○昏刻室七度。○一更妻七度。○二更畢九度。○三更井十二度。○四更井二十三度。○五更張九度。○曉刻軫十五度。

小寒。○昏刻室八度。○一更胃十三度。○二更參九度。○三更井十九度。○四更張四度。○五更張八度。○曉刻亢一度。

大寒。○昏刻畢二度。○一更畢三度。○二更井十度。○三更井四度。○四更張初度。○五更軫四度。○曉刻氐六度。

分野

秘書兵衛卷之七

七

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爲壽星。于辰在辰。爲鄭之分。兗州。自氐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于辰在卯。爲宋之分。豫州。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爲析木之津。于辰在寅。爲燕之分。幽州。自南斗十二度至須女七度爲星紀。于辰在丑。爲吳越之分。揚州。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爲玄枵。于辰在子。爲齊之分。青州。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爲諏訔。于辰在亥。爲衛之分。并州。自奎五度至胃六度爲降婁。于辰在戌。爲魯之分。徐州。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于辰在酉。爲趙之分。冀州。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爲實沈。于辰在申。爲

蜀之分。益州。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耳。于辰在未。爲秦之分。雍州。自柳九度至張十六度爲鶉火。于辰在午。爲三河周之分。梁州。自張十七度至軫十一度爲鶉尾。于辰在巳。爲楚之分。荊州。

步天歌

紫微垣。中元北極紫微宮。北極五星在其中。大帝之座第二珠。第三之星庶子居。第一號曰爲太干。四爲后宮五天樞。左右四星是四輔。天乙太乙當門路。左樞右樞夾南門。兩面營衛一十五。上宰少尉兩相對。少宰上輔次少輔。上衛少衛次上丞。後門東邊大

秘書兵衛卷之七

八

黃府門西喚作一少丞。以次却向門前數。陰德門東而爲聚。上宰少尉。尚書以次其位。五女史柱史各一戶。御女四星五天柱。主國法。大理兩星陰德邊。則左樞陳尾指北極。勾陳六星六甲前。天皇獨在勾陳里。五帝內座後門是。前星華蓋并紅十六星。最帝。紅作柄象華蓋形。蓋上連連九箇星。不曰傳令如連丁。暗則胡兵入垣外左右各六珠。右是內階左天厨。階前八星各八較。下五個天宿宿。先驅。天床六星右樞在內。厨兩星右樞對。文昌斗上半月形。稀疎分明六箇星。文昌之下曰三師。太尊只向

三師明。天牛六星太尊邊太陽守在四勢前則餘不

一箇宰相太陽側更有三公相西偏。即是玄戈一星。動則夷天理四星斗裏曉輔星近著開陽淡北斗

之宿七星明。第一主宰名樞精。第二第三璇璣星。第

四名權無主伐第五衡有義開陽搖光六七星。搖光左

三天槍明。

太微垣。上元天庭太微宮昭列象在蒼穹端門

只是門之中。左右執法門。西東門左皂在一調者。以

次即是鳥三公三黑九卿公背立五黑諸侯卿後行

四箇門西主內屏五帝內座于中正明則天幸臣太

子併從官鳥列帝後從東定郎將虎賁居左右武備

常陳郎位居其後常陳七星不相誤郎位陳東一十

五尊陳官垣十星布左右執法是其數

宮外明堂布政官三箇臺臺候雲雨少後四星西南

隅。一長垣雙雙微西居北門西外接三台與垣相

對無兵災上言司主中台司福上言下言

下言上言上言下言上言下言上言下言

上言下言上言下言上言下言上言下言

上言下言上言下言上言下言上言下言

上言下言上言下言上言下言上言下言

上言下言上言下言上言下言上言下言

上言下言上言下言上言下言上言下言

上言下言上言下言上言下言上言下言

天市垣。下元一宮名天市主權衡察家雨昂垣牆

二十二市中星出市中星出市中星出市中星

黑市樓市明古時市明古時市明古時市明

宗星一派亦依次帛度兩星屠肆前侯星還在帝座

邊帝座一星常光明四黑微茫官者星以次兩星名

列肆斗斛帝前依其次斗是五星斛是四垣北九是

貫索星向七公貫索星向七公貫索星向七公

形數着分明多兩星紀北三星名女床此坐還依織

女旁三元之象無相侵二十八宿隨其陰水火木土

并與金以次別有五行吟

角太微垣五角太微垣五角太微垣五

通五星兩星通五星兩星通五星兩星

平道右畔獨漏然最上三星周鼎形角下天門左平

星雙雙橫于庫樓上庫樓十里屈曲明之庫樓中柱

有十五星三三相聚如鼎形其中四星列名衛主衛

武庫出口方豈不見武庫出口方豈不見武庫

一星直上明折威七子亢下橫九一星直上明折威七子亢下橫九

四星恰似弩弓狀大角

四星恰似弩弓狀大角

四星恰似弩弓狀大角

四星恰似弩弓狀大角

四星恰似弩弓狀大角

四星恰似弩弓狀大角

四星恰似弩弓狀大角

大角左右攝提星三三相聚如鼎形九和折威下
左頓頑星北清兩箇斜安黃色精頑西二星號陽
門色路頓頑直下存在事地東北主選寒陰阻之
氏明大則作前之房也前二星后妃後二星月餘
主中后妃怨本守君后喜行臣臣為賊守諸侯並
土守有兵守市費李氏守兵起中兵有兵月
暈固氏大將有映人病多死將有搖役臣先動
四星似斗側量米天孔氏上黑一星世人不識稱無
名一箇招搖梗河上一曰千情主胡兵與便河此牛
正不受在帝席三黑河之西九池六星近攝提氏下
相向兵起

秘書兵部卷之七

十一

衆星騎官出騎官之衆二十七三三相聚十欠一土
則定五星守兵初陣車氏下騎官次主車車火騎官
下三車騎位兵天幅兩星立陣旁守兵起將軍
陣裏嚴威霜軍
房將天府為明空天子布政之宮亦曰何朝上將次
主車駕赤曰又為明則吉大則起兵始則民流
二星為法在西北不可用兵方不可用兵兵起二星為
三星為法在西北不可用兵方不可用兵兵起二星為
四星直下主明堂鍵閉一
黃斜向上鈎鈴兩箇近其旁房之鈎鈴天宮管兩咸
天宮管兩咸

夾罰似房狀房下一星號為日從官兩箇日下出
心為一曰大入中星日明堂天子正前星為太子後
則為二星為法在西北不可用兵方不可用兵兵起二星為
三十三三三相聚心下是五宮軍士起龍星守之
共十二三三相聚心下是五宮軍士起龍星守之
守兵起客犯大早三星中央色最深下積卒
亡兵年起三星亡兵起二星
尾亦為九子星後宮之地后妃之府一后次夫人次
子為九子星後宮之地后妃之府一后次夫人次
下為九子星後宮之地后妃之府一后次夫人次
宇兵起金守失改水守大亂土九星如鈎茶龍尾下
頭五黑號龍星尾上天江四橫是道大守兵至客河

秘書兵部卷之七

十二

尾東一箇為一星是神官所以列在后妃中
其一日天為一星是神官所以列在后妃中
二星為法在西北不可用兵方不可用兵兵起二星為
三星為法在西北不可用兵方不可用兵兵起二星為
四星形狀如籐箕箕下三
星名木杵為一星是神官所以列在后妃中
日月土入守天下有兵四四星形狀如籐箕箕下三
星名木杵為一星是神官所以列在后妃中
斗六星也為一星是神官所以列在后妃中
二星為法在西北不可用兵方不可用兵兵起二星為
三十三三三相聚心下是五宮軍士起龍星守之
共十二三三相聚心下是五宮軍士起龍星守之
守兵起客犯大早三星中央色最深下積卒
亡兵年起三星亡兵起二星
尾亦為九子星後宮之地后妃之府一后次夫人次
子為九子星後宮之地后妃之府一后次夫人次
下為九子星後宮之地后妃之府一后次夫人次
宇兵起金守失改水守大亂土九星如鈎茶龍尾下
頭五黑號龍星尾上天江四橫是道大守兵至客河

臣送客有兵船過境遲久守日帝月入十六
十人亡口或微費各日北斗魁上建星六相對天旗也
關動可天升建上三三九市官之長也千下圖安
十四星雖然名贅貫索形天雞建背雙黑星天簪柄
內八黃精狗國四方難下生建寶尊經明兵入
淵十星蟹東邊水守大星更有兩狗斗魁前不居常
處爲農丈人存斗下眠天淵十黃狗色玄
牛一星主歲年天門紫北二星一日諸羅二日諸火
半一星主地水火土四曜次三星主南越中
牛一星主地水火土四曜次三星主南越中
牛中興變者曰吉若出士言古史使之京

星道在河岸謂上雖然右兩角股下從來欠一脚
牛下九黑是天田謂田下三三九坎連謂渠也
星道在牛上直連三河鼓謂鼓一曰三鼓五
右將右角本在鼓中直連明色黃光調鼓上三
號職女謂正兵之角左旂右旛各九星謂辰魁相及五
費兵起謂左旂右旛各九星謂辰魁相及五
河鼓西岸左邊明更有四旂名天梓謂星用河鼓直下
如連珠羅握三烏牛東居謂星漸臺四星如口形謂
星臺在下何則年謂星臺四星如口形謂
漸臺在河鼓欲得見時近織女
女謂女曉星明天之少也女明昌則星臺四星如口形謂
女謂女曉星明天之少也女明昌則星臺四星如口形謂

死四星如箕主嫁娶十二國位在下陳先從越國
向西論東越西周次二秦雍州南下雙雁門代國向
西一晉仲韓魏各一皆北輪楚之一國魏西屯楚城
南畔獨燕軍燕西一軍是齊陸齊北二邑平原君欲
知鄭在越下存十六黃星細區分其星有變以因古占五箇離
珠女上星敗瓜珠上瓠瓜生兩箇各五瓠瓜明謀主
食天津九箇彈弓形兩星入河牛中橫在一口北河牛
星天津九波神一星其則開河間野縣也天津三
星人如蛇腹腹而參差則馬背星三星使河水
不流金水銀之注氣入之人早黃白至之天下四
箇奚仲天津上七箇仲側扶筐三星參大守象始起

虛不實也
上星虛危之下哭泣星
上下各一如連珠命祿危非虛

大將天璽團圓三星敗曰四星城下橫
無紀星亡人曰西三箇瑞瑜明主衣要吉禍則凶

色上地也
不直曰先知危上五黑號人星
人旁三四杵曰形而不中軍報有詐下曰之動

客入守太式軍嫁人上七烏號車府主兵六
鈎九黃品上球應金竹上五鴛子送父
府上天

馬伯奉星亡則危下四星號堦基星陷小山陔國曰
 大臣迎天下賊下守不殺大將軍墓下四星斜虛
 南方有兵士守與星本守臣謂主墓下四星斜虛
 梁王國被殺金十箇天錢梁下橫明盈餘金火
 守紀火墓旁兩星能蓋屋身著黑木危下宿兵起
 大盜賊入室則請死乃軍帥之府主擲土中王
 都自造宮室能財能財不守則起兵曰推王
 兵出兩星上有離宮山別宮遠宮三雙有六星
 下頭六箇雷電形壘壁陣次十二星明挾垣也十
 二兩頭大似井陣下分布羽林軍四十五卒三爲羣
 起星日兵盛明則兵安後搖兵軍西三黃名鉄鉞主
 星陷則兵入數則兵一珠名北落師門兵星常以候
 說書兵書卷之七

事安金王 西門一宿天綱是遠 騰蛇室上二十二徵
 明北王 壁文李 國書之文 功又日王 雲雨次之口四方明
 宇壁五星橫着行鼓鐘王 雲雨次之口四方明
 土公而黑壁下藏

遠鞋生外屏七鳥奎下積安危屏下七星天洞明
天不斂斂所司空左畔土之精客人多上工天下奎
上一星軍南門軍出入河中六箇閭道形從紫微宮
果也一日王良橫道一曰帝堂五箇吐花王良四星
道旁明主大官貴人五箇吐花王良四星
具斯津梁後世王良四星
近上一策名成可王良四星

土字營舊曰天字營今人不悉其始
頭左更右更烏夾樓三更爲南兵
下頭六天吏三星六舍脚裏上十一將軍侯中
夾一大星下五更爲五更星爲史官一將軍下
與之上星下五更爲五更星爲史官一將軍下
逆之上星下五更爲五更星爲史官一將軍下
胃天之始上星下五更爲五更星爲史官一將軍下
三皇鼎足河之次天廬胃下針四星下
明堂天圀十三如乙形上星下五更爲五更星爲史官一將軍下
積屍一箇星上星下五更爲五更星爲史官一將軍下

平明則獻事于耳目又爲龍頭胡星又主口舌奏對
 衛兵大起一星亡穹兵使胡顯與大臣下獄盡其時
 漢月入其中太一天家滅七曜所由日蝕兵起其地有
 冰月西北客流金臣籍守軍兵大動水守執法之官受降
 將軍死明帝大饑彗犯北宮漢書卷六十七星一聚實不
 少阿西月東各一星月止望祭山井又主女女人哭國
 政阿下五黃天陰名事明則潮陰下六星芻蕘營
 營中十六天苑形牧豕之地易河裏六星名巷古直
 昌舌中黑點天譴星出卷礪石舌旁斜四丁明賊兵
 卒大
 畢天門百餘土後生安武王始大星曰遂將王阿虎之
 畢星見無天門遂東漢書卷六十七星一聚實不
 自庚寅戰於曼亭超然臺諸令酌酒曰置車曰天光
 以清也宜曰置車曰置車曰置車曰置車曰置車曰置車
 辰午火入天門置車曰置車曰置車曰置車曰置車曰置車
 辰午火入天門置車曰置車曰置車曰置車曰置車曰置車
 紀有大星大將軍軍中失火小災五便及客位之外臣
 謀反近臣北討客守兵恰似瓜仁八星出附耳畢
 股一星光移明華安大兵起處役行天街兩星畢背旁明
 平金守兵案道街衙節畢畢下八鳥幢出使布衣全
 陽上華北陰主夷前節畢畢下八鳥幢出使布衣全
 畢上橫列六諸王掖明則下輔上暗明則王下四皂天
 高星不見則官旂下團圓九州城俗之常通重譯
 者也常以十一月簞之一星亡一罔畢口斜對五車
 商三星亡天下大明式不見俱亂畢口斜對五車
 云五星亡其事五色雲五色雲五色雲五色雲五色雲
 人士恭慕弗楚楚五色雲五色雲五色雲五色雲五色雲

人餽兵起水入木焚火入土旱兵起金
縱橫起客人入榮近金中朝兵條餽此車有三柱伍
出兵禮性五車四三柱伍兵食盡賣子具飽食起兵柱
運六倍候二年三月十餘候三年出與天會相道濟
泣九甚個車口五箇天潢精五星出便漢啤咸池三
黑精起金大紀兵天關一星車脚前亦日兵門五
車令人將出參旂九箇參車間注司弓弩機一日天引
孤火守兵起參旂九箇參車間注司弓弩機一日天引
明物白水鼓聯遊旂下直建九游連退金守大亂
游下十三鳥天園油果熱九游天園參旗邊
驚生帝族偉旅乃野生之胡食者爲行軍藏府明則
箭下三日子孫生新明則各白虎蛇一名天將移張
脫書刊列日月星辰中臣字樣來本守人饒火守
徐伯言傳言守從兵戈起天子殺衛三星相近作
朱貴江信言守從兵戈起天子殺衛三星相近作
參葉箭上坐旗直指天宮國有禮明司怪四烏井鉞
前次高真
參又曰參伐一曰大匠一曰天戟一曰伏狐主斬文
威不欲其戰中三星大將也肩足偏指以理也七將皆明
沃下兵積又曰明大斯臣忠孝形勢助我義臣若
伐星明與參等大臣起兵參失色平賊角龍瑞
意意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移
真出天右五角張赤強耀射則三軍動帝自披甲將
真出天右五角張赤強耀射則三軍動帝自披甲將
因是國破法上天曰太子失德太密守入格寶聚星入
不得賜天下守犯國法一曰足在國中名爲陷足成
出陽故違百萬起絕不七星蕭相侵兩眉雙足三
爲心伐有三星足泉深玉井四星石足陰

[illegible]

中民其起謂河北河北水災自漢以來頻年大旱天
 鱗三星井上頭謂治食鱗上橫列五諸侯帝德第一
 天下三公亡諸侯五大吏謂侯上北河西接水
 食侯欲見積薪東畔是謂天帝如烹民穀將鉞下四
 星名水府水位東邊四星序主水鉞則國爲百
 川謂河北四瀋橫列南河裏南河中有
 市閼四十三星謂中星衆星足畢少
 精謂天左星及孫子丈人市下列比皆爲子孫枯
 居各立兩星從東該閼立兩星南河東與星對下丘
 下一很光蓬耳爲將星也左邊九箇矢弓

極中春秋出來壽無窮常以秋分之旦見于兩春分
 盜賊張滿天下兵起一矢擬射頑狼胸有箇老人南
 天引強滿天不常客
 則兵凶荒亂見
 鬼明眼目良機天目也主察奸又曰天目又曰金石府又曰
 鬼本謂頭目良機又曰鬼謂兵坤乾布帛金玉明大較
 戚不明人散動而尤輕
 重役多星使人思政
 者積屍氣死明眼目一曰鬼謂兵坤乾布帛金玉明大較
 約紀有六喪主入式尸居後有憂木人字黃龍被誅客入
 我人死惜貴全守結有憂木人字黃龍被誅客入
 字人死鬼上四星是耀位急不明吉天狗七星鬼下是
 多死
 主兵起發外厨六間柳星次天社六箇張弧倚其句
 則其能平水土金火守
 其格平水土金火守社東一星是天記金火守
 附錄卷之七
 三十

柳主壽。人安樂豐。**八星頭曲垂似柳近上三星號**

爲酒宴享大醺五星守酒旂土安享五星之天下大吉

七星如鈎柳下生星上十七軒

相形如犀無賢七世盛昌龍虎威勢和亨

輟小月明吉車轅東頭四內平邪陽安其房
官平下三箇各天

張以臣帝宮日錄其中王孫太尉除其兵衛外

六星似鈐在星旁紫下只是有夭

廟天子祀受十四之星卅四方長坦少微離向上

太尊一星直上黃與上元切

營室室爲宮室土工璧爲文章圖府奎主兵戈溝瀆

下大饑○居中補金星出早爲日令出晚爲天妖木
超舍爲贏退舍爲縮出入不當其次必有天殃木出
早爲日食出晚爲彗四時不出大饑出房間主地動
也火行一舍爲不祥東行疾兵聚于東方西行疾兵
聚于西方鎮失次而上一舍三舍爲大水失下二舍
有帝戒之變

七政說

猗祖法述

日十上起正午通行十二宮○春紅潤夏炎熾秋
融平冬溫和吉○鳥鳥羣鳴日之變也國將衰○日
積天之至陽而生明陽不足則見黑黑點黑子如卵

觀書并簡卷之七

子三

如王字如鳥如人皆君不明致之不戒主近臣爲禍
四月有此主有齊柄之臣十月稍輕○日赤無光國
亂君疾赤如血旱、日本紅風煙昏籠成赤主兩月
亦然○虹貫主兵○白虹弑殺黑虹分日而土地以
其形分○日暈者軍營之象○暈赤者疾成早口舌
亂政白大主兵喪黑大爲胡兵敗青饑疫黃勝捷五
色大吉

月一滿月一朔天二日半行一宮正月○十月八月
陰極當至明以象陰德之昌或失色或倏陰德大虧
之象○月望日之至陽而成照○昏不當者將相無

能刑憲法曲○月暈亦象軍營白主戰先破之方爲
負久則不解無敵則有誅叛者○五色暈得賢臣生
太子赤白之暈將相離心○白虹等貫月后臣災
金一年一週天附于太陽陽年在太
陽前三宿陰年在太陽後三宿○太白之行常
先日而出後日而入若失行于日之西方則夕見于
太陽之前失行于日之東方則晨見于太陽之後謂
之經天夕經主夷狄客兵之敗晨經主中國之兵敗
若並太陽于正南而光明不息主強國弱國強天
下更女主起○太白司兵將象之以行光芒奮張兵
怒也搖動跳擲兵舉也有風不
內實外虛藏謀而示

觀書并簡卷之七

子四

弱也內空外實張勢而中軟也行緩兵遲行速兵疾
也始大後小兵弱始小後大兵強也日北金南曰贏
侯王不寧兵進則吉日南金北曰縮侯王有慶兵退
則吉○太白廟于疏亢絕于箕尾之分故十月多伏
于日下○辰星不出則太白爲客辰星出則太白爲
主辰白各出一方有兵不戰出三日而後漸入入三
日而後盛出其下軍敗將背人三日而後微出出三
日而後盛入其下國廢將廢
大明年一週天附于太陽陽年在太
陽前三宿陰年在太陽後三宿
光明正大曰喜縮
小不明曰罰罰見主所臨之分野兵寇自亂春夏大

明秋冬色昏常軌也至心宿大光爲廟光明紅潤主天下更禮肅法春夏小而失色主大水所分野兵喪不時出則兵興不時入則兵敗軍營分野之上光明盛大則天助其威以成功縮小反是中空無謀芒角心躁待其銳息而破之逆行鈞紀戰必有國芒雪所指其方必破芒角如鋒有伏兵害人主人主母出光靜主大軍不戰將軍有誅者○火罰星也司羣臣之過無兵有變大臣有災居久不出殃及其國失行連則兵聚其下順之戰者大勝主于司空土工太急赤色爲旱主于鴻臚道術與色昏爲妖亂○火屬心爲

秘書御卷之七

三五

聲犯卑昂亦主口舌十月主行天罰以所犯分野論休咎惟犯太微軒轅房心南斗主命惡之災尤甚也○與太白合爲兵火火喪不可用事舉兵共至南斗太微無凌犯觸角者主天子與將相同謀軍事如相凌犯兵喪凶○與鎮合火心土思謀也災也土色光于亥者主火賊土主爲災○火鈞紀失出爲出星所凌者卿之災○與水合不可用兵舉事曰淬火兵滅與木合爲焚軍與早饑大臣災緩則不出急則不入○廟于明堂絕于室壁○芒角怒張火焚宮殿

(土)二十八日行一週天○所居之方久而不去其色黃

潤戰則得地田則豐收國享厚福女子有慶王者有嗣國不可伐○當守而去逆行不來其國淫奢失地無歲○變異而他行城國遷徙○司女主之過后勢廢土多變○廟于南斗絕于軫角之方守犯太微有革政者○失色縮小有密謀之變

木度歲上起于年逆行十二宮○國有厚德則居久而不去若光明芒角其國大昌不可伐殺豐人安縮小失色芒角四張災及王者入端門有犯主有大臣革命入而遂出其革不長不出則久○木色變白反乎秋也木絕之咎○安靜中度所臨皆吉變色亂行

秘書御卷之七

三六

奸邪爲殃○木色赤黃其分大極○廟于營室絕于參

參

水度歲前三宿陰年在太微後三宿○五緯之先其體合散無方無定如龍之變故曰辰星○長隨日之前後起伏有時不可妄見見則伏兵入寇兵起廷尉宰相之災常以春分見于奎婁秋分見于角亢夏至見于東井冬至見于牽牛餘時常伏日下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出入躁疾蠻夷兵動○有軍在野爲偏將軍當出不出是爲孽卒主兵火起當入不入是爲漏明亦主兵異○變于房小面色

黃必地震○色與月齊其國大水○與太白出東方
皆赤而角外國敗出西方皆赤而圓中國敗○變色
失行白旱赤兵黑水○入太白中而上出客大破主
入太白中而下出客亡其地○廟于危室絕子翼軫
○非時出而光明天子以麗人爲咎

五行吟

歲星 東方歲星實曰木精蒼帝之子大而光明所
至分野莫之與爭人君敬慎斯星順行若乃誣瀆則
行逆焉故角而怒牛而交爭赤黃今有風有旱黑白
今爲水爲兵與金合今大將之所殞彼月掩今后妃

陰書山經卷之七

二十七

之將傾入太微而君憂有赦在東井而秦地安寧守
角地而賢人進用犯亢今而豐稔和平歷氏今富庶
大有凌房今將相憂慙留心今天下安樂居尾今妃
后歡榮經箕今而鬪爭口舌入半今而爵祿豐盈環
牛今饑凍迭害犯女今宮院傾行遠虛今齊地災至
犯危今祭祀不清在室今宮壺安泰犯璧今賢女乘
情人奎今有道者進經婁今教令者興守胃今人殫
在昂今嚴刑犯畢今人物喪守觜今邦不寧居參今
告急今犯井今訟獄興守鬼柳而國用今成建星今
而萬姓康平留張今上下心契入翼軫今災喪迭生

逆行則爲賊爲鬼書見則弱主強臣

熒惑 南方火精一日罰星赤帝之子主察視明入
太微而受制遇有道之不停若無道之國出入何常
鉤犯爲禍環遠爲殃出則兵動人則兵戢周旋止息
爲病爲喪由人君之政慢俾臣下之災傷或進或退
小大不常君德未虧其色赤黃曰怒曰變乃角乃芒
入太微今魏地殂落犯紫微今朝野同殃守天江而
江河泛濫遠羽林而兵禁威揚守少微而處士被厄
遶天因而萬姓饑荒凌軒轅今后妃憂懼經天船今
湖海波揚入角今賢將被戮鉤亢今瘟疫人亡逆臣

陰書山經卷之七

二十八

今股肱奔走遠房今父子分張居心今王者大惡在
尾今大臣強梁留箕今人食草木入斗今君輔成殃
守牛今六畜多死抵女今人乏衣裳乘虛危南國兵
動犯室璧米儉衛邦留奎今父不親子犯婁今君臣
出疆在胃今天下空虛入昂今胡虜潛藏守畢今邊
兵大起入觜今禍起蕭牆陷參今兵戈四動犯井今
水火之祥環于鬼兵喪大發鈞柳宿王命臣防守星
鎮星 爰有鎮星中央土精黃帝之子厚德列名所

在邦國不可加兵其分無災五穀告成君若內虧爲
藥爲凶犯木今后妃殂落合水今兵敗連營抵角今
後官之喜入亢今萬物無成歷氏今儲副歡美犯房
今地動兵興守火今聖主將出在尾今賊盜公行遠
箕今兵災人散入斗今禾稼豐登環牛今賊臣謀主
犯女今貴戚縱橫乘虛今赤地千里入危今宮被災
萌紀室今營修殿閣遠望今道衍彰明乘奎今穀貴
水滂守婁今奸邪臣生鈞胃今入饑兵亂紀昴今將
出西征犯畢今王侯被戮乘紫今國破人驚環參今
人臣出使人井今水滂迭生在鬼今大臣謀叛犯柳

以書曰斷卷之七

子九

今天下和平雷星今萬方皆治居張今五穀不登守
翼今震宇清肅入軫今采儉兵興抵建今入君下殿
掩鉞今大臣不寧化執法將相誅戮環鬼井宗廟改
更

太白 西方金星少陰之精白帝之子亦曰長庚所
主孝義甚大而明將軍之象誅戮爲名怒則光字叱
叱喜則斂角潛形遇火今凶喪相次合木今遠近加
兵犯角今天下大戰入亢今水旱並生守氏今將軍
受制入房今國土工興居心今蟲鼠交走犯尾今上
下相爭守箕今地出不寧是斗今官制皆亂環牛今

分地發福過女今府庫皆傾乘虛今將軍罷戰環危
今齊地災生犯室今解甲守壁今酷刑入奎今汜澤
在婁今戰兵入胃今年程饑饉犯昴今胡馬奔騰守
畢今軍行放出乘紫今政易憂生守關丘兵戰闕下
歷井鬼神受警守入柳今元戎封邑雷星今軍敗連
營翼軫鈞而侯張隊旅軒轅入而主設旌旄守天田
人受爵祿當牛度戎虜嶮嶮畫見則陣破軍敗不見
則殺將屠城或山崩地陷賊將上殿手執台衡
辰星 北方辰星爲水之精黑帝之子偏將之形所
主者靜君臣之情所在分野憂而不寧與木合今干

以書曰斷卷之七

子三

戈動彼土從今大虜興觀其首角今知大小之災祥
察其伏見今辨君臣之謫謫暴水漲今青色大喪至
而蒼白出四仲而歲華豐稔見孟季而更化政明近
太陽而日掩映接太陰而月得明犯角今水旱並作
太陽而日掩映接太陰而月得明犯角今水旱並作
雷亢今米穀價增犯氏今訟獄隱滯守房今奸詐臣
生在心今天下安泰犯尾今江海流橫入箕今大臣
冬怨守斗今奸謀已萌乘牛而用澤壅災歲女而布
價倍增犯虛而丁壯盡役守危而亂賊橫行犯室今
后黨憂疾入壁今朝野威聲入奎今臣下侵滅守婁
今水滂不登守胃而兵興入患在昴而執政遭刑遠

畢而邊城警急鈞指而兵喪相承參今水旱軍役入井兮泛溢河津遠鬼兮疾病多害人柳兮水沒田畝雷星今貴臣得罪在張今輔國臣生守翼今人饑國喪在軫而宗廟修增逼太微而羣臣相殺犯執法而兵火之凶守軒轅而君臣多難近權衡而亂賊交爭

天占

玉曆繁浩不勝引其專論楊庭松

烟埃蔽天而雨土霧曰風靈主上下乖離以致兵革○天雨赤水世平主寇屠世亂則雨德者出平亂○白氣如虹兵火起于所發之方○暴寒國有陰謀野

秘書兵衡卷之七

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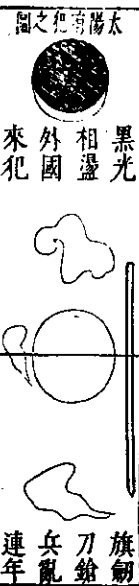
有賊變○天色慘白風音悽切主火主兵○赤氣黃虹貫入北斗或繞樞星主天子生聖賢之嗣或當世變主大聖人將出生于是時○黑氣白虹貫入北斗或繞樞星主天子生亡國之嗣或暴人為主○赤氣貫南北斗皆主兵喪

日占

楊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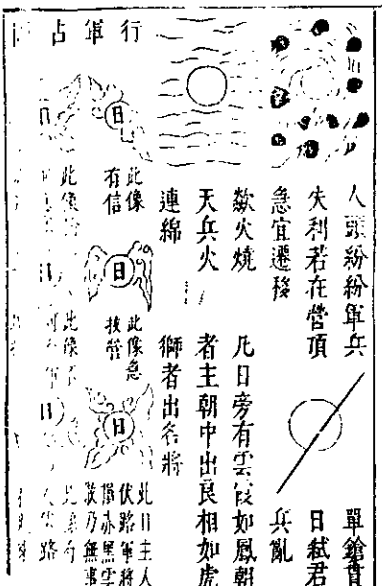
日上生芒如爛絮枯木黑色主雨紅色火災白色兵紫色疾疫青黃如錦繡及長虹貫日主忠臣孝子在位赤色如火焰燒天主兵火相加若有雲氣如刀鋸主干戈如鳳麟天下昌國家盛大臣賢良政經

日出東方二竿停停無光曰日病入西方二竿停停無光曰日死王侯災○晝昏至暮有大水○赤如頰大將野戰○如火炭兵急○有赤足國謀叛○赤如血災賊起○日生牙下有賊臣○日蝕而從中者內有伏謀色青而謀者止色赤則其事成色黃則謀者誅色白則其事覺色黑則逆謀就兵鏡



秘書兵衡卷之七

三十二



日色秘訣 四言歌 日色帶暗不用離場雖然要戰兵馬來傷○日色漆漆光輪後藏三軍安固慎守軍營○日色皎皎帶青帶黃賊兵潛至急取嚴防○日色帶黃不久下雨我軍大張乘時攻取○日色昏昏四畔惶惶三軍捷勝速戰無妨○日色帶青霧氣凜凜血光千里拋盡旂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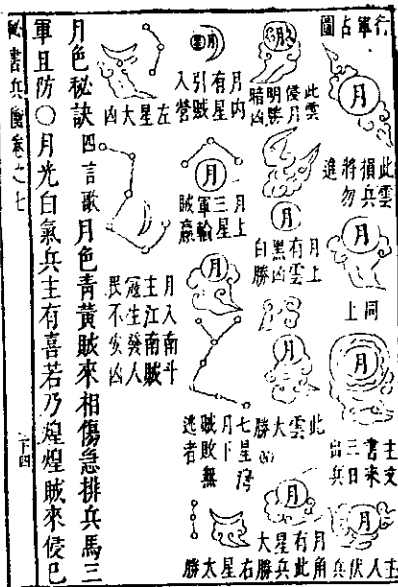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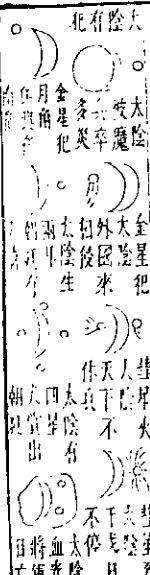
月占

楊宏中

月生芒如火光主旱及大將受災賊兵勢盛火燒宮室紫色人民瘟疫白色如棉眉麟主大風有賊至黑色如猪鴉之狀主雷雨大爭戰月伴有星正大不動

賢相在位昏暗閃爍姦邪欺罔虎狗人頭死尸在伴大不祥 亥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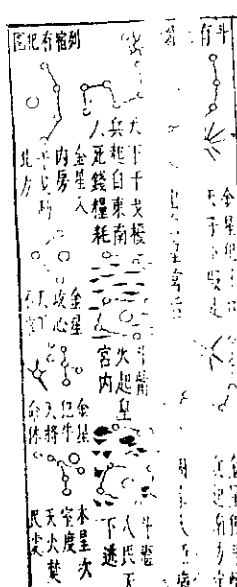
月大而無光其城不降小而無光城降○有白珥城降○暈再重大風四重亡國五重貴女憂○暈有蜺雲垂之從蜺所擊勝○暈連環白虹在外女人陰謀○三重而赤雲貫之國亡白氣從外入之城拔與



○皎皎月明四畔雲興我軍能勝先停後行○月色蒼蒼行兵受殃城營若壞視其赤黃○月色帶黃霧氣凜凜白骨遍野血流為塘

星占

張翼



災感守心寇

火災天下有

星犯邪奸亂邪君位尊宮內

月圖邪奸亂邪君位尊宮內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五五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天中大亂也掃星在月上掃星在月左角

聲如雷主火災亦主討賊破軍國皇星大而赤類

老人去地三丈如炬火主內寇東南兵起

大而太白有毛角出西方之野去地可六七丈其下

有兵不利天邊雲出西北如劍或如鈞長四五丈

出則國亂歸邪色如赭火見于陰雲中或色黑如

星非星如雲非雲主有歸國之兆妖星甲寅日見

者歲星之精丙寅日見者榮之妖戊寅日鎮之妖庚

寅白妖壬寅辰妖三合三星合各在王依度相遇

不主休咎五殘出東方如辰星去地六七丈大而

赤主毀敗六賊出正南去地六丈大西赤動而有

光其下兵不利天鋒如矛鋒天下兵起

一疋布主兵起杜史著黑蛇行如有毛角長數丈

見則謀反之兵合射其所誅亦以亂伐亂營頭星

如壞山墜下覆大軍客星偶見無常帝命以告休

咎也見日久者事大禍深變色蒼芒有謀殺之兆微

小乃陰謀之事流星天之使也降曰流升曰飛大

者曰奔降隆隆者怒象也行疾者期速遲者期緩大

而無光者衆人之事小而有光貴人之事大而有光

貴且衆也乍明乍滅便詐也兩明兩滅成敗也三往

三返將死營破也色赤無光病使至也自南墜北陰

詐婦人之事自北陸南陽詐男子之事北爲私謀南爲公謀前大後小憂恐也前小後大喜事也蛇行者姦也往疾者不返也長者事久也短者疾也所墜有兵天淨見久爲大風小數百四面行者衆庶流移也如窺大者發謀起事也從彼出而來止必有間謀來說吾士卒流不止者動衆離散墜于吾軍大凶速避之流星有光青赤長二三丈名曰天雁軍從其所向則吉犯歲其地辱主犯水鄰有謀犯火姦人入國犯金有兵

風雨

賦理精詞傳戴清

日暈雨日

雨也有風

風○風旱起晚和明日防大

風○春風

一日南風必還一日北風雖有旱風

向晚必靜○防南風尾北風頭南風漸吹漸急北風

吹起便大○雲若砲車形起主大風○雲起下散四

野滿目如烟如霧名曰風花主風起○雲若魚鱗不

雨必風○水際生靛青主有風雨○秋天雲陰若無

風則生雨○海燕急成竿南來主風雨○海

豬亂起主大風○水蛇蟠在蘆青高處主水高若干

漲若干四首望下水即至望七稍慢○月盡無雨則

以下原缺

喻子十三種秘書兵衡卷之九

古臨 鄒士奇正之 彙成

雲林 饒居中應園 傳軒

黃山 蔣經時緯長 參論

栗陽 彭來譽修實 訂錄

鍾山 鄭大經道常 梓行

奇門鬼吼

田先生為燕太子畫策太白見昂及荆卿西又白

江貢自志動乎幽復血氣發乎玄象天亦不遠

鬼神是知遠知之易著而雷電交作

散之琴鼓而萬鬼環泣與乃謂道裂世震談經作
花雨吹蓬記至沒書怪哭白昔歷歷紀載良非有
謫蓋顯微之機合明冥之理一感而遂應固宜然
也且天鼓出吳江樺生西蜀栢枯在與香流于寅
故物有岐而妙契理有幻而即真要之道費而隱
天地不能窮術異而常聖人不能盡此有民物之
後所以有兵法之正奇有兵法以來又有奇遁乙
壬諸秘術也夫使天地之內可以無兵則涿鹿不
經年戰矣使兵法之中可無奇術則蚩尤不作風
霧軒轅不制陣法矣蓋天地生殺之機鬼神順逆

之變人生血氣之動交構鼓勃而為兵是以凡兵
之興替人生血氣之動之中運其鬼神之變發天
地之機之肅殺以剝復其生意于是怒叱則颶沸
原野衆動則埃掩天日關合則霾沉海岳舉二氣
一行二光萬靈精英所萃拂披挽亂摧殘剪奪于
此時而謂無鬼神變幻轉旋其間以無庸于術豈
理也哉此奇遁之書所以必不可廢也讀喻子兵
術五種已前今體其要從心出六七則古道而
新知並神而後大抵皆方術云然喻子之言術不
似世間草風摸影匿真見偽以愚淺學惟慮民之
不知而易惑惑而易亂故盡世間所夢想不能得
見之奇術發之乎書又慮學者玄思遠想昏于識
而亂于言故盡諸術密切用奇授之書明揭起側
定布成局詳問作法仍削去一切浮漫怪妄不經
之說以一貫其學而盡觀之于正又謂兵家切用
無如八門變化之道須臾不可離而三奇三吉之
說無時可或廢是以首乎奇門終究此篇雖未及
發所以然之理而天地鬼神之秘兵家趨避之方
所當然者盡見而無疑矣雖有幻鬼畏此神書莫
可遁情寧無吼乎且夫火牛渚而懼精物雨戰場

而號稱骨從古信然何獨疑于此篇遂以鬼吼名之楚人張雲鶴冲霄謾題

起例

三局

甲已遇子午卯酉爲一局遇寅申巳亥爲中局遇辰戌丑未爲下局

二遁

冬至後爲陽遁陽遁順飛六儀逆佈三奇夏至後爲陰遁陰遁逆飛六儀順佈三奇

六儀三奇

六儀者甲子戊甲戌巳甲申庚甲午辛甲辰壬甲寅癸三奇者乙爲日奇丙爲月奇丁爲星奇不服六儀制也

陽遁歌訣

冬至驚蟄一七四小寒二八五同推大寒春分三九六芒種六三九是宜穀雨小滿五二八立春八五二相隨清明立夏四一七雨水九六三爲期

陰遁歌訣

夏至白露九三六小暑八二五重逢大暑秋分七一

通霜降小雪五八二大雪

想同處學排來一四七立冬寒露九六三

隨時變動訣

一符到處加時于直使還加時到處

俞子曰此玄女歌中二語也余取以盡奇門之訣蓋九星爲直符從本時論所屬甲爲符頭每看定局中本時干在何宮即以符頭加之是直符到處加時也八門爲直使亦從甲符頭定局所屬之局加時到處也奇門變化二語全之矣

前神接氣訣

一至六王超神用後局節至日未至接氣用前局

閏奇訣

閏在芒種後則芒種閏奇閏在大雪後則大雪閏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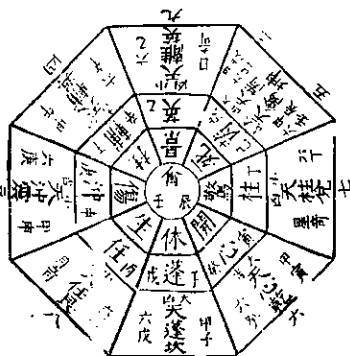
定局

冬至上局

驚蟄上局

清明中局

立夏中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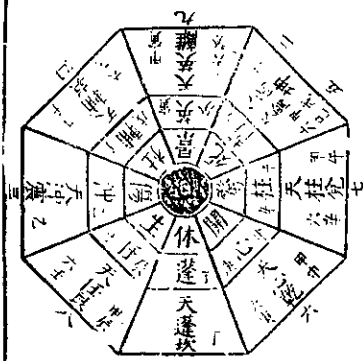
陽道肆肩

冬至下局

驚蟄下局

清明上旬

立夏上局



甲巳	乙庚	丙辛	丁壬	戊癸
甲子 <small>子</small> 伏 <small>子</small>	甲子 <small>子</small> 伏 <small>子</small>	甲子 <small>子</small> 伏 <small>子</small>	甲子 <small>子</small> 伏 <small>子</small>	甲子 <small>子</small> 伏 <small>子</small>
丑 <small>丑</small> 飛 <small>丑</small>	丑 <small>丑</small> 飛 <small>丑</small>	丑 <small>丑</small> 飛 <small>丑</small>	丑 <small>丑</small> 飛 <small>丑</small>	丑 <small>丑</small> 飛 <small>丑</small>
寅 <small>寅</small> 伏 <small>寅</small>	寅 <small>寅</small> 伏 <small>寅</small>	寅 <small>寅</small> 伏 <small>寅</small>	寅 <small>寅</small> 伏 <small>寅</small>	寅 <small>寅</small> 伏 <small>寅</small>
卯 <small>卯</small> 飛 <small>卯</small>	卯 <small>卯</small> 飛 <small>卯</small>	卯 <small>卯</small> 飛 <small>卯</small>	卯 <small>卯</small> 飛 <small>卯</small>	卯 <small>卯</small> 飛 <small>卯</small>
辰 <small>辰</small> 伏 <small>辰</small>	辰 <small>辰</small> 伏 <small>辰</small>	辰 <small>辰</small> 伏 <small>辰</small>	辰 <small>辰</small> 伏 <small>辰</small>	辰 <small>辰</small> 伏 <small>辰</small>
巳 <small>巳</small> 飛 <small>巳</small>	巳 <small>巳</small> 飛 <small>巳</small>	巳 <small>巳</small> 飛 <small>巳</small>	巳 <small>巳</small> 飛 <small>巳</small>	巳 <small>巳</small> 飛 <small>巳</small>
午 <small>午</small> 伏 <small>午</small>	午 <small>午</small> 伏 <small>午</small>	午 <small>午</small> 伏 <small>午</small>	午 <small>午</small> 伏 <small>午</small>	午 <small>午</small> 伏 <small>午</small>
未 <small>未</small> 飛 <small>未</small>	未 <small>未</small> 飛 <small>未</small>	未 <small>未</small> 飛 <small>未</small>	未 <small>未</small> 飛 <small>未</small>	未 <small>未</small> 飛 <small>未</small>
申 <small>申</small> 伏 <small>申</small>	申 <small>申</small> 伏 <small>申</small>	申 <small>申</small> 伏 <small>申</small>	申 <small>申</small> 伏 <small>申</small>	申 <small>申</small> 伏 <small>申</small>
酉 <small>酉</small> 飛 <small>酉</small>	酉 <small>酉</small> 飛 <small>酉</small>	酉 <small>酉</small> 飛 <small>酉</small>	酉 <small>酉</small> 飛 <small>酉</small>	酉 <small>酉</small> 飛 <small>酉</small>
戌 <small>戌</small> 伏 <small>戌</small>	戌 <small>戌</small> 伏 <small>戌</small>	戌 <small>戌</small> 伏 <small>戌</small>	戌 <small>戌</small> 伏 <small>戌</small>	戌 <small>戌</small> 伏 <small>戌</small>
亥 <small>亥</small> 飛 <small>亥</small>	亥 <small>亥</small> 飛 <small>亥</small>	亥 <small>亥</small> 飛 <small>亥</small>	亥 <small>亥</small> 飛 <small>亥</small>	亥 <small>亥</small> 飛 <small>亥</smal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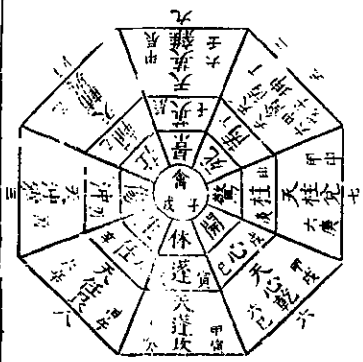
陽 遣 伍 局

小寒下局

立春中局

穀雨上局

小満上旬

[illegible]

[illegible]

圖中

二十八宿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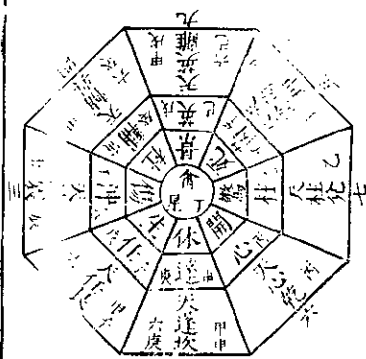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illegible]

陽通棚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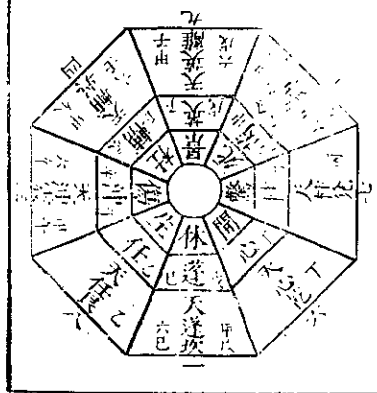
小寒中局
立春上局
穀雨下局
小暑下局



甲巳	乙庚	丙辛	丁壬	戊癸
甲子 _七	伏丙子 _{生三}	大戊子 _{魁月印}	庚子 _{孫反刑}	壬子 _死
丑 _六	兇	伏	伏	伏
寅 _五	虎	猖	伏	伏
卯 _四	伏	伏	伏	伏
辰 _三	伏	刑	伏	伏
巳 _二	反	刑	反	反
午 _一	飛	甲午 _休	伏	伏
未 _五	伏	入江	伏	伏
申 _二	虎	刑	刑	刑
酉 _七	伏	伏	伏	伏
戌 _三	伏	伏	伏	伏
亥 _八	伏	伏	伏	伏
十一	伏	伏	伏	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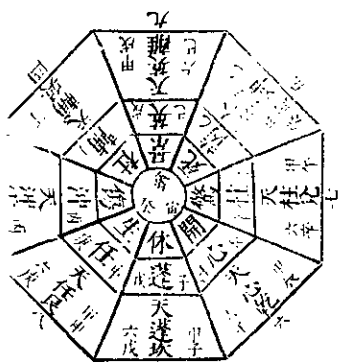
陽道琰局

大寒中局
雨水上局
春分中局
芒種下局

[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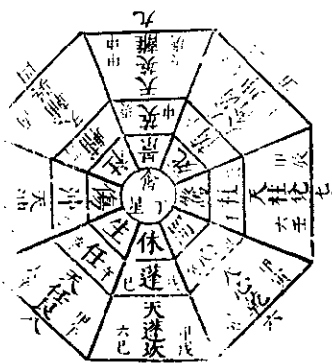
局 壹 遁 陰

大暑中局
處暑上局
秋分中局
大雪下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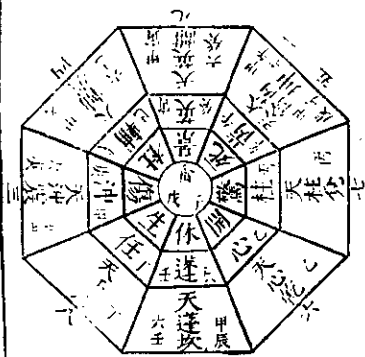
陰遁貳局

小暑中局
立秋上局
霜降下局
小雪下局

[illegible][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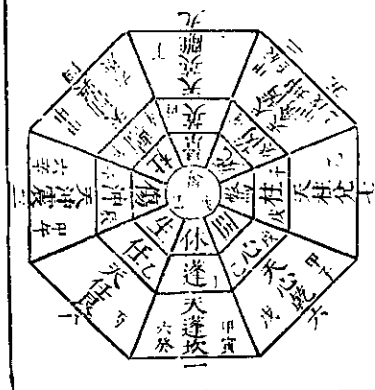
陰遁伍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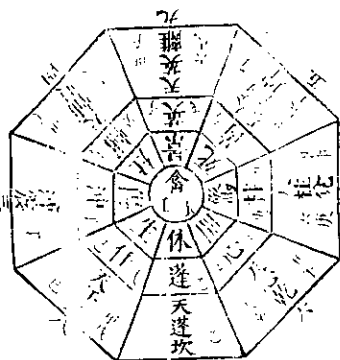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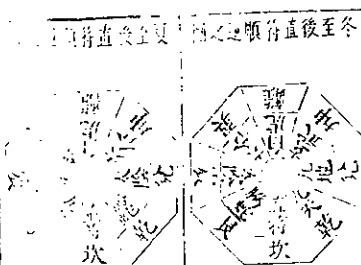
小暑下局
立秋中局
霜降上局

[illegible]

陰通陸局

夏至下局
白露下局
寒露上局
立冬上局

[illegible]

[illegible]

尋天上直符逆行右方後
一位爲九天二地三玄順
行左方前一位爲騰蛇二
陰三合
陽遁以天盤直符爲定
尋地盤直符順行左方前
一位爲九天二地三玄逆
行右方後一位爲騰蛇二
陰連以地盤直符爲定

[illegible]

四十格

龍回首甲奇加鳥跌穴甲奇加地天遁甲奇
 加地○雲遁乙奇合辛地遁開門乙奇風遁門三
 臨于天○人遁臨門乙奇龍遁合亥虎休乙
 神遁九尺鬼遁九尺三奇得使甲午丙加戌
 甲子甲中龍逃走李虎猖狂辛遇蛇天矯
 丁見甲寅雀投江丁見大格庚辰小格庚辰刑
 庚臨○時格庚辰伏于庚日格也伏宮
 庚臨○飛宮庚辰太白入樊庚加犬入金鄉丙

明皇之...
吟...
奇墓...
六儀祭...
六儀受...
天...
網...
王女守門...
五尺...
八九...
時...
...

能走能遁先測身殘毀虎將任則虛耗天運宜
用兵地逃好安墳人遷可安宅如加榮祿必來
入金藏必之則集國乃五不遇而災生六節聚
則爲凶內之則集國乃五不遇而災生六節聚
舉爲凶

時加六甲如星爲開百事吉○時加六乙時加六
德天神護○時加六丙動用有光輝○時加六丁爲天
祐無不克○時加六戊內爲天賦○時加六己爲天
爲王女宜安葬遠敵者隨星奇林王女從天上六丁
而與入太陽陽藏則國人不見也百事皆吉用
兵大勝○又曰時加乙流行恩賞勿行機○時加六
戊宜速○時加六庚客死主獲

時加六辛舊不時加六壬笑禍仇怨不可舉○
時加六癸宜送送後天上六癸出不見又宜發卦之事

奇人墓

乙臨坤丙臨乾丁臨丑

八
戸

休 王聖人 事與丁奇臨太陽得星精
出有六十里見貴人車馬吉宜見貴求財百事吉
生 庚丙奇臨戊寅日精所藏為天道吉臨一宮土卦

只位
宜商
物素
積博
戲漁
佩

傷六宮大內不趁土也

杜

造偏裨將從死門出殺小賊從驚險中以冲陣從傷門出破賊陣仍俱用奇與吉星護送已身更以禽方用之仍欲合風雲等上格

凡欲伏藏令人不見就章光方上取草七莖向月厥方上插之人看不見箭射不入

章光方正月亥二月子順行十二辰

月厥方正月戌二月酉逆行十二辰

藏身呪曰 乾元亨利貞三台隱吾魂北斗覆吾體

百草遮吾身日照吾無形月照吾無影行如路邊草

坐如路上塵人不見鬼不聞善至我先見惡至我先

聞吾奉九天玄女急急如律令

向四時旺方行本日長生方上又插青取用

插青訣曰 金水插木葉火日帶花飛木月須用水

秘書兵衛卷之九

土宿土相隨若要人不識金蟾脫殼爲出入長生上

更宜卸換衣

論子換神書云 阿僧祇行誡

急難走方

甲子旬解髮辰上走吉甲戌旬向東呼走吉甲申旬

向西戌上走甲午旬冠帶向北子上走辰旬南上走

寅涕泣向西走

又閃藏法

閃藏星正子二亥三戌逆行有急難避至其方取草

一條置路上更放一條傍中吟藏身呪曰

存變天黑地黑寸土無光存見吾身化爲阿修羅王
收下日月無光天不識地不識教他自然昏自然悶
目悔自退自爲憐憫之人急急如律令

安營立寨事宜

凡下砦先指揮諸軍並要肅靜不得高聲不得亂走

旗鎗牢頓莫使自倒密布兵機使人諱路毋令賊伏

○先看主將命在何方安門卽裝入門裏看風清靜

方可安若狂風吹倒寨急去寨中忽風生無故塵沙

起地凶鬼作人聲賊必劫寨螻蟻無數來過者凶忽

見燈光自死明日凶事來旗鎗忽倒急差快馬哨綽

秘書兵衛卷之九

忽羣鴉聲集或瓦器自爆碗碟自响半夜賊來劫寨

凡此兆俱宜多察

甲子年庚申生信

甲戌旬大將軍坐戌小將軍坐亥精兵在子營門在

丑甲子旬大將軍坐子小將軍坐丑精兵在寅營門

在卯六甲照位順行倣此

大將轉移方

甲子旬戌亥轉辰巳甲戌旬申酉轉寅卯六甲倣此

按行營陣方

甲子旬出子轉卯回入亥方甲戌旬出戌轉丑回入

酉方甲申旬出申轉亥回入未方其餘倣此

孤虛法

年孤虛子年孤亥虛巳丑年孤子虛午餘倣此

月孤虛正月孤丑虛未

日孤虛子日孤亥虛巳

旬中孤虛甲子旬孤戌亥虛辰巳

背孤擊虛大勝萬入巳上用年孤千人巳上用月孤

五百人巳上用旬中孤百人巳上用日孤十人巳上

用時孤

遊天門擊百死法

遊天門擊百死法

九天玄女出征一入當百法正月天門中百死丑二

月天門丑百死寅三天門卯百死子四門亥死辰五

天門子死丑六丑午七卯辰八卯辰九辰巳十巳午

十一午亥十二申酉

出天門入地戶呼玉女法

子日天門丙地戶乙玉女庚丑日天丙地乙玉辛寅

日丙庚乾卯日庚丁壬辰日庚丁癸巳日庚壬辰午

日壬辛甲未日壬辛乙申日壬甲酉西日甲庚丙戌

日甲庚丁亥日甲壬坤○出天門以揚兵入地戶以

伏卒呼玉女以救難

乘月乘取勝法

主將宜從每月建上坐正月從寅去申一人勝七人

二月從卯去酉一人勝十人三月從辰去戌一人勝

十人餘倣此

鎮天進兵法

東方有賊以庚辛日進兵白旗馬當先發噉三聲以

功曹取首日

一人敗十人能取賊首正月申辰二酉三戌子四亥

子五子午六丑申七寅申八卯寅九辰午十巳十一

午酉十二未

偷營劫寨方

偷營劫寨方

禽遁中六陰神宜偷劫用之最驗

六陰神者子日在卯方午日在酉寅日在巳方申日

在亥方餘倣此益日支前除根三位是也

又有四不知○甲子將戌爲天不知亥爲地不知辰

爲人不知巳爲鬼不知○甲午將未爲天不知申爲

地不知亥人卯鬼○巳卯將丑爲天亥爲地酉人申

鬼○巳酉將辰天巳地卯人亥鬼

古倫營劫寨遺兵由六陰方入門不爲人所覺

天官貴人 酉寅申午子巳亥午卯巳
福星貴人 寅未丑午子巳亥辰申丑
八祿時 寅午卯申巳酉午亥巳子
天乙貴人 丑未乙巳丙丁壬卯申子
未庚子申亥酉卯巳寅午
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
明堂酉亥丑卯巳未酉亥丑卯巳未
金匱子寅辰午申戌子寅辰午申戌
天德丑卯巳未酉亥丑卯巳未酉亥
司命午申戌子寅辰午申戌子寅辰
從書安衡卷之九

青龍申戌子寅辰午申辰子寅辰午
日 子午丑未寅申卯酉辰戌巳亥
福德 子寅辰午申辰子寅辰午
自仙 子寅辰午申辰子寅辰午
寶光 子寅辰午申辰子寅辰午
天殺 子寅辰午申辰子寅辰午
天開 子寅辰午申辰子寅辰午
鎮神 子寅辰午申辰子寅辰午
大獄 子寅辰午申辰子寅辰午
日 子寅辰午申辰子寅辰午
春 子寅辰午申辰子寅辰午
地獄 子寅辰午申辰子寅辰午
黃道 子寅辰午申辰子寅辰午
太乙貴人 子寅辰午申辰子寅辰午
明輔 子寅辰午申辰子寅辰午

●天刑 戌子寅辰申
右圖法同前凡日不吉擇吉時行之萬無一失
又謂六甲陰符法

甲子旬中陰在丁卯其神兔頭人身名焚林

戌 丑 牛 梁叔

申 亥 猪 孔陵

午 酉 雞 費陽

辰 未 羊 許盛

寅 巳 蛇 王屈

○右作陰符于月蝕夜用梧桐陰中枝或柏心長九

寸潤二寸厚三分為神像并書名號盛神自隨身用

兵時祭之以行凡吉凶事神先報之隱遁時將神影

身人自不見出戰呼神自有助

又出軍呼神法

甲為福當呼王文填 乙為德當呼王文卿

丙威 仲卿 丁 李遊往

戊 司馬手 巳 名遊卿

庚 邵先陽 辛 高子張

壬 任祿卿 癸 受子光

○右戰時呼上神名祝之轉敗為勝所向賊靡

外造神箭方

舊箭頭百箇庚申日擇庚加死門方飛廉所在地面
密打成箭樣長尺二又以庚箕日安丙奇加死門方
祭于箕斗之下六庚日輒祭用禁文錄合天書壇式
持念畢藏于箭房專請六庚金甲神護持發行嘗擇
朔日以呪祝之仍書二亥合夾中字符號促之立殊
竿以試之成後但于每用箭時將此箭于衆箭中一
攪隨手命箭無有不中人物必死神驗無對

喻子十三種秘書兵衛卷之九全

秘書兵衛卷之九

二十七

喻子十三種秘書兵衡卷之十

秦淮 史志崇士揚 彙成

雲林 藝居中庭園 傳輯

南州 楊 善元之 參論

千里 戴德清李寧 訂錄

鍾山 鄭大經道常 梓行

禽遁蟹樓山象 有引

雉千歲而為蟹入于大海吞風雲吐烟霧結為樓臺嶺南有象山焉山非有象也朝日未出早嵐方密盈山皆象及其旦明忽然而失之是皆有未嘗

秘書兵衡卷之十

有無未嘗無兩間之理不可臆度者也禽遁亦然四七經宿睥睨于天本無是數亦無是名乃強而命之曰角曰亢云云而又記之以天之下地之上遊之族飛之類走之羣謂之曰禽不盡也又從而化之皆不知起自何人欲臆度之皆不可得也以爲天地非此不靈萬物非此不發則高者高下者下動者動伏者伏自如也名數何爲以爲河雉之外無文卦疇之外無象安所事禽則高者當其高下者當其下動者當其動伏者當其伏當則利反之而害當其用則利不當其用而害何其歷驗于

名數之際亦復自如也讀喻子禽遁要書而後知

此理于天地之間始末嘗有固未嘗無也向使天地之間無是理卽不應有是奇中適用之書既有是書之適于用而奇中則毅然有理明矣諸家禽學以盡萬事未必專奇喻子獨輯其兵法而爲此編且盡彰其秘訣一定其局使學者一指掌而洞然可悉于主客戰攻之用以佐討賊安民之功雖基渺論實就頭緒蓋術宜于用道神千人之所神用乃無際喻子爲無際矣取而命之蟹樓山象以志其奇併升于端華亭陳繼儒仲醇父題

起例

年禽

天啓癸亥壁甲子奎順數去

月禽

日年正月起角巳月年正月起室子未二木年正月起參寅金年正月起心丑申二土年正月起胃辰金年正月起牛戌火年正月起星酉日巳金年正月起牛戌火年正月起星酉

日禽

一元甲子日虛子時二元甲子日奎子時三元甲子

日畢 子時 四元鬼子 五元翼子 六元氏子 七元箕子

時禽

日虛月鬼火箕水畢木氏金奎土翼 此指一元耳餘五元全日金奎一指土翼二指日虛三指月鬼四指火箕五指便子時起箕也七元月日于虛矣

番禽

如癸丑年二月十一日巳亥昴日子時虛以上甲午是一元室管事却以室向子上順行尋虛得寅上二十七數就寅上起虛逆行卯丑二十七數子上得牛是也 若于時胃便以室向午上順行尋胃得戌上五數就戌上起胃逆行酉申五數午上得參是也 必書與對禽之十

活曜

日畢月尾火奎水氏木虛金牛土翼俱從寅上起如 丑二月十一日巳亥昴子時是虛日則以畢從寅上起 行二等到午日見出印把虛數至子時上得是也 寶白

由方田岳井時天草岸風火月乙日生在午月生在 未金巳木亥水土申火寅此是時家領消比日有則 子湖丑田寅山卯林辰岡巳湯午火未路申刀酉 砧戌路亥江 此是日及方所之端消極角木 宅身

元日											
亥	戌	酉	申	未	午	巳	辰	卯	寅	丑	子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心危妻

[illegible]予 29—264

[illegible]

[illegible]

四元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五元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庚子	辛丑	壬寅	癸卯	甲辰	乙巳	丙午	丁未	戊申	己酉	庚戌	辛亥
壬子	癸丑	甲寅	乙卯	丙辰	丁巳	戊午	己未	庚申	辛酉	壬戌	癸亥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甲戌	乙亥
丙子	丁丑	戊寅	己卯	庚辰	辛巳	壬午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丁亥
戊子	己丑	庚寅	辛卯	壬辰	癸巳	甲午	乙未	丙申	丁酉	戊戌	己亥

[illegible]子 29-268

[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爲魚遺羅網。凡事澤同。計其。七月。五。月。事。因。實。所。
口舌失。乾。方。文。小。人。
辰。爲。隱。遺。菜。圃。
房日兔。午。前。北。華蓋。王。伯尾箕奎婁畢。○亥。流。
血。○巳。日。以。失。職。壬戌時。○常行已坤西子宮。○酉。
爲。宇。空。局。有。事。不。成。中。秋。而。散。皆。婦。人。暗。昧。○酉。
丑。爲。婦。女。財。命。安。非。輕。夜。易。事。變。疑。進。退。不。利。
心月狐。劫。官。安。非。輕。夜。易。事。變。疑。進。退。不。利。
午伏獅。○常行寅申戌宮。○寅爲虎假虎威。因人或
事。能。定。○戌。爲。陰。陽。不。附。賊。遇。日。
曉。有。氣。作。下。先。內。後。古。迫。滿。鮮。尋。
尾火虎。○庚。申。年。食。牛。生。味。云。主。妻。子。和。益。家。
或。爲。代。客。○申。年。改。木。吉。○乙。未。年。○忘。中。西。方。○丁。財。施。田。

以上原缺

日禽凡十六多夜潛而日行無九房見柳呈張龍蛇蛟過驚蟄以肆志蚰燕兔遇秋分而患生馬秋高而益盛俗冬盛以深藏蟄雖小夜動無防虎雖強晝行未穩此禽家之妙訣宜秘受以母輕內有暗曜大敗四病此理無足用俱削去不錄用法

分舍

日共用者也時爲我番爲人活曜者我之救應也○番名天禽時名地禽用兵取我勝彼爲善他事則有用彼勝者與比和者

專兵

喻子曰兩陣相對宜內剛而外柔我強而他弱設伏待敵宜天地同宮五行生比誘敵人伏宜我弱而人強內柔而外剛發伏擊敵宜我制彼而趕及人晝地而難走

打陣

如值彼禽制我我必先投物打陣以厭之○角宜從南向北用銅鐵器鋤頭花手中拋刀作鴉虎聲破之○亢用鐵屎鋤頭血水火炮打入作鴉聲破之○戌用雞食拋入或畫虎打入作鴉聲○房用花葉草木

打陣作犬吠○心用小鴨割肉流血或畫掃帚打入○尾用生肉或畫獅子打入大喊三聲作鴉聲○箕用同上○斗用猪狗羊兔打入陣中○牛用嫩草糝把拋入作虎聲○女用飛蟲打陣作雞鳴○虛用米穀撒入陣中作鴉貓犬聲○危用飛蟲蜻蜓拋入或泥塊打入作鴉聲○室用糠米穀拋入○壁用龜蟹網作犬吠○奎用雞鴨或石頭打入○婁用飯骨肉打入熱湯潑作虎聲○胃用穀雞雜拋入作雞犬聲○昂用口銜米作鴉聲貓聲米穀打陣○畢用鳥賊魚或割小雞晝日頭拋陣作犬聲○簡用果子火把

三十

拋入○參用狼毒藥矢拋入○井用雞鴨大噉打入○鬼用草拋入作虎聲大噉○卯用嫩草拋入作大聲肉打入○星用豆穀草拋入○張用嫩草桃花拋入陣○翼用蝦蟇蟲拋入○軫用生雞打入作鴨聲

行人

地禽爲主帥天禽爲所遣之使日爲道路併所往之方所在之處占地克天行人不至天克地行人立至日克天者中途阻也天在日禽宮與日宿合行人未動天在地禽宮行人即至天克日途無阻

漁獵

地爲人天爲物日爲所捕之處與所用之器先以日時二家和合引誘之次用天制地方獵日制天獸自伏天克時宜張網弩仍要天與日和好合捕打網要地克天劫骨要或或用伏斷或截路空亡以截其去路或刀砧血刃飛廉受死月殺魚鳥會日或出驚傷死門或出向鶴神背太白若使地會太高天會受制則我克其物而彼不來忌山黑水黑山隔水痕九土見五不遇日又擇月厭上朔執危收日吉喻子曰明乎此者知戰之道矣

圖書兵部卷之十

三十一

隱避

地者避人也天者追人也日者避地也要日生旺得地佳地克天躲無妨天克地被追捉日克地地克天藏處不穩相生則吉如日間避要日會是夜會地會是晝會也夜間避要日會是晝會地會是夜會也或日會背時要插青唸九龍符呪出杜門地戶或擇華蓋九天九地六丁玉庚唐符國印等方而行則人不見知可免患也

追擒

地者追兵也天音逃卒也日者將令倂逃亡之處也

俱要天日二會克地其人自來地高食天人來與漁獵同意用驚傷門去

逃亡

地者主也天者亡也日者亡之處受之人也天克地亡者自同地克天宜急尋日克天賊人誘致而去深藏之矣仍以鎖泊定藏處焉喻子曰日克天而遇凶煞刀空亡者蒙害已矣天生日好而順之則亡者願從于彼家不復返也

尋覓

要二星和合外內旺相進神則得之

圖書兵部卷之十

三十二

貸財

掠財無如水星食內星易得也又有皇氣星與二星和合否如天會比和必易外雖食內不可太弱恐不勝其財復失之

主客

喻子曰演禽舊法但知以時爲我以番爲人以日爲中然今彼人亦用是法亦以時爲彼以番爲我以日爲中將吉凶失得孰從而定之是以精禽學者當分主客欲明主客先明動靜天動而地靜則主地而客天天先之地後之感者居先應者居後先者爲客後

者為主如我先追彼後避則我為天彼為地是為以
番獲時如彼先避我後追則我為地彼為天是為以
時獲番如我先避彼後追則以我番避彼時如彼先
追我後避則以我時避彼天如彼兵先起我設備而
待之則彼番我時如彼兵未動我起兵而圖彼則我
番而彼時最秘之機不窮之用端在于斯若乃彼我
未並人物未覺我獨舉事則專以時會為體而主屬
我焉是亦太乙篇中主客之義也

口訣

此中言在甲子得千古不變之秘而後之使萬
事之為者莫不從其分仙理後起不易其言也

不得地以決之擇日用事吉少可用內多不可用

又口訣

演禽一莫犯太白太白避方勿相沖也二莫伏斷三
莫空亡要鎖泊有氣外看六十甲子五行生克為大
戰法尋常事只看時會交食鎖泊可矣

會遁日時方位宜忌

羅網成焉天地氣運之機
遠征吉宿 行舟吉日
出行吉時 掠貨吉日

教武練兵日 宜天月德與寶黃道恩勝成動者護福

不成日 兵寶者正卯二辰順行○昔踐者正申二

寅三四四四四五六六辰七亥八巳九子十午十一丑

十二未○成勝者泰午六不咸日○法敗日○春寅午戌

辰巳酉丑亥申子○六不成日○法敗日○春寅午戌

出兵吉日 正月丁丑寅卯二月壬申寅卯三月丁未

未申酉戌七月午未申酉八月未申巳午九月辰巳

午未十月巳未寅亥十一月寅卯辰巳十二月寅卯辰巳

通天數出兵大吉 四月辰巳午未五月未申午未六月寅申亥

七卯巳申亥八丑辰申戌九丑辰申戌十丑辰申戌

攻取吉日 巳未巳亥寅申戌除日 巳未巳亥寅申戌除日

日生氣死氣 凡日辰下一位為生二位為死

出兵忌 鬼敗亡日 巳丑戌辰壬申戌寅辛巳戌

辛巳戌午又忌九土鬼日 巳丑戌辰壬申戌寅辛巳戌

忌入絕日 庚戌辛亥丙戌丁亥 庚戌辛亥丙戌丁亥

出兵忌 血方 卯酉二辰庚甲子午酉日 卯酉二辰庚甲子午酉日

五將軍方戰關勿犯 七十一酉四六十二午三 七十一酉四六十二午三

天蓬方 月忌辰二月卯兵四十四酉五辰六六月酉七月

十二月卯方 十二月卯方 十二月卯方 十二月卯方

太白遠方切忌相沖 日王東二日東三三三三三

喻子十三種秘書兵簡卷之十全

喻子十三種秘書兵衡卷之十一

黃山 黃應斗衡玉 梁成

雲林 龔居中應園 傳輯

豫章 楊廷芸瑞 參論

栗陽 丁鳳詔繼陽 訂錄

鍾山 鄭大經道常 梓行

大六壬專兵燭怪犀

牛渚然犀幽怪盡見神人入夢謂明冥道異何相

迫乃爾是以察淵之智昔人病之然虛華愚首不

當于務雖祥不稱焉至實濟則不然苟福生民

髮獨愛故有智之士熱念當世終不能自藏雖石

函寶符天授神錫平生所肘繫枕秘竟于畢露何

則誠不可遁未有微而弗顯也況當此之世營頭

攘外妖字潛內而堂堂四海之大未嘗有出策畫

奇爲 國家外屏不難日夕殲此醜逆者豈承平

之會天固不產異人抑亦謂上之人弗專竟其用

固汨而不自出邪讀喻子秘集大六壬專兵一書

而後知身不欲自出者心固不欲自藏也余與聞

軍政濟上下車卽訪求四方高士奇人間至是邦

亦或幸復見至真所謂天下士與丈夫當立功絕

域終鮮所期辛酉夏中乃得談喻子披肝相對丹

赤具獻庶幾斯人喻子書生聞

聖諭招及草澤卽投筆北行上書余熟睹其人雙目

炯然志在肅清塞外中蘊閑諳終必大有勦于吾

世其書卽余治所爲人士播誦王神仙者實孤授

之喻子論次之爲書又將子之其人肆問余名余

曰盡天之物無怪于人盡人之事無怪于兵化

奇奇神神鬼鬼不可度知何怪如之是書也則一

一洞之預如精觀罔疑豈非幽隱所懼燭怪之犀

也邪西蜀熊文燦心開甫讀書于太白樓

起例

本日

甲課寄寅乙課寄辰丙戌寄巳丁巳寄未庚寄申辛

寄戌壬亥癸丑寄子巳定稱干爲日稱支爲辰

本時

用月將加正時順行十二官月將者亥爲登明雨水

後日纏娘皆之次是爲正月之將二月戌三月酉以

至十二月子卽太陽是也

四課

天既加地以日干爲主而起四課第一課取日上神

爲日之陽神第二課取日上神本位所得之神爲日之陰神第三課取辰上神爲辰之陽神第四課取辰上神本位所得之神爲辰之陰神

三傳

一下賊初傳發用取四課中下克上者爲先

二克下如無下克上方取上克下用一上克下爲元

害後受忌忠子孝事起男予開事皆實此時行軍利地不利後得下凌于上事起女入多有不利此時行軍利後不利先利主不利客也

三比用克多取比涉害陽日用陽陰用陰各和一封

四涉害俱比俱不比則以涉害深爲用孟深仲次深

三

季不取也涉害爲見機卦事有稽而必察微

五剛柔涉比復相等陽日用日上神陰日用辰上神

六遙克四課皆無克以遙相克爲用先儘神克日次

用日克神克多亦論比復相等則用日比來日

用辰比神克多者亦論比

七昂星上下不相克又無遙克用昂星爲酉字中尋

剛日仰視酉上所得之神爲用中傳辰上未傳日上

柔日俯視酉下所臨之辰爲用中傳日未傳辰剛日

輿轉送二卦主出外稽留柔日爲冬蛇掩目土虛驚

終不防身

八伏吟十二神各歸本家曰伏吟有克者並以前六

例爲用惟乙癸二十日有克以克處爲初傳次傳其

冲未傳其刑如初傳亥則中傳巳未傳申也六癸日

有克當以克爲初傳盡刑爲中未之傳如丑至戊戌

至未也若伏吟無克者剛日用日上神次傳辰辰所

刑爲未傳柔日用辰上神次傳日日所刑爲未傳次

傳若自刑者則次傳所冲爲未傳若起用自刑者起

于辰則以日上神爲次傳起于日則以辰上神爲次

傳次傳復自刑取冲爲未傳次傳不復刑以刑爲未

傳○歌曰六甲伏吟寅巳申六丙六戊巳申寅六乙

辰戌未上取六庚申寅巳有刑六癸亦尋丑戌未壬

辰壬午亥巳申更有四壬別立法日先辰次未刑真

六巳辛丁臨亥酉辰先日次未須刑丑卯巳未更無

克辰刑冲處是傳神已上伏吟十五法剛日柔辰中

未分伏吟陽日爲自起陰日爲自伏吟

九返吟十二神各冲曰返吟有克克處爲用中傳冲

未傳刑凡比涉爲用中傳冲未返初如巳冲亥亥返

巳也次傳若在自刑未傳破上之神如酉破子也返

吟無克日無依卦有四日曰井欄射巳丑辛丑丁丑

辛未丑日冲巳巳上神亥爲用未日冲亥亥上神巳

爲用次傳辰上神未傳日上神無依卦後爲事得

加辰事有慮辰加卯同申加亥
 未酉加戌戌病面戌病面戌病面
 鬼陽以陰爲鬼陰以陽爲鬼
 墓甲乙未丙戌戌壬癸庚辛
 速丑未爲墓速丑未爲墓速丑未爲墓

神煞

貴神月將加時順究只尋天神等候從戌至巳逆行
 以亥到辰順就貴騰朱六勾青空白常玄陰后○甲
 戌日乙巳丙丁癸庚辛寅○貴神所
 屬天乙貴人陰屬巳五土○騰蛇陰屬丁巳火○未
 屬陰屬丙午火○六合陰屬乙卯木○勾陳陽屬

遊都甲巳日壬乙庚日丙辛日寅壬日巳戊癸
 日申魯都遊都是之
 天目春夏秋戌冬丑天耳春戌夏丑秋辰冬未
 直符甲日巳乙辰丙日卯丁寅戊日丑巳午
 庚日未辛日申壬酉癸戌
 雄神春寅夏巳秋申冬亥雌神春申夏亥秋寅冬巳
 儀神甲午乙丙辰丁卯戊寅巳丑庚子辛酉
 癸戌羊卯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戊申巳酉庚戌辛亥

壬子癸丑大煞甲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
 巳日解甲亥乙申丙未丁戌巳庚申辛未壬午
 丑癸酉旬盜神甲子旬丑戌旬申旬午旬辰戌
 旬巳寅旬卯旬亡神甲子旬未戌旬巳申卯午午旬
 丑辰旬亥寅旬酉酉
 餘諸星將及各日例泛占凶事不切
 兵家者現喻子書餘中右不繫詳

歌賦

金鳳歌

貴神爲我干爲卒將位二神是賊兵我克他時我必
 勝他來克我彼還贏遊都賊將兵居處沖處魯都遊
 賊書兵部卷之十一

賊須勳方克將神虜寨寧貴若克千多便益千乘克
 貴神爲我干爲卒將位二神是賊兵我克他時我必

此貴神即遊都上所乘天將是也。不是專指天乙
 貴人于者遊都落地盤上之通干也。看所落之方
 沖魯都者乃大賊所遺之遊兵也。如丁酉日酉將
 午時丁日遊都生此起貴人法只用地盤貴相生
 合通干寅上見壬此起貴人法只用地盤貴相生
 寅是六合爲我之將與遊都生此起貴人法只用地盤
 我之將不制賊兩和和遊都生此起貴人法只用地盤
 卒却克遊都之巳火定主我之壬卒擒賊也方與
 貴相此占細作無將與地分不刑占賊不勝有遊
 兵占士卒愛藏其主將亥爲魯都在申上賊有遊
 地餘微此占

金鳳戰干歌

占賊之法妙難窮起成課法自靈通要知賊藏藏人馬遊都魯都兩干稱方爲賊居將爲寇貴神爲我主入兵干是寇軍爲里數更知賊數百和零又言我財爲我利干若受克利須傾四課之中神克將不須勞力用心勤若更行兵能用計寇兵一掃邊胡塵課多神將來克貴我當謹備莫強征方來克貴主細作必有益謀誘我軍貴神不克地方位將軍攻戰莫消停將若刑方賊移動晚間逃走似飛星方若克將賊守塔故然不動亦難寧干克將兮興士馬速速前行賊可平神將刑干賊必勝我當隄備不宜與方來克干

賊堅固于若刑方我得羸神若克于軍易使于支克
貴下不聽貴神爲我于爲使將位二神爲賊兵我克
他時宜戰鬪他來克我不須行地方名屬遊都將魯
都對位賊遊兵有人精學遊都法何用六韜三略文

上將臨戎制煞論功測將神之勝負識主客之雌雄
靈寶經曰上將行年克勾陳白虎大勝○千炁主
 客後文克干壬勝必起戰勾陳白虎交戰勝當勝主
 客後文克日辰克辰爲賓後爲主上將明之不陷
 神○龍首經曰我爲客用日上神我爲主用辰上
 戰雄勝雌負
 勝與敗視六害兼玄白之攸臨與天罡之所在

年逢陰角辰值歲空而詭計多言
 敵有來使正時占察支神利于卽爲真說
 戰時敵使來未知其實善惡以月將正時占之辰
 上神制日月上神其言可信客爲主斷調也
 黃帝占云陽年以正加歲支陰年以未加歲文正
 四課三傳占月月支神每日用日支神所主之事
 日月上神柔月用今日辰上神爲用立課傳
 素分鬼宿年支于以研窮吳次臨牛歲剛柔而運代
 對鬼祝天罡加孟年可在有氣地而支武四不勝
 日辰虎臨上將行人在有氣地而支武四不勝
 金匱經云上將本命看六害旺衰則敗○支武臨
 日辰通克特上神者命有戰支武在四地不妨○天

角者天罡陰是太陰加在用神及年命者所言不可信○又太歲及天空加日辰亦然

日上神見朱雀天空其言虛誕也
○時上神克日上神亦勿信其言
下生其上知虛險以休行于生于支謂陰謀之解結
時上神與日上神相生許
也○支生于陰謀之止

寅申巳亥天耳四時年上見者來使潛機

后乙曹冲在日辰而詐要食狼奸賊臨支干以虛期
神后太乙功曹太冲四神加日辰上賊人掘所不
 可往也○辰日爲奸卯申干爲貪派亥卯爲賤
 之爲凶神所言皆虛

外國人來太歲克乙而禍至

太歲上神若克天乙者主有禍法不可信

他邦猜異陰神賊日以愁之

日辰之陰自勝其神主受災殃大人不利也

發使諸方年路支于切忌魁罡次憂反伏

使往方位月將加王持占日辰發使于年上上諸告不利也

年制門時滯病歸而吉神禍淺

命或去方道上前傷之皆凶凶將尤甚

初宜參幣併傳送而吉將堪憑

參幣併初吉中傳見傳送吉將併初見傳送與

忌廣傷進支于以到時預避

不宜丙丁日到傷原發日如本日發次日到則吉

忽聞賊起大角之前即知來去

大角者天罡也問賊信以用將加時現天罡即臨

欲知行止圖晴視處必見心田

知賊者大角之

并角臨辰貴人覆支于而賊兵必急

小吉泰分天罡斷分凡辰未加日辰賊必至不臨

玄白制日太白入榮惑而城壘宜堅

玄武白虎所乘神克日賊強宜急準備○天盤兩

復祭遊都合神取用支于傷繫陷虎

遊都皆以合神取用看那相休囚死若辰戌酉

都將囚死日辰不克以無驚或加支于上下相克而

孟仲季所定虛真總類于天罡

遊都臨孟虛仲實季必災或

耳目神宜慎消息皆從于地室

知的小二吉天目神也太沖從魁地室耳也聞賊不

莫臨支于併合天貴好鄉不戰畏忌交鋒

遊都臨支于併合天貴好鄉不戰畏忌交鋒

知賊至之日辰看乙同之分位若防威猛止視東南

遊都天乙併在前四辰則賊遠也○聞賊至時看

西則遲疑可恩行于將士北而事退閒遊翫于疆場
遼都臨西方其賊遲疑未進可行功實勞特士恩
○遼都在北賊已退無虞若行在旺處猶可防也

天魁寄名地偶天罡號曰天陽

正為天陽魁為地陰
看其初傳卜其動靜

若交相覆君臣警備于姦謀或自重臨水火隄防于
災變

古人國察地陰覆天陽者臣于婦欲害君父夫也
天陽覆地陰者君父夫欲害臣于婦也○天陽臨
地陰為發用有火災地陰

功曹加甲陽火居日以無憂旬首乘箕陰水在干而
逢戰

四書兵衛卷之十一

十三

常以寅加旬首而聞賊占日干上見陽神者賊
不來也○功曹上功曹及于逢陰神賊必至也

大吉追尋牛井子午可任太沖

大吉為天日能知賊之所至大吉加丑未為伏吟
反吟占賊必滅于太乙上之神心鏡羅云丑未
必在于正東

巳亥見牛于星紀而排陣辰戌遇井向營室以加尋

大吉臨巳亥賊在丑地
大吉臨辰戌賊在亥地

卯酉逢聽宜掩襲于大簇寅申居耳當備戰于實沈

天引加卯酉則從下防
賊加寅申則從上防

神后登明正時可曉于見賊多支逢冠少
登明女也為陰賊神后子也為食狼聞賊時視亥
子二神為日上神賊多為狼士神賊少○外遊

四數辰戌五數旺相多休囚少
辰加干日奇兵應備乎後驚日覆于辰銳卒急當于
前擾

支臨干克干賊襲我後宜防下加亥克亥賊伏我
前宜備○外辰巳子卯四神加日該前加亥賊後

雀蛇臨日白勾制而血光虛珍之辰亥鼠受克必有
雀蛇加干必主驚怖白勾如日日上神受克必有

沖罡太乙遇必爭先三刑臨日夜宜專守
賊急來時占見太乙太沖天罡加日克下賊
先至矣急備之○三刑臨干賊夜來破營也

甲乙聞兵丙丁可除亂寇庚辛知事壬癸定其烽烟
大勝○庚辛日宜取水時出軍餘倣此

四書兵衛卷之十一

十四

本土東愁金火南輪兮夏月

季不可以丙丁庚辛日南行也

甲庚西懼丙壬北敗兮冬天

秋不可以庚辛甲乙日西行冬不可以壬癸丙丁
日出北行也四季亦不可以戊己壬癸日往西行

貴人出兵開地千里騰蛇遇陣憂心衆多
用起天乙出兵大吉

大常且吉知軍旅之安營六合尤宜獲金資而美麗
大常即太常也兵營同土安一起
六合即六軍也兵營同土安一起

青龍大勝得府庫以成功衆雀多詞慮軍戎之見恥
青龍大勝得府庫以成功衆雀多詞慮軍戎之見恥
成以用起朱雀也真被誇內災不利

太陰中止玄武失物以愛深天后內使白虎敗亡而

禍起

用起太陰時出兵士卒使弱○起玄遺失
士馬○起辰出兵自敗○白用喪師

空亡失衆勾陳將士以折傷囚死損兵入空軍陳而

被毀

初傳錄吉中未見空亡者兵出不神也○用見勾
陳士亡車折馬傷○用見囚死神士傷折見天空
敗詐凌辱之事

天罡加翼行者殺金縱橫度張座帳調瑟

天罡加翼行者殺金縱橫度張座帳調瑟
大言加行爲報禍生軍而出安樂而勝

指未必通謂聲名之顯者向中地迫言災禍以彌深

爲小爭將不可出軍○加中
爲小爭將不可出軍○加中

指酉西方天地閉而車殘馬死

天罡加酉爲大地關路時不可出
兵必有截路人馬殺死將士也

返吟戌上入主乖而將沒兵沉

天罡加戌爲大地關路時不可出軍
子卯加戌爲大地關路時不可出軍

亥上天宰數傷驚怖子邊地迫半路難安

星加亥爲天宰時百事皆定有恐懼
星加子爲地迫時出兵半路恍惚不安

丑向通途宿程三十晨來任意軍武萬千

星加丑爲天通時出兵
三十里宿程三十晨來任意軍武萬千

每加寅上龍見天乙以情歡或到卯中天地閉塞而

氣懊

天罡加寅兵行無阻加卯爲
天地閉宜藏伏不宜出兵

伏吟辰地關梁閉塞以難通若守城營客將憂疑而

自縮

天罡伏吟時亦爲天地閉塞利干守
守城達此賊特自退若出兵則被圍

猝逢賊將來處占求輕兵神后步卒牽牛

忽聞賊至以將占時看其從神后所臨方來者
賊將先來兵是輕騎從大吉方來者將強我守

猛健功曹車騎長鎗于兔腹伏兵九角衛兵變陣于

龍頭

賊從寅上來者將猛也從卯上來者車騎兼也○
從辰必伏兵急至也從巳各龍頭善進退變化

馬隊勝光大將恭宮而利甲驍兵傳送從魁趙次以

機籌

賊從午來軍馬衆當說針街之從未來有大將而
甲兵利○從申來將勇兵銳從酉來將明天道

天魁猛壯而難擊登明突急而莫雷

賊從戌來將士精銳不可擊○從
亥多有突急銳兵奇伏之卒也

色象天機金來火應

賊從申上來我以赤旗
大陣應之四方皆傲此

勾陳制日兩軍合陣以爭雄并斗來臨彼此收戈而

息兢

時上勾陳克日辰即戰與利同
○丑未臨日辰兵自退不戰

年逢六害凶神必見于關傷日值孤雄吉將堪達而取勝

上將年命見六害與凶將並者此情必大敗凶命日辰上者大勝

官軍欲勝勾制玄都損主主敗傷于客輸

欲掠他鄉戊巳須逢于吉將
每歲占地下戊巳位所逢皆吉將為吉也

前三後二私門禁戶以相扶

前三者六合也後二者太陰也私門者卯辰也地大吉入水不溺

三路迷踪時下罪隨于孟仲

兩岐惑意日辰左右以規模

欲度江河支傷莫入卯辰及酉井泉須知

支傷則溺也

壬癸渡于天河加井以沉波日辰

禍急
天有三河壬癸子也天河臨地井覆舟之厄○支子加太歲船行淺灘之災

泥池之地天罡指處以堪行
日為陸路于吉利陸如有泥水亦取天罡下地又天罡加孟勿前行加仲勿中自季勿後行

支吉于傷水面通船而陸阻
支吉利水行丙子丁丑癸未癸丑為觸木龍日不可涉水有沉溺之災戊寅巳卯亦凶凡卯為船車臨于為車卯在旺相鄉車舟無損在因死地車船被破又丑加孟前有補處云云

昏濛失路執式投盤泰宿意曉大角堪行
去程野澤蒙雨露晴失路執式盤于地取天罡者天罡也去必有路或臨孟仲必然

丙壬越臥越井房之清泉欲却軍糧向吳秦之大獲
丙壬之下潛行歇息卯未之下可求糧

大吉紫房神后華蓋可藏萬卒急行無害
大吉為紫房神后

太沖千騎從魁可通于百人井鬼參回天駟潛之而莫禁

青常陰合大梁大火以同居除定危開主將其方而

印下可藏千騎潛下可藏百人○凡伏兵避惡可常陰上天向未回申立定向卯去潛行敵不見也

門如

擊賊方所初傳五行水爲北虜火作南兵

忽聞賊至視初傳爲賊之位○亥子爲水巳午爲火視五行取克取用

發用上神不意乃從于四季初當木位其謀必見于東溟

土神即四季○東方初傳見亥于北方來之神也餘倣此

地恐軍埋參軫虛房而速備象知兵伏支蛇干虎以疑驚

軍次由休測寄恐有伏兵占中巳干卯臨日辰必有伏兵可忌測○神旺相與發併者大凶必戰不與則發併日能制支右伏兵不敵約

斗季損支邀被後于傷前伏左右陰陽

圖書兵衛卷之十一

十九

支在前正加陽伏在左加陰伏在右

帶刑併殺神旺相而猛將來克無殺無刑將休囚而庸兵退驟

占伏兵日辰上子午申酉戌未自旺相氣必來掩襲宜備之○子午申酉戌未自旺相氣必來掩襲宜備之○子午申酉戌未自旺相氣必來掩襲宜備之

三刑五墓日辰遇而夜防蛇虎魁罡支干遭而宿候

日辰上見三刑又遇墓神加之者主將當移營不日辰上見三刑又遇墓神加之者主將當移營不日辰上見三刑又遇墓神加之者主將當移營不

安營動意青常今信使將來郊野潤眸冲后今沾霖

日辰將有暴雨

忽被圍遠日辰陰陽交相見損和好無傷

傷不傷視陰陽被圍占四課日辰上陰陽不備則神如有相克者難出也○若凌于被爲有惡圖害結爲主不勝無難

欲突兵圍隨斗罡而可擊凡占出路從勾制而取強

被臣用天魁下去黃帝占日兵圍于里斗道必通從勾陳所制取路如寅卯爲勾陳可四季方上去外通靈經日避難逃奔從開星

審察其端用神得出于天乙欲知其意吾軍可動于龍襲

初傳發用出于天乙前者此

潛掠敵境玄武須強能制于神我兵必旺

若居四季忌甲乙而東征倘御曹冲慮庚辛而西向

龍頭莫犯嫌支干以休囚背腹宜攻要日辰而旺相

凡攻城勿攻神之龍頭必損主將○凡旺相之陽城用龍頭在巳尾在辰腹在辰背在辰陰

順法式以昭昭知軍情之蕩蕩

太乙六壬通鑑經曰在天爲法在地爲式○昭昭者然之謂明也○昭昭者然之謂明也○昭昭者然之謂明也

列占

大將宜居

背却亭亭向白森坐于豹尾擊黃幡出白太冲從魁
間三四天門地戶關三地私門何樂安

神后落處為亭背之而擊其冲上聯○月將加
時寅午戌上見孟神即白森之位常與亭亭合子
巳亥格于寅申○豹尾申子辰年在戌亥卯未
在丑寅午戌在辰巳酉丑在木其冲則名黃幡

三大將軍地所在宜居處

大將軍寅卯辰年在子巳午未年在酉申酉戌年
自子亥子午年巳酉○一說天上亥為大將軍卯
左酉右午子後
三將軍校尉皆此方

登明卯酉背常后除定危開太陰裏六神之下主將
祝書兵衛卷之十一

吉

亥卯酉說現上○背常陰后地四戶主將宜居○
月建後一日陰除五日為定八危十一開時用天
上之

又宜太歲併月建絡宮明玉太陰地

月下營上將○太歲上將○大將皆用建時建時
為明堂丑加仲為玉堂終利
中軍明利前軍王利後軍

野宿安營

安營五墓日辰酉未戌丑辰春遯冬四季亦從辰上
墓千支之上豈宜營辰卯巳三神位切忌冲罡太乙
遇此謂三刑在日辰賊至勿疑軍莫駐

日辰上見太冲其夜有風雨若見神
后太乙夜有賊至旺相來休囚不來

魁罡見日辰安歇也危驚要尋安樂地四際問孤雄
日辰上見魁罡交驚將死○春寅夏
巳秋申冬亥所臨為孤雄宜安營寨

水陸吉凶

出行日吉陸宜之支吉宜舟水路施干忌卯辰卯忌
子尤防支上克支時畏河臨井子加歲亥子宜舟孟

仲季巳卯戌寅兩日凶水龍三日休趨避

日為陸辰為水日上見吉神吉將宜陸路去辰上
云云○日干上忌見卯辰又地盤卯辰上忌見神后
蓋卯木為舟故是水神在上覆之欲渡河江支傷
莫入○又畏壬癸子為三河卯酉辰為三井有一
亥加孟仲水路不可渡○子水加千太歲之上水中有凶
亥加孟仲水路不吉加季水路安康○巳亥戌寅

祝書兵衛卷之十一

二日丙子癸丑癸未三
日馮水龍日損不可渡

大小衢路

亥子臨于大路揚若如辰上小衢藏更以日辰三處
視兵行險隘慮凶殃日傷勿向前頭道辰損應知在

後防

行險地恐官當以日辰時三處視之○日傷勿在前
辰傷勿在中○又云斗加孟仲在前
加仲勿在中加季勿在後若置加
日辰必有惡賊躍我游跡宜急去

賊所在方

聞占看天目知賊所臨方天罡小吉魁大吉春夏秋
冬季勝光返吟為遠伏吟近水從東至火南當

萬二千休則千二百遊都臨神上合算如甲子

子辰巳未卯同推臨日辰兮來似飛白入筭兮賊立

否亥午罡沖陰慶還禦寇欲尋吉路去玄武愁方攻實難

四不可此
行
急去如
所差差
往人者
之沖亦
防看探
大陰行
勝之年
畏如虛
所如之
往去日
之主歲
方慶月
凶辰旦
如若辰
玄見相
武沖破
乘神破
靜神午
光宜去
日辰

戰否勾乘神互克勾刑克日亦如之干支丑未元無

傳件戰吉夜守陳兩
 在以加貴不兼
 主爭日我戰相
 外準兵乘苦克對
 出雲郭下口說
 堅守已但相兼陳
 攻堅已不克刑所
 縣利如欲郭定日
 戰金玉未破定之
 利哉我相主神
 密內云戌生大相
 宜勾土則必克
 時刑定和不定
 何對的解解有
 傍土兩如戊我
 客客南加戌克
 加合小日特勾

神如克將內相爭禍害難分宜靜明將克神今當外
戰禍能分解動宜類勝負十干分主客辰刑日上客
贏賁于刑支復害侵下利客元非利主人辰上乘凶
休作主日凶爲客敗休詢用空爲客須亡眾賊勝錄

凡出兵相對先勦爲客後爲主日陽爲客大將陰
爲客泰時可開爲客大將陰爲主泰時視生克以
時可爲客我先行陰戰如不利爲客我宜
○若舉兵征討以陽爲主○辰克日者主
勝日刑主客○初陳用者落空乃散士卒
主日凶休客支或轉用者落空乃散士卒

勝光四仲旺之神下出勾陳勝敵人勝負再看刑德
準命年制虎武勾忻又宜勾將克遊武賊位神宜勾
將侵勾將若臨賊位上貴宜遙制下乘辰

刑未克來此華勝也○主終年命或年命上神
或刑或克或害白玄勾三神所乘之神利爲客○
詳勾陳所臨之神勾克乘神上主勝乘神克勾爲
客勝○主終年命或年命上神克日干或日干上

神是年又方克陳
 大也上行上主勾釋
 勝利年寅克釋陳
 不爲克本下行之賊
 然空勾克行年地位
 勾先陳白年年在盤
 陳克也處所已者看
 玄族方系兇上如乙
 武○卯辰寅見兩不
 必上土土寅中拘
 勝病兄是克日臨
 勾行也乘又酉何
 所年是勾辰加地地
 居勾陳加申子是時
 神克龜大木是替夏
 勾克大土上土賊
 陳陳賊吉將刑在刑
 所白值土支支能

戰初貴六青常吉八將俱凶各有經馬後將星乘子
慶六鄉尤惡害和刑乙亥休旺知贏負宜否稱兵決
計靈

大吉謂子孫能制官鬼再遇孤雄必勝若子孫
父母克則不能制鬼矣忌之○再逢日也辰年本
命行年三傳正時六處尤惡害刑日虎日辰也本
逢此凶凶○若天乙臨大將行年及有氣之鄉亥
武死凶之地大勝玄武臨

天獄及丘仇還知冠醜愁二煩天網禍向背更宜求
若天獄在初傳或死或囚天更加于日干之長生
墓神加于日干之同類煩四仲是也○如甲乙日
○天獄者正月之長生未加寅為日墓加于日干
墓加寅為日墓加于日干之長生未加寅為日墓加于日干

未受寅克為仰立寅上見墓為日墓加于日干
太陰加于巳辛丑至之前一日也○天乙臨日
卦乙戌巳辛丑至之前一日也○天乙臨日
酉戌巳辛丑至之前一日也○天乙臨日

陰加四仲天罡加丑未為地煩卦二煩加四仲而
天罡下加丑未為地煩卦二煩加四仲而
吉正時之支皆用神俱克日干也○天網卦者四
立之干臨于四立之前一克日也○天網卦者四

為死多者空亡中者為
虛背為擊虛有虛無輸
引兵避寇

逃形罡孟隱于右仲季俱宜向左方卯酉功曹歲上
好開星戌亥勝光藏天盤丑未臨方吉旺相之方切

忌防
如遇彼強我弱米追欲逃避者以將加時看天罡
如四五之上許向右路去云云或云加仲在門宜
之酉寅太歲上亦吉○又向大合私門太陰離月

亦吉○又將加時春卯夏午秋戌冬亥為開星
星河魁登明勝光四神所臨之方避之亦善○大
小吉所臨之方亦可入入可出○云有急須以河魁加
正時斗加孟可入入可出○云有急須以河魁加
之方春東夏南秋西冬北四季末亦不可抵沖旺相

天乙直符方最忌日干被克不宜當午無陰貴幽無
六二日逃凶仔細詳

二日逃凶仔細詳
二日逃凶仔細詳
二日逃凶仔細詳

被圍傷否
被圍上克日辰傷天將重刑有禍殃神將比生有慶
御書兵部卷之十一

矣日辰年命克凶亡
如忽被兵圍看日辰上神相生不傷相克有傷若
天將虛克日辰其凶更甚○如甲子日亥將寅時
日上見亥辰上見酉二將俱不傷日亥亥將寅時

被圍欲出向天罡罡阻絳明王上良絳酉申方明卯
去玉宜天上河魁方

勾陳制處最為勝二吉臨方去頗強
三宮時鋒宮出
中酉下去云云

迷路求通

月將專尋曹與沖日辰臨處路前通罡蛇虎遇途應阻泥塗天罡指便容罡加孟今左邊去加仲之時取中路加季專從右路行三路之宜毋志貳二路非三更可疑罡臨陽位左方宜六陰位上休從左決捲旌旗右赴之日艮左辰艮右辰艮小日艮大兩端無壅擇行程神機又在罡臨外昴星之卦路難亨日辰何象可前行曹沖兩將加辰日萬馬趨方死復生尙罡

蛇虎神非吉路迷爲此加于日神后臨方多水池小
吉臨方并泉密

覓水尋糧

覓水須求未卯方戊巳之臨可劫糧玄神克處傷于
獲丑未加盤亦復良

下爲河蓋其天下有泉蓋經星有井也卯爲天刑
地木支上欲劫掠者將加時以六甲巳巳臨午消泉星
看壬辰巳臨午消泉星若見天乙青龍等主
旬戌巳上甲辰巳上出棉有賀見此爲凶亥
爲神也辰辰有起我事可宜亥亥主貴起處地方
或至類神歸于支我事必獲若遇四李忌甲乙庚

○大小吉之下亦可却糧

設伏如逢子丑神可藏萬卒沒人尋卯酉酉百宜先

儲蓄息潛形望兩王

凡微伏兵及遇惡人者加却正向太冲潛伏敵陣
吉方止回向傳述方宜定却正向太冲潛伏敵陣
強不能奈上天乙兩壬下去
卧可向天上天乙兩壬下去

太歲太陰與月建又宜潛向大將軍四神之下藏兵

吉主將亭亭候賊音

太陰卽太歲
後二位是也

攻城宜方

攻城知勝負首尾辨陰陽日旺宜期尅休囚且自衰

如城在巳尾在亥腹在寅背在申○假如我在南
面城在北爲陽城我在北城在南爲陰城我在東

城在四爲次陽我
休囚不可攻故云

敵降誠僞

來使辰爲主日賓辰宜制日勿傷辰日辰上將相生

吉人宅六情凶將述

克極上神爲他制我容生強以
辰上神生日上神我生他彼知我實我之說
難行也日上神生長上神他實心向我彼無陰計

也の太師曰丁宅神辰支日辰
上見六情神各以其時之

陰神見亥水乃克日干丙火是也○歲時中上見神后子貴人落地壬申子午將寄

遙望來人子孟良仲商季惡立天罡乘舟孟吏他持
器乙賊沖冤亥子強

秘書兵商卷之十一

看神后落四孟上好人來也加仲商人也加壬
人見自立于天罡所落之方則惡人自不敢近
若也乘舟人來天罡加孟是吏人占見持凶器人
當稅于皮上神見太乙是賊人太冲是虎人亥子
是強惡之人

辰戌功曹傳送吏勝光併酉欲潛藏

見午酉則其來人欲避難者也

占諠申木合龍喜勾將爲刑鬬虎喪朱雀吏官空學
館太陰祠禱祀神堂

看所這方上如見申未六合青龍乃喜慶歌樂之事見勾陳爲刑罰之事見虎凶喪事見朱官吏聲也大陰祭祀事也

敵約往香

不可住也子申亥卯辰未乃六情之神曰辰上見

遣使入敵

遣使去人年日辰切防其上魁罡臨亦憂去路加辰
戌更勿時成返伏吟年門生吉相沖否申入傳脩吉
將歆年日辰防歲克制行干有畏到干侵

秘書兵部卷之十一
三十四

一秘書兵部卷之十一

三六圖

常疾而歸又知人年在午午上見太乙巳火臨午
西酉上土酉上見申是年上神克門上神也若行
者初發時三傳內有傳送極吉若更與吉將俱發
吉若遇凶不入例則凶矣終并亦吉又亥上辰
午俱與太歲克之四年午丁內日行爲日火生
上日庚寅辛日行爲庚土生日金中吉壬癸日行
爲歲克日大凶○又行年初發之日干畏到彼處
之日子克之如甲乙日行壬癸亥子丙丁巳午
到吉庚辛申酉日到凶○太歲與日相生
吉相克凶行日與到日相生吉相克凶

附六壬遁甲通靈操正經文多說多疑略據
限正者數除附之

用奇伏兵

選驍勇兵三十人當百人三百人當千人伏于太歲

厭敵捉將

兩軍漸近取賊將姓名本命硃砂閉氣書之安歲煞

上以右手捻式鬼門左手轉式以天罡指敵來方又

于月厭下呼之敵人迷伏自敗

臨陣決勝

天上卯酉下臨除定危開更得太陰六合併奇門下

而出雞隔千山其道亦通百戰百勝一人當千

避難奔走

逃避從門星下去春出太沖下夏出勝光下秋出天

罡下冬出登明下則追不及○劫賊卒至宜往屋星

下避之

如誤傷人欲亡命望太陽姦下去可藏萬人

太陽好者
神后足也

又曰欲逃避出九天九地下

春寅九地天申九地夏午九地壬子九地
秋卯九地天寅九地冬子九地壬午九地

又曰聞賊來追從天上甲下去取草自蔽以丁土傳

遠行吉路

卒行不擇日晝以天罡加甲夜以天罡加卯爲乘青

龍駕鳳凰到明堂伏息太陰飲食盜賊潛藏行萬里

无咎

尋途覓水

山林昏霧忽迷四方以式卓地出傳送下自然開悟

出天罡下一百步得路小吉下八十步得路○渴時

出天井下路既通水亦得○饑時出大吉下逢食○

野宿向天上丙寅下萬惡不害

偷營聽事

欲劫探者以月將加正時從月厭下入營人不知雞

犬不覺

月厭者正月戌上起
逆行十二神是也

欲索物干人以太沖加勝光而往即得或曰加寅

厭風止雨

以天罡加太沖用太沖印封之風雨立止○若欲作

風雨雲霧以式置水中用三石鎮之即時起也

所調印者禁文中
有十二將印也

附軍中主帥身占

神樞秘記大將在軍孤宿密壁四無人問恐夢語洩
機謀也常獨坐卧自視神光以占凶吉審趨避也兩
目神光俱現大吉俱沒大凶左現則為主勝當守之
右現則為客勝當往之現而黃大勝也黑大敗也
略肱也白損亡也赤者善而紫者危也喻子曰立富
觀四時而論之生吉也尅凶也我尅時吉也受時尅
凶也萬法為占無如此為切于用不可不明蓋近取
諸身非無憑之幻數也

喻子十三種秘書兵衛卷之十二

西山 毛有倫至中 彙成

雲林 龔居中應問 傳解

南州 徐惟悌李衡 參論

子里 羅一璠伯玉 訂錄

鍾山 鄭大經道常 梓行

太乙相天根 有引

學教莫精于邵子先儒謂其探月窟躡天根洞陰陽之妙也余嘗與喻子諧論地在天腔子內天更在何腔子內乃曰有根喻子諧答豆莢內生子未

成與英同體既成迴脫搖之則圓轉于內有聲人

生海北可至海南不可謂其無根而根不自于天也天在虛空中滾滾撥撥亦如是矣余乃曰今而後知天之爲莢中豆也吾人且日處豆中未嘗見莢安得問根迨讀喻子太乙秘抄一編于是豁然欣曰得之矣天根此直相之況躡也邪夫學數莫精于邵氏而數學則莫神于太乙彼六壬占日禽遁古時太乙則上自太古後至天盡無不可占噫奇矣治亂安危之故儒者但以理言之至姦雄亂賊則竊持人力與造物爭抑孰知固有一成之數

也邪非洞陰陽之奧者孰能與于斯喻子又謂余曰是于始也嘗復濟翁授書有局無訣後值靈谷異人授以要訣而無苟又其書出故老其算年皆止于正統嘉靖日合而論次竭智算究乃成此編余曰噫益異矣天地之所秘必露其標末藏其本根非現跡遺方則具方迷跡自來皆爾今喻子會諸秘而成一卽授之其人布之當時使天下素夢寐爲難識之書曉然洞見從今日始直令陰陽股栗鬼神俱獻無所逃遁殆相天相而洞之者非子也邪于是太丘丁魁楚引名

真訣 圖書兵衛卷之十二

積年

自開闢來至正統六年辛酉凡一千一十五萬五千三百五十八年以三百六十除之餘一百一十八年謂之周紀又以七十二除之除一箇七十二則除頭一箇一箇不用餘四十六年是在二紀內于九四十六局屬洪武甲子下 喻子算開闢以來年數甲子四十一 年大餘局紀三百一十 年小餘局紀三百一十 年則六紀十三局也

元紀

泰定元年甲子上元一紀洪武十七年甲子中元

高木旺午未辰戌寅丑巳
 臣基太乙 同上周紀三十六除之又三除之起午順
 入酉○輪子算天路癸亥甲子酉在申才二年癸亥
 丑三年卯酉後以順推之屬火吉
 民基太乙 周紀以十二除之起戌卯順行十二刑一
 天路癸亥在申才二年癸亥
 大遊天目 周紀三百六十除之十二除之起未順行
 在申酉戌乾乾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
 小遊太乙 同上元甲子算萬曆甲寅入巳○正統辛酉
 酉入酉甲子入六○屬木寅入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
 四神太乙 周紀三百六十除之十二除之起午順行
 天路癸亥在申才二年癸亥
 八乙 九條宮玄明室申壬午寅寅○正統辛酉在四
 天乙太乙 法同上但起六宮順行十二三年一移六
 在九宮甲子入六○屬木寅入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
 地乙太乙 法同上但起六宮順行十二三年一移六
 在九宮甲子入六○屬木寅入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
 直符太乙 法同上但起六宮順行十二三年一移六
 在九宮甲子入六○屬木寅入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
 赤旗 通符四孟一年一移六宮在寅申巳午酉戌
 黑旗 通符四孟一年一移六宮在寅申巳午酉戌
 青旗 通符四孟一年一移六宮在寅申巳午酉戌

九基太乙太乙 水攝提土軒轅雷招搖風水天符土青
龍木咸池 木太陰金天乙火○坎二○坤二震三巽四
甲子太乙 在中五攝提在乾六以至天陰在與四
九星直符 一換○輪子算天路癸亥甲子酉在申才二年癸亥
八門直使 門直三十年事法現前

定局 右安置星神佈局成數訣也各古斷俱在局後

官分

十六宮辰 乾一陰德安大義子八地七升陽德良三
巳大 坤午二大成未天通坤七
辰申 武德酉六大成戌陰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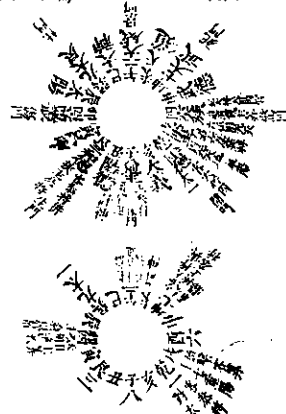
絕陰絕陽 乾一絕氣易氣離二坎八

一局

一甲子 門開
二丙子 門生
三戊子 門壯
四庚子 門驚
五壬子 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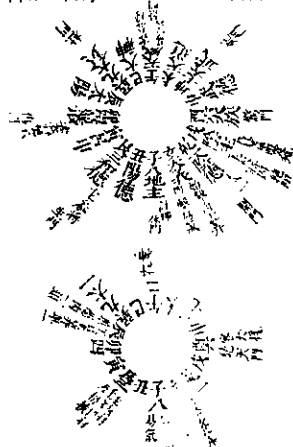
二局

紀一乙丑開
紀二丑門主
紀三巳丑門杜
紀四辛丑門驚
紀五癸丑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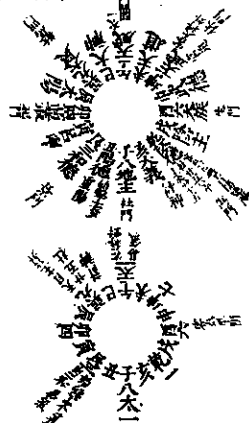
三局

紀一丙寅開
紀二戌寅門主
紀三庚寅門杜
紀四壬寅門驚
紀五甲寅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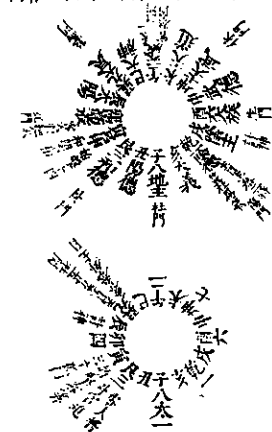
四局

紀一丁卯開
紀二巳卯門主
紀三辛卯門杜
紀四癸卯門驚
紀五乙卯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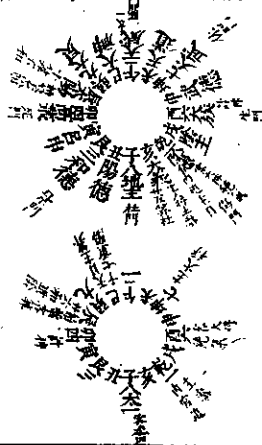
五局

紀一戊辰開
紀二庚辰門主
紀三壬辰門杜
紀四甲辰門驚
紀五丙辰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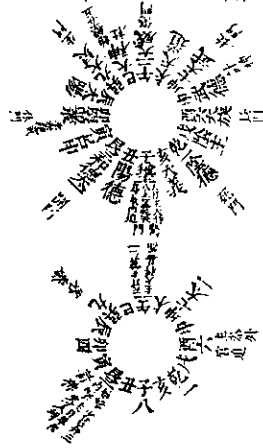
六局

紀一 巳巳 門開
紀二 辛巳 門生
紀三 癸巳 門杜
紀四 乙巳 門驚
紀五 丁巳 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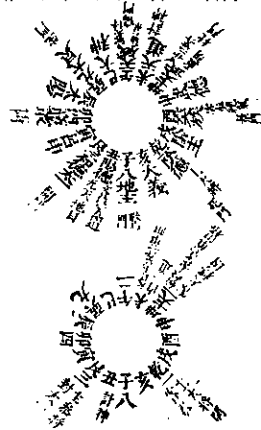
七局

紀一 庚午 門開
紀二 壬午 門生
紀三 甲午 門景
紀四 丙午 門驚
紀五 戊午 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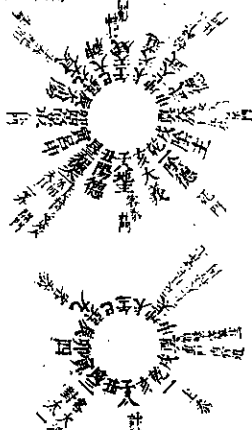
八局

紀一 辛未 門開
紀二 癸未 門生
紀三 乙未 門景
紀四 丁未 門驚
紀五 巳未 門休



九局

紀一 壬申 門開
紀二 甲申 門生
紀三 丙申 門景
紀四 戊申 門驚
紀五 庚申 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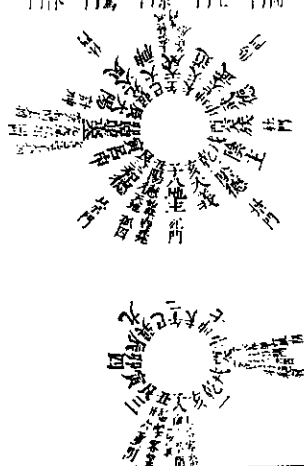
十局

一 癸酉 門開
 紀二 乙酉 門主
 紀三 丁酉 門景
 紀四 己酉 門驚
 紀五 辛酉 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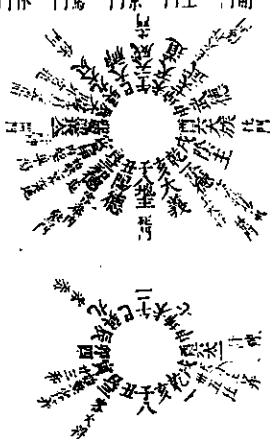
十一局

一 甲戌 門開
 紀二 丙戌 門主
 紀三 戊戌 門景
 紀四 庚戌 門驚
 紀五 壬戌 門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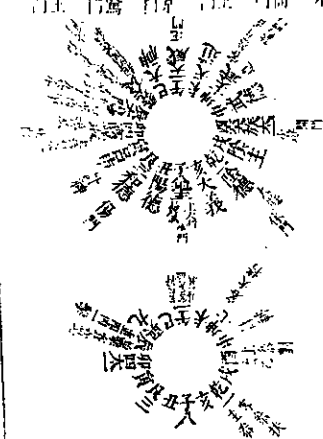
十二局

一 乙亥 門開
 紀二 丁亥 門主
 紀三 己亥 門景
 紀四 辛亥 門驚
 紀五 癸亥 門休



十三局

一 丙子 門開
 紀二 戊子 門主
 紀三 庚子 門景
 紀四 壬子 門驚
 紀五 甲子 門休



十四局

紀一丁丑門開
紀二巳丑門生
紀三辛丑門景
紀四癸丑門騰
紀六乙丑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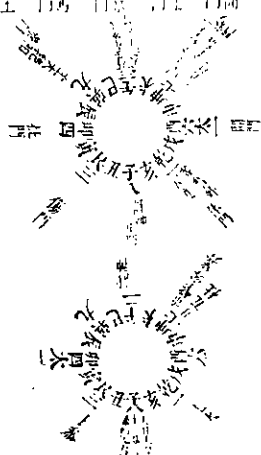


紀書兵衛卷之十二

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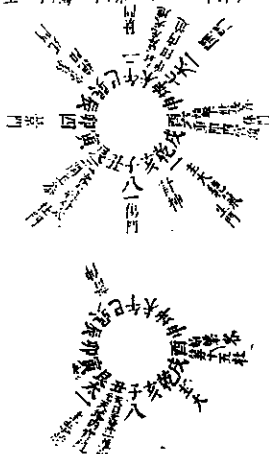
十五局

紀一戊寅門開
紀二庚寅門生
紀三壬寅門景
紀四甲寅門騰
紀六丙寅門生



十六局

紀一巳卯門開
紀二辛卯門生
紀三癸卯門景
紀四乙卯門騰
紀六丁卯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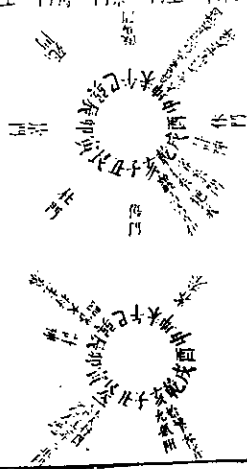


紀書兵衛卷之十二

十四

十七局

紀一庚辰門開
紀二壬辰門生
紀三甲辰門景
紀四丙辰門騰
紀六戊辰門生



十八局

紀一 辛巳 門開
紀二 癸巳 門生
紀三 乙巳 門景
紀四 丁巳 門驚
紀六 巳巳 門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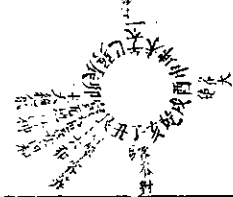


紀書兵衛卷之十二

七

十九局

紀一 壬午 門開
紀二 甲午 門驚
紀三 丙午 門生
紀四 戊午 門驚
紀六 庚午 門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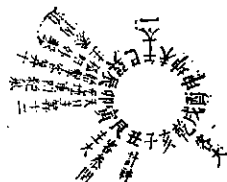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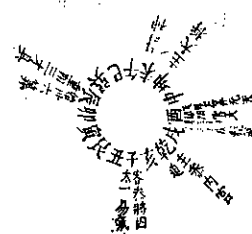


紀書兵衛卷之十二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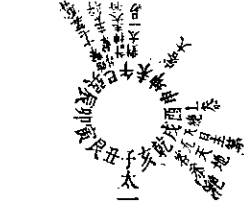
二十局

紀一 癸未 門開
紀二 乙未 門傷
紀三 丁未 門景
紀四 巳未 門驚
紀六 辛未 門生



廿一局

紀一 甲申 門開
紀二 丙申 門傷
紀三 戊申 門景
紀四 庚申 門驚
紀六 壬申 門生



廿二局

紀一 乙酉門

紀二 丁酉門

紀三 己酉門

紀四 辛酉門

紀六 癸酉門

廿三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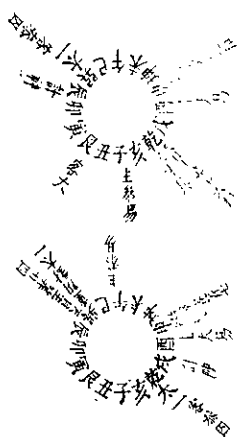
紀一 丙戌門

紀二 戊戌門

紀三 庚戌門

紀四 壬戌門

紀六 甲戌門



廿四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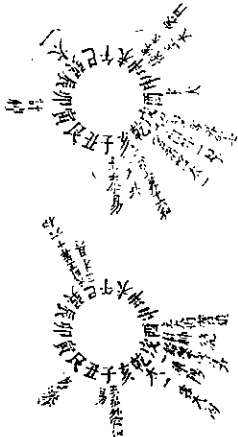
紀一 丁亥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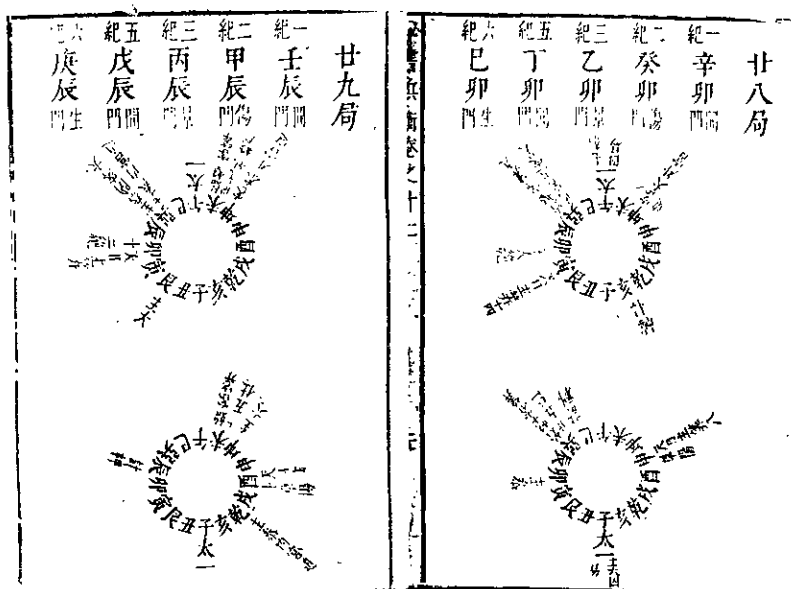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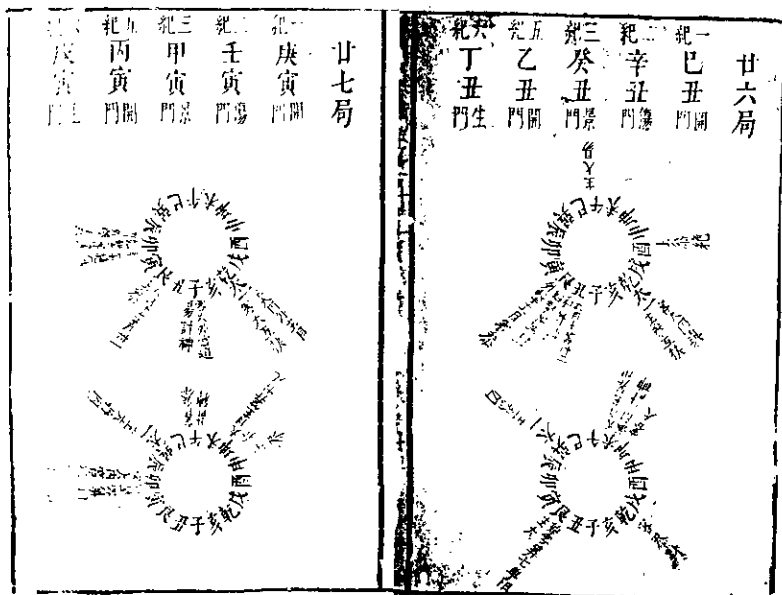
紀二 己亥門

紀三 辛亥門

紀四 癸亥門

紀六 乙亥門





三十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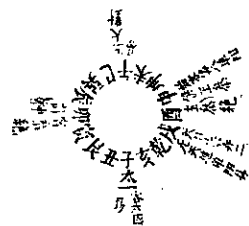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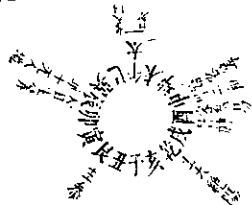
紀一 癸巳 門開

紀二 乙巳 門傷

紀三 丁巳 門榮

紀五 巳巳 門開

紀六 辛巳 門生



三一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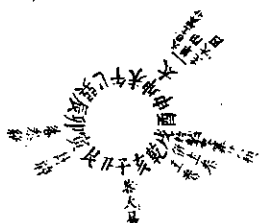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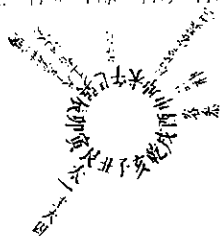
紀一 甲午 門休

紀二 丙午 門傷

紀三 戊午 門榮

紀五 庚午 門開

紀六 壬午 門生



三二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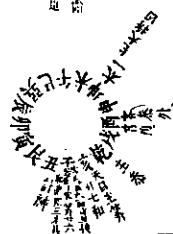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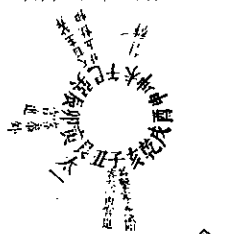
紀一 乙未 門休

紀二 丁未 門傷

紀三 巳未 門榮

紀五 辛未 門開

紀六 癸未 門生



三三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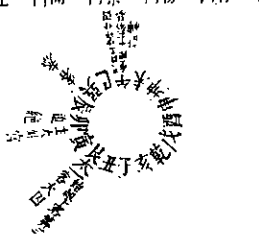
紀一 丙申 門休

紀二 戊申 門傷

紀三 庚申 門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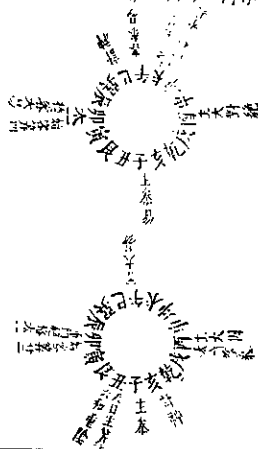
紀五 壬申 門開

紀六 甲申 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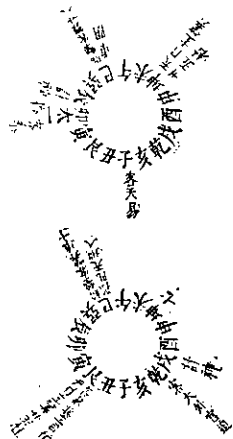
三四局

紀一 丁酉 門休
紀二 巳酉 門
紀三 辛酉 門景
紀五 癸酉 門開
紀六 乙酉 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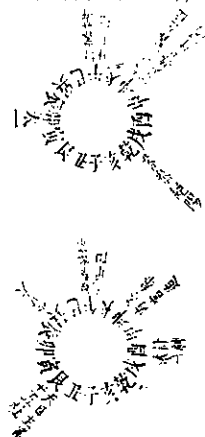
三五局

紀一 戊戌 門休
紀二 庚戌 門傷
紀三 壬戌 門景
紀五 甲戌 門開
紀六 丙戌 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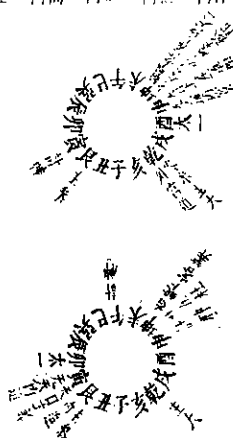
三六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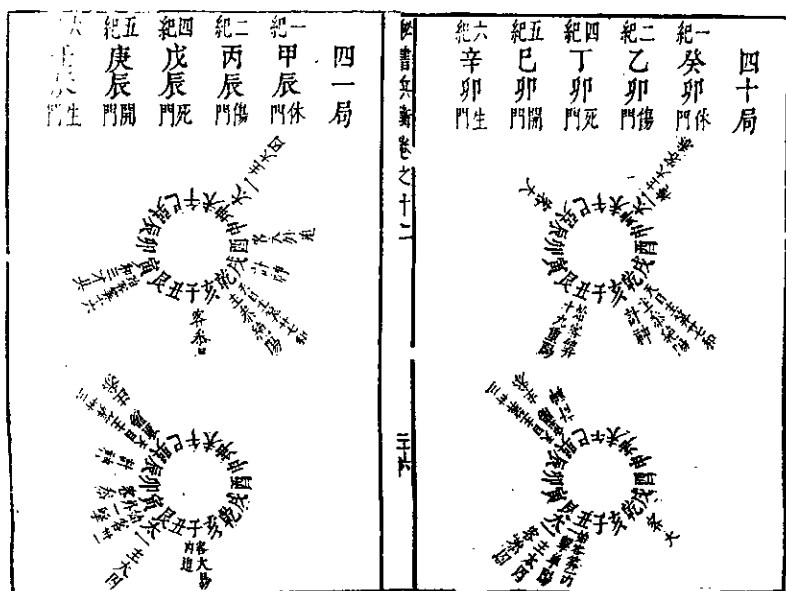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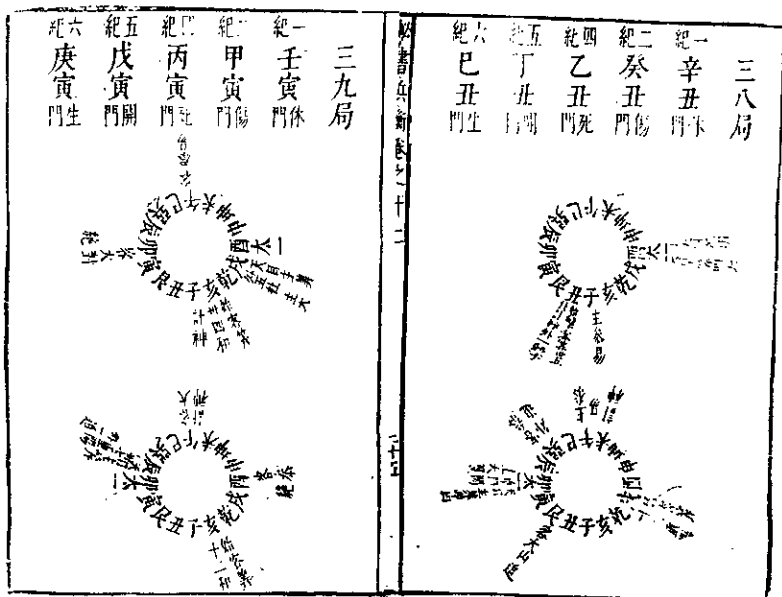
紀一 巳亥 門休
紀二 辛亥 門傷
紀三 癸亥 門景
紀五 乙亥 門開
紀六 丁亥 門生



三七局

紀一 庚子 門休
紀二 壬子 門傷
紀四 甲子 門開
紀五 丙子 門生





四二局

紀一 己 門外
紀二 丁 門傷
紀三 乙 門死
紀四 巳 門死
紀五 辛 巳 門開
紀六 癸 巳 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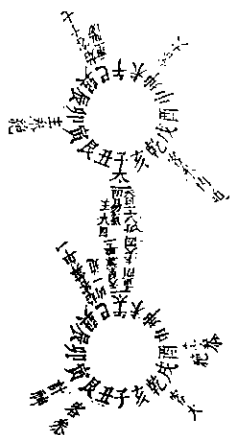


圖書兵部卷之十二

三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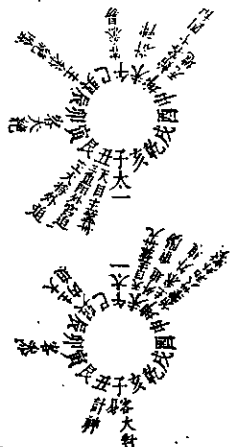
四三局

紀一 丙 午 門休
紀二 戊 午 門傷
紀三 庚 午 門死
紀四 壬 午 門開
紀五 甲 午 門傷
紀六 丙 午 門傷



四四局

紀一 丁 未 門休
紀二 巳 未 門傷
紀三 辛 未 門死
紀四 癸 未 門開
紀五 乙 未 門傷
紀六 丁 未 門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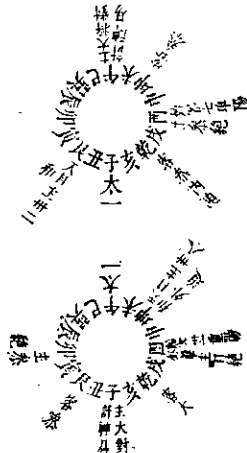


圖書兵部卷之十二

三十八

四五局

紀一 戊 申 門休
紀二 庚 申 門傷
紀三 壬 申 門死
紀四 甲 申 門開
紀五 丙 申 門傷
紀六 戊 申 門傷



四六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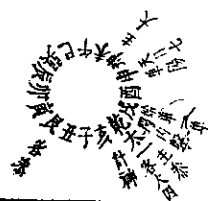
紀一 乙酉 門休

紀二 辛酉 門傷

紀四 癸酉 門死

紀五 巳酉 門開

紀六 丁酉 門傷



圖書兵衛卷之十二

三九

四七局

紀一 庚戌 門休

紀二 壬戌 門傷

紀四 甲戌 門死

紀五 丙戌 門開

紀六 戊戌 門傷



四八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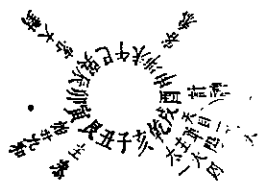
紀一 辛卯 門休

紀二 癸卯 門傷

紀四 乙亥 門死

紀五 丁亥 門開

紀六 巳亥 門傷



圖書兵衛卷之十二

三十

四九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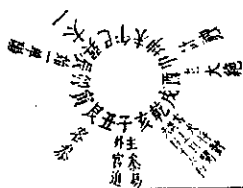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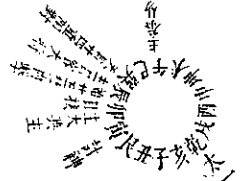
紀一 壬子 門休

紀三 甲子 門死

紀四 丙子 門傷

紀五 戊子 門開

紀六 庚子 門傷



五十局

一 乙卯 門休

三 乙丑 門杜

四 丁丑 門死

五 巳丑 門開

六 辛丑 門傷



五一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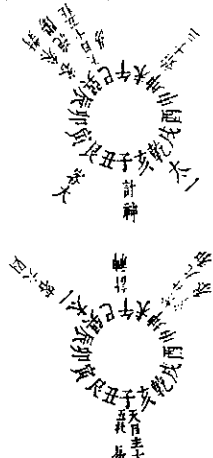
一 甲寅 門休

三 丙寅 門杜

四 戊寅 門死

五 庚寅 門開

六 壬寅 門傷



五二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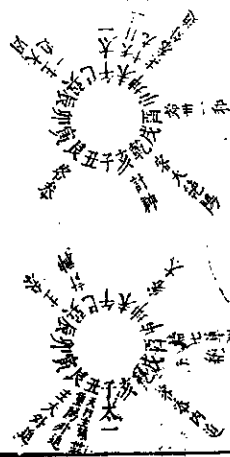
一 乙卯 門休

三 丁卯 門杜

四 巳卯 門死

五 辛卯 門開

六 癸卯 門傷



五三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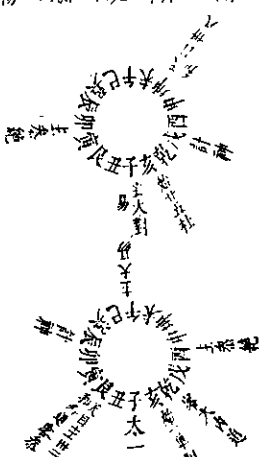
一 丙辰 門休

二 戊辰 門杜

四 庚辰 門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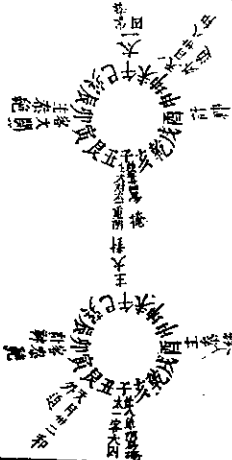
五 壬辰 門開

六 甲辰 門傷



五四局

紀一丁巳門休
紀三巳巳門杜
紀四辛巳門死
紀五癸巳門閑
紀六乙巳門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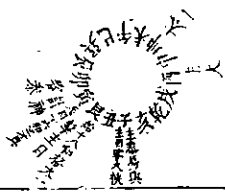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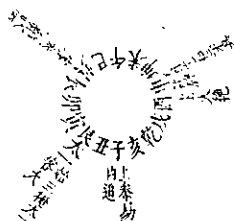


圖書兵衛卷之十二

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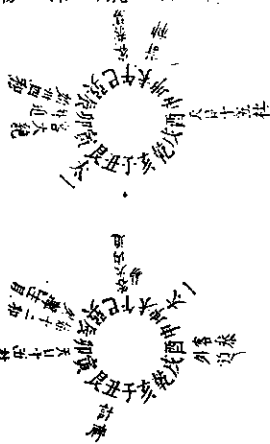
五五局

紀一戊午門休
紀三庚午門杜
紀四壬午門死
紀五甲午門休
紀六丙午門傷



五六局

紀一巳未門休
紀三辛未門杜
紀四癸未門死
紀五乙未門休
紀六丁未門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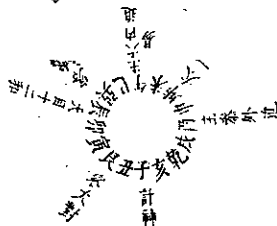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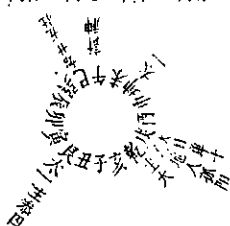


圖書兵衛卷之十二

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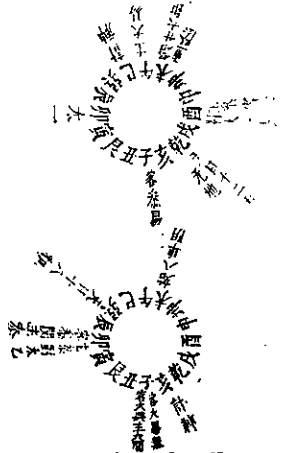
五七局

紀一庚申門休
紀三壬申門杜
紀四甲申門死
紀五丙申門休
紀六戊申門傷



五八局

紀一 壬戌 門休
紀二 甲戌 門仕
紀三 乙酉 門死
紀四 丙戌 門死
紀五 丁酉 門休
紀六 巳酉 門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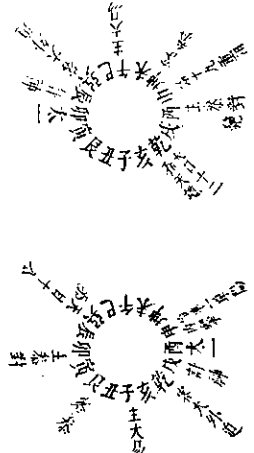


秘書與衡卷之十二

三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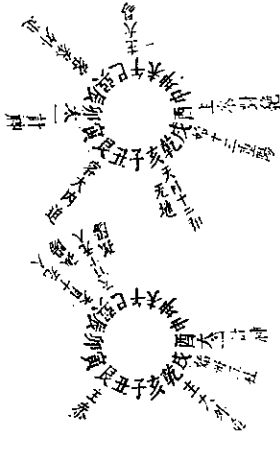
五九局

紀一 壬戌 門休
紀二 甲戌 門仕
紀三 乙酉 門死
紀四 丙戌 門死
紀五 丁酉 門休
紀六 巳酉 門傷



六十局

紀一 癸亥 門休
紀二 甲子 門仕
紀三 乙亥 門仕
紀四 丙子 門死
紀五 丁亥 門死
紀六 巳亥 門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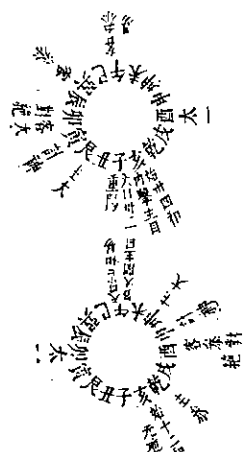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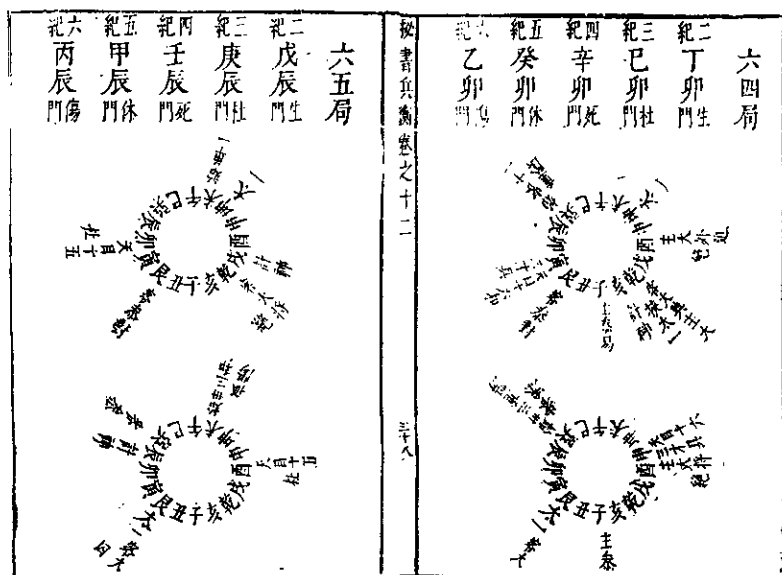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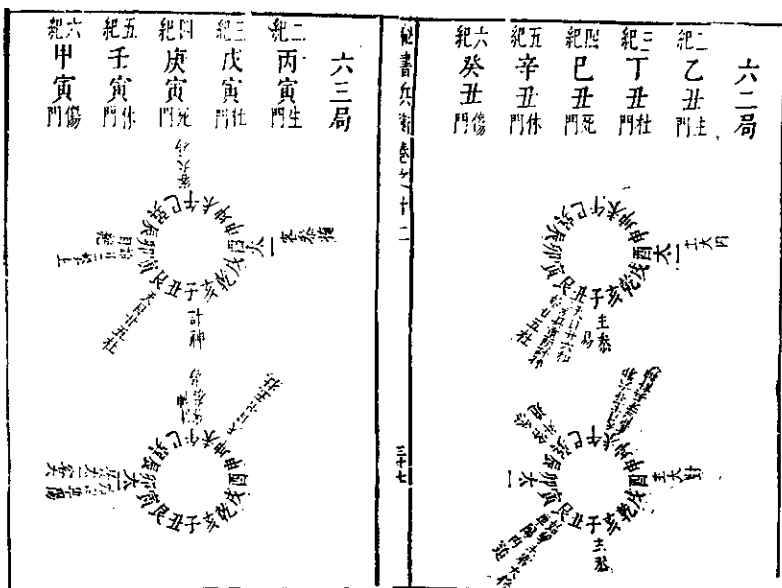
秘書與衡卷之十二

三十六

六一局

紀一 癸亥 門休
紀二 甲子 門仕
紀三 乙亥 門仕
紀四 丙子 門死
紀五 丁亥 門死
紀六 巳亥 門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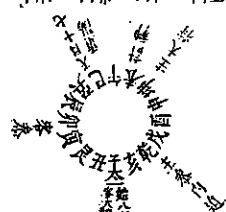


紀二 巳巳 門生
 紀三 辛巳 門生
 紀四 癸巳 門死
 紀五 乙巳 門休
 紀六 丁巳 門傷



六八局

紀二 辛未 門生
 紀三 癸未 門生
 紀四 乙未 門景
 紀五 丁未 門休
 紀六 巳未 門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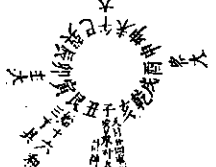
六七局

紀二 庚午 門生
 紀三 壬午 門生
 紀四 甲午 門死
 紀五 丙午 門休
 紀六 戊午 門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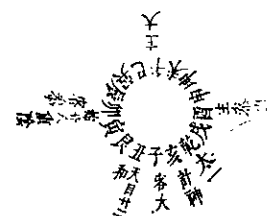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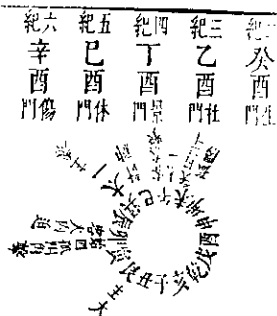


六九局

紀二 壬申 門生
 紀三 甲申 門生
 紀四 丙申 門死
 紀五 戊申 門休
 紀六 庚申 門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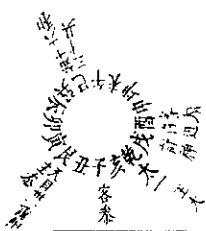
七十局



秘書兵衛卷之十二

四十一

七一局



七十二局



秘書兵衛卷之十二

四十二

秘斷

諸象

太乙者象戰則為監將達坎離宮三年中必築固下
外宮時空一八四三為天內宮財主九二七六為天
于內得財者官一官至大陽為事平外得財者官事
外則平三平理人在絕易陽宮其初二年理天地大早
災其平三平理人有良轉出在絕易地
文昌所臨方火早殺緩冲方亦火大五行為始擊
始擊所臨方火早殺緩冲方亦火大五行為始擊
主將與太乙同宮者利和天
太乙同宮者利和天

客將大將臨太乙于一八宮其方大水臨太乙于三
 五福臨之野安富饒分魯衛地賀精熟多烈風
 同河東之野安富饒分魯衛地賀精熟多烈風
 對冲之君其地同宮在初交之終合臣聖極福同宮
 貴人在陽宮相生與民基同民安樂初交主民同富
 福其矣其于對治之處或生石其其內同宮安樂為
 同小後安會同之安野下小遊同福太乙于九一福太乙
 歸天子一數福歸年十一十一三十一四十一福
 八中將九下將帥七卒上將侯三數歸后妃同歡歸太
 大遊臨地凶荒禍亂上十二年主天變中主地變下
 庚水旱一為治陰宮夷亂華平一與小遊同宮其下二
 極書早能年之十二
 君基上十年理天其狀臨方吉星照人主甲十年理
 皇國華同與臣臣瑞初宮君瑞壽齊同異平福同宮
 者或乙同齊瑞地乙兩生瑞壽齊同異平福同宮
 同京師瑞方有亦大精同官應慶大遊同福耗民龍
 上遊妃專福
 臣基至其地一年理天其方吉星照大臣二年理地大賢
 上治臣年豐或有圖書道進一與五福同福利幸福生
 日大法同其方禮法不中化為火旱土精同其方
 水大游同其方政令不平農夫失其防永精同賦庫
 旱兵或小遊同其方照候火同災旱土不刑復金剛
 民基或大遊同其方照候火同災旱土不刑復金剛
 小遊或大遊同其方照候火同災旱土不刑復金剛

水清新魏無德者亡初二年主天雨地水三年主人
金精初年主兵者累年用兵道同兵者累年
兵火土遊同兵表發初二太白現二年理地三年主人
土精初年主兵者累年用兵道同兵者累年
火精初年主兵者累年用兵道同兵者累年
三旗赤旗行巴楚地興水工行友地水行中營地
風地土午火申酉金四季蝗旱土旗同官兵費饑渡
三旗遇木午支午多暴以三旗或木工遇火年下
多次災土年蛇旱土金年兵動土工霜殺旱輪土風
九基土年蛇旱土金年兵動土工霜殺旱輪土風
瘟疫疫招搖雲雨游水天符土工蝗疫青龍陰
沉寒水成池寒肅荒
太陰陰河日月無光
九星主官社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行火者亦以五
八明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今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一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二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三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四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五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六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七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八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九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十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十一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十二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十三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十四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十五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十六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十七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十八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十九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二十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二十一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二十二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二十三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二十四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二十五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二十六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二十七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二十八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二十九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三十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三十一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三十二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三十三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三十四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三十五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三十六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三十七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三十八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三十九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四十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四十一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四十二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四十三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四十四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四十五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四十六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四十七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四十八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四十九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五十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五十一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五十二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五十三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五十四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五十五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五十六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五十七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五十八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五十九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六十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六十一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六十二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六十三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六十四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六十五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六十六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六十七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六十八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六十九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七十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七十一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七十二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七十三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七十四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七十五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七十六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七十七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七十八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七十九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八十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八十一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八十二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八十三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八十四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八十五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八十六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八十七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八十八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八十九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九十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九十一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九十二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九十三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九十四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九十五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九十六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九十七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九十八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九十九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一百官主火主任主冰荒漢主火以助陰分野

八爲比商占在比卦初九占在遁卦七爲商
四計計凡動靜義事並用時計占之
災發月期以計神加和德看大乙併天目所臨宮辰
災發月期以歲災之令神若大乙在二宮則有文得格
宮天口在太乙君長治也如三月則天目格太乙在
之神加於太歲上取合神所臨
之乙爲災發之月算和凶少
太乙與太歲格乙與歲支相對也如乙在子歲在酉
先照若若字見于東北此反更還格通等人民流亡
酉充敗相格于絕氣之宮亦主君崩民疫乙八歲午
歲戌歲常若字北敗辰出此反之兵流亢甚乙九而
南前敗出東南則反之

[illegible]

客散如死陳加客
大乙觀死陳加客
五將發不登將各乙爲監將及士目客目主大將客大
格提扶之間更陰陽有昇長短所得算長不在大將客大
陽宮大小將追之不利於主其客做此○五將易又因
迫者君上崩亡日將絕易宮主不利客做此○五將易又因
通塞不宜進兵直事如主客將通塞要生凶無
出兵舉事用日掩擊算和大小將發不在三吉門下
其日爲主吉古法云大太陽九天之客
出兵舉事用時天子封王立太子署地安營用二數云
三品以上大將封拜用三數○尙書四○皇后五○
憤臣六○大臣七○偏將八○餘官九○衆庶十○
皆法現前○四格等附與太乙同位推冲位對格也
起法現前○王希明曰天子稱一等之數日亦用之

敵國動靜則占地方事客目數勝而勝行者來也若執和
將發門具士客俱會于太右宮前敵討太乙決之
退太乙吹歸于外不降一太乙宮日大將則敵使言可
敵信虛實如太乙一宮客無門當定也反此爲虛
敵破年敵起兵之年杜集無門當年敗一呂中如太
算到太神臨算到太神臨處爲破年又以呂中如破年
處爲破月神臨
兩陣寬窄占中如主大將宮大神臨帝旺冠帶臨官則
呂中如七則大神臨因死休墓主以如主大在七以
呂中如四則大神臨因氣主一屋金大微此火大克金
敵下營占中如其日太乙宮太乙敵下營之時計
敵下營占中如其日太乙宮太乙敵下營之時計
小將士呂申加太乙宮太乙敵下營之時計
捕提逃亡占中如其日太乙宮太乙敵下營之時計

迫之下是也如彼發時計太乙所趨搖

聞見吉凶事虛惡事實者門具將發聞吉則吉凶皆實不

此算天目在內者聞發即憂聞喜不喜在外反此在

陰必重凶

行人賊來如行人在北客算得三八之數不來也二

期○掩擊者發而未至則格者未發○期者日如問來

敵來方兵多少客目在左從東來在右從西來前從

陰無賊算得十六以上就多以算時計在陽有賊在

隱遁奇伏太乙宮下可隱一日事急不得門具將格

掩單一之時宜伏藏人如大不見○又日時加太乙為

附

天下陽九之災隋煬帝二年戊寅入第九箇陽九

大陽九係四千五百六十年為一大限也

生民百六之限就交過陽九限起百六限始靖八年

帝王受命之期即值之度支加大義看太陽陰

喻子十三種秘書兵衛卷之十三

漁陽 戚如南少塘 彙成

雲林 龔居中應園 傳輯

子宗 弟 初見元 叅論

南州 徐 捷顧先 訂錄

鍾山 鄭大經道常 蜂行

天書龍女珠 有引

周武帝之冠面嵌異珠置之廟有年矣寶胡獲之至東海之涯煎七日夜有二童仙仙從水上來持多珠贈之寶胡怒不許也又七日夜于是有二光

秘書兵衛卷之十三

人膝行就前獻大珠異寶許繁胡愈怒益煎七日夜火壺乃有二龍女殊度奇光玉體霞衣至與胡狎胡欣欣啓鼎二女欲然投入煎珠裏翕合于是珠既銘矣胡以塗其二足則步行海濤之上拾舟去起弱水僊神仙故典而如是有乎無有乎夫覆載之內何所不全無則無之有遂有之矣天書之著亦猶是也宋儒一言盡矣天何言哉安得有書妄傳之極至野史有雷公飛東馬前神帖等話述者不火尋復錄之羞教曉人蓋鬼谷地鈔而後素問陰符步真作詭借高名異目以傳其言于是

秘書兵衛卷之十三

天書等號夙有浮稱究其真書未前有也諸家所錄家異人別或云石匣之章或云異人之付信其篆籀意義百無一二雅馴辭章況其實濟也自喻子茲書出而後天書名目有其實矣噫嘻要而論之浮仙何必實天書何必真宋儒不天有一言盡之乎天者理而已喻子心誠乎理則心洞乎天而借文詞達其志以爲書即天書也矧其固具本乎十七章秘義一噴一唾飛花雨珠獨其附文不知者以爲怪幻乃其旨則在止姦禁賊戒殺威仁如李衛公存天官呂才作合婚之意且煎珠可動海鍊法即可動神龍女可護珠鬼神即可護印龍女助可以虛行六合神鬼合何不可振耀六師益喻子將以天書動鬼神亦若煎珠而護龍女乃喻子將功覆天下又非止以一人雙足駕海浪而飛行則此之爲珠與龍女不尤異哉余涉修濫厝新諭訓卒神京得排喻子宏識大略異天下士又風知少塘戚高士金臺市隱奇術絕倫足續金碧峯諸人之踵雲林龔氏精虔受秘爲喻子傳護法侶既輯其書政于少塘少塘彙之成編余就馮少塘得觀之本其舊名曰天書庵加其字曰龍女珠讀

之吝嗟詠歎至四至三昔武后言有才如此而落不遇有司之罪也況當此之世如此等異人率而借隱世其幸哉且有才如喻子輩豈容終隱乎于是時天啓辛酉夏之季也燕人霍維華漫題大書正文

浮仙人在青城洞天面石壁坐八年踰時忽有皓髮麗眉老翁自天而下謂浮仙人曰泳世者世溺越世者世漏兩者自喪夫善泳者越善越者泳一氣未盡世界尚衍欲有所繫植將假手于以佑下民予天之人也子人之天其授于天書浮仙人拜而受焉金章

王字異文一冊面題金霞帝君寶符內皆古篆書詩而錄之書凡兩千八百言喻子傳之折爲十七章

立愛第一

立愛者善民執勤者善君古十君者斃無辱辱無斃無忝兩臣善于民者紛乃純澆乃敦無負兩君純斯益純夫貌役而念惡煩者非勤言甘而意可或者不仁

得衆第二

得衆而後可以來君愛民四愛子民軍計皆全衆非踐衆也軍者衛民非踐民也賊乎下而上妖逆乎

天假夫師而橫馳激夫人非天不世亂人不年人者天之疾也

道正第三

道正而心邪者至仁不仁道邪而心正者大惡不惡始以幻似終焉已歸是故聲慈而貌悲或忍圖其意忿驕怒而言肆或力極夫沈瀾城爾何仇快爲陰毒兵豈無殺善則宏慈苟正其心萬惡同化

發念第四

發念于紛擾中忽而真者天地來也忽而妄者天地去也天地來則何攸不來去則何攸不去是故在國

而真此念斯輔則隆淮民而真此念斯下情麗治軍而真此念斯百萬人一心真者道仁舉義令信恩誠威當而使宜也凡徂許智謀密運豈無萬變哉雖出于念而不洩其真

智人第五

智人至明自智至冥惟不自智而後克于智人非本無智也智人而爲智而自無其智矣使自無智就克智人弗智人則本無智非可得而自無智也夫輕信者袖茹其壘也廣疑者玉遺而石也是以帝王之師心惟虛道惟明虛則善宏明則取精夫兵密用善上而

精取人

身端第六

身無所其未端而後庶允言無所其非步而後政嚴忍嗜好戒酒色避嫌疑謹禮節檢用物以端乃身與蚤罷莫察細慮隱諱賤責貴求遠警近慎始厲後以步乃言庶允而後令行政嚴而後恩見令行則功無不遂矣恩見則令無不行矣

處謗第七

處謗惟容聞謗惟辨頑莫甚于杜謗昏莫甚于信謗不可杜者人之謗我也不可受者人當我而謗人也

秘書兵部卷之十三

五

誰已之我不辨而人究矣故受人之謗可容也受人之謗人不可容也謗我而不容非量也我愚謗人而不辨非識也我愈愚與于寬人不如自枉寬人者流

聞過第八

聞過予而怒者佞之胚也聞過人而嬉者讒之宅也善莫善于謝過明莫明于審姦憂莫憂于疑善危莫危于戰辱一日不忍十年之凶一言不慎萬惡之榮夫徒義所以謝過知人所以審姦信善者姦至而自

姦忍辱者禍來而自化身淨而淫鬼服言難則諧人羞知此而後可以師帝王理天地

寡慾第九

寡慾于身母絕人于慾也貞廉在已母嫉人之貪也慾寡所元空空所元空未必充夫大分貪去其匪分去其匪分未足宜夫盛誤彼心之慾者安必其無勇才行之貪者一或其多細智故用人則不誅悉具剔已則不推專能力格屏象而靜女閒居照肺腑肝而寶鑑匣處君寵被而不色士奮怒而不鼓是以操其至畜以畜天下而破天下之至洩

秘書兵部卷之十三

六

精專第十

精專者天地之所隨也夫未瑞吾不和也地未宜吾不察也君未諒吾不忠也臣未恭吾不恕也民未信吾不仁也兵未強吾不勇也舉天下集矢于吾吾堅吾體以動天下極吾思致吾中竭吾誠至吾修然後我靜而天下動我堅而天下瑕斯我立而天下歸誅乎有罪氣文之餘也

討罪第十一

討罪之期天變之窮人心之極也彼罪成而我非無罪勿師我無罪而彼罪未窮勿師彼罪窮而天災未

甚勿師天禍甚而地變未繁勿師地變繁而人怨未極勿師人怨極而非我歸勿師彼極而我歸而我計之未定力之未周勿師力周計定師入敵境尤業業乎暴至恐恐乎自固慙慙乎撫士惕惕乎檢已怛怛乎護衆未勝我民偕彼民也既勝彼民偕我民也用我援彼其事嚴收彼同我其道寬

協中第十二

協中者立業之基也權變者守經之用也氣散之天不可以存未鑒之人僞滿之人不可以任一元之天定于中而人變于外然後人得而天全故天子之

綱書兵部卷之十三

七

師才不逮于衆人力不勝于匹婦智不先于滑僮身不逮于抱關念不愉于牧豎是以能運其才發其力默成其智功就而志常休

賞罰第十三

賞罰標其力奸惡燭其心是力非心而不之賞者怒矣是心非力而不之矜則善者淪矣善淪而罰不當愚怒而賞不興而士莫爲之效死矣故人主之師下民之天霜殺而生內含柳麗而華蚤彫各還所是而不庸于吾心是以萬物得而氣全兩陣當而士先

勿仇第十四

勿仇其計賊吾身仇其計賊吾民則是後身先民而民重于身民無願死非其民也夫怨人所以自怨容人所以自容先人所以自先仇細而不捐斯大仇將至矣力微而不謂則大力無來矣是以至人之道在常則心不得違其貌在變則貌不必呈其心獻誠所以合聖賢抑衷所以服豪傑掩實所以撓姦邪斯口調于內而身立天下之大功衆罔由而嫉之

鑑敵第十五

鑑敵毋過于敵敵常而常以伺之異而勝之敵異而

綱書兵部卷之十三

八

異以防之反常而動之柔所以敵其剛浮所以亂其安乖所以導其來張所以緩其施急所以弛其守反古初之法以急就其新機知此者將之上也

勝兵第十六

勝兵非載去暴非威服人非力比戰無獨缺威無獨張力無獨行惟聖人無戰而自勝戰無戰也無威而自屈威無威也無力而自服力無力也故世無不敵之力無之所以敵之無不窮之威無之是以窮之無不瑕之戰無之所以敗之凡用于有而居于無藏其有而現其無無爲有有爲無無實有有實無無有之

秘天之地秘鬼神之微變化萬殊神智莫窺

急難第十七

急難非鬼神不能救也鬼神非至道不能來也至道者淨于性明于心潔于身協于人融于天是以契于鬼而洞于神夫積屍聚棺之地陰火之從生也壇壝俎豆之間明神之所陟也川血山骸之道金騰鼓震之場矢戔戈摩之會黑雲四合黃霧迷天山搖地撼之時兇星惡曜之從逞也非至正何以服邪非至吉何以除兇非至仁何以禦暴夫天之所順仁而已矣神之所助明而已矣鬼妖之所服正而已矣是以帝秘書兵衛卷之十三

佐主師役邪使厲禦妖制暴通幽冥格上下疾攻取決戰勝戮民害恤社稷進酬知己退保就業盡赤心乎七尺願令舉于萬世而要以成其仁

或謂士誠子曰天古聖文自前乎筆乎抑果降自于六子聖子曰天古聖人耳聖人及天然人乃天也聖人也聖人之道天自喻于亦自公之變十七章文聖言言信玉語語誠誠有河上公之變妙而不有其偏舉也上老之精沉而更多其備古斯而己又何必辨為天降之交非喻于筆耶

附六甲天書五遁靈文

各神將猜鬼諱字

六甲神

甲子神青公元德真君 甲戌神林齊虛逸真君
甲申神權行節略真君 甲午神子卿潺仁真君
甲辰神袞昌通元真君 甲寅神子靡化石真君

六丁神

丁卯神名仁高字文伯 丁丑神名仁貴字文公
丁亥神名仁和字文通 丁酉神名仁修字文卿
丁未神名仁恭字文昇 丁巳神名仁敬字延卿
那延天女五人

一天女名仁德字齊之 二天女名仁雅字諫之
三天女名仁錫字周之 四天女名仁貴字真之
秘書兵衛卷之十三

五天女名仁亮字足之

天游十二溪女

韓姬 史仁通 李受 余亨 樊敬和 周姬
趙子五 展子宜 沈仁茂 烈君論 高思念
王仁茂

管兵三大將

火光大將康元側 不三而正面赤色後面青色頸有
長一丈紅袍鎧甲手執大旗一把真
火一塊導主放火管上界天兵百城
吼風大將牛文亨 面青二角條牙身丈神通千變萬
化黃衣鳳冠管中界神兵百城
渾海大將范大長 面紅赤身一丈青青衣執鐵棒長
丈五廣神通管下界鬼兵百城

六十甲子值日神名

甲子元光乙丑郢彰丙寅劔昌丁卯子方戊辰生進
 巳巳傳升庚午紫方辛未音父壬申石嵩癸酉倚迢
 甲戌申光乙亥珽進丙子流霞丁丑王辟戊寅却心
 巳卯那尼庚辰耳子辛巳元聲壬午郡立癸未歷厨
 甲申琅玕乙酉立之丙戌鼓龍生丁亥野查戊子證
 方巳丑肯都庚寅岑頊辛卯棘心壬辰契刻癸巳背
 方甲午麻角乙未扶嚮丙申石公丁酉進鄉戊戌九
 口巳亥統高庚子朱夫人辛丑李方壬寅退抵癸卯
 羅御甲辰却催乙巳索良丙午墨穴丁未挺濃戊申

秘書與簡卷之十三

十一

東牛巳酉健木庚戌載劫辛亥總實壬子安祛癸丑
 道子甲寅唱迢乙卯還狀丙辰夫陰丁巳入壽戊午
 天貨巳未退遼庚申惹來辛酉義呼壬戌高迪癸亥
 奉子

天神

壬天名何始太乙名臘天元始入名壽齡壬子
 東王公名倪字君明金母名楊回又何婉矜字太虛

日神

日姓張名表字長史日中青帝名圓常元字照龍
 日中赤帝名丹靈將日中白帝名皓鬱將字迴金霞

日中黑帝名澄滄淳字玄綠炎日中黃帝名壽逸阜
 字颯輝像日中仙鬱華鬱儀

月神

月姓文名申字子光月中青帝夫人名娥隱珠字芬
 豔嬰赤帝夫人名翳逸寥字婉廷虛白帝夫人名弄
 素蘭字鬱蓮花黑帝夫人名結蓮翹字淳屬金黃帝
 夫人名青營襟字昷定容月御名望舒字緘阿月中
 仙嫦娥字結隣

五行神

歲星碧渾澄潤火星煥空維浮金星寥靈振尋辰星

秘書與簡卷之十三

十二

星恒精源土星藏睦航延

十一曜神

水星姓濡名炎火星姓炎名九鼎字光天木星姓艾
 名道輝金星姓魯名遂字道璋土星姓司名辨字道
 后太陽星姓係名開字子真太陰星姓唐名未字天
 賢計星翁若字天真然星高華字俊夫羅星馬玄字
 伯惟字星忠炎字中應

列象神

風神方道彰風伯飛廉又神少女吳二封姨雨神玄
 冥雨師陳華夫又萍翳雲師豐隆雷公江赫冲師雲

陰雷御阿香捷鬼律令電列缺閃綃紅綃銀線火鞭
礮碑電母秀文英霜神青女玉女雪青女膝六

四時神

春帝太暉青帝名靈威仰春神木正夏帝赤熛怒神
火正秋帝白招拒冬黑帝叶光汎

山水神

山神雲陽俞兒泰山神姓玄丘名目陸華山神浩元
倉衛山神丹靈時又爛洋光北岳伏通萌又登僧中
岳角普生水神水夷無夷焉修女川后江神江排伏
妃出靈河神巨靈海神海童東海焉修青又閩內靈

秘書兵衛卷之十三

十三

西海勾大丘伯又句名丘又導洞清南海阿明又祝
赤北海喻淵元禹帳里海伯屈子

雜神

三尸神姓彭上尸清姑名質使人中尸白姑名矯使人
下尸血姑名居使人又日上瑠中質下矯腹中
神郭秃影神一石皇二題題三澳尸指四尺見五
索關六魄奴七竈國八亥靈胎九五倉神有力神
黔雷五丁六甲庚辰大力神禺強甲子神弓隆呼之
入水甲戌神執明呼之嵩山神壽逸羣呼之
不靈甲戌神執明呼之又云張卓
竈神張輝字子郭一名隄此日祭之又云張卓

又云蘇吉利夫人姓王名博頭五月五日猪頭火

神鬱攸元冥水神靈燭治生萬倍船神馮耳除百思

又云孟公孟母夜神婆珊婆衍不怖穀神吹古

花神女夷鏡神馬步宮糞神虞余獄神草

野十二郎弓神曲張箭神續長弩神遠望刀神脫

光劍神飛揚泉神許給黍神術伎豆神靈趙傀

偏神柴珍

各精

山水間精必方金精石塘玉精岱委水精四

精兩貴室精侯龍故井精觀絕厠精依倚

精兩貴室精侯龍故井精觀絕厠精依倚

精兩貴室精侯龍故井精觀絕厠精依倚

精兩貴室精侯龍故井精觀絕厠精依倚

精兩貴室精侯龍故井精觀絕厠精依倚

精兩貴室精侯龍故井精觀絕厠精依倚

精兩貴室精侯龍故井精觀絕厠精依倚

精兩貴室精侯龍故井精觀絕厠精依倚

精兩貴室精侯龍故井精觀絕厠精依倚

精兩貴室精侯龍故井精觀絕厠精依倚

精兩貴室精侯龍故井精觀絕厠精依倚

精兩貴室精侯龍故井精觀絕厠精依倚

精兩貴室精侯龍故井精觀絕厠精依倚

精兩貴室精侯龍故井精觀絕厠精依倚

精兩貴室精侯龍故井精觀絕厠精依倚

精兩貴室精侯龍故井精觀絕厠精依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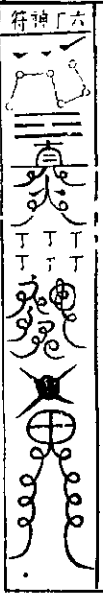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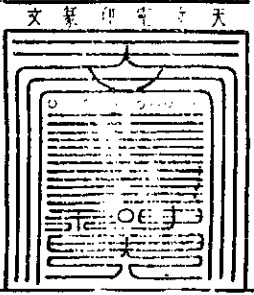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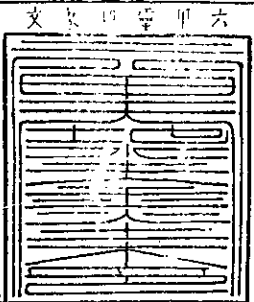
精兩貴室精侯龍故井精觀絕厠精依倚

精兩貴室精侯龍故井精觀絕厠精依倚

色殊御女盼清笑揚精爲武怒剛心烈腸燁燁祥威
靈旌奮張乃關天弩乃落胡狼乃操天筆乃拭機槍
以明天體乃織華章以除有罪帥師擁幢收彼地維
布于天網以表豐功達于東王彰以昊天詔來窮荒
被于天錦飲于甘瀼凡我下民瘡痍永棄

鍊天游溪女神符
太乙星英下爲水精天乙爰生
地六攸成重爲十二涵輝發靈至道寂寂陰武冥冥
陪吾密座掩吾階庭護吾營壘張吾甲兵沸海騰江
助吾天旌翼我有道羹彼鯢鯨

凡念呪未皆加急急如九天玄女律令勒仍存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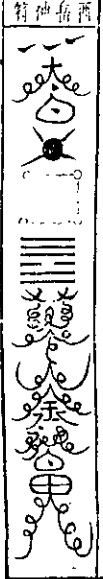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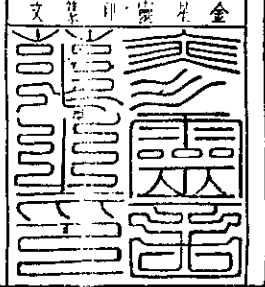


右甲印用春雷震極東青龍木于正月一日子時刻
陽文丁符用夏雷震極南朱雀木于五月五日午時
刻陰文天印用極北玄武水于冬至于午刻陰文
後天印用西水于酉時刻陰文天印用極北玄武水
于冬至于午刻陰文天印用極北玄武水于冬至于
午刻陰文天印用極北玄武水于冬至于午刻陰文
砂填字佩之行法將則于執爲令牌指拍鬼神錄成
在第二十七日夕間見天壇地壇神鬼交至爲驗

金遁

鍊金星靈印呪曰 長庚金星白帝之精西華大府
出幽入冥燁燁勃勃爲刑爲兵子販大道扳爾霞旌

天戈天旗助子前征凡有
不道爲子削平
鍊西岳神符呪曰
巖巖西華天下最高萬靈
居之精蔽鬼巢萬物所歸
願靈吳料我請爾神助吾
旌旄張吾矢刃殲彼狂姦



右印用華山絕頂白榆節于立秋日午後對西刻陽文鍊後用西洋金屑銀硃鬼杜榆和印色印行符即用本榆根于本夜同刻陰文西硃填字以爲佩執其鍊成在第三七薄暮候西來白金甲白馬神將來護法壇爲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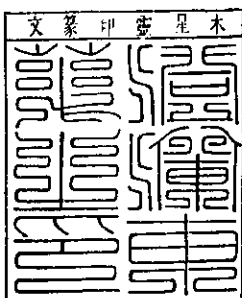
木遁

鍊木星靈印呪曰 蒼帝之子上爲歲星下爲東嶽生長至神至仁至慈至威至明赫赫有怒爲雷爲靈予行至道往征不廷明明爾神護子生靈救子順義誅彼頑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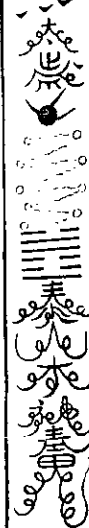
圖書兵部卷之十三

十八

鍊東嶽神符呪曰
崔嵬泰山下臨滌滄
碧霞之尻仙人寶藏
赫赫帝命予登其光
萬物既出斯民乃祥
生我萬民消彼邪殃



符神岳東



右印用泰山高頂青楊節于立春日清晨向東刻陽文鍊後用東海外青泥丹草汁鬼前子和印色印行符即用本楊兜于本日午後刻陰文青泥填字以爲佩執其鍊成在第四七清晨候日上青袍青輦尊神下降法壇爲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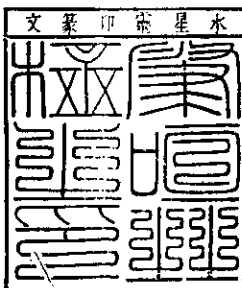
水遁

鍊木星靈印呪曰 北方辰星下爲水精澄江澈海溢川沸溟黑車黑馬玄甲玄兵代天之令搜地之靈吾行大道與爾同興爾助吾威吾休爾情默默大武滔滔不停滌彼淫穢道吾公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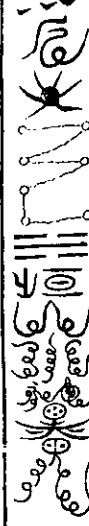
圖書兵部卷之十三

十九

鍊北岳神符呪曰
北岳恒山天地之關
萬物攸藏人鬼栗寒
凜凜黎黎至陰肅刪
爲衆爲師鐵冥滌頑
凡我動盪爾力摧殘
洗乃甲兵斯民又安



符神岳北



右印用五臺中頂黑梨木節于立冬昏刻向北刻陽文鍊後用北海烏龍砂尺龜漚上靈亭亭子和印色印行符即用本梨根于本夜三更刻陰文黑砂填字以爲佩就其鍊成在第五七夜半候北來黑衣黑龍神將來護法壇爲驗

火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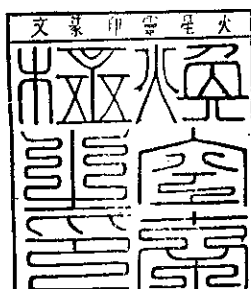
鍊火星靈印呪曰 丹靈赤帝熒惑星精阿明炳耀雲密潛形發發烈烈天地之英行天之罰助義之興予奉至道烈焚不清妖邪所聚欣渠騎冥萬火依吾陰魔悉平

秘書兵衛卷之十三

三十一

鍊南嶽神符呪曰

衡陽之陽天柱之岡至真之府魍魎之藏祝融箴駕洞叟輝祥作明作耀以莫不張我求顯道于吾德勸發爾猛陣相于安攘



符神嶽南



右印用衡山高頂紅棗節于立夏午前向南刻陽文鍊後用南海丹砂火鱗漚酉陽鬼白子和印色印行符即用本棗根于本日午後刻之丹砂填字以爲佩就其鍊成在第六七午時候南來朱車赤袍神將來護法壇爲驗

土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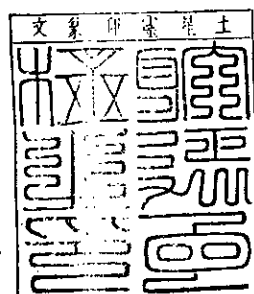
鍊土星靈印呪曰 壽逸超羣日光轉輪藏睦效順司辨疑尊太室有道燭幽逞明下有永穴上有帝庭鬼神往來隨于至真吾奉大德帝嘉其勤願爾爲即堅保吾軍埋克掩悖昏霧黃塵爾助我卒吾忠我君

秘書兵衛卷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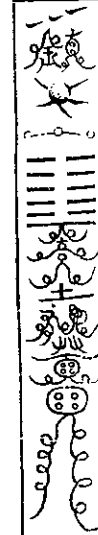
三十一

鍊中嶽神符呪曰

崑崙中嶽仙路迢迢一真既明萬怪同消元氣吐發罡風高颺黃帝之子照于驂馳惟爾萬靈旋于斗柄織彼逆胡靜于天朝



符神嶽中



右印用嵩山大經黃楊木節于六月望日午前臥地刻陽文鍊後用嵩嶺嵩疏及砂通天草五靈脂燒涎和印色印行符印用本楊根于本夜刻陰文嵩嶺字以爲佩執其鍊成在第七七夜候地間湧出黃金衣甲神人立護法壇爲驗

凡有至道之士將刻印符先克日于無人處淨地禮虛空叩九天玄女受玄女十四勿戒一勿逆君二勿違親三勿背師四勿負友五勿近女色六勿親孩童七勿近利市八勿飲酒至醉九勿嗔怒爭鬭十勿爲我殺生十一勿食五辛物十二勿食自死物十三勿

起淫邪念十四勿存殺戮念此十四條身以待日時刻印符凡刻右諸印俱存想本神運氣吹呵入篆文中書右諸符俱存想神來將萬神諱字塗入各黑號內上皆加書勅令凡篆印書符刻印刻符及印印填符俱念本呪宣玄女勅令既刻印符後奉守前戒加嚴置印符必在婦兒雞大聲跡不及之地立印符位必按五方用五岳真礦土作座仍用五方水穀果物爲供每鍊一印符俱左手操印符右手掐訣足步罡斗念呪畢存想各本神至奉坐壇次行禮隨跌坐定神以次持念萬神呪書萬神符焚之仍

雷符灰以合各印色藥鍊就七靈印七神符全統百萬神將鬼卒隨身聽用既鍊成六甲法後仍克日大祭六甲壇除壇仍清醮謝玄女上真恩乃宿齋自奏天曹濟利尚書兵職自製印符法詳在後自後奉持前戒務日益精嚴儼然自居正神下教人世時刻與星辰神鬼相對一念不容輕動凡有所思念百凡事物隨所思念而至所思念若非道義則萬神反戈攻我前勞盡棄仍落天職墮地獄所思念必忠君孝親救民三大端無思不順若諸淫戲及報仇洩恨快意助惡殺人取物系微念慮忽及此等卽屬邪道身死非

秘書與衡卷之十三

五

命輪迴不脫自後有大事號召天陽神則用甲印天陰神則用女印地陽神則用丁符地陰神則用溪符號召已通只用五遁印符法小事隨神所用從便以五遁法行之至其作用俱用禁文符呪責三將反萬神行事

六甲五遁作用法

隱身作用

帶金印符在身逢金卽如身入合于金而身不見逢木物但以符擊之鐵十株可以立斷逢土則可入惟忌火光照之帶木印符在身逢木卽如身並化木逢

土城以符擊之百雉可頽逢水可步行江海以去惟
忌刀斧密掠帶水印符逢滴水即可沒入可以下井
底通行于四海逢火雖燎原一指而滅惟忌砂土掘
之帶火印符逢火即合逢木平地即可燎原惟忌水
滄帶土印符過土即隱指水雖滔天立涸指山立移
可填坑澤惟忌林擊若用六甲等印符行之則一無
所忌雖星火不畏海濤寸木可拒叢斧其一切化身
時皆起青龍入杜門出華蓋走月厭○外癸日取新
亡童子墳上土以土印符鍊之點額印不見自身○
五日取礬就六甲壇鍊之取其丹合即自隱謂之蟬

秘書兵衛卷之十三

子四

遇 七望取暴亡壯女喪衣就天女壇鍊之佩其灰
隱身不見曰玉女造○每夜執丁符女印拜星光持
念星光呪在符中可以隨念輕小其身飛舉步虛一夕
行數千里○取鵲就木壇持鍊一七可乘以飛空
○木印符以鍊木龍可乘之飛空

隱象作用

進軍不欲敵知聞但用五靈印人印一顆戴之盡人
旅進而人不見也行庫藏刀劍中用金印行山林草
木中用木印行江湖河海中用水印行水陸中用土
印用火印故氣合而形藏○佈陣時手執天女溪女印

符口念各呪周行陣外一遭四下大霧浸塞我軍一
人不見又持丁持前指作法我遠見敵盡微敵終不
見我一人○夜安營按五方行五遁則百萬之軍不
聞嘈囂雜沓仍以六甲周行則任山頽海倒亦無敗
○敗兵圍我用土印符行法則吾軍形化一座高山
賊追我用水印持一畫則一帶河水漸流我軍遠去
○營寨未立則水法成棚城壞則土法為城○外縮
地法別取南山之土與北山之土合一于壇亦用土
印符呪鍊之成後取土一畫于地刻間千里如一里

誅邪作用

秘書兵衛卷之十三

子五

集棺釘鍊鐵為雄雌神劍用金法鍊之可飛取人頭
更以水土法鍊之去來渾不見影○用棺板為偈釘
要路以本法行之賊來則長林俄路周釘賊城而城
崩○水印仰符催霖作漲溢浸賊國成澤印覆而霖
止符收而漲退○用火印印火箭射入城全城煨燼
○用土法驅砂石可空拳擊百萬之衆○外急用豆
人草馬可驚敵退而無傷若金木之人正法所鍊施
之得當皆可用以殺賊

救民作用

軍民被圍甚饑用土水木三法行之朝種地一畝暮

收穀三石可以爲食○民疫召行病鬼師問之其率
上命則賞之使善請立女泰 免之若非主命則責
鬼帥逐之仍用六甲印各佩一道六丁符各吞一道
民盡起○金物不備用金印符行法指一斤金可化
成百萬斤○乏材木用木法植木立刻成林○乏水
用符指處地開湧水大旱則印紙燒灰用水化白空
嚙之每一滴可化一犁之雨一嚙一方五嚙則五方
千里皆大雨極力遠嚙五尺則在三千里外一丈則
八千里外百里之中壇下微滴可已○天靈用丁符
火印召日火之神立刻可晴○民或無住居或居無

秘書兵衛卷之十三

十六

壘城本印符之所立山峙環從所指澤竭堤遷○外
之馬騾使用用水刻之丁符鉢成可負重物三將催
動其行如飛春磨搬運盡然

六甲法以玄女爲宗六甲爲主三將爲使其五方五
行有所專用則以五遁分行若有不專屬事務只以
六甲遣三將行之隨心所欲事所宜苟不違仁無有
不遂益身心既淨形神自清精氣自專變化自出鬼
神卽我我卽鬼神是以上可以飛步騰空下可以騎
目幽隅大可以慢陽棚海細可以洞塵入刺千怪萬
幻不可端倪而要之不外其常也若念一誤行一喪

雖眞仙上聖尚淪永劫況此血肉凡身借靈奇術者
哉是以凡諸秘書未發正文先戒授受如道書所稱
太上曰非人勿視非人勿傳奇門秘義所稱父不傳
子兄不傳弟太乙秘義所稱妄傳者天譴濫得者身
殃皆一意也喻子曰秘書既已授于人斯洩于天于
罪大矣然以天憫世予念勞矣自茲以往妄傳此書
與妄受者予惡得而失之但矢夫用是書者必忠必
孝必仁必義以答君親下民之望以副天心若多行
不義肆爲不仁不忠不孝天地神明永絕斯人七竅
壅血四支爛糜六合不容千劫轉迴戒之戒之

秘書兵衛卷之十三

十七

中拔五選之其用物與書皆以
政者皆以一指其作殊方大術該以六甲其用
無竟總之歸于救民救民則忠君忠君則正天
書正也他如打宮驅壇之術克人所爲極金取食
之方偷兒所學驅鬼集徒之事妖從所工講經倡
說起會料量販運所爲德之事妖從所工講經倡
言隔不言道非道非道非道非道非道非道非道
不容言言中言非言非言非言非言非言非言非言
有術幻者幻矣此術非其幻也邪者自邪非此術
之邪也非幻非幻誠實誠實自今日影之自喻于
啓之益實所其本實而說所其不容不洩也必如
議則義文之圖論河洛之神當奮怒連非想之天
子于茲亦非徒論矣使友珠之符欲行必堅不言
盡明言之者必不於人實行之者也詩已具之知
我者謂我心憂不知者謂我何求其符子之云夫

秘書兵衛卷之十二

胎生也。數奇而雅也。始年十五受奇門遁甲十六受七元戰術二十八受六甲天書二十受陣法秘要攻戰術最虛最妙爲也。中問雜之。道最實而天書最末。始生也。曰誕開羅之陣如奇逆之書則世俗人無上自能也。歲辛酉至壬子降野翁生扶策步至。聖意下召平野翁生杖策步至。可馬謖東吳事。藥馬紛生拂袖而生終青生司馬謖東吳事。紅果有洞見東南望登萊不見得鮮紫度洋。寄千里已矣。紅雲抱閭不可見此紫紫扶雲。酒百路絕不一息忽有有道翁策杖至江。騎鶴童凌波步空下至富嶺出青聲低。

高祖之十三

曰不敢逡巡下拜乃代問曰仙翁奚自來道第曰吾曾命九玄山人假手蒼臺授劍術術一身安行未復上天先聖于人不稱述衡一守不居自後漢以來之道翁曰聽其言委實有足觀者翁後復以之遣翁曰聽其大可得之大好能用今本不得之翁曰聽其一謂仲前生拜叩敬聞今本不得之翁曰聽其一世特絕其命于茶棧星官奉明天下五百帝又有二僧師官分綴入同事皆集成至于神職分遊四海八荒翼外亦盡職成于天各公私而賞罰之或竊之天降功于人闢帝王官字非然者傳得真旨而致其功于天下斯國之兆也古聖德不使自彰故其功于天下斯國之用仙兩本上仙鈴符以點集常念惟掌占累而至予斯書當爲爾奏請于天帝于其曹鳳

卷之十三

一恩掃東北混同之克奴兒頻侵中國宇宙陵邊
隅殺我生靈百萬積骨成丘嶠血流滿地漲賦爲丹
渠幾許忠臣烈士從副屠牽窮億兆赤子同嗟吁年
年奔突如狂豬歲歲吞噬奚靖時帝曰此罪當何誅
發心願爲中華○聖主前驅除陣無兵馬戰無車仰
頭遙問天帝破玄虛下降神符變幻幽玄機令吾飛
步征穹廬立剖腥奴膽胃凌其軀碎蹂羣奴幾十萬
衆成泥淤手斫奴頭貫畫戲獨行踽踽來天衢○大
明門上三嵩呼門欄挂下哈赤願累歲窮克今始鋤
泰言已罷無超起佛衣歸臥江頭磯小臣不願朱丹

真只愿掃東北混同之千虎奴兒一闕

二愿掃西南黔蜀之交山苗夷何為不肯心安意服
憑宣提却為兇醜狼背陵天威盤結狼窩狗隊艱艱
粘曩時曾用深姦巨狡煩王師表義包違作賊魁勞
我軍夫百萬臨三危多少蒼生徒爛糜功成何及填
所虧今又率我家縱蜀騎音傷我朝廷命撫綱紀
施又掣我堂堂正正大帥之旗旌又欲力制班生為
食其楸牙弄瓜止何期天帝問是當赫斯何不靈光
下照之我發心願與皇家起榮發願借天兵百萬
都龍龍六甲當前發兇聲六丁左右驅天驕雨箭風

三愿掃西北黃河之曲

三闕

刀電為旂六戊盤旋八陣堅無移天樞不動蛇鳥摧
西陽萬山立蹂為通達靈官烈焰燒山雅化成膏腴
民耕時永無豺窟及營經功成放浪還吳西半生不
願珠錦奇只愿掃西南黔蜀之交山苗夷二闕

三愿掃西北黃河之曲

三闕

清周王北伐民亦勞漢室窮兵坐令四海民生驚三
朝而下每無聊時把佳人出塞娛猓獠長年入犯燕
秦騷又聞朔代延榆之塞如奔潮連年東伐蒼生朽
那更西征無盡頭我發心願與皇家起榮發願借天兵百萬
都龍龍六甲當前發兇聲六丁左右驅天驕雨箭風
其奈天聽達額天願借拂空明慧為長刀願赫冲大

橋洪聲嘯文英前隊蛇旂搖黔雷五丁庚辰禹強魯

莊遠望同飛超淨洗單于懷穴為平郊又恐遺根千
載衍蔓還為妖願將身化長城萬里遮窮微厥高靡
並不可樵更為大海深莫料平周行城外常驚濤便
化長條弱水從無舳海外天荒皆寂寥此身不願長
春詔只願掃西北黃河之曲三闕

三闕

四愿掃東南大海之中余山洋當今聖人御極萬
國皆來王而況寧波定海之會能相望何不春秋貢
奉班朝裳乃自尊稱何悖狂莫非中宇臣民子弟何
相忘母乃立心為未良方今宇宙正穰穰何不表降

五愿討叛修餘

五闕

奉詔討叛修餘餘奮身領士執戟修疆場遶漠北上
驍遼陽鼓行可達烏龍洗堅車直搗建酋之城墮便
應裂土千秋芳何乃累伏蒼茫浪浪除秦梁靜觀時
事殊穢腸兼使馳馳馳馳賴賴和哉近海難為永靜鄉
口涎日動窺錢塘省巢不解蛇為殃發心願為江東
小半天下蒼黎庶彙先隄防手不持兵嫌賊強惟祈
上帝慈悲憐下方假我礮礮銀線金閃萬道增明光
命丹靈豐隆降祥翳架起長虹萬里為飛梁領取元光
琅玕惹來奉于千神萬怪乘風颺驅龍捲浪泥舟航
天兵布陣圍窮荒鼠蛇如遇猛火湯嗟嗟嗟嗟嗟嗟

復願伏 天朝參逐如羣群又如蒼頭小婢久亡歸
主房江海之間樂以康我身卽斃心已涼微臣不願
歸故鄉但愿掃東南大海之中余山洋四關

喻子十三種秘書兵衛卷之十三全

秘書兵衛卷之十三

十三

喻子秘書兵衡後跋

蓋聞上世談兵無過孫浚吳起其道大概萬世不易至今用之然其細微作用則已為陳跡不可復見端畧對問亦然司馬法則中道之言寥寥數語外俱無足循尉繚子可用者尤乏他而此上素書一種深獲佐帝師王

秘書兵衡後跋

一

之理而用一不具武族心書則亦大道之餘事當日之實政而不可膠柱求聲者也千古帝佐王師所遇之難莫難於諸葛故其用兵嘔盡心血極於神妙之莫踰於諸葛兩可恨者蜀史之湮遺文不泐盡見耳宋世用兵不過隨時補漏不能止則已自後我

明之起捷伐胡虜若斥逐猶犬不煩精力故奇謀異能不必盡見開國高爾守成不異然用兵者罕奇而談兵者不乏通自松花鼎沸羯鼓清驚封犒載實於遼東狂狗續嘯於鬼國於是人情洶湧士論喧騰在朝者奏議絲飛在野者傳言繹絡無不誦周得

秘書兵衡後跋

二

首志急請纓是皆由

祖宗三百年培養人才功深氣厚而願忠者悉衆持力者盡人也戊午以來疆場之上中國之內死事則有劉將軍何參政等諸大臣連等則有王尚書孫相國等諸大臣建言則有如鄒水部之首陳清野張侍御之申明

賞罰維經畧之力主堅持皆燁、嘉
 謨具先典冊其措紳緒論草澤懷猷
 武奮跡儒林或方興行伍諸異人奇
 士亦干時而效策與養客而論兵者
 則有岳公石蕃何公天玉茅君止生
 吳君長卿程君相如陳君元石黃君
 衡玉等諸人而情最迫切而難伸數

天象地輿曆律等諸方術家言十九
 歲後緣疾走麻姑西山諸名山幽巖
 訪求異人得玄功習之三年疾去即
 心不更為二十後專心理學發明程
 朱錯綜群書尤嗜易為詩文定關世
 教不一涉風花雪月之詞所著述有
 鄒魯門人四書旨義此同言藏稿十
 二卷義遠氏易學大成卷一
 餘卷喻子天經喻子書讀書觀書源
 著書書粹書宗書餘各藏稿全五十
 餘卷實、子古人志藏稿十二部徐
 君季衡已引其緒為三卷梓之中興
 傳十二卷鍾山人梓之仍我叔惟此
 兵衡十三卷實為十三種秘書則居

中所受以示通國有目共賞乃付
 人鄭氏梓之以為天下公既成主人
 仍使居中跋之契居中曰嘗道南州
 蓋多右族至問世代景鴻遠人烟衆
 多所居為市冠蓋相續不絕不驪
 脩道學節義文章世不乏則高士
 徐孺子先生家外稱喻子家喻子家

豫車之城南為捫膝先生後派居忠
 孝名龍德字明時別字實子晞達
 用生道號書隱先生又自稱古人天
 下人等名其學以實體寔用為終不
 好浮綸其品正直不與人相阿其操
 守極清不妄取人一介之惠不容非
 禮汚與非義千年三十不返婦人家

止老母與仲母居已遊半天下為
 母併仲母家覓糧然所至至人必
 保奉之誨人必悉心竭力靡遺門弟
 多成才必尊過其父兄則留不然則
 去之故落不合不受世憐也戊午
 在魯聞東事即并門弟子趙生元理
 等議堅守以圖之及聞出師拍案叫

方伯元理錄其諸路
 也辛酉在河南開諭牧草澤即換
 筆壯行歌伏
 關上書不獲書稿在集中即平夷
 也北上道中嘗一見濟上熊兵
 尊雅愛重之相竟日談為
 馬在都見熊大司馬逾

軍器圖說不分卷

〔明〕畢懋康撰

明崇禎十一年張繼孟刻本

北京圖書館藏

第三圖序



常觀中華之有夷狄控富
人之有塞障也控富易靖以
天以塞子傲令朝夕而勤防
禦

聖人之世易也控障以夷夷

你令來雨而常綢繆然而夷
虜未易禦也極易禦也何也未
易禦彼每常舍逐水草以為
居而且弓矢擅其勁弩控極其

工中國覺讓之可謂易禦彼

侍者馬而我侍者步彼侍者水
旱而我侍者四時彼侍者弓矢
立百步之內而我侍者銳弩至
百步之外其受之而人

為未習人觀之而技多未精

臣用之技藝多而其地其時宜
作也必用其秘訣更未請所
繇睦時為皇技長而用及能老
東初年為師涕堪康者有

鏡弩之式直以發用之妙未傳
於世余得之而嘆曰兵家以奇
用而寄於實則習兵械正其實
之端也考於近而勝於遠即
云練李伍精擊刺於其後一着

卷之八

耳旁者奴酋蹂躪冠內外交江而
急師就東山臥

諸將必拊脾思顧牧蒲輪

賜召分圖而寄于城俾竟足技

之長即或者業許以堅則此技

似不究獨秘也乃付剗削民以
廣其傳庶見者急習、若急如
鋒僅兵家一技乎而於實中
用意於形中用神尤在人精
入之耳後皆後

卷之八

老師其身後林泉而神擁
魏闕且以威及疆疆乎是為序

崇禎年以戊寅仲冬之吉

門人張繼老題併書



小引

吾聞兵水象也水神而玩火多溺為故水不可
訓以地隱之曰師為甲冑為戎兵又火象也火
弗戢則烈故制勢于水以水各居其方事不克
濟水火各得其用天下事豈不濇矣故以水佐
攻者操以火佐攻者明雖權道寔正強也然不
得其器猶徒以舟方以玉身不習其利猶問曰
者之扣禁滑摩刺鋒滑敵身害謀而勝度矣惡

一

擅其工至司馬伯以歸四之銘為靖虜氣悍致
古制火器說出以心裁又廣其言之弗彈傳用
以呈

天
子保師武臣咸可操圖采升不為父具臣積則
是編誠治平之略也輔向主因人指陳時務清
揚之志不敢苟靡患每操勝後切排整覽是圖
而快樞人表則登梓以公其備可也雖然又聞
國之利器不可示人焉為而梓之必賴于其梓

若校令于道令用遠其度不致為低障之風雲
雲城之烽火則合于利而動不合于利而止
和而明之將存乎其人矣

小信登輔損首撰



古書

疏言

陰符氏之言曰攻守之具有科品此兵之大威也故少出之道聽械為先夫制聽之說非昉自軒轅哉延當日之取以收其尤者如軸旋短衝矛戟扶芥百二十具所恃為要窮寇遁走北舉率錄此法人制作器械較輒屈上而火經軍攻之具開焉不墜堂孫兵威聲除戎戒莽者罕文具而寡效也伏請勿官之屬如云罷無方則愚者智攻不守則拙者巧論天下之精材攻百工之銳器或成角試否滅故能行若風雨

軍事圖說

費若雷霆今國家武備孔亟軍需難繼延持籌者止惟兵餉不給是懼而善事利器之方迄未有粹此以短敵長蓋氏之所錄慮也茲家司馬伯翁以伊傳之為為重方召之垣城文芒覆十二之樓武庫藏百萬之甲地以明農之日撰軍器火具圖說繕演呈進而復廣其教於師武臣備載經武之戎嘉喻矣夫軍器歷代有制而季漢忠武侯為能妙選奇般搜應如嚮迄今未盡灰洗余伯祖厥匠心茲以傳采甚所論火技為先毒弩為佐武則為捍蔽他如鳥銃逆

風翼希神飛及火箭人馬神臂財帛奈諸劍制有其圖國贈其利富其攻考惡其宜莫不碑極而又繼以天地其緯鋒決豎風角建等諸書煥萬全之圖聚古今之勝斯真

天子之赫聲元戎之蓋累鑿鑿皆可見諸行事其與版上譚兵者大相懸若矣地制則肅武金城之圖報不數種而賀戰非者率不出乎火攻錄是觀之用之叔虜叔虜時氣用之配夷則配夷滅跡使留事者悉必於內俾我士席師常得踴躍作氣則勝必勝所謂

軍事圖說

明於器械之利則沙難而不變審範而機謀已成而夫可有恃以無恐具在斯乎

小姓簽翁頓首拜疏



軍器圖說序

臣聞之易曰除戎器戒不虞戎器之宜講求從古已然矣至管仲言兵事有八無敵之說其言制器無敵則八無敵之一也竊錯言兵事有四千敵之說其言器械不利以其卒于敵則四千敵之一也治戎事者必先利其器若以我屢刀騎射之三短以當虜之三長何以取勝始信禦虜之策必竟求之火器爲是其堪爲火器之佳者則無如毒弩夫講方畧而不從器械下手之處逐一尋求自古及今未有能濟者也惟是火器名色約三百餘種一切花法如火經所載火

軍器圖說序

入火馬之屬皆止可開設一出而不可常恃者也軍中實實得用不過數項有打放標準所擊八馬洞穿而名爲鳥銃追風槍若此小器之最利也有打放極便捷一八執之可幾伯什人用以衝鋒破陣而名爲翼虎砲者此中器之最狠也有另設子砲五門常川裝放一發可十數里極擊數十丈有西洋砲之猛而便捷則過之有佛狼機之便而遠烈則倍之用以破堅陣碎巨壘而名爲神飛砲者此大器之最猛也乃若鞭銃刀銃火箭梨花槍等項皆可乘時因旋觸處應手又更爲精強發銃之法更番迭進接續不斷火

技至此已無餘蘊至於埋伏火器則在人隨機而神而明之於是作火器圖說昔劉天和之言曰宋有神臂弓之制其實弩耳近於陝西省城見有城樓舊題神臂弩數百張相傳百餘年矢乃知

先朝亦嘗制此雖皆損壞而制度猶存今復宜遵倣造成其制復倣漢耿恭之法箭鏃開四矢又傳以河南嵩縣等處射虎箭藥傳八馬中之無不制死蓋虜之射藥極精矢無虛發惟此足以勝之尤虜所畏縣是觀之弩之用非弓所及也若弓子絃子等弩雖最強然費人多不可以戰惟張弩雙箭弩高弩皆以竹

軍器圖說序

六層爲之復倣古銅弩機而配其制有照門以準遠近故破的可期其鐵鏃得以射虎毒藥發矢一中人馬藥著血凝則立斃矣諸葛弩一弩連發十矢即婦孺皆可執以環守其城堡但失力輕必藉藥耳又更爲輪班發弩之法更番迭進接續不斷等技至此已無餘蘊至於埋伏火器則在人隨機應變神而明之於是作火器圖說夫火攻必先煉藥故以火攻神藥法品附之勢攻亦必先煉藥故以射虎見血封喉藥方附之凡攻戰須上占天時下度地利非可冥冥從事者必先明乎天星也紀算術諸書詳候鈴決之篇

風角筮算之說故終之以擇日選方雷寔火攻秘訣
焉此雖後臣菊堯之言然淵源有自臣謹稽之往古
訓之名宿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先
朝胡宗憲咸繼光復生為強兵計無以易此使各鎮
能照前法著實行之精練大募手若干更練毒弩手
若干兼用武則戰車以資悍戰一日成軍而出行間
人人騰陵張膽將戰必勝攻必取又何憂胡虜哉或
謂將材未易得而精於此技者復難其人臣獨謂不
然以天下之大豈無一二軟才千百良工惟病在不
求耳茲式柱而使奮要在作氣買駿而責骨藉以為

招降廉氣求捷於梓鼓

聖天子銳精遠計斟酌恩賢惟

知人而善任之俾克自表見則熊羆之士不二心之
臣將必有應選而起掃穴犁庭除兇雪恥可仰慰
寤寐創席之懷者矣

崇禎八年七月二十日原任兵部右侍郎今致仕臣
畢懋康謹對

軍器圖說目錄

輪流放銃

翼虎砲

追風槍

神飛砲

烏銃

自生火銃

鋼輪火櫃埋伏地雷

火箭匣

刀銃

梨花槍

機銃

改式武剛車 以上俱火器

火器圖目次

輪流發弩

下筒弩

諸葛弩

翼張弩

密弩

築箭弩 以上俱壽弩圖說

附

火攻神藥法品

射虎弩藥方

擇日選方雷霆火攻秘訣

輪流放銃圖

輪流進銃圖

輪流裝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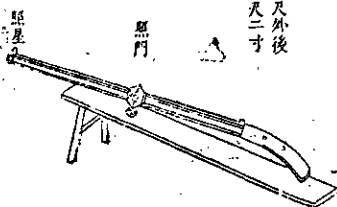


免所最良於

中國者火器也惟慮裝放或滯隔陣未必能應手耳
今為輪班發銃之法更番迭進則運發竟日響不停
聲敵無不敗駟者矣嘗考嘉靖間烏嘴銃最後出而
最獲利以銅鐵為管木索承之中貯鉛彈所擊人馬
洞穿其點放之法如弩牙法機兩手控管手不動而
藥線已燃其管背施雌雄二鼻以目對鼻以鼻對所
欲擊之人三相直而後發擬人耳界無不著者若復
照此三層輪班發之火技至此而極其法堂如輪流
發弩圖式

翼虎砲圖

式長三尺重六十觔除三尺外後
一尺六寸柄內柄長二尺二寸



翼虎砲之製防於榆林該鎮每與虜使請折時當場用
翼虎砲及追風槍演試虜使爲之驚指蓋其威力在諸
砲上故以翼虎名之其製有柄有架有錢嘴挿入木架
圓中對敵舉放隨時可游移上下或平架放去或稍昂
其首無不宜之每當共得數十位架在陣前分作十數
層次第發之再以數位分架而翼或橋口或圓腔或洋
渡敵可往來之處如法備禦賢於數萬精兵矣矣患衝
尖哉若西北邊塞造用須以萬計曠野平原動以百數
爲層次第舉火稍遲卽用各色火箭接續不斷虜雖衆悍
安能當此曩歲廣寧之役西平堡擊斃虜賊無數卽此器之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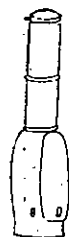
追風槍圖

式長四尺四寸重十六斤除四尺四寸
外後一尺八寸柄內柄長一尺八寸



夫火器發重鎗之利在於履長履長則火氣不泄而送
出勢遠有力射能命中在於出口直須用隻眼看後照
門針前照星前照星對所射擊之人故十發有八九中
常用藥三錢下鎗子一枚重一錢五分懸一鐵牌於四
十步內竟至射穿此追風之所錄得名也

神飛砲圖



發門



神飛砲號火攻中獅子吼其起出諸砲有三便焉西洋紅夾砲身重一二千斤非數十人不能舉裝放既滯臨陣安能再發今此砲不動毋身雖連出子砲即一二人亦能裝放且子砲五門預先裝就連發雖打放竟日終無斷時其便一也他砲俱於水腹飽裝二三發後人藥輒至自焚即用水澆灌而自服俱濕綠葉難裝今燃藥發於子砲毋身亦不易然其便二也他砲多係鑄造不無炸裂今止借毋身以致遠而彈藥俱實於另造子砲中毋身到底完好永無炸裂之虞其便三也其子砲必鍊極精熟鐵打成上有照星照門乘堅木小車以便修

運水戰則枕於舟船後用柁機以便升降遇堅陣巨鎗照準一發橫擊二三十丈觸之立成齏粉矣

一號神飛砲身長八尺徑闊八寸重一千斤子砲五門每門重八十斤長一尺五寸徑七寸入火藥五斤用以擊舟車城垣單用合口彈重二十五斤用以擊人馬則入重二兩石彈二百箇重一兩鐵彈五百箇二號長七尺徑七寸重八百斤用子砲五門并彈藥

通貫

三號長六尺徑五寸重六百斤再減至三百二百則與佛耶機相類不具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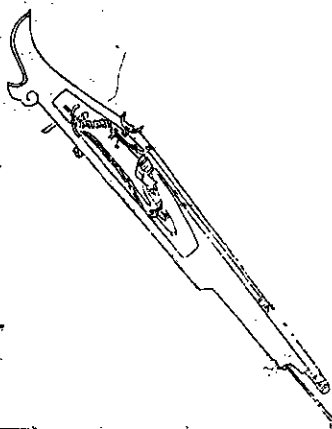
年參閱記

鳥銃圖



鳥銃中國原無傳從外夷始得之此與各色火器不同
利能洞甲射能命中猶可中金錢眼不獨穿楊而已甚
至飛鳥之高翔皆可射落因是得名此鳥銃之所以為
利器也此鳥銃之所以較中雖弓矢弗如也馬上步下
惟鳥銃為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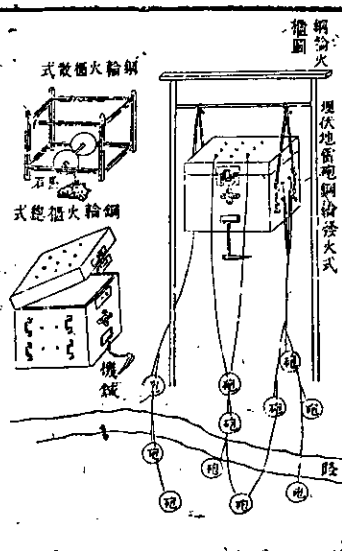
自生火銃圖



銃遇風雨不使用此銃必先開大門乃可射敵舉放往
往有被風雨飄濕而不能一發者有未及照星而誤發
者須將龍頭改造消息令火不觸機自擊而發藥得石
火自燃風雨不及飄濕緩急皆可應手

火情用榆槐木如式造周圍多鑽引線眼四旬用槽木
固枝安置火石中用好淨鋼打成二輪形如車輪樣用
橫鐵條一根捲繩從下中孔拴墜石板於底外用鐵機
鐵棒在櫃內藏火線并裝火藥若干其墜石或厝堅鐵
易之亦便擊發設伏於房賊必踰之路掘地坑深丈餘
埋一木架開在火櫃上以草土覆之其櫃外鋪算拴遊
線交橫遠繫釘地若人馬絆繩鐵脫石墜底開輪轉石
火自燃通情業線火傳埋伏諸砲轟發矣若地雷製以
圓石為砲路中鑿空其口內寬外狹旬穿細引線眼約
入藥三十斤用石塊磚灰將口塞固埋時將裝藥口向

擊發諸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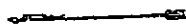


下大石板壓住後用泥土填平其引線用竹筒裝好線
總筒枝分如瓜蔓形引線用細藥線打成索如指頂大
質入乾牢腸內接處用黃蠟封好仍加炭屑壅裝竹筒
內雖經水不濕發火總線鋼輪藥櫃其消息露出待人
馬觸發又或穿一伏穴潛藏數人相機擺動以走線燃
起彈進及遠地中土石皆成銃彈如雷震所擊無不摧
折者又可使敵人平地生疑無站立之地但此法製造
要極精偵探要極確埋藏要極密斯得妙用耳

火箭原圖



火箭式



火箭匣一匣分爲三層每層九矢用射虎藥傳其鐵一點放則二十七矢齊發

軍器圖說

卷之十

刀銃圖

總式



火門

散式



火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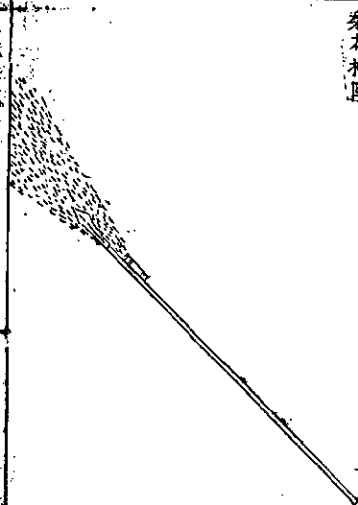


軍器圖說

卷之十

刀法要在刀不離身左右前後手足肩臂與刀俱轉倣跳超距服快手捷誘而擊之驚而取之心手俱化膽識不亂方可言妙今復暗藏火器於其柄奇詭秘密人莫能測故揮刀可刃人於數步之內而發銃直可擊人於數十步之外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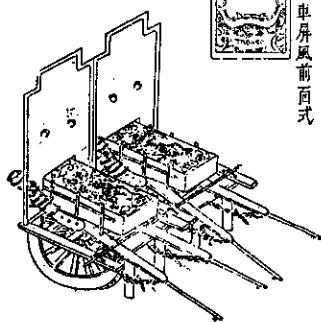
梨花槍圖



梨花槍者用梨花一箇擊於長槍之首臨敵時用之一發可遠去數丈人著其藥即昏眩倒地火盡仍可刺賊宋李全嘗用之以雄山東所謂二十梨花槍天下無敵手是也此法不傳久矣先臣胡襄懋宗竊得其法密造嘗試之沈庄禦倭果得其用前以鐵爲之如笋尖樣尖頭口寬二分大頭口寬一寸八分大頭入藥築完以泥土塞之尖頭安信點放火盡用槍筒可脫去輪流裝藥

改式武剛車圖

車屏風前圖式



夫車戰之法莫善於武剛之機巧莫便於偏箱之輕捷今改衙青之武剛兼馬隆之偏箱則巧捷並收矣分關便輪可轉羊腸之險合成一輛可摧虎牢之堅每輛駕中砲四門大箭一箱可拒驍騎可捍矢石可載禾糧復可連環爲城昔衙青之破奴向馬隆之破樹機能皆以數百鎗機數萬騎能已見於前事矣迨日戰車太重多不便轉運須用改式武剛車斯有裨實用耳造成此車應便起槍砲又更宜練毒弩手若干以佐火礮之所不及一日成軍而出行間人人騰陵猿膽有恃無恐戰必勝矣

輪流發弩圖

輪流進弩圖

輪流上弩圖



古人用萬弩齊發勝敵今試以少取勝假令弩手三百人先用百人列于前弩已上箭已搭名為進弩再用百人列於後弩已上箭已搭名為進弩再又用百人列於後方上弩搭箭名為上弩先百人發弩者發完退後以次百人進弩者上前變為發弩以後百人以上弩者上前變為進弩以先百人發完者退後變為上弩如此輪流變失則弩不絕聲矣

下弩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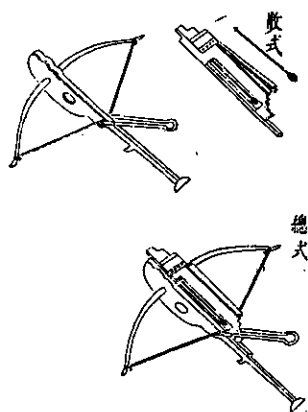
凡安營臨晚之際須於四路咽喉隘口預下此弩以防竄犯使機動遊線奔箭自發而中百不失一後人射虎用此法也只需橫下路勿不可直下路中如營在東賊自西來則用弩數十張相連安列路旁或前或後以遊線總安東邊第一張弩上形如曲尺即賊夜犯亦知防伏每用竹棍步步擊打而行然遊線在前多弩在後及至擊動遊線賊已背入殺中矣故箭發必中中必斃此弩營防禦暗機最利之器也若預偵賊所必經之地如法安置要害尤為得力其法先釘一木格將弩頭底下限裝在木格頭上又釘一木格被開格頭作兩半夾住弩

尾馬口二指皆高二尺五寸以人身大膊之上際骨之下為準此二處衣甲皆薄箭易入且近心中箭人死最速即射馬亦及其腹裝完用草將弩遮藏勿現或安林水之中必使草木無碍箭勢為妙

一宜步圖說

十七

諸葛弩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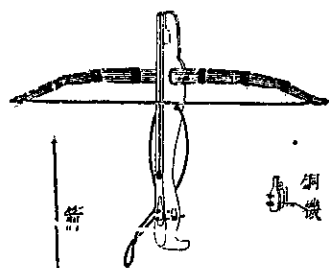


諸葛弩一弩連發十矢鐵線塗以射虎毒藥發矢一中人馬藥著血緣則立斃便捷輕巧即備夫閭婦皆可執以環守具城堡若付騎兵亦可持之以衝突但矢力輕必藉藥耳

一宜步圖說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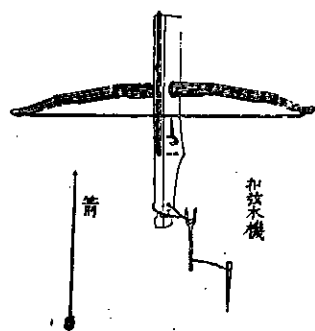
鐵板琴圖



中國之利器口弓與琴自漢以後廢弓日強遂不可復
及惟琴之用為最晉馬隆平樹機能指嚴關琴至宋而
其法不傳故武經所載黑漆黃樺跳經等琴皆厥張也
糾子牀子等琴雖最強然費人多可以守不可以戰也
宋末始有神臂琴其法亦厥張而稍勝之遂以破虜本
朝劉司馬天和用之而其法始傳又有名克敵琴者即
跳經也山中人射虎多用琴背藉力於藥今厥張琴雙
箭琴窩琴皆以竹六層為之近有倣古銅琴機而配其
制者機前有牙後有規規有照門以平遠近外有郭以
為總司千觔之弩挂於一寸之牙發於半指之力其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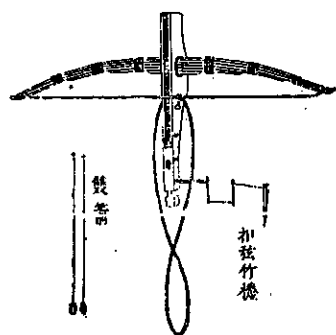
無以加矣且琴更易習世多轉琴而屈於弓者無法準
故任巧露意等有法準故曉的可期然則琴更準而有
力此古人所云弓之緩者不及也

高琴圖



本琴雖可施不能久上久則無力故弄琴多以竹爲之
造琴有式一器用竹之中稍薄者二三撥調用四撥
五撥亦如是各撥兩頭節各要相離皆無得相重以根
頭厚竹爲六撥名爲打撥如過竹節相重必要截除取
用勿得惜竹裁取長短搭配成副至琴撥造成有用彈
花皮弦者有用小棕索紮者然皮弦有膠一遇雨露
受濕膠陷皮軟鬆緊不管且有鼠患今唯取用小棕索
不怕雨鼠而且耐久此琴專用埋伏其法已詳載下窩
琴圖中

雙箭琴圖



此琴與高琴相類但一發雙矢耳

大文神藥法品

硝火 王直 硫火 王橫 葫蘆灰 火若灰 厚火 初炭 王民急

杉灰 王反 樺樹皮灰 鐵灰 麻搭灰 無石黃 法大

雄黃 藥火

大皮從藥

棉花砒 紅 瑪瑙砒 色 初脂 陰 辰砂 炮 水銀 炮

銀箔 鐵 鐵脚砒 黑 江子油 乾砒 火 巴豆 吐

巴油 麻油 交 麻子油 炮 開陽花 迷 桐油 燒

金汁 蒜汁 毒 狼毒 熱 銀杏葉 蒲花 藥 火

江豚 油 香 藍 逆 風 附子 熟 天雄 熟 甘遂 逆

王參 磨 毒

常山 鐵脚 運 毒 大小 麥 毒 川黃 利 姜粉 逆

牙皂 皮 半 夏 藥 桐骨 草 毒 皮 肉 油 之 野 用 烏 毒

草烏 毒 鈎 吻 磨 磨 灰 毒 血肉 草 毛 髮 節 之 血 毒

巴戟 毒 巴霜 毒 人情 毒 狼糞 風 蘆花 火

封炭 草 炭 油 之 止 亞 斑 猶 信 蜈蚣 毒 虺蛇 毒

蛇 毒 新 胎 草 人 服 磨 則 寸 蝦 蟆 毒 竹 黃 毒

墨記 草 毒 磨

右從藥六十品製煉神火毒火法火藥火燭火各

火配合假煉有訣差之毫釐謬以千里

神火藥倫管坊藥街錄被敵用之歌曰

神火燒營第一方石黃一味最難當燒酒浸米麻油炒

足用三斤性太剛加上雌雄并黑信蘆花艾朮并松香

豆未攪和銀杏葉更加乾糞與巴霜松香一斤餘四兩

三七均分火藥強飛雲砲裏深藏貯落地宜天發火光

吐霧噴烟紅滴泰賊兵無處不遭傷破陣衝鋒人莫敵

又燒衣甲及輜糧

石黃 燒酒 浸 麻油 雌黃 雄黃 黑洗

蘆花 艾朮 松香 豆末 銀杏葉

乾糞 巴霜 硝火 硫黃 磐灰

柳灰

軍器圖說

毒火藥被陣用之賊聞其氣皆眩即倒又條皮肉歌

曰

黑批光掃巴霜浸毒氣冲入喉見心乾漆額和乾糞炒

松香艾朮更均停雄黃一味為君主透徹光明用一斤

石黃諸味各四兩四六火藥配分明裝入炮中攻打去

破敵衝鋒更殺人

川烏 草烏 南星 半夏 狼毒

蛇胆 桐骨草 金頂砒 牙皂 巴霜

鐵脚砒 銀粉 乾漆 乾糞 松香

艾朮 雄黃 金汁 石黃 硝火

蛇火	杉灰	柳灰	斑貓	斷腸草
豈升	烟膏	蝦蟆油	骨灰	
無敵毒龍神火藥又名神烟神沙神水至難之敵用之歌曰				
二十八宿按天曹二十八味神藥前開天開地安邦府用之鬼哭與神號蛇埋一味獨爲尊上憑天垣角木星此物一斤各二兩誅邪滅亂驅瘟靈上風陽去號神沙誅人暗眼便昏花地中發去號神烟孔紫須臾實鮮但得毫釐鑽鼻竅願衆流出命歸泉汪於溪湖號神水寸腸立斷碎心肝順風送入賊營去有奇效廣一傳				
不用干戈并汗馬奪取凌烟第一功				
角木蛟	天十二度	王造化萬物布君之威信蛇埋草應之	一云粉毒蛇埋地丁神藥	天十二度
之	天十二度	王造化萬物布君之威信蛇埋草應之	一云粉毒蛇埋地丁神藥	天十二度
亢金龍	天九度	王天乙丙術避寒險阻之地龍尾星	天九度	
蓋草應之				
氏土貉	天十六度	王騎官車騎之象連珠半夏草應之	天十六度	
房日兔	天六度	王天之帝鑄爲天爵之大通兔頭前	天六度	
陸草應之				
心月狐	天六度	王五營狼卒之象狐跋勢蓋草應之	天六度	
尾火虎	天九度	王天之中道虎牙豹吻草應之	天九度	

箕水豹	天十一度	王蠻夷胡貉之地豹眼南星草應之	天十一度	
斗木獬	天十五度	王天之都開機風甘遠草應之	天十五度	
牛金牛	天十五度	王左右將軍之象牛舌天雄草應之	天十五度	
女土蝠	天十一度	王周泰代邪晉韓魏陳燕齊鄭楚十	天十一度	
二國之地	天九度	王頭大附草應之	天九度	
虛日鼠	天九度	王北夷匈奴之地鼠尾先花草應之	天九度	
危月燕	天十六度	王天之所量記神仙草應之	天十六度	
室火猪	天十七度	王羽林之垣壘北方之蕃都猪牙皂	天十七度	
角草應之				
壁水禽	天九度	王國書之所掛初禽牙鬼箭草應之	天九度	
奎木狼	天十六度	王兵戈之象狼牙宜蓋草應之	天十六度	
婁金狗	天十二度	王山川駁奔之地木驚斷腸草應之	天十二度	
胃土雉	天十五度	王耕農之象雉頭尾白草應之	天十五度	
昂日雞	天十一度	王兵戈之象雞目胡華草應	天十一度	
辛草應之				
參水獬	天十度	王三將左肩王右將右足至	天十度	
後將右肩	天十度	王左將左足王右將右足至	天十度	
辛草應之				

井水行天法星在天主泉水積薪之象雷公藤草應之

鬼金半天二度主奸謀警急之象半脚草應之

柳上瘡天十四度主天之中道大戟紅牙草應之

星日馬天十七度主雷雨之師雷尤草應之

張月鹿青鹿星在天主胡夷之長垣紫玉金絲草應之

翼火蛇天十九度主四夷之地蛇蟠不食草應之

軫水蚓土德星在天主天子六軍之門魚鱗艾肺草應之

衣即艾肺也

右神草二十八品應天拒二十八宿炮煉極乾碾

羅絕細和以批黃殭霜斑貓若黃蜈蚣蝦蟆蛇

重香圖記

應蛇蟠蛇孔雀尾竭尾各為細末以蛇壁草為君

或用為神水注於溪河并洞隨機而應沙入人目頭

眩睛暗烟鎖賊血湧流火入眼腹腸斷心裂

驛馬傷藥者亦然我兵須會解藥方可合製然製

藥已成過天將吉日各候方位主將者解戒沐浴

盛服皮設鹿脯酒醴香燭之儀夜深於壘中先禱

於天垣二十八宿之神東方七宿青旗青甲連於

本坊南紅西白北黑中黃各依方列

烈大藥燒營燒獲賊馬用之歌曰

銀杏松香各一斤二斤硫黃要均停石黃雄信各三兩

提過明硝要七斤每斤四兩灰為使劫寨營最著名

銀杏葉 豇末 松香 石黃 雄黃

批信 硝火 硫火 若灰 樺灰

柳灰 斑貓 艾脂

飛火藥街陣劫寨焚糧燒賊水陸馬步俱用歌曰

蘆花合用桐油拌密室攤乾仔細藏一毫風日不可見

見了之時放火光此物十斤不可少更配松香與豆黃

銀葉細羅乾糞配更加皂末要相當松香三斤各半斤

一一分明不可忘却用人藥三七配霹靂風烈賊揚

重香圖記

燒人衣甲鑽人眼滿面肌膚爛作瘡縱爾跳兵雄百萬

砲響連聲一陣凶

黃龍 制油 松香 豆黃 銀杏葉 乾糞

皇丹木 硝火 硫火 若灰 樺灰

柳灰 斑貓 石黃

法火藥最利害一物不可見一步不可行生擒賊兵


用此歌曰

發皂為君足十斤二枚二夢細羅成白此須用巴油拌

礦灰燒酒製須精六味各加半斤足為每季末一斤勻

諸味攪成合一處便將紙砲炸藥凡遇劫寨松香最

<p>寧靜小砲在中心炮響一聲如吐霧迷人鼻竅賊人暗眩暈昏花無可奈噴嚏連天不絕彈一物不見不能走滿營撥亂自縱橫指揮一猜前進去箇箇生拿與活擒</p>		夏薑	乾薑	軍薑	胡薑	川辛
<p>胡辛</p>		黑麥	赤麥	榆皂	大皂	
<p>白信<small>巴油</small> 硫磺<small>灰</small> 井沙<small>人猜</small> 步</p>		松香	石黃			
<p>雄黃</p>		硝火	硫火	第灰	第灰	第灰
<p>柳灰</p>						
<p>烟火藥若賊皮肉立爛見血封喉歌曰</p>						
<p>鐵子破鈴莢豆粒咽砂銀鎗人中汁連發三朝火焙乾</p>						
<p>軍器圖記</p>						
<p>再入桐油炒燥烈取將虎藥發乾淡一炮不遇二三合假使賊兵十萬餘此砲只須三四十響雲打人賊兵中霹靂一聲天地裂鑽人孔竅透人腸見血封喉不可說頃刻徹戶滿戰場此是大攻真妙訣</p>						
<p>鐵子</p>		硫鈴	桐砂	銀鈴	人中汁	炒
<p>桐油</p>		虎藥	硝火	硫火	第灰	
<p>伴灰</p>		和灰	斑貓			
<p>逆風火藥風逆愈易烟散天歌曰</p>						
<p>須糞多收并艾屑須交加入江猪骨香燉為灰肉煉油油拌硝硫灰性烈晒培須當用極乾地灰愈勁真奇記</p>						

<p>遠當二人配分明打頭風裡神仙訣</p>		遠當	艾屑	江豚骨	江豚油	硝人
<p>硫火</p>		第灰	第灰	杉灰	斑貓	
<p>軍器圖記</p>						
						
<p>三七</p>						

射虎琴藥方

其藥名見紅封藥

取生鮮草烏一二斗洗去土沙用簾盛將肝踹去黑皮以肉白爲度搗碎用布濾榨出汁汁乾爲度去渣不用用磁盆澄汁盆底下有粉去粉不用約以清汁有十碗用四碗入鍋內煎一滾起沫用簾刮去沫傾入磁盆內再將存六碗生汁入煎熱汁內一順攪均露一宿明早取澄清汁散分於碗內下澄渣粉不用量汁多寡以碗大小盛之放日中曬至午時又取澄清汁下澄渣粉不用曬至晚如前取澄清汁再用薄棉紙鋪具筒內濾過渣不用第二日第三日如前曬法澄法紙濾去渣粉

驚風藥方

其藥名見紅封藥

每日曬時用竹片從碗底挑起順攪曬用此法不致上熱下生至第四日晚濾稠藥存甕勿去另用碗盛露一宿取澄清汁用底下存硬稠者不用第五日入前汁一總曬至六七日各碗漸少以汁多寡減去餘碗再分各碗曬時觀看碗底上起黑沙點子面上結水有五色雲象其色紅黑如香油樣總歸磁盆內放淨處陰四五日再用磚砌一爐高二尺周圍大可容藥盆放內中爲度爐中雜地上一尺五寸用木物架盆於上爐上空五寸用布物蓋於藥盆之上不致烟過走爐勿取一火門如驚那大從地起高三寸外用炭火十鼓堤并提槓柴

又名藥條又名棍槓又用皂角花椒同燒煙令煙入火門內煙藥盆熱藥面上結成冰是火候好矣約煙一之候其結冰要厚如水薄再煙再看水厚則除火取藥出令冷收入磁瓶內封固聽用如冬天藥冷用絮物包放煖處勿令冷損如夏天熱時放於清涼之處勿令潮濕如冬凍損如夏潮濕出沐用磁盆盛如前法上爐燻之藥熱即止或將藥上於箭上用皂角花椒煙燻之如舊前藥曬時如遇日色太緊曬一二日又要露一宿如日色淡緩不必露也初做藥之日觀天色晴明即用烏頭如前法制之如曬一二日有雨將藥前爐藥爐上只

驚風藥方

其藥名見紅封藥

用炭火烘熱盆爲度攪均又放得一二日候晴再照前法曬之烏頭取來不可堆厚恐爛壞必要濕地離開不可見風恐吹乾無汁即取即搗爲妙其藥制完放甕內封固日久下澄有稠者如砂糖樣挑起取用上條最收箭到身上不滿鼓步即驚矣此藥名爲驚藥此藥藥妙共藥忌見香油如入一點香油藥即解無効其性有三飛見血飛見油飛見水飛造藥甚忌

驚風藥方

用草烏鮮者洗春澄清汁去粉渣皆如前方制度同取清汁聽其多寡分盛大磁碗內用磚砌砌做爐高二尺

五寸過圍約容得盛汁碗數若干如碗多砌大些寧寬有餘爲妙一面開一大門高七寸洞五寸竈內中離上五寸用水或竹格成四方朕可容放盛汁碗在格眼內又用淨簾一條覆於上而燒火皆在火門之外只令煙透入火門中上有簾蓋則煙不上出內中煙藥不可將些炭放在門內燒有傷藥位頭一日發火預先備下簾果乾柴破小塊燒在門外口邊徐徐小火毋得用大火時時用手摸碗如碗熱則將鼓碗汁盡取出用新簾簾一箇又用薄棉紙一張鋪在內將汁傾紙上蓋下去渣不用復燒谷此如舊放竈中用火煙爐試恐烟煙不均致有生熟復和一起再散煙之用紙瀉去盡防碗上結皮又微微火煙一連三日三夜毋得斷大日夜不時手摸其碗熱則用紙如前蓋過仍如舊燒燻至第四日夜去簡乘柴不用另用皂角乾柴如前燒烟燻之碗熱則取出用紙蓋過又入竈內又燻至第五日夜去皂角柴不用另用糠皮炭大花椒燒烟燻之亦如前碗熱用紙蓋過至第六日試藥用鷄一隻將箭藥藥一點入鷄翼下二節皮內如鷄回頭理翼毛二三火即死者藥已堪用不必再燻仍用紙蓋清冷定用新磁瓶收藏如前法

傳音直符日總局		此六十日傳音直符所臨之宮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戊午	震	己未	震
甲子	乾	乙丑	乾
庚午	震	辛未	震
丙子	離	丁丑	離
壬午	乾	癸未	乾
戊子	震	己丑	震
甲午	離	乙未	離
庚子	乾	辛丑	乾
丙午	離	丁未	離
壬子	乾	癸丑	乾</

卯宮 辛丑 壬子 未午 巳辰 卯寅 子亥 戌酉 申未

寅宮 壬寅 丁未 戊午 丙申 癸亥 午巳 辰卯 寅子 亥戌 酉申 未

此六十年太歲所停之宮 此一年十二月雷殺所泊之宮

雷震正殺射方秘訣

雷震合炁震東方發生萬物稟陰陽每從停宮進求日月上加亥順卯當卯字住處為雷殺復入中宮看八方帝出乎震即雷也萬物無雷不能發生無卯不能挫物乾為天門於五行屬金庚正金之王氣也納甲於震為雷震之毒氣午為火為施威之神雷非人不能揚威非金不能剪伐非火不能焚燒須以年月日時

休旺推之靡不應驗

先看了雷神在何方再以雷殺所泊之宮星復入中宮順輪看金卯血落何方位火即月辛落何方位若火星與雷殺同泊在甲卦宮分向此方動之如雷則立子土擊之如殺立見雷火傷人暴露死公更會燥辛亦潦薄五凶併宮則尤酷烈殺人更速如殺在子以血為殺在丑以太陽殺在寅以月辛殺在卯以金水殺在辰以臺將殺在巳以天星殺在午以土澤殺在未以奇羅殺在申以燥火殺在酉以丙中殺在戌以水殺殺在亥以紫炁願飛血刃到乾甲

方太陽到兌丁巳月學凶火到艮丙金水到離壬寅
臺將到坎辰方天罡到坤乙土澤到震庚辰方奇羅到
與方輪周一連凶火落兩方宅坐壬上得金水吉星
守宮縱火擊兩方立效 燥火 月辛二皆凶 丙
乙辛四 凡偷營劫寨縱火燒屯必用此三星到方
殺之無不拔除 三凶星到離壬寅戌方定發火燒屋
發人速善到震庚辰未方月值更令

局 箭 火 建 寅

甲巳年圖

[illegible]

內層雷公電母爲天盤輪轉加隨

一名霹靂箭

字向外者順字向內者逆

陽年順速陰年逆速

欽云順射陽年急如箭逆射陰年克日見者此也

又母云夢雷妙訣要真傳須尋雷公電母方年月對宮

施法力霹靂一聲雨沱湧打毀神壇勒妨碍又能驟富

五言古詩

又秘訣歌云救濟貧民成巨富能令將士去安邊。

入云煥金杜身火職高才問神壇并社廟自然火起主

驚歎在屋裏用砂石走山權_二有裂盡傾頽_一辭斯以談何

有於房則額以此局朔虜無不可者况加以雷發直符
目殺之合併乎

凡還年丹日時用前起

凡用星房須看日者選宮方用如未選何用前月星房

是：本
也：并

[illegible]

在水看京射朱上是奇羅所中宮面論至要

方得月字，因火未爲震納甲與雷發併類排列大箭手。

向來庚方攻之迅烈

一、軍事問題

又如辛亥年太歲降巳解於巳上起正月一用辰三月

丁卯 停官月送終喪 例以亥字加卯宮明祿男守清

[illegible]

五詩同出之曰詩村中文章

交女無堅不破無三不催

傳音例訣云傳音一訣報君知通甲從寅五虎推通走三元從艮發吉凶逐一莫猜疑

法以用日五虎通如艮逆尋本月在何宮知庚辰日啟

向乾方通得戌寅卯以戌寅加艮則巳卯在兌庚辰在

乾即傳音在乾方放箭動火無堅不破

直符例訣云直符急事疾如飛天門甲子起星移順走

三元尋本日凶吉傳音一例知

法以甲子起乾甲戌兌甲申艮順輪如庚午日啟向震

方乾上甲子輪震上得庚午即直符在甲卯乙三方此

方放箭動火無巨不推

雷震前發定局有十五箇年有五局月有五局日時有

五局前止甲巳二年間餘未能詳盡茲具活圖二箇全

局皆狀頭一層二十四位為地盤伏而不動此論方隅

第二層年月日時起雷公電母飛龍以陰陽分順逆此

論內外第三層為救生局如雷震箭煞到有救生局內

吉祥同利發亦不猛恐未盡善訣云救神若見其施行

以忌相違無改變此救生局不可不知

二十四星有順逆看他發箭若能乘其時今之氣用之

可以規定日期發人動雷能代神壇社廟破凶山治邪

養除災壓惡物又能起火發瘟殺盜賊焚根草凡遇所

所碍之物要除之即去所謂動雷者此也
雷公電母飛龍起例前已詳茲將救生局起例並總圖具於左

救生局起例 只論月

甲巳丁壬戌癸陽月用順開加本月將乙庚丙辛陰

月用逆開加本月將九月將要到中氣後用之方參

月將者即曆數太陽是也假如目下七月二十日辰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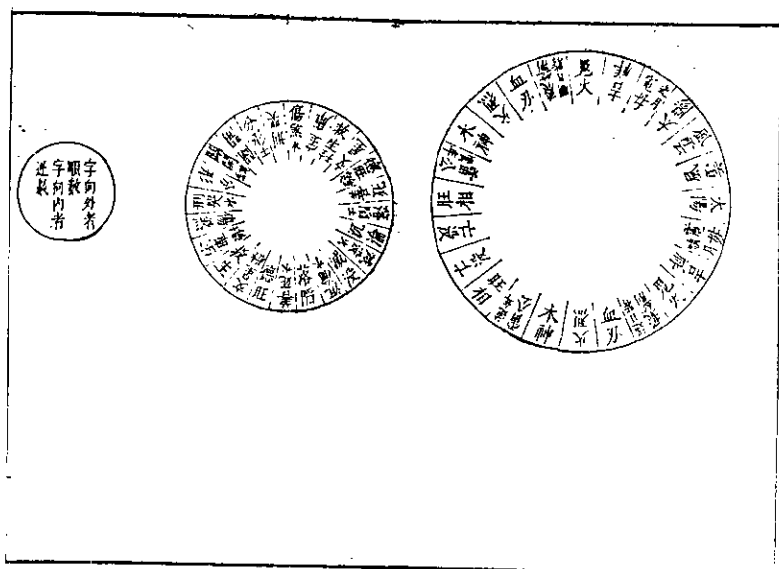
寅時正二刻後纏鴉尾之次為太乙巳將即以開闢如

地盤已上如遇救生德旺文星寶庫四吉星到即能解

化值餘星則無改變依此類推若箭煞不在此四吉星

電母圖說





疏言

物之威神者曰敵器之變動者曰機敵之發也
諸后燎原嚮不可通機之運也處女脫兔目不
及瞬而脛不及赴敵與機之用大矣哉軍家
有火器所謂威神之敵也軍家有勁弩所謂變
動之機也敵熄機死神龍蟻蟻敵熾機張叱咤

軍器圖說

震雷以之摧堅則脆以之摧強則廢以之扼要
制勝則刻礪萬中而呼吸千里雖然火器具矣
而發敵者未語火勿加烈弩弓強矣而審機者
未悉矢勿加疾敵機其伸也神其屈也鬼
鬼則莫測神則莫當如此道者是謂達乎陰陽
家司馬上觀天宿下察地宣中核物參鉅細備

短之式進退安放之法無不稔度而精詳因以
上告之

天子獻其方畧謨與華華不敢隱為家秘徧布諸
四方俾寓內咸獲與於敵與機之用焉今奴寇
未殄此書正救時之利器也鷄隼鷄隼繒繳致之
虎豹悍屠阱斃之鯨鯢暴網雷制之且欲滅奴

軍器圖說

蕩寇端在敵機之用哉

小姪顯謨頓首謹跋



緯弢二卷

〔明〕郭增光撰

明崇禎刻本

首都圖書館藏

叙

軍旅之事至以望西門曰
用其俗前著曰知子擇
清塵曰談豈有不知而
用之而不知者乎至終
則據概與虛憍並陳

福熟與文修其快乘其
聽榮僥倖人國公指
括腹中猶有父書特不
能如新用活耳而
軍相安一彼一此西家
之倫匪真熊虎風軒

授受爰有首尾奇正
相生不苑至後唐楊
斯缺詎盡力而拘諸
原職丈人六韜不必無
廣謀復防此故尼父
名曰好謀而成非群策

之謂耶但聖人仁義
之師既至陰謀爲害
秋時猶能逐存程能舍
明信也乃詭譎備取以
盲史以裁以不可據用
何侯孫吳宋纂七書

張曜社屋無乃七書而
八經史中機竅紐鍵一
無間知即七書亦等
讀詩三百正張解劉
岳且大其撐柱其他悞
悞跼注豈足支哉今迄

將性思蓄力以待按办
而不構建謀以奪先籌
如古所謂形格勢禁三
屬一之抄組決後枕之席
過師云者乃能密閉疑
鬼運捷無天而使密閉

之重瘞虞封華表
之鶴再歌丁廷邪張
是又非三年之艾也輟
版充篋此預講則不熟
強緯錯繡非夙辦則
不精將竟專闢以操觚

乎於之求央求仰彌
多掬法至究文武古不
足恃而少效乃更求
余不揣款居隨所播聞
貴能益人裨智教人
幸決或可祖襲或可

變通輒疏之林號若
敘述大戰績大折衷也
篇累牋反姑置焉久
而成快因付歌人蓋意
取簡捷易明急速可
傲原凡類部斬助經
又故雖自有次第而不
詳分門目俾鑒鑒矣
子迴環尋繹則此數
百條無不貯胸灑意
而妙達源之取意無
武修有言勇不足持

必先定謀策案據並
皆謀定也又曰運用
妙在乎一心而得運用
即安案據據之謀而
意每露輒以生志如左
心為古用必致恐沉
古為心用多非伴類
霍去病不學古法曰願
方略何如天不豈有古
法亦之方畧哉彼亦以
新謀廣陳既耳此之
謂真知此之謂真用

嘖吾終不羨修在抵
掌捫髯從以尻輪殊
馬縛取日逐焉者必
天歷丁卯仲秋改盟
欽差巡按河南等處
地方提督軍務部

察院右僉都御史
河朔郭增光撰



緯發序

古者寓兵于農、者日用飲食
之道也而兵寓焉蓋伏至險
於大順藏不測于至靜之中
民可使繇之不可使知之故
曰神道也而世乃謂治用文
亂用武又曰天地之道精者
為父粗者為武夫舉其粗則
環龜連蛇魚麗鵠沙石
草木之類無不可以寓兵及
其至也潛天潛地出鬼入神
風雲之卷舒霜電之搏擊

推搗、而擠揭、精莫精于此
矣玄女授之軒轅始元悖國
風后握機制勝著有經圖為
兵家之祖而七百字之傳誰
秘其脈太公之六韜黃石之
三畧奇正闔闢轉換呼吸而

二

識者猶說之謂類丹徒布衣
太原宮監之所傳會圯上老
人益不可信況夫諸子爭喙
而鳴者乎武之微妙玄通原
不可以示人而欲責之射鵰
鵠翻之士一、通曉其義豈

不難哉

明襲

三祖神武之餘綴旒萬國

列聖相承端拱以受方貢歷二百餘
年而不知兵儒臣盛飾冠裳
脩禮樂文章之雅韎韜望風

三

低眉諾、承順指而已三年
一比武士猥以宋人所纂之
七書將傳為試策功令噫
亦淺矣材官碁布無尺寸
之效間有立取金印如斗懸
之肘上者且並七書將傳而

未嘗寓目積輕之勢所繇來
矣逮建因發難蹋我藩籬蓮
妖直獐揭竿一呼漂血千里
天子乃拊髀而亟干城之將百不
一當鎖鑰北門九泥西戶者
竟若虛無人焉敗衄屢聞大

四

勦宵旰彼士豈無胃而忘敵
愾惟所用非其所習耳于是
輦上諸君子始稍寃心方
畧而有志請纓者亦頗自鼓
于六花八陣之間我武殆津
津乎奮矣適

平陽郭公秉鉞中土肅察貞
度儼有崇規訊士練師殆無
虛日玉柱金城屹于嵩河之
表乃其公餘則取徃哲之箴
籌老成之勝筭準乎法而妙
乎法者錄之成輯題曰緯

五

我者韜也韜非橐弓卧鼓之
謂而日用飲食之道也蓋可
以示人而不可以示人也易
之地中有水曰師坎險也危
道也水在地上顯其道而無
私故曰顯比水在地中行險

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
陰用其道而不以語人以愚
之之道明之故曰殳斯亦開
國承家者之日用飲食也夫
天一生水而不極之湍激澎
湃濛濛萬狀不足以窮水之

六

致兵家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而不極之錯綜萬變極深研
幾不足以盡兵之神公滙萬
派以成巨浸之觀揭繁星以
普重暉之照使人開卷若指
掌若列眉懦可使勇疎可使

忠鈍可使捷危可使安世有
丈人有長子公之神道將旦
暮遇之故曰神而明之存乎
其人讀緯殳者當知公之所
以殳不則難免斷輪之誚矣
岢

崇禎元年正月之吉

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分
守大梁道右布政使周鏞謹
序



緯改卷上

河朔郭增先輯評

雲中王從義

上谷蔣士忠

海昌周鏞鎔定

後周劉詞襄陽平遷本州團練使在郡歲餘臨
事之暇必被甲枕戈而臥人或問之詞曰我
以勇敢而登貴仕不可一日而忘本也若信
其溫飽則筋力有怠將來何以報國

緯改

卷之上

麥鐵杖病臥及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顧賢曰大
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炙頰瓜蒂散
鼻療黃不差而臥死兒女手中乎

止周耿豪常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
刀左手按稍直前便斫慎莫皺眉畏死

晉朱伺武勇而訥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
守楊珉每請督將議拒賊之計伺獨不言珉
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荅曰諸人以舌擊賊
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

得勝耶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
我能忍是以勝耳

西魏王羅守華州時西魏師與東魏師戰于河
橋不利東魏降卒趙青據長安城所在莫有
固志而熊閭之乃大開州門召軍人謂之曰
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凶吉諸人相驚咸有異
志王羅受恩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
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
誠能與王羅同心者可共固守軍人見其

緯改

卷之上

信皆無異志

王鎮惡與武帝期尅雒陽旣而鎮惡至潼關請
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
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泝渭而進艦外不
見行船人壯士素無舟楫莫不驚以爲神鎮
惡旣至令將士食畢便乘船登岸渭水流急
諸艦悉遂流去鎮惡撫慰士卒曰去家萬里
而舫乘糧衣遂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惟死
戰可立大功士卒莫不爭先遂陷長安

韓仁忠至臨淄河兵不滿千分爲四隊布鐵蒺藜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勦殺于是莫敢返顧皆死戰大破之

國策趙穿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師夜遁

鄧禹去張宗爲偏將軍赤眉大至禹欲就堅城解發

衆人憚爲後拒禹書諸將名於竹簡既着計中各令探之宗不肯曰死生有命豈辭難就逸遂戰拒赤眉

宋伐南漢唐南都留守林仁肇密陳淮南戍兵少宋前已滅蜀今又取嶺南道遠師疲願假臣兵數萬自壽春徑渡復江北舊境彼縱來援臣據淮禦之勢不能敵兵起日請以臣叛聞於北朝事成國享其利敗則族臣家明陛下無二心唐主不聽宋忌仁肇威名賂其待

者竊取仁肇像懸別室引江南使者觀之問何人使者曰林仁肇也曰仁肇將來降先符此爲信又指空館曰將以此賜仁肇使者歸自江南主殺之

有巡簡所居龍猛軍人劉肝爲群盜龍猛軍者本皆募群盜不可制者克之懷悍善鬪連入數州蜀人太恐詠召鈴轄以州牌印付之曰今盜勢如此而鈴轄晏然安坐無討賊心是欲誅自行也鈴轄宜攝州事詠將出擊鈴轄

警曰某行矣詠願左右張酒具于城西門曰鈴轄將出吾今餞之詠遂與飲餞城樓上酒敗行鈴轄曰某頗有謁於公詠曰何也曰某須兵糧願乞應付詠曰諸老夫亦有謁鈴轄曰何也詠曰鈴轄今往必滅賊若不滅賊必斬頭於此樓之下矣已而兵敗還走數十里鈴轄仍召還兵而告之曰觀此翁所謂真斬我也遂復進力戰大破賊張詠始先弼將戰內升於輦曰戰危事吾位三公不

可辱於賊萬有一不捷，則有例以報天子及是西向拜舞三軍感動

呂氏曰楚與吳將戰楚寡吳衆楚將軍子囊曰戰必敗王師辱王名虧壤土忠臣不忍爲也。不復干王而遁于郊請死王曰將軍之遁也以其爲利也今誠利將軍何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爲王者將皆依不利之名而數世道若是則楚國終爲天下撓遂伏劍而死王曰請成將軍義

韓非

卷之二

唐朱泚之亂李晟於畿甸率聚征賊吏民樂輸守禦益固由是軍不乏食神策軍家族多陷於泚晟家亦百口在賊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因立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無忌之婿詣晟軍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晟曰爾敢與賊爲間遽命斬之

梁羊侃爲都官尚書侯景叛逼城侃長子鸞爲景所獲執來城下視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

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鸞曰久以汝爲死猶復在耶吾以身許國誓死行之終不以汝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弗之害

田悅舉兵寇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臨洛將張仵歸其愛女使出拜將士曰諸軍守戰甚苦任家無他物請鬻此女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哭曰願盡死力不敢言賞

卜天生少爲隊將十人同火屋後有一坑廣二

韓非

卷之二

丈餘十人共跳之皆度惟天生墜天生乃取實中苦竹剡其端使利交橫布坑內更呼等類共跳並懼不敢天生乃復跳至往返十餘魯無留礙衆並嘆服

建安六年劉表攻西鄂西鄂長杜子緒帥縣男女嬰城而守時南陽功曹栢孝長亦在城中聞其攻聲恐懼入室閉戶率披覆頭相攻半日稍敢出向其明側立而聽三日往出戶問消息至四日乃更負楯親闕語子緒曰勇可

言也。

紀事本末

巾幗有殺賊者况鬚眉男子乎如天生孝

長真不負七尺矣請止面事之而買其餘

魏畧曰鮮卑素利等數來客見多以牛羊遺豫

豫轉送官胡以爲前所與豫物顯露不如持

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

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

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

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然

韓

卷之上

七

付外其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

以納戎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

賜絹五百匹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

復來以半與之

田豫

馬如羊不以入廐金如粟不以入懷邊臣

廉足稱矣使胡知家貧而密遺之金忠信

不已行蠻貊乎儻謂豫廉于虜而不廉于

軍吾不信也

唐馬燧晉田悅先戰燧晉軍中曰戰勝請以家

財行賞既勝盡出其私財以頒將士德宗嘉

之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燧家財賞

武宗時石雄進豐州防禦使雄臨財廉每朝廷

賜輿輒置軍門自取一匹緡餘悉分士伍由

是衆感發無不奮帝喜曰今將帥義而勇罕

雄比者

唐程名振武德初遷授永年令率兵經畧河北

名振夜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

問婦女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悉放遣之鄴感

其仁

卷之上

八

魏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司馬懿督張郃軍雍京

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創關丞相騎

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

八分時魏軍始陳審兵適交麥佐以下咸以

賊衆彊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日以并

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

信古人所惜去者東張以待期妻子鶴望而

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

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涌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售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司馬一戰大克此信之由也

郭進鄧下嚴殺宋主遣戍將卒必諭之曰汝輩謹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轍自西山詣汴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遂進令殺之會吐漠來攻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賞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卽

廉殺

九

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卽以聞乞還其職宋主從之

代宗大曆中汾寧節度使馬璘以既秀實爲三使都虞候卒有能引弓重二百四十斤者犯盜當死璘欲生之秀實曰將有愛憎而治不一雖韓彭不能爲理璘竟殺之

梁主使韋叡救仙理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壘起高樓衆頗識其怯叡曰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

臨之餌之恐之爲遁而避之皆怯也猛獸將擊先匿爪牙不可錯認怯字

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六月以王顯爲樞密使顯既拜帝語之曰卿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務無暇傳覽群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于而增因取賜之

尹洙爲經畧判官青以指使見洙與談兵善之薦於經畧使韓琦范仲淹曰此良將材也二人一見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

尉遲

卷之二

十

之曰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青析卽讀書悉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知名

去病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畧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張巡行兵不依古法教戰陳令本將各以其意教之人或問其故巡曰今與胡虜戰雲合鳥散變態不恒數步之間勢有同異臨機應猝在於呼吸之間而動詢大將勢不相及非知兵之變者也故吾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役

之而往如手之使指兵將相習人自爲戰不亦可乎。

康王至相飛因劉誥見補承信郎以隸留守宗澤澤大奇之曰爾勇智才藝古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萬全計因授以陣圖飛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澤是其言後詣河北招討使張所所問曰汝能敵幾何飛曰勇不足特用兵在先定謀藥枝出崇以敗荆莫放採樵以致殺皆謀定也所嬰然

辭敬

卷之上

士

曰君殆非行伍中人

齊令童子將而與韓魏攻荆荆令唐幾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童子急戰其辭甚刻童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于臣不可以戰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于臣

帝遣使問王德用造事德用曰咸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致屢敗願不復爾使得應變出奇自立異效

公在軍中詔令多有所不從及平謝日奏曰使臣盡用詔令安得事成之速哉上咲曰卿顧爲誰冠準

雖曰將在外君命可以不受然而對語甚

契丹犯邊諸將禦之初太宗授以陣圖及臨陣有以命不可違繼降曰事有應變可預定設獲違詔之罪請獨當之即從宜行敗之于徐河

辭敬

卷之上

士

劉仁軌既定百濟留鎮日久兵士困敝朝廷遣劉仁愿將兵渡海以代舊戍勅仁軌率之以還仁軌以夷新服衆心未安願且留鎮撫仁愿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云多留兵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惟知奉勅豈敢擅有所爲仁軌曰人臣苟利於國知無不爲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請自留鎮海東有詔許之

張翼爲庾隆都督以劉胃叛被徵當還衆以

馳驅卽罪異曰不然以蠻夷發動不稱職故
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
爲戒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
務乎于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
基以破冒

昔片字子其師非成功之日往亡用事具制勝
之八人苟修何往不濟至若環城自守接
陣重圍無開地形不垂天道若兵險時智謀
積城堅雖後屢轉則豈頻移太歲坐征自去
韓從 卷之上 三

行計天狼自符鷄聞之祥多貽蟻附之困故
曰任賢使能則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則
不下筮而事吉養勞賞功則不禱祠而福
此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太公
犯雨逆天時也韓信背水爭地利也並存人
事俱成大業削樹而斬靡涓舉火而屠張卻
未必暗同歲德宜會日游俱運三門並占四
終杜郵齒劍抑唯計沮垓下悲歌實階利印
若以並資厭勝不事良圖則長平盡坑固須

恒濟襄城無噍亦可常保是知拘而多忌終
喪大功百姓與能必遺小數盧藏用

後魏議擊蠕蠕朝臣內外盡不欲行太后亦固
止帝皆不聽惟崔浩勸之尚書令劉縉等推
赫運昌太史張深徐辨說帝曰今年己巳三
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
伐必敗雖克不利于上辟臣共贊深等云深
少時常諫符堅不可南征堅不從而敗今天
時人事都不利協如何舉動帝意不決乃召
韓從 卷之二 一

浩與深辨等論之浩難深曰陽爲德陰爲刑
故日食修德月食脩刑王者之用刑大則陳
之原野小則肆之朝市戰伐用刑之大者也
以此言之三陰用兵蓋得其類修刑之義也
歲星襲月年饑人飢應在他國遠期十二年
大自行蒼龍宿于天文爲東不妨北伐深等
俗生志意淺近牽于術數不達大體難與達
國臣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昴至今猶然
其占三年大破旄頭之國蠕蠕高車旄頭之

象也夫聖明御時能行非常之事故語曰非常之原黎人懼焉及其成功天下晏然願陛下勿疑蠕蠕特遠謂國家力不能至自寬來又春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南來寇抄今掩其不備大軍卒至必驚駭望塵奔走壯馬護壯馬懸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楚勞水逸時不可失遂行及軍將入其境蠕蠕先不設備于是分軍捕搜東西五十里南北

緯發

卷之十一

十五

三千里所虜及獲畜產車馬數百萬高、殺蠕蠕種類歸降者三千餘萬

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擊公子心曰彗星何如以彗闢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李晟以朱泚之叛屯于渭橋時賊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榮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垂

象高遠吾安知天道耶及平賊後晟謂參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軍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嘗聞五星盈縮無準懼後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參佐皆嘆服日爲陽精月爲陰精兵尚殺害陰之道也行兵貴月盛之時晦是月終陰之窮也故兵家以晦爲忌不用晦日陳兵也昭二十三年七月戊辰晦吳敗楚師于鷄父吳犯兵忌而戰勝者杜曰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彼知楚有可敗之機晦是兵家所忌原楚之情必以吳爲不動故以晦日掩之擊楚不備故也孔穎達魏復討赫連昌師次城下收衆爲退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東來楊沙昏冥宦者趙悅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動人又將士饑渴願陛下下攝騎避之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歟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山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太武曰善分

緯發

卷之十一

十六

騎奮擊昌軍大潰

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大將子期曰雨十日夜甲戟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營吳人至見荆有備而退左史曰其逆覆六十里其君子休小人為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吳軍

太宗擊突厥計利值雨連月上曰虜在茲鳴鏑弓馬是鳴今天雨連時孤矢俱故如鳥銀羽

卷之十一

十七

我槍架犀利料我之逸揣敵之勞此而不乘夫復何待今先以勁兵亂其陣突騎極其後虜進不相遜退不相救縱不盡擒必復十八九此曉兵者所解因潛師夜出冒雨而進醜徒驚駭請和而去

唐憲宗時李愬謀取吳房李枯曰恭之精兵皆在洄面及四境拒守州城皆羸老之卒可以乘虛而抵城下北賊聞之元濟已擒夫愬然之夜半雪甚行七十里至州城蔡人不為備

四鼓總至城下無人知者

劉錡募百人往夜劫金營或請銜枚錡大曰無以枚也命柏竹為器如市井兒以為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止則匿不動敵震大亂百人者聞吹聲而聚余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

吐蕃犯西陲京師戒嚴代宗命中使追兵使至淮李忠臣方會節帥令整師餽駕監軍大將固請軍行須臾日忠臣曰焉有父母之憂

卷之十一

六

難道棟好日方救患乎即日進發

朱友珍攻時溥溥不出有語全忠曰軍行非吉日故師無功全忠遣人責諭答曰溥困且破乃徇妖辭士心墮矣焚書急攻後以龐師古伐之溥焚死

唐憲宗元和十一年九月唐都節度使李愬將攻吳房諸將曰今日往亡愬曰吾兵少不足戰出出其不意彼以往亡不吾虞正可擊也遂往克其城或勸遂取吳房愬曰不可吳房

叛則賊力事不若留之以分其力。

爾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高歡揚聲討之師出復止如是數四歡揣其歲首當宴會遣賈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水陸二年正月賈泰至軍人因宴休罷忽見泰軍皆驚走追破之。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

值上元節令大張燈百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三夜樂軍輟首夜樂歡徹曉大夜二鼓青

轉

卷之二

一

忽稱疾驚起如內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使勸勞坐客至曉未得退忽有持報者云是夜三鼓青已奪崑崙

崙

晉末盧循寇建鄴宋武帝擊破之賊走至彭蠡湖乃悉力柵斷左里大軍至左里將戰宋武帝所執麾竿折幡沉水衆並怪懼公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已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禦諸軍

乘勝奔之循單騎走所殺及投水者甚衆人

唐初輔公祏據江東反趙郡王孝恭討之帥討

之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座

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論之曰禍無門

唯人所召自顧無負于物諸公何見是之

公祏積惡禍盈今承廟筭以致討盃中之血

乃公祏授首之兆遂盡飲而罷時人服其識

度而安衆遂平公祏

後趙石勒使將麻秋等伐張重華于武威

麻

卷之上

二

將謝艾曰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之重華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蔡襄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爲首惡殺之

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

之令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州兵戕官吏閉

城門不能討從而赦之豈不爲四方笑乞將

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

涇州將殺其帥馮河清立田希鑒至是希鑒遣使叅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萬一入寇州兵能獨禦之手欲遣兵防援又未知臣尚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鑒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晟尋託邊請涇州希鑒出迎晟與之並轡而入道傷結歡希鑒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命具三日食曰迎撫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疑晟伏甲

韓發

卷之上

二

而宴之既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自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顧希鑒曰田郎亦不得無過引出縊殺之入其管論以誅希鑒之意衆股慄無敢動者

余玠爲四川宣諭使初利州都統王夔素得衆驚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又悉徵部將碎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劫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

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爲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以差次班賞夔遂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一日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但令誅之一夫力耳玠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怡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

韓發

卷之上

三

宗澤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侂統制趙隆殺之至是世隆及弟世興以兵二萬來歸衆懼其變澤曰世隆本無一較爾何能爲世隆至責之曰河北陷沒吾宋法令與上下之分亦陷沒邪命斬之時世興佩刀侍側

露刃庭下澤徐謂世典曰汝兄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耻世鑑感泣

當崇時戎羯亂華詔下南梁起甲士五千人令赴闕下將起師人作叛逐其帥因圍集拒命歲餘當宗深以爲患京兆尹溫造請以騎往至其外衆人見北一儒生皆相賀無患及至但言部救安存一無所問然梁師自過出入者皆不捨溫使溫亦不誠之他日毬場中三軍併赴令於長廊下就食坐進而歸

紀略

卷之上

三十三

南止兩行設長索二條令軍人各於面前索上樹其刀劍而食酒至鼓噪一聲兩頭齊力秤舉其索則刀劍去地三丈餘矣軍人大亂無以施其勇然後闔戶而斬之南梁人自爾累世不敢復叛

當宗平澶淵賜向敏中密詔畫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饗有告禁卒欲倚饒爲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宿僚兵官置酒縱開

命饒入先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階敕中書扶一揮伏兵盡擒之果懷短刃卽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照舊張樂宴飲

後周王龍行南秦州事時數叛至召魁帥爲腹心擊捕及者各盡乃謂魁帥等曰汝等皆死盡何用活爲乃以次斬之自是南秦無復反者

韓琦

卷之上

三十四

既云叛者數矣禍本終不可留故先借其力以捕叛而勢孤之後并魁帥殲焉而薛簡肅公在成都一日置酒大東門外城中戌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往白公公指揮只于檣樓處令人決却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間未能了得又安其徒黨反側之心也

齊東昏餘黨孫文明因運荻炬束仗得入害張弘家帝謂呂僧珍曰賊夜來是爰以曉則走矣命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捕文明斬之

司馬國瑞兄弟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
暗夜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叫喚直上廳事
植祗別傷肢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欲掩我
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賊聞鼓鳴直
謂爲曉乃奔散追殺百餘人

段秀實往馬墻帳下值馬墻代孝德節度欲從
涇州是軍自西鎮北庭赴難數征伐有功既
驟從遂出然言別將王童之因謀作亂約曰
聞擊鼓而起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之曰且

解

卷之五

五

戒曰每壽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
日又有告者曰夜焚橐積約救火則發秀實
申嚴警備夜果火卽下令曰敢救火者斬明
日收捕弁其黨八人皆斬以徇復下令曰後
從者族軍遂徙無敢後者

宋太祖時劍外初平馮瑋知梓州視事纔數日
僞軍較上官進嘯聚士卒千餘衆劫村民數
萬人夜攻州縣瑋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
衆以羣楚相提挈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

待旦自潰矣躬自率衆迎城密令促其更
未幾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之擒上
官進斬於市招誘餘黨得千餘人並赦其罪
令復業郡境以安

張遼受曹公命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
驚詭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
一驚盡反必有逆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
軍中曰反者安乎遂將虜兵數千人中皆
而立有罪師皆謀者殺之

續

卷之五

五

張樂通判歸德二萬人謀爲亂約夜半舉火相
應樂選丁壯授以兵結陣要巷開小南門以
示生路比明已匿署盡擒首惡誅之

呂頤浩航海之後及水濱而衛士懷家流言欲
反頤浩以大義諭解且休以利曰先及舟者
遷五秩署名而以堂印識之其不遜倡率者
願浩皆側用印記事定悉別而誅賞之

初戰青溪嶺王牙兵皆潰至是王治兵秦鳳諸
潰卒復出就招王問訊再三機索非是者五

六人斥遣之餘悉斬于遠亭。下去秦州十里軍中股慄自是每戰皆効死無潰散者矣。吳玠

楊州有壯軍二千五百人再遇請分隸建康鎮江軍每隊不過數人使不得爲變。走達輕甲長不過膝短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爲輕。馬甲步以及車牌步以水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可推可擊務便捷不使重遲。

後魏水河北賊葛榮爲魏將爾朱榮所擒餘衆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下令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兵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時散盡衍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更安置咸得其宜權其渠師量才授用親附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

高仁厚攻圍楊師立夜二鼓忽賊黨都君雄等出勦兵掩擊城上副使寨楊茂言不能禦帥步至寨走其旁寨見副走亦走東川大併兵

南攻中軍仁厚令大開寨門設炬火照之自帥士卒爲兩翼伏道左右賊至見門開不敢入還去仁厚發伏兵擊之東川兵大奔追至城下蹙之壕中多斬獲而還仁厚念諸寨寨走者所當誅殺甚衆乃密召孔目官張詔諭之曰爾速遣步探子將數十人分道追走者自以爾意諭之曰僕射幸不入寨皆不知汝曹速歸來旦牙參如常勿憂也詔素長者衆信之至四鼓皆還寨惟楊茂言走至張把乃

續張

卷之上

子八

追及之仁厚聞諸寨漏鼓如故喜曰悉歸矣詰旦諸將牙集以爲仁厚誠不知也坐良久謂茂言曰昨夜聞副使身先士卒走至張把有諸對曰聞賊昨夜攻中軍左右言僕射已去遂策馬驟隨旣而審其虛復還寨中曰仁厚與副使俱受命天子將兵討賊若仁厚先走副使當叱下馬行軍法代總軍事然後秦聞今副使旣先走又爲欺罔理當何如茂言拱手曰當死仁厚曰然命左右扶下斬之諸

將股懷仁厚乃召昨夜所獲俘虜數十人釋縛縱歸君雄等聞之懼曰彼軍法嚴整如是自今兵不復出矣

今邊鄙多事則苦兵不足不足則調客兵客兵不馴則又轉思他募兵愈多而其性愈獷而不可制此不知駕馭客兵之頭領耳獻帝記曰李傕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綰絲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關省門曰天子在中邪李

解發

卷之十一

三十九

將軍許我宮人美女今肯安在帝患之使賈詡爲之方計詡乃密呼羌胡大帥飲食之許以封爵重賞於是皆引去惟由此衰弱唐回紇還國恃功恣睢所過皆剽傷州縣供餼不稱輒殺人李抱玉將領等實介無敢往馬燧自請典辦乃先賂其酋與約得其旗章爲信犯令者得殺之燧又取死囚給役左右小違令輒戮死虜大駭至出境無敢暴者此二事可爲駕馭客兵之法

建炎間勤王之師所過恣行標掠公私苦之有陳無站者作某縣宿戒邑人各備器械候聞鐘聲則人執以出侯其所居相比排列未幾勤王之師入縣特肆縱橫之狀卽命擊鐘邑人聞之如其戒以出師從見其戈矛森列不虞有備相顧失色整師而過秋毫無犯邑人德之

解發

卷之十二

三十九

時從駕驍果多逃帝憂之問裴矩矩曰車駕經此已二年驍果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請聽兵士于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矩召江都境內寡婦未及嫁女皆集宮監悉將帥兵等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官等並卽配之由是皆悅相謂曰裴公之惠也

軍士投室非法暫以止逃可耳

唐太宗謂群臣曰朕自興兵每執金鼓必自指揮習觀其陣卽知強弱常分其軍爲上中下常以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

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上軍中軍已勝其二軍。必突過其陣。自背逐擊之。無不潰。多用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善用孫臏三駟者。太宗善用諸葛八陣者。李靖。

万俟醜奴遣其大行臺尉菩薩向武功南渡渭水。攻圍趣柵。余朱天先遣賀拔岳率騎千餘馳往赴救。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十五十。以爲一節。隨地形便絡驛置之。

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見所置驛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可濟。岳便騎馬東出。以示走遁。賊謂岳走。乃并岸兵開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崗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度崗。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追走。俄而殲獲三千人。馬亦無遺。

狄青任涇原常以寡當衆。度必用奇。勝密令軍

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嚴陣。而陽卻聲止。卽大呼馳突。士卒皆如教。纔遇敵。未接戰。遽鉦。士卒皆止。再聲再卻。虜人大笑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爲天使也。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勝數。追奔數里。前臨深澗。虜忽壅遏。山鳴青遽鳴鉦而止。虜乃得引去。時將佐悔不追擊。青曰。不然。奔命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寇不足利。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也。

高宗嘗問勝敵之術。璘曰。弱者出戰。強者繼之。高宗曰。此孫臏三駟之法。一敗而二勝也。嘗著兵法貳篇。大畧謂金人有四長。我有四短。其反短制長之策。要在審審。審漢之長。景收而並用之。以分對制其騎兵。以番休迭戰制其堅忍。以勁弓強弩制其重甲。以遠剋近強制其弱。制其弓矢布陣之法。以戎軍爲陣心。翼以馬軍爲左右肋。而拒馬布兩助之間。至帖援增損之不同。則係乎臨機。知兵者取焉。

玠卒胡世將問玠所以制勝者玠曰璿從先兄
有事西夏每戰不過一進却之頃勝負輒分
至金人則更進迭退忍耐堅久令嚴而下必
死每戰非累日不決勝不遽追敗不至亂益
自昔用兵所未嘗見與之角逐滋久乃得大
情益金人弓矢不若中國之勁利中國士卒
不及金人之堅耐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
百步外則其衝突固不能相及於是選拔
便出銳卒更迭撓之與之爲無窮使不得

纂要

卷之二

三

暇以迎其堅忍之勢至決機於兩陣之間則
璿有不能言者

今虜長弓大箭三十步乃發其勁利大勝
中國而我兵箭小每喜還發禦之豈能皆
中至虜近及不暇射徒費箭耳故今日射
法不利遠也更迭撓之與爲無窮誰謂女
直滿萬則不可敵

張威成州人初在行伍以勇見稱進充偏裨每
戰輒克金人聞其名畏懼之臨陣戰酣則精

每立淨天鵲旗以自表每戰不操它兵有木
桔號紫大蟲圍而不刃長不六尺樞之探戰
敵皆披靡從揚州觀察使荆鄂多平川廣野
威曰是彼騎兵之利也鉄騎一衝吾步技窮
矣蜀中戰法不可用乃意創法各軍分
合不當開敵則聚固合則散騎兵至固
一軍分爲數十族金人隨而分兵則又聚
之候然之間分合數變金人失措無從
之以此輒勝御軍紀律嚴整兵行常若銜枚
罕聞其聲每與百姓避路買食物則賈倍于
市迄無敢誼者

續要

卷之二

三

今倭奴之梅花陣乃是撒星陣法其勢常
分北虜之奔牛陣乃是直衝陣法其勢常
合分者使合合者使分是在運籌握算令
入我彀中耳兩軍覲面強者勝矣此浪戰
也

勝嘗自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數十兩車上

爲獸面木牌木槍數十垂於幕軟牌每車用
二人推轂可蔽五十人行則載輜重器甲止
則爲營掛搭如城壘人馬不能近遇敵又可
以禦箭鏃列陣則如意軍在外以旗蔽障之
車當陣門其上宜床子弩矢大如鑿一矢能
射數人發三矢可數百步砲車在陣中施火
石砲亦二百步兩陣相近則陣間發弩箭砲
近陣門則刀斧槍手突出又陣則出騎兵兩
竊掩擊得提板陣追襲火却則入陣間稍憩

韓農

卷之上

主

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慮有拒遏預
爲解脫計夜習不使人見以其制上于朝詔
諸軍遵其式造焉

魏絳毀車爲行亦是絕識故車無利鈍以
用之者宜不宜活不活爲利鈍耳大都以
車佐陣則車爲無足之城以陣憑車則陣
爲剗舟之劍魏勝夜習解脫不使人見蓋
識此矣

本熹曰順昌之役正值暑天劉錡分部下兵五

千爲五隊先儲着樂飲酒食肉以一副兜車
與甲置之曰下曠時令人以手摸看無得驚
何直待熟如火不可容手乃喚一隊軍至令
喫酒飯少定與暑樂各板兵出西門戰少
頃又喚一隊上板之出南門如此數隊分諸
門迭出迭入虜遂大敗緣虜人衆多其立無
終僅能操戈更轉動不得而我兵執斧直入
人叢斃其馬甲以斷其足一騎纔倒即壓數
騎殺死甚衆虜人至是方有怯中國之意

韓農

卷之上

主

從和議耳或曰是戰也鎗戒甲士人帶一竹
筒其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籍其
豆虜馬聞且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滾脚
下不得以故士馬俱斃云

入人叢斷馬足杜甫所謂射人先射馬也
卽此是奇必先殺虜其衆豈能頑戰而我
力竭矣迭出迭入誠逸然遇不能迭出迭
入時如何故兵難例論也

朱子曰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衝地軸龍

飛虎翼蛇爲風雲之類各爲一陣有專於戰
闔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今之戰
者只靠前列後商人更着力不得前列勝則
勝前列敗則敗武侯立石於江邊乃是水之
洄洑處所以水不能漂蕩其擇地之善立基
之堅如此此其所以爲善用兵也

八陣之妙誠如晦翁所言洄洑處尚不可
知

後魏葛榮舉兵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史李
神

寶

卷之上

七

神雋開門自守爾朱榮率精騎七千人馬皆
有副倍道兼行東出壘口與葛榮遇衆寡非
敵葛榮聞之喜乃令其衆辦長繩曰至便縛
取之自鄴以止列陣數十里翼張而進榮潛
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爲一處處
有數百騎今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
又以人馬追戰刀不如候密勒軍士馬上各
齎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不聽斬級以棒
擊之而已慮廢應援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

榮身自陷陣出于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
陣擒葛榮餘衆悉降

周法尚遷定襄太守時帝幸榆林法尚朝於行
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
里今御營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
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鉦鼓相聞首尾連
注千里不絕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兵
行千里動聞山谷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
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取救雖有故

餘

卷之上

八

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爲何
如法尚曰請爲方陣四面外距六官及百官
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
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鈎陳此與據城
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武戰不利屯
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
左武衛將軍

若論勢險節短則出師百萬連營數百里
古未有不敗者元壽所言未爲非也法尚

方陣果萬全乎倘如楚師之良在其中軍而四萃王族爲將奈何若於壽法尚二策芟其輟衆而兼用之眞萬全矣

宋儼智高反安撫使孫洵請益騎兵且增選偏裨求武庫精甲五千叅知政事梁適折之曰母張皇后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指期滅賊非可以寇倖勝乃欲示鎮靜邪

宋金鑑曰古之投機有四有投隙之機有積
 土之機有乘隙之機有乘敵之機因內亂而
 乘之

之若匈奴困于三國之攻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于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構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離而舉。若晉降孫皓。此棄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後而蹙。若高祖追項羽。此乘敵之機也。機未至。不可先。機已至。不可後。以此備邊安若太山。以此應敵動如破竹。惟所欲爲。無不如志。上喜曰。卿可謂通事體矣。

袁紹圖操于官渡操糧方盡以問詡詡對曰公

明勝紹勇勝紹用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
勝而半年不定者但覆萬全故也必決其機
須臾可定也標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
餘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

餘營破之紹軍大潰河北平

宋唐之時能拓疆萬里者蓋當時授任與今不同既委之以兵又與之賦稅而不求速效故養猛士延謀客日練月計以待其隙進不俟朝廷之命退不關有司之責觀變乘隙如桴鼓牧之守邊可以善破虜矣

穀輟曰李漢超等十四人者皆富厚有餘其視
 棄財如韋囊土賙人之急如恐不及是以死
 力之士貪其金錢捐軀命胃忠難深入敵國
 刺其陰計而効之至於飲食動靜無不畢見
 每有入寇輒先知之故其所備者密而兵力
 不分敵之至者舉皆無得而有喪

世衝初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世衝以官錢貸商旅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皆實

韓魏

卷之上

四

三國魏主叡景初二年遣司馬懿伐遼東何曾上疏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于慎故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臨敵交刃必參御右蓋以素思謀之功防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有足相濟預缺不豫則方足相代其爲國助至深至遠及至漢氏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爲副馬援討越劉隆副軍今太尉奉辭誅不臣甲鎮鋒步騎數萬道路迫阻且四千里使

天威有征無戰冠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副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隆其禮秩遣而北軍進同謀畧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

命無常期人非金石可見古人慮事之達然所謂預儲者儲其堪處而非儲其才備也司綸遣者可但以備員爲了責乎

宋仁宗康定元年六月時延州諸將多失守陝

韓魏

卷之上

四

西經畧安撫招討副使范仲淹請自行詔以仲淹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爲序取敗之道也于是大開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于可欺也

序官必敗此確論也以萬八千人分領六

將雖不序官而但取均數乎蓋有能將少者有能將多者如韓信自云臣多多益善亦僅配兵三千圓矣

景德三年封事者言諸處巡簡務在武勇疆明乞不以閩楚江浙川陝人爲之上謂樞密王欽若曰人之勇怯豈拘南北若此區別非任人之道

南將用南北將用北雖取風習所近而實非也

唐主李淵敗宋老新之僇屍數里日已暮淵令登城時無攻具將士肉薄而登克之及行賞軍吏疑奴應募者不得與良人同淵曰矢石之間不辨貴賤論功之際何有等差宜並從本勳授賞

古有起自盜賊奴隸者皆何人哉既斥武人為農官大而倉官之中復生區界英雄之氣安得不短

結法
卷之上
聖三

試雖知其才以小善進之則僂倖者獲志而邊人殆將之心息矣

宋狄青征儂智高有因貴近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此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之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此

言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復敢言求從青行者

請託薦送動取厚祿高秩以云此武途所以穢而邊靈所以深也當時貴近乃不銜青幸矣

宋包拯曰世籍見勾當事人姓名仍具見管金帛多小自求每得甚事支與何等物數月口可求一報仍令多方求訪舊日曾經探事人使用銷泐少年不諳事者並令廢罷及口小

結改
卷之二
聖四
探首領所在將官何人山前山後人表樂如何諸國臣與不臣并訓練點集兵馬造作數謀年歲豐凶轉移糧草凡千大事即許申報自餘打圍移帳放赦修城細碎尋常衆人所見虛偽傳聞之事並不可納徒費金幣無益於事

唐時蠻有圖蜀之心歲發戍卒不習山川之險卒弱將貪邊卒怨望孫譙謂宜詔某處度要害募卒以守且兵籍於州則易役卒出於邊

則習險相地分屯春耕夏種以資衣食秋冬嚴壁以俟寇歲遣廉吏視卒之有無則官無餽運吏無牟盜此其備禦之策可施行者

真西山曰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既募之後

則有紀律焉如馬燧之練戎精卒是也方募

之始則有差擇焉如馬隆之立標檠試是也

薛調言兵興以來賦歛無度所在群盜于是逃

戶固須剪熒亦可閔傷望勅州縣稅外無得

科率仍敕長吏嚴加糾察唐懿宗時

韓茂

卷之二

聖

亂後兵多乃盜多也觀光武岳飛所收動數十萬畧可見矣然非盜也民也逃徵求而爲盜至於蠶起而不可制則爲兵足餉當亟講畫一之規不當恣催科之擾

太宗幸靈州回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及阿史

那社爾等討薛延陀而鐵勒諸部乞立漢官

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爲後患故遣李勣

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部番漢構處以何道

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

回紇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以通斥候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爲漢戎宜自爲一法番落

宜自爲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

則密勅主將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

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術也

進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

則莫能測我攻守之計矣善用兵者先爲不可測則敵每其所之也

韓茂朱天兆等會兵攻郭夾洄水而軍高歡出

韓茂

卷之上

聖

頻紫陌高昂以部曲從歡曰高都督統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于意如何昂曰教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格鬪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合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也

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

于韓陵爲圓陣連牛驢以塞歸道于是將士

皆有死志四面奮擊遂大破之

韓茂調兵五千赴廣西瑛移書執政曰大理

大理

色數千里。部落隔絕。今當得人分部數郡。使之分治生夷。險要形勢。隨宜措置。初關屯兵。積糧聚芻於何地。聲勢既張。國威自振。計不出此。而聞風調遣。空費錢糧。無補于事。不聽。

宋孟珙

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蔡議兵。蔡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罪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爾國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曰。蔡請視兩路之兵。別其

韓玟

卷之二

四七

精銳。君侯留二萬帳前。賊不敢動。夫國曰。不若集淮兵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蔡曰。有兵之郡。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制。使命耶。必將力爭于朝。分留自衛。一得朝命。必匿其強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卑弱。徒啓戎心。國不聽卒敗。

宋趙葵

調兵之數。數言以蔽之。夫但邊境猝患。無兵非調不速。調原非得已也。若調兵以濟

我而不受援。借之虛名。發兵以應。彼而不受。滅損之實。害似有效。美在也。

魏將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基遣朱異來救。誕於安城詔王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既固。兵馬四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當旋。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表曰。今與賊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掃蕩於勢大。損諸軍。基曰。今

韓玟

卷之上

四八

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魏將王基竟板司馬。文王與基書曰。將軍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擒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

金阿麟奏。臣本援陝西。遇難而止。豈人臣之節。夫自古用兵。步騎相參。乃可以得志。今乃各有所屬。臨難不救。互分彼此。今臣所統皆步卒。願賜馬軍千人。則京兆之圍不足解矣。

范純粹言。諸路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

夏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鄰路拱手
坐觀其不拔者幸爾今宜修明戰守救援之
法及夏侵澤原純粹遣將曲珍救之曰本道
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殉國
謂鄰路被寇非我職也

議者多言關西兵強素有長才非精選前鋒則
不可以當也公謂諸將曰戰任我非任賊也
賊雖言大才將使不得以刺諸君但觀之
而已

韓

卷之上

五

兵既素習無不精理既臨陣無不用理
着人無不傷理夫惟利器在手而使之不
敢用不暇用則五兵之技窮而前無利刃
矣此曹瞞所以稱知兵也

元和中高震寓大敗於鐵城僅以身免時諸將
討淮西者勝則虛張殺復敗則匿之至是大
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駭愕宰相入見將勸
上罷兵上曰勝負兵家之常今但當論用
方畧察將帥之不勝任者易之兵食不足

助之耳豈得以一將失利遽議罷兵邪於是
獨用裴度之言他人言罷兵者稍息矣

三國蜀建興六年正月蜀丞相諸葛亮伐魏戰
於街亭敗績詔貶亮右將軍行丞相事或勸
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和山笮谷皆多於
賊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
也在于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嚴法
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兵多何益自今已
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之關則事
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于是考微勞甄烈壯
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
圖戍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韓

卷之上

五

淵命劉文靜使于突厥以請兵私謂文靜曰胡
騎入中國生民之大憂也吾所以欲得之者
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又胡馬行敝不費
芻粟聊欲藉之以爲聲勢耳數百人之外無
所用之

蕭衍曰丈夫舉事欲清天拔擁數州之兵以謀

群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止回請救夷狄以示弱於天下

始交趾願出兵耶討智高余靖言其可信具萬人糧于邕欽待之詔以緡錢三萬賜交趾爲兵費許賊平厚賞之青既至撥金靖無通使假兵卽上奏曰李德政聲言將步兵五萬騎一千赴援非其情實且假兵于外以除內寇非我利也以一智高而橫蹂二廣力不能討乃假兵與之貪得志義因而起事何以禦之

辯駁

陳康之二

五十一

請罷交趾助兵從之賊平人服其有遠畧秋

青

安定太守毋丘興將之官操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於事興至官果遣較尉范凌往羌中凌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操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

突厥數入寇隋文帝詔曰往者周齊抗衡俱迎突厥以虜輕重爲國安危朕以爲厚威兆庶多惠對復未嘗感恩資而爲賊節之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爲耕織清邊制勝成美在心諸將今行義兼含育有降者網延者死

臣切料議者謂歲賜浩瀚虛費國用是不知祖宗建立權場之本意也蓋祖宗朝賜予之費

皆出於權場

卷之十一

五十二

皆出於權場歲得之息取之於虜而復以予虜中國初無毫髮損也此年以來權場之法

寢壞遂耗內帑宋宋耶

王堯臣曰諸監團土兵以二萬屯某處爲某處之援萬人屯某處爲某處聲勢二萬屯某處以制其衝突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也並塞地形雖險易不同而兵行須由大川大川率有砦柵爲控扼賊來利在虜掠人自爲戰故所向無前若某處某處不能

既其來故賊不患不能入也。既入漢地分行抄掠驅虜人畜劫畧財貨士馬疲困奔趨歸路無復鬪志。若以精兵扼險強弩往射勞苦奇伏斷其首尾且追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能出也。賊屢乘戰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追擊者兵寡而勢合也。若尚循故轍必無可勝之理。

李處耘子繼和伏見詔書沿邊不得出兵生事蕃夷蓋謂賊如猛獸不拂其心必且不動臣

韓

張

卷之上

三

三

三

三

三

愚慮此賊他日愈熾不若聽驍將銳旅屢入其境彼或聚兵自固則勿與鬪。賊黨散則令掩擊如此則王師逸而賊兵勞。賊心內離然後大舉。

是亦一策也。但看時勢何如不可邀功生

事格蒙耳

秦鳳都監康謂曰夏未臣附屢募兵者以我勢分于隄備兵未練而賞罰失當爾若擇銳結正伺彼之動聚則先擊散則復襲則彼分而

我聚以衆擊寡可得志也。語下其事於諸道宋永琪待部族分散然後密令覘其保聚之處預於某處定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絕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剪除無噍類者矣。

五代史曰唐時置東西陝石碌驢米磚長楊黃花紫蒙白狼等戍以扼契丹于此戍兵常有耕食惟衣絮歲給幽州之皆有田宅養子孫以堅守爲已利。

宋杜範曰宜效祖宗方田之制疏爲溝洫縱橫

緯縱

卷之上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之土積而爲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如曹瑋守陝西之制則戎馬之來所至皆有阻限而溝之內又可耕屯勝于陸地多矣。

隋高祖以隴西頗被突厥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塢勅婁子幹勸民爲堡營田積谷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者兇寇停擾湯城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勿以爲懷。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準勅行事且隴西河右土曠民

稀邊境未寧不可廣爲田種比見屯田之所
獲少費多虛費人功卒逢賊暴屯田疎遠者
諸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爲事若更屯
聚彌不獲安只可嚴謹斥堠豈容集人聚畜
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候
相望民雖散居必可無慮高祖從之

天下事有利卽有害卽云無全利無全害

然利害半者亦却顧所不出也欲省輸以

飽士屯田外別無良法如杜範所言方田

薛瑄

卷之上

五

蓋必曰地曰水因人因官可耕可守縱非

天塹非一大地網邪如增冗員墾荒壤空

歲積召敵侵所得不償所失而驅士於無

用疲人於久勞則妻子幹云鎮戍連接散

居無慮又切中事理夫第憑鎮戍而迂屯

田因壹廢食豈審利害而効幹濟者哉

且步騰聘魏文帝問具之戎備幾何曰自西陵

至江都五百里疆界雖遠必爭之地不

過數四猶人有六尺之軀其護風寒亦數處

耳

蒙古兵興金相高琪請修南京裏城曰苟防城

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王曰與其

防城何若不令至此爲善琪無以對

張巖叟因朝廷欲塞諸城門以爲兵備集三品

官議於尚書省巖叟曰塞門所以受兵是任

城而不任人莫若選兵擇將背城疾戰時議

多之

嗣寇李元礪方起汀人震懼郡會僚佐議守城

韓汝

卷之二

五

趙希錡下坐無一語守具之曰不言得無有

所見乎希錡曰守城非策也距城三十里有

關曰古城若悉精銳以扼其衝賊不足慮矣

守以付希錡人爲危之希錡至關審形明問

申令謹候分晝粗定賊以遣諜窺關希錡得

諜詰之縱兵舉火相示而羸師以誤之夜半

賊數百銜枚突至希錡嚴兵以待賊且至始

命矢石俱下賊無一免餘黨聞風而遁

時蠕蠕度河南寇候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

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整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罷議之。罷不應命。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霸率鄉里有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動由國家小兒。怙恃致此。

慶曆三年。吳丹與吳南鈞聲言。南下朝議請城。維陽曰。吳南鈞曰。此子囊城郢計也。使契丹得渡河。雖高城深池。何可恃邪。乃請建大名。北京示將親征。以伐其謀。韓范二公入對。

韓范

卷之上

十七

請修築京師以伐契丹。深入之謀。諫官余靖言。王者守在西夷。今無故而修京城。足令天下之大而爲嬰城自守之計也。

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於大原。崇卒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爲行。伍秉爲三伍。荀吳氏之嬖人。不肯卽卒。輒以狗爲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車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

陳而薄之大敗

宋王恩選臣獻車戰議。帝以訪恩。恩曰。古有之。偏箱鹿角。今相去益遠。人非所習。恐緩急難用。夫操不習之器。與敵周旋。先自敗耳。帝善其對。

後漢安帝時。以任尚爲中郎將。代班超屯三輔。懷令虞翻說。尚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能。自然之勢也。今劣者馬。騎日行數百里。求如風雨去。似絕。張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雖

韓范

卷之上

五

屯兵三十餘萬。曠日無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民利事。大功立矣。尚卽上言。用其計。遣輕騎擊杜季貞於丁奚城。破之。

魏舒毀車爲行。何嘗不可。而後盡棄車矣。虞翻改步爲騎。何嘗不便。而今盡用騎矣。車有車用。騎有騎用。步有步用。去一不可。參用攸宜。時參時獨。故自有神用耳。

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呼救閉營鮮不成大隙古人爲國不計形跡如此

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慶魏將軍元顯伯救之司州刺史夏候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冬十月夔至城下慶和舉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垂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烏合之人不可御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夔乃登城拔魏幟建梁幟慶和束兵而出吏民安堵獲男女四萬餘

廣慶

卷之二

李

司馬光曰湛僧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賈逵素爲曹休所忌初帝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侮易諸將不可居督帶乃止皖之敗吳人

遣兵斷夾石休不能歸時逵軍於東關得報歎曰我固知曹征東之敗也賊無東關之備必奔軍於皖而征東縣軍深入此兵法之所忌也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左右謂曰曹征東昔諸將軍不得督者十年今幸可假手矣奈何救之逵曰不然征東若死賊將乘我之弊遺國家之憂今者之敗我與征東共之也豈可以私怨而傷大計乎趣諸將發左右侵請曰今賊斷夾石其銳莫當將軍獨不爲身計乎逵曰軍敗于外路絕于內進不得戰退不得歸安命之機不及終日賊軍以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所謂先人以奪其志也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吳人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乃得還君子謂賈逵于是乎忠矣忘怨振急走敵全軍忠之至也休嘆曰梁道長者休何面目見梁道遂發癰死

廣慶

卷之二

李

吳陸遜破備初諸將不相輯睦孫權聞之曰君

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耶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公臣皆國家所嘗與共充定大事者臣雖驚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權大笑稱善

唐郭汾陽李臨淮俱爲牙門都將二人不相能雖同食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未決旬日汾陽趨下持手上堂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憤時耶及別

韓數

卷之上

李三

執手泣別勉以忠義訖平劇盜二公之力

劉光世韓世忠張俊三大將權均勢敵又懷私隙莫肯協心魏紅至光世軍中諭曰賊衆我寡合力猶懼不支况軍自爲心將何以戰爲諸公計當爲國雪耻釋去私隙不獨有利於國亦將有利於身光世許之勸其貽書二帥示以無他二帥復書交歡光世以書聞由此參戰屢捷軍聲大振

陳欣與韓雄里閨姻姪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

三十餘載每禦捍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數對勦敵而常保功名

李愬警其兩和曰謹警敵人旦暮且至擊汝如是者再三而敵不至兩和懈怠不信李愬居數月秦人來襲之至幾奪其軍此不信之患也

馬知節時監博州兵馬料丁壯集芻糧繕城治械如寇至民初不悅其生事已而契丹果至度不可攻乃去

韓數

卷之上

李四

唐長武城使高崇文統神策軍討劉國崇文在長武練卒五千人常若寇至及中使至和時宣命辰時出師兵仗軍須無不備具

憲先零罕开二種解離合黨爲寇趙元國討之上書曰先零欲爲首叛故棄罕开解離其私心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請先討先零若先擊罕开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饒擊之恐不能傷等適使先零得施恩惠於罕开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誅之用

力數倍臣恐國家邊累十數年不一二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牢井之屬不煩兵服矣宣帝從之果如其策

八年匈奴遣使來合市上其交通不得爲寇許之遣越騎司馬鄭衆使北匈奴單于欲令衆拜衆不爲屈南匈奴知漢與北虜交使內懷嫌怨欲誘衆使人請北虜令遣兵迎之鄭衆出塞得其使人乃上言宜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之通由是始置渡遼營以中郎將吳棠

行將軍事

卷之上

李五

六朝陳宣帝大建十三年春二月隋王楊堅稱帝十二月突厥伐隋隋奉車都尉長孫晟上書曰今諸夏雖安戎虜尚梗宜密運籌策以攘之玷厥之于楫圖兵強而位下外名相屬內懷已彰鼓動其情必將自戰又處羅睺者姦多勢弱曲取衆心國人愛之因爲楫圖忌其心殊不自安阿波育鼠介在其間願民楫圖受其率率唯強是與未有定心今宜

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通使玷厥說合阿波則楫圖迴兵自防右地又引處羅遣連奚雷則楫圖分衆還備左方首尾猜嫌腹心離阻十數年後乘釁討之必可一舉而空其國矣隋主善而納之

趙充國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置將防虜通可謂綢繆未雨

太宗選千餘騎爲奇兵皆皂衣黑甲分爲左右

薛茂

卷之上

李六

隊隊建大旗令騎將秦叔寶程咬金尉遲敬德等分統太宗黑甲率之所向披靡

晉末劉道規使劉道爲遊騎拒蘆循黨徐道覆前軍失利道規壯氣愈厲劉道自外橫擊大破之初使道爲游騎咸言不宜割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衆乃服焉

此八陣二十四隊之游軍也故不隸各陣而置後出奇

唐李泌對肅宗因問破賊期曰陛下無欲速

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便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馮翔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貞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四將也隨安祿山獨一承慶耳使子儀毋取華今賊得通關中則止守范陽西救長安奔命數千里其精兵不逾年而敵我常以逸待勞來則避鋒去則剪疲以徵兵會扶風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賊可擒也

韓發

卷之上

三七

三地禁四將所謂形格勢禁耳妙着在使

子儀無取華

春秋時吳闔廬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曰楚勢政衆而爭莫適任患若爲三帥以肄焉也一帥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也圖廬從之

此迭出以疲敵之始

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與李密夾攻

虞仁基曰世充盡銳而至雒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今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而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申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此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單雄信諸將皆輕世充皆請戰遂大敗

韓發

卷之上

三八

孝景三年吳楚反以亞夫爲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可制上許之太尉既發至灞上趙涉遮說之曰將軍能用臣之言乎太尉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閭人於般鼂阨陘之間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出武關抵雒陽間不過差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太尉如其計至雒陽使搜般鼂間果得伏兵乃請涉爲護軍太尉至會兵滎陽堅壁不出吳乃攻

梁梁急請救太尉太尉不往梁上書言景帝
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亦不奉詔而使輕騎
兵弓高侯等絕吳楚兵後食道吳兵之糧餒
數挑戰終不出一夜軍中驚相攻擊擾亂至
於帳下太尉終臥不起後吳奔壁東南取太
尉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
兵既餓乃引而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
吳王濞棄其軍而走漢兵因東勝遂破平
斬吳王頭凡相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

續發

卷之上

李九

此不救所攻而絕敵糧道之法

後漢光武建武五年四月耿弇攻張步時步都
劇使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郡太守合餘
萬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城間
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
大而實易攻乃勅諸戰會後五日攻西安藍
聞之晨夜徹守至期夜半弇勅諸將皆舉食
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
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

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
拔板臨淄卽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
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
下頃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奔
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
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
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

要知拔臨淄則西安孤不但避堅攻瑕而
已

續發

卷之上

七十

六朝齊明帝建武二年二月魏主攻齊鍾離不
克遣使臨江數齊主之罪而還因欲築城置
戍於淮南賜相州刺史高閭書問之高閭
表對曰昔世祖以迴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
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野貽小城攻之不
克班師之日兵不成一城士不關一廛夫豈
無人以爲大鎮未至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
者先塞其源伐木者先斷其本本源尚在而
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

本源也。三鎮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既還。士心孤怯。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爲敵擒。天時地利。兩方降願。皆下。雖謂之如旋踵。雖謂之如力觀。譽布德信。化中國。既和達人。自服。入魏土。從之。

大鎮。守小。守小。益謂小終難守。大計。

宋太祖欲下太原。趙普曰。太原當西北三邊。使一舉而下。則三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誌之地。將無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遂定江南之議。

能審大局之利害。故宜取不取。而非惑。

嘉定十三年。趙范出師唐鄧。孟宗政使人問曰。金人在斬黃而君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徹襄陽之備。以救斬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

斬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構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固不守而自固。寇在斬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蹙之。可勝敵而無後患。

襄陽在中路。卽北構唐鄧。破躡吾後者。而斬黃北來。亦有以禦之矣。

後漢獻帝建安五年。袁紹大兵伐曹操。操拒之。官渡相持日久。荀攸謂操可佯言分兵渡河。一取酸棗。攻鄴都。一取河陽。斷紹歸路。紹知

解嚴。

卷之上

十一

必分兵以應。來兵分動一擊。可擒也。操用其謀。令散卒故爲漏言。紹聞之。果急遣子袁尚以五萬人救鄴。別將以五萬人救河陽。操知兵動。卽分軍八路。衝紹營。紹軍發動。俱無戰心。彼此不能相顧。紹軍大潰。袁紹逃。

此分兵也。合則分之。

金將兀朮渡河。謀攻汴京。諸將請先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冬金騎直來。正坐斷河梁耳。乃命部將劉衍。趙滑。劉達。趙鄆。以分敵勢。

戒諸將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兵之集。金人聞之夜斷河梁遁去。

斷河梁與守城門其爲可笑均也。趙滑趙鄭彼不得不分兵矣。

沛公攻下宛西入武關欲以兵二萬人擊秦燒下軍張良說曰秦兵尚強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且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噤秦將秦將果叛欲迎

韓殺

卷之上

七十三

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

可噤者自可懈可擊士卒不從之說欲堅沛公之性擊耳

唐喜宗中和二年四月陳敬瑄遣高仁厚討峽路賊韓秀昇屈行從等先是所遣將皆敗于賊故秦仁厚爲行軍司馬將三千兵討之

遇敗兵遂光仁厚斬都虞候一人以徇乃召者老詢山川蹊徑賊寨所據喜曰賊精兵盡在舟中使老弱守寨而資糧皆在寨中此所謂重戰輕防其敗必矣乃揚兵江上爲欲決狀賊晝夜禦備遣兵挑戰仁厚不應潛遣勇士千人攻焚其寨賊救之不及資糧燬盡仁厚復募善游者鑿其舟底相繼沉沒賊惶惑不能相救仁厚遣兵於要路邀擊日招之賊衆執秀昇行從以降

韓殺

卷之上

七十四

此因其輕防而空其資糧之法

契丹潛議入寇上遣李繼隆護輜重契丹將于越率數萬邀之尹繼倫適領步騎千人巡徽路遇之越徑趨大軍過而不顧繼倫謂其下曰寇蔑視我爾彼南出而捷還則乘勝趨我而北不捷亦且洩怒于我將無遺類矣爲今日計但當捲甲銜枚以蹶之彼銳氣前趨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繼死猶不失爲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爲胡地鬼乎衆皆忿

後命繼倫令軍中秣馬餵夜人持短兵
其後行數十里天明起去大軍四百里會
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後急
擊殺其相皮空衆驚潰越方食大著爲短兵
中臂創甚乘善馬先過衆見大將奔山因大
潰自相蹂踐死者無數虜戒曰當避黑面大
王又繼倫曰貪蛇勇行必忘其尾

此臨其後而擊之者

朱雋與荊州刺史徐瑋共討黃巾擊賊帥趙弘

韓參

卷之上

七

斬之餘賊韓忠據宛乞降不許司馬張超請
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
人無定主故賞降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
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
今若受之更開賊意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
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之連戰不冠雋登
土山視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
周固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
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

撤圍并兵入城忠見解圍勢必自出出則意
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擊
大破之忠等並降

因獸死聞使之奔逸其機可乘此撤圍而
反破賊者

世祖親征蓋吳崔浩從車駕濟河前驅告賊在
渭北帝至雒水橋賊已夜遁謂浩曰蓋吳
在長安北九十里渭北空地殺草不備欲渡
渭南西行何如浩曰蓋吳營去此六十里賊
魁所在擊蛇之法當須破頭破尾則尾豈能
復動宜乘勢先擊吳公軍往一日便到吳平
之後迴向長安亦一日而至一日之乏未便
槍傷愚謂宜從北道若從南道則蓋吳徐入
北山卒未可平帝不從乃渡渭南吳聞帝至
盡散入北山果如浩言軍無所刺帝悔之
擊魁擊尾惟勢所在故貴審之

唐李靖爲總管破突厥頡利走保鐵山遣使者
謝罪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總管往迎

之又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慰撫靖謂
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虜必有安若萬騎齎
三日糧自白道襲之必得所欲公謹曰上已
與約降行人在彼奈何靖曰機不可失將兵
疾進行遇候遽皆俘以從乘霧而行去其牙
七里乃覺部衆震潰斬萬餘級俘男女二千
擒其子單于殺之遂成公上封爵上書

常樂宮相檄獻

近十東橫畧其小信非陰使常行之

韓愈

卷之二

七

後漢獻帝建安三年夏四月曹操征張繡荀彧
報袁紹欲襲許操即日歸張繡欲追之賈翊
曰追則必敗劉表曰不追失此機會表與繡
追之大敗還翊引數十騎迎謂曰急再追之
繡曰今敗矣何能再勝翊曰兵勢有變遂往
必利表不從繡自收敗兵再追操操兵大敗
表問曰以精兵追退軍曰必敗以敗卒擊勝
兵曰必勝公言何皆驗也翊曰此易知耳
軍雖善用兵非操對也操軍新退必用六

以絕其後故知必敗操旣勝必引大將而去
以赴國之急後軍雖勇亦非將軍之敵故雖
敗而勝也

勝敗反覆洞于觀火不過知彼知己之一
局轉換卽靈

司馬懿潛軍進討孟達諸將言孟達與二賊交
構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
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從而決之乃倍道兼行
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

韓愈

卷之二

七

木關寨以救達懿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見亮
書曰死去雖八百里去具一千二百里聞吾
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
城已固諸軍足辦則吾旂在深險司馬公必
不自來諺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
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後唐康延孝與王衍戰三泉衍敗走斷桔柏江
浮橋延孝追舟以渡進取綿竹衍復斷綿江
浮橋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遠軍千里入

人之國利在速戰。乘衍破膽之時。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將迎降。不暇若修繕橋梁。必留數日。使衍得閉關爲備。則勝負未可知也。因與嚴兼馬浮江軍士隨之。濟者千餘人。遂入鹿頭關。下漢州。居三日。後軍始至。衍弟宗弼果以蜀降。

後唐李嗣源擒王彥章。彥章雖敗而段凝屯河上。帝未知所向。下多言。乘勝取齊。嗣源曰。彥章敗。凝未知。卽聞遲疑。定計亦須三日。縱

韓茂

卷之上

主

料吾所向。亟發救兵。必渡滎陽。數萬之衆。舟楫非一日具也。此去汴州數百里。前無險阻。方陣而行。信須可至。汴州已破。段凝豈足顧哉。郭崇韜亦勸入汴。帝然之。遣嗣源以千騎先至汴。王瓚降。帝後至。見嗣源大喜。手攬其衣。以頭觸之曰。天下與爾共之。拜中書令。

惟速故神。便若從天而下。

秦伐韓。軍閭與廉頗樂勝皆曰。道遠險阻。難救。奢曰。道遠險阻。如兩鼠鬪于穴中。將勇者勝。

王令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堅壁二十日。不行。秦遣間入趙軍。奢善食而遣之。既遣。捲甲而趨。一日一夜。距關與五十里。而軍許歷請先據北山。秦師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秦師大敗。解閭與而還。封奢爲馬服君。勿遲勿速。總示人以不測耳。

高峻父不下。光武遣寇恂奉璽書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皆諫。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

韓茂

卷之上

主

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卽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卽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勝是以降耳。

斬其所恃之人。亦攻心一法也。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賊使驍將劉龍德以騎五十挑戰。加右足馬鬣上。樓罵。光弼光弼顧諸

將曰孰能取是左右以白孝德對光弼召問
所須幾兵對曰願出五十騎見可而進大軍
鼓譟以張吾氣足矣光弼撫其背遣之孝德
擁二矛策馬絕河半濟龍見而步之將至
若引避然孝德手止之曰公中使致辭無他
也因與語久之瞋目曰賊識我乎我白孝德
也乃躍馬前搏城上因大擲五十騎繼進龍
俗環隄而走孝德追斬其首以還光弼因與
戰中渾西大破之

釋義

卷之上

全一

此直出其不意耳然賊銳大挫矣

高涼王那等破蓋縣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
城長安鎮將陸侯曰長安險固風俗豪悖平
時猶不可忽况承荒亂之餘乎今不斬吳則
長安之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窟非其親信誰
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
不如私許吳赦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
矣諸將咸曰今賊黨衆已散唯吳一身何所
能至侯曰諸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爲

害吳天性凶狡今若得脫必自稱王者不死
以惑愚民爲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
賊不殺而更遣之若遂往不返將何以任其
罪侯曰此罪我爲諸君任之高涼王那亦以
侯計爲然遂赦二叔與刻期而遣之後數日
吳叔果以吳首來傳訖平城

卽二叔不還無大損畢竟殺吳而還必有
覲到處

宋理宗景定三年二月蒙古江淮大都督李璫

辭義

卷之上

全三

以京東來歸宋六月蒙古主遣行軍總管張
弘範將兵擊之兵臨發弘範父柔謂之曰汝
聞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死主
者慮其險苟有來犯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
是弘範營城西璫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
弘範曰我管要險地璫乃示弱於我必以奇
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內伏兵而外
爲壕開東門以待夜浚壕加深廣璫不知也
明日璫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

升壕者突入聖門遇伏皆死。

此圖城據險之法

常珍奇降魏請兵自救魏遣河西公石等救之石至上蔡珍奇率衆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卽入城中書博士鄭義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且入其城奪其管鑰據有府庫制其腹心衆之公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義曰觀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嚴爲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

餘數

卷之上

全三

此又據城一法不得盡云推赤心置人腹中

宋太祖北征王師傳太原命築長堤壅汾水灌其城決晉祠水注城下置寨于城四面逼之太祖幸城北引汾水入隄灌城內又幸城東南命水軍乘小舟載強弩進攻其城其後北漢主決城下水注之臺駘澤水落而城多摧圯契丹使者韓知禧猶在太原歎曰王師之

引水浸城也。知其一。不知其二。若知先浸而後涸則弁人無類矣。

此用水灌城之法然而慘矣

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闘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毋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易與耳

餘數

卷之上

全四

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壘盛水壘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信渡水信使人吹壘壘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

充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欲渡河恐爲虜所遮
卽夜遣三較銜枚先渡渡輒營陳會明畢遂
以次盡渡

渡視營陳不以夜而不整也此潛渡之法

齊令章子攻荊人夾此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
可行者荊人射之水不可近有芻水旁者告
齊者曰水淺深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
者之所籠守皆其深者也章子甚喜因練卒
以夜掩荊人之所盛守果敗唐錢章子可謂

知將分矣

卷之上

全五

韓信張耳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
君陳餘聞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
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
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關與今乃輔以張耳
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聞其鋒不可當
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
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
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

緯渡

卷之上

全六

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壁
勿與戰彼前不得聞退不得還吾兵絕其後
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
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爲二千所禽美成安
君不聽信使聞視知其不用乃敢引兵遂下
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合夜半傳發選輕騎
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
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拔趙幟
立漢幟令其裨將傅飡曰今日破趙會食諸
將皆嘸然詳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
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
恐吾至阻險而還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
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鼓行出
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于是信耳伴
棄旗鼓走水上軍水上軍關人之趙果空壁
爭漢旗鼓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
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候趙空壁
遂利卽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二千

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歸壁皆漢赤
幟大驚以爲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趙
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于是漢兵夾擊大
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

一問道也左軍不得之絕糧淮陰乃得之
板幟

宋太祖與主帥暉遇於清流之關大爲暉所敗
是夜暉整全師入憩滁陽太祖兵聚清流慮
暉兵再至問諸村人云有鎮州趙學究在村

維發

卷之上

全七

中教學多智計村民有爭訟者多詣以決曲
直太祖乃微服往訪問之學究曰皇甫威名
冠東北太尉自諒與已如何曰非敵也學究
曰今兩軍勝負如何曰彼方勝而我敗所以
問計於君耳學究曰然使彼來日整兵出戰
師絕歸路不復有噍類矣太祖曰當奈何學
究曰我有一計可以因敗爲勝今關背有徑
路人無行者雖牌軍亦不知也可以直抵城
下方面澗水大漲之時彼必謂旣敗之餘無

敢躡其後者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
徑至城下彼方解甲休養不爲備斬關而入
可以得志矣太祖大喜卽下令普師夜出跨
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爲備奪門以入擒
之遂下滁州

問道不防非普之智而暉之疎也

魏畧曰夏侯惇爲安西將軍鎮長安亮曰
與惇丁計議魏延曰聞夏侯惇少言也法
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召糧五千直從襲

維發

卷之上

全八

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止不過十日可
到長安檣聞延奄至必乘軋逃走長安中惟
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郿關與散兵之穀
足周食也止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
從斜谷來必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
西可定矣亮以爲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
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兵家走問道多矣延計宜若可從其後蜀
亡由陰平不守孔明如在而艾然乎故兵

活物謂間道可走與不可走者皆非也

周瑜使甘寧據夷陵魏將曹仁圍寧曰蒙往救之乃命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馬軍到夷陵交戰所殺過半賊夜遁去行過柴道騎皆捨馬步走蒙兵急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此皆以不明戰地而敗

斷道於險豈但得馬

史敬奉者寧州人事胡方軍爲牙將元和中蕃數犯塞十四年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

韓瑗

卷之二

全九

兵三千齋一月糧深入虜地分賊勢叔良以二千兵予之十餘日不聞問皆謂已沒敬奉乃由間道統出虜後部落奔駭因大破之驅其餘衆于瓠蘆河獲馬牛雜畜追萬數敬奉貌陋類不勝衣其走逐奔馬挾鞍勒以上而後羈帶之矛矢在手前無疆敵甥姪部曲二百人每出輒分其隊爲四五隨水草數日不相知及相遇已皆有獲

十餘日不聞不但逃出陣後也奇而險矣

然必深知路徑者

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權率衆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爲前都督權密勅寧使夜入魏軍營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經曹公營下使拔鹿角踰堙入營斬得數十級其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權權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卿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疋刀百口權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

韓瑗

卷之上

九

停住月餘壯軍便退

乘夜斫營驚可當至也

傳介子謂大將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文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願往刺之以威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險之於樓蘭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楊言以賜外國爲名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王

不來受我。去之西國矣。卽出金幣以示譴譯。還報王王食漢物。來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子使我私報王。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胸。立死。其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乃下詔封介子爲義陽侯。

韓毅

卷之上

左

班超與從事郭恂俱使西域。超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起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寧覺廣禮意薄乎。此必有北虜使來。狐疑未知所從。故也。明者睹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已數日。今安在。侍胡惶恐。具服其狀。超乃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共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西域。今虜使到。裁數日而王廣禮敬卽廢。如今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爲

食矣。當奈何。官屬皆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攻虜。使彼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殄盡也。滅此虜。則鄯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之。超怒曰。吉凶決於今日。從事文俗。更聞此必恐而泄死。無所名。非壯士也。衆曰。善。初夜。遂將吏士往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然後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弓弩夾門伏。超

韓毅

卷之上

左

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吏兵斬其使及從士三十餘級。餘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告郭恂。恂大驚。旣而色動。超知其意。舉手謝曰。祿雖不行。班超何心獨擅之乎。超于是召鄯善王廣。以虜使首示之。一國震怖。超曉告撫慰。遂納子爲質焉。

三十六人奇不待言。只遜謝郭恂。亦非不

學無術

漢時鄧文單于其驕嫚過陳湯。延壽出西域。

湯爲人沉勇有大畧既領外國卽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數侵凌烏孫大宛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犁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孫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

緯說

卷之上

九三

壽猶與不聽會其父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戎已較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湯湯怒按劍叱曰大衆已集會豈子欲沮衆耶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並置楊威白虎合騎三較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因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別爲六較其三較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較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浹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閼

緯說

卷之二

九四

數千騎冠赤谷城東殺掠大昆彌千餘人毆蓄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殺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掠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牛馬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挹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聞呼其貴人屠墨見之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當後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卽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居因庀願歸計疆漢身入朝見天子哀憫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曰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令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

韓發

卷之二

五

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皆發自以無所之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乃被甲城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平明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印

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于是延壽湯上疏請縣頭橐街蠻夷郎間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

龜茲詐而樓蘭近虜使來而禮意薄郅支彊而諸國危所謂邊境安危之原軍旅動靜之首也介子超幸侯而甘陳沸庭矣而馮奉世之訟也郝靈荃之抑也何不幸也

韓發

卷之上

六

論者知是廣平而不知府兵不壞祿山不寵卽賞靈荃以勸邊吏於唐亦無大損耳河平二年春正月匈奴遣伊邪莫演奉獻罷歸自言欲降議者言宜受之谷永杜欽以爲單于稱臣無有二心今既享其聘貢之職而更受其通逃之臣假令單于初立使之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或說爲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彼得歸曲而責直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

不如勿受上從之遣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

受降如受敵正慮詐也又不可樂以詐格之豈無用詐者乎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見弟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衛侯燬滅邢禮至爲銘曰余拔殺國子莫余敢止

此奸細入國之始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太子曰：「太子，願爲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其大罪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

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爲髮婦及老，託於紀。紀邑紡焉，以度而去之。紡，繩也。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子占繻子，占使人夜縋而登。

怨毒之於人，甚矣。老而不忘其夫，其後唐有樊若水也，俱從何處覺其深計耶？

韓度

卷之二

七

稍或疎乎

至德後，河隴陷，吐蕃獨維縣尚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嫁與此縣，開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內應，其縣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

嫁婦生子，至二十年後卒，成其謀。吾中國

人有此遠計否？

回鶻遣官門將軍等四十七人，說詞結歡，潛伺邊隙。張仲武使密賂其下，盡得陰謀，且欲馳

入五原，驅掠維虜，遂逗留，其使緩校師期。人馬窮死，竟不遣之。回鶻烏介可汗既敗，不敢近邊。

殺之，生事只一緩期，不重大佳。

唐李元平，大言，好說兵，軍士聞之，皆重之。薦於

上，以爲宰相。詔將李希烈反，朝廷以汝州刺史元平，先遣使以元平代之。既

而，部募工徒，將理郭希烈，乃使勇士某募。後，故募凡入數百人。元平不之，希烈遣

韓發

卷之上

七

將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遣下汗地，希烈見之，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大薄耶？」

應募入數百人，猶不疑而察邪？大言人悞事如此。

事如此

唐池州人樊若水，舉進士，不第，因謀歸宋。乃漁釣于采石江上，聚小舟，載繫繩，維南岸，疾掉

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關上書，請造浮梁，以濟帝然之。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

梁，以濟帝然之。遣石全振往荆湖造黃黑龍

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絕自荊渚而下。
議者謂江闊水深。古未有浮梁而濟者。帝不
聽。擢若水右贊善大夫。先試於石碑口。移置
采石。三日而成。不差尺寸。

周亞夫至梁。喜得劇孟。亂世收拾人才是

第一着

緯張卷之上終

緯授卷下

河朔郭增光輯評

雲中王從義

上谷蔣士忠

海昌周 繡泰定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

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爲管爵之

且以魯才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良臣

襲之遂取鄆

此用間之始

秦穆公既見由余出乃召內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隣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君僻陋而道遠未嘗聞中國之聲君若過之女樂以亂其政而後爲由余請期以疏其諫彼君臣有間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入遺戎王因爲由余請期戎王

許諾見其女樂而說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歲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穆公廵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旣以得之舉兵而伐之蕪國十二開地千里

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于辟臣吾欲用兵誰可代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

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

叔向之譏長弘也爲書曰長弘謂叔向曰子爲我謂晉君所與君期者時可矣何不亟以兵來因伴遺其書周君之庭而急去周以長弘爲賣周也乃拘長弘而殺之一日叔向伴遺書曰長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長弘也乃殺之

官他亡西周之東周盡輪西周之情於東周

韓

卷之二

三

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曰臣能殺之君予金三十斤馮睢使人操金書閣遺宮他日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可成亟亡來事又且泄自令身死因使人告東周之候曰今夕有奸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東周立殺宮他義渠君朝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道遠不得復過請謁事情曰中國無事秦得燒撥焚行君之國有事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其後五國伐秦會張儀

陳平離間項王與范增畫增影像懸于密室奉事之并遺增金四百斤俱在乃詐報項王漢欲降羽使虞子期入探消息平引至密室故使見像與金于期驚疑回報項王果不聽增

計

可見不但惡草一事

韓

卷之下

四

更始遣李軾朱鮪將兵徇燕趙馮異遣李軾書諭以歸附李軾復書曰軾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生死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軾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惟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畢秦之光武故宜露軾書令朱鮪知之報曰李文多詐人不能得其要領乃移其書告守尉當警備者朱鮪聞之怒使人刺殺軾由是城中乖亂多有降者晉杜預爲鎮南大將軍督荊州諸軍事至樂結兵甲耀武威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恥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問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于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成傾蕩之勢

吳陸遜爲大將軍右督護鎮荊南時魏江夏太守
守邊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
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卽假作答式書云得報
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
以密呈來書表開選衆相迎宜潛建嚴裝更示
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兄式惶懼遂自
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相親附遂以免能

晉巢暉長安巧工劉萬餘樂工鄧搜兒角祇

釋教

卷之下

五

摘星胡弟米生者竊相謂曰大寇所向無敵
京城糧貯甚多雖諸道不甯外物不入而支
待之力數年未盡吾黨受國深恩志效忠赤
而飛竄無門皆爲逆党所使吾將貢策使竭
其糧外貢不至內食既盡不一二年可自敗
止矣巢素憐萬餘巧性常侍食左右因從容
言曰長安苑囿城隍不啻百里若外兵來逼
須有禦備不爾固守爲難請自望仙門以北
周玄武白虎請門請築城池置樓櫓却敵爲

禦行之備巢喜且賞其忠節卽日使兩街選
召丁夫各十萬人築城人支米二升錢四十
文日計左右軍支米四千石錢八千貫歲餘
功不輟而城未周以至于出太倉穀以支夫
食然後剝榆皮而充御厨城竟不就萬餘懼
賊覺其機出投河陽

後從前攻圍旣久城內副使王彥溫踰城而奔
後從前攻圍旣久城內副使王彥溫曰請將

書

卷之下

六

人出非素遣者勿帶行又揚言於衆曰素遣
從副使行者卽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守民聞
之奔逸者乃止外軍果疑彥溫卽戮於城下
自是守之遂固

此時禁副使行不能弗禁從行而族擅去
者奔逸自止矣

後周韋孝寬爲南兗州刺史東魏將段琛堯傑
復據宜陽遣其楊州刺史牛道常扇誘邊民
孝寬深患之遣諜人訪獲道常手跡令善作

韓文

卷之下

七

書者偽作獲道常與孝寬書論款意交焉
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
琛得書果疑道常其所欲經界皆不見用孝
寬知其離阻日出奇兵掩襲擒道常及琛等
時渾瑊清後孝寬為驃騎大將軍鎮王壁孝
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
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通達齊者皆
齊人動前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崇智
託以心管令守城益乃以城東反孝寬怒
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人情如此
元昊有腹心將號野利王天都王者各統精兵
最為毒害种世衡謀欲去之有王嵩者本清
澗僧世衡察其堅朴可用誘令寇帶因出師
以獲賊功白於帥府表授三班階職充指揮
使又為力辦其家事凡居室驕從之兵無不
備嵩既感恩世衡反以他事掠治之械繫獄
十日極其楚毒嵩終不怨居半年世衡召嵩
語曰吾將使汝戒汝勿言其苦有甚於此者

韓文

卷之下

八

汝能為我卒不言否嵩泣以告世衡乃草遺
野利書膏蠟致納衣間密縫之仍祝之曰此
非濱死不得泄若當泄特當言負恩不能成
將軍之事也又以蠶籠一幅茶一盞遺野利
野利見之度必有書索之嵩曰左右又對
無有野利乃封信上元昊元昊召嵩并野利
至數百里外詰問遺書嵩堅執無書至嵩是
極者終不泄不數日私召至其宮仍令人問
之曰不泄否嵩終不說乃命曳出嵩之
嵩乃大號而言曰空死不了將軍事矣吾負
將軍吾負將軍其人急追問之嵩于是被納
衣取書進入移刻命嵩就館而陰遣愛將假
為野利使使世衡世衡疑是元昊使未即相
見只令官屬日即館舍勞問問及興州左右
則詳道野利所部多不悉適擒生虜數人世
衡令于隙中密覘之生虜因言使者姓名果
元昊使乃引見使者厚遺之世衡度使者至
嵩即還而野利報死矣世衡既殺野利又欲

去天都四說祭境上書祭文千版二
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祭文
幣中有虜至急燕之以歸版字不可遽廢
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亦得罪元昊既失腹心
之將悔恨無及乃定和議世衡又嘗以罪起
一番將杖其背僚屬爲請皆莫能得其人杖
已卽奔元昊元昊甚親信之歲餘盡得其機
密以歸乃知世衡能用間也

自昔用間多矣若世衡用王嵩使嵩効力

最險最奇

卷之下

九

郭傳師太尉說曹南院知渭州夏人撓邊有智
將鞬鞬與渭對壘下十餘寨宿兵十餘萬夏
人歲遣數百騎精銳覘視兩界曹患鞬鞬智
勇我探騎伺彼巡邊兵來適鞬鞬踰月病不
能起曹乃于界首設一大祭購器物照耀原
野用祝版云大宋具位曹某昭告于夏國
護某人公累以蠟書約提所部歸我大宋我
侍公之來不期天喪吉人事無終始令百騎

守祭下望其兵近卽舉火燒祭井所用銀器
千餘兩悉皆棄而逃歸夏兵盡掠祝版祭器
而去後旬日夏國殺鞬鞬其下二十餘帳反
側不安率衆內附拓地數百里獲生口數萬
羊馬橐駝不可勝計

必委衆銀器千餘兩始信祝版皆真

曹武穆諱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自是邊
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
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視失色公言笑如

禪喪

卷之下

十

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
爲襲已盡殺之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
督奏罷之命叅謀呂社往廬州節制光世頗
得軍心社儒者不知變絕束頸嚴諸軍忿怨
統制鄭玠率衆購社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
僚佐報忽至滿坐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
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公乃爲蠟書遣
死士持遺囑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

以歸虜得書疑瓊分諱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魏無忌與王博比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王釋博欲召大臣謀無忌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心不在博居頃從北方來者云王獵王驚問對曰臣客有探得趙陰事者報

今塞上有無忌客否

魏至如漢南以輕騎襲柔然司馬楚之別將

薛駿

卷之下

士

軍糧柔然欲擊之俄而軍中有失驢耳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割以爲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爲備乃伐柳爲城以水灌之城立而柔然至水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李愬討淮西舊軍今有舍賊謀者屠其家愬除其令陰使厚之謀反以情告愬愬益知賊中虛實

用謀之妙勝於殺謀

高仁厚受命往伐捕盜使楊行遷討盜未發前

薛愛

卷之下

士

投兵迎降尚書當使人以歸順二字書汝背遣汝還復舊業所欲誅者旣能羅渾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必不使橫及百姓也謀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舞躍聽命遂遣之明日仁厚兵發至雙流祀截使白文現出迎仁厚周視塹柵怒曰旣能役使其衆皆耕民耳竭一府之兵歲餘不能擒今觀塹柵重復牢密如此宜其可以安眠飽食養寇邀功也命引出斬之監軍力

救久之乃得免命悉平塹柵留五百兵守之
餘兵悉以自隨又召諸寨兵相繼皆集旣能
聞仁厚將至憑崖望之立五寨於雙流之西
伏兵千人於野橋箐以邀官軍仁厚諷知遠
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如昨所以誦謀者賊
大喜呼譟爭棄甲來降仁厚因撫諭書其背
使歸寨中未降者寨中餘寨爭出迎
復塹走其衆執以歸仁厚仁厚原其
命五寨及其甲兵惟留旗幟而已

卷之十

卷之十

三

降者曰始欲卽遣汝歸而前途諸寨百姓未
知吾心藉汝曹爲我前行過穿口新津寨下
示以背字告諭之比至延貢可歸矣乃取潭
擊旗倒繫之毋五十爲隊授以一旗使前揚
旗疾呼曰羅渾擎已生擒送使府大軍行至
汝等居寨中者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無
事矣至穿口句胡僧置十一寨寨中人爭出
路胡僧入驚板劍遇之衆校瓦石擊之共擒
仁厚其衆五千餘人皆降明旦又焚寨

使所者又執旗先驅至新津驛求置十三寨
皆迎降求自投深塹其衆出之已死斬首以
獻將士欲焚寨仁厚止之曰降人皆未食先
運出資糧賑之

此因謀而用之者

後梁劉鄩遣細人詐爲蜀油者謁城內及
出入之所視羅城下一水竇可以引衆而入
遂誌之鄩乃告師範請步兵五百皆自水竇
銜枚而入一夕而克鄩城晏然市民無擾

卷之十

卷之十

古

周世宗攻濠州郭廷謂爲南唐監軍周遣謀以
鐵券及其壘廷謂拒之城內負販之輩率不
逞廷謂慮其逃逸籍置大寺遣兵守之給日
食俾制防城具隨其所習以故周師卒不得
覘中虛實

此防奸人之應謀者不可盡誅亦一法也
淮南兵圍蘇州推洞屋攻城吳越將臨海孫瑛
置輪於竿首垂組投錐以揭之攻者盡露礮
至則張網以拒之淮南人不能克吳越王鏐

遣牙內指揮使錢鏐行軍副使杜建徽等將
兵救之蘇州有水通城中淮南張綱等
水中魚驚過皆知之吳越道突都虞候司馬
福欲潛行入城故以竿觸網敵聞餘舉網
福因得過凡居水中三日乃得入城由是城
中號令與援兵相應敵以爲神

太宗遣問折御卿西北要害皆屯勁兵戎人伺
自而至對曰敵緣山峽小徑入謀剽畧臣
知之遣人邀其歸路因縱兵大擊敗走之人

韓

卷之下

七

馬墜厓谷死者相枕

李允則上元舊不燃燈允則結綵山聚優樂使
民夜縱遊明日偵知北首欲間入城中觀燈
允則與同僚伺知外果有紫衣人至遂與俱
入傳舍不交一言出妓女羅侍左右劇飲而
罷且置其所乘驃廡下使遁去卽幽州統軍
也後數日爲契丹所誅

元豐間劉順卿知雄州虜寇夜竊其關鎖去
察以聞順卿亦不聞但使易其門鍵

數日虜謀送盜者並以鎖至順卿曰吾未嘗
亡鎖命加于門則大數寸併盜還之虜大慚
沮盜者亦得罪

趙重福迹宋謀人蘇泉至魚臺將渡河見前一
舟且渡令從者大呼泉姓名前舟中忽有愴
惶失錯者執之果泉也

岳飛入賀州境得成謀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
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曰姑反茶陵已
而顧謀者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

韓

卷之下

七

告成成大喜期翌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
逃嶺未明飛已至太平場破其砦

飛知劉豫結粘罕而兀朮惡劉豫可以間而動
會軍中得兀朮謀者飛陽賁之曰汝非吾軍
中人張斌耶吾向遣汝至齊約誘致四太子
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已許我今冬以
會合寇江爲名致四太子于清河汝所持書
竟不至何背我耶謀黨緩死卽說服乃作蠟
書言與劉豫同謀誅兀朮事因謂謀曰

貸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封股納書戒勿泄
謀歸以書示兀術兀術大驚馳白其主遂廢
豫

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
叔時僕曰築室及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
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及之牀起之
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邑易于而食
而費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
我三十里惟命是聽子及懼與之盟而

辭我

卷之下

十七

退三十里宋及楚平

元必通左右或門者而入故子及懼也

齊興兵伐楚子發帥師以當之兵三却楚

其謀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

子發諾而遣之偷則夜取齊將軍之幃子發

使人歸之明日又取其枕子發又歸之明日

又取其簪子發又歸之齊師大駭將軍曰今

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乃還師而去

床頭金盆同此

晉侯伐齊登巫山以望師晉人使軍司馬斤山
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施而疏陳之使乘車者
左實右僞以旆先與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
畏其衆也乃脫歸

此疑兵詐敵者後遂不勝用而終不能廢

之

華登帥吳師以敗宋師公欲出厨人濮曰吾小

人何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之乃拘曰楊

微者公徒也衆從之目楊門見之下而巡之

韓我

卷之下

十八

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恥也豈專孤之罪也

齊鳥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

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卽

之厨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

遂敗華氏

去備多兵皆長兵也以少敵衆須直入其

陣故彼雖有長兵而我惟用短兵利也衆

首得登之計乃出厨人何古之多才而今

但貴貴乎

衛侯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于郊大夫問故公以晉詭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卜嗣寡人從焉大夫曰是衛之禍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大夫之子爲質大夫曰苟有益也公子則從羣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縻以從將行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工商未嘗不爲患使皆行後可公以告大夫乃皆將之行行有日公使人使賈問焉曰若衛叛晉晉五伐我衛

衛侯

卷之下

九

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始叛之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乃叛晉晉人請政盟弗許

韓魏齊楚合以謀趙趙子往見張孟談于負親之丘孟談曰君其負劒而御臣以之國舍臣於廟授吏大夫乃行其妻之楚長子之韓次子之魏少子之齊四國疑而謀敗

四之雖使人疑而亦煞有實理

燕信田單反間使騎劫代樂毅因歸趙燕人士

韓魏

卷之一

三

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恆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及走田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恐燕軍之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卽墨敗矣燕人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

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僂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楫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遺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家遣燕將曰卽墨卽降願無虐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事

由此益懈。

要知兵法詐字不但詐敵卽欲用吾人而詐之可也以掘堦焚骨激忿力戰誠慘然齊僅留卽墨莒矣

後十五年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

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旣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二百里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

韓

參之下

主

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拔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于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

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虞詡遂爲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于陳倉嶺谷詡卽停車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追追行百餘里今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滅竈而君增之

虞

參之下

主

兵法曰行不遇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旣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驢弩勿發而潛發外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于是使二十驢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

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今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羗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詭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于洧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

燕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少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焚火

羗衆

衆之下

主

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讎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向雲中

超發于真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真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真從是而東長史亦于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

王將八千騎於西界徽于寃起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馳鳴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咸震西域段熲字紀明武威姑臧人舉孝廉遷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熲率所領馳赴之悉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召熲熲於道偽還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果入追熲熲因縱兵悉斬獲之

羗衆

衆之下

主

後漢度尚爲荊州刺史討桂陽賊梁帥潘鴻等徙入山谷尚數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攻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關心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悉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尚

人人懋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
數代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下小小何足介意
衆聞咸憤躍尚乃令秣馬蓐食明晨趕赴賊
屯陽鴻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大破
平之

後漢桓帝末韓遂等起兵涼州復以董卓爲中
郎將西拒遂于望垣破北爲羌胡數萬人所
圍糧食乏絕卓僞欲捕魚堰其還道所當渡
水爲池使水停滯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

韓遂

卷之十

三

而决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時
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董卓獨全衆而還
操征烏丸辟田疇署司空戶曹掾疇旣至隨軍
次無終時方夏大雨而濱海澤下溥滯不通
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疇曰此道
秋夏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
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迨出盧龍達于柳城
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番二百載而尚有微
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不得進未免憊勉若

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虛空之地
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擒也操曰善
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
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虜侯騎見
之誠以爲大軍去也操遂令嚮將其衆爲鄉
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山
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
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

魏使田豫持節護烏桓校尉自高柳以

韓遂

卷之十

三

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素利彌加等割地統
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
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據離之
使自爲讐敵互相攻伐素利達盟出馬千匹
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救于豫豫恐遂相與并
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衆狄單將銳卒
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
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
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爲尚在

行數十里乃知之追遂到馬城固之十
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
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
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
棄弓馬奔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

袁紹將許攸降曹公言紹輜重無備可輕兵襲
之公喜選精銳步騎皆用袁氏軍旗幟銜枚
縛馬口夜從間道出入把束薪所歷道有問
者曰何之曰袁公恐曹操掠抄後軍遺兵以

韓

卷之下

王

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
火管中驚亂大破紹

七月尚將萬餘人還救鄴行未到尚疑鄴中守
備少復欲令配知外動止與乎議所遣字請
自往還溫信者三人不語所之皆教使具脯
糧不得持兵仗各給快馬遂辭尚來南所在
止亭傳及到梁淇使從者研問事杖三十校
繫著馬邊自著平上幘將三騎投暮詣鄴下
詐稱都督歷北園循表而東呵責守園將士

韓

卷之下

王

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乎出北門遂從西
角突圍得去操聞乎已出抵掌笑曰果如
言李平

于寶晉紀曰魏文帝之在廣陵兵人大駭乃臨
江爲疑城白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楨衣以
蓍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遠望
憚之遂退軍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諸人并兵東下亮惟留
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懿

軍錯道徑前當亮六十里亮聞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亮意氣自若令軍中什旗息鼓不得妄出延懿大開口城門掃地即酒懿嘗謂亮恃重而見勢弱疑其有伏引軍趨北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還自如亮言懿後知深以為恨

亮素持重又用兵如神而懿之計為亮所屈耳懿雖謀得實將若何

着不可效也此原非國志本文松之已辯其妄

東晉將劉裕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說其帥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為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船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即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賴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板大積而有姓勿之

疑及道覆舉兵策賣券而取之無得者乃并裝之旬日而辦遂舉眾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將皆委任奔走

宋劉裕遣將朱齡石伐譙縱于蜀裕謀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而討我出其不意縱從內水來也必以重兵守黃虎縱從內水而討我今應從外水而討之故也乃有西水而討之計乃開至發函曰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喜等皆從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眾軍乃倍道兼行縱果備內水妙在疑兵仍出內水彼以為鹽計而弛外水之防

臨川烈武王道規為振武將軍與何無忌追桓玄玄西走江陵留何濟之等固守湓口戰軍既至賊列艦拒之濟之空設羽儀旗幟棹一舫而別在他船無忌欲攻無儀所在無忌不

同。曰澹之不在此。舫雖得無益也。無忌曰澹之不在此。舫固不須言也。旣不在此。則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可擒也。擒之。之日。彼必以爲失其軍主。我徒威謂已得賊帥。我勇而彼懼。懼而薄之。破之必矣。道規喜曰。此名計也。往彼卽擒此舫。因鼓譟倡曰。已斬何澹之賊徒。及義軍並以爲然。因縱兵賊衆奔敗。卽克湓口。

魏以長孫稚討蕭寶寅。左丞楊侃謂稚曰。武與韓遂馬超據潼關。相拒遂超之才。非魏

武之下

主

武敵也。然而勝負久不決者。扼其險要故也。今賊守禦已固。雖魏武復生。無以施其智勇。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州之圍。不戰自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義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宗正珍孫守虞坂。兵不得進。如何。曰。珍孫行陣一夫。因緣爲將。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蒲坂。西邊河渭封疆多在郡東。

修義驅帥士民西圍郡城。其父母妻子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來。至皆有內顧之心。勢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騎兵自恒農北渡。據石錐壁。侃聲言停此以待步兵。且以望民情。向背而令。送降民者。各自還村。俟臺舉三烽。卽舉烽相應。其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實軍士。于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其數。各自散

薛放

武之下

主

回修義亦逃。還與鳳賢俱。請降稚。充潼關。遂入河東。寶寅出奔。乃俟醜奴。宋柳元景爲隨郡太守。旣至而蠻反。斷驛道。欲攻郡。郡內兵少糧乏。又乏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人也。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勢。於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兵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殺賊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

境肅然

魏大行臺元纂北伐蠕蠕參軍于謹追至郁對
原前後十七戰盡降其衆後率輕騎出塞覘
賊屬鐵勒數千旌旗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
必不免乃散其騎使匿叢薄間遣人升山指
麾若分部軍畏賊望見雖疑有伏恃衆不以
爲慮乃進逼謹謹以百騎爲一紫一賊
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賊以
爲謹爭逐之乃率餘衆擊其追騎賊走因得
入塞芒山之戰大軍不利謹率麾下僞降立
於路左齊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
盡謹與獨孤信收散卒自後擊之敵人大駭
諸軍因此得全

東魏遣行臺薛循義率兵與斛律俱相會攻建
州楊擲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
恐義徒背叛遂僞爲太祖書遣人若從外送
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
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首令領所部四出

釋張

卷之下

主

釋張

卷之下

主

擬供軍費擲分遣訖遂於夜半拔還郡
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水合后突厥
卽來寇掠先是常先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
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
積柴仍速斥候伺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
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
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有損蹂
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諸部
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魏爾朱蘭使大都督尖山侯淵討韓樓於蘭配
卒甚少騎止七百蘭曰侯淵臨機設變是其
所長若總大衆未必能用今以此衆擊此賊
必能取之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帥百
餘騎深入樓境去蘭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
步萬餘淵潛伏以擊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
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今入城左右諫曰旣
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旣少不可
力戰須爲奇計以離間之乃可克也淵度其

已至。遂帥騎夜進昧且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湖內應。遂走進擒之。

爾朱榮與元顥相持河上。安豐王延明、清河守北軍無船可渡。議欲還北。黃門侍郎曰：「大用兵者何嘗不散而更合。榮愈更難。況今求百所遺。豈可以一事不謀而衆謀頓廢乎。」乃徵發民校多爲撐筏。間以舟楫。經河布。至中皆爲渡。勢如尾。既遠。候騎不防。防一得渡。必立大功。

達奚武爲東魏秦州刺史。時齊神武也。涉苑太祖遣武覘之。武使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提之。其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後魏宗室禎召新蔡襄城蠻魁三十餘人。盛裝置酒。使觀射。自發數箭。皆中左右。善射者二十人。並出死囚服軍衣。命不中者殺之。又預教左右取死囚十人。着蠻衣。射之。殺

臨坐。僞舉目瞻天。微有風動。植謂蠻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不過十人。當在西南五里許。」植告諸蠻曰：「爾鄉里作賊如此。合死。皆叩頭曰：『合萬死。』」植斬之。乃遣還諭諸蠻。大服。自是無暴掠。

魏韓雄除東徐州刺史。東魏雍州刺史郭叔畧與雄接壤。頗爲邊患。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于道側。遣都督韓仕于叔畧。叔畧東。魏人衣服。許若自河陽叛校。聞西者。

雄發

卷之十

三十一

叔畧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叔畧。

畧首

蠕蠕侵西魏。大將于謹率二千騎追之。因領輕騎出塞。覘賊屬虜。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澤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單衆者。賊進見疑。有伏兵。乃退。

奚康生追吐蕃。胡詐爲墜馬。胡皆以爲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

後周賀若敦少有氣幹廢帝二年拜右衛將軍

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遇絕糧援帝

令敦渡江赴救敦連戰破瑱乘勝逐次襄州

俄而秋水泥濘糧援斷絕敦恐瑱等觐知乃

于營內多聚土覆之以米召側近村人陽有

所訪問隨卽遣去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

持又湘羅之間遂廢農業初土人密乘輕船

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偽爲

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軍人望見謂餉船

轉發

至逆來爭取敦伏甲盡擒殺之又敦軍數有

叛人乘馬投瑱者敦別取一馬牽以趨船今

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使馬畏船不

肯上後伏兵江岸使人乘長船馬計殺瑱以

招瑱軍瑱兵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伏兵

發又盡殺之以後賀有饋及亡奔瑱者瑱

不敢受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

渡江敦乃勒衆而還

後周武帝東討王憲密謂永昌公椿曰兵者

道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代相爲幕示

所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會被勒追還

夜反齊人果謂相幕爲帳幕不疑軍退翌日

始悟

後周賀弼受命大舉伐陳先是弼請綠江防人

每當交代必集歷陽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

人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後知交代不復

設備弼遂以大軍濟江襲陳南徐州拔之

韋孝寬洛陽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

寬輕來謀欲應尉遲迥孝寬知之詐稱遣人

詣洛陽受賜至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

成

周宣帝崩隋文帝輔政時尉遲迥先爲相州總

管詔孝寬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長文爲相

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其

大都督賀蘭貴相害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

以察之疑其有變貴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

州求醫樂密以伺之旣到湯陰逢長又奔還

孝寬密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毀
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勒驛將曰蜀公將至可
多備餽酒及芻粟以待之迴果遣儀同梁子
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
處皆輒停留由是及

後周末楊堅爲丞相輔政尉遲迥至河北拒命
河南州縣多從迥丞相堅遣將于仲文討之
迥將檀讓屯城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
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饋

糧

卷之下

元

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槌牛享士仲文知其
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城武迥將
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在
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
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
令賞賜將王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
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遙見仲文
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
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地是毗

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卽屠之
彼望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
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
兩陣纔合伏兵俱發曳柴鼓譟塵埃漲天毗
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沫水而死水爲
之不流獲檀讓輜送京師江南悉平

楊素爲行軍元帥出營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
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遂令其騎稍
後于是親將兩騎行降突厥二人與虜拜行

傳

卷之下

四

虜不覺也候其屯令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
之自是突厥遠遁積南無復虜庭

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將皆云大江闊遠
兵不習水以此爲疑若一登南岸泰兵一可
當百襄邑公賀若弼獻十策其一請多造船
須船既多賊必防礙更甚今南地無馬請付
傍江諸州二十歲已上老馬令飼以平陳爲
名賊必懼而求馬以戰密敕刺史令私買
大船江南下濕特不宜馬不逾周年并當死

盡終不爲彼用。陳主叔寶果大造船市馬。輸船既多，方覺不便而止。高頻請所博得造船運諸州米貯壽陽穿大池以采蓮遊遨爲名，做水戰仍以賀若弼爲壽州總管，終以此平陳。

隋末李密破宇文文化及還士卒皆疲倦。王世充欲乘其弊擊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是符，夢見周公遂立祠于洛水之上，遣巫言曰：「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否則無益。」

疫死，世充兵多楚人，信妖言，故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唐遣李密以本兵就黎陽招撫故部曲經畧東都。王伯當以左武衛將軍爲密副，馳驛東至稠桑驛，有詔復召密，密大懼，謀叛。伯當止之不從，乃曰：「士立義不以存亡易慮，公稱伯當厚，願軍命以報，今可同往死生以之。」然無益也。乃募勇數十人，衣婦人服，戴纂離賊刀，裾下詐爲家婢妾者，入桃林傳舍，須臾變服。

韓嬰

卷之下

聖

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施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密果踰山南出，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遂斬密，傳首京師。王世充縛類李密者，過陣，謀曰：「復密矣。」士皆呼萬歲。密軍亂。

隋湯玄感反，攻東都。邢書衛玄與戰，兵始會，玄忽許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怠，玄感以數千騎乘之，玄兵千是大潰。

縛李密者尉人僕之故智玄感但翻案以
辦官軍奇甚

又攻水城拔之大獲舟艦李靖使孝恭盡散之
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葉
以資敵靖曰肅銳之地南山嶺表東距洞庭
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
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葉舟
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
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澹旬月吾取之必矣銳
援兵見舟艦果疑不進銳內外阻絕乃下令
開門出降

唐高宗調路元年六月初西突厥阿史那都支
及其別帥李遮旬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
議討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今波斯王卒其
子質京師宜遣使送歸追過二虜以便宜取
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乃命行儉冊立
波斯王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爲副過西
州揚言須稍涼西上都支覘知之遂不設備

行儉召四鎮酋長謂曰昔在此州縱獵甚樂
今欲尋舊實誰能從者諸胡子弟爭請行近
得萬人行儉陽爲畋獵校勒部伍數日遂倍
道西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遣使問其安否
召與相見都支部計無所出帥子弟迎謁遂擒
之簡其精騎掩遮旬遮旬以降于是斬都支
遮旬以歸

唐高宗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傳反以裴行
儉爲定襄大總管統兵討之先時饋糧茹爲
虜鈔軍多餓死行儉乃詐爲糧車三百乘伏
壯士五輩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
兵衝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
解鞍牧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出伏兵至
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

唐時吐谷渾党項寇邊柴紹討之虜譟高射紹
雨矢士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
子舞虜疑之休射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
掩擊虜大潰斬首五百級

裴矩爲黃門侍郎以始畢可汗強盛漸生怨隙言於帝曰突厥本淳易離間但由其內多有群胡盡皆染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兀多奸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首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卽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所部盡驅六畜星馳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肯

解脫

卷之下

四

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旣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往報

張巡守睢陽安慶緒遣尹子琦將同羅突厥奚勁兵凡十餘萬攻睢陽巡厲士固守日中二十戰巡欲射子琦而不識因刺蒿爲狐矢中者謂巡矢盡走白子琦巡乃使霽雲射之一發中子琦左目子琦乃退還

張巡先以草人誘令狐潮箭後夜絕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營大亂

高開道欲降自疑反覆猶恃突厥自安然將士多山東人思歸厭亂初開道募壯士數百爲養子衛閣下及劉黑闥將張君立亡歸開道命與愛將張金樹分督之金樹潛令左右數人僞與諸養子戲至夕入閣絕其弓弦又取刀稍聚床下旣曉金樹以其徒謀攻之數人者抱刀稍出閣諸養子將搏戰子弓稍君立舉火外城應之帳下大擾養子窮爭歸金樹開道自殺

韓毅

卷之下

四

五代梁葛從周圖兗州兗人不出從周詐揚言許人鄆人來救卽引軍趨高吳夜半潛却歸若朱瑾果出兵攻外壕梁人突出掩殺千餘人生擒都將孫漢筠

當梁晉之際周陽五之舅聞天下梁軍圍晉太原今軍中曰能生得周陽五者爲刺史有騎將陳章者號陳野叉常乘白馬披朱甲以自異出入陣中求周陽五必欲生致之晉王戒德威曰陳野叉欲得汝以求刺史宜善備之

德威笑曰陳章好大言耳安知刺史非臣捉邪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伴走以避之兩軍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

後梁王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以精騎伏地道朱全忠軍望爲群羊爭趨之伏發大敗之

唐史

卷之六下

四

田諱附朱全忠朱延壽陰約爲助絕行密行密憂甚結病目行觸柱僵妻延壽姊也掖之行行密泣曰吾喪明諸子幼得舅代我無憂也遣辯士召之候不至遣婢報故疾走揚州拜未訖士擒斬之廢其妻

五代梁太祖屯軍於岐下晉軍潛集襄絳州前軍不利晉軍恃勢而攻臨汾氏叔琮嚴備禦乃於軍中選壯士二人深目虬鬚貌如沙陀者今就襄陽縣牧馬於道側番寇見之不疑

二人因雜其行間俄而伺隙各擒一虜而來晉軍大驚且疑有伏兵遂退

劉鄩圍晉陽誠衆曰有病者殺而焚之三軍咸稱不病乃退因選精卒殿後徐而退之至石會關留數馬及旌旗虛設于高岡上晉人疑有伏兵遂不敢追時服其謀

五季段暉攻鳳翔整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王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之城南一舍爲偽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救兵至景崇

唐史

卷之六下

四

史庶起景崇以爲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由是不敢復出

楊行密遣臺濛敵田頴濛之行爲狹管小令覘者以爲才容二千入頴輕之不復召兵繞交濛遁頴兵爭逐比遇伏頴大敗死

浙西裨將王郢作亂石鑑鎮將董昌募鄉兵討賊表錢鏐偏將擊郢破之是時黃巢衆已數千攻掠浙東至臨安鏐曰今鎮兵少而賊在

多難以力禦宜出奇兵邀之乃與勁卒二十人伏山谷中巢先鋒度險皆單騎鏖伏弩射殺其將巢兵亂鏖引勁卒蹂之斬首數百級鏖曰此可一用耳若大衆至何可敵邪乃引兵趨八百里八百里地名也古道旁媼曰後有問者告曰陸安兵屯八百里矣巢衆至聞媼語不知其地名皆曰嚮十餘卒不可敵况八百里乎遂急引兵過

張齊賢約潘美會戰無何遣使爲誘人

歸假

國卷之下

光

賢以師期既漏恐美衆爲遼所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詔東師敗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齊賢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燃芻遼兵遙見光中有旗幟意謂拜師至矣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

天下儘有因敗爲功之事使但奉詔無謀何以反捷

宋盧鑑初西夏李繼遷聲言石隕帳前有文曰天戒爾勿爲中國患鑑時爲承愛入奏事真宗問之鑑曰此誑爲之以欺朝廷也宜益爲備

李名則爲鄭州刺史城北舊有甕城名則欲合大城爲一先建東嶽祠出黃金百兩爲供器導以鼓吹居人爭輸金銀文之聲言盜自此至遂下令捕盜移文北界與版築以護神祠而卒就闢城浚濠起月隄自此甕城之人悉內城中歲修禊事召界河戰棹爲競渡縱北人遊觀而不知其習水戰也州北舊多設陷馬坑城下起樓爲斥堠望十里自罷兵後人莫敢登名則曰南北旣講和矣安用此爲命撤樓夷坑爲諸軍蔬園浚井疏洫列畦隴麥短垣縱橫其中植以荆棘而其地益阻隘因治坊巷徙浮圖北原上州民旦夕登望三十

韓文

卷之下

五

里下。今安撫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種榆。父之榆滿塞下。顧謂僚佐曰。此步兵之地。不利騎戰。豈獨資屋材邪。嘗宴軍而甲伏庫火。名則作樂飲酒。不輟少頃。火熄。悉瘞所焚密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運器甲不洩。自兵器充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不。球火狀真宗曰。名則必有謂始詰之。對曰。兵械所藏。微火甚。威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為。若捨宴救火。事當不測。又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綠邊金穀兵馬之數。名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謀請加絀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謀逃至。還所與數絀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實數以報。一日民有訴為契丹民毆傷而遁者。名則不治。與傷者錢二千。逾月幽州以其事來詰。答曰。無有也。蓋他謀欲以敵人為質。驗既無有。乃殺諜。雲冀卒亡入契丹。名則移文督還契丹報以不知所。在名則曰。在某所。契

韓文

卷之下

五

丹駭愕。即歸卒。遂斬以徇。名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善撫士卒。皆得其用。盜發輒獲。人亦莫知所由。南俗尚鬼。狄武襄青征儂智高。時大兵始出桂林之南。因祝曰。勝負無以為據。取百錢自持之。乃與神約。果大捷。則役此期。盡錢面。左右諫止。儻不如意。恐沮師。武襄不聽。萬衆方聳視已。而揮手一擲。則百錢盡紅矣。于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百釘來。即隨錢疎密布地。而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俟凱旋。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敗智高。平邕管。及師還。如言取錢。與梟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狄青為延州指揮。使党項犯塞。時新募萬勝軍。未習戰陣。遇寇多北。青一日盡取萬勝旗。付虎翼軍使之出戰。虜望其旗易之。全軍徑趨為虎翼所破。

夏人十萬入寇。葉可適先得其烽卒姓名。詐爲首領行視者。呼出盡斬之。烽不傳。因悉甲疾趨。大破之。

劉晏嚴州人。入遼。舉進士爲尚書郎。宣和間。帥衆數百來歸。授通直郎。金人犯京師。以晏總遼東兵。號赤心隊。建炎初。從劉正彥擊淮西賊丁進進。黨頗衆。晏所提赤心騎才八百。乃爲五色旗。使騎兵持之。循山而出。一色盡。則以一色易之。賊見官軍累日不絕。顏色各異。

遂不戰而降。

解發

卷之下

三

王君萬王召開邊青唐大酋俞龍珂歸國。獨別羌新羅結不從。經畧使韓縝期諸將一月。取之。君萬詐爲獵者。遂禽。至其居。稍相親狎。與同獵。乘間兵之。墜馬斬首。馳歸以獻。甫及一月。

開僱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常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葉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人驚視。亟

放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卻。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爲敗走。敵乘勝速追。其馬已饑。聞豆香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可勝計。

汴州相國寺言佛有汗流節度使劉玄佐。遽命

駕白持金帛以施。日中其妻亦至。明日復起齋場。由是將吏商賈奔走道路。惟恐輸貨不

錄張

卷之下

五

及因令官爲簿書。以籍所入。十日乃閉寺曰。佛汗止矣。得錢巨萬。以贍軍資。

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管柵相望。世忠始至。欲急擊。宜撫使孟庾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劾捷。遂與賊對壘。奕棋。張飲堅壁。不動。衆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呵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覽以出。喜曰。此天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拔營而進。賊

兵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軍中奪望柳桓旗蓋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潰麾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

晉楚相持城濮之戰晉師陳于莘比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楚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貳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卷之下

卷之下

卷之下

此僞遁之誘

楚大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庸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伐於阪南爲賁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知伐庸夫庸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奔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楚師

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渚使廬戢黎侵

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于楊憲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四遇皆北唯祁鯨魚人賁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於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伊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

卷之下

卷之下

卷之下

遂滅庸

楚伐絞軍其南門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熊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下之盟而還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陣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申

行二卻必克二穆吾乃四率於其王族必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黃皇之爲也

國語越伐吳越王軍於江南乃中分其師以爲左右軍以其私卒六千人爲中軍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以須夜中乃令右軍泝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出乃大駭口越人分爲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令中軍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乃令中軍亦中分其師將以禦越

韓茂

卷之下

季

潛派不鼓不諫以襲攻之吳師大敗

楚越皆誘其分而直取中軍者

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勸

擊匈奴中貴人將騎數十縱見匈奴三人與

戰三人還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

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廣乃遂從百騎往

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

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

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已縛之上馬望

匈奴有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

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吾去大軍

數十里今如此以百騎走匈奴追射我立盡

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將軍誘之必不敢

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

止今日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而

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

不走自堅其意于是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

將出護其兵李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胡

韓茂

卷之下

季

白馬將而復還至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

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恠之不敢擊夜半時胡

兵亦以爲漢有伏軍于傍欲夜取之皆引去

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大軍不知廣所之故弗

從

殺射雕者又射殺白馬將由怯生疑故廣

得脫耳不然恐下馬解鞍不足以制其衝

突

後漢廬江太守劉黥理皖城孫策惡之卑辭厚

幣說曰上繚國富廩實吳娃越姬充於後庭
明珠大貝被於帑藏可伐敵邑願爲外援勲
然之劉曄諫曰上繚難拔且兵見疲於外而
國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
何禦之而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羊觸
藩必羸其角勲不從果爲策所襲

利而誘之

宣王征公孫文懿泛舟潛濟遼水作長圍急業
賊趙襄平諂將言不攻賊而樂長圍非所以

顯

卷之二

三九

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師

古人言曰敵雖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
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窟穴虛矣我直
襄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
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
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
兵逆擊大破之

以據虛致之

吳數擾邊滿寵表帝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

甚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救之當先破賊
圍乃得解賊來甚易而我往甚難其西三十
里有奇險宜移城內之兵更立城以固守此
爲引賊平地而猗其歸路于計爲便蔣濟曰
不可旣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此
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却掠無限必以淮
北爲守帝未許寵復表曰兵者詭道也故能
而示之以弱不能矯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
形實不必相應也故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

韓

卷之二

三九

未至而移城却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
遠水擇利而動舉得于外則福生於內矣濟
猶不然獨尚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
孫權果自出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
敢下船寵謂諸將曰權得吾移城必有自大
之言雖不敢至必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乃潛
遣步騎六千伏肥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
躍兵伏兵邀擊之斬首數百級權于是引退
帝聞而嘆曰伯寧料敵雖曼倩射覆不足爭

奇也

移城守險敵安知欲引之平地乎

馬隆虜據險距守隆今軍士皆負農器將若田者虜以隆無征討意御衆稍怠隆因其無備進兵擊破之

六朝齊明帝建武二年春二月魏梁郡王嘉與

劉景攻壽陽步騎號二十萬豫州刺史桓崇

祖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文武皆曰昔

狸入寇城中士卒數倍猶以郭太難守退

麟溪

卷之下

六十一

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

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

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乃于城西北堰

肥水堰北築小城周圍深塹使數千人守之

曰虜見城小以爲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

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爲流屍矣魏人果攻

小城崇祖着白紗帽肩輿上城決堰下水魏

人馬溺死者以千數魏師退走

曹全最劉巨容使涉陀以五百騎鈇

賊陣縱而遁賊以爲怯明日諸將乘以戰馬識涉陀語輒奔還莫能禁

縱馬得賊大奇

唐肅宗乾元二年冬十月賊史思明有良馬千

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循環不休李光

弼命索軍中牝馬得五百匹繫其駒而出之

思明馬見之悉浮渡河盡驅入城

此小智耳遂得多馬

羅士信次洛陽攻千金堡夜遣百人載嬰兒號

麟溪

卷之下

六十二

譟堡下若自東都出奔者旣而陽悟曰非也

此千金堡耳因散去堡兵關門出掠士信伏

入屠之

載嬰悟堡真意料所不及

唐馮行襲武當人僖宗在蜀有賊首孫喜者聚

徒數千人欲入武當刺史呂燁煌駭無營行

襲伏勇士於江南乘小舟迎喜謂喜曰郡人

今得良牧衆心歸矣但緣兵多民懼擄掠若

駐軍江北領肘腋以赴之使某前導以慰安

士民可立定也。喜然之。既渡江，軍吏迎謁伏甲奮起行襲擊，喜仆地，拔劍斬之。其黨盡殪，賊衆在江北者悉奔潰。

後唐史建瑋攻燕王劉守光，乞師於梁。溫自將來救，晉兵皆北攻燕，獨符存審與建瑋以三千騎屯趙州。建瑋分下五百騎爲五隊，一之衡水，一之南宮，一之信都，一之滹沱，一之自將。其一約各取梁芻牧者十人，令下傳至暮，擒梁兵數十皆殺之，各留一人縱使逸去，告之曰：「明日晉王軍且大至，明日建瑋率百騎爲梁旗幟，雜其芻牧者，暮叩梁營，殺其守門卒，縱火大呼，所擊數十百人而梁芻牧者所出，各遇晉兵，有所亡失，其縱而不殺者，歸而皆言晉兵且至。」溫夜提營去。

曹瑋爲邊將，嘗出戰，小捷，虜引去。瑋偵虜去已遠，乃緩驅所掠牛馬輜重而還。虜聞瑋逐利，行逆師，又不整遽還。兵來襲，將至瑋使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乘人之急，請休。」

士馬少選，決戰虜方甚疲，皆欣然解纜，歇良久。瑋又使諭之，歇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軍而進，大破虜師。因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爲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以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小憩則足，蹕不能立，人氣亦闕，吾以此取之。」

想到足痺氣闕，可知其無遺矣。

宋仁宗慶曆四年十月，契丹伐夏，契丹樞密使蕭惠與元昊戰于賀蘭山，北敗之。元昊見契

韓茂

宋之下

六

丹兵盛，乃請和。退師十里，請收叛黨以獻。且進，方物惠謂大軍既集，宜加伐，不可許。和契丹猶豫未決。元昊以未得成言，又退師三十里，以俟。凡三退，將百里，每退必藉其地。契丹馬無所食，因許和。元昊乃遷延以老之，度其馬餓，士疲，因縱兵急攻，惠營敗之，乘勝攻南壁。契丹主大敗，從數騎走得免。

計在遷延以老之，藉地亦一奇也。

宋仁宗慶曆元年正月，夏元昊遣人至延州，

韓琦

卷之十

七

和陝西經畧安撫招討副使韓琦聞之曰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諸將戒嚴而自行邊二月韓琦至高平元昊果遣將寇渭州薄懷遠城琦乃起鎮戎軍邀其兵又募勇士萬八千人命環慶副總管任福將之涇原都監桑慆爲先鋒朱觀武英王珪各以所部從福行福引輕騎數千趣懷遠掠龍川遇鎮戎西路巡檢常景劉肅與賊戰于張家堡南斬首致百敵棄馬羊橐駝俘北桑慆引騎趨之福踵其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薄暮與慆合軍屯好水川觀英屯龍絡川相距五里約翼日會兵川口使夏匹騎無遠然而不知已陷其伏中矣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時元昊自將精兵十萬營于川口候者言夏人有若不多詰旦福與慆循好水川西行出六盤山下距羊牧隆城五里與夏軍遇諸將方知墜敵計勢不可留遂前格戰慆於道傍得數銀泥合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

韓琦

卷之十

七

敢發福至發之乃懸哨家鴿百餘自合中起鴿飛軍上於是夏兵四合慆馳犯其鋒福陳未成列賊縱鉄騎突之自辰至午衆欲據勝地忽夏人陣中樹鮑老旗慆等莫測旣而旗左麾左伏起右麾右伏起自山背丁擊士卒多墜崖壑相殺斃者甚衆敵分兵數千斷官軍後援方戰自晨至午餘矢有小校劉進忠自負福曰吾爲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刀鉄簡縱身突圍鎗中左頰絕其喉而死子懷亮亦死之已陷伏中不必鴿起然發一合已知鴿矣悉發何其愚也神世衡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枰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諜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釋號卒數百人戒之曰凡見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可見敵之嗜好邊吏亦所當知

解放

卷之下

李

金人遂遁去

金撻懶在承楚欲爲父駐之其侈然有吞噬江左之意劉光世知其父去國戎遠方其衆思歸而有嗟怨之聲也謂可以離間其心即令鑄三色錢以金銀銅爲之其文曰招降撻懶背有押字爲號獲戎人之稍解事者貸而不殺說諭彼我利害向背曲折餞以酒飯但持錢密示僑軍有欲歸附者執錢爲信而納之自是歸者不絕未幾得女直契丹渤海漢兒

萬人無室家者則爲之取婦給良馬器仗使出戰前後立功爲最

吐蕃大將趙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原谷將圍唐昌松縣唐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隔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死贊普降趙莽布支新將賊兵欲破我威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衣黑甲精不習戰事吾爲諸軍取之乃被甲先登突賊六戰六克大破之斬其副將二人首二千

解發

卷之下

李

五百級築京觀而還

後唐軍見梁軍鎧甲飾以組繡金銀色動周德威勉曰此汴宋傭販兒徒飾其外中不足懼也一甲之直數千得之足爲吾資無徒望而愛之當勉以往取也

利可以誘敵亦可以誘吾軍死我侵鄭鄭伯禦之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君三覆以待之狄人之事覆者奔鄭將祝聃逐之衰戎師前後擊之

殪

此伏兵之始

前漢高祖二年八月韓信進兵擊魏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

班超在虜中月氏因欲求漢爲婚超不許故怨超遂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來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警之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

嶺

卷之下

完

領非有運輸何能爲乎我但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矣王謝前攻超不下鈔掠又無所得超度其糧盡必從龜茲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邀之謝果遣騎齎金賈賂龜茲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首示謝謝大驚卽遣使請罪願得生還超縱遣之月氏由是大震歲奉貢獻

馮異與赤眉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且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賊見勢弱遂

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兵卒起異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異追擊大破賊於峭底同伏而赤眉不覺賊亦踈矣

南齊特魯康祖趙公政帥衆萬餘侵魏豫州太倉口魏將傅承率三千人擊之時康祖等軍在淮南北舍於淮北十有餘里承量吳楚之兵皆使所營卽夜分兵爲二部出于營外又以船若夜來必于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

齊

卷之二

十

承既設伏乃密令人以鉢盛火渡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卽亦然之其夜康祖等果親領兵來斫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祖等奔趨淮水火卽競起不能記其本濟處遂望承所置火爭渡水深溺死斬首千級生擒公政康祖人馬墜淮及曉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京師

火記淺處又暗記一標則彼此自辨此康祖等之失算也

齊韓復爲汾州刺史先是齊寇數入前後刺史莫能防捍至適會寇來襲乃不下屬縣人既不及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於不覺復已先勒精銳伏於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急玩縱伏盡獲其衆

不下屬縣故雖被掠而賊以爲不覺可施

計矣

魏荊州刺史薛真度攻齊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魏主怒以南陽小郡普欲滅之自率軍

薛

卷之一

七

向雍州衆號百萬襲宛克之伯玉嬰城拒守

魏主引軍向城南寺前頓止從東南角溝橋上過伯玉先遣勇士數人着斑衣虎頭帽從伏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驚退殺數人召善射將原靈度射之應弦而倒乃得免

季密擊宇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世充在東都乘其敝而擊之率步騎二萬營于洛南露軍于偃師北阻印山待之密議所使裴仁基曰世充悉勁兵來東都必虛請選衆二

萬向洛世充必自板歸我整軍徐還兵法所謂彼歸我出彼出我歸以疲之也密眩千衆不能用世充夜遣三百餘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秣馬蓐食旣而齊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營密出兵以拒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入密營燒其廬舍密見營中火起因而遁走

魏

卷之一

三

張須陁邀之所將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七里立柵相持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吾退必輕來追我其衆旣出營內卽虛若以千人襲據其營可有大利此誠危事誰能往者衆莫對惟羅士信及秦叔寶請行於是須陁委柵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伏段葦中明月悉衆追之士信叔寶馳至其柵柵門閉二人超升其機拔賊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二人斬關以納外兵因縱火焚其三十餘

柵煙踴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却逐。大破之。明
月以數百騎遁去。所俘斬無算。

使賊不疑伏者委柵也。

尚結贊者善計。乃曰。唐名將特李晟與馬燧。渾
瑊耳。不去之。必爲吾患。卽謀遣使。委辭因燧。
請和以乞盟。又謀因盟。執瑊以責燧。汾吳結
贊大興兵。踰隴岐。無所掠。陽怒曰。吾先乃
不牛。猶軍徐引去。以是聞。晟晟還。遣子
使王伉伏汧陽。旁識之曰。蕃軍過城。勿擊。
韓茂

韓茂

卷之下

十五

首尾首尾縱敗中軍力全。但俟其前軍已過。
見五方旗虎豹衣。乃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
建奇功。似如嚴節度。遇結贊卽出奮擊。賊皆
披靡。必軍不識結贊。僅而獲免。

此亦四萃于王族之遺智也。

唐郭處曜爲北庭都護。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涅
可汗及同俄特勒率精騎圍逼北亭。處曜率
衆固守。同俄特勒單騎親逼城下。處曜使勇
士伏於路左。突起斬之。賊衆既至。失同俄。目

幸於城下乞降。請盡軍中衣資器。伏以贖同
俄。及聞其死。三軍慟哭。便引退。

獠中先有二路。一平。一險。有獠師數人來見。請
爲鄉導。文表曰。此路寬平。不須爲鄉導。但恐
諭子弟使來降也。旣遣之。乃謂諸將曰。獠師
謂吾從寬路而進。必設伏以邀我。當更出不
意。乃引兵從小路險處入。乘高而望。果有伏
兵。獠旣失計。爭帥衆來降。文表皆慰撫之。
哥舒翰爲河湟軍使。先是吐蕃歲候移石。則
韓茂

韓茂

卷之下

十五

宋以衆莫能禁。翰先設伏於東南谷。候吐蕃
入。空放馬。甲將就田。卽自城中馳至。蹙鬪
走。伏起。悉殺之。隻馬無還者。

李愬旣擒吳秀琳。秀琳爲勸策曰。必破賊。非李
祐不可。祐賊健將也。守興橋柵。管易官軍。愬
候祐護穫在野。時遣史用誠以壯士三百伏
其傍。但見羸卒若將燭聚者。祐果輕出爲用
誠所擒。

金人與劉豫合兵。分道入侵。韓世忠遂自鎮江

韓文

卷之五

十五

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侯金拔卒親提騎
兵駐大儀當敵騎會遣魏良臣使金世忠撤
炊爨給良臣曰有詔移屯守江良臣去世忠
卽上馬令軍中日暝吾輒所縛於是引軍次
大儀勒五陣設伏二十餘所約聞鼓卽起良
臣至金弭兒字謹聞世忠師退卽引兵至江
口距大儀五里別將捷字也擁鐵騎過五陣
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金人
旗雜出金軍亂我軍迭進背鬼軍各持長斧
上樁人胷下砍馬足敵破甲陷泥淖世忠麾
勁騎蹂躪人馬俱斃遂擒捷字也等二百餘
人

陣有五伏有二十餘復有背鬼旗斫足
勝理多矣

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隱三川立
員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十仞
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
水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

韓文

卷之六

十六

人果至隱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
萬人以待戰於曲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
立信不自商鞅徙木始

越王問於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
吾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
宮室於是遂焚宮室人莫救之乃下令曰人
之救火者死比死敵之賞救火而不死者比
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人塗其體
被濡衣而赴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此知
必勝之勢也

吳起爲魏武侯西河之守秦有小亭臨境吳起
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
兵甲于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
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
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今俄又置
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於
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
夫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

賜之上田宅人爭趨之于是攻亭一朝而拔之

德宗發京西防秋兵萬二千人戍關東上御聖春按宴勞將士神策軍士獨不飲上使詰之其將楊惠元對曰臣等發奉天軍帥張巨濟戒之曰此行大建功名凱旋之日相與爲歡故不敢奉詔及行有司緣道設酒食獨惠元所部輒不發止深嘆美賜書勞之

馬知節徙知定遠軍時部民入堡卒有盜婦人

幕

卷之下

七十七

首飾者護軍止咎而遣之知節曰民避外虞而來反爲內寇所掠此而可恕何以肅下卽斬之又虜衆犯塞民相攜入城知節與之約有盜一錢者斬俄有竊童兒錢二百者卽戮之自是無敢犯者

朱守約爲殿帥自入夏日輪軍校十數輩捕蟬不使得聞聲有鳴於前者皆重笞之人多不堪故言守約惡聞蟬聲上一日以問守約曰然上以爲過守約曰臣豈不知此非理但軍

中以號令爲先臣承平總兵殿陛無所信其號令故寓以捕蟬耳蟬鳴固難禁而臣能使必去若陛下設令臣守一障臣庶幾或可使

人

岳飛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折屋餓死不啣掠

宋岳飛征群盜過廬陵託宿屋市質明爲主人汛掃門宇洗滌盆盎而去郡守供帳餞別于

幕

卷之下

七十八

郊師行將絕謁未得通問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

杜充之駐建康也岳飛軍立硬寨于宜興今親將守之飛岳出不利夫人密諭親將選精銳具餼糧潛爲策應之備未幾飛兵還卽入教場呼問之曰汝欲何爲曰聞太尉軍小不利故擇敢戰之士以備策應此男女老幼順耳飛曰吾命汝堅守根本天不能移地不能動汝今不待吾令擅自動搖違吾師律也將吐實

竟斬之

曲端御兵紀律極嚴張浚常按視端軍執趨以軍禮見間無一人凌異之謂欲熱視端以五軍籍進公命點其一部於庭間開籠縱鴿以往而所點之軍隨至張爲愕然既而欲盡觀於是悉縱五鴿則五軍頃刻而集戈甲煥燦旗幟精明浚雖賞而心忌之

高仙芝每出征皆令封常清知留後事常清有才學果決知留後時仙芝乳母子鄭德信爲

韓洩

卷之下

三九

郎將威望動三軍常清出回諸將皆引前德銓自後走馬突常清而去常清至使院命左右密引至廳凡經數重門德詮既過命隨後閉之常清離席謂曰常清起自細微中丞過聽以常清爲留後使郎將何無禮對中使相凌因叱之曰郎將須暫死以肅軍容因令勒回杖六十面仆地拽出仙芝妻及乳母於門外號哭救之不得因以其狀上仙芝覽之驚曰已死矣及見常清遂無一言常清亦不

於是軍中股慄

隋杜伏威聚衆自稱總管有敢死之士五千人號爲上募龍之甚厚與同甘苦有攻戰輒令上募擊之及戰罷間視有瘡在背者便斬之以其退而被擊也所獲資財皆以賞軍士及戰死者以其妻殉塋故人自爲戰所向無敵五代周王榮顯德三年南唐齊王景達將兵攻六合周將趙匡胤帥衆拒敵奮擊大破之殺獲近五千人溺死甚衆于是唐之精卒盡矣

韓洩

卷之下

八十

是戰也將士有不致力者匡胤陽爲督戰以劍所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劍跡數十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力

宋曹瑋曰臨邊對敵斬不州命者所以令衆吾韋好殺也及知秦州欲下遮箭版王者以舊如此立斬之

韋孝寬鎮玉壁念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而地入于齊孝寬當其要處置一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甲

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以兵少爲難
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卽畢彼去晉州四百
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
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
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又
令汾水以南傍介山稷山諸村所在縱火齊
人謂是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竟就卒如孝
寬言

張仁愿爲朔方總管時默啜悉兵西擊突騎施

麟載

卷之十

十一

仁愿請乘虛取漠南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
絕虜南寇路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北守
河今築城虜腹中終爲所有仁愿固請中宗
從之表留歲滿兵以助功咸陽兵二百人逃
歸仁愿擒之盡斬城下軍中股栗役者盡力
六旬而三城就以拂雲爲中城南直朔方西
城南直靈武東城南直榆林其北皆大磧也
斥地三百里而遙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
候千三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朔方

益無寇歲減鎮兵費數萬億計初建三城也
不置雍門却敵戰格或曰邊城無守備可乎
仁愿曰兵貴攻取賊逗守寇至當併力出拒
敢回望城者斬何事守備退怯其心哉後常
元楷代爲總管始築雍門議者益重仁愿而
輕元楷云

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

蜀地形南詔吐蕃險要與習邊事者商議于

中未踰月皆若身嘗經歷

釋說

卷之十

十二

地形險要不難知也非與習邊事者議之

知亦無濟

咸通中南蠻圍西川朝廷命太尉高駢自天平
軍移鎮成都先是府無羅郭南寇纔至遽成
煨燼士民無久安之計駢規之畫地圖版築
焉慮春鍾將施亭堠有警乃命門僧景儼奉
使入南詔宣言躬自巡邊自下手築城日舉
烽直至大渡河凡九十三日獲槽孟然旌旗
竟不行而驃信警懼不戰兵以詐勝此之謂

也

計在舉燧

郭崇韜薦門人莊宗卽位拜崇韜樞密使梁王彥章擊破德勝唐軍大敗歸莊宗問計崇韜崇韜曰彥章圖我意取鄆州耳臣願得兵數千據下流築壘於必爭之地以應鄆州爲名彥章必來爭旣分其兵乃可圖也然板築之功難卒就陛下宜以精兵挑戰使彥章兵不得來十日壘成矣莊宗以爲然乃遣崇韜將

解嚴

卷之下

全

數千人夜行所過驅掠看人毀屋伐木渡河築壘於博州東晝夜督役果六日而壘成彥章引兵到莊宗迎擊大破之

欲其分兵以必爭誘之欲其遽發以挑戰綴之

范仲淹爲環慶路經畧使慶之西北馬舖砦營後橋川口在賊眼中淹欲乘之度賊必爭密遣子純祐先據其地引兵隨之諸將不知其向行至柔遠版築皆具旬日城成卽大順城

也賊覺以騎三萬來戰佯比仲淹戒勿追已而果有伏大順旣城而白豹金湯皆不敢犯環慶自此寇益少

宋詔河東進築八砦通道鄜延延帥遣秦希甫來共議折克行請兩路併力以遠者爲先希甫曰由近及遠去也克行曰不然事有奇正今乘士氣之銳所利在速故先遠役以出其不意若徐圖之士心且怠矣希甫持不可并上二議卒從其東城成謀言寇至克行止之

解嚴

卷之下

全

曰彼自擾爾已而果然

若泥于先近則近者亦有不及築之事

張叔夜曰蘭州本漢金城郡地最極邊恃河爲固每歲河冰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叔夜曰此非計也不求要地守之而使敵迫河則吾計殆矣有地曰大都者介五路間羌人入寇必先至彼黥集然後議所向每一至則五路皆竦叔夜按其形勢畫攻取之策訖得之建爲西安州自是蘭無羌患

壽

卷之下

金

特播州冉璉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閩帥辟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府珩素聞冉氏兄弟名刺入卽出更闕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但見兄弟終日對踞以望畫地爲山川城池起則鋌去如是又旬日乃請見珩人言曰其兄弟辱明公禮遇今日思有以少報其在從合州城乎珩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珩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從諸若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

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珩大喜畧以其謀聞於朝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基布星分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

吳玠

虜塞軍節度使曹翰爲幽州東路行營都部署受詔開河自雄州至莫州通漕運翰遣大數萬人抵賊境伐木以給用先用駿騎爲斥候以五色旗授之人執旗前有林木舉青旗有火舉赤旗虜寇舉白旗水潦舉黑旗陵阜舉

壽

卷之下

金

黃俱以爲驗凡虜之將至也必舉狼烟爲候翰命大舉烟於境上虜衆疑有伏兵引去不敢近塞得巨木數萬

丞相征南中丞獲幸衆降途至滇池南中平亮皆卽其渠率而用之或諫曰公天威所加南人平服然夷情叵測今日服明日復叛宜乘其來降立漢官分統其衆使歸約束漸染正教十年之內猶首可化爲編氓此上計也亮曰若立漢官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立漢官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燠衆重若立漢官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卒如亮策

契丹入寇營州詔護突厥兵以討之啟民可汗發騎二萬受其處分韋雲起分爲二十營四道俱引營相去各一里不得交雜聞鼓聲而行聞角聲而止自非公使不得走馬三令五

申之候擊鼓而發軍中有犯約者斬訖一人持首以徇于是突厥將帥來入謁之皆膝行股戰莫敢仰視終立功焉

必得雲起其人而後夷兵可用

梁習字子虞爲西部都督鮮卑大人育延五千騎詣五市習許于空城中交易胡侵恭習乃責延輯之餘不敢動

如此行之互市敢桀傲否

郭達謂得殺楊定者姓名謀告將斬之于境以

權殺

卷之十

全七

謝罪達曰是臬死因以給我報曰必執李崇貴韓道喜來夏人言殺之矣達命以二人狀貌物色詰問虜情得乃執獻之

天寶來北庭奏事及西域使人在長安者歸路旣絕人馬皆仰給於鴻臚禮賓委府縣供之在度支受直度支不特付直長安市肆不勝其弊泌知胡客留長安者或四十餘年皆有妻子田宅舉貲取利甚厚乃命簡括胡客有田宅者皆停其給胡客皆詣政府告訴泌曰

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京師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假道回紇或印海道各遣歸國有不願者當詣鴻臚自陳授以職祿焉唐臣人生當乘時展用豈可終身客死耶於是胡客無一人願歸者泌皆分領神來餘皆爲卒禁旅益壯鴻臚所給胡客繒絮餘人歲省度支錢五十萬繒市人皆甚

知共不願歸而以假道渡海難之故禁旅充而度支省也

權殺

卷之十

全八

王旦爲相契丹來請別假錢幣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此探朝廷耳止當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明德求糧萬斛旦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晉襄王欲襲耶阮使人問於周曰敝邑寮君寢疾卜以龜三釜爲祟寮君使下臣願藉道而敘福於天子天子許之朝禮使者長弘謂劉康公曰祈福受禮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

於有他事。願公備之。此詞文而色武。甚弘先
知也。

深心人自有獨解

曹公遣刺客是劉備間論伐魏形勢甚合備計
既而諸葛亮入魏客失措急起如廁備謂亮
曰。向得奇士。足以助君亮徐歎曰。觀客色
而袖懼。視低而惟數。奸形外瀦。必刺客也。
追之客已越牆去矣。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

解

卷之下

九

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
者勝。不中者負。令下而人皆疾趣習射。日夜
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其後李抱真神世衡用之。不如始自李悝。
曹瑋爲定帥王殷至定治事。畢瑋謂殷曰。公事
已畢。當還明日。當少留明日。饌食罷。瑋屏左
右謂殷曰。公滿面摧骨。不十年必總樞。時四
方當有警。公宜預講邊備。蒐閱人材。不然。無
以應卒。殷曰。四境之事。惟公知之。何以見教。

曹曰。瑋在陝西。日河西趙德明嘗使以爲易
子。中國怒其息微。欲殺之。莫可諫止。德明有
一子。方十餘歲。極諫其父。謂以戰馬資隣國
已是失計。今更以貨殺邊人。則誰肯爲我用
者。瑋聞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失是必有
異志。聞其常往來互市中。欲一識之。竟不可
得。乃使善畫者圖而觀之。真英物也。必爲邊
患。公其勉之。

古人留心邊事。遂問其言而知其人。觀其

解

卷之下

九

貌而料之。預後人以幕府爲邊廬。雖異種
現前而罔覺也。

曹瞞傳曰。時操軍每渡渭。輒爲超騎所衝。突豈
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說操曰。
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
操從之。乃多作總囊。以運水。夜渡。兵作城。比
明。城立。由是操軍盡得渡渭。

諸葛亮卒。楊儀退多布鐵蒺藜。使軍士二千
人善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底。後

馬步徑進。

宋文帝遣到彦之經畧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爲之空虛帝宴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伏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伏秘不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得琛此對甚喜

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凌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凌作報書云知識

韓廣

卷之下

五十一

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勅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于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并走死傷過半

晉遣劉裕伐慕容超姚興遣使告裕云敢超以十萬衆據洛陽晉軍不退便長驅裕呼使曰

語汝姚興定燕後息甲三年當平關洛劉裕之尤裕曰所答與言未能威敵正足怒彼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耳丘貴神速彼審能遣救必畏我知慕容尤意不令見我伐燕懷懼乃自張之辭耳

唐韓弘李師古起事屯田于曹以獻帝師且告假道公使謂曰汝能越吾界而爲盜耶有以相待無爲空言滑師告急公使謂曰吾在此公無恐或告曰荆棘夷道兵且至矣公使

韓廣

卷之下

五十二

之公曰兵來不除道也不爲應師古詐窮變索遷延旋軍

賀齊爲將軍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恩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器無毒之物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之器乃多作勁木白棓選健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棓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卒不嚴

備于是官軍以百倍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
所擊殺者萬計公萬乃自嘆曰今而後知人
之聰明智慧金之刃蟲之毒也禁之所自致
也隨聰明智慧則人安所施禁也

商營果性記罪有據畧善則陳其善而
用收有善則陳其善欲為開陳者果善則
無疑處件

解

卷之下

九

兵

無常形特善正相生之一法備因為常論其
言在延安使以教兵父不就遠擇諸校習金
鼓也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而成
尤善用偏裨每至所部令人自言所能暇日
問按之故臨陣皆盡其技

宋宗越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而
行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馬隆子馬咸為成都王前鋒王胡
乃使十騎

與戰縛戟于馬頭以向咸又使數十騎各持
兵隨于後馬驚奔咸咸遂敗

邵青聚黨于崇明沙將犯江陰劉光世令王德
討之德執旗麾兵援以入青衆大潰異日餘
黨復索戰謀言賊將用火牛德笑曰此古法
也可一而不可兩命合軍特滿陣始交萬矢
齊發牛皆返奔賊衆鐵馬青自縛請命德歡
諸行在餘黨悉平

明鎬因賊縱火牛乃令告軍以槍中牛鼻牛還
攻之賊大潰遁

卷之下

五

古法自然可一不可兩此正論也時有用
腐亦新者矣

晏州夷酋卜漏等反趙適种友直田祐恭按視
其旁山岸壁特峭絕適欲襲取命友直祐恭
軍其下而身當賊衝番軍迭攻之未旦鼓而
進迨夕則止賊并力拒戰不得息友直所部
多思黔土丁冒山險而山多生綠適遣土丁
捕之伐去蒙密緣崩石挽騰葛而上得獲數

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蠟縛于猿若暮夜復遣土丁負繩梯登屋顛迺繩梯引下人人街攷挈猿蟻附而上比雞鳴友直祐恭與其衆悉登擁刀斧穿菁入及賊棚出火然炬猿熱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猿竄其上火既熄呼奔撲猿益驚火益熾官軍鼓譟破棚見火麾軍躍雲梯攻其前兩軍相應賊人不復能抗赴火墮崖死者不可計俘斬數千人

續發

卷之下

九五

與火牛火馬燧象同

宋將宗慤征林邑林邑王傾國來逆限渠不得渡以貝裝被象前後無際諸軍憚之請待軍集始擊慤曰吾已屠城破銳我氣方厲彼已破膽一戰可定何疑焉慤以爲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皆潰亂慤率兵直渡渠遂克林邑

獅能怖象是矣而敵陣亦有怖象之物試

一思之

東魏高仲密友魏宇文泰帥諸軍應之至洛陽圍河橋南城東魏兵十萬至河北密縱火船於上流以燒河橋東魏斛律金使張亮以小艇百餘載長鎖伺人船將至以釘釘之引鎖上崖杙遂俱全

岳飛攻揚州先降其軍黃法堅今俗稱楊州飛言曰楊欽驍悍既降賊心腹潰矣遂表授欽爲武義大夫禮遇之甚厚復遣欽入湖中欽說全端劉說等亦來降飛說曰賊

續發

卷之下

卷六

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猶負固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如飛傍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令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擇水淺處遣善罵者且行且罵賊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爲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么投水中衆擒斬么餘酋俱

釋

韓發

卷之二

李

五代梁王瑱貞明五年四月吳越王錢鏐遣其子副大使錢傳瓘擊吳吳遣將彭彥章陳汾拒之戰于狼山吳船乘風而進傳瓘引舟避之既過自後隨之吳回船與戰傳瓘使順風揚灰吳人不能開目及船舷相接傳瓘使散沙於已船而散豆於吳船豆爲戰血所漬吳人踐之皆僵仆因縱火焚吳船吳兵大敗

崔慧景反奉江夏王寶玄向京師每見臺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後得食

此法最庸最毒彼軍枵腹必無戰理

隋長孫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馬飲之多死于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

魏奚斤公孫表等攻宋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于城內穴地七八丈分爲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士四百從穴中出襲其後魏兵驚擾斬首數百焚其攻具而還

楊津於城中去城十步挖地至泉廣作地道潛

兵涌出置爐鑪鐵持以灌賊賊相告曰長利梁堅城唯畏楊公鐵星

地道可入以破城豈不可出而破賊壘邪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爲門至是與許清章蔽垣爲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者于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驪擊自成上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邀擊溺河死者不可勝計劉錡

元劉國傑討烏撒諸蠻賊兵勁利且多健

韓發

卷之二

李

軍戰失利國傑令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陣合卽棄盾偽遁賊果逐之馬奮不能止遇盾皆倒因大破之此與竹筒滾馬脚之法同智兀朮以拐子馬一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扎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兀朮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飛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

李靖謂車戰一則治力一則前拒一則整束部

伍此車之長也。馬燧後視車比古制差輕。材小輪低。止用二人曳行。但容人馬處車亦可。遇山險溝塹。用四人肩行。若賊退追出指。殺不可窮。追行則可爲陣。止則可爲營。若賊不敵。則敵不可追。此用車之利也。

車如此方利。大車又有所宜。

唐李愬討蠻時。王師據德勝渡。汴軍據陽村渡。在汴水。汴人必洛陽。汴水造浮梁以濟。

韓愈

卷之六

左

軍士王師以船渡。緩急難濟。有進率意欲造浮橋。軍使曰。河橋須竹竿大。編兩岸石。金鐵牛以爲圓。今無竹木。竊慮難成。進曰。成算在心。必有所立。乃謀軍造葦筏。維大艦數千艘。作土山巨木於岸。以擊之。初軍中以爲戲。月餘橋成人皆伏其智。

唐韋丹任洪州。仇毛鶴叛。造蕨黎捧一千具。復於棒頭以鉄釘釘之。如蝟毛車。夫及防護官健各持一具。其棒疾成。易具亦與刀劍不別。

金張設字伯英。大定二十八年。進士後爲同州判官。時出兵備邊。徵州箭十萬。制翎以雕雁爲之。價翔踊。不可得。穀曰矢。去物也。何羽不可。節度使曰。當須省報。不然。懼有後費。穀曰。州距京師二千里。如民急。何下官任其咎。令出一口。價減數倍。尚書省竟如所請。

董博嘗磁州人。至正十六年。博嘗建議於朝曰。海軍一境。不通舟楫。軍糧惟可陸運。瀕海之人。屢經寇亂。且宜曲加存撫。權令軍人運。

韓愈

卷之六

右

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肩。米不着地。排列成行。日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軍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數也。

曹瑋在邊。審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錢將官爲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品爲節。若曰。

韓文

卷之二

三

也

黃巢還自閩廣北趣襄陽節度使劉巨容招討使曹全合兵拒之賊爲所敗渡江東走或勸巨容窮追賊可立盡巨容曰國家最善負人有急則撫存將士不受官賞事寧則棄之或更得罪不如留賊以爲富貴之資由是賊勢復振

人盡巨容疆事何得便了然國家負人或

異世一轍邪

韓文

卷之三

四

遭五州已危于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

如惟孝者遂有三十人又姓名不知相之不就真奇俠也

敏仍遣甘卓出橫江堅甲利器盡以委之榮私于甘卓曰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事勢當有濟理不敏旣常才本無大舉政令反覆計無所定然其子弟各已驕

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曰今日正我輩立功之秋惟孝不吝又叩之則曰

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羅致宴之仲宣樓酒酣

因曰有國而後有家夫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

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墨山將踏相

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禍難猶小耳爲君侯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

必夫而吾等安然受其官祿事敗之後使江
西諸軍由首送洛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
豈惟一身顛覆辱及萬世可不謂之卓從之
明平周玘與榮及甘卓紀瞻潛謀起兵攻敏
榮發榜歛舟于南岸敏率萬餘人出不從濟
榮麾以羽扇其衆潰散事平還吳

題逆賊辱萬世言之雖然可激發懦夫忠
義

元萬頃爲遼東道管記作檄文譏議高麗曰不
辨義

知守鴨綠之險莫之離報曰敬聞命矣遂移

兵守之萬頃坐是流嶺南

元兵伐宋得沿江制置司榜有曰今夏謀者聞

北兵會議取黃陂民舡係抵由陽邏堡會于

鄂州世祖曰此事前未有願如其言

機事妄泄及爲敵資露章上記請無蹈此

暇老齋雜記三十二卷

〔明〕茅元儀撰

清光緒李文田家鈔本

北京圖書館藏

暇老齋雜記序

蘇長公每問人近得齋亭名否蓋難之也余偶感于楚邱先生之言以將使我投石超距乎遠焉赴車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余今非惡我者之我遂則北當虜南當海寇矣豈暇者乎今日以後皆暇老之始也故以名我齋卽以其時所記者名曰雜記時在戊辰之冬掌記既成之後然方僑居齊亦若諸天意為之耳孰曰記可意為齋獨不可

石民茅元儀題

服老齋雜記卷之一

石氏茅元儀止生著

噉蘇后切使犬之聲也左傳晉靈公欲殺趙盾噉犬
噉為今疏章頌詞俱每用此字原比受指使之為犬
也

宋時因權酒故酒禁甚嚴然士大夫私釀亦不能盡
禁也故東坡曰請教耕牛壓私酒即如令人食私鹽
者不少然畢竟官鹽得行故官尚歲得百餘萬之利
耳

坡公十月十六記所見詩曰風高月暗水雲黃淮陰

一

一

夜發朝山陽山陽曉霧如細雨炯炯初日寒無光雲
收霧捲已停午有風北來寒欲僅忽驚飛電穿戶牖
迅駛不復容遮防市人顛沛百賈亂疾雷一聲如顛
腦使君來呼晚置酒坐定已復日照郎慨然所見皆
夢寐百種變怪旋消亡笑言蛟龍厭舊宅魚鼈隨從
空波塘惡儒無知守章句論說黑白推何祥惟有主
人言可用天寒欲雪飲此觴其意以龍從穴不闕休
咎而漢書五行志所稱金失性則有白青白祥水失
性則有黑青黑祥之為非也然蛟龍使穴雖其事通
然氣候所感便為休咎譬如日蝕亦天道之常春秋

註書之以所蝕之次之日必有類應即如今歲戊辰
東南海嘯兩浙漂人百萬咎孰大于此然海鹽城上
實見二龍鬪於海目光如日此亦龍自鬪耳氏已罹
其咎矣且陰慶戊辰嘗有此變崇禎戊辰乃復值之
豈為偶然耶但陰慶所傷不過數千人今幾百倍之
陰道盛而地維不靜人事得無亦過前轍

馬祖居山鬼為禁垣自謂修行不至為鬼所讖乃捨
去國一大師以獵者之導至徑山有素衣老人前而
致拜師曰汝何人也曰龍也師曰何以至此曰自師
到此吾屬五百皆不安息師將久住於此吾將挈其

二

屬歸天目吾將捨此地為師立錫之所師許之言訖
不見於是雲霧晦冥風雨驟作連夜不息及明既霽
激水盡涸漲沙遂平北峰之源復有草庵可居師乃
止焉庵蓋龍所為也前龍甚恭敬焉祖却之從龍殊
有不得已國一受之二者宿同異孰是當下一格
大蘇送竹几與劉秀才詩曰贈君無語竹夫人宋援
註曰俗謂竹几為竹夫人今世自有竹夫人以其伴
卧也黃山谷嘗易其名曰青奴當是岡竹几遂用此
事耳若以几作夫人太無意味註詩者不能明則以
意言之夫率如此

還之謁衡岳廟詩曰我來正逢秋雨陰雨晦昧無
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正直能感通須臾靜
衆峰出仰見突兀祥青空于瞻臨城道中詩曰逐客
何曾著眼看太行千里送征鞍未應思谷能留柳可
獨衡山解識韓序曰子初赴中山連日風城未嘗了
了見太行也今將通嶺表頗以是為恨連臨城內即
天氣忽清微西望太行草木可數岡巒北走崖谷秀
傑忽恬歎曰吾南還其遠近乎還之衡山之祥也書
以付蓮使志之然還之在潮不久歸而復顯子瞻讀
嶺表已五十九至六十五方還次年即卒豈衡山之

三

祥獨不驗於長公歟抑太行獨無神歟亦長公未嘗
然稽歟

山居要錄曰天門冬酒法醇酒一斗六月六日麴麥
一升好糯米五升作飯天門冬煎五升米從淘乾
乾取天門冬汁浸先將酒浸麴如常法候炊飯過寒
溫用煎和飲令相入釀之秋夏七日動看勿令釀
冬十日釀蘇東坡有天門冬酒詩而不載其方楊
升菴曰外臺秘要天門冬釀酒初釀微酸久停則香
諸酒不及蔡侍郎衡仲嘗試釀之果成美醞然亦不
載其方故詳記之以俟它日驗試

蘇眉山臨化聞親先離徑山琳和尚叩耳大聲與之
問答然平生即有次韵泰太虛見戲耳聲詩並不待
屬綴耶余癸亥在蓮東即惠耳聲孫少師嘗戲之曰
人是人非不欲聞耶亦不能應句曰得秘方乃愈今
患胃火每發即覺牛頭慧知黑日必亦先減耳根不
知誰為琳老或戲之曰眉山耳聲詩曰晚年使似社
陵翁右臂雖存耳先瞶眉山自以得少陵詩緣故應
爾子定不學眉山詩無用着意客為一笑

王會卿風流華藻画亦八能品非香抱帝瑤因于瞻
請官人能不懷悍亦可人也然子瞻和其詩序曰元

四

豐二年子瞻罷貶黃州而駙馬都尉王說亦坐累遠
誦不相聞者七年于既召用而說亦還朝相見殿門
外感歎之餘作詩相屬詞雖不甚工然托物悲慨既
窮而不怨泰而不驕其貴公子有志如此故和其韵
欲使說姓名附見于詩集中古人不輕一語如此今
之文人得無愧手然實溢于弇州而流波于大泌餘
子不足道也

東坡送范中濟經略侍郎詩曰梁季久樂禍自焚豈
非天兩鼠鬪穴中一勝一偶然趙次卿註曰梁季指
言西夏三種族也西夏在唐賜姓李則李繼遷是已

在于前宋朝賜姓趙元昊是已其承襲者既姓趙而其餘種族猶幸姓為梁則其妻之索也梁氏擅權遂至弑立故梁幸有相嗣之禍其事正史雖載竟不詳相傳為美可以已姑似義無所取漢宋觀故事曰常五月五日作蟲羹以賜百官蟲為獸絕其倫已其義為近惡人女則妬人者少矣謂之已如當以此近者 熈廟宸詔至臣儀時在氏籍與同郡沈少司寇洪沈司馬郭泰俱承服但尾仕藉諸公後耳司寇以不便班次至郭托病不出聞之則郭有八原班者有在班尾者然未有不承服者也大蘇集云三月二

五

十三日恭聞皇太后升遐以載罪人不許承服欲哭則不敢欲泣則不可故作詭詞三章當時于瞻尚帶團練副使銜備稱官也竟不得承服則知前朝安置竟准今之誦戍矣

宋以金帶為貴但金帶中尋差不同以題文為第一若犀玉則非常體也即今關裝類耳今金山玉帶橋以蘇長公以玉帶托元長老故名然考原事一日值師掛牌公使服入方丈見之師云內翰何來此間無坐處公戲云暫借和尚四大用作袈裟師云山僧有一轉語內翰言下即答當從所請如稍涉擬議則所

繫玉帶願留以鎮山門公許之便解帶置几上師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內翰欲於何處坐公擬議未即答師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帶水鎮山門公笑而與之則此帶亦非公服所繫可知已

眉山詩曰吾雖不善書晚書美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貌妍容有頤璧美何妨獼端莊雅法麓剛健含婀娜數語極書家妙境所謂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即深於用筆無事臨摹之說也本朝書家知此意者亦數人耳

六

坡公於王晉卿中朝相貽詩稱其詩雖不善工於其和姓波聲嶂國稱其詩特奇麗古人可不可石不可苟如此

今世刻書者亦謂之刊書楊用修以劉勰答楊雄書曰懸諸日月不刊之書言不可削除今俗誤作刻梓之用是乃削除作梓行也余以義有兩用者借用者如亂臣之為治臣以其能治亂即稱亂也如以刊為削除不可作刻書之刻則刻字義為深刻亦主去而不主存也以刻書必去木而始有字形而用之耳如劉勰所云不刊之書自言其書不可朽耳非借刻之言也用修又譏唐肅國初文人而詩云碑因紀績刊

為得然文路公詩曰宜刊德政碑其來遠矣

李寶堂黃治論云光明砂者在石室之間生雪林之上如初生芙蓉紅苞未拆細者環拱大者虛中楊升菴以為今方士亦未嘗見之余幼時見一客攜一石牀可七寸長自然有林之勢而石理如雪能生米砂掃去之數日自長此世亦不乏升菴所識方士或泰見之耳

五穀稻黍稷麥菽也后稷教民樹藝之法曰五穀生於五木汜勝之曰黍生於榆大莖生於槐小莖生於李麻生於楊大麥生於杏小麥生於桃稻生於柳則

云

又似以黍莖麻麥稻為五穀矣然稷為五穀之長故農師曰稷而以配大社之神則用稷去麻為是然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陽山之穠高誘注云關西謂之稷冀州謂之穠如珍皆一物也山東之穠河北人至今稱曰穠其飯亦不甚美形似黍而鑒字亦從黍似未可以當稷今河北之高梁即山東之蕎麥江南謂之蘆稷北方此類甚廣又非黍非稻似江南稱之稷為正且語曰黍稷馨香今北方之黃米小米皆黍皆可為酒高粱亦可燒酒然古以高粱為上味今之高梁則飯之粗者必非此也賈逵曰梁米出於蜀漢書

黍亦不及梁也

云

陳同父曰固吾輩之偶開便以為不傳之絕學今之道學家執二字為把柄如良知主敬之類正此謂也聖人言其全學者自言其所見原相成而非相悖但用以格擊則過耳然終跳不出同父二語也楊用修曰章惇開梅山詩專頌開梅山之利荒無咎開梅山詩則言不必開蓋因章惇小人專其事為清議所不與也然梅山地今為長沙府之安化縣五寨自熙寧至今永無蠻獠之患則信之此舉亦泰之長城也不然則為長沙之害宜滅於廣西之獠種哉用

美愈於諸梁號曰竹根黃梁州得名以此泰地之西燉煌之間亦產梁米土沃難蜀故號小梁州今關中有梁穀米形似黍而色正白似精鑿之稻為飯吾吳種之河北亦生但所獲薄耳此正所謂梁也但不知又何以不在五穀之列豈以非常有耶亦泰之別種耶然物理論曰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黍稷之總名穀者諸莖之總名又八穀者指詩所言黍稷稻粱米麻菽麥六穀者周禮注謂黍稷粱麥菽九穀者雜組云黍稷稻粱三莖二麥又數于云黍稷麻麥稻粱菽大小莖獨周禮先鄭云黍稷稻粱大小莖大小

修此言自公論也然非用修身至其地亦烏能出此
言乎大約人品自人品事功自事功恩怨自恩怨是
非自是非因己之恩怨人之品而繫人之事功是
非俱非也子厚才不可及故子瞻交之於前明道傾
之於後後與子瞻為怨而品亦清下無咎子瞻之徒
也子瞻亦每於詩中言河湟之事不當為無咎安得
不為此言乎然子瞻少年詩中甚有河湟之興亦不
可泯也

楊用修曰海潮人皆言因月唐盧肇獨言因日余嘗
遊海上詢其故老甚見分明月初出則潮初上月半

九

午則潮滿月西轉則潮漸退月沒則潮退盡北方月
出則潮復上斗北月中則潮滿月東轉則潮漸退月
沒則潮退盡盧肇言日是太陽水是陰日西入地時
陰避水陽東海潮上日出時水乃西流東海潮下且
箭之急疾晝夜不能行其里如何海之深闊洪波蕩
漾日夜能行數萬里乎又肇之所言晝夜方是一潮
知肇不曾海上遊行其文經進朝臣無有信難者蓋
世間之事強辯者為勝自非聖達誰能窮理盡性哉
余要曾親勘東萊與膠西陸地相去二百里許水行
迂曲則千里許潮信不同萊北潮上即膠西潮下膠

西潮上即萊北潮下北到南海約近萬里據大體北
海潮上則江淮已北皆潮滿南海潮上江淮已北皆
潮下即是如何登萊即墨盈縮不同又見四方大海
潮漲各異耳世間之事尚不能究况天外之事乎大
抵海水盈縮譬乾象縱橫耳於理則無有邊際隨流
飄蕩莫能定准何乃晝夜循環不差度數亦聖功道
力不可思議耳邱長春之說如此可與盧肇余靖及
天原發微之說相參互故備錄之然湖亦有不可知
者如錢鏐射湖而湖退西陵元兵駐錢塘沙上三日
而湖不至似有神司之不可以常理推也用修此論

十

極虛圓而正處機世人其持論詳確可敬也余往
在遼西見山海關之湖祇日一至東七十里至前屯
趙家嘴即日兩至矣此誠不可測也

服老齋雜記卷之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楊用修謂人家壁上或見塔影樹影而不知塔影所在此理不可考又以海光聯日數十里皆見塔影本影又重影勢必翻二說俱非是近年余大成太僕家南京嘗以意為應戶取報恩寺塔影入室其影亦倒此法古人所不知亦可謂巧心矣又嘗製圓幕局亦甚巧

左傳曰星宿如雨釋者曰如而也然星之覆實有如雨之多者友人傳汝舟遠度曾親見之未可以不見者為祭也

宋人錢糧稱倚閣即今所言停糧也

宋初律有不干己之法非強姦及強姦不得捕告此忠厚之至也見蘇軾上韓丞相書中本朝律姦情非姦所獲者不得生今有司俱生以不應亦失制律者之本意也

宋時度牒價甚重深足濟用惜本朝低其值且濫竊者眾失此大利而又長吳端恣姦強宋時貴至三百緡東坡請定州修營亦二百緡杭州發賑則一百七十緡然在杭州請修廨宇便乞二百道令人散請以

三四萬金為修廨之費乎

周之制民有罪惡未麓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諸嘉石使州里任之然後宥而舍之今枷梏之法始於此原以處情浮於律者今部邑濫以加人矣蘇長公曰往者西師之與其先也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而擇之以待一但之用故兵興之際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於是設武舉購方略收勇悍之士而開儒狂之門不愛高爵重賞以求強兵之術當此之時天下冤然莫不自以為知兵也來者日多而其言益以無據至於臨事終不可用執事之臣亦遂厭之而知其無益故兵休之日舉從而廢之今之論者以為武舉方略之類適足以開僥倖之門而天下之實才終不可以求得此二者皆過也此與近事何相類也當東初起朝廷求才之法雖不如宋仁宗十科取士之廣而士大夫亦以不知兵為恥招徠天下知兵者而與之遊姦人亦非素所習者或博竊三式或祖述條陳或妄說陣圖或說言幻術或力能挽強技能舞劍無不投所長以遊於貴人之門貴人皆屈已與之交又竊其餘聞以侈譁於朝廷之上其不能者即降心推之驟獵美官而去故士大夫有不知兵

無當而深信以為可行或明知無當而止欲借此以自便故其人得官得賂侈然自足甚至有拳勇之匹夫而坐索大將而後出村家之鄙夫而揭榜自誣舉劾遂推為孔明之流其間最可恨者以為謬之言以欺人或據庸妄以自異故余盡出十五年所彙輯兵家之言付之剞劂名曰武備志為二百四十卷士大夫方旁搜自說之言見盡列其中無不自廢而此輩雖欲為秘說亦無所容之其風頗息而其人談之於事如王撫軍之用令國威王少師之談劉道人皆毫無所當而索大牌之杜應奎以職和欺推軍師之劉鎮華為一奔走小吏而不足世遂輕天下無人而不知人苟有才技必有志介即未必能輕富貴而亦恥與小兒倫輩未嘗出而為世用也今天下日以多事而無一人過而問之者人不用則有將自用者可不慮哉

人有言而終身能行其言者必非常人也范文正公天聖中上宰相書至用為將擢為執政考其平生所為無出此書者近日孫高陽公始受督師之命上疏言方略數年所為與不及為而人為之及終不得為而理勢可為無不一一如其言豈易及哉

大蘇作范史正集序通篇不及其將略末乃曰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也德之發於口者也又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非能戰也德之見於怒者也此文章之微可與知者道耳

古人兩字有並起者蘇軾作張恕字說是也略曰張厚之忠肅樂全先生子也美才而好學信道而篤志先生名之曰恕而其容蘇子瞻和仲推先生之意字之曰厚之又曰忠肅其所以自稱子瞻和仲因其兩字而已亦稱兩字也

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夫盲聾狂皆病也美然於口豈為失哉非也美即美信之美也日厚味久使人口失其正味此謂口爽

建學之制宋備於前朝本朝更備於宋蓋宋建學近而本朝早宋學無定制而本朝則四方如一宋郡學官置師而縣學則否然宋有置廩給食數百人如曾登之為南安軍學是也而本朝自額設廩膳生府四十八州三十人縣二十人外與有益也間有學田又為師長胥吏之所蠶食甚至督學使者亦分朕兩何耶

趙元昊未反青州民趙禹上書論事且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為狂言徙建州而元昊果反禹自建州逃還京師上書自理宰相怒下兩開封府獄陳希亮為開封府司錄言禹可賞不可罪與宰相爭不已仁宗辛酉布亮言以為禹為徐州推官此仁宗所以為今王

餘嘗為塞上春懷詩用曹子桓歌肥草淺字余弟達士以為用舊語當作歌肥草茂余記聞子桓文時嘗賞其淺字深得儻者之情復簡書亦然後偶翻子瞻獵會詩序引子桓語作草茂歌肥因悟達士偶記此

耳然子瞻自吳適懷茂淺之凡異不知幾千里也

東坡集思子臺賦序曰史經臣嘗作此亡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如此則賦乃令其子過所作豈可并載坡集耶即附見之亦當標明豈可潤作坡作耶

東坡老人在昌化嘗買大鵠行歌田畝間所歌者益峭過也謚婦卒七十年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坡然之里人呼此為春夢坡

東坡生前官復朝奉郎提舉玉局觀止矣及贈太師諡辭乃云故權部尚書端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

論文忠蘇軾則舉異生平曾至之官而不舉其臨卒之官也

宋時封四代三代之制已詳矣然亦有不可解者范蜀公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官亦尊矣然其墓誌曰曾祖諱昌祐祖諱璵累世皆不仕考諱度贈開府儀同三司何獨不逮其祖曾耶豈有它故耶持覽者詩宋時每言東南錢荒而米根底今不用錢則更無錢荒之病下之推所以愈重而上愈輕國安得不貧乎夫荒非美事也而復可以救之上得操其輕重耳此國家禁金銀交易之故亦自古有天下者之常法也

一但失此貧之本也而余舉世不知何

蘇子瞻代滕達道謝表曰忠臣可使死封疆而不能受無根之榜議志士本不求富貴而不能安有道之賤貧三復斯言為之隕涕

孫復以春秋教授以獨行顯於時石介首勸文序諱等後賢者推為執政坡公曰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尚在則迂闊矯誕之士又可施之政事之間乎此坡公不刊之論也

宋時藉權酒以資國用故杭州一歲課至三十萬婚報亦有張弛如京師則不權籍海鹽路亦不權郡邑

官亦得自釀故神宗時有京城雜酒之議有公使庫
釀不得過百石約東有襄路深山當行酒菜之說
東坡羹其法以蒜若蔓菁若蘆菔若薺皆搗洗數遍
去辛苦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瓷盤下菜湯中
入生米為糝及少生薑以油盤覆之不得觸觸生油
氣至熟不除其上置數炊飯如常法既不可違覆須
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涌過油輒下又為盤所
壓故終不得上不用羹上薄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
得熟矣飯羹羹亦爛可食若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
搗洗入羹羹赤豆與穀米半為糝餘如煮菜法

人命至重故犯大辟者獄審不一及臨刑時尚三覆
奏即王曰宥之三之遺意也于有司恕于法或應死
而應至秋後不宜即決者及或不應死者俱答掠死
之或瘞死之是帝王之三宥不及有司之一恕也于
和達理莫此為甚自古有之于今為甚緣本朝此條
立法不嚴耳此亦千慮之一失也漢宣帝地節四年
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
而吏未稱令繫者或以掠笞若饑寒瘞死獄中何用
以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
若瘞死者所生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時因以笞掠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無法神宗治平
四年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凡聞有司歲考天下
有司之奏而瘞死者甚多竊懼乎獄吏與犯法者旁
緣為姦簡視或有不使吾元元獲惟其害良可憫
焉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或不經其其為令今後諸
處軍興州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內在獄病死兩人
者推司獄子並從杖六十科罪每增一名加罪一等
至杖一百止如係五縣以上州每院歲死及三人開
封府府司軍興院歲死及七人即依上項死兩人法
科罪加等亦如之典獄之官推獄經兩犯即坐本官
仍從違制失入其縣獄亦依上條若三萬戶以上即
依五縣以上州軍條具有善療不依條貫者自依本
法仍仰開封府及諸提點刑獄每至歲終令聚死者
之數以聞委中書門下點簡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
行罰當議更加黜責此二詔今當講求以補不及助
元化者也

宋時弓箭手有甲馬者給田二頃半此法今遽左深
可行遵左漫於虜自天啓壬戌後漸次恢復以軍為
屯每有言軍須食養不如與民民已棄而復來授之
無方從以啓爭端而為有司武弁之所陰獲即及軍

民而為豪民吞卒之所獨據若斟酌此法行之即可漸復 祖宗屯軍之制而用遺土以養遺民用遺民以守遺土始有落耳

雇役之法便於差役宋時尚有南北之異今則國初行差役而天下皆言不便近代用雇役而天下皆言其便矣當時司馬光實為固執然亦有故神宗初行役法取寬剩錢不得過二分以備災傷而有司奉行過當通計天下乃及十四五行之幾十六七年常積而不用至三千餘萬如此則每歲役錢天下不過四百萬而寬剩錢每歲幾二百萬也後復以它事借用

元

其半蘇軾請降內庫錢補還之不允蘇軾請以其所餘一半雇役一年不必受徵雇役以觀差雇之孰便亦竟不行如此則上設法以苛取民也民焉得無說豈立法之本意耶光不察此耳

宋時西夏元昊與今奴兒哈赤事極相類仁宗用兵累年雖中國靡弊然夏人困折亦幾于亡橫山之地沿邊七八百里中不敢耕者至二百餘里歲賜既罷和市亦絕房中匹帛至五十餘千乃始裁塞當時宋既厭兵遂納其使每一使至賜予貿易無慮得絹五萬餘匹歸鬻之民其匹五六千民大悅一使所獲

不下二十萬緡使五六至而累年所罷歲賜可以坐復因以德其民民悅而思奮又窺宋之厭兵而其禍遂與宋為終始矣奴宋叛數十年得中國賜予及和市紹參之利歲數十萬及將叛數年所得更奢而尅開鐵道廣其得不貲其用遂銳而亦奢侈不恤不三四年即大窘故剝虜抄花年久役屬彼矣復使之款我我不察而歲予十萬朝鮮久服屬于彼而鮮人亦苦乏布我師毛文龍居彼欲高其利遂歲乞布數十萬及他諸幣無鮮為市鮮困于奴奴得不乏飽者此也二者俱中國失策而奴猶以假手于人不得自恣故有復通和市之意奴死我遂發帑使彼以中國方求之急遂為不可應之大言而且以兵尾之以挾之矣幸小挫之去而通市之意未嘗或忘違帥遂私與之市以二十金易一布違帥獨得其利朝廷竟不知而奴益富強而禍不已矣我所以資虜者甚於宋而或借於他虜借於屬國甚至出於違帥朝廷不得制其命并夏人稱男稱臣之虛文亦不可得而使之資我以德於下使飽而思奮則如西夏此深可太息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三

石民芽元集止生著

宋時每一次科場放進士諸科及特奏名約八九百人一次郊禮補子弟一二百人而軍職轉補雖色入漢皇族外戚之請不與大約三年進千四百五百人以爲漢內官此時爲極盛故每一官闕待補者六七人今三年之中進士以及就選舉人貢生任子豈止千百人而實郎亦有入流內者近日准貢名色更入流者多較之宋時變溢矣選法爲得不變耶

任子之法本朝較之前朝可謂簡矣然患在其人之

卷三

不可用耳如可用則正不患其多也世祿入仕三五

官人之法使人人如王謝子弟亦何妨盡列清華今人雖簡而其人不能登選俱有牆壁仕可至郡守運使其爲害豈小近有言不得任至郡守者夫不惟其人而爲格以限之今止於郡守運使猶病其強可復爲薦舉耶蘇文忠嘗有議狀曰欲乞膺奏蔭文官人每遇科場隨進士考試武官即隨武舉或試法人才試並三人中解一人仍年及二十五以上方得出官內已曾舉進士得解者免試如三試不中年及三十以上亦許出官愚以爲用此法而融會之每于會試

場令應舉者同入試如卷不完及失旨者去之其餘平通以上率三卷中一人如本等格授官授官之後得與進士一體升除不限所至其不中者三試即給應得官銜致仕如令舉人不願選官遣授都察院部事之例則所用者無所限而所棄者亦不失舉世官進士之法兩盡之矣此即祖宗時舉官比鎗之法也豈惟文蔭使軍官比鎗法亦修明之不惟補捐冗祿而世弁亦多才矣

蘇眉山乞郡劉子曰事君之義雖以報國爲先而報國之道當以安身爲本若上下相忌身自不安危亡

二

是憂國何絲報此余堅守永退之本志也蘇子先得

我固然矣

宋時學中主員之外有入學參假之流即今附學生青衿寄學之流也

八月斷薪根則死不復生近日西湖薪田復作傳從龍爲吏鹽時季之藻太僕嘗建議開之黃法亭少祭亦力主焉竟不得行當宋葉堤時錢塘縣尉許敦仁有謀曰西湖水淺災將壯猛雖盡力開濬而三年之間人工不繼則隨手封合與不開同竊見吳人種菱每歲之春芟除漚泥寸草不遺然後下種若將薪田

變為菱蕩永無芟草壅塞之慮今若用其法則豪家不失利而歲為閒休可寫去害于所利之中有志者宜講求也

今江南渡險無過于錢塘江之浮山楊子江之黃天蕩宋時蘇子瞻欲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或因斥鹵棄地鑿為運河引浙江及餘谷諸水凡二十里以達於江後為人所阻不果行不知阻之者何詞按原奏云伏見宣德郎前權知信州軍事侯臨因募所生母於杭州之南蕩往來江濱相視地形故得之則必有以俟臨自欲以險陽之說利其母之墓

者矣近日興化李思聰故相文定公之孫也嘗言鑿河可避黃天蕩之險人以某墓在江邊以為自利其有過而問之余以苟有利于天下即因以利其私亦何礙乎今河未鑿而思聰兩子登進士第且顯矣安在此耶此末世之難與言便宜也

宋軍諤吳中水利書略曰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澤震澤之水東入於松江蘇松江以至於海自慶曆以來吳江築長堤橫截江流蘇是震澤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鹽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蘇宜興而西溧陽縣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節宣歙

金陵九陽江之衆水緣分水鉢林二堰直趨太平州其潮後之商人緣宣歙販賣萍木東入二浙以五堰為艱阻因相為之謀罔給官中以廢去五堰五堰既廢則宣歙金陵九陽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漲則皆入於宣興之荆溪緣荆溪而入震澤蓋上三州之水東灌蘇常湖也此又知其偏者耳或又曰宣興之有百堰古之所以洩荆溪之水東入于震澤也今已堰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條疏此百堰則宣興之水自然無患此亦知其偏者也三者之論來嘗察究得之既不詳政之則易破以鈎視其迹自西五堰東至

吳江岸猶之一身也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百堰則心也震澤則腹也傍通太湖東噴則絡脉衆竅也吳江則足也今上廢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陽江之水不入蘇湖反東注震澤下又有吳江岸之阻而震澤之水積而不泄是猶有人高柱其手時其足塞其衆竅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疏滿而氣絕視者恬然猶不謂之已死今不治吳江岸不疏諸壩以泄震澤之水是猶沃水於人不去其手柱不解其足縛不除其竅塞恬然安視而已誠何心哉此書詳悉大得江南水勢雖先後緩急不同而其支派來委古今所

其本朝夏原吉尚書開使最有益於民今廢弛久之
實宜興工昨崇禎元年 主上召對方以清餉富國
為急國兵中二相米有以副 聖意而急急言此宜
乎 聖心疑其自為故曰得無勞民動衆夫不得明
水利之人而任其付之有司亦唯有勞民無益於民
也 聖謀遠哉然任其地者日擊水害十年而七自
當按諸往籍訊之父老有以佐民之命竟爾潦革以
工程浩大四字已之悲夫究心水利者所宜知也
祖宗之法未嘗不善然廢弛極弊似當更張宋神宗
王安石首相相合亦一奇也但施為次第用人布局
少斟酌耳而神宗任用雖專寄聽實廣故一時士夫
之論宮闈之言終足以動其心而安石不能格其心
反借助於羣小此其所以債事也然排新法如蘇軾
亦可謂不遺餘力而其初年對策亦慘慘以改法為
言彼矯時之弊遂曰祖宗法度斷不可改故李定初
疏曰賊應制舉對策有厭故更法之意陛下修明政
事恐不用已遂一切毀之以為非是此雖忌者之言
然亦不可謂之無間也故君子主論當原始要終不
可任時低昂
余嘗論稱增鹽價不病於民而大益於國蓋以人歲

食鹽十二觔此本朝會典所計實不相遠賈者昂之
所費無幾富者費多不礙其富言之甚悉然祇論其
理耳未徵之古也按東坡集揚州鹽元價二十八文
今揚州鹽四五文即以為貴不肯行引而別請食鹽
夫揚州產鹽古今所同也繁華亦古今所同也豈遂
以厲民哉往無延鄉居鄉遺書豪世振極言鹽貴厲
民也欲以扶商也當時路人皆知之矣
宋之公使錢即今之公費也使客交際亦出於此稅
州七千貫揚州五千貫揚以為不足今其額甚少安
得不取之民惡以為欲責吏廉則職田公費不可不
增復也
宋時有官專領煙火盜賊煙火即令火燭之說今新
中止言捕賊不及火耳然職何如故也
摺嚴經云完親拒受內障自護即郎生相壞彼成此
損人益己即胎生相愛器留連財記有無即濕生相
一切勿變為己主宰即化生相又佛家言在胎十月
如在地獄故至人多奪胎而來在胎者原從壞彼成
此損人益己而未安得無胎壞之失并損累其母乎
余近年子女頗不育亦有壞於胎者因感而記此
太祖為吳王時甲辰常遇春等圍賴州命中書左司

郎中陸參謀遇泰軍事此文臣參謀之始也

徐中山大兵克通州元順帝議避兵曰豈可復作嚴
飲卿壁來活左登相失烈門知樞密院事黑廝等皆
勅國守京城不聽失烈門等之忠豈下於李伯紀哉
一顧一瞻是以論其世也慨而識之

國初取士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
道詔語宋美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從十日
以騎射書算律五事試之今文日增而從五事不問
致使士于武備吏術俱不之求何如復 祖制為善
耶然愚以為中式而後試此不如先試此而後及文

義如武舉騎步射之法不合者不得試文則士皆務
此矣

蘇長公本戚師後身故雖持戒每破末後一着炯炯
於五通仙原非本色故厚發願靜養終不能持然其
續養生論料從來長生家格格不能吐者了悉明暢
故知才人之才無不可通也

文章與時今古雖氣韻不宜下流而聲吻必難如一
人言優孟衣冠我以為能為衣冠不能為面目也
老坡才極一時馳聘百代然其代侯公說項羽辭擬
孫權答曹操書但覺如三家村女子權學時世雅裝

愈增矣陋耳況下此者而每言擬泰擬漢甚至公擬
短長義亦太鄙矣

人之趣向各有不同至於姻戚或結之於前如瞽父
盜兄不能主也柳宗元稱呂恭賢豪絕人蘇軾曰宗
元敢為誕妄氣有士君子肯為裴廷齡增者乎此正
不然也即宗元稱呂溫為道州衡州及死二州之人
哭之逾月客舟之道於永者必呱呱然亦以雖子
產不至此溫何以得之亦未必然嘗見作郡邑得民
心正不必生平俱聲聲也甚至附炎之徒其為宰牧
甚有可稱未可棄置也

古人不要作作有不稱不自護短不似今人以為無
不佳也老坡自云作竹千百中得一二耳又云本欲
為書海照堂大字作牌納兵犀犀皆不佳不可用非
久待告文安國為作篆字也書畫尚如此況詩乎
坡公作鳳翔縣土火呈青詞全擬書之語體偶一為
之甚覺有致亦為青詞創格劉千戚筆每文思擬之
豈不陋乎

坡公作徐君猷祭文全以啟體為文亦一變格也其
鍾子翼哀詞亦是變格

子瞻薦難張曰世無不報之難均為一死法有往生

之路可濟三途雖是老饍亦諸至理

南茶北酒之說甚著然士大夫亦有不善北酒者余每與深於酒者言俱以爲北勝也然北酒則不用秫米爲者黃米釀耳往在遼左見有雜秫米爲者頗佳東坡老人曰麥熟頭昂黍熟頭低此陰陽之理也古人造酒理蓋如此北方之稻不足於陰南方之麥不足於陽故南方無佳酒者以麴麥雜陰氣也又況如南海無木而以米作麴耶吾嘗在京師觀麥百斛至錢塘以踏麴是歲官酒比京醞而北方造酒皆用南米故富有善酒吾昔在高密用土米作酒皆無味今在海南取船上麴作麴則酒亦能佳以此知其驗也如此則坡老亦不以北酒爲善矣此未爲知味今試以北麥作麴以釀南米不知何如耳江北麥俱晝花江南則夜花故北人每不便於南麥自江北載食之陰陽之說不謬也近日江南人家以米麴釀酒甚佳事固未可以理聚耳。

殿老齊雜記卷之四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蘇子瞻與范景仁最相契且曰先君子之益友也故
破戒誌其墓然嘗曰景仁本以言新法不便致仕乃
以功成治定自薦於樂則新法果使也楊子雲言魯
魯有大臣史失其名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諸生
於魯魯所不能致者二人以景仁觀之揚雄之言可
謂謬矣嗟乎何子瞻之責人無已時也禮樂百年後
興則百年之內無禮樂矣子雲之言本譏子瞻豈不
知之從欲以深責青仁耳樂為士大夫所不留意既

有所見何可不一修明而遂以為歸功新法耶

宋時所云公狀即今名帖所云國封即今護封宋時
奏疏書牘俱可入通今書牘間有之而奏疏絕無矣
宋時書牘入通又有皮筒以防漏濕也

小袖胡服也胡女亦然然李長吉曰禿襟小袖調嬌
鵲蘇軾稱朝雲曰雲藍小袖者近軼生一子則女人
將以此為韵耶廿年前江南女人尚小袖後改為大
甚至有用三尺者京師更甚有一豪客楊生者集妓
數十夜令工人各為裁去其半旦起不知所以亦一
快也

宋元祐間二聖臨朝遣人賀正旦俱二書坤成節亦
有賀太皇太后書答之者俱以皇帝代答之略曰恭
固省侍具述來音之類賀彼亦繁此殊得體

家人集中貼子詞樂語正是詩也應入詩類不應入
文類

吳晉時寒陽間氏有兩屬者宋與遠亦有兩地俱輸
人戶

今以六尚等為內命牌宋於宗室婚亦曰內命婦

蘇子瞻與王定國札云在彭城作黃樓今得黃州欲
換武遂作團練子瞻豈得我同然耶為之一嘆

子瞻初判於東坡欲自號塵襟坡裏陶靖節然僅見
於尺牘中未見其自署也余得歸耕書刻此印以補
其志

近年士人稱技每曰老如老一老二之類老者吾輩
所尊而尤物所忌似不近人情大蘇尺牘曰獨與幼
子過及老雲并二老婢笑逸韻雲亦自家技敗而為
妾者也大蘇曾老之則此老字亦有典故

楊用修以易卜家以甲乙起青龍丙丁起朱雀戊起
勾陳己起騰蛇庚辛起白虎壬癸起玄武蓋不通既
者遂就之戊己同為土土不可分為二騰蛇為北方

水獸何以移之中央乎今定其次戊巳吳起勾陳而壬起騰蛇癸起玄武其說蓋本於蘇子瞻所云五臟皆止一而腎獨有二蓋萬物之所終始生之所出死之所入也其說又本于楊子雲法言固直蒙商冥間為冬立為春榮為夏首為秋冥復為冬三子之言皆深於陰陽者也

甚矣創業之時易立法守成之中與其復法難也

世宗稱本朝中興而雲渭陽懿又稱遇主其所論十事俱鑒鑒當行而世宗在御四十五年竟不及行一事此聖子神孫所當加意也一言洪武中令天

三

下多裁桑棗今六軍萬姓仰食江南萬一漕河運使南土災荒將安仰給必與治北方水利勸課農民裁種桑棗此今日急務也一言永樂中命寶源局鑄農器給山東被兵之民今誠能查募兵伴招募遊民給以農器使耕還地則數年後可盡闢也一言農桑為衣食之源諸勅按督守令用心勸課一請於陳瑄湖堰可蓄可洩者皆因地脩濬既可興水利以灌農畝亦可分殺河勢不致橫溢一言內外軍職職掌裁有定額今陞授漸多乞初兵部查覈其數一言洪武中軍職子弟年至二十方許比試整職初試不中者

食半俸再設不中者降充軍尉雖世襲典嚴考選乃今悉路權責雖乳臭小兒無不中者乞嚴納賄之禁舉比試之實一言成祖既平交趾問陞賞孰使夏原吉曰賞賞於工時有限陞賞於後日無窮故惟陞首功餘皆賞資適年奏捷者帶奏者獲狀言獲賊盜者冒陞陞職如祖制何一言天下儒生不知誥律

請照洪武中例令禮部刊大誥諸書頒示生員及民間子弟誦讀一言奸民避罪及惜民不力四者俱欲為備請照永樂中例有私自鬻髮者并父兄發北京推回則違方可因而貧民得所一請照景泰中今各

四

李觀每留田六十畝餘悉給民佃種

以人廢言道所不載也世廟時武定侯郭勛言三事一請許清年裁貨物以通下情此在宋時蘇軾曾極言之費小而利大深達國體二請餘鹽盡入塞下以實邊儲近日邊儲大匱議者以鈔銀運司不中邊儲之故此謬也大司農核陳之亦止明邊商開中正引法未嘗廢但餘鹽納銀運司耳不知使如勛言凡餘鹽俱改作正引運司不必收銀解銀戶部不必收銀餘銀而盡派中於邊則亦足邊儲之一法也三請開礦課以助工費此取財於地唐宋籍之國初亦

載在會典極宜舉行但勛後請付之內官而仍復內
官鎮守此恰人之心後人以誤 神廟至今人不敬
置喙耳

嘉靖辛丑十二月光祿少卿華湘撰欽天監事上言
堯時冬至初昏昴中日在虛七度今冬至初昏室中
日在箕六度計未四千年已差五十度矣自至正辛
巳改歷至今每歲差一分五十秒至今差三度六十
四分五十秒也洪武中博士元統言我朝歷法雖名
大統實沿後時之舊年數漸遠天道漸差洪武距至
正一百四十年歲差尚爾況至今已二百四十三年可

五

無修改以今天度乎不報夫大綸曰按時歷法雖起
至元辛巳而不以辛巳為歷元其法以七千二百五
十七萬六千為一元之中平分天地人三元每元計
二千四百二十九萬二千自太乙甲子至嘉靖四十
三年甲子已五千二百九十五萬八百四十矣是天
地二元也今當一千九百六十一萬七千六百已在
人元後推將來每年增一前考已往每歲減一是以
太乙甲子為歷元而不從辛巳也今以辛巳為歷元
者愚家以世遠難竟故裁去始元而以辛巳年歲差
之法起于子半虛六度約下十亦年而退一度自堯

六

至洪武甲子退四十九度五十七分故冬至日經箕
七度七十七分正統甲子退五十度四十一分故冬
至日經箕六度九十六分宏治甲子退五十一度二
十四分故冬至日經箕六度十三分嘉靖甲子退五
十二度七分故冬至日經箕五度三十分以後每度
約退一分三十八秒四十九微自嘉靖初至 今上
壬午六十一一年又退九十三分非復至元舊也日食
多寡則里差之法當請者日輪大月兔小故自下望
之相掩南北不同每千里約差一分東西不同每千
里約差數刻正德甲戌日食推步八分六十七秒而

七

閩廣至食既萬曆乙亥日食京師未甚而蘇松至晝
晦則南北地勢然也來朝歷法大約盡此至今不改
日差歲減矣故略記之

八

高廟時有內監知文史言及政事立遣還終身不召
遂定制不許讀書識字 宣廟始以詞林教之 二
聖各有意而王振還事 宣廟即首亂政汪直劉瑾
俱涉略書傳似 高皇之意遠矣然亂政最酷如魏
忠賢又却不識一字則 宣皇亦未可議也總之立
法宜周而意生法外不獨此也

洪武六年開文華殿于禁中命選舉人年少質美者

耕業其中又選成均之秀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則文武之名固士業而起非錄上德也

閔子京曰西勝藝花記云花之早教者曰堂花堂一曰塘今塘報疑沿堂字之謄蓋亦取捷達義也不知實不然塘報因宋時以河北為邊無橋益津等關皆阻水拒虜為塘以通報故曰塘報李願曾以問是臣無知之者

近年北華云李長吉為童初宮教授余所識士人魏鍊字叔夜方就學於童初宮或訊之曰未或道男子在童初宮未成道女子在易蓮宮俱學雲集長吉已

成道者特為教授耳余曾備載之青光中按陶貞白

冥通記曰男真為童初宮女真為易蓮宮又按薛用弱集異記蔡少霞好問通常被鹿幘裙宋人引去今

書紫陽真人山玄卿所撰蒼龍溪新宮銘尾曰易蓮

徒誦童初誼說如乾乾坤自有日月清宵二百三十

一年四月十二日建清宵者蓋上帝紀元耶上帝亦

有吏管乎抑如後世人主之累政元也又按童初之

義當是曰初學入道如童耳易蓮出於韓詩外傳曰

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閨閣兮乃止播耳不

知其時之易蓮今此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閨

棺乃止其意鬼仙尚煩學則閨閣亦未可止也

顏淵問于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謀而有禮也夫賤如貴必以為卑而能不屈也夫子則曰謀而有禮斯為聖人之言乎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斯之謂矣

孝廟時庶子張昇論森相劉吉御史魏璋等阿吉意交章劾昇指為輕薄小人此本朝記載皆云然余以小人無和至此等事極矣身在言路不能破森反從而阿之甘為鷹犬鷹又止擊物而彼則擊其所擊者

更不如矣獨以魏璋後為吉劾同官湯羅故遂獨著而其所等者晦匿紀事者之失也識之以告後之南

童

本朝之弊莫過于臺省太多議論繁雜權要者聚賂賄益張蓋言路之弊宋已受之然其人少尚易精選

即有不端亦易交逐今臺省至二百餘員非附和為

同即置愛為詳成勢之人常十數倍于大臣焉得不

賄日廣而吏治日壞乎嘗考洪武十五年曾置諫院

官以者儒詞齊趙肅何顯周為左右司諫正言此猶

宋制也已而罷之蓋當時六科止承行豈極六曹事

御史事權甚輕故與行人各置百餘員以供奔走非往之為言路也諫院既罷權遂歸之為弊至此聖祖創法周家千慮一失殆禍無窮悲哉

太祖時傅友德等平雲南命長興侯耿炳文往詣友德班師沐英留鎮先是一年炳文方同廷安侯唐勝宗史視陝西非奉朝請間候也何以特命此鄭重蓋鑒于衛瓘郡鍾之事也況一鎮一歸乎聖意淵矣洪武初已行科舉之制未幾罷之至十七年始領科舉成式而是年即申明鄉舉里選之法蓋終以此為正條而科舉輔之也行之久久而漸失祖宗之意矣史治何緣不敵乎

成祖曰兩陣相對勝敗在於呼吸之間雖百步之不能相救矧二百里耶此非身親戰陣者不能言書生坐籌分合聞之可以掩死

嚴老齋雜記卷之五

石民芽元儀止生著

何喬新嘗有疏曰國家制律每銀一兩值錢一貫今則值錢八十貫是國初常人監銀八十兩方得絞罪監守監銀四十兩方得斬罪今常人監銀一兩監守監銀五錢即生絞斬嚴折中之銀每一兩銅錢一千文各值鈔四十貫其說不行余以即行之亦五十步笑百步耳不如竟以所值定罪方得立法意而贖銀較之呂刑失於太輕不用鈔八錢二之例而俱照收贖律鈔以銀折之但按一百至鈔四十二貫為贖銀

卷五

新則納銀四十兩流三千里納銀三十六兩較之今難犯元罪一十八兩總徒四年十四兩四錢則為加重庶得其平也若贖罪例鈔及錢鈔兼收例俱錢估鈔時所定最無謂也

國初編戶原以十戶為一里有奇零則附之宏治間定預備倉糧事每十里以上務要積糧一萬五千石則是每里積一千五百石每戶積一百五十石也雖有連年水旱民安得餓死乎脩明此法足矣不必他求也

人皆知舉實為正途而不知監生吏員亦有正途也

王三原恕為家宰時曾有奏曰宣德正統年間天下亦有災傷各處亦有軍馬當時未聞有納糧革納銀兩為監生吏典等項事例糧草不聞不足軍民不聞困弊近年以來各邊年歲少有災傷所在守土等官止圖目前分寸之利不為國家長久之計輒便奏開生員吏典納粟等項事例彼此効尤遂為長策自有此例難迎者日多一日以致正途監生吏典因而壅滯不得出身候選多至十五六年以上纔得一官誰肯盡心職業此疏大有關係余以欲吏治之興不盡去事例不可然而不敢言者以歲需其數十萬金

二

之用也今用屯鹽錢三法則足于財矣何難去此或曰恐既富方叔之義未當余以為當用開屯之法使民得以力田起家中有異材不妨如國初顯用稅戶之例則人思自奮矣其刀筆小才各勤於其業自從其正途考選以進何憂阻滯乎

今足邊儲之法如聞屯田中餘鹽催民運嚴倉收之外尚有折銀一法當更正總開戶待馮清奏改西安延安慶陽等府糧草皆徵折色銀兩解運夫以三錢一石之糧即以三兩一石折之而銀不可食究充糧必貴至四兩五兩即不至四兩五兩而衣金玉死者

此比矣此作備者當追殺也

梁文康儲其所取士田賦審証之曰沒其資可抵天下租稅之半則近王在晉謂沒焉世龍之資可以免進餉三年不足謂過矣嘻

今聞臣無不同知經筵事者矣景泰初江湖商賈已在本間矣然陳循高叔同知經筵而湖路兼經筵官而已此今昔所不同也

本朝諸生言事遇知者不少如太學生楊浩諫景帝幸隆福寺及請討也先軾王之罪即授河東運司判官權知順德府軍官都憲太學生虎臣諫 純帝黨

壽山搭棕棚廵幸即召至左順門至傳 溫旨受其

殊命吏部授七品官得雲南一令而卒其後復以科第起家及或不甚著者甚多也暇日當合為一編以近日錢嘉猷胡煥猷足之

國初定匠籍者班役此即差役法也後折匠班銀官自依之此即准役法也後法使于民然國初時得以營建鉅萬而無困敝者以行前法耳太祖營南都國民未定不必言矣 成祖營北都永樂四年閏七月

徵天下諸匠作河南山東陝西山西及直隸江北諸衛所府州縣各選軍士民丁期明年五月俱赴北京

糖後半年更代並人月給米五斗較之近日大工僅價相去幾何可以知其貴否也

仁宗嘗論楊士奇等曰卿等各有職務朕欲得學行端謹者儒數人日侍燕閒備顧問可各訪以聞士奇等以侍講王進布衣陳繼對遂建宏文閣于思善門之左作印章命學士楊濟掌閣事進佐之繼至授翰林五經博士近日 主上自政事之外所問文學事

實關臣以下俱莫能對御史黃宗昌請選文學之士前南京光祿少卿文翔鳳前南京考功郎中王象春等以備顧問聞臣竟已之蓋恐侵職務也余以本朝

政事入東閣者無預職務之名則亦不關政事如掌誥者是也近年始不用此制耳今若仍復宏文閣而以處文學之士以備顧問何至侵內閣之權而不使

天子得博學多聞之益乎

本朝賢豎懷恩杜叢氏 宣廟間御史蕭綸言事忤旨杖死其諸父太僕卿希文坐逮幼子被宮即懷恩也此當獨表其姓于史傳以識其白

本朝名將山雲生時未嘗封也死後追封懷遠伯此沉東所以諸進封周尚文也近年葉福清向高為戚

大將軍繼光頌而不及此僅如廢而已此不足為勸

也

賈誼曰：諸侯勢足以專利，力足以行，雖令冠處女，勿謂無教。今冠處女四宇甚衆。

開鬼者曰：人有鬼器，亦有鬼耶？法苑珠林記劉宋時，吳興費崇先受菩薩戒，每聽經則以鵝尾香爐置膝前，一日見一人容服不凡，迺來舉爐去，崇先視膝前，爐猶在，坐側有唾壺撤去之，即復見此人還爐于前，未至席，猶見二爐，既至即合為一，方知神人所提蓋爐影耳。爐影即是爐鬼，如此則何物無鬼。

唐人詩文中于投入道者，每引鍊子骨事，其事聲載

于續玄怪記，其說曰：昔延州有婦人白哲，頗有姿貌，年可二十四五，孤行城市，年少之子，悉與之遊，即昵焉，枕一無所却，數年而段州人莫不悲惜，共醢喪其為之葬焉，以其無家，瘞於道左，大厯中，忽有胡僧自西域來，見墓遂致生，具敬禮焚香圍繞讚嘆數日，人見謂曰：此一淫婬女子，和尚何敬耶？僧曰：非獲趣所知，斯乃大聖慈惠，善捨世俗之欲，無不夠焉，此即鍊骨菩薩，不信可磨驗之，衆人即開墓視，遍身之骨，鈎然皆如鎖狀，此義人難遽信，余細細思之，其言不妄，彼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為餓虎，疏疏一飲食之，欲耳。

且帶一殺板，使遇腐儒，必告之曰：餓死事小，然佛竟殺身飼之，少年思法，其吃嗔何減，餓虎且彼無殺業，我不必捐身，慈悲本等，豈有慳惜？大善知識，必首肯斯言也。

先正程敏政別號荳陵，此必用程靈鏡助屠殺廢事，蓋敏政歛人靈鏡亦歛人，必其先也，然歛縣圖經所載本事，則所助之屠為黃陂湖屠。

今制殺人於市，殺後無餘刑也，逸史載唐樂生被冤殺於制使裴鉉中，至總場舉頭見執捉者一人，乃虞侯所錄，樂生曾攝都虞侯，語之汝是我故吏，我今分元

者

矣，爾慎無拉舌頭，若如此，我死即當報汝所錄，至此時亦不暇聽信，遂以常法拉其頭殺之，然飲咎咎單殺之於外，拉者忽驚蹶而仆於地死矣，如此則唐法于典刑後尚有咎也，亦一異聞記之。

刀輪車兵法所載，古人以塞城門蓋巷戰之具也，近年遼事初起，歛兵器者紛紛有欲造刀輪以破陣，其人雖得威名，南中公卿奔走視之，余往觀，自知悞，怵余微哂而去，朝野食我曰：唐魚思嘔有巧思，武后欲造，無作得者，咄應制為之，甚合規矩，遂用之，無何有人捉匪，言咄云：徐敬業在揚州反，咄為敬業造刀

輪以衝陣報傷官軍甚衆推問其承謀之夫古今事有不同理則一也唯難巧不能使刀輪衝陣散衆雖愚不至以刀輪衝陣

南楚新聞曰唐汾國公杜稔節度江陵然南唐使秦巨謀以蠻寇大衆兵刀不敵來奔既謁見公公怒其不庭趨退而使吏謀之曰汝鳳翔民也驚而為鳳翔節度使汝不認桑梓耶巨謀報曰甚難家世岐下然少離中主太傅擁節之日已吞分州實不曾趨走台階此日況在荆南若論桑梓固非儀也稔怒陷報之蒲死一月而稔卒稔自是輪妄然巨謀曰若論桑梓

子

固非儀也則于本處節度應行庭趨矣近人甚誦其鄉之督撫然亦無此儀此古今不同也

唐裴炎之甥牛勣慕五柳先生之號自稱布衣公子近有士人推自負舉動如貴人然實不能具車馬人稱之步行進士足以千古遠也

唐之李丹丘可與展子陵陳國南同傳竟歸于野史其名不甚大然國南可為帝王而不為世皆知之子陵本領世或未盡測也顯者人尚不能測況晦者乎丹邱曰昔陶朱以會稽五千之餘年矜矜吳後去越相齊于齊不足稱者豈智於越而愚於齊蓋功業隨

時不可妄致也此言豈易及哉康願思用趙平尚未悟此也

神仙山伯甫授藥於外甥女時年七十漸還少漢遣使行經西河於城東見女子答一老翁頭白如雪跪而受杖怪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山伯甫慈愛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少壯今此兒不肯服藥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急之故杖耳使者問女及兒年幾許女子答曰妾年一百三十歲兒年七十七年矣以此計之生兒之年正六十歲未服藥之時即能既老注于耶近山東平度州民婦七十生子則

本

此女又不足奇也

白日飛昇者每云乘霍故手抱真高騎雲皆刻未嘗習之近一士夫因而仆越以病然謝自然上昇却云去時乘麟來時乘雀何不習之于麟不得上昇亦差可免仆後復有癡人習霍當賞余此言也

太白里君傳張士平浚井法以子午之年五月戌酉十一月卯辰為吉丑未之年六月戌亥十一月辰己寅申之年七月亥子正月己午卯酉之年八月子丑二月午未辰戌之年九月申未三月寅丑己亥之年十月申酉四月寅卯取其方位年月時即為福地滋

井及泉必有良效

宣室志曰尚書王公潛節度荆南時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公公不為禮寓逆旅月餘窮乏益甚遂寓所來歸子于荆州市有市門監俞叟者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生曰吾家渭北貧苦未達無以來親府帥公吾之中未文也吾不遠而來冀相聞帥而公不一顧豈非命耶叟曰某亦困者無以厭吾子之急今夕可泊吾宇下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延入摧簷破牖致席于地坐語且久所食陶器脫粟而已食訖夜既深謂呂生曰吾常學道于四明山偶

元

晦于此適聞王公忘舊甚不平吾為子設一小街以助歸程可乎因覆一衾於地有頃啓視見一紫衣人長五寸許指曰此王公也呂熟視酷類馬叟因戒曰呂生爾之中表姪也以食貧故自輦下千里而至爾宜厚卹以展親親何恃貴忘故如是耶紫衣偉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呂生無行資可致一馬一僕嫌二百匹紫衣入俸而揖於是復覆以衾再啓之已無見矣及旦叟促呂歸逆旅王公果使召之方見即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殷未果接言深用為愧是日始館呂生釋亭與宴遊累日將戒逆贈以僕馬

及隸二百呂生乃歸渭北今之貴要自飽囊囊葉肯分潤親舊焉得俞叟十百人分布天下俟數五寸紫衣人耶

十

服老齊雜記卷之六

石民茅元議止生著

吳開集載宰相李泌奏補關盧景亮移質于大定中
皆自言類有章奏諫白國有善即言自己出有惡事
即言苦諫上不納合以大不敬論請付京兆府德宗
曰景亮不知穆質曾諫不用如此御筆書予一官遂
遠貶按本傳泌白罷拾遺補關帝雖不從然因是不
除諫官唯用韓皋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
食中書舍人署故時戲曰韓諫議雖分左右歸拾遺
莫辨存亡如是者凡三年始以章綬梁肅為左右補
闕則其諫重貶廢穆應不妄也此泌相業第一事三
代以上不設諫官蓋一以事無專官則人人可言雖
百工之賤亦得執藝事以諫一以既有專官則彼必
自求題目雖賢者不免而三代以後賢宰相知其言
而不欲居其名都候議贈俱絕古今故敢為此耳
唐人叔稱主人曰郎君今稱人家兒郎為郎君矣古
人稱故人子亦曰郎君如此則太無別神仙傳權叔
木家傭陳安世曰大家君教我耳此三字與雅可入
文章

靖玄怪錄載神仙王樊疏麒麟客者曰樂雖難求告

亦易造此言名理甚快我輩富貴得意之場皆有告
趣故捨桎梏一遠欲求樂境了不易得然余久惡惡
難每于極迫促之時於空心眼頓覺種種惡趣了無
苦味此二語實透實微

杜子春好酒閒曠資產蕩盡老人贈以三千萬曰吾
得此人間之事可以立孤孀可以衣食于名教復圓
嗟乎名教何等事而乃銅臭所可圓然要之于至其
言不謬每念斯言不覺三嘆

彭祖曰仙人者雖有不死之壽然去人情遠禁樂有
若雀化為蛤雉化為麋失其本真更守吳氣余之惡

未願此已此言雖非至論然亦快透極矣

王母曰六甲左右靈飛致升之方四十年傳一人得
道者四百年一傳得仙者四千年一傳得真者四萬
年一傳昇太上者四十萬年一傳大仙真之分久矣
太上者又十倍之手得道者想即真經所言得道者
了非仙人也蓋長壽而終於死者也

仙人黃眉翁曰吾卻食吞氣已九千餘年目中童子
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十年一洗髓二千年一
洗毛此余丁卯所著雜說名為青光之本也亦自謂
脫去塵言庶幾洗髓洗毛耳

張果善於胎息，累日不食。食時但進美酒及三黃丸，凡服食者，必取資益。三黃惟取其降火耳，蓋以起為生也。

今之僻事番役，唐稱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即漢之大誰何也。此輩非良人所為，何遂稱不良人，將以其嫌不良人耶？然究非美事矣。今士大夫以得金吾為榮，是愛其子弟，不如六郡良家子矣。

唐開史稱裴休實一古直，以款識有齊桓公會於葵邱歲鑄，其門弟子劉蛻以蔡邱之役實在生前，不得以益稱，裴公慄然而悟，命擊碎然後舉費。此常人易

二

辨，何美公至此方悟，然其擊碎自是快事，雖似開其宿憤，亦有留餘後世，乃近世嘉禾項氏聞尚寶一銅器，亦以桓公慄為奇，當未聞此耶？即未聞此，亦曾不思生前無諒耶。

伏梁公詩勝，奪張昌宗之翡翠袍，宋之問詩勝，奪東方此萬鶴袍，二君邪正不同，然其事皆在則天時。

北夢瑣言載江陵顏雲，偶收諸葛亮兵書，自言可用十萬軍，吞併四海，每至論兵，必據袂叱咤，若對大敵，時人謂之簡諸角觝，今日顏雲亦何多耶？史不勝載，遺忘其名矣。

唐建中時，令狐坦知貢舉，時執政間有怨薦，托不從，勢擬傾覆，坦惶恐甚，因退其私書，上謂坦無良，放將日竄逐，不得與生徒相面，此唐之嚆矢，所以公行也。然斥逐發私書者，甚可以致厚道，道有士大夫負其名，而廉發私書以自飾，竟以苟免，此古今所以不相及也。

李德裕不隸科第，其為藩府從事日，同院李評事以詞科進，適與德裕官同，時有舉子張文軸，侯與德裕舉子既快，復請之曰：某文軸當與及第，李評事非與公也，故平李構怨時，有請令德裕主貢舉以解忿者。

四

奇章終不許，夫以德裕之才學，自以好雄馬不入隊行，遂使隊中騷馬見輕，以至終身，今會昌一品集昭昭千古，奇章文人亦雅進之，況及第乎評事，不知安在耶。

唐崔郾侍郎既拜命，於東都試舉人三署，公卿皆祖於長樂傳舍，時吳武陵任太學博士，策蹇而至，郾聞其來，微訝之，乃離席與言，武陵曰：侍郎以峻德偉望為明天子，還才俊，武陵敢不薄施塵露，向者偶見太學生數十輩，揚眉抵掌，讀一卷文書，就而觀之，乃進士杜牧阿房宮賦，其人真王佐才也，侍郎官重，恐未

暇覽於是播笏朗宣一過。酈大奇之。武陵諸曰。侍郎與狀頭。酈曰。已有人。武陵曰。不然。則第三人。酈曰。亦有人。武陵曰。不得已。即第五人。酈未遑對。武陵曰。不爾。却請此賦。酈應聲曰。敬依所教。既即席。白諸公曰。通吳太學以第五人見惠。武曰。為誰。曰。杜牧。眾中有以杜牧不檢細行問之者。酈曰。已許吳君。牧雖屠狗。不能易也。此足見情才之盛。更見大道之公。厲者可以公薦。聽者可以公聽。豈如暮夜關節。輕財是耶。又豈如今盲眼瞎撞。坐收廢鼎耶。然不知狀頭之外。何以重第三第五。而不取第二第四。當質博者。

五

唐代宗雖非純君。然頗有度外之事。非常主所及也。獨異志載有萬年尉侯彝者。好尚心義。嘗匿國賊。御史推鞠理窮。終不言賊所在。御史曰。賊在汝右膝蓋下。彝遂揭裙。自擊其膝。蓋翻示御史。曰。賊安在。御史曰。在左膝蓋下。人擊之。翻示御史。乃以鐵鉗烈火置其腹心。煙氣燒灼。左右皆不忍視。彝大呼曰。何不加度。御史奇之。奏聞。代宗即召見。曰。何為隱。彝自貽其苦。若此。彝對曰。臣實藏之。已然。語于人。終死不可。掘送貶之為瑞州高安尉。此事選英主庸主。俱無活理。代宗却僅貶之。此兼豪杰聖賢作用。又戴房光

庭為尚書。故入諱昭流放。而投光庭。光庭遇之。既敗。御史陸遠逸過之急。光庭急乃見時宰。時宰曰。公郎官何為匿此人。曰。光庭與諱昭有舊。以達窮末。且所犯非大。故得不納之耶。若猶以送官。居廟堂者。復何以待光庭。時宰義之。乃出為惠州刺史。無他累。光庭固不易保。時宰何人。豈庸人可庶幾。竟失其名。患大。

古人擲骰子。以堂印為上。不知即今六四否。四在唐時已賜緋。印為紅色。想即此也。唐時王生與夏侯孜同在鳳翔。連帥座酣。從事以骰子祝曰。二秀才明年

六

俱得登第。當擲堂印。此一證也。

戎式粗惡。物料低下。至萬曆末年。以及近三朝。至矣。至崇禎錢。竟無擦磨工。字畫皆不全。開元錢通傳王今者。不惟輪廓精美。即字亦歐陽詢所書。古人不苟如此。今太懸絕矣。

今琴聲差雅於諸樂。楊用修亮謂之胡樂。則似等于芋阮琵琶。然唐于頃樓。即謂三分之中。一分琴聲。二分琵琶聲。無本色韻。則其未久矣。然唐琴師董庭蘭尤善泛聲。祝聲。謂大小胡茄也。則琴之變雅。正自唐人起耳。唐明皇恨琴聲。欲以羯鼓洗之。自然趨入於

胡變其正雅矣。

唐人有過宮人入道詩。今皆以為出家也。然二者自不同。伽藍記曰。後魏高陽王雍。賣極人巨。豪侈無匹。妓女五百。羅綺從風。庭亮俊。諸妓志令入道。或有出家者。則可知二者不同也。入道即今所謂在家。脩行也。北方于此等。不分男女。皆稱道人。即其遺意。

賓王交拜。其來尚矣。其開錄唐人所作。乃記后土夫人與韋安道冥婚事。官監贊曰。后土夫人乃冥數合為匹偶。命安道拜。夫人受之。夫人拜。安道受之。如人間賓主之禮。豈古賓主禮如此耶。其事雖証。聊借為則。天分過。然于此可證古禮。

大唐新話上皇召肅宗謂曰。張均弟兄皆與逆賊作權要官。就中張均更與賊毀阿奴家事。天龍不若其罪無赦。肅宗力救之。下殿叩頭。上皇命左右曰。扶皇帝起。乃曰。與阿奴處置。張均長流嶺表。張均伏誅。玄宗小字阿瞞。嘗自稱之。對兒子何自稱阿奴。此不可解。又深恨均而反得長流。亦不可解。

戎幕間說曰。泓師與韋安石善。嘗語安石曰。貧道近於鳳棲原。見一地。可二十餘畝。有龍起伏形勢。葬於此者。必累世為台座。安石曰。老夫有別業在城南。待

開時陪師往詣。問其價幾何。安石未聞謂曰。公為天子大臣。泓師通陰陽術數。奈何一盤潛遊野郊。惡禍生不測。安石懼。遂止。泓歎曰。國夫人識達先見。非貧道所及。公若要買地。不必躬親。夫人曰。欲得子美家地。不買安石曰。舍弟紹有中塲男。未葬。便與買此地。泓曰。如贅弟得此。即不得將相。位止列卿。已而紹竟買其地葬中塲男。紹後為太常卿。禮儀使。卒官。今世傳父母廢子孫。葬師猶勝。湯不已。若加子孫旺父母。當無食暇矣。然古宰相異議。不敢擇地。今官愈高。求地愈急。上不以疑下。不以諱。此葬師得安食于今時也。

唐至德元年。史思明未平。衡州有婦人懷四娘。等刺血謂于寧前。願入義營討賊。人心如此。兩都焉得不復。安史高得不平。唐中興之歲。焉得不就。今之男子。豈不如古婦人。然一請當先。必遭讒阻。故兵興數載。人心愈不前。使使主上曰。女首如鵠。播首如鵠。可慨也。

北夢瑣言。載唐進士李茵。得官中。流出紅葉詩。後傳宗。辛蜀。茵奔竄南山。民家見一宮娥。自云宮中侍書。名雲芳子。有才思。茵與之款款。因見紅葉。歎曰。此妾

所題也。同行詣蜀。具述宮中之事。及綿州。達內官曰。大人議之曰。書家何得在此。遂令上馬。與之前去。如此則稱能書女子為書家。甚典而有據。今人未知用也。

高髻雲鬟宮樣妝。春風一曲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閒事。惱斷蘇州刺史腸。此劉禹錫赴任姑蘇過揚州於州帥杜鴻漸座中作也。今本中皆作惱斷。案漢文議獨稱斷盡。于本事論之。則斷盡為是。

振言貳唐鄭朗相公。選一僧善色。謂曰。郎中責柱人臣。然無進士及第之分。若及第。則一生厄塞。既而狀

元

元及第。賀客盈門。唯此僧不至。及重試。退黜。時者甚衆。僧獨賀曰。富貴在裏。既而竟如所卜。于此考之。唐之狀元及第。亦尚有重試退黜者矣。

王泉子貳鄭敬以孤寒不中第。牛蔚之弟僧儒之子有氣力。且富于財。謂敬曰。吾有女弟未出門。子能婚乎。當為君展力。甯一第耶。時敬已為李許事之竭矣。有女二人皆善書。敬所行卷多二女筆跡。敬願已寒賤。必能致勝。雖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視。不日敬挈牛氏而歸。將及家。敬始牛氏曰。吾久不到家。請先往候卿可乎。牛氏許之。洎到家。不敢泄其事。明

日牛氏奴軀其輜索。直入。即出牛氏居常所貌好懷懷雜物。列于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為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即妻也。又何夫人焉。即撫膺大哭頓地。牛氏至。知其言已也。請見李氏曰。吾父為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據不能富貴。豈無一椽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乎。今願一與夫人同之。夫人縱憾於鄭。甯忍不為二女計耶。時李氏將列于官。二女共奉觀其袖而止。按高則誠所撰琵琶記。托名蔡中郎。而其婦翁稱牛丞相。或曰。元時有百花丞相。百花者華言牛也。時有張贊婿事。故托名牛郎耳。今觀之却不然。直是全用此事。特以鄭敬名不著。故借中郎亦以中郎曾受知鄭瑒君。故可借耳。慈乎。王元美據說郭謂牛名案。其人為蔡生妻。為趙氏。其事與傳奇更合。而與此小異。

中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冥祥記載晉中散大夫趙泰如見冥吏云殺生者當作野游翫止暮元劫盜者當作猪羊受人屠割法違者作鷓鴣鷹鷹兩舌者作鷓鴣鷓鴣得債者為鷓鴣牛馬每疑人殺生甚多使必作猪羊等物償人亦何如得了有野游一途可以了抵則數十殺生亦數年可了差為快便且諸物具殺業只不合自我殺之故一短命野游自足抵償不若劫盜殺人之必當以屠割報也蓋亦以所報之物皆前生劫盜殺我者故此

得永減耳佛謂冤冤相報此自是從人情中勸出至理想其準報既有主者亦必如擬律者之有輕重增減也此事佛家未嘗暢論焉得明跟人與質證之分野之說千古一大疑今以十二州配二十八宿至鬼方百粵之間即謂諸宿之外豈天體之大止照中上一隅耶或曰南極星不常見則化外諸國自有分野此其說似矣然日月所經亦止此耶又不相合按杜陽編云元和八年大於國貢重明枕神符食云其國在海東海三萬里當於宿之位故曰大於國則三萬里之外亦共此分野矣余嘗曰星之有分野如日

月之在庭院一院之出沒東西不礙天下之出沒東西也而各自具足二十八宿照中土分野亦如一院之日月耳此于理始無礙于大於之言而蓋信鎮江圖山在江之介天啟七年江淮間頗饑有道人指其土可食民競取之時遂傳得一鈴記言涉沃鐵然其言又半與舊傳合余疑因土可食人遂附食之蓋逆睹方職人心洶洶耳是時在南都叔輩自湖來過而得之余亦曾食焉甚可食入匙更無別人疑其事以載籍不載故附食之說遂減然自是不學之故少所見多所怪耳按紀聞曰開元二十八年春二月

懷州武德武修武三縣人無故食土云味美異於泥土先是武德期城村婦人相與採拾聚而言曰今來貴人機若為生活有老父紫衣白馬從十人來過之謂婦人曰何憂無食此菜水傍土甚佳可食汝試嘗之婦人取食味頗異遂或老父乃取其土至家拌麵為餅餅甚香由是遠近競取之渠東西五里南北十餘步土並盡牛爾時在懷州親遇之又唐食要曰太和四年八月太原節度使柳公綽奏雲蔚代三州山谷間石化為麵人取食之此二事與今正合不足疑也但俱非滅世事耳

古人以食器當以藥金為之。可以延年。當時人亦能辨之。東漢陰長生常作黃金十數萬觔。以布惠天下。貧人唐太宗常令成粥。進金數萬觔。所謂大唐金也。此兩金必尚有流傳者。人自不識耳。

劇談錄曰。漢高后求三寸珠。仙人朱仲在會稽市販珠。乃獻之。賜金百觔。魯元公主私以金七百觔求珠。復獻四寸者。不知此仙人須金何用。豈欲以布惠貧乏耶。又何不以大還點化。豈厭守丹煩瑣。鍊珠以化全耶。

通幽記載唐張恭之。女嫁與唐昭。死後竟復歸如生。

通

人問。欲何膳。荅曰。異中珍羞。亦情最重者。惟漿水。粥了。不可致耳。冥食資于人。蓋以人。不以漿水。為供鬼也。今京師有之。甚佳。鬼亦頗知味。

獨異志載。唐李赤為廁神郭氏。選塚。廁神古傳名郭登。李赤即墓白而名者。其為詩。微白形廓。而甚惡。有潤于白集者。余修輯全唐詩。紀已歸之。亦矣。未討如此。宜為逐臭者所還矣。

唐時湖州有梁戶家。池生青蓮。花刺丈。命牧蓮子歸京。種于池沼。或變為紅蓮。因異之。乃致書問梁工。梁工曰。我家世治靛藍。嘗以蓮子浸於靛底。然後種之。

若以所種青蓮花子為種。即其紅矣。蓋還本質。又何足怪。乃以所浸蓮子寄之。近世不復見青蓮種。余惟見鄉中一女人。以念佛生。極樂園桶中生青蓮耳。何不以染工法試之。當為我耶。續此政實也。

晉咸平四年。立芳園于金塘城東。多種異菜。名曰雲薇菜。有三種。紫色者。上名曰雲芝。余性好植蔬。常與友人言。寒夜客至。有蔬脯二十種。鮮十種。便大富足矣。當製金塘嘉名。以名吾園。此五山家本色。帝王家高得胃之。當致頌天上。必斷歸我也。

茹

唐時即以陸鴻漸為茶神。為茶神。為茶之家。陶其像。有交易則茶祭之。不和則以釜湯沃之。嗟。嗟。鴻漸何辜。每受湯沃。當為消除清福耳。

昔隱人之婢。稱芳草。設草。今隱人苟蓄侍兒。當以此廣之。魏武時。有神草。名合歡草。可稱歡。朝晉武時。有異草。如金燈。又稱異草。相草亦名蜜子草。可稱蜜草。歲終草一名麗草。亦呼為女草。赤縣洲生紅玉之草。食其實。醉三百歲。名曰醉草。雅州出舞草。漢武時異國獻。步草。桂林有草。見之令人睡。名曰睡草。鄭康成書。帝草。又稱書草。又有令草。天草。皆雅名也。

唐天后時。有獻三足鳥。以為周室之瑞。左右或言一

足偽耳。天后笑曰。但令史冊書之。安用察其真偽。須臾一足墜地。凡為天書稱山呼。云歡迎道中。皆此意也。武后快人。直說出耳。近世一種令主。又使人為之而已。固不居之。更添一番着數矣。然總為史冊書之耳。

南楚新聞曰。李光者。不知何許人也。以謾倖事田令孜。今孜娶焉。為左軍使。一旦奏授朔方節度使。勅下翼日無疾而死。光有子曰德權。年二十餘。今孜遂署劇職。會信皇幸蜀。乃從令孜扈駕止成都。時令孜與陳敬瑄並專國柄。人皆畏威。德權處于左右。避通仰

五

奉奸豪輩。求名利。多賂德權。以為關節。數年之間。聚賄千萬。官至金紫。光祿大夫。簡較右僕射。後教瑄敗。為官所捕。乃脫身。遂於復州。衣百結。丐食道途。有李安者。常為復州。後得捷兒。與父相熟。忽覩德權。念其舊。遂至私舍。安無子。遂認以為姪。未半載。安死。德權遂更名彥思。繼李安為閹人。有識者皆目之曰。看馬李僕射。近者逆諸用事。凡中貴子弟及驕無賴。皆驟至一品。甚有加保傅者。事敗之後。誅逐之外。漏網尚多。俱為匹夫。有復納承羞者。不異於看馬僕射也。士大夫赴此時。加銜者。人目為偽官。不復以大

察視之。崇禎元年。尚有開視行京師者。其謀人自謂人曰。加銜者不必避。可笑也。此輩又無論矣。周穆王八龍之馬。六名超光。一形千影。形容捷逸。但覺形靈。古人文章之妙如此。

廣異記載妖狐。唐時兗州李參軍。拜職赴上。途次新鄭。逆旅遇老人。請漢書。因與交言。便及姻事。老人問先婚何家。李辭未婚。老人曰。君名家子。當選好女。今聞南真。益為彼州都督。若逼以女事君。君何以辭之。陶李為婚。深駭物聽。僕雖庸劣。竊為足下羞之。陶李之嫌。歸于桃李。古人尚以為羞。近見士大夫家。竟有同

六

姓為婚者。雖為鄉黨所賤。而彼自要如。何古今之預異也。又載老狐。蕭公許嫁。作書與縣官。請卜人。趙日。要知唐婚。要尚必聞之。縣官卜人。亦不私毀。此皆成。今古矣。纂異記載。好遊王。以屈報焉。知言。追贈為安國大將軍。以其子。賊為太史令。於是賊上疏辭爵。略云。臣直可因亡父之誅。賴國家之寵。此雖謫言。然今之志士。何可不如賊也。史筆至陳隋。不稱合作。然上章句眼。有非後人所及者。其稱張麗華有神彩三字。已足盡美人之象。蓋形

貌妍妍而神彩不煥不足動人也又曰舉止華閒形容端麗間如弓馬閑熟之間古人每稱閑雅於閑中再加一華字其神彩處可想麗者美人所難却帶端字此所以獨居一間雖孔雀二續亦不敢比肩也陳後主甚諳此中味豈草草者乎史筆亦足發之

宋周伯時雅善詞章策工小篆竊住于英猶每合同志極意風雅然論者即以比短之却不持此也嘗脫脫正盛時也先帖木兒軍敗仍為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勅其喪師辱國脫脫庇之伯時時為中臺御史反劾文等起分干譽脫脫縱賢相庇也先自

七

其失附賢相而護其短其短與附稅相何異其素節如此不持在浙藩時舉動多外以至陷身寇盜也儒者好持論然苟非邪正之關如玉始與之誤得賢名王舒王之誤居吾籍亦何必吃吃理有兩道辯致層出非一番割落一番新信然究竟兒戲王元美論居致有美事終之曰或云屈到之芟建可薦也建之不廣左氏可無稱也左氏之稱柳子可無非也柳子之非蘇子可無議也蘇子之議王子可以無求也甚矣儒者之好持論也余無以答此曠世之議足破從前案曰然王子之辯所不必辯以至鑒而礙者不

少也所謂明知而不能禁多生積習然耶

元末年立分司農司以脫脫之謀也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遼民鎮凡官田及元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鈔五百萬錢又略徵前集賢學士虞集議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園堰之人各千人為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勅賚十二道募農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品三百人者從七品就今營領所募之農農給鈔十錠期年散歸遂大徐嗟乎此善法也惜元行之遲不能濟耳然早可圖又置之

八

天下事何難恰好也

自好為盤斷者每每腐俗可恨喪學者蒙而見聞入乎其體苟非豪傑之士終身守其說而不可拔學術政事皆于此壞本朝胡粹中者尤好此於元末事事議論之如方國珍不當撫而撫劉文成事此失職其是非較然粹中却曰猛虎出林蛟龍失水人皆得以制之國珍攝兵六年屢敗官軍阻江海以自固蓋未可以力勝也若因其請降厚以爵祿導之逆順使彼無失其富貴不憂乎危亡則雖強暴之性可馴而為忠義矣乃以治中移之他路是激其怒而使之叛

也元朝處置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使梓中之言為然則國珍再叛之後位至平章宜其盡忠於元矣張士誠一加而為使相再加而三公真王宜其剛而為忠義矣乃竟何如耶儒者無文成之識不能言之事前及事後成敗已若觀火而猶為此說說以快後人何怪今之叛者得其實也

公論之不暇自唐始也王叔文自非純臣耳然姚崇張說亦何嘗純而享才臣之名於千古叔文之意亦豈苟者其事不就遂為千古話端王元美曰叔文以一言而合順宗然亦未為非深遠慮而至順宗即位

之所任措如罷宮市斥貢獻召用陸贄陽城貶李實招杜佑賈耽諸者碩皆能革德宗大赦之政收已渙之人心而其所最要而最正者用范希朝神策行營節度使而韓泰為司馬每宦官之兵而後之文武大吏卒為宦官所持不能全身而至死死蓋其事之最要且正而禍之烈實錄之即劉闢為韋臯求三川而許以死相助金錢溢於進奉之邸叔文小有欲害不為所餌顧叱而欲斬之抑何壯也臯時已逆知叔文之失宦官心故敢抗疏直言其失而無所顧且神策諸將尚為敢以辭宦官使之知而激其怒何况裴均

嚴綬輩也均綬素附中人者也其所用韋執誼韓泰等固不能盡當執誼部亡論然亦以文學為德宗之寵臣而泰等則天下之所謂名雋有才識者也獨史所云互相推獎曰伊與國曰管曰蒙惘然自保謂天下無人又云叔文及其黨十餘家晝夜車如市候見叔文徑者至宿其坊中解鞋滿簾一人得千錢乃容之此事則醜而不可掩而柳宗元云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隸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吏造怨讎比最為實錄而苟非賢人君子則亦勢之所必至也嗟乎叔文誠非賢人君子然其禍自宦官始不五月而身被天下之惡名以死死又至與李訓輩伍矣不寃也夫訓非叔文比也此言極公而按事極核先獲我心矣然我曰訓亦非注比也今勅額訓注注亦不任受也其說略見於史快矣

職老齊雜記卷之八

石氏茅元儀止生著

余州曰使介甫而實其行虛其心崇其智卑其禮則君實固墮乎後矣夫使介甫虛其心可也其行之實古未有加諸者也使崇其智可也欲使卑其禮則介甫盡棄其所學矣此所以謂之君實也苟如此烏能使君實墮乎後也今不如此君實亦未嘗不墮乎後也

易威則易衰極威則極衰地固有之況於家國乎揚州當唐時紅燈十里繁華甲天下而五季之時蕩無

漢

一

人煙至宋百年漸得興復宋元之際又盛矣高皇帝初取之改為淮海府按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守將張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截城西為隅築而守今又盛矣南宋小說載兀朮渡江時蘇州府城惟顧坦而已未幾而人盛矣其盛極必衰天也其衰而復盛地也

元末辛丑高皇帝尚為吳國公嘗鑄大中通寶錢自來鑄錢未有用年號者此一變也傳之後世失其故實遂謂有大中年號矣

古人以五胡雖主中國然所占止在罪宿及紫垣有

變而虜主顛沛北梁武所以嘆虜亦應天宿也然其時南北分限固不宜歸帝垣于我主至元而一統華夷吏無可應人主之垣豈遂寂寂乃順帝之末甲午七月太陰犯昴十二月太陰掩昴丙申正月太陰犯昴六月復如之丁酉十月太陰掩昴戊戌正月太陰犯昴十月復如之十一月又如之己亥正月復然戊申正月我高皇帝即位昌昱見於罪華之間三月昌昱復出罪北則所占歲在罪耳豈真主已生虜人仍占本宿耶

高皇帝得天下與漢高同而說者曰陳友諒張士誠

漢

三

非項羽比此其所以稍易此誠然然友諒之強世尚知之而士誠之富人直謂坐享耳嗟嗟以匹夫而得據三吳享有二十餘年真主如高皇帝累戰而僅勝之豈無自哉高皇帝謂孔克仁曰天下用兵河北有李羅帖木兒河南有張羅帖木兒圖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路不通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唯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而尚問謀其御衆尤無紀律夫兵不厭詐阿瞞寄奴之所以能兵者止以其能奸耳而士誠有之孫武子神於兵者也以問謀為

上而士誠又能之豈易敵哉終以情用勳舊兵無紀律此高皇之所以不畏而深畏有紀律之橫郭屈已聘之每稱為天下第一奇男子也

太上谷陶隱居註方書救急金匱世皆知之然實不止此事也西蜀華蓋山手經真人說曰陶有三非四非所四非者其一註藥餌方書救急金匱救治病其二好算星度窮究天機潛厥鬼神言人休咎其三種植花木耕鋤山林伐木匠匠自恃聲勢親近朝廷其四望想太重使帝昇天創侍仙樓造降真館又謂陶雕刻文詞勞神典藉好述異事且采真不一潛

三

神二門言善提行修西天記作往生文道釋並修則上帝未見用也余久耽世外昨年後龜勉一出旋遭世網陶所謂求縣令不得正此謂也今年三十六正同掛祖神武之年更復何待平生好醫藥然方書不煩更註此非知免矣自幼潛心緯度多誇畏禍絕口不言休咎者數年矣此學亦不欲傳人自此便絕此念其非亦可免也即待仙降真之事自覺平常不屑望想但種植花木耕鋤山林伐木匠匠此出於性斷不能以彼易此但本無聲勢亦未嘗親近朝廷或真人所非在此不在彼也至於文詞典籍亦自以即復

仙班亦非此無以銷日而宿生曾事二教俱歷歷可記故潛神二門亦終不免然惡意終以兩不相礙上帝豈偏執至此即上帝廢而不用而我自有得亦正不羨瓊陰高班也馬得招李和而與面質之

鹽官鄭端簡晚名卿也鄉之先正也然其為司寇時擬董傳策等三諫為忒曰恐賸彼則加杖執若完三諫之生以俟它日之報天子也黃恭肅光昇詳述之於昭代典則為恭肅曾擬海忠介端以疎以此去官若曰白喻也若端簡之擬王抒郭希顏死此不知有說否端簡終不合嚴嵩而去故人亮之然人臣守職

四

可敬空一事否即曰二人不能無罪焉然司寇守其職可迎意如擬乎我終不能解也

古之大手眼君臣只是善因時以制寬猛而已漢高之用寬諸葛亮之用嚴與我太祖之用嚴皆法此也此意孔明後惟劉青田識之青田嘗語太祖曰自元氏鐵鉉上下相蒙遂至於亂今當維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上曰不然夫經喪亂之民思治安猶饑渴之更飲食則戾害之餘休養生息猶恐未蘇若更嚴以法令譬以藥瘵疾而加之以熾將欲救之乃反害之乃為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惠若從事

其名而無其實民亦何賴焉章溢頓首曰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生之福也然究竟太祖制治之道何嘗不用青田之說特恐奉法者失其意故利器不欲示人耳溢之頓首正在雲霧中也異日上謂青田曰曩者群雄角逐生民塗炭死亡既多休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息之道何如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上曰不施寬惠而禁田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義不崇食粟則無以遂其生太祖本

五

領學問和盤托出矣君臣相契之深必有所風却於應對之際各有時有機亦不泥泥此非解者不足與道也

湯信國平關時陳友定城中軍器局失火砲聲亂發我軍疑其內亂遂并力攻城失火一事能使堅者殲靜者亂觀此則即不瑕不亂而足以疑者鼓敵勇此常料之外也可不慎乎

賦役之法江南至為厲中耳弊極無復先大夫與朱少師國積於湖郡倡均田之法蓋不以戶丁而飽田家說者紛紛謂市戶等太便宜耳然此百之一二即

在此百之一二以應國家不時之需亦何不可畢竟此法行民得休息而諸郡亦俱微行之近漸以楚接洪武間經營興作命中書省議便法悉役及貧民以田一項出丁夫一人不及項者以別田足之高皇參酌民宜必極中正然終以田為則故知以田為準雖有踰越不道百之一二藉口一二任意為之無所不至矣祖宗精察如此憲章之外無他道也

洪武間選官寮老成者以六卿兼歲新選者又備極一時之選可謂周矣又選國子生周璣等侍太子讀書禁中此即唐明皇命李泌與太子諸王遊之意此別有一種涵育後之人亦當一舉之也

六

言官風聞言事此說實無所據不知何以相仍有此言夫所謂風聞者正以事果真實何能盡出已見然事有所據聞必有所自如不可告人言及不可謂其實然何以得借此恣口遂履是非乎聖祖元年王上首誥風聞者真聖主也然此亦祖宗家法也洪武元年上方即位陶安龍興舊臣也而御史尚言其隱過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難知之對曰聞之於道路上曰御史但聽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為盡職乎命中書省點之今上妙年

即同符 聖祖何可及也

洪武元年十二月癸亥手詔召御史中丞劉基命以來春舉行藉田禮當時儀禮大典亦多矣即以基一代儒臣何以獨此典隔年預召之此必基掌力勸高帝行此今行其說故特召之耳歷朝來間亦舉之近且置為後事得無未有青田之心者乎事有文而實寬而急者此類是也誰為當言言哉

大將之下有參隨此自中山王時即行之至嘉靖間文帥武帥俱不廢也後以鎮守內臣亦有參隨遂迺此名今曰聽用曰村官矣然特異其名耳

子

洪武間戶部請開中陝西鹽粟不足則以金銀布帛馬驢牛羊之類驗值準之今每畝邊無粟又謂開屯患虜不知邊人所需正不止粟如布帛等每以商人不至其值甚高故雖領折色多而不足以辦使通其法何物不可中鹽但金銀則當禁耳以金銀者准貨物之等子非貨物也太祖深識此意禁民金銀交易不惟為行錢法亦深察其本也

司農司一官高以開闢荒田為事元時嘗設之非如唐之司農寺如今九卿也我太祖吳國學建未嘗建立後罷之至洪武二年以中原田多荒蕪乃復設

之開治所於河南今中原屯政久廢荒地甚多此官不可不復建議者每以責成州邑不知州邑事多終以文應雖官多則援而此等事必不可不設專官持論者每以似是之論以誤國奈何但設官而不重其權則又如董應舉之屯田終歸掣肘耳然此官罷而并應舉已成之績亦銷滅矣此專官之設也

本朝精明之治莫過二祖時然究竟太祖時為最耳據光正三楊輩對宣廟云永樂之末貪風大作矣然太祖定議揆察事宜即諭之曰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弗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弗沽名賣

直苟察察以為明苛刻以為能下必有不逞之惡此太祖之時所以得成精明之治歟

太歲月將風雲雷雨代天分有威德者也五嶽五鎮四海代天分治疆守者也人主以天之子以其極責不敢自居為百神之主然亦可匹矣本朝祀典祝文俱稱臣似過矣

暇老齋雜記卷之八終

暇老齋雜記卷之九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胡瓊蘇湖之教甲於古今者只以刑政實學分科而訓益涵養新舉雖士人一生本業然在學校政宣分科而治乃得實際此問禮問官之適意亦今士業一經之本指也國初設學時以禮樂射御書教設科不知廢自何時耳修明六條而更斟酌於蘇湖舊法庶幾盡善矣又國初以新律頒布天下鄉井小民猶有不通其說者命府州縣長吏凡遇月朔會鄉之老少令儒生讀律解析其義流漸至今儒生且不知律為

何物矣即已登仕藉使不為有司則撥輔公孤以反初服猶未見律也即為有司者亦臨事翻閱直為胥吏欺耳帝澤何繇下降窮民何以托命乎故學校之中尤當以講律為見而兼及於故實學校之事非天子不得更法何日幾幾至於士大夫頗有肯講說教者然自語錄之外不屑及此此非真心為後進也也余嘗與鹿伯順言士大夫有名教之任者與諸生談經講理之外便當立一會講之學講典故講刑政分門而習常舍而肆為國家教育真實人材此忠之大者也聖人復起必以我言為然矣

世宗求相汲汲至六年十月始得張文忠入輔然是年文忠即卷革各省鎮守內臣及清皇親莊田革旗較三萬一年八百餘人歲省糧儲數十萬革冗官冗兵四萬餘人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今主上求相汲汲更甚世宗應運而興宜至六年淹也且鎮守內臣主上不待宰相自能革之英邁過於世廟宰相更可有為矣然當其選者亦必手即革大弊降大費始足以富強致仁義之實佐一人於中興耳使曰扶正抑邪而邪者既亂人國正者亦無益國計終於國事無濟也

禦虜之不可無車古之良將知此者衆矣太祖老諸於兵嘗詔魏國督山西河南造獨轅車八百輛曹國督北平山東造一千輛蓋知獨轅之輕便未知小偏廂之更妙耳創業君臣且得天下於虜人之手者知之如此其真後之書生當柄輒以鷓鴣目之多見其不知量也

漢之濟邊資於鹽鐵歷代因之至本朝置鐵不講矣然國初時亦有故事可考按洪武七年命置鐵冶所官凡一十三所江西南昌府進賢治歲一百六十三萬初臨江府新喻治袁州府分宜治歲各八十一萬

五十初湖廣興國治歲一百十四萬八千七百八十八
五初新州黃梅治歲一百二十八萬三千九百九十九
二初山東濟南府萊蕪治歲七十二萬初廣東廣州
府陽山治歲七十萬初陝西鞏昌治歲一十七萬八
千二百一十初山西平陽府富國豐國二治歲各二
十二萬一千初太平府大通治歲一十二萬初潞州
潞國治澤州並國治歲各十萬初歲共為九百五萬
二千九百八十七初此亦可助邊需一臂令棄置不
講而日稅南畝即有輪臺之悔將何及乎

洪武五年以戶部言四川鹽井計一千四百五十六

三

處已開煎三百八十處其未開者一千七十六處遂
命會計各郡邑軍民歲食及鹽馬司市為歲額之數
煎辦餘井並塞之今戶口非舊比因時損益司國計
者不可不知也

唐宋時封贈先世俱以次減如父贈太師祖贈太傅
曾祖贈太保太尉之類亦有三代如一者此累恩也
國初尚因其制宋景濂致仕時二代贈諡皆太
祖親製父為禮部尚書祖為太常少卿亦此制也後
改而皆如其官此東朝獨優於前朝者臣子受而不
知耳

洪武時國子生殷敏選入武英堂紀事校監察御史
此今武英殿報劾中書之鼻祖也但其紀事不專主
書繪耳

國初國子生仕進在科第之上其未仕時自出使
事之外又有大本堂讀書武英殿紀事等清要之責
故士出此途者多矣學校勝於科第可不念哉

高皇謂中書省臣曰官員聽選之在京者宜早為銓
注即今赴任聞久住客邸者日有所費甚至假貸於
人昔元之弊此亦一端其常選官淹滯在京者輒經
歲月費用既乏遂流為醫卜使賢者喪其所守實朝

四

廷所以待之者非其道也自今銓選之後以品為差
皆與道里費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若為今今不惟
路費不聞并舟車亦嚴禁之至雲貴遠方脚力亦且
裁減其流落者不止於為醫卜假貸者必倍償於債
主即抵任之後日逐俸給亦不足以資俯仰蓋本朝
設祿原薄而折色更甚又無職田等優養焉得不流
為不肖乎諫者每言高皇御史之嚴然亦必復
祖宗制祿實行之法而後可復嚴誅以清治本王文
成巡撫時懷德欲增折色有以也

今進士觀政各衙門體統不同最森嚴於吏部嚴通

融於刑部吏部為選士選注之地宜其然矣刑部於諸司郎甚至以番缺殊不可解按成化時曾選進士楊茂元等二十人於刑部同見任官問刑則此明似寡友矣此其所以至此

遼之東西以三岔河浮橋為界按此河延亘數百里上之黃泥窪船城等處可以直通遼東之瀋陽下之杜家屯耿落屯等處可以直通遼西之右屯浮橋直中道一路耳今欲保全遼政不必錄中道此非精練遼事者不知中朝人殊憤憤也且此橋亦非舊有直始於成化時馬鈞陽和鈞陽疏曰遼東地方三面受

五

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甯為中路開原遼陽為東路前屯寬遠為西路還有緊急彼此應援竊見遼東之西一百六十里廣甯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水結則人馬可行易於應援或遇水間賊先據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猝濟彼此勢孤候事非小正統十四年虜犯廣甯遣兵據此已有明驗請造大船百數橫列河中下聯鐵索上加木板以為浮橋西岸豎大木為柱總繫其纜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至候事此浮橋之始也此時諸城星列急在應援之便故於此地為酌

中而且於遼陽廣甯二大城為最近今遼西廣甯萬不宜先守而遼東之遼陽亦非首下手之地則此遼正為緩路兵家首重地利膠柱以謀其謀殆矣

成化時給事中林樂行人黃乾亨使滿刺加國航海遇風而毀贈樂都給事中乾亨行人司副而已此亦似太卑然今以七品驟得二品三品猶以為不足亦似太過知故事者當斟酌之也

本朝親藩體統甚重較之前代班在宰相下甚相遠也直文廟入繼大統於是更張非舊矣然初執詞以建文帝疎慢諸藩故儀文尚在至英廟初每

六

遇正旦冬至令羣臣見邸王於東廡及景泰帝南宮之復薄報上皇於是此禮復竟廢矣景泰亦尺一念欲私天位耳或言其天性殘刻則亦過矣是時給事中徐正請出沂王於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鐵灌帝怒謂成鐵鎖衛夫宋太宗欲私天位遂置廷美於死豈止出封於外而景皇不惟不聽直重懲之此天性之良未可恨也故憲宗追待有加豈無所見耶

韓襄毅巡撫江西時甯王不法上遣大臣即訊奪王護衛後宸濠圖復護衛以致不執平之者王文成

也斷藤峽之苗韓襄毅大創之吏復復招獫王文成
總制兩廣時復窮其巢穴何二公之功名終始共此
二事耶亦一奇也

天順間以御史李蕃楊廷巡按宣府遼東所過軍衛
有司俱令擺列官軍遠出迎送遂罕聞之仍降勅戒
諭諸御史令守憲綱今之按院宜止擺列吹手官軍
迎送耶近年鼓吹放砲開門如制撫矣近且有攜優
人以歷諸臺者矣修明 祖宗之法者當何如耶
葉文莊感不得大拜世謂李文達賢阻之是誠然然
文莊平生每與賢者相忤如論于少保猶以公事也

七

至御史楊智以星變劾南京大僚王三原恕等令文
莊按之吏莊亦言三原不惜名即宜罷黜後又論章
楓山論考察不公何也

今獄詞皆具於刑部矣都察院并無獄囚況具辭乎
祖宗時實不然也 憲宗時選郎陳雲等以受賄

被劾涉嫌乞調別衙門問理改下錦衣衛鞠之既而
都察院微罪 武宗時胡世寧為賓藩所構亦下都
察院獄詞具 上發鎮撫司監候後蒙濠敗言路劾
刑尚張子麟曾以啓親濠甚至稱臣 上命王守仁

伍文定等具奏守仁以為實有之但都察院為子麟
力辯此獄不歸刑部未必非姦人假造以誣濠金
錢也可以見都察院非僅僅會審而已今宜特都察

院并外之按察司獄亦久空司獄亦虛說此理刑之
官也失其職矣蓋國初三司各自問刑不必盡委郡
縣政都司有斷事布政司有理問自以其幕屬主之
今凡事必歸郡縣郡縣之權愈重而監司虛設矣如
近年邇來督師留言路所劾之將領此自當以督師
意論列而亦拘體制行道者議道亦照例行廳復自
廳詳道自道詳督師督師據以上聞實督師授之指

八

耳豈卑官敢論大計哉而言路反得執詞以論廳官
皆漸失 祖宗立法之意也

成化間史訐選郎陳雲等言路尚論掌通政司事侍
郎張文質得留吏所奏本二日使雲等得以為計今
通政司何疏不留傳以使人自為計況於吏乎蓋以
官本十民本一之說為詞然實無劾令從事 聖主

欲達四聰當首禁此矣
宣德時况鍾等選守大郡俱奉特勅鍾從容假愚盡

羅吏姦一朝宣敕置之於死此人所共知也按成化
時入司禮黃高之諫殺吉安知府許聰聰以吉安民

好訟劫盜方熾且奉初行事特嚴刑行威如此則知
府于劇郡特奉初不特况鍾等也

今監修實錄惟元勳班首而已考英廟時修仁宗

實錄以英國公張輔成山侯王通少師蹇義少保夏

原吉為監修官則文武並用即元勳亦不止一也

正統初嘗諭工部軍器之鐵止取足于造化不必江

南收買後復命虞衡司官主之則國初諸官治雖費

而造化鐵礦尚足供工部之用也今造化撫臣欲開

鉛礦竟阻於鄉紳不容天不受寶而徒望國富用足

何可得哉

九

英廟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甯夏大同宣府糧餉

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

田禾豐稔邊衛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

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等物戶部差

人運去依價收羅每處穀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

歲以為常儲為糧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上令

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武安侯鄭亨甯陽

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甯夏缺絲布絹綿花

大同宣府缺布絹棉花茶鹽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遇

至依時易換為便戶部遂請以折糧絲綿布絹綿花

及收買農器文在官茶鹽遣人運送陝西委叅政陳
瑑山西委叅政樊鎮口外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
其事此法最善行之已有成效矣今任事者無實心
遂不復問天啓初遼東軍餉多者月至三兩而窮悴
如故蓋諸物盡貴則士雖有厚餉之名而未享薄餉
之利耳余嘗工封事言之欲通有無竟不得達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故事南京恭贊機務謂兼某部尚書蓋以恭贊為主而部事其所兼也故吏部戶部皆可為之不必皆兵部也今專任兵部而兼字之義亦亡矣
正統十四年頒己巳曆二至之曆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岳正著論以為曆官以私智揆之能無推其本乎故有土不之史然本朝大統歷實本于元之授時歷授時歷原有六十一刻者大統歷獨改此耳不知己巳歷何以復然然實用授時曆舊法也

永樂間命戶部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原吉上言浙西諸郡蘇江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杭州宣歙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須浦港澹塞匯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淞諸浦港洩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淞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淤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湖沙壅障葦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文且泥沙淤泥

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淺流宜疏吳淞江南北兩岸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淞要道下流壅塞難即浚疏俾有范家瀆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今深閘上接大黃浦以達茆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迹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工役之役夫凡十餘萬于是水淺農田大利宣德間蘇州知府况鍾上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曰傍山曰楊城曰昆承曰沙湖曰尚湖聯屬廣袤凡三千餘里其水東北出嘉定吳淞江東出崑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茆港永樂初朝廷命尚書夏原吉督理疏濬水不為患民復有秋年久淤塞不通一遇久雨遂成巨浸田皆沒溺乞仍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時發民疏濬則一方永賴矣上命周忱與鍾計工力多寡難易以聞天順間都御史崔恭泰奏聞侍郎李敏弘治間侍郎李實嘉靖間都御史李充嗣俱治之然不能如前兩度大用其功故日以淤積至隆慶間都御史海瑞欲治之竟奪於衆論不竟其功萬歷間御史林應訓亦嘗疏言之竟不能行至近年而

弊枉矣項主上初親政員外陳懋德言之輔臣亦有吳人爲上言之上疑其勞民命撫臣議之撫臣李待問通以權漕督將去謂批漕不可已然人有言三江總閘一勞永逸者有言物力難措先開吳淞江而後徐議之者有言且就內河道疏其淤濇者而皆苦於費無所措上以其費罷之主上初念恐其勞民疑士大夫自爲反以厲民耳惜無有爲上言勞民所以利民雖小費而兼南財賦之地國賦根本則未有不汲汲行之者矣回首復周能無惘然東宮三太三少今僅爲加官於青宮毫無與矣高皇

文皇時俱以勳臣大臣兼之實尚有職守也即

景皇易儲時亦以加六卿雖以媚大臣然亦爲青宮而加也今絕不然矣故國初文臣皆贈伯而不得公孤及官師今大將不識字亦得爲帝師儲傳矣益令人想祖宗封法之善耳

今之吏即古三公州牧郡守自辟掾史也自元而其人不自治士始恥爲之至本朝而冠服獨異士人更爲人所厭然祖宗用人正自不拘其中得人甚盛猶有古之遺也至永樂諭吏部風憲官不得用吏以其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也夫知利不知義

豈持不可爲風憲哉若知刻薄不知大體則錄學較科貢爲風憲者殆更甚耳猶不以任吏是上自絕吏而使之爲不肖也今其遠仕宦愈下而其人亦愈不自愛豈非上啓之乎

長陵以邊戍調遣止憑初書慮或有詐乃以勇敢鋒銳神奇精壯強毅克勝英雄威猛十六字編爲勸令以調兵令其制亡矣夫古以虎符調兵其制度精密誠慎之也以勸令代之似於疎矣今且不惟勸令不用并初書亦且不嘗降憑一部容便以行事至文武大帥行于偏裨者亦無兵符部合如武經所載者急

時嘗以令箭調止令箭甚易偽造且行止又寄之人而箭無同異今承平日久即有征討亦在夷虜故未見其害異日必有因而大劫者今言之似迂耳本朝罷中書省六卿分職繁簡惟均不相偏畸令禮部職掌漸失其舊矣即如賞功一事二祖時必令禮部議之蓋以禮曹爲議論之地使得憑禮以折衷之耳亦即寓古議郎之職於其內今盡歸吏兵二部矣亦不止此一端也

中山王於古來開國元勳中可稱純臣矣子輝祖又能爲革除忠臣輝祖之子欽成祖令襲爵即乞守

墓以致誦中都而不悔忠孝又兩盡矣以元勳而身為純臣子孫忠孝古未易兩也

古之仕者皆有告身無論崇卑也故每有事變令綱告身以為驗今大僚尚有容刻可憑至五品以下以凡郎邑之職俱止給憑到任之日即燬矣此在承平日卑官尚有膺偽若一旦搶攘其弊不可勝言者按永樂時初得交趾以陳洽為吏部左侍郎付以吏部勘合二千道凡當授官令與大將張輔沐晟叅贊劉儒計議量才授職給與勘合此法自當修復通行海內者也

五

成祖平交趾詔數黎季犛父子罪有曰毀孟子為盜德當必實有此事也孟子當 孝陵時若非者儒錢先生幾不得配食 文廟幸 聖主易心而借國復毀之何其不幸在一時耶豈聖賢名譽亦有劫數耶佛法在今日像教之盛不如六季宗門之盛不如唐宋然任天下之人自為剃度毫無簡制則於季唐宋所無也佛法與廢付之國王以人道之有王如諸天之有帝釋地獄之有閻羅各有統制今任其人為僧為行而主人者不知其數宜以此為護持佛道哉余於冒言中嘗深論之然不止為度牒之資可以助軍

需及諸大非常之費而今失之也亦以政體不應如此耳佞佛者每以為此說毀佛此不知佛之甚者也

昔

孝陵嘗令僧錄司造周知冊天下僧人姓名年甲及始為僧度牒年日與所授度牒俱載其上各寺藏一冊以驗行脚者其法森矣余嘗欲嚴其禁私披剃者成之蓋欲行法不得不如此使其人真心學佛豈成足礙之乎 長陵嘗命編直隸浙江諸郡私披剃者千八百人為軍發戍遼東甘肅此亦 祖宗成法耳山呼禮三代所未聞漢武封禪閭山呼此其始乎雖

六

事君未可言諂然華封人之祝壽亦其一耳 孝陵政之曰願君有道天下和平深得之矣羣臣不知大體以不足致臣子之誠乃更為聖躬萬福則亦萬歲之義耳故後復用舊制人臣不能將順以更萬世積習惜乎

太祖既罷丞相即置四輔惜未有稱之者故至成祖漸且直闕是無相名而有其實矣以此觀之相之終不能無非 成祖以後漸改 太祖之制即 太祖亦終不能自持蓋六卿分職如五官四肢也人君如心也心無肺肝等臟不能獨運四肢五官此一定之

理周無相非無相也相自領家等耳

磁州臨水鎮地產鐵元時置鐵冶都提舉總轄沙窩等八冶歲收鐵百萬餘觔洪武時廣平府吏王允道欲如元故事役民萬五千家太祖以其擾民杖流之蓋當時鐵冶十三處俱以徒罪人犯充炒鐵不輕役民耳永樂時尚酌定煎鹽炒鐵分配達近今鐵廢并煎鹽法亦不行矣

風俗變化宜有定哉遼東自中古以來屬夷之日多屬華之日少宜乎風俗淫汰無恥乃洪武時故元臣名祖自遼東來歸乃言遼東風俗以獷為上農作次

之素不知詩書而俗尚禮教有高希鳳家一門五節婦又有裴鐵妻亦殉夫死上為勳容稱嘆即旌表之今人版圖將三百年任于朝者不絕又有大儒賀醫閻輩產於其地宜益敦禮教乃富庶之極競為淫蕩恬不知恥承平以來首受屠夷良有以也今漸恢復土重洗腥腥痛改前習是在今日當事者能無留意乎

劉向說苑 太祖嘗命禮部領於天下學校 成祖又令國子監同律令兼將孟子不得於 太祖而向獨得之于兩朝者聖賢於後世亦自有時耶亦佛家

宿緣之說耶

驛遞之弊甚矣然為之制者當酌量人情政體不宜如江陵時之太過以致不可行余嘗於冒言中即著此論矣然此當人主嚴以汰弊之中富寬以恤下之意耳至於人臣奉法則惟宜王言是守歲在茂辰主上欲澄清之而樞部明與上抗自行其私昔告安侯陸仲亨聞國勳臣也自陝西歸擅束驛傳上怒責之責捕盜於代縣故于大臣之歸馳驛為異典正以非此不可得耳今無有不驛驛者則此亦虛名矣

近日水西為逆藉烏撒諸部以為聲援人知安氏為

囉囉種耳不知與諸土府原一族也 太祖嘗諭傳

友德等曰東川芒部諸夷種類雖異而其始皆出于

囉囉厥後子孫繁衍各立疆場乃異其名曰東川烏

撒芒部祿摩水西無事則互起爭端有事則相為救

援 烈祖洞達直至今日矣

洪武正韻 今天子之同文也然自館諫之外無有

遵之者豈時王之制不能奪一吳儂耶然考洪武三

十二年十月降詔刊行韻會時洪武正韻頒行已久

高皇以其字義音切未能盡當令翰林院重加較

正學士劉三吾言前太常博士孫吾與所編韻書本

宋儒黃公紹古今韻會凡字切必祖三十六母音韵歸一因以其書進上覽而善之賜名曰韻會定正命刊行焉如此則此書原諸儒草就未當聖心宜其不能遠也

古人茶重龍團以茶芽為草茶下品今惟用茶芽其勝龍團豈止天凡之隔然此法實始於高帝高帝以建甯貢龍團重勞民力故止採芽茶本恤民一念竟作韵事勝場矣

洪武二十四年命湖廣買慶舍人倪慶泰贊清平衛事以上言四事而嘉之也此布衣參贊之始

古人橋詔發粟以濟飢皆犯大罪故行之者為奇節洪武二十六年諭天下有司凡遇歲飢先發貸後奏聞著為令如此則今雖為之亦不過遵功令耳而人反不敢古今不相及如此乎

太祖嘗以遼東歲飢令遼王且築營房以居宮殿俟十年後為之又以雲南未賓命張王為標亭以居俟十五年民富力紓為之此古帝王所不及也

洪武二十六年以禮部言百官朝參賜食供億為難請罷賜從之費雖省而自此上下漸隔矣先是公侯一品官坐於門內二品至四品及翰林院等官坐於

門外其餘五品以下於丹墀內文東武西重行列坐今不惟賜食不可得并坐禮亦廢矣除幸學坐聽講外即經筵日講亦無坐次此豈祖宗之意耶

太祖明於庶獄庶慎刑獄每親決至晚年始罷之然武臣死罪猶親審之今武臣犯罪招中獨詳先世功次亦此意也祖宗報功之切如此今亡矣夫

太祖見散騎舍人衣極鮮問之用幾何曰五百貫上曰此農夫數口之家一歲之資也此所云貴者當是鈔此時鈔一貫值銀一兩豈農夫數口之家一歲是鈔此時鈔一貫值銀一兩豈農夫數口之家一歲

使用五百兩耶此是洪武三十年事當是鈔價已賤

極矣

太祖上昇前十日諭武祖曰朕之諸子汝獨才智免堪其任泰晉已薨汝實為長據外安內非汝而誰此即末命也聖神無遺照可以見矣

琉球國中山王察度嘗遣女生姑魯林至京讀書此亦罕聞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一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王陽明既現錢緒山王龍溪計告同志曰嗚呼命也天實為之奈之何哉所幸四方同志信道日衆夫子遺書之存五經有刪正四書有旁註傳習有錄文有文錄詩有詩錄政事有政事錄亦足恃矣後諸書俱陸續刻行獨刪正旁註不見豈散失耶亦門人輩隱之耶何後於年譜誌狀中亦更無一字及之也集中止有五經傳說十三條其論遯卦一條曰遯陰漸長而陽退遯也象言得此卦者能遯而退遯則亨當此之時苟有所為但利小貞而不可大貞也夫子釋之以為遯之所以為亨者以其時陰漸長陽漸消故能自全其道而退遯則身雖退而道亨是道以遯而亨也雖當陽消之時然四陽尚盛而九五居尊得位雖當陰長之時然二陰尚微而六二處下應五蓋君子猶在於位而其朋尚盛小人新進勢猶不敵尚知順應於君子而未敢肆其惡故幾微君子雖已知其可遯之時然勢尚可為則又未忍決然舍去而必於遯且欲與時消息盡力匡扶以行其道則雖當遯之時而亦有可亨之道也雖有可亨之道然終從陰長之

時小人之朋日漸以盛苟裁之以正則小人將無所容而大肆其惡是將以救敵而反速之亂矣故君子又當委曲周旋修敗補傳積小防微以陰扶正道使不至於遽亂程子所謂致力於未及之間強此之義艱彼之進圖其新安者乃小利貞之謂矣夫當遯之時道在於遯則遯其身以亨其道道猶可亨則亨其遯以行於時非時中之聖與時消息者不能與於此也故曰遯之時義大矣哉陽明晚年欲一洗晦庵糾詰之習故并憶說亦不欲傳緒山於敗麓中簡得之此刪正旁註之所以不傳也然觀其論遯又古之說

二

者未有此曲折明暢惜乎其設經者不多見也陽明宸濠之變時寄其父家書稱寫吉安男王守仁百拜稱姓於父誠不可解緒山為之解曰自稱姓者別疑也更不可解矣要之陽明高足徐愛早天王畿得其大德深終在蹊徑中耳

聖門稱游於藝藝者射御書數盡在其中況文章其大者乎今人一講學便薄之為詞章末技此自立教者不得不堅此門牆耳學者不知懣懣終身為古聖賢笑亦為立教者笑矣如暢明子未朝第一大儒其於文章諸體俱各透拆門人為之刻集將其未雨山

雪園詩刻于賦類中豈不貽笑萬古乎

武弁加銜不辭勅旨即古之所謂板授牒授也然古之承勅者必奉特命近日則不然甚至司道而可加將領之銜濫觴極矣祖宗時無之王文成曾劉指揮李楠暫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此其漸也

文移之式亦漸偏矣今撫軍以上行吏部考滿請封等尚稱本職言他事則于六部俱稱本部本院矣按王文成集尚不然也初受兩廣之命行移各屬尚稱當到任後始稱本部耳如今日則稱本院不專稱部矣又如當爵當職今則止稱本爵本職矣

三

功罪之際議論易淆即處理之正者一爭則未免過激如王新建江西之功自當推首而伍文定尚書次之王懋中中丞以鄉紳倡義亦不可誣也復之清者以新建掩懋中文定之功遺矣吾即陸澄公之高第據慨爭之自是大誼豈阿私所好哉但云新建令文定請各鄉官盟誓勤王懋中又遺疑二日乃始同盟又云掠竄藩者伍文定之兵乘勝奪賊衣資衆兵不然也此其言欲破衆論未免過激懋中既首為盟長二日亦未為違疑文定之兵亦即新建之兵豈可以為罪案正以言者不公故辨者至此耳此功名之際

所以愈難全也

今廢子者止曰廢子做某官惟廢宦者則曰第姪然按正德時廢王文成則曰廢子姪一人與今不同也會典一品祭九壇伯止七壇以國初伯尚從二品之例故殺之然二品止二壇也嘉靖時諸諸大臣卹大學士蔣冕尚書喬宇左都督周尚文各祭九壇而新建止七壇新建豈當在周喬之下使其不封伯豈不得一官耶此有司之太拘矣

王文成論討賊疏云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難備然罰典止

三

三

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于尋常用無之時賞格少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于尋常用兵之際故也此最切于今之賞罰矣又曰招撫之議但可偶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寇可於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隨叛之黨此最切於今日之招撫矣

浙東戴懸齋祭酒怕微病書偶語於門落筆而遊語云百年混世今朝始得拋除一笑歸去俗客無勞捉帛可謂宿根不昧者矣

曰我祖翰林君也雙梅樹為記園地入梅都尉家而
醇絕湯若士顯祖為植其墓有田春秋祠之穀坊人
先已為李道父郎中執其籍嫁商人若士有四祀其
一曰宿草悲歌日欲斜清明不哭伯梅家不知都尉
當年死也是梅花近而花盡以都尉骸亦死靖難也
今正學祠錦然無墓亦脩整人皆知葉季二欄未著
之功然不可忘若士始事也

掃首虎墩免慈萬厝間領實子遠為數不多後廣甯
破王制府象乾撫之驟增至二十萬其說曰籍毀於
兵約略如此因稍加益耳此自通官擬制府耳當泰

十一

五

昌時遠撫周永春疎曰虎首箭實額一萬八千兩因
亦三萬兩則其數昭然也此載在泰昌實錄可者嗟
乎文武之政布在方冊敢以不利於己而棄其籍乎
然諸部皆然不獨虎也何怪虎之索百千萬乎雖然
撫者仍昔人也果虎索與否亦未可知也

天下事敗於不知者尤敗於知者故曰主人略知醫
其疾不治當違事急須海船甚急王給事繼曾疎曰
連海運艘底平板薄非乘風破浪之具合募慣造海
舟之人厚其直令翔為夫底如闊廣商船式樣乃可
無患若如發造淮揚者耗八萬金於無用矣是時漕

督王紀以八萬金造船江北人不知舟之不中程金
費望而知其必破具復果無一全者不唯失八萬金
而壞艘數萬人數千給事聞人也故其言真切然海
異南北南無礁而北有礁故南洋船惟恐底不深而
北洋船則反是以閩廣船行登萊道前之間履不敗
知余募舟能中丞明選亦嘗持此論余非身涉久亦
不知也故臆談天下事者少知

丈夫立名非其本志然以此繩人非三代以後之通
也夫其事之成否既有命矣及其成也而傳與不傳
又復有命焉萬厝庚辰進士二甲第一董嗣成才士

十一

六

也制藝詩翰俱卓然一時自以家太華戚口絕阿堵
正給事養浩為國未被杖時為邀客郎中方宴客即
謝之而草疎力爭時養浩方血肉淋漓也家人以太
夫人在堂祖尚書垂老力為請虎不顧乃事未以待
蓋以神廟於教者罪必加重於言者而給事且杖
矣嗣成弱眇不及中人且華脫必不任也幸上寬
洪僅削籍去歸而欲散其家小人反因而乘之家破
大半而尚書怒甚小人且辱焉漸撫王汝訓者固嘗
書生時自懷其家者也意主之而有司奉行不相中
違以問問死死之日見光如燭出倪垣嗣成先姑之

子也。家本盛。一旦卒。尚書亦未幾卒。而嗣成父給諫道醇母弟進士嗣昭又先卒。遂中泰。子李文秀。甫冠而以病廢。自甲午至庚申。二十七年矣。光廟始踐祚。凡以國本遜者。生擢死卹。而嗣成卒不及。余嘗求嗣成原疏。其家已無稿矣。後于他遜者。自訟引其孫始得之。合先人所為傳刻。而告之四方。聞者皆嘆然。葬應也。促其家自訟。子病情不解。孫在襁中。室老矣。無能為也。養浩已顯。融為操江都憲。乃上書告之。養浩引為已過。然亦未即應也。而養浩亦卒矣。余至長安。告之鄒鶴庵元標。乃力任之。使其婦上疏。而錄臺不即達。余以辭薦歸。時有任之者。而竟中擢。未幾總憲亦遜。而且卒矣。近讀泰昌實錄。亦竟無嗣成名。嗟乎。此命耶人耶。

唐玄宗贈其兄肅王為讓帝。古稱其友焉。然肅王實兄也。而讓之。此猶在人情之內。溫王重茂。逆韋所立也。宋高宗不能忘情于襁褓之子。而玄宗且于溫王贈為孺帝。此人情所難。故雖失國而且復焉。天命不謀也。

唐之八關十六子。以錢非關子不行為況也。今此法亡矣。

唐之四夷使者及四方奏計置客省處之。即上書言事報未下者。亦置其中。歲常數百人。費度支廉給。今之上書言事者。以百年前有奏下。而其人去者。故無不自通政司取保矣。唐待以客令。待以因古。今至此。章惇世目為姦邪。然向後欲立徽宗時。惇勃然曰。端王輕佻。不可君天下。自是早識。正論曾布蔡卞等。以太后意定欲自為功。遂叱惇下。此建中靖國一卒中。惇得貶。而衆正得牽復也。然居其功者。即在布卞而非正人。得與力焉。故一年之後。卞罷而復起。蔡京為政。元祐黨人之禍。更酷矣。使助立之功。不在布卞。徽宗即不端。亦不至純用蔡氏至此極也。此消長之機。天實為之。為之涕洟。

正月日在管室。參中旦。尾中二月日在奎。參中旦。建星中三月日在胃。參七星中旦。牽牛中四月日在畢。參翼中旦。嬰女中五月日在東井。參亢中旦。危中六月日在柳。參火中旦。奎中七月日在翼。參建星中旦。畢中八月日在角。參牽牛中旦。實龍中九月日在房。參虛中旦。柳中十月日在尾。參危中旦。七星中十一月日在斗。參東壁中旦。軒中十二月日在嬰女。參婁中旦。氐中此天官家常論也。然唐一行即曰古。

者秋分日在甬五度今在軫十三度冬至日在牽牛
初度今在斗十度本朝華湘曰冬至皆昂中而日
在虛七度今冬至昏室中日在箕三度計去亮三千
餘年而差者五十度矣則所云日在昏旦之中俱未
可執一論也

大統曆本于授時曆然授時曆夏至日出寅正一刻
入戌初二刻冬至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刻今崇
禎己巳大統曆夏至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四刻冬至
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已不同矣

舊曆俱置歲虛敗簾妄崇禎己巳二月在河朔檢吳

囊所據止萬曆乙卯閏八月以後詩耳為六一百六
十七僅得詩八百五十首約略月得詩五首耳陸叔
翁有句曰三日無詩自怪衰余實感而書于座右今
纔六日一詩是半之也故翁晚年自稱有詩五千首
余即暇老亦僅半之耳勤惰且相倍况工拙乎為之
撫然

臨川之巴邱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樞虎兩函術之
以鏡中不通也左闌羊而問石以入虎懸機下馬鏡
之抽其爪牙樨而鑑之鑑其古以重鑑之飼以十銖
之肉而已久則羸然弭首始飼以飯一杯菜一盂亦

未嘗不食也亦不復有一銖之肉矣以至童子皆得
飼之已而出諸曰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樸踈因而重
與人守門以為常率虎千錢大老子五百錢初猶警
動牛機反見夫羊而警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受呵叱
已不復爾常置度中以娛賓月須請道士許其口介
錫剔擾洗各有期道士其業廢

湯若士曰通天地之化者在氣機奪天地之化者亦
在氣機化之所至氣必至焉氣之所至機必至焉機
策起少年非有家門積聚之勢朝廷節制之重然以
三年人涉江淮吳會亦有江東袁曹貽聘而不敢正

視然竟以顯此氣勝而機不勝者也諸葛武侯精其
然至于木牛流馬然終不能出漢中夷陵一步窺長
安許洛者此機勝而氣不勝者也其言深可喜

服老齋雜記卷之十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詞曲之道至今幾絕矣近得湯若士然是紫釵特勝耳而大半出於神惟審蓋若士深得曲意而頗傷於率若紫釵則情文得十八矣但太不協調其言曰周伯璿作中原韻而伯璿於伯璿遠中無詞名沈伯時指樂府迷而伯時於花塵玉林間非詞手詞之為詞九調四聲而已且所引腔證不云未知出何調犯何調則云又一體又一體彼所引曲未滿十然已如是復何能縱觀而定其字句音韻耶自謂知曲意者

爭懶韻落時時有之正不妨拗折天下嘆予此其自雄自信之言也中原韻原造於元末故執此以求元曲即高則誠亦深犯落韻蓋沈約造四聲於梁而唐人行之詞曲盛於宋元而韻成於元末故未可一律齊余以古詩古韻自可兼行則詞義恰合稍一落韻亦不為過至於犯調別體此宋人知曲本原自能造故造且可何況於犯今伯時亦徒因宋矩本非洞本照宋若士之言亦中其膏肓矣特云拗折天下人嘆予則曲之所以為曲正以字句轉折而音律調和嘆予人之元聲也欲拗折以就之豈得為諧乎然呂

玉繩敗之徒便俗工而傷其筆意此若士所以曰昔有人嫌摩詰冬景芭蕉對蕉加梅冬則冬矣然非王摩詰冬景也可謂知言矣

世間癖事以地遠不傳者何限蓮昌縣之廣仁院有佛殿壁有邑人毛會潛畫一婦乳兒夜夜有兒啼聲衆怪之一日僧語會笑曰易耳以筆添乳入口蓮兒湯顯祖曾謂令於此有詩曰曾為城眉新畫師有誰能此畫孩兒自慚號佛無飛乳滿縣兒啼似不知此與道子龍何異若非若士詩孰知毛會乎

魏給事大中既為璫賢所造其子學淵字子敬固名士也行乞至定興鹿太公正匿之孫孝子奇達張明極果中佐馬為營解不復扶喪至家泣血而死崇禎初推其死孝為科父嗣算並祭云在定興時日夜號泣通於泰庭太公為對之不食太公瀉萬孝弟而力田乃義憤所發達為宋家北海敬仲深感悲物中成百韻尚斐然也錄之無使泯詩曰赴難無市潛身向范陽日斜懷劇孟風古遠義皇跋德杖村鳩渭心拜草堂道顏函澤垂高韻薄字蒼直諫中無渾端凝動有坊格言蓮華堪朴性幾農桑徒保專冰鑑解人敬秀方典型黃髮備碩望白頭良渾煌精神湛縣延

福祉昌使君當日政吳國到今揚封事傳金匱遺碑
匹泥鄉爲衣於世曹白裕故寒翠韻叶芝蘭靜門冰
行益長赤駒散汗血紫燕曳晶光介節驚頑懦美聲
震廟廊叩環爭內帑仗劍出危疆齒嚼謀逾厲聲振
氣自昂彎弧鐵地掛牆夫射天狼猛志匡中葉雄心
蓋大荒參雲銀林白照日旆旌黃龍飲犂胡穴散歌
入建章此心靡敢懈多事許誰裏翁本千年翰聖同
百鍊剛貽書休念父努力只勤王日月銷兵氣挽槍
墮夜芒平生交砥浮忠孝勉勵勸雕鶚無凡翼長離

又獨翔奇文卓藻續寶色注琳琅萬國推冠冕千摩
禪頤頤異才輝輝赫王父憐偏祥昌熾追仗始遠迤
謝弗當辭瓜瓞別墅占秦侯方塘摘藹如舊源源方
方未央曾孫肩遜亞頤質璧成行跨竹甯馨子警書
窈窕郎探懷尋來采得餌問銀鏡倩膝身何軟車賄
欲吻張互嘲頻吐吐逸去更洋洋樂趣茲爲極悲端
總可忘捷軀兼雙鐮砂磧恣馳躡驛馬恒辭銜臂弓
不避強堅標直邁俗作戲亦逢場疎矣隨清尊高歌
傾巨觥東遊期泰岱南眺夢蘇杭卓犖談名勝飛揚
羨東糧錄來垂宦案一意事田莊負雪靈格初臨風

玉樹芳翁觀武邑動語次却傷神自嘆衰頹日常依
慈母傍視陰催食至撫背訊衣涼母子互相察晨昏
習以常弄孩紛踈踈矍怡老巧相羊五世懷然衆百齡
後可望潘輿微息駕孟懷奄空房虎熱疑猶在悲木
悟已亡合辛收柱杖淚對匡牀聲咽堪酸鼻余聞
更斷腸萬憂謹同極榮昇拒爲瑞怪事憑空降吾親
陷世殃願邪師角角獲禍起貂蟬緩躬奔騰出權車
竭慶忙孤身孺肝腔臨暑困折楊大命危於岷巖威
灼若湯九天終斯露六月決飛霜生子庸如犬窮途
狀似猱脚疾空蹣跼背燭只待燈慈訓潯相休戎心

惜昇量破累憂珍滅廣柳連迷藏草字模糊半愁腸
次第詳南行情坦坦北望涕淚浪兒已尋安在爺誰
送水漿無人與我信有眼總如盲晚薄潭難繫形枯
迫欲僮人生徒縮胸遙死亦虛惶長者深憐憫高言
發慷慨與清爭憤憤天道豈茫茫其諒身如璧何愁
舌有黃蜚漆今且散氣氣轉成祥群群肥腴驪開籠
秋風風千年虛射塔七日莫依猶死孝從無濟艱貞
自刻將孫蒿折寓趙張孫快遠獲還僻稀行旅簾開
得左麻極危情激烈排患語鏗鏘某雀人爭鄙池魚
俗屢防丈夫別有異長笑謂何妨架帙紛紛登圓果

款款嘗暫行呼廐馬重到授余囊見我凝遠楚史端引悅康銘恩何可報附臆不勝愴老父媒家巷先生泛野航斯言誠獲踐小子劇能狂瀾酒來新舸輕帆挂短檣遍穿薜荔洞亂舞芙蓉事遇驚疑伏時平志氣彰浩歌擁下里苦調帶秋商燕巢英雄聚吳山體冶妝啞然供一笑跪進介眉顰

唐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天雨大冰凝寒凍冽甯王見而嘆曰諺云樹稼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從王薨此載在五行政復有占書謂應大喪然實不然也去年戊辰屢見如瓊林玉樹輔臣劉鴻訓徂

臣王在晉以貪敗戎譴蓋應之矣

符籙以召鬼神自是道理民間正月降紫姑神正不必符籙也續博物志曰山東風俗取女子十餘歲卧一榻覆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或微刺文歸事掌硯理管絃俄頃乃寤謂之肩天卜以乞巧此即術家弄辭重也然彼亦以符籙致之而此則不必蓋天地皆鬼神也符籙正可有無耳

北史曰石國居於藥般水部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泥其國于正月六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置牀上巡繞而行能以花香雜果王幸臣下雜居

禮終王與夫人出執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歷金元以來虜主之葬俱刻木而鐵錮之不用此禮矣近日奴酋謀者云老奴死做牛鹿之金各五兩造金瓶以藏其燼骨懸於銀架久久乃埋於瀋陽城外則此禮又行之今日矣牛鹿者奴領兵頭目也奴不乏金而飲之衆者以見其衆之哀思也

天啟癸亥孫少師初主守甯遠之議道撫張鳳翼不以爲然也出按歸語少師曰去甯遠二十里日將暮望前路松塔影交加於地如鏡然近之實無三軍共踣此何祥也少師語余余曰此名地鏡宋文帝元嘉

時青州城南遠望見地如水有影謂之地鏡唐大曆時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遠望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此則不見俱載天中記少師唯唯

神廟不豫時沈文定一貫柄政孝端后召入禁中條諸寬大之政頒行中外詔獄中銅礦稅被繫諸臣且放還鹿矣神廟病瘵進前詔乃復進還君子惜之余嘗記元史云元世祖疾篤醫官脉已絕皇后召耶律楚材問之對曰使使非人貴官醫藥因繫非

車古人一言而善榮感退舍請赦天下因後后即行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入奏請肆赦

帝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脉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惜乎文定不如文正詳審。反使帝澤下闕耳。

宋朝科制以二月十二日鎖院。十八十九二十則試詩賦論策。為三場。二十二二十三與四又試經義。論策為三場。今以初九十二二十五三日了之。昔何從容。今何遽耶。豈才能勝古人。只落得文更革車耳。字學書學。本為兩家。字學當窮極指會。搜剔偏點。書學則增減疎密。務合適切。昔人譏虞永興不知姓。顏平原不知名。正生以字學責書學耳。

柳子厚上淮雅表云。伏自忖度。有方剛之力。不得備戎行。致死命。況今已無事。恩報國恩。獨惟文章嗟嘆。子厚先得我同然矣。但云今已無事。猶撫時增慨耳。子厚銳耿序又云。且淪棄即死言與不言。非罪等耳。猶莫能言。有益國事。不敢放怨。慙默已請至此。使人派浪浪也。

宋學士謙在前朝。曾起家國史編修。未嘗就也。適遇單曉僧以此語之。遂於是夕卒。其事載在典藉。班班焉。然余以為過矣。微而不就。亦未可稱委贄也。何逆負心。然考其致仕謝恩表云。臣本一介書生。粗讀經

史。在前朝時。雖屢入科場。曾不能沾分寸之祿。甘終老於山林。今幸遭逢聖主。定鼎建業。特初省臣。遣使者致幣。起臣於金華山中。若未嘗有特徵之事者。此文憲之本懷歟。自反無愧。雖偽朝可任心適木。融則一言慚恨。此人所不知也。咸曰。景濂雖不就元官。每於文章。尾具銜。則僧言亦未為非也。

高皇平陳友諒。尚未正尊號。宋文憲平江漢。頌語必稱上。此猶吳人稱大帝為至尊。故事。至首句天命皇上。為德兆玉。何也。豈文成於後耶。殆不可考。唐宋以來。除官有誥初。國初尚然。今自卜相以下。俱

取吏部移文知會而已。誥初止行於貽賈之時。蓋古人爵而復官。今官而復爵。此正當施於父母妻子。而不當施於本身。先後之序已舛矣。故文亦因之。然考高帝時。手製誥文。其文亦似下所司轉移之。此漸失之端也。然其端實關於宋高宗時。或馬駘諭詔文。武官自大中大夫任觀察外。餘則令具錢降初。古之贈與追封。原為二事。贈者贈其官。追封者追封其爵。即國初尚然。今五等之爵亦止曰贈。無追封矣。此古今一異也。

宋文憲曰。敬親如事大賓。則何難之有。而非敬親之

道也。愛親如愛妻子，則何難之有，而非愛親之道也。知言哉，簡而遠。

祠堂之制，三代以後不失宗法之第一端也。然宗法既不可行，而為祠堂者，又苦拘而不合於古。夫禮從人情生也，苟合於宜，又何拘乎？余家祠堂，先王父先考奮勇剴諍為之，然為廡議所拘，踈跖者亦幾四十年，而始就則拘儒之說，悞多人也。今族指繁矣，覺神主太累累，亦似襲嘗考國初莆田林氏祠堂記，以其十三世二百人之多也，列為神板者五，高四尺，博一尺，有八寸，下設跌座，用粉塗而玄書之，其板中則前祖，旁則分文，此亦得禮之意，而善變以合宜也。識之以候他日斟酌焉。

宋元間為文，必自述其位，故鄉貢進士諸生，皆各自畧，令人將厚味之矣。味之未為非也，然古人亦欲紀實耳。國初史靖為中書舍人矣，其為宋學士作詩，自稱四明諸生，蓋於學士之門，用魯國諸生之義耳。余謂此較稱門生，亦雅可效也。

魏文貞當隋末，曾隱為道士，劉文成基嘗元末，有述宋文憲濂入仙華山，辭序曰：龍門先生既辭辟命，將去仙華山為道士，而達官有遏止之者，予弱冠嬰疾。

甚懼，不能事事，嘗愛老氏清淨，亦欲作道士，未遂，聞先生之言，則大喜，因歌以達其行。先生行，吾亦從此往矣。二公事俱不果，然後皆出為王佐，正與文貞為三年。

元末，太常博士胡助作宋氏世譜，記曰：宋文昭不問賢惡，心一以善士稱之，無異辭。集賢院聞其事，賜以容峰處士之號。此事甚癡，當即令禮部給儒官劉付之鼻祖也。處士號不更雅乎？元之集賢院庶幾非冷局矣。

宋景濂年三十，即以家事授子姪，余雖不事生產，而子姪俱奴，莊其三十六，猶未遂斯志，每念及此，為之拍案。

歐陽玄，元以名者也。其言曰：南渡以還，為士考以泛為無根之學，而荒忽於科試間，有稍自振拔者，亦多誕幻卑冗，不足以名家。我元龍興，以渾厚之氣變之，而至文生馬中統，至元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曆之文暢，而腹至大延祐之文麗，而貞泰定天曆之文聘以雄，意將超唐宋而至西京矣。今觀其言，人有不拜走而笑耶？然則今之自雄而薄古者，將無為後之視今耶？雖然，明文自勝於元，玄所評南渡之文，甚正元。

及國初，牽於徽國諸賢，為兩可之辭者甚多，不如元之斷也。

陸子靜之學，至王伯安而歎然。本朝宋景濂即主其學，與元之異，如清相為倡和，語道統者不及焉。至景濂更無稱矣。嗟乎！文章掩人如是乎？靜方山之言，不可泯也。述道者當考之。

服老齋雜記各之十三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宋文憲生於唐武，故當時推尊之者曰孔子，晦庵與景濂皆生於是歲，非偶然。其改葬墓誌曰：洪武十四年辛酉五月二十日卒，春秋七十有二。與唐武之說甚合。方正學先生第一弟子，其所為祭文，琅琅照今古。然曰：處乎世者七十有三年，信莫信于及門弟子。而況正學乎？却有不可盡信，故核事者以當時之言為實，正本必然也。

本朝典制錢一貫值銀一兩，宋雖減然晦庵登科狀

元王佐以下各賜錢一千七百貫，亦修兵唐賜宴賞資亦厚，然不及此也。

授時曆夏至日有至六十一刻者，亦異矣。古今應衍曰：夏至日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其誤無疑。然此何事，得相懸乃爾異矣。

僧尼皆王人，雖方外何可無統乎？今隸祠部，實始於武后延載元年，此秦城隍渠也。

宋初科第貢寡，至文文山登科，則六百一人矣。近者漸多而主上格之，此中興一端也。

雲林吳景志曰：霍仙鳴別墅在龍門一室之中，間七

井皆以雕鏤木盤覆之，夏五月生其上，七井生涼，不知暑氣，余性畏熱，每至三伏，避暑無法，此事窮措大亦能辦，使當摹臨之耳。

千秋節，雖唐玄宗時建置，然唐臣有私獻耳，未致賀也。蓋以此日痛斫初勞，故不忍為賀。至唐穆宗時乃詔曰：七月六日，夏曆載誕之辰，其日百寮命婦宜於光順門進名奉賀。朕於門內與百寮相見，蓋左丞章綬嘗奏行之，宰臣以為古無降誕受賀之禮，奏罷之。此詔乃發於次年耳。今習為故事，即賢士大夫亦不知其非古矣。

高皇徽天每於風雲亦復稱臣，余嘗論其太過。考之唐玄宗嘗勅風伯雨師濟時育物，此又太過。斟酌者之間當有至當之禮本。

今人家生日每私祭壽星，其事始於唐開元初，有司置壽星壇，千秋節祭老人星，然考之爾雅云：壽星角亢也。注云：角亢列宿之長，故云壽星。則生日祭之亦復何義。

回道人嘗以榴皮題詩於吳興東林沈氏，即白酒釀成，綠好客黃金散盡為收書句也。東坡和之有曰：至用榴皮錄底事，中書君豈不中書。近日中書兩房撰

文者古石史之職直武英殿者或以畫供奉餘皆以書進而不書者多矣當目之為檀皮耳

今之會館即唐之秦道院也煨燭官即唐之主秦進客將也然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古者諸侯入朝當以客禮漢家故事為諸州刺史郡守創立邸舍可為朝集使造邸第乃予間坊造三百餘所惜乎本朝此事失漢唐制度使卿自私造有豐約之殊而亦于敘鄉曲反不以待逆職此兩失也

上元燃燈其來舊矣然宋開寶四年中元京城張燈太平興國五年下元京城張燈至瀋熙元年始罷此

載在天中記可考獨余里子中秋燃燈此亦奇也可以配兩月之燈

朱彥修名震亭世所稱丹鉛也以醫名然有實行好為俠嘗捐家身倡以修水利宋學士記之學士又曰蔡羹糗飯安若八珍豪家以水陸之羞交錯席上者正襟默坐未嘗下箸近有一客頗精如醫亦自負俠人爭敬之乃嫌豪家飲食不腆必命主人其諸肥鮮五味自令童子持鼎而烹以是為開筵有序其書者擬之秀修即此一事觀之能無訾耶或曰此間朱秀修不下箸而又厭蔡羹耳為之一笑記之以戒文之

輕擬人者

宋潛溪曰按士冠禮三加之辭甚異古也而字說則今也故集中有解辭而無字說又其集中題辭必用韵今則否矣夫既有序引諸而此獨曰題辭則用韵者為長

今之太常贊禮郎即宋之太祝也宋以其文神明以為清資故雖凡品而宰相任子為之按國初亦以處文學之士乙科初選每得之今以貴冠充焉失矣雖然豈止贊禮即黃冠哉往且以卿掌寺近制始至寺丞止然亦有加銜至卿者矣

元至正間有方東湖先生者年九十矣大集詞客令為挽歌此亦達者之事也小說家載平康妓臨終使婢邀客貌似能詩者厚款之乞挽詩而後瞑豈士君子反不如一女子乎

散時舍人國初以處侯家子弟然不必盡侯家子弟也會典中亦不載定品級按宋文憲作徐桂忠孝堂銘有曰桂自散時舍人即陞指揮僉事自八品起居第四則知為八品也近日仕籍有侯家勳官為散騎者彼亦不知幾品矣然不特此也公侯世子稱勳衛魏國鎮遠等六家自應禁外介弟支子得別襲一勳

衛他家過厚恩方可乞然皆不知為第幾品但每題奏應勳衛時必云照錄永衛千戶則正五品也近日應勳衛自以不同于他乃遇恩擢即得都督同知是超七級矣固由 嘉願未滋恩然亦主者不知典故無以裁之耳

宋文憲達槐堂銘曰人事無異于草木乎孝友之徵古多記之矣草木果符于人事乎則大舜曾閔之行未聞形于草木之祥也天以聖而以權教人以聖賢之德盡為人之道固其職也雖弗報焉可也未至于聖賢而能不悖于道是為

元

范文正有言刑法之吏言絲髮之重輕錢穀之司舉錙銖之利病則往往謂之急務響應而行或有言政教之源流謀風俗之厚薄陳聖賢之事業論文武之得失則往往謂之迂說廢而不行何其切中今日之病也孰有舉此言以告我君者乎

范希文曰曩者國家禁泥金之飾久未能絕一旦使命婦不服工人不作令天下無敢衣者使其餘奢儉皆如泥金之法亦何惡不禁乎此言深達治體余以非特禁奢儉也今縣官之所禁即輦轂之下亦無奉行之者人情既不疑駭主法者亦以為固然禁之再

三而下不從即主上亦付之無可奈何矣此豈治世之徵哉雖三王在御而法令不行亦何以淑天下然非法竣則必不行觀三代之治甚忠厚而違命者殺無赦可以知治體矣

今歲貢一途非唐宋明經之比止大約相似耳然宋之明經范希文曰講議未嘗知威儀未嘗學則又不如今之歲貢矣

盛世之嘉穀或學之而不肖季世之敬俗則不學而自同本朝徵聘之典原與科舉或貢稱為三途世宗時招令尚自明白故近世如劉辰以翰林特詔起

元

家官至太常卿惟文徵明則國無館閣諸公不合引歸然以貢至京以前曾薦舉故得優選非徵聘也此後以待詔徵者往往不就甚至非由鄉貢者止得國學一席耳余不佞始復得特詔而又以封疆驅人改為棘鞬范仲老曰近年羔雁下降或有考掣不通助教之命何其相肖也

宋初孫吳之書禁而不學至神宗時始頒七書及熙寧總要耳今茲學之而亦莫精焉豈不負哉西夏避皇帝尊號稱為兀卒當時以兀卒者譯為吾祖以吾祖臨中華更為無禮元昊小點或亦有此然

今度之實不然。如可汗單于。彼之極稱。使譯其義。亦何嘗不專於吾祖乎。吾祖者。即今官。府之稱老翁。內監土司之稱祖老翁也。元昊降而就此。豈專於帝乎。故一偏之辭可聽。而亦當細察也。

宋時用文帥。以西事始。然是時范文一尚請。鄧延環慶二帥。一路以文。一路以武。澄原秦鳳二帥亦如之。我高皇帝深鑒其弊。不用文帥。今則并參用。而亦不可得矣。實以武臣足大任者寡耳。究其弊不在此。而在文武分途。

近日崑山所造書刀香斧之類。凡七事。共一匣。皆書

七

帷所需也。謂之七事件。按唐唐宗朝制。武官七品以上帶七事。踏躐蓋本於此。但當七事為佩刀。刀子。盾石。契。莖。真。威。厥。針。簡。大石。袋。與此不同耳。

道家謂玉皇大帝為衆仙天子。紫微大帝為衆星天子。如此則治世者似宜屬之紫微矣。人每歸之王皇何也。豈主星者治上界耶。

唐人人日亦登高。不特九日。喬侃宋之間等詩可證。今無此故實矣。

諫官之氣。漢唐不如宋盛。然盛者裏之實也。蘇子由曰。唯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諫。而無所憚。至

於國之大難。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如。謹敢發而受其禍。何其切中也。嗟乎。盛于今日而更甚。盛者愈盛。而衰者亦愈衰矣。

唐人多居近郊。故仕宦者多有田。假牛。嘴田。假限。疾不獲還。莊詩可考。二千石以上。徒諸陵。漢法也。唐宋皆不復。而多在畿輔。至本朝此風。幾如矣。亦地為之也。

唐人制五品以上。用魚。後用龜。後復為魚。蓋為別勅徵召。恐有詐。偶內出。龜魚合。然後應命。今之牙牌。即此意也。今官多而牌寡。有牌者往往不暇。素之。溝中

二

而宮門防詐之法。全無矣。下至隸人出入。亦俱無制。自古疎虞。未有甚于此日者也。僕必有思。余言者

前宋書曰。自元嘉以降。內職稍繁。徒以所選止于軍署之內。微引極乎風息之間。非晉氏。擇。濫及。荒。荒也。本朝之制。不很責賤。今歸神之家。恐以虛。虛。廢其職事。即正位尺閭。亦所不欲。故作。儼。極。反。多。側。陋。亦一大背也。

今士大夫三品以上。方立神道碑。宋時令甲。則五品以上。皆得立。知

范文正作手觀察碑銘曰。齊歌南風。會年財。財。何以

聚人今易不云哉富國強兵今孰謂霸才弗富弗強
今王幾其撰此宋他信所不能道也

吳越錢氏為國士用補陰不設貢舉嗟乎雖小邦豈
永乎百年幸矣

宋兵部侍郎胡則為漳州日有虎患齋戒禱城隍神
翌朝得死虎于廟中此亦一異也見范希文所為墓
誌當不妄

范文正謂胡則侍郎夫人陳氏固舅姑不樂就養二
十年代養于家至終喪始隨官所余以此可為士大
夫家法今人子以身許國豈無小星以代中饋以行

嗣續而并婦亦棄姑舅何安平

九

宋蔡文忠齊于真宗時廷對第一及引對堂堂英偉
進退有法上大悅顧謂寇萊公曰得人矣特下詔俾
金吾給清道七人自此始今本朝殿元輒用銀瓜因
而官翰林者亦然皆祖於此也

范文正上執政書今之郡長鮮克盡心有尚迎送之
勞有貪燕射之逸或急急于富貴之援或孜孜于子
孫之計志不在正功焉及民以假為稍簡為政成以教
言不行為坐鎮以移風易俗為虛語以簡賢附勢為
知機消素之人非勝囑而不屑貪賄之輩非寒素而

不紀骸骨徒之姦魅寵風俗之奢僭此數語何其切
于政風也獨宋以獄訟稍簡為政成今以多准詞狀
為得計蓋由賦誣寬於宋耳此又古今之不同也
自余有知以來物價之昂幾于倍矣無物不然無地
不然或者以既庶之故果爾則庶不自今日矣即以
鼎革為開闢亦將三百年如此易漢則當不至今日
矣蓋即余所見奢儉之風亦幾成今古此即勝清之
源也希文有言天下穀帛厥價翔起謀者謂生靈既
庶使之然矣某謂生者既庶則作者復眾豈既眾之
為累哉可謂知言矣

一

取老齊雜記卷之十四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洪武三年，使御史張瑄之福建行省都事沈秋論初泥國，其王遣使亦思麻達等四人入朝，自宋元豐後，不復來貢矣。至是始通，其表云：沕泥國王臣馬合謀沙，為這幾年天下不甯靜的上頭，俺在着邦往地呵，漢主的一般，今有皇帝使臣來開讀了皇帝的詔書，知道皇帝登了寶位，與天下做主，俺心裏歡喜，本國地面是闡婆管下的小去處，怎消得皇帝把心只幾日，全被蘇祿家沒道理，使國將歹人來把房子燒了。

百姓每都哭害了，托著皇帝詔書來得福蔭，喜得一字人兒沒事。如今國前無好的東西，有些不中用，土物使將頭目替我身子，跟着來的使臣去見皇帝。願皇帝萬萬歲。皇太子千千歲。可憐見休怪。洪武四年五月，沕泥國王臣馬合謀沙表，此表文大足，讀談柄，可與日出東方表為聯璧也。

古人以字行者有矣，然各有故。國初所辟諸賢，以字行者甚多，不解其故。按浦陽葉愛同字孝友，有司誤以其字聞，遂不敢改。蓋草昧時，避微辟如避讐，故有司不暇致詳耳。余生於盛明之世，更生為格，以應有。

司試者兩矣，而為牘仍以舊名上，遂因循未及自白。何况草昧乎。

皂角華蔴，汴鐵牛，牛立腫死，解牛者每為此，利廉直以得之，為吏者不可不察也。

余嘗以屯田之名歸趙充國，通虛也。合國為屯，無如

東祇分鎮為屯，無如孟珙。今考宋時尚有鄭忠愍於紹興中為川陝宣撫副使，於關外四州及興州大安軍營田一千六百十二頃，除糧種分給外，官為糧十四萬一千四十石，而金州墾田五百六十七頃，歲萬八千六十四斛。如此則所入約每畝一斛，金州者

或初墾故地，故數不及耳。此較本朝葉文莊屯宣府

者多寡殊異，余嘗感遺未贖土而屯所入者太少，故

於多寡間每置意焉。然孫少師有言，即利均於下而

谷多則價賤，利仍大矣。此至言也。又按忠愍以蜀歲

闢錢七百七十八萬緡，秦增印錢引四百萬，復惠無

錢以權之，即利相歲，錢十萬緡，以殺錢引之弊。宋

時錢引之法，實便軍國，但無錢則子不足，應母今按

此歲錢十萬緡，即可增錢引四百萬，其運用有妙法，

不可不深思而復其制，以救一時之乏也。

昔人云義之五十書，咸黃山谷亦自紹聖乙亥謫黔

中得藏真自序于石陽林宗落筆頗覺超異時五十餘矣老而好學猶足名世書此自箴無以言自棄也古人嘗以馬上射毬故教場稱毬場今此法不傳矣宋景濂題李伯時飛騎圖曰一人已疲而馳反首左顧右手拽繡裘於馬後箭中之毬上次一人彎弧所髮作拔箭勢猶可想見其違法也蓋此技宋時尚有之故景濂又曰伯時應奉廷試時所見衛士之戲故追圖之

宋文憲曰自海內分裂洛學在南川學在北今之慕蘇亦猶宋之宗程嗟嗟蘇何不幸不得江南諸庸儒

之緣今氣雖稍暢終讓人一頭地乎夫明道未可議也以坡者而謂不如伊川所謂禮失而求之野不如夷狄之有君也

國初士子每言十四經而常習者五今定為十三經常習者五經此昭代所定也然周禮不得等子載記孝經不得等子學庸君子所悲也

太祖嘗令後場題必出于周禮近日太學生汪某因上幸學論到其事竟不果行
前朝封正一真人之配曰仲姑進封曰玄君國初仍之此亦封典一異也

元人之姓其字甚夥後有以名為姓者人亦不察也如死事之余闕乃唐元氏余闕其名也後竟稱余公又如死事之星吉曾祖曰采吉孫曰搆思吉孫兒只父曰志思志自其祖父名皆有吉字故公亦名星吉字吉甫因其子答兒麻八入國朝賜名曰吉昌故公亦遂稱吉公耳

唐宋養兵及犒賞之費厚浮於本朝至募先登賞格如唐肅宗後唐莊宗有至百緡者矣元末至殺一人即擢首受錢二百五十緡至募兵入伍無有太侈者元末以十伍千無應者遂加至伍千十斯極矣近因

邊事亦加至十八千然衣裝行囊在焉實無踰十千者然非孫少師為之制亦濫靡底時矣士之勇怯全不在此後以觀世變雖然此論常伍耳古稱百金之士千金之士以待奇材初客未可以此論也

元末翰林修史有司曰奉養方為之否則欲手而至危素謂同列曰祿已厚矣真俟餐錢而後為耶元固夷矣任元之儒不又甚於夷乎

國家制祿準漢法以米為則甚得其宜蓋百貨有貴賤則錢幣固之惟米則所必需不以值之低昂而可減口擴腸元末斗米值白金五兩然高皇終以米制

祿復代乃以賤值折米使士不能廉法之弊莫甚於此欲大易風俗當先復此而後可行余丈之誅行貪吏之誅而後民可安

危雲林投館於貴溪張氏張思伐杏樹以闢家塾有鬼夜叩扉門告公曰吾乃杏之精也主人將伐願泰政生之公即遣張力解而止鬼致白金壹萬謝公辭及公為參政嘗以滿溢為懼後陞左丞遂快快不樂辭官居房山順帝奔淮王承制起學士承旨入國朝復居翰林謫死和州余以甚矣杏精之愚也便有定數乎則知雲林之為參政而不其為左丞人起為學

十

五

士承旨又入國朝為侍講學士兼宏文館學士何耶法其知當為參政而後之為左丞是昧選也再起承旨是欲謝執政之名藉史而圖存也再入本朝終為失節徒以致守余闕之祀以死也則當其戀官之日當一言以決其退當僨井之時當一言以決其死何竟杳然也銀壺之愧既却可忘而不報耶於前則惡於後則薄或者雲林之意非吝精可奪故諱其事不傳耳不然知其參政矣獨不知其他乎

元末完者軍稱猫獠軍發之稱舊矣猫因苗又因獠故亦加大耳即今土司兵也不復有此稱矣

十

五

元參東陽有陳樵先生者宋君來號鹿皮子隱儒也是時浙東之學多祖溫熙諸先生不敢一字竄而樵獨曰溫熙以東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亦可謂豪傑之士矣且謂溫熙諸儒不惟不類洙泗而且不類伊洛元牟然也其說經則以几疇為六府三事而圖書為易象圖書為易學先儒亦有言之者矣凡疇為六府三事蓋以即禹之心法也其言甚可思著書有易象數新說有洪範傳有經解經有四書本旨有考證新說有太極圖解有逆書解有聖賢大意有性理大明有答客問有食尸新語有溫熙時錄有鹿皮子有飛花觀小葉合數百卷惜皆棄之見也詔曰垂衣裳而治取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鼎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地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用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而取諸豫張天之用而取諸睽睽夫天地一易也故萬物之用皆與易通非獨有此象而後聖人則以成德也其所為取諸者正文章之變妙耳而儒者泥之甚矣儒者之不可與言文也

各朝史法不同如宋朝則唯以章奏分曹編纂王一帝終則朱家狀以共或實錄耳故留中疎且無從考

況它閒隱事乎至萬曆初始設起居注然亦記君相
交交之言耳它官不得長炙清光也而相疎則盡入
之以後 神皇靜攝則二三十年唯有關中題翰林
兩房升轉跡耳近日主上每召對當不寂寞也然於
國家大政機宜藥乎不及按決武七年五月新修大
明日歷成自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凡戒飭
之詳復征伐之火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
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之載以復歲再修而續焉
夫以其散之諸曹而異日合之成實錄世遠事遺何
如邇時纂成而異日開館之時再加補葺之為該核

七

也雖事有難以一時盡者而制度沿革之闕畢竟日
逆則詳今史館諸公之衆歷朝所無闕主無可為何
如於復此事乎且 高皇之制也真得而識者也
宋時武學與太學宗學共稱三學三學諸生俱昂然
稱士不若今武學生之賤也蓋其時中武科者授簿
尉之職初訓即可補縣與文科者不若遠今則分途
大甚焉得不賤乎王文成嘗欲以武科補巡簡亦見
此然亦太賤矣文武之途不合而天下欲治不可得
也

事之可為必歸於理之可通然執理之可通則凡極

非威德之事亦未嘗無理可執如前朝人君自加尊
號豈非至可笑之事然柳子厚表表有曰昔車陶之
頌舜伊尹之頌湯皆臣子至公面揚君父以數於當
代又曰謹按堯曰咨爾舜舜曰格爾禹湯曰吾自是
武自號曰武王克桀禹湯皆當時王者之號也觀此
言豈不確然可據而於事實何如哉故其出於衆人
據理尚不堅其出於文人則辨矣故據一偏之理不
可以論事而大人益宜致慎無忘其才力以使人不
能奪當奪之言也

擬人不於其倫極其說而不自知其醜其來非一日

八

矣唐時遂有干謁容杜溫夫者以孔周諷于厚子厚
答之曰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遠
而謁于湘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詞
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貿貿投機
焉多周孔哉此語極快近世有頌張江陵為伊周畢
憂且至舜禹江陵居然受之不怪豈江陵之智出河
東下哉河東曰我一刺史也刺大多矣刺史而上者
亦多矣其為周孔必非我一人也故却而不受江陵
曰尊英尊于我矣無論六卿而下即同是位者亦如
履史矣無論一時即前此二百年居是位者未有如

我者也故其說我雖或過之然非面懷我也故受之而不怪使易地而居之則皆然矣

唐之教寬嚴俱異於今唐犯元罪特減從流流已下遞除一等本朝教至元者甚少其常教則水戍以上不赦矣流以下俱全教亦無降等之法比古今之異也

禘者合百神於南郊以為歲禘者也唐時先有事必質於戶部戶部異詞曰早於某水於某蟲蝗於某病疫於某則點其方社之神不及以祭此即郊特牲所云順成之方其禘廋通之義也蓋天子為百神主故

寓實罰於社本朝事神太恭且稱臣於歲實矣故其禮廢然過矣修禮無者當申明也

柳子厚曰周仁以重厚為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景得薦寵夫言朴愚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于上則及物者達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者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顯非古之所謂能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林上揚等而效巖廊之上蒙以緩冕翼以徒隸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其言洞達骨髓凡違還百官

者俱當置一通座右者也子厚之言已千餘年矣嘗無一人能行其意蓋不肯者注於膏肓已牢固而不可拔即賢者亦曰不如用此輩之未為有益而亦無害也不知輕佻儇薄之人其過顯而易見此輩快國毒中於人而人不及覺其為禍也遠矣然子厚以周仁許靖為喻此亦深矣後世所云能者去此二者亦尚萬萬也

服老齊雜記卷之十五

石氏茅元傑止生著

唐時習六朝之餘諸德立業廢久矣故自訓詁有師而人亦不能以師禮事之其非訓詁而師人為人師人官誹笑之故柳子厚立辭不居韓昌黎居之而人鮮以狂名然自昌黎而師道復昌矣然至於今其名更夥如薦辟仕公府古止稱府主故更令一切屬牘未至二千石者俱稱門生稱諸師矣兩榜所錄以還古稱門生而不稱師今此師直冠諸師之上矣此皆古今大殊也然王陽明初受同儕之師而人亦以

卷十五

一

狂歸之則古今之情一也獨柳子厚與顧十郎書稱門生某官某致書十郎執事後人以爲此座主之子也座主不宜稱十郎座主之子又不聞有稱門生者然武度之當是座主之子蓋唐以郎爲尊故詒者不敢稱六郎而執者曰非人奴然於故舊之子每稱郎君則無以叔禮事座主之理而以故舊之子禮待座主之子爲適合也但其所以稱門生者正如今人于女氏無論尊卑俱稱門洋之義也

饒城饒人饒姓故名世居鄱水城爲室女淵懿清奇雖小家未嘗攝治婦葛供女事循整齊閨敬式城父

醉漁風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米屍不得婦聞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氣盡死元明日屍出龜覺蛟浮元萬數塞川下流此事更柳子厚集乃世之稱孝者知有曾娥而不聞舉饒哉夫問世而得一行行焉又問世而得遇子厚焉名尚不甚著況不遇子厚者乎湮沒者可勝道哉友人孫啟泰作取節錄爲表微也喜矣其苦心也

南霽威之忠勇世皆知之然知爲裨將耳至其平生忍官未嘗得朝命人不知也柳宗元作南府君難陽廟碑曰不階王命橫絕凶威又曰枉屬不知而元難

卷十五

二

狼群見點而奔師可考矣

祁澤初名戴淫年之亂奔匿終南山賊徒訪其所在授以相印既及而問焉變名氏以結之捐家贖以妾之賊遂執其愛子擄至訊問折其右股而不之顧即步入窮谷拔草運踰秦嶺錄稟駱駝于行宮猶以僞著之汗請改名以避之故改爲澤視今之士節何如矣

鬻爵非法也然當使之爲錢谷莞庫冗員何至玷辱清班廁名圖書之府乎今兩殿供事中書舍人最濫觴也按唐秘書少監陳京行狀曰細資爲胥而仕者

寵之則基來久矣。然曰納資為骨。則猶之史館辦事也。不至為中書冒焉。稱較理吉籍也。祕書天地之精華。使目不識丁者。冒較理之名。舉世不以為怪。此足悲也。

樸子厚作太白山祠堂碑。而其碑陰即記造祠邑令某均之政。今使政碑累累。徒為階陛物耳。果有善政。附於祀廟之碑。猶可久也。

童子初授句讀。每以三言四言者。以其易讀也。近世村蒙。每授酒詩。蓋為異日社飲酒令資耳。失古人崇教之旨多矣。方希直幼儀雜歲二十首。切近童蒙。更

一

三

勝於周興嗣千字。況他書手所宜持為單行者也。方正學嘗論諸鄧析子。釋其可取者二百言著于篇。餘皆焚之矣。焚之不必也。然諸子去古未遠。語之精者。嘗有聖人不能易。而徒以其學術之駁。故金沙相雜。以希直此意。合百子而一之。曰于樸。其補于大道不小矣。亦諸子之幸也。

自王季文輩。創復古之論。一去靡頹之習。然以古名飾今事。識者每嘆之。讀方孝孺集。曰宋末為文者。矯陳腐之過。喜以新奇亂事實。以至于官。亦以它名易之。讀之殊不曉其所居為何職。所行為何事。唯視之

太息而已。如此則今日所為。力追前漢者。仍踵其最唾棄之末末也。悲哉。雖然。諸公文實過宋末。但此事則同耳。

吾友鹿伯順善總質行純儉。嘗以文章關乎世教者。如出師表陳情表之類。解之成書。使文不徒文。而以義道余曰。無非道也。然合其明白著切于倫紀者。以教後生。亦仁人之心也。按方正學斷自漢以下。至不取文之關乎道德教者為古。謂之文統。此即伯順之心也。正學書以遇禍不傳。今續其志。亦一快也。今督師袁公崇煥。與余共事遠左。死生患難兄弟也。

二

四

高陽公嘗欲改余為翰林。不及部覆。竟於袁公殲得念肯。是又為厲主。頃見其予一大老書曰。天下之才莫止生若也。但其志甚大。天之挫之。未必非成之也。予之志實不量力而大。然非袁公所知也。袁公所知。滅奴之志耳。滅奴未分小事耳。何以云大。如以為大。則曰不必滅奴而後適可。則又非。上之所以倚袁公也。每徒以此語質之。然念身既隲矣。言之何為。讀王文節檄華川集。方正學孝孺序之曰。天下之物。天皆易與人也。惟斯文不易。以與人。幸而與之。必因辱其身。以繫拂其神志。使之垂死而復生。悔悟答愧。不

敢與造化者爭，然後置之而不顧，不覺咄然失于半言。天之降大任，則有意厚之，即有言大無忘才者，亦以此整頓之，不得其全者，正學曰必其不教與造化，然後置之。此即人以人志大，故幸其性而後可頤指使之意也。天既如此，人何怪乎？雖然，志不以挫而遂可頤指使之也。天亦惟置之耳，使之則不能也。古有拋磚之戲，即今兒童之擲瓦礫也。江南每專擲于水，名曰打水撇。考梅聖俞拋磚詩曰：聯為飛礫戲，愈切愈紛如。自是取勢闊，非關用意疏。快驚花鳥起，亂破錦苔初。童指拾將秀，多慙賣勇餘。其事可想然。

上

題曰：奉陪覽秀亭拋磚，則貴者身為兒童之事矣，可

以一琴。

梅兄陵詩集有問答體六首，乃與謝希深偶和者，亦詩中一格也。後罕見踵之者，錄之以俟異日。與同志者，錄為金鑿落。謝深留贈行人，須滿酌銀餅，忽有宣城醪，及取春風花，照灼小屏風。謝希深座隅流座素影，融方林六尺，催清意，無玉枕名通中，玉蟾蜍。謝深廁君筆硯，誠有諸可愛，亭亭寒月照瑩然，四座凝水，壺金錯刀。謝希深連環交刃吹風毛，美人贈我萬錢貴，何必剪犀誇孟勞，青雲梯。謝希深尺木為階行，弗逆勤。

修道士生羽翼，天門九襲使，拳騰鳳于飛，時深差星料羽，今違時桐花正美，高雲亂家庭，玉樹須來儀。余頃見呂太常，雖祺為議，欲以鐵綬如鈔，廣施用御寶，以當銀半兩。此漢白鹿幣之遺意也，非鈔也。當高皇帝時，解大紳亦有鈔，上置半印，勸令流派守號之議。漢所當者，五百金又止而下，不上故不可行。太常欲通行之，而且所當者止及大明鈔一貫之半，似可行也。然余終以不如錢引為便。錢引者，即關會也。蓋有錢為母，以權子，則其行有據。然錢自唐時即無引不行，故引之也易。今久廢而復之，其間權宜須

六

得妙用，書按宋用兵，專藉關會及文信公任或事，已危亡矣。所降軍前十八界，二千萬貫，金一千兩，銀五千兩。夫金銀止此耳，而關會至二千萬，此時關會賤矣。然猶值銀八百一萬也。八百一萬銀，可以自朝廷自造，而不欲于民，故猶能辦于垂亡之時。失此大槓，而以全盛之日，日愛貧患大。今祿命家有琴堂五星，即元僧妙曦也。嘗避言世祖曰：十一月，土星犯帝座，疑有變，遂以遠德佑帝于開平，授文信國。其年十一月，實無他，其言不驗於當時，而尚遺信于後世，何歟。

文忠烈于陽羅壁詩序曰夏貴自陽羅壁之敗順流而下沿江兩岸縱兵放火歸廬州解甲當其時心已無國矣似道建督至江上夏貴不得已出見斬以釐鼓東南再造之機也夫之不國社稷為墟宋兵斯言也不惟為當時鑒案亦可作萬世元龜能延弱當王化貞之逃其右屯以西尚四百里也使行力為守虜且不散入廣甯況敵踰右屯乎乃盡焚四百里以內至小壁遠在數十里者亦必使親數往焚之歸而解甲於山海關曰恐以資虜也使資虜之言為可信則夏貴亦無罪矣可守不守而焚之曰無以資虜則焚

七

至崖山而後可謂之曰逆豈其謬哉但西市一行先於化貞此逆端諸人之私耳今欲以此并洗其逆嗟乎天乎此又一端也

梅聖俞集云尚書晏相公臘日投壺輸詩七首便以臘日所用物賦投壺輸詩亦風雅典故所當修復解春而才氣自擬古人乃有句曰子雲浪作投壺人此所以終事文皇歟不待先周是修之銅象也文皇平安南當時有羣臣賀中宮東宮箋此後世所無也箋見解春兩集集中人有太皇太后挽歌其句曰北地興王運中山淑度餘此指文皇后也春兩

卒於永樂何諫得稱為太皇太后乎其集乃數十年後人為採集贗者多矣亦以春兩詩易以贗也解大帥太西厄封事過倉卒承上命為之故文不條理略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集中又有大十策即組織封事以成文者也言無他異當時亦未必敢再上然其組織者止言十條耳其未成文則一也封事云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陷暮起而或布於朝省嫌惡崇階此太祖所以致治也書生豈能識此所以啟老其才而後用之也後得政於文皇者大帥輩也科舉高得

八

不日盛微辟焉得不哀乎

解春兩年譜乃其五世孫舉人相所錄其人無識義齊東野語無不濫入其甚者曰一日外夷進貢玉楮二隻勒文式共視之公獨援至對使臣碎其一羣臣及使者皆愕視公從容封上曰天下只有一統豈容兩統耶舉朝聲服又云一日外國來貢啟函則惟烏金紙人亦莫識其機械詔宣公至諸紙筆以對使臣愕視其所為則但以筆點紙及過遂擲筆揮使臣曰爾犬羊之兵如雲而來我天兵如雨而去使人俯首曰北人不復反矣又續高羊脚蹄書文呈進等事

更不偷一身忠死已矣文章散失遺事錄亂亦至此手

徐元玉入綸扉繫街曰武功伯掌文淵閣事王元美嘗談其橫以謂文淵閣不可掌也然考解大神簡入內閣居七人之首其繫街亦曰掌文淵閣事則元玉沿之耳博習故事如元美亦使元玉詒詩地下言不可不慎也

文運盛于一方固天若為之然師友推薦亦有功焉國初科名最盛于江浙東北二地者宋劉方解之解也永樂時狀元久對策每止詢一事而名物度數

元

性其精核此非先考據恐必有所不能如曹祭策其最者也然足耳解大神為南宮王司廷試亦讀卷文皇方卷倚居綸扉之首策題必出其手公少時曾館于祭家是年第二第三為周建周孟簡俱大神同邑師友一脈何可証也然唐宋科場置典籍堂中悠人簡閱正自不妨此難與今人言耳物久得名則必藏惡曹溪水竟作酒肉場何足怪也金山賦跋王今作閻黎干瑞資每一過山下受其強滿桂疎作暮根惡趣按梅聖俞詩云金山寺僧作賦致其來久矣焉得不惡耶

聖俞詩云試看一生銅臭者是他登第一何須三復斯詩為之永歎

宋時稱小弁曰路分地方官曰地分官千戶百戶始見于蒙古軍當是金蔡中原民兵故號頭目以戶元仍之耳

宋時稟帖曰覆帖其稟字札牘中通用州守與縣尹者亦曰輒有稟見文文山集

五

十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五終

歐老齊雜記卷之十六

石民才元儀止生著

廟學之制未有備于本朝者也宋誠前代為備然多有廟無學廟亦出于史視史之賢否以為有無虞思之時君相崇儒却以西事便廢學較本朝自高皇為吳王即首致意于此因達通同制廟學森然此固天縱聖主然一時者偶俱勝國舊學故國之汲汲如此亦不可泯也梅聖俞曰邑祭孔子多不本朝廷祭法往往用巫祀於傍曰牛馬其肥瘠度其銷穀麥其豐更可嘆矣

察院之稱宋時即有之然臣下自相稱謂如相公明公之類耳非以為官名也本朝始設御史臺為都察院建文時仍改為御史府而別設察院永樂初復舊今御史稱察院猶其遺也然亦私相稱如宋時平梅宛陵有句曰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管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封勝客二字可以署閨閣燕于巾始于梅聖俞詩曰裏髻不裏額自名燕于巾翼覆尾涎涎誰問巢由人猶可想像為之

余嘗論鹽法之弊舉世但知葉漢改本色之非不知寬戶納鹽酬之以鈔故鹽得官貯官賣後鈔法不行

使當時能設處錢米與之何至聽其自賣流弊國家戶口十倍曩時所增鹽課不能一二坐失數百萬之利以資盜賊而縣官皇皇憂貧按梅宛正集載李君錫學士者始時邊海鹽亭民常官道其錢往往給腐米為直索之而去浸久民無本多逃者君錫俾中戶就邑納租給亭民乃大和逃者復還使本朝有此人何至弊壞乃爾

歐公曰平生不能惟挑真澹與爽此自為不能解嘲耳余平生亦不妄實以勝心未能忘為之必求出人頭其道即既精亦非臨敵時便可超然本意實以費

時既日為無益故夫不為之梅聖俞曰人以暴銷日我觀暮飯寐未必盡死生何益較惡智只將多勝心復取生為利不若酒之賢德然共醒醉余年踰三十一藝無就每恐藝家笑余費日之說得聖俞言飲亦可勝矣我可自解矣

松液化為琥珀每有蟲蟻其中古人以為遇物得形蓋老蠶成繭亦每肖物為形此亦理之所有但液在土中蛟何由飛其所遇之物又有大者不止蟲也我終以物膠其中遇至寶則委故形質不變為理也古田者有田漏蓋貯水為之不為陰暗所惑其時尚

有之兄孫端更農具詩中今亡矣夫

國初尚有奔火父喪者奉功之不畏自近始也宋人
暮夜舉子不赴集

晏州吳彥誠學于宋文憲公質厚而志氣有司嘗以
其才應薦彥誠以親辭不可薦者謂其家謀于縣人
合數十緡賄之却不取卒辭于大臣以歸文憲致政
家居以事獲遣就逮故人親厚者畏禍及多避匿散
去獨彥誠左右如平時及公詢緡彥誠又將告諸閭
里知義者以周公此見于方正學吳氏宗譜記余嘗
歎作逸史快其人可當之無錄免其傳然此數語亦

足為傳當再考之國初諸公集中如終不可得當括
此以存其槩也

建文即位需恩民鬻子者官為之贖累聖肇基不
聞此矣

言官之衆本朝所以致禍也高皇立法周密宮闈
夷狄外戚藩鎮宰輔將帥官官無不曲致其防而說
者以言路之敗國古今一創高皇智慮所不及也
余以不然但高皇始廣其員以救其弊故多至一
二百員而後反以多益其弊建文嘗裁御史為二十
八人文廟又復焉然神廟師建文之意嘗至十

數人而其勢愈重宋元亦不過數人而勢亦重矣故
多其員者所以杜言禍而非銷禍之本也銷禍之本
安在曰在周官

取吏之法莫善於長自辟其佐蓋欲以天下之吏付
之銓衡一人雖聖人有所不能故不得不循資不抽
籤而銓衡者竟可以吏人而為之矣國初時學教諸
猶得自辟訓導觀方希直教授漢中辟浙之陳用中
蜀之趙希顏可考不知廢於何年不改此法而欲吏
之得人無難也

燕之老儒杜滋問于余曰陳眉公何以眉自居余曰

四

不觀方希直之論宋景濂乎其言曰人以為公一儒
者於世何所預而不知有功於斯世者至大也譬猶
星辰之於天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
象序而人形姪無則晝夜永冰而容儀陋劣矣然會
直所言者景濂之文也眉公闕世之妍媸外序也豈
將文數

宋時有童子科按景定壬戌童子十人挑誦國子監
阮中試中書如初考廬陵王元吉為首該思許兩試
太常以次九人一試太常即今之會試也成化間得
童子李文正楊文襄程璫璫輩亦止得翰林秀才使

庶子黎溫教必仍自鄉舉而升不得即會試也。有後即者然矣。蓋今之生才獨與古殊耶。亦上莫為捷則耳。如近日深陽宋之士九歲能詩何減三君。

文文山深于三命星躔之學。然其言曰。甲己之年生月而寅。甲己之年生時甲子以六十位類推之。其數極于七百二十而盡。以七百二十之年月加七百二十之日。則命之四柱。其數極于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無以復加矣。考天下歲時凡州主客戶有至千四五百萬或千八百萬。而荒服之外不無焉。天地之間。生人之數未可量也。生人之數如此。而其所得四

五

五

柱者皆不能越於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外。今人開卷間。固有四柱皆同而福祿則未相似者。以耳目所接推之。常有三則耳目所不接者。安知其非千非百。而命亦難乎斷矣。且夫五十一萬八千四百之數。在百二十壽中。是百歲內生人其所受命止當六分之二。四有奇。則命愈加少。而其難斷亦可知矣。嘗試思之。宇宙萬物之衆。謂一日止於生十二人。豈不厚誣。而星辰之向背。日月之遠近。東南西北天地之氣所受各有淺深。則命之布于十二時者。不害其同。而吉凶大奇變化交錯。正自不等。斯言也。足以補呂才之所

不足。然生同閭巷而禍福不同者。其所謂向背遠近淺深者。又何以說耶。近有謂分刻之說者。其言未易復。必有組為成書者。蓋昔重月重日至近日而重時。其法漸密。密生於窮也。則刻之說亦將未所必至也。然一時止八刻八刻之加。至不過四百餘萬而止。合中國丁口。蓋不止萬萬。而四夷如中國者。尚不知其幾。則亦未能使其說不破也。

世廟時。大禮之議興。楊文忠之言曰。當稱本生母為皇叔母。張文忠之言曰。禮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則未嘗有易父為伯叔。易母為伯叔母者。斯言也。萬世

五

六

不刊之論也。然雲溪友議者。宋人所著。以譏文文山者也。其言曰。文山當稱所嫁之本生祖母。曰故伯祖母。而文山自辯亦曰。此母嫁先伯祖。則其禮之失於下也。非一日矣。何得不執所聞以強爭乎。文山集有慧和尚說慧蓋傳神者。書為文山作家慶圖。文山於前惠州於後。幼弟背像。手持孝經一卷。左則為海影。影金龜隱見焉。此俗工以像為慶。以峰為封。人指紅日以為萬里封侯之本態。無足論者。然文山竟至海而說。弟望以惠州降元。二公忠逆不同。皆于海結局。不可謂非奇識也。

宋人稱同年曰尊同年。國初人尚稱友曰尊。辨家唐
宋人稱庄主亦止曰庄主。曰公曰執事而不曰師。此
今所無也。然所稱曰異。余二十年中所見已成。今古
如稱同年為年。臺年翁皆近事也。然雖語而無大關
係。獨庄主乃古府主。未可以稱師。地方官雖曰子民
豈可竟稱之為祖。為父。此語之極而失禮甚矣。況為
主亦稱師。而一二十里外同省之郡邑亦稱祖稱父。
墨子有二本。漢人薄二師。何今祖父師之多也。
自漢武改用夏正。後世皆以夏正為常矣。然魏景初
時楊偉造新曆。請復用商正。且以是年為孟春。次年

三月為孟夏。此學者不可不知。如吳萊曰。秦漢之際
每年之首必以冬書正。漢書注且以為孝武時造太
初曆後乃正正朔。代正月為冬十月者。抑難信也。此
言也。學者亦不可不知也。

今國家太常聲樂器數雖經冷氏改定。然大約得之
勝國。而勝國太常所用樂本末。魏漢津所造大晟樂
也。自東都而不守。太樂氏奉其樂器之燕燕都走亂。又
徙汴蔡。蔡陷沒而東平嚴侯獨得其故樂部人。元徽
樂東平。故樂戶子孫猶世襲河汴間。此其源委也。
余方披遺逸英靈不見正史者。以為逸史快從文忠

烈府諸家。見信國集亦一快也。吳淵穎集有書
宗簡忠公家傳及部曲記。家藏書不多。竟來及見。此
一恨也。識之以俟他搜。

孔子沒有孟氏。苟氏世于密。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
之學。今孟荀在。而他子不見矣。春秋有左氏公羊氏
穀梁氏。久氏鄭氏之學。今三傳在。而二家不傳矣。不
傳之子。未必不純於傳者。三氏之傳未必無疵。而有
傳有不傳。豈非天乎。爾聖人以自見。去聖人之不遠
者。尚如此。況我輩今日所為。敢必望後世乎。嗟是
當陳同父上書時。理學諸儒痛惡之。而有石鼓倪先

生朴者。先披同父上書萬言。欲以兵戰自効。同父既
厚國。而朴亦不能安于鄉里。罷廢徒歸陽老死。嘗本
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要。戶口虛實。若為
與地會元四十春。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微塞之
遠近。繪為圖。張之壁。然亦惟寄示同父。而不敢示他
人也。後武夷謝翔嘗因其書選為一編。復有雜著者。
出金華吳萊為之序。曰。嘗過其所居。則山洞深寒。棟
宇傾蕩。荒兒牧豎悲歌。踴躍欲視其故墟。而亦不
能詳也。況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學。而欲
發於有言。不至於此。不極也。是又古今文士專精者

送者之一嘆也。悲夫。讀此不覺淚淫淫。豈我三人者其所感同耶。尚當披其遺事以入述史。

黃魯直云。當治平時。王才叔筆墨字直千金。蔡君謨書不直一錢。魯直時已重君謨書。今更不知有才叔矣。嗟乎。書小藝也。猶不能自玉。况文章乎。况又不止文章乎。魯直又云。杜時士大夫罕能通官。獻書札之美者。前日裕陵游藝。頗歸松墨於宋氏。於是天下靡然承風。牆隅敗紙。蛛絲煤尾之餘。無不軸以象玉表。以綾錦。嗟乎。吾輩自為工拙者。藝松耳。其權亦屬之帝耶。何事不習造化耶。

九

今有司者。於奔走大府。廢日疲精。親皇甫湜云。廬陵縣言。當刺史理所。今日兩趨街。退則祇承錄。野校事相關。論則唐吏煩於今矣。今自達五達十外。苟非公事。亦不趨街。省會監司多。且分日分官矣。此亦近日漸變之法也。所謂儉吾從衆。

士大夫每言國家不宜尚儉。然考之前代。則國家裁抑多矣。唐宋詳經局。歷年不歇。今則絕無。宋時有從點。奇務司。今亦無此官。唯內府有漢經番。經兩廡。黃山谷有次韵謝張老送墨竹十二韵云。古今作生竹。能者未十輩。吳生勤枝葉。蒼家遠不逮。江南銀鈎

續。晨許誠懸會。燕山澆墨成。落落無時節。譬如刺心松。中有歲寒在。湖州三百年。筆與前哲配。規摹鋒鉤。幽賞非俗愛。披圖風雨入。咫尺奔蒼外。吾子學湖州。涉益功已倍。有來竹四幅。冬夏生變態。須知更入神。後出遂無對。吾詩被壓倒。物固不兩大。所云江南者。李後主也。作竹自根至梢。極小者一一鉤勒。成謂鉤鉤鎖鎖。自云惟柳公權有此筆法。自山谷之前。工竹者。唯此數公。自山谷之後。卓然可名者。坡公管夫人。夏仲昭王孟端等數子耳。我未無以消日。乃戲為此。及嘗鼎一臠。未免有不如古人之取。幾何其不自量也。

十

同禮春季。女奔不禁。說者曰。非先王之政也。不知此意。正非後人所及。無飽不張。無洩不固。宋法京師三大節。開市井蒲博之禁。即此意也。今兩法皆廢。而漢博者。較古何如。故先王立政之意。非後人所知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六終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浩翁云、在康莊塵埃中、嘗苦人事奪光陰、得岑寂處、可讀書作字佳耳、余以天下非至靜不能御紛、所謂至靜者、固不以外境生感、然下手功夫、須有此一段積聚、所謂自家把柄也、故得靜坐一二年、不唯為讀書作字之益而已、余自幼以孤子當室、且未免奪於舉業、每發狂願、未兩月即為事奪、今住江村一年、實生平未有之靜、蓋平生情緣不斷、在家有親故之擾、外有賓客之擾、即往年遊入石趾山中、寂處纔一月、而四方好奇者裹糧而來矣、所以有文債和祖課、詞人成聚都句、今在此數人往還之外、更無他客、即至密者、亦非五六日不一見、而妻子不在、帝飢之聲不聞、生產既遠、便已付之逝水、獨食草具、安之固然、破衲敗橡、若出故我、每日閒寂如老僧、自謂稍稍得力、但身尚待罪、病復交加、難付死生度外、未免雲點太空、故雜文詩歌、頗以百計、雜記擇家、可至數十卷、而終未能成一書、以寫衷懷、作字未滿百、即復僵臥于小者、尚如此、大者豈能得力耶、

虎彥進在許昌、有說話客請見、問說何事、曰、說韓信

即杖之、左右問故、曰、對我說韓信、對韓信亦說我矣、彥進粗人也、今之公卿視之何物、然而頭蛇受之而不悟、尚不如彥進矣、

史貴世官、官廢則貴世才、司馬談之子遷、劉向之子歆、班彪之子固、尚矣、後尚有王綰之子隱、姚察之子簡、李太師之子廷壽、劉知幾之子隱、而後更無聞矣、嗟乎、

平生山水癖、若自性成、管波斯人來問、相古墓有實氣、乃謁墓那、以錢數萬市之、墓鄰諱不與、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百年、其墓鄰始受錢、波斯

發之、見棺余服肉潰盡、唯心堅如石、錫開觀之、佳山水青碧如画、傍有一女靚裝、凭欄凝睇、蓋此女有愛山癖、朝夕吐吞清氣、故能融結、至於如此、余胸中常不止山水、其山水者、實自結胎時挾來也、

玄家每事募訪禪家、如道藏所演、實可發一嘆、禪有南北宗、而玄自宋金而後、亦分南北宗、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則武陽王中受、其學先性而後命、先性之言、又浸浸禪矣、二教迭為縱橫、然每讓一著、先此著、便分勝負矣、

高皇帝敦陳友諒、深入而破之、此最險最奇、然靖之

者康茂才也。嘗疑康與反諒雖有舊，然虎關之將，何得輕信老謀之言？自取廢後，反諒亦人傑也，應不王此。然國史野紀俱言所以授康公神道碑出宋潛溪筆，其詞曰：「偽漢陳友諒舉國入寇，攻陷我姑孰，殺我吏民，意將窺我南京。」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乎？」公頓首謝。

上曰：汝既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傳降反諒，為內應。招之速來，來仍結告以虛實，使兵分三道以弱其勢，方知其所以也。蓋康公善關，屢抗我師，勢窮來歸，上下皆未信其心也。觀上自問之言如此，則反諒必久僥康公之有叛志也。故因而問之，其間乃成微乎微乎。問豈易言哉！然其精微之妙，又在三分之以弱其勢，執史筆者徒知速致之意，而不知分弱之妙，則速致亦可以速禍也。此又非文士之所知也。至康之老謀告反諒曰：「木揭上聞而易之以石水之間，無關係也。」而上必易之者，蓋正以惑搖其心，惟白樹以標也。而麗涓之心先亂矣。故萬弩之得成，此變微乎微乎。其即深於兵者亦不盡知也。

泰少游句云：「著書如結髮，聊乃忘憂耳。」三復斯言，為之孤歎。豈持獲我同然，因悟顯烈止固不能著書耳。

莫笑人作酸腐生活，縣却英雄本色也。雖然，亦皆能充孔明一可哉。

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墨。鍾繇入抱牀十年，不石盡黑。趙子昂不下樓，覽山每日坐衙署寫一十字，竟進膳。至于帝王，若唐文皇簡板上作字，夜半起，把燭學蘭亭敘。宋思陵寫十字文，八百餘本，而我作報如此，豈可漫謂脫中有鬼。

解大紳作平浪庵要公記云：張真人逸風，呂梁辰救之得免。真人為章奏帝，命復點九江八河，真人不能御風，而乃使帝授神以柄耶，可發一嘆。

唐宋諸君能書者多，本朝唯宣廟為留意。

神廟亦端雅，然去古間矣。書法不如古，豈非上作之耶。高皇雖不以藝名，然解大紳之授中書實以能書。文廟選天下能書者，館之文淵，使深陽端本武庫教之，或欺聖人之用心也。宣國初書學稍勝，歟。宋末忠義文山最著，今其集在也。自贛州勤王以前，未嘗見其憂時之語，唯知瑞州日有題碧落堂句，近來又報秋風緊，頗覺憂時聲欲細。終集唯此語耳。蓋當時秋聲當事，方輯福華之編，故天下憂變而士大夫不敢一語憂時，然亦以耐戰逾二百年，如久病也。

家不復以病為事。故不持度宗琴酒自娛。似道總輝
平章而已也。往年遼事起。上自公卿。下至閭閻。無不
有懼心。今遼禍不勝。而晉禍倍之。士大夫以及田畝。
無不相忘於無戰。我於宋事。不勝汗下。
宋時文移。短式如中狀。則曰具位某照會。不如今之
呈為某事也。復云須至中聞者。即今之須至呈者也。
其曰門示。即今告示。
宋時省剝除官。即今之部咨剝付也。今詳官者不繳
原咨剝。而宋時則寄本州軍資庫。如得解則繳進也。
此亦古今一異。

五

五

五

宋時吏為姦弄文書者。必配外。仍詆碑石指。宋時用
法仁厚。然待賊官姦吏。則重于今。
宋時七品亦得廢子。國初亦然。今之法。後所裁耳。其
明堂廟部廢子。即今覃恩所廢之恩生也。新天子即
位。凡知州郡者。遣子弟修土貢。例得推恩。今唯存間
大臣。則有此例。遣賀登極。雖政府亦不得矣。
宋仁宗時士禪禍入見。賜戴記中。中庸大學儒行篇。
今中庸大學。得涑洛表章。孤行于世。而儒行仍隨行
於禮記。豈真有幸耶。雖然。有問矣。非不幸也。
王荆公改創。最不合理者。莫如廢儀禮。獨存禮記之

科。荆公受世人訾數百年。而此法反至今奉之可嘆
也。自賡庵欲以儀禮為經。而取禮記及諸經史雜書
所載有及於禮者。皆附於本經之下。而具別註疏諸
儒之說釋之。如此書得成。較之集註四書詩易其功
十倍而反不成。可嘆也。

宋時曾布修定神宗實錄。舊本則用墨書。新修者用
朱書之。刪去者用黃抹之。每一卷竟。則禁中將減其
迹。而使新錄獨行也。及梁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
頗招元祐諸家子弟為道之諸家子弟。其書尚存。因
勸令傳錄。師成如其言。而舊本遂傳。及紹興中以昭

六

六

六

慈太后之言。令范冲等判定。舊文墨書。刪去者黃書。
新修者朱書。世謂之朱墨史。今 光廟實錄成于初
者。太約出張倚郎羅之手。而葉少師向高服載焉。及
以黃給事承吳之言。魏閣學廣徵羣。復徵魏整忠賢
令改修。及告成之日。則今 上改元之歲矣。宋正未
終。書仍進呈。頒食。送至皇史宬。諸公有欲焚舊本者。
大儒王體乾不可而止。今尚兩存之。是年余在長安。
宋中翰獻以職事至。皇史宬乃目擊以語余者。此史
無不復之理。而幸其不毀。可以省一番修復矣。不然
雖有傳本。未敢據以為實也。師成體乾俱非賢奄。而

天意寓焉。熙豐紹聖中，史官范祖禹得罪而冲即祖禹之子，孰謂非天乎。

國家禮制，可尚者多，而無過於祫之位次。

太祖興，四祖並南向，列聖左右，序東西向。夫祖

無二尊，如五祖可以同南向，列聖不可以并尊。

四祖獨可以無本乎，試不得其解也。

太祖成祖二廟有功臣配享而列聖則無世廟

更定禮成時禮官言禮有功宗之祀漢祭功臣於高

廟首蕭曹唐高祖至憲宗廟或六七人或二三四人

宋太祖至光宗亦然如魏徵李沆司馬光皆文臣不

必皆武功也守成也君亦皆有與享者不必皆創業

也我朝開國靖難固有功臣仁宗以後輔贊治本豈

無如魏徵李沆輩者乞下是議考求六朝文武大臣

有功在當時澤在後世者請定藏進脩上不允夫

帝王廟祀異代之君尚有脩者而列聖獨無豈非

闕禮之大者歟遇世廟而不及為又因循數葉矣

即二廟功臣不論時代而統以列爵亦失禮也

逆璫祀宇偏天下其犯大義莫甚于太學十大分莫

甚於留都神功監留都神宮監者所以奉孝陵之祀

事者也今太學首倡之三生已擬大辟而李三才者

孝陵衛指揮首倡改神宮監者也乃止擬戍其主謀之數奄猶得自便田里法之失于議法者亦當深忌也

文華殿太子視事之所也武英殿上齋戒時居也

後以文華殿近慈聖宮故上每居之而太子講學

遂遷南廡至世廟建九五齋於文華殿以為致齋

之所而武英致齋故事不得聞矣

子夏對魏文侯問謂溺音者四聲音好淫淫志宋音

燕女溺志魏音趙促數煩志齊音驚辟驕志四者皆

淫于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不用也迺論者徒言鄭

衛而不及宋齊何也乃夫子論為邦又止曰放鄭聲

又不及衛何也豈舉一以例其餘耶亦各有所見耶

觀子夏之言正合論音不論詩義音即今詞曲之腔

義則詞曲之文也此與夫子所言鄭聲正相合而考

序乃以鄭衛之詩皆淫詩如其淫詩則夫子刪之矣

何為而存不知刪詩者采其風即淫詩而亦當存況

非淫詩而必儘目之為淫乎詩與為兩道也故曰興

於詩成於樂而宋儒直不解此宜其膠執也

武平一謂唐中宗曰樂有胡部此所謂雜任侏離之

音也先王斥遠之陳之門外聊以備四夷之觀昭報

遠之致非美之也。此日益以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沉溺。始自王公。逮于閭巷。妖妓胡人。街衢市子。或言妃主情狀。或列王公名實。艷歌劇舞。號曰合生。越數驚辟。殆亡國之音也。此今傳奇之始歟。

從來驗氣者。必以河內設等。反考黃鐘者。必以上黨羊頭。秦唐荊州。順之曰太史院景表尺。乃元郭守成所造。今欽天監表尺。是也。守成精於律曆。決非苟作。比市尺止得八寸。強書取黑黍。揀其中者。千有二百。暴乾之。稱重五錢者。以九十粒。橫累之。命為九尺。與表尺果合。又截竹為管。長同九寸。其竅上下均。容一

千二百黍者。吹之。其聲與今之最下一聲合。是為黃鐘之聲。如此。則正不必羊頭黍。而可驗矣。此古之所以稱上黨者。亦止取其通中。耶亦荆川增損以合其中。耶律呂之學。甲是乙非。不知真傳孰在。幾二千餘歲矣。而韓尚書邦奇樂志成。而九徑飛舞。豈非元音所在耶。蓋元音之必不滅。如日月之必不毀於天山河之必不毀於地。良心之必不毀於人。可以其難疑。其沒絕而不深求之耶。

高貢楊梁雍冀。不貢商緣。而桑土宜簋。獨言於充。今之簋事。無過於揚。而冀州簋事。亦可配充。又曰楊州

土下。而今膏腴。曰冀雍州上土。而今中下。皆人事以聖地力耳。其不蠶而蠶。土下而上者。人事勝也。蠶而不勝土上而反下者。人事之不力也。不可委於地。人定勝天。天定勝人。二語。似不可背。獨按梁武時。用魏降人王足計。堰淮水以灌鍾離。役二十萬人。將合復潰。或曰。淮有蛟龍。喜衆風而壞岸。其性惡鐵。乃引東西冶鐵器數十萬斤。益以薪石。踰年乃成。魏人從戍八公山。未幾淮暴漲。堰壞。死者數十萬人。初鎮星犯天江。而堰實退舍。而壞。天人互勝。於此可見矣。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八

石氏茅元儀止生著

君子之敗於小人雖曰小人人何人也蓋然若乎指處亦必自有破綻如宋哲宗之初政改神宗之政用老成去太甚未為非也而神宗違功自不可廢乃一旦必欲矯而施之此于謀國不忠甚矣烏得宣仁之後不遽變哉當時秦觀獻策有曰比日以來執事者又將矯枉而過直矣何則告許詆欺之言率然敢陳而主體未嚴也閣背異同之見各自為守而國論未決也豈夷猶夏寇賊在穴隱忍竊屨冀此自罷而天誅未迄也當時有識者已度其必敗矣而諸公宴然悲乎後一事不忠之大而其端起於無見解前二事於國事似不甚關係然事急則同舟遇風事緩則同室自聞名為爭意見而實以角名勢君子之所謂君子者安在哉惡得而不敗乎自宋以後又數百年矣每一翻局何不錄此

班固曰晉殷周之雅頌褒揚公德是以先名著於當世事譽垂於無窮今漢郊廟詩歌未有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鍾律而內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識

其鏗鏘而不喻其意欲以風動衆庶室不難哉今自魏晉以來國丘方澤稍殷雲螭朝夕羣神各述異事宗廟列祖各摹異功冠冊耕集各摹其指而且分律分音以合其節自迎神至飲福各適其時可謂備矣而聽者之不喻如故也喻而不足以風動衆甚也則在此不在彼豈不昭然哉

宋尚儒術至矣然秦淮海進策尚曰朝廷試士以法者欲其習為吏也而假之太優擢之太安至於黃綬中選數年之間持斧仗節領一道之權任二千石之重而制策進士留滯于州縣之官有十年而不得調者嗚呼欲士大夫之不廢詩書而從法律也豈可得乎蓋宋制試法者與進士同賜出身而制科得舉者亦必涉黜黜本朝試法科罷所謂文無害者唯吏員一途而二百年顯者寥寥一甲三人及吉士皆不除州縣二三甲之雋亦竟授京朝官崇儒賤法吏倍于宋矣而吏治益不如宋開像治否豈錄此耶

宋時庶僚卒所賄二三十萬如加賄者吏得四五十萬大臣且不可計今此法不聞矣人徒言宋嚴賦吏操鹽法不勝治無怪也官至大臣異勢尊矣而恩禮又不可寂寥故多為之

遂迂為之級使上下有綱彙此制法者之善也故宋制侍郎至僕射凡十二遷其兼侍從之職者八九遷其任執政之官猶六遷也今之官銜自官少以至太師凡十二遷亦此意也故尚書非兩三考不得太子少保均二品也而其難如此故人始以為榮近年凌獵極矣至武官一遷自守備而始為出身乃都司遊擊參副戎共六遷而至總兵矣總兵武臣之極也其途太捷亦非法之善也

宋當哲宗時邊防費侈矣然賂遼金帛綿絮他物不過七十餘萬而夏轉輸飛稅之費不過四百餘萬而

三

國亦困矣今之棟猶宋之遼也今之奴猶宋之夏也奴所費新餉五六百萬而犒賞遂驟至百萬北宋錢大約一萬直今銀六兩耳則宋之費尚不及今之和而今却財之道不能和如一民知得和如德軍安得不脫中國詔事安得不盡壞於節乎

宋熙寧中以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而二江並處獨一松江入海故太湖之水壅而吳興被患遂欲廢杭州之北閘長安二埭上塘之渠以與下渠相通又於餘杭之南股引苕溪之水達於漕渠穿錢塘之市而入於江以野吳興之惠時論者皆以為然欲行之而葛

書舉時必為餘杭主簿固執不可而去今吳之諺曰離了長安壩沒了吳江港見上港之必不可通下港也萬曆戊申餘杭南湖壩壞蘇湖侵成大浸撫軍移湖郡守陳幼學兼治之而定若非葛主簿則湖久為浸矣

封妻先封元配厚道也然制定於本朝觀秦淮海作徐氏夫人誌曰承制君元配劉氏無子早年既升朝故事得封妻為縣君夫人請先劉氏承制君義而從之可以見矣又唐宋身為郎官而妻即為縣縣君不如本朝自夫人至孺人列等級之為當也

四

牛李之黨紛然吳韓士大夫日左右佩劍彼此相笑未知孰是也其後李訓鄭注兩敗之然訓注者實達古之黨也故兩黨雖各有小人不必論而遂吉僧孺夏竦近事實類此其兩敗也同其兩敗之故其人出於何黨也同而其甲乙又何待問耶

宋時漢人殺夷人既論死仍賞其資謂之骨價近年兩虜突犯於遼之白塔峪賊之乃增歲額數千又無償於大同之新平堡僅賦其百人乃虜戕我大同十數萬人掠貨不貲而興之平復增歲額萬金皆謂之人命錢即骨價之說也但彼之骨價太昂何哉人之

肯不直一錢耶。宋人猶一憤而已。我適為戴顒所死之虞。大有功於其國矣。

世人謂王元美甚推李于麟。死而肯之。是不然。元美為美克懋銘。嫌克懋于麟友也。是時于麟沒矣。而銘曰。不知而賢視。而天不知而天視。而天之天而天之天。吾天也。其以而不朽也。悲。今人感知附勢。不各二天之稱。孰肯於文字之交。死而高曰。吾天哉。至於抑揚。辨發不得不爾。固有人不及知矣。

諸葛忠武侯父子。王右軍大令俱善畫。戴張彥遠歷代古畫記。我以隆中無事。正不知其作何清遠。日作

中

上

梁父吟亦有欲據時自不能不遊息於盤礴中也。書中也。書法通。画法右軍大令。吾能不善畫耶。

武元衡與李吉甫同年生。以同日拜相。武出鎮西川。明年李出鎮淮。而久之李得入為相。武以次年十月復入相。李以又次年十月卒。卒之日為武生日。武以又次年十月殞。蓋其日李生日。事亦奇矣。武比李早出鎮。晚入相一年。而其卒遂得逢二年。是以二年外而易二年生也。管人朝甯不在而不欲出外。天意亦如此。何怪人乎。

自古享國四十八年者。周顯王一人耳。而我

神祖臣之。謚亦為顯。當時閭閻非能遠稽也。且初謚恭宗。神皇帝已傳示矣。而言者以隋恭帝事議之。禮恐而改。改適符於古。異哉。

李世勣。史言其年十二三。為無賴賊。逢人則殺。元美以為似非實蹟。蓋勣十二三時。為隋高帝之末。天下未嘗有大盜。此言何遠也。天下嚴治。不容無一盜乎。況隋高時耶。文人好叙辨。每貽笑端。

宋朝推恩。不唯蔭子。可以及如親王。荆公為歐陽永叔女。樂壽縣君。文路公女。安福縣君。皆可考也。

六

六

有故重而利之。昔日銀城縣銀塚。皆沒于彼。使其知鑿山之利。則中國之幣益輕。何煩我餉耶。鑿將自此始矣。此亦當時之事。世耳。今西虜得銀。仍以內市。彼國中不用也。

宋太宗殺其弟姪而立子。子乃即以是得心疾而廢。天道善復。不待高宗之立孝宗也。

史之職。壞于宋之李昉。宋琪二公建議。復時政。記自送史館。先進御而後付有司。史安得復直筆乎。近日呂對記。注進御。更取一旨申言之。兄失體矣。此宰相多讀書之弊也。

余嘗謂漢先武之得天下亦幸也其人無制馭英雄之略而好以文自飾不推至誠以及人其所以成者特以民謳歌思漢而帝稍賢于更始梁王永劉盆子輩耳其最助敵如隗囂無英雄之氣公孫述與帝同調而敗腐變勝之此其所以成也嘗跡其行事如隗囂本漢吏素臣于更始何為待以敵國之禮及其既歸乃始欲正君臣之分此器之所以至死不降也龐參避順不知其反可也而乃欲托以六人之孤夫霍子孟一輩人豈避順者乎不欲通而域自謂保國而曰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則是不能料敵耳非保國也虛勞之降間誠以待之猶恐反側如不能駕之則聽其來執留之京師一布衣耳乃八竊而及昌平有詔止令更朝明歲芳安得不叛乎即位封禪俱力辭之而旋僭識大印事即位不妨用祚封禪不可以已乎凡此皆為隆平公竊笑於天上耳近世富人肯出錢為子弟求補諸生有費至千路者矣位溪根之偶讀漢書文翁傳稱會興學學校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在出錢以求之嗚呼豈非盛事乎因憶國初民不肯仕至遠過山林以求免補諸生今豈非盛事乎雖然南宋垂亡元

二

師至臯亭而尚有出錢以買進士及第者習俗移人死而不悟又可笑也
龐籍今人不甚稱之然考其事如狄青之得不設監軍以成德智高之功神世所傳終成音聞以聞而邊之業皆出於籍也又如力稱文彥博之無所私愛處公我大臣也欲不列為名相可得乎
師舉主者出於近世宋時監中舉子得第後亦止稱文如富彥國于范希文事可考也近世不受知者亦不師如彥國之于希文則無弗師矣
宋時安撫使出至藩府皆賜宴此三代之遺也今代巡所至唯以筭索下吏為事不先以禮而整齊以法非盛世之風也
唐宋以來以節度使帶平章事銜者為使相然宋之樞密使亦稱使相樞密稱二府然班在親王之下不得如宰相班在親王之上也孫高陽以輔臣理部事復出督師人皆稱為樞輔自是以宰相暫出行邊耳其兼掌部事也祖宗朝亦有故事故福清擬奏止稱督師輔臣而不稱樞輔以復則不法矣此非必盡有意輕之亦未諳典故耳
呂夷簡奏言王曾有意復入吳宗許之乃復召當時

八

宰相可自求人同官亦可為代諷此本朝所無也宋之盛君臣如父子可想見矣

盛通高郵知軍是仲的度不能禦令富民具牛酒迎勞厚道之盜徑去富彥國歛新之范希文待不可希文之言是也獨彥國強曰方今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希文答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棄之且吾與公在比同寮之外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輕導人主以誅戮臣下它日手澤雖吾輩亦未敢自保也此是希文知彥國低強婉辭以安之耳此事當

論曲盡豈法所不可恕者亦恐滑人主之手而置之

耶異日彥國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朝廷意比夜徇僊迹林嘆曰范六丈真聖人也到此處彥國德慈盡露矣平日明大安在乎范六之言果驗則昆仲約未誅仁宗何自乎滑乎其入於生死關頭全無下手處宜乎希文就其性所怯說言以籠絡之也范文正天章十事人皆以為疎闊略一行之衆怨紛鼎此宋人習俗然取幸而文正遇仁宗道不終行故令譽終其身不幸而王文公遇神宗道行而身名俱然其十事亦實實有可行如八曰推恩信赦令有

所施行主司稽違者重寘於法違使按視其所當行者務使所在無廢上思此乃千古通弊更為今日頂針原也又時議施茶鹽之禁及減商稅仲淹以為不可曰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其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而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此宰相規局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至其論違事則遠在韓魏公之下況古之名將李罕吾惡其議論不脫案牘欲列之為大將不特不知將亦未知相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十九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山谷老人書陶淵明責子詩後曰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和藹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慈歎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近日馮開之先生曰我輩兒子欲佳誰當不佳者其言雖不得已而發然要之於至更進此一解惡人者無所不惡之固是癖見亦是其中淺淺耳考亭每言王荊公書皆似忙中作那得有許多忙時其言幾一倡百和而山谷獨曰王荊公書法奇古似晉宋間人筆墨又曰觀王濬書想見其人秀整幾所謂毫髮無遺恨者王荊公嘗自言學濬書山谷忌荊公亦至矣而其言如此直是解書耳

山谷曰余在黔南未甚覺書字綿弱及移戎州見舊書多可惜大概十字有三四差可耳觀此語殊益人老而好古之志又曰楊少師不善楷書然亦自冠絕天下後世觀此語使草行獨勁之氣勃然禮不王不禘諸候有祫無禘後世三品以上止可視諸候耳乃開元禮三品以上有時享祫享禘享之文四品五品時享六品以下春祠時享可通行於六品

而格之禘享不得行於王公而三品以上踰之皆非禮之中也

元祐諸公若程夫子每事與王荊公異議而獨議祀典則深以僖祖為不可挑溯水涑水與韓維則深與之異蓋南宋孝宗升祔時復詩此體諸儒魯論陳傳良皆主與荊公異而趙汝愚主之獨考亭則是荊公之說今本朝所用之禮則純用溫公之說矣以今觀之程朱極欲與荊公異而及其所同者反未見合乎至正也禘焉而精難以裁

宋之未英也至本朝世廟欲一改其說非大勇孰能與於此然當時羅峰立論以繼統不繼嗣此通於此時合耳萬世之後豈無育之宮中如宋孝宗者乎當時詔廷臣議子稱封爵號名戶部侍郎汪應辰以當定稱整子本生親帝內降言皇太子本生親可封考王母張氏為秀王夫人此萬古不易之定論也當時羅峰謂孔子射於雙相國而然為人後者此是過激之論耳如此則小宗繼大宗之法可廢矣愈更有甚于是親不可忘也稱伯伯母即繼嗣亦不可況繼統乎汪君之言蔑加矣推尊之典不必極于帝而後

慄也何也。天位非加贈之典也。此不特繼嗣者當以孝宗為法。即繼統者亦然也。當時世廟亦止為昭聖在。而邵后無為藩母之禮。固聖人之大孝。而後世必欲酌中正以為法。則愚言尚可思也。嘗讀內典。其所宣之偈。將前所說重演一遍。殊無新意。鳩唐羅什曰。天竺國俗重文。製地殷中國人集靈聖。其宮商體韻。以八絃為義。凡觀國王。必有讚德。故見佛系。以歌嘆為貴。經中偈頌其式也。但改梵為秦。失其蔚藻。雖得大意。殊隔文體。譬之嚼飯與人。非徒失味。覆令嘔噦耳。吾哉言乎。今之為銘頌者。不能重

出新意。祇將前文敷衍成韻。何以異此。

大欲成人之富貴。巧為之合。信非人可置力也。元世祖未得位時。嘗遣所信王先者。渡江為間。不得達。留宿淮西者久之。欲歸。惟恐胡人好鬼。可以計脫也。從農家錄得張氏妖書一冊。以獻。因譯言。臣過江至龍虎山。見胡漢天師有神。御能前知。為鄉人尊信。皆稱天師。語臣曰。殿下入正宸極。而宋亡。宋亡而天下可一也。因以書授臣為信。世祖喜。心識之。後平宋以為信。召宗演龍虎山至京。問之曰。卿曩者與王先

不能對。世祖曰。往吾所遣王先生。廣額大目長身。言與卿語。龍虎山。卿忘之耶。宗演乃詭詞對曰。是年臣先臣嗣教。臣不知也。今傳緒乃在臣。世祖曰。是而父耶。宜而之不知也。于是使領江南諸宮觀。奉佩銀印。視三品世襲。今雖去天師之號。爵秩尚仍。此以聖祖之明。而不能去也。以列祖鑒其子孫荒淫。而不能改之。豈非天乎。然其自誇。每謂自漢至今。然實宋時始賜先生號。宋時道家及隱逸之士。賜先生號者。眾非異也。宋理宗時。始賚田宅一區。漸以顯耳。國初宋方諸儒。俱與其家來往。故歷開國遜國。兩好更易

四

之至。俱得安然。即二公文辭觀之。其人亦稍自愛好。文雅耳。亦非真有所得者。至元吉而其罪當凌遲。憲廟宥之。成達于玄慶。擬流。其後幸脫復覲。以余所見主教者二。世父極淫。子極愚。誠可發千古之笑也。恬然享大位者五百年。非天作合而能如王韶言。武威以南至洮河。蘭鄯皆故漢郡縣。地可耕而食。民可役而使。王荆公主行其說。文潞公不可。李師中佐之。奔師中官而遣賓。奔卿知秦州。與宦者李若愚按問田。僅得地一項。又誦奔卿而韓鎮主其事。詔乃得籍以成功。內附者共十二萬人。共得州五。新

首數千級。獲馬牛羊萬計。紹之功已彰明甚矣。而世猶以開遠為罪案。余謂潞公未履其地。懸處事勢。議騰不及。遂有異同。未為非也。舜卿附會要路。遂以為止得地一項。及事成。說者尚以為本近邊弓箭手地。嗟乎。好勝之弊。亦至此哉。小人善附人。其附人之心。無論所附者何人。總之犬馬所不食也。如舜卿輩。豈不為千古嘔噁耶。

嘉靖庚戌之變。大司馬丁汝璘以法株。大司農李士翱被呵謫。被冠服視事。法司沈良材等皆予杖。而夏太宰邦謨獨無恙。廷議時。官諭趙貞吉首出護論。

錦衣華沈鍊佐之。邦謨目折之曰。若何小吏也。鍊曰。大吏嗾弗言。故小吏言之。獨不曰主辱死耶。耶。觀此則邦謨之罪。甚于汝璘矣。罰不及之。章也。鍊天性如是。故後論列相當。以致於死。而說者尚曰。鍊恨左遷。發憤。小人之腹。何所不至耶。

嘉靖二十一年。虜人晉殺戮二十餘萬人。莫敢言者。胡莊肅松提學山西。發憤言之。上掛臂以為忠。命摧用。而當路者嬉笑之。以為越職自炫。非所宜言也。欲頓蹙敗之。擢山西叅政。備兵代州。聽撫臣委用。居數月。虜人論罷官。崇禎元年。虜人晉亦殺戮二十餘

萬人。余先四月言。幸余先得罪去。不然。其所坐宜止如今日耶。後且惡其先事之言。追恨不休。莊肅應笑我之報。我亦竊笑莊肅之晚也。

楊忠愍誅馬市。頭曰。今之為謬說者。不過曰。吾外假馬市。竊靡虜。而內得自寬。修武備。今日閭閻。概不覺也。

元人稱技為樂府。元蓮山句曰。醉踏扁舟浩歌起。不須紅袖步重城。註曰。是日招樂府不至。是名亦甚雅致。

元好問飲酒詩曰。離官寸亦樂。里社有拙言。此必當時謔也。今不聞矣。今人愈下。于此可見。

生財之道。如權酤海船。本朝立法原寬。至於茶鐵二利。成法頗極詳切。而今皆廢。聞茶則吏甚。茶法曰。商人請所在買茶已具數。赴節輸錢千文。給引照茶百觔。其時零不及引。都給錢六百文。路絲帳。銀帖六十觔。重地定程以報。而犯私販與鹽法同罪。諸批驗所截角退引。一准鹽法。以行民間。茶不得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都指其圍入。徵成化中。批驗所不詳茶商姓名。實地聽冒名給引。為轉相販賣。故退引累確不繳。為影射。茶出山時。不從公盤。該批驗所。又不如

法批驗而夾帶者衆又法商人請批驗所買引而所
在獨應天常州杭州三府于產地分達者數千里近
不下數百里道苦道多費而姓名貫址易為欺于是
用尚書王恕言聽茶商于產茶府州納課已即將姓
名貫址買引照茶年終該府縣各將賣過引錄造冊
并收過紙鈔解部仍具數買領次年合用引驗各批
驗所遇茶商經過照批驗將引截角放行有夾帶違
所在官司問罪年終具驗過客商盤獲私茶具冊申
合于上司繳部其法未為不備今川省番市者茶積
年不行至累數年而內地茶戶不知官茶私茶之說
久矣天下之言生財者亦周聞知嗟乎文武之政布
在方輿未三百年也嗟乎

周禮泉府之官於民之吉凶大故適空乏莫能自致
者為之期而賒之至期而復之其中寡且貧者又從
而貸之以國服為之息國息國俾服役于公償所貸
而止蓋貸之財而備其力保息之道也非子母之息
至唐時尚有公廩錢即以本取息以供諸司之公用
其道雖非古而我以今諸司公用勢不能已屬販之
民尚有庫子直衙等役可以數日之中立破其家
世廟以來始嚴禁之而終不能已至以官債取之各

行戶幾於唐之宮市雖日為禁約而無如之何也不
如復宋之職田以養其廉收唐之公廩錢以資其用
如此而復犯賊私滿貫擬辟作正犯不作雜犯收贖
庶乎貪風可瘳也

管子天下奇才也立法於萬世之上而萬世之下莫
之能易其論鐵者曰斷山水鼓山鐵收徒擊而作之
則逃亡而不守發民則下疾怨而內敗故善者與民
量其重計其贏民得其十君得其三近年神宗時
開銀礦為天下厲不特中使虎也其立法亦不善使
以此法行金銀銅鉛諸冶皆可坐享而無弊近日袁

賢師崇煥於薊鎮開鉛礦亦用此法而辨但三與十
之間苟無以稽則又坐失之矣此所謂治人治也
洪武初初鑄洪武通寶即鑄當十當五當三折二及
小錢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錢重錢當三折二
重如其當之數而小錢重一錢蓋一其輕重則偽難
作而工費所省已多矣且於民之用亦其便後其法
廢而小錢重一錢二分五釐近始議除貢錢減五釐
夫五銖錢為輕重得宜而古一錢五分六毫乃今之
一錢而唐武德初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積
十錢重一兩千錢重六兩四兩約算易而輕重得中

以此行至今不廢而宋時所云民間銷鑄十錢得精銅一兩則又安取其重而當十錢自今始發之已行而為崔呈秀所廢今尚未復可歎也

漢鑄錢今曰敢以鉛鐵為它巧者然則是純用銅也至新莽時鑄作錢布皆用銅般以鉛錫則今之防也及崇禎而鉛勝於銅不知與鵠眼榆莢如何而實本朝所未嘗有也上日厲精而下日欺慢嗟乎

新莽時黃金重一觔直錢萬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它銀者今之紋銀也八兩而止直錢千黃金以五換計一觔直今銀

九

八十兩而直錢萬錢貴而金銀賤於此可見此漢以禾大率如此非莽新創也每讀漢書稱幾百萬幾十萬以銀計之似太多以錢計之似太少質之此始渙然矣

宋初始鑄錢其文曰宋元通寶代宋者元天若啟之耶

以紀元鑄錢始於宋太宗鑄太平通寶及高化改鑄曰高化元寶蓋開元通寶世有成說而或者又曰開元通寶故通元之不同也

宋熙寧初京西淮南兩浙江西荆湖諸路各置監鑄

錢江西南湖額課十五萬緡餘路十萬緡有差如此則合之天下亦百萬緡也近有云歲鑄百萬緡者衆世願之嗟乎

劉晏始治鹽歲裁四十萬緡至大厯末至六百餘萬雖然其法不過曰官多則民擾宜但於出鹽之鄉因舊監為置吏置亭戶收鹽轉鬻於商任其所之宋元時官賣商賣其法紛然我高帝遠識獨用晏策今之鹽法是也自鈔價不足聽商人與鹽戶自為交易故雖戶口十倍曩時而鹽利不能再倍私鹽盛行故也然晏尚有一策以佐其法凡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所在貯之商絕鹽責則減價以報曰常平官獲其利而民不知責今楚苦鹽責而黔吏甚做此法以行之亦大有裨也

十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宋初之法大率官自賣鹽有額本二種皆以五觔為斗額鹽賣價每觔自四十四至三十四錢有三等末鹽賣價每觔自四十七至八十錢有二十五等至道末賣鹽錢七十二萬八千餘貫末鹽錢二百六十三萬三千餘貫則鹽利亦實倍于今矣宋時鹽價于此可槩見當時四十餘錢不以為屬近楚鹽至十餘錢而交口詬之使袁世振者恨法之不盡行然天下食貴鹽者甚多未足為深病蓋用之有限貧者所益不多富者雖多不足苦但楚人好器而是時能延弼入上商數千金欲以阻鹽法耳其弊亦盡余所著胃言中矣

宋祥符中轉運使張象中言解州兩池所貯鹽計交二千一百餘萬貫度尚有餘利可增帝憮然曰地利阜矣過求將有時而闕抑不許今解池所課歲僅取萬緡而每以掾鹽不滿為苦此天耶人耶當必有詳之者

宋元祐間淮鹽與解鹽歲四百餘萬緡紹興末泰州海甯一鹽支鹽三十餘萬為錢六七百萬緡此今淮

南之鹽也今合淮北者共增至六七十萬而說者遂以為無餘利恐鹽積易亦讀史耶然其弊在於縱私鹽私鹽不禁即再損之亦常虞壅積也

本朝榷茶之地今已著冒言中數年以來舉冒言所言之者多矣但未得要領耳獨茶酒二法人無過而問之者以少所見也今復詳宋法于此蓋榷茶之法始於唐而詳于宋宋在江南則宣歙江池饒信洪撫筠袁十州廣德興國臨江建昌南康五軍兩浙則蘇杭明越婺處溫台湖常衢睦十二州荆湖則江陵府潭澧鼎鄂歸峽七府州荆門軍福建則建劍二州歲輸租折稅送六榷貨務幣之置榷茶務江陵府於真海荊州漢陽無為軍凡六務在淮南則新黃舒廬光壽六州官自為場置吏總之曰山場十有三州軍茶民皆隸焉曰園戶歲課作茶輸租餘官為市之先受錢而後入茶曰本錢又民歲輸茶折稅賦者曰折稅茶民有茶者售于官官給其食用曰食茶凡民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直輸罪園戶輒販毀茶樹者計所產論罪後乃稍寬商賈貿易入錢若金帛京師榷務以射六務十三場給茶券隨所射與之至道末鬻茶至二百八十五萬餘貫後益稍

增至三百六十萬貫而以雍熙用兵令商人入蜀塞下即令中鹽之法而高其估遂以三百六十萬貫僅易邊儲五十萬石八中者非盡行商多土人既不知茶利厚薄得茶則轉鬻之商若京師文引銷商舖因得收蓄貿易以射利券以積滯雖二三年不足償達以類乏茶法日壞于是使入粟塞下者度地里遠近即實糧量增直給券徑至權貨務立償以緡錢而茶則罷本錢使園戶與商自相交易而官收其息如舒州羅源場茶初鬻錢五十有六官不復給本但使商輸息錢三十有一而聽其所指地行得給券通行為左驗以防私售謂之貼射若歲課不盡官市之如舊而以商驟失利尼之不行至後始行輸茶之法而茶戶摘山者往受錢於官之困於輸錢之不時入則刑隨商賈利薄販鬻者少官似簡易而利大損商民亦交困矣蓋其法即今鹽法之變寬戶與商自交易其弊必至此也此後始以王韶言行茶風茶即今巡茶御史所巡者今止存此一路而利亦薄矣他之三百六十萬竟付之莫可問而日以策朴南畝之民嘆戎虜遺徒不戢至今日乃與漢酷似漢時冒頓既強威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左右大將都尉當戶之屬

諸左王將居東方置上谷以東左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而單于直代郡雲中陸萬間俺答獨威乃封順義王者所居直大同永郡諸郡直宣府以東至邊吉囊諸部直陝西今虎墩兔泉威又身居雲中而故部仍直朔邊所收服吉囊仍直陝西亦何其酷似也此固其地勢如此也漢故事供億南單于歲費三十餘萬護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漢時錢一萬直銀八十兩則是歲費銀六十餘萬兩耳蓋各邊備虜歲有常供出于戍兵自備此即今之撫虜與新兵也先武尚以靡費中國開五門關今常供之外九通增年例數百緡遼寧新餉復數百萬撫虜動輒至百萬而尚不思變通之機在遼則不為邊戰之計在九邊則不講復民運屯田之和在撫虜則內外交利以為餽而又無生財之趣日敲赤子而終不可繼內雖外瀝其能已邪每一念及輒呼高皇帝者數十李尤則治雄州水碓為深廣蓋燕南之水莫威于雄今人居其地本見有所謂水碓者蓋平川漫衍非阻而激之不能為碓今坐失其利不獨雄江南亦然山溪之間有水碓平流則無古人修法以致之不必山

漢此民生大利當講求也

宋初倉州將何承矩上疏言臣幼從先臣征關南熟知北邊川源險塞之處今誠于易河蒲口導水東使注滄海順安高安間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十七里並築堵踏水外可遏敵騎之奔軼而內開南諸泊悉墾闢可播為稻田即緣邊軍州臨塘水者可獨留軍為城守無煩廣戍而益收地利以資邊惟順安抵西止百里許無水田惟簡精銳戍之去其冗濫此禦邊之計也天子嘉納以承矩為制置河北邊也使而滄海以饒此宋時塘礮之始而水田之盛亦可概見今

既不用水以為險阻則水田宜更廣而反不聞近年始有創之者而掛一漏萬惜乎然宋所資之水其制度迴旋于此亦略可見

宋太祖御邊將之妙在官不過巡簡使而不輕易置體勢崇重人莫得危短每入朝必命坐賜宴洽款語甚寵軍市祖悉與之令得回易免所過征稅他賜養不在是事不從中覆聽便宜制軍此數者皆御將之要也而宋祖皆得之其中如郭守乾不從中覆唐末之取賊在每事稟承于上以中使傳宣氣旨而後戰故功百無一就宋東亦如此本朝以本兵覆達

事其掣肘更甚蓋書生不知兵而又強執意見爭不必爭之權故近日邊事至不可辦乃至以宰相行邊而中樞復欲可否之此高陽公所以曰臣待罪跋地今居邊微當以可否質之上而中樞欲反安坐而可否之臣不能任也卓哉言乎

晁錯歷述中國匈奴之所長而繼之曰今降胡義渠之屬東歸諠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和勁弓利矢以邊郡之良駝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易通達則以輕車材官之制兩軍相為表

裏各用其長技此萬全之術也此用降夷之萬世龜鑑知近年王之臣督師于邊收降夷聞鳴泰本兵與之異終為罪案後有新獲功僅得不罪而二公以端故兩貶後之論之臣竊高言收降夷且謂欲借降夷以求封疆此殆非也王公收降一事有百是而無一非其所引收降賞格者亦以人攻之急故引會典為言耳恐亦非初意希此也人之口譏於袁應泰經略以收降既不知時固異也即應泰之收降夷者在滿陽豈其錄是乎

李德裕初蒞屬召甲人于安定召人于河中失人于

浙西而蜀之器械始犀利近年倭虜事光啓言兵事欲召四方之工聚天下之材而賢愚皆笑其愚古今人何不相及至此耶雖然使衛公一一條列而求當必有先今人而笑者矣故權不在而以空詔仰給和人事無可如何也此古今之所同也

唐永隆初吐蕃寇河源將軍黑齒常擊却之念河源為西戎要衝欲加戍而轉輸險遠乃廣烽戍七十餘所間屯田五千餘頃歲收穀五百萬石而邊安是以畝田而得十石穀矣從來屯田收廩無如此者塞外積粟之多亦無如此者世乃言屯田即稱充國充國不及百一也豈有幸不幸耶自是人少讀書耳

生平於法書名畫古鼎舊匱頗亦耽嗜然性不能留長物嘗與裴約口得之見人欲之不能自吝故隨手散去終無一物偶讀元遺山移居詩曰我貧不全貧尚有百本書故書堆滿牀故物貯滿箱渾渾高寶萬景繁漢銅章杖飾照敬恭嚴印訶摩剛雷文統杖飾獸面出佩珙私印刻玉尊玉斗蛟龍翔逸少留半紙魚網非硬黃亦有墨首帖不辨作鴈行雪景唐思物宣政舊所藏晉公古淡父浩濯滄浪因觀宮騎團以馳後提囊難石舍餘潤莫墨凝幽香南榮挂風簷

雲裾珮鏤鏡背先奉書八字環中央所有亦可謂富矣尚稱貪士耶然余書雖遭盜賊遺散尚有二萬卷此差可做元公耶

漢元康時西羌反軍興之張敞請令諸有罪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使人數自賄蕭望之李強深駭之夫駭之猶可也乃曰人情父兄因執聞出財得生活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歟眾之行以赴財利求數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又曰天漢四年嘗使罪人八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強吏民請奢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充滿山谷吏不能禁始詔邊騎衣使者與兵擊之誅者過半然後哀止此何其謬而敢于欺也民之趨利亦已久矣苟無法以坊之何所不至豈待贖罪之故而始敗行以求哉若為親戚敗行以求之其罪則同其心猶可原也正恐未多耳至于武帝之末盜賊橫行正以窮兵之久勢必至此豈贖罪一端遂激此禍是面護也故曰元帝征西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我以繡衣使者得斯其威正持此耳若廢桑孔之術反贖罪之條而如後世之加賦南面則土崩瓦解雖百繡衣無益也然武帝時以五十萬錢始得減

罪一等故以司馬遷身在廊廟而力不能援是以贖者不濫而所收贖又足以濟邊後之言贖者皆背此矣所以兩敗也

肉刑廢後自漢唐以來論者紛紛莫可甲乙余以惟漢成時有一詔欲以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而他從今制此最得其宜傷人枉法加以肉刑足以懲遏盜則其足淫去其勢省天下多少刑罰而又可以止邪後世必有思我言者矣魏陳羣亦言淫盜者宜先施行我以四者當並舉也然傷人非必真斬首足廢耳目受賕亦必真枉法而又滿八

十貫者實直八十金方可加之無辭耳

古律奴婢婢主主得喝殺之今律最詳于奴婢只去此款便名分倒置風俗偷下而官府亦紛紛多事矣夫君以治萬民奴婢不使之自殺而一聽于官且以不聽于官者為罪豈非拂乎

考掠之法今寬於古多矣舊制繫囚不即承款加測罰日一上起自晡至漏下二鼓梁定律令分其刻數日再三廷尉猶以為過輕請詳議今大而謀反小而強盜不即承款亦在審時加掠耳無加測罰之法也此聖政之仁民宥之而不知矣然宋太宗令長儆

五日一處因情得者立法復制聽獄之限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其違限準官文書稽程律論又令非人命所繫即量罪處弗復鞠本朝于此二者稍欠申明瘐死掠死較之法死者多矣即不死而久繫之苦豈止一徒鞠掠之苦百倍于杖而每使無罪者例當之豈制法之意乎

今京師決囚以御史錦衣監之其事始于唐唐決死刑准以御史金吾在外則州上佐錄皆判官准之今在外則皆正官且及巡方監司矣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終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一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寬恤刑人有古過於今者如唐貞觀中定制五品以上得乘車就刑或賜死於家今職官及官整俱以簾輿而無死家之條矣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瘞于京城西七里外有靛銘上揭以榜今家人收葬焉今雖得瘞而無給棺之法苟非自識之則甲乙莫辨矣凡府寺州縣長官五日一處因官設漿飲月一沐浴咨疾病經醫藥重者擇桂格家一人八侍今雖有因穀醫藥而長官巡獄無定期吏卒得恣為虐漿飯沐浴八侍久不聞矣即有之亦各以賄為之非上恩意也職事散官三品以上婦女子孫二人八侍今雖職官有家人八侍之條而無婦女之例矣刑部歲以正月遣使巡行獲獄所至聞獄因扭較鎖鉤治不如法者扭較鉗鎖皆有長短廣狹之制今長短廣狹雖有定制而吏卒為姦以意增減部寺恤行者出亦不聞覆閱刑具之條也官品勘階第七而上輕罪及十歲以下八十以上者若廢疾侏儒懷妊者頒繫以待斷頒繫即今取保之意然皆懸可否于官而無定制也此皆守職令主所宜加意擇古酌今以裨祖

宗之不及者也

唐太宗貞觀之政幾於三代矣所以不能者以好名甚而存心不真長孫無忌房玄齡更定律議較刑之屬皆免死斷右趾可謂寬恤矣帝謂侍臣曰肉刑廢久之今復矣吾不忍也此溺于曹魏廷臣之言欲為此以沽名耳王珪蕭瑀陳叔達對曰以死刑而斷趾寬之也死而得生何難於斷趾且為所斷趾者欲見者知懼止不為惡也其言可謂直矣後法曹裴弘所欺律令不便者四十事遂詔重刑而議者因阿上意謂古者五刑則居其一今法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而加之則足是六刑也遂除斷趾為加役流三十里居作呼何其言之不典也五與六亦非措置得宜耳豈有天造地設哉即以五論凌遲腰斬斬絞有分矣合之為一笞杖實一也而分之為二獨不可合笞杖而仍為五乎肉刑之不可復自魏文帝不果而益以貞觀遂難再矣民易犯法而死罪反多皆二君為之太宗之好名較之魏文之畏吳蜀謀其非更甚而其要起於漢文漢文除肉刑而笞死者衆亦直好名耳非欽恤也若欽恤漢文豈能加于二帝三王哉宋高宗頗慎刑獄乾道初議者言令甲審錄時令主

者請要解務于詳微今因得自通其情以合其蔽而獄吏悍于平反摘略疾諱離絕其文增難其語造次而畢呼回書字茫然引去指日聽刑人命所繫輕忽如此甚可痛也請自今廷錄時擇有口無害文依句宣讀令伏辜者得以通訴詔從之今因畫報但見羣練喧呼威押一十字而去并詞亦未具何況摘略疾請畫招之後徐為之詞在更胥之手安用此具文為此事最可痛懷念宋事更惘然

漢世重黃老而宋人非之我太廟以亂國用重典傷者極其說以開陳終不足以回聖聽乃因讀老子

言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始惻然感奮咸從寬焚

錦衣衛非注獄其意以所繫因送部臺審理諭刑部

論因諸武臣必親審餘引奏于承天門外命行人持

領理幅出欲入理者聽人訴諸無罪當釋者持平政

體宣德意竟之其在重辟府部院六科通政司詹事

府雜聽之審錄其亮狀以聞此欽恤之至而非法至

今生全多矣難其時聖人自有權衡而微言所感豈

白無因蓋老子此言原透出於儒墨名法之外如食

異味自然爽口非如脂牲美極可以常食亦非脂牲

美稻之可同論也知此始可以尚論矣

秦陵時大司寇馬文升言伏親律款言凡強盜得財不分首從皆斬決不待時以強盜挾兵持刃生殺在其掌握姦淫推其意欲比叛逆相去為不遠也天順中旨下人命至重自今霜降有應決重囚三法司未請令多官審錄庶不冤枉蓋專指秋後處決重囚而言非謂強盜也乃強盜則既決不待時矣以強盜不分賊之多寡情之輕重而俱至秋後與眾囚會審比於其時監禁日久翻易原情能言者俱作於疑柔弱者乃坐無詞豈有當哉是此法行而終無決不待時之強盜也是強盜與開闢殺人者無以異也惟強盜

有犯非時立決而後擴戾知警應辟以止辟之義卓

或先正之時去尋常信從矣而朝廷不甚加意庸人

樂於因循今京師尚或舉行北方響馬盜張居正為

政使決不待時而其餘尚仍往轍夫強盜在獄日久

不為鈞陽所言翻應而又有挾詐良善及得人賂聲

扯無辜及越獄反獄等事十年以來甚至竟脫枷鎖

而為牢頭矣人亦何患而不為之哉萬曆末年有著

而位者為留都大僚專以庇盜為德而無識者翕然

宗之天啓間崔呈秀每見真盜必釋之後人言盡以

賄出未必然也實天下方以其人為賢故其人好鑿

井修道呈秀亦好鑿井修道以自比於其人而其所
以欲自比者以其人之貧過於我而以小惠人稱其
惠而不吝其貧故汲汲學之耳今呈秀既而其人天
下未盡知之故撫按監司即縣無不以故盜為上策
此盜賊縱橫日甚一日也念我鈞陽豈可復見

本朝何尚書喬新明於法律其所論事多中最善者
如云伏觀計贓科罪律四百六十餘條是律也律一
定而不易以鈔計贓者例也創補律當隨時而無常
國初制律時每銀一兩直鈔一貫今八十貫矣是國
初常人盜銀八十兩而絞今一兩而絞也國初監守

盜銀四十兩而斬今五錢而斬也非法意矣律曰故

禁平民致死者絞故劫平民致死者斬謂平民罪本
輕或本無罪而故禁故劫之致死則例之所以保民
命也今廢棄正律而不用故恣難無忌此皆格言也
惜其所以處計贓之法欲估計鈔貫以銀多直錢千
文鈔四十貫為得中是八十兩而死者今二兩而死
矣四十兩而死者今一兩而死矣是以五十步笑百
步也故余嘗于他書中駁之所謂平民罪本輕而故
禁勒死之如應得誦成止下死一等而罪實不至此
乃以故禁勒而死是即致平民於死也其所重止在

故所謂故者亦非必挾賄不得畏威而無含仇必報
性情執拗懶散皆故也得於此處推原詳察而天下
之免濫死于無名者幾十萬矣投數賄吏而嚴活此
數十萬仁者所必為也

北宋諸公雖與王介父生前為敵者毀之亦不忍盡
抹殺至南宋而幾于林杞合傳矣錄國之初大率如
此至世廟時唐荆川作左編列之於名相斯可謂
卓識當聞元人張伯雨詩有讀臨川集一首曰班馬
文章老琢磨咎愛心跡半雕詆執報願作鍾山吏一
紙字書隨白驢此非世外高人那能於流俗中開此

隻眼一紙字書隨白驢用俞清老事清老少嘗與黃

魯直同學後與荆公遊魯直所云荆公晚年門多佳
士者荆公晚年剛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
自以為平生精力盡于此好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
書終席或至千餘字清老嘗冠瓦巾衣掃塔服抱字
說追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八功德水道遙
避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作
王荆公騎驢圖而山谷老人記之但此不合曰鍾山
吏耳此處那著得更來
宋時失主自能捕盜官尚有賞故子瞻劉醜廝詩略

曰翁既死于寒。客亦易此貂。我視與完物。物色何逆。邀行路為出涕。二賊竟就泉。官賜二萬錢。無家可歸。嬌為婿。它日婦。婉然初主。誓今夫主得盜。反為吏胥所困。賈吏倍於賊所劫。近日官欲獲盜。更加虐害。失主以使不敢上訴。嗟乎。民何苦不為盜哉。雖然。典制亦有一疎。唐宋時不拘欲捕何人。官出賞賈。積錢於市。蓋不獲則法不伸。而以法求之。不如以賈賈之。易也。蓋官亦有公田。所入專充此費。民亦計戶出錢以備用。今止曰無礙官錢。而官錢無礙者甚少。且尚不足以供上官支取。而以正課抵之。焉得為捕盜賞格耶。似寬民此賦。而毒民反甚矣。

坡仙曰。海南無路器。故嘗乾浴而已。余在河北亦然。尚於驢背帶得溫州浴器一具。兩年矣。均載人。得此珠。做此老。或曰。子患難信於僦耳。時而輒為此。亦不素位之一也。余無以答。

漢時輕車者。車卒也。騎士者。騎卒也。材官者。步卒也。樓船者。水卒也。故曰平地用車騎。山林險阻用材官。川澤用樓船。今募門劾用之士。需次補列。較者。獨材官。此乃名之曰步卒矣。候矣。儒者論事。不究本末。祇欲是古而非今。嘗考漢制。民

不過三日。戍邊。儒者每以漢性。民然考兵時。戍卒之更有三品。其正卒有番休。迭上一月。曰卒更。卒更。願值錢。聽次直者。出錢僱之。月二千。曰戍更。法天下人人各宜戍邊三日。所謂繇戍也。雖互相子不輕復。勢不能皆人人行為三日之戍。行者戍三日。亦不可便往還。因往一歲而更。諸不行。輸三日錢入官。給戍者曰過更。漢法不設軍於民外。故京師之南軍。取諸郡國。北軍。取諸三輔。而戍邊者。亦自郡國。發安所得正卒。所謂正卒者。當亦于十人應戍一月之中。僉一人以行耳。其戍更者。亦所令當戍一月者也。故雖自僱其前行者。而過更則直官做錢於民而給之矣。然十人令一人行。則卒更之錢。亦必自官做之。觀戍更月二千。則他可知。大率每三日出錢二百。是一支所出之戍錢也。漢二百錢。直銀一兩六錢。較今出丁錢。孰重孰輕。亦可考矣。今總攸而不給。不如漢法之善也。

漢武功業。誠漢之第一。亦古今帝王之杰也。然兵制之陳。亦壞於其手。不特壞漢。而且壞萬世。置羽林。期門。屬南軍。置八校尉。隸北軍。又設城門校尉。十二城門候。而募兵始此。期門羽林之士。皆家世為之。而長

從始此自是有養兵之費而竭民以養兵始此今相
仍久矣驟更之而人反若以為不便武帝豈不悞萬
世哉

官尊而所將兵少此亂世不得已之政也蘇韓魏練
習而乃導周太祖微周典置六軍六軍不滿五萬人
而設六部都十二大將軍二十四開府是都督所統
纔八千人也大將軍所統纔四千人也開府所統纔
二千人也官尊則體大費多而役衆任易虛而士易
貧豈不悞哉

國家之制每一軍給田五十畝而又按田之高下以

寬狹之鄧元錫太史謂大約三十六畝為一分其言
必有所自然不可得而考也或即其鄉論耶

冬官治土地故方正學每以周官無司空非亡之也

漢儒不察其職散入他官平觀自唐宋來司空廢有
屯田其說亦有本今六卿之職大異周官而本朝屯

軍之牛欄農器屬于工部屯田司則其悉自在今官

亦不知屯軍之牛欄農器而屯田官負其名矣

胡尚書世甯論本朝軍制疏極剴切中要最得肯者

如云漕運京糧民間之費約米一石而致一石今軍

月支米一石又加之以為匹草料而捉跟勢要上納

月錢銀二三錢此為必即即三四石之費而知勢要
二三錢之數天下知仰而不察也且在昔充軍之戶
或隸禁軍或隸歸附未必皆有罪也何今故絕而必
清勾徇今充軍之人必皆在豪必皆巨惡未必有可
矜也何不數年而即蒙赦宥此皆關一代之國體國
體端肅之言烏可不三復也

曝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一終

職老齊雜記卷之二十二

石氏茅元儀止生著

正統己巳秋虜患亟募四萬壯練勇敢營衛京師。人多遁逃。王者諸治罪。編尺籍。御史錄銅言。方召募時。本欲以忠義。許事定遣歸。故勇夫徒卒雲集。爭自効。今久不解。而恩資未及。飢寒切身。則逃固其所也。且近詔。拔大群者尚原死。諫尺籍。獨奈何使應募士。與此輩伍乎。詔弗問。聽錄復業者數千人。此或當時不受安家之費可耳。或虜急已絕。而上自不負前言。則可耳。若今連事募。卒安家多者十金。少者三金。事

未定而紛紛逃歸。天下莫問。中人數百錢買一廝養。且不終其身。而乃侮國家不決歲或中途而逃。此於法當誅。使錄尺籍亦如寬大。群者以茂也。焉得謂之奇乎。

本朝軍職世其官。報功甚厚。而兵制亦精。然吃紫之處在於募。職時比試。令曰。軍官子弟。年二十歲。募職者比試。年未及二十歲者待年及試。初試不中。聽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再試。中者食全俸。仍不中。降充軍。初不中而猶得襲。蓋恐防苛求之弊。待之恩甚寬。再試不中。即充軍。為法甚嚴。而人不能怨。自永樂後。

新官免比試。而此法壞矣。新官者。暗難時脫龍者也。此可與開國比乎。免新官。最不平也。而欲獨伸法于舊官。其能乎。夫此募會。而世職便為兵制一大蠹。論異珍而無。更資於匹夫。此之謂也。

周禮禁原蠶。原蠶者再蠶也。蠶與龍為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之。今江南無馬。亦不禁原蠶。河北山東有馬。亦不知原蠶。豈不然歟。此非聖人孰能知其微若。它人言之則奉笑矣。

楊文襄一清清理陝西馬政。諸復六苑草場。地十二萬八千頃有奇。定為大小中苑。除歲給軍騎操外。可

常牧馬三萬二千五百匹。足支陝西三邊之用。如此則地四頃始牧馬一匹也。大約亦寬為之制耳。亦未盡其利也。遼馬所籍。山陝遼東。遼東十二監。正統末乃裁其十。天下事孰不壞于變法者乎。

今六部之吏。稱都吏其名亦甚古。漢詔曰。二千石違都夫。應行。不稱者皆之。當時無此位號。總以稱曹掾耳。

王制公方田法。以六尺起步。以東西南北各千步。為田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以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分五等定其稅。若瘠鹵不毛。及衆所失利。若山林使池洿。

路墳墓不方不稅。此是丈量一過耳。初何屬於民。而說者以御史臺受訴。以有四二百餘畝。方為二十畝者。有二項九十六畝。方為二十七畝者。其租稅有三錢。增至二貫有二百者。有二十七錢增至四百五十者。夫以多為少。此是承行者之弊。勢至無百之一二。以少為多。或原係隱匿。正當改正。而後之論者。遂以不務慎重。守令行款。差惠散之政。委任責成。顧遣使者行天下。領其事。操切騷擾。用為民病。不知使者有騷擾之病。有司有耽闕之病。騷擾者尚可用法。調劑。耽闕者。置天下事於一無所成。總之行法於守。

成之日。難於抑者。舊俗也。

賈似道買公田。譬如富室之收租。未為厲民。但以小人行之。以四十畝而抑買十畝。又付之度牒。告求此為厲民。後之官田。即此遺也。以其重而均攤之。均攤之是矣。抑究其本否耶。故唐時尚以為王田而授之民。則民無辭矣。

浙西田。即今嘉湖蘇松之田也。租一石。是今中下田耳。宋時直錢四十緡。此時錢賤。所直銀亦尚者也。今浙東尚有此貴田。浙西絕無也。況有直千緡者乎。當時聚天下於一隅。故田貴其宜也。今官紹徽閩之田。

貴亦以此。今之浙樂於昔矣。不可不知也。許敬庵先生手達為建昌守時。史回事極精妥。其論量法曰。諸大國四突之田。皆以一直三廣為數。細折之法。簡而易操。此名言也。可為法。

戰國時。李悝盡地力之說曰。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除山澤邑瓦三分去一。為田六百萬畝。唐李翱平賦書。一畝之田。起于六尺之步。二百四十步之謂畝。三百有六十步之謂里。方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百里之州。五十有四萬畝。千里之郡。五千有四百萬畝。凡百里之州。為方十里者。百。州縣

城郭之所。冠通川大塗之所。是邱墓鄉井之所。聚眾

逐溝澮之所。築大計。不過方十里者三十有六。凡百里之州。為田三十四萬。五萬有六十畝。宋林動作本政書。謂提封百里。為三千四百井。即據其見在桂州地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以古尺計之。為方百里之國四十。當整田二百二十五萬二千八百頃。其言雖詳略不同。然可參酌而得也。但云方百國之里。謂古之建封準則。我終不信。古人亦有辨之者矣。宋儒自推尊其學。委貶漢儒。以張己憾。然宋儒於陰陽之學。靡不心折。康節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

蓋祖陸士衡之言耳。其徒又從而為之辭。不知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燠。至後抱朴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體宜熾。而有蒼丘之寒鍤。則於陰陽之變化。亦未如童子之博。何以輕侮漢儒乎。

乾魯齋謂人直生。禽獸橫生。草木倒生。以橫生倒生者。謂得氣之偏。不知實不然也。物之處胎中。莫不自下而生。人之將生。必待轉胎。有不轉胎而橫生者。即倒生矣。不折草木為然也。禽獸亦然。至其臨生。亦自直下。無橫生之理也。

唐時以魏周隋之後為三恪。天寶九載。崔昌衡包獻議立國。漢子孫為王者。後備三恪之禮。而魏周點矣。是時李林甫當國。至林甫卒。復用魏周。而二子默以今觀之。二子之言。未必非也。譬如朱朝。若用遵金元之後為三恪。豈得為合禮乎。故留隋而去周魏。得乎禮之中。蓋當時魏之後為元氏。國之後為宇文氏。子孫在要地多年。凡立法不問可否。以其人為典。此大弊也。玄宗一身當之。而尚如此。況易代乎。宋時泗州僧伽拉霸。即如朱子最聞之。亦云某嘗至泗州。恰值大聖見。則此時光景可知。而今則寂然。

矣。蓋此等事。亦有運氣。不能今古如一也。凡陰陽術數之學。至于筮蓍卦影。無不稱術士。獨稱葬師為巫。殆不可解。後思之。葬師為人。新草開山。伏劍語喃喃。此所謂巫觋。

宋時有大柱感應篇一書。大率道家之學。等次人。所善惡大小。列之以數。使人自驗。所為乘除之。雖其言未必一一皆中。然要之使人趨善避惡耳。近世袁了凡黃。二十餘從孔先生卜。始決志讀書。後於考數。頗食靡不驗。遂自謂終一四川大尹。而無子。後從荆山祥師聞立命之學。遂依感應篇。自力為善。得擢科第。

官至職方郎。賜金紫。贈尚寶少卿。子亦擢進士。其所著立命篇。述之甚詳。雲棲大師因以釋家之道。頗益感應篇。余當十六七時。嘗合而梓之。名曰了妄錄。意以富貴子息等命。皆妄也。然借為善以了妄。則妄亦是真。今去此二十餘年。昨忽見一儒者深闢佛學。因力營了凡之說。余竊懷然自失也。因憶考亭語一條。書之于左。廖德明。字子晦。考亭高第也。少時夢謁大乾。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中。視其題字云。宣教師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師宰閩。思前夢。恐止此。不欲行。親朋相勉。為質之考亭。考亭曰。

待徐思之一夕忽扣門曰得之矣因指案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劍止能為劍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遠有一定不易之數唯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未該固有朝為跼而暮而辟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也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今之儒者動關二氏非真有得于心亦非仲尼曾為此言也特道宋儒之言守而弗失耳今觀考亭之語與了凡所見何異至其所論善惡不通教生教生二端與吾儒異耳其他忠孝慈愛貞義固無兩也然儒者鈞而不綱戈不耕宿遠庖厨以牛易羊皆曰仁術也何嘗以必殺為是杜牧之論相曰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相工來和言隋文帝當為帝當秦末呂氏大族也周木楊氏為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且以一女子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不知為福耶為禍耶斯言也余不敢以為然呂后隋氏之所不足者德耳如其福澤則過于昔遠矣呂即大族楊即公侯然如呂之族者多矣何以人不聞而聞呂公八柱國之役不盡為天子亦來有至今存者矣隋

之後在唐僭三恪他顯者亦多矣未幾幾殆盡也使隋煬帝宇文帝之業則其恭勤不為法虐亦未必及身而亡也呂后相高祖定天下功亦不小矣使咸如去暴則亦長孫之流亞也此豈相者之所能預必哉若止以福澤論則數世之帝不易百世之侯此國定理而非數之書生所能殫也教之又曰斷一指而得四海人皆不為怨亦非人情也
儒家之說常病穿鑿嘗聞道藏載解莊列手成相壺子則曰壺者以空虛不毀為心淵然不測為用宋莘子病憲曰宋者火所次而然其鑿甚矣固不能專病儒家也
范文元公過少聞方士之術云人耳有靈響目有神光其聽於靜中若鈴聲遠聞者年之後愈覺清微公名之曰三妙音一曰幽泉漱玉二曰清磬搖空三曰秋蟬曳緒我自三十前後奔走遼散遂致胃火熾耳時每聞鈴聲公之所聞其殆是乎我但不敢以為有所得耳近世鄒彥吉憲副亦嘗聞天樂余以即自天中來何必如是後竟以贖終官亦是文元等耳
馬端臨亦通儒也其論釋道相為探赜及互有是非亦俱斐然獨謂道家至杜光庭而下專言經矣科教

然亦古者祝史正視薦信鬼神之遺意。蓋理之所有而亦人情之所不能免也。釋氏見道家科數之有是說也。從而効之。以其所謂諸佛菩薩美其名曰無量壽。曰消災滅威。曰救苦救難。而以為所求必得。祈禱必應。且佛氏所謂悲憫衆生。而為之導師者。不過欲其脫離三業而濟之十地。除去無明。而納之真如。懺悔于既往。覺悟于方來。以共成佛道耳。禍福之來。非其任也。方以空寂為賢。豈復預災祥吉凶之事。以色相為妄。豈復欲供養香乳之奉。迺故作莊嚴。至拜以爭福利。不亦疎乎。此言則端臨寶錄矣。佛氏之學。雖

九

以十地真如為主。然受持之福利。懺悔之開悟。其說皆備。非後人做道家科典而為者也。即如梁皇懺法。亦在杜光庭前久矣。要之此皆二氏之餘。而謂以彼學此。則直似不諳二氏言者所言。非所望于通儒。劉知幾史通。復之評騭者不一。雖語有稍拘。及載史遷太甚。要之長勝於短。其論天文志曰。海田可變。而景緯無易。古之天猶今之天。不宜更加述叙。但當載其時。是字氣殺薄。食晦明。袁山松沈約蕭子顯魏收。數家賢于班固遠矣。余謂其說是也。然謂賢于班則可。賢于禹則不可。禹蓋歷叙上古以至太初。應有此

全書有此。而後後史可省也。如班則為繁耳。其論藝文志曰。前志已錄。後志仍書。篇目如舊。類煩互出。凡撰志者。宜除此篇。必不能去。當變其體。所列書名。唯取當時撰者。余以言其說亦是。而未盡蓋書之存亡。古今日異。唯有此編。庶幾可考。只不願沈沈也。如重入篇目。如近日焦竑藝文志。唯以數家書目合為之。至按其書亦無矣。則毫無益耳。至班氏人物表。以古人載之。漢史更為不倫。知幾未暇也。其所云應增都邑氏族方物三志。亦疎有理。自唐以後。則譜牒之學日替。秦氏教志。後之作者亦不能為也。唐史獨紀宰相世系。亦自無為耳。

十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三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李義山雜纂中。校風景事。有對花點茶。我所果解近世曹能始不能飲。遂謂名山名花。不宜以酒污之。二君之癖正相當也。

翟義為漢起兵。徐敬業駱賓王為唐起兵。此段風氣直當祖丘文廟。此揖讓教習之大儒。乃翟義至王元美始得祠于名宦。賓王至胡元瑞始得祠于鄉賢。嗟乎。忠義觀成。賜世烏有忠義耶。公論至此。方出孰謂明無人焉。

今江南之酒。自以金壇王家皮酒為第一。而無錫之甚。滿口次之。金壇微嫌太香。滿口微嫌太烈。俱不可多飲。而金壇為甚。然傾城之色。日與此飲。自致短命。高逸之士。平接太峻。亦難日近矣。故獨為程酒。弟昆山而子吳江。王元美頗深此道。乃曰獨嫌為程酒。虛名似皆郵。蓋數十年前。原猶避今日。而佳酒在名家。元美當時所狎老。又非知味。故入官長口者。市酤不堪耳。此不知湖州貢元美。亦元美負湖州也。

牟州曰。鄆中初夏。櫻桃後無良果。惟後庭有老桑。二結堪頗繁。拾鹿兒輩摘嘗之。初縮胸不止。繼華南中

諱以為儉歲之食飲也。記張天錫自涼州歸。晉人或詢涼風物。天錫云。桑椹甘香。鵝島羊饗。又謝公曰。此味有王甲云。桑椹可比黃甘。恐公不信。熟時馳駿為桑使。公大以為美。云此味佳。何黃甘之足擬。然則桑椹固嘗比肩名果。薦柳王公矣。余與元美俱江南人也。江南桑椹。味殊不佳。頃于河北食之。張謝之言。方知不妄。因知江南當時豈無桑椹。獨西北人津津口吻。應是北種佳耳。此義未嘗見知味者。陽秋卿為拈出。

文傳詔初名璧。字微明。尋以字行。更字微中。世莫有言其故者。嘗以信公弟亦名璧。以手紙之惠州宋手而入手家古。博得為我家一語。故不屑同之耳。

王弇州作翟文懿公傳曰。公知諸勅。而陸太保為統騎師。與相嚴相表裏。其勢傾天下。後先有四臺。至欲封其最後者。獨難公。滕胤扶兵部移以請。公執不可。則索金而夜要。公笑不顧曰。公母。獨我。吾所守禮也。太保不自擇去。竟不敢言封。最後要矣。按本朝今甲。妻應封。自元配外。只封見在。則正所謂最後要也。王天啟間。以郭軍諸閨三妻並封之例。不知陸何以謂最後妻不應格也。余固有感焉。今之領諸勅者。無妻

司惟意所向則格于格者何門不可索金哉此典制之一據也故事凡間住者不得封往有以御史間住者予以部郎滿將請封問于余余曰此必拜疏乞復致仕而後可或語曰祿職以原任御史列執執之哉果然夫司勳且不按格矣况領誥勅者耶

王元美曰迎拉諫臣宜第事可否不宜獨第禍知言哉近昭復天啟間得禍諸臣不論其所得禍而第問禍之淺深不曰元有輕于鴻毛者乎元美又曰往往介骨多死戰而縉紳大夫僅元守此豈以惟恆葛萊為不任難為天石耶近日東事士大夫死戰者惟潘

三

宗顏一人而已而上品元守者贈六卿潘僅得三品他人皆錦衣食事而潘止百戶嗟乎人何可使元美見也

溫州王氏固世家也而兵使叔果者最有名子弟俱好文墨家大腴近稍衰矣其先世名顯者生七子七子生二十八子二十八子生九十四子有稍著者矣九十四子生二百六子有大顯者矣二百六子生三百五十子而叔果其一也三百五十子生四百九子後復有顯者今人一再傳矣不知幾何使家家若此天不足以養人矣

人臣得上賜札當珍為世寶以示後人乃永嘉張文忠卒而命于上所賜璽書數百道白金印記若而枚何也蓋文忠三罷三起君臣之遇隆矣然其憂畏亦甚矣恐有以挾重為市流謗其後者則文貞碑外再見今日矣故公之思深矣上待之思亦遂始終人臣雖忠不可無智大約若此

世廟時乙科初除試吏部第一人可得部司務乙科諸官府簡後有竟擢府同知今皆無矣待甲科者格愈破待乙科者格愈束嗟乎人何以自見哉今甲討給而元報郎者得贈一官今不聞矣此似亦

四

人主所當念也按常熟周彬嘗贈通州州同宣後以百卑人不樂耶然考廉最下者得授郎俸何州也彬孔嘉先生年未得為諸生也太守王察上提學御史與微入郡庠而康之已又撤之應試南都先生終解廩而莫公遠叔明亦然此歲世事也近年吾友譚友夏元春不第辭諸生主者不可而給事中許討數摘其文降為童生元春遂棄去而學使者竟撤之應試不第即以充貢又不第再試于鄉以為第一人此可以正矣

王翁州嘗以有夫理卿兩遇恩進階即腰玉不知階

與品二也。舉為口實。按吾郡凌藻集前名約言。意以郡丞晉員外郎即歸。則六道階始得稱朝列也。乃一進而無進朝列。此較大理兩進而腰玉。不惟忘階品之異。且不知品有正從矣。乞墓衣于奔州。奔州宜闕不吉。乃不能改正之。而曰利部郎進朝列大夫凌君之墓。後于文中曰會官恩選金銜。然亦不時時服略當其意而已。文人設墓而輕。自奔州始。而滋錫于雲杜巷新郡固實人。不足論也。

近以逆瑞時。責緣而權者。不可勝計。在臺者又不欲顯離。要者乃加京卿銜。甚至如陳維新。且以二品兼

七品矣。人稱之曰帶帽子。及事敗之日。求去帽子不可得。當時彈章曰查省以小臣操言柄。故敢于言。若加官。則與大匠操席而不便言矣。是殆不然。祇問其所以加者耳。並爵稍崇。遂不當言耶。則大臣又何以言也。世廟時。劉侍郎幾。不當以大工功加通奉。兼給事中。逆給奸得賞者死。不承京卿以前言耳。然實未察也。

昔楊忠愍之論馬市曰。以天朝堂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寇履劍至。損天下之威重。甚不可。令捐金錢以媚虜。而忌議者之在其後。乃曰非全予之也。半與為市。

王中樞者曰。其半予者。必求市而後與之。昔以市為恥。今求市不可得。所云市者。郡自欺以欺上耳。而其勢又無仇讐之百一。天子且親親王親惡和而無一人敢曰不可。夫犬羊之志。何代無之。士氣若此。吾深慮耳。

王余州諫建賓張府君曰。餘事潤屋壯心察眉。下語殊為余驚。余懷恨。而此癖未忘。雖一緣斗室。尚欲楚楚。卿書二語。以使人疑其足以潤也。可以杜誣實者之口矣。

余嘗謂今觀武官階級。大略使愚易窮。無論參遊而

上。即如指揮千百戶。為級六七。一出身即同為都指揮。體統行事。此亦太無別矣。王余州嘗極論之。欲自千百戶者。檢予以指揮體統行事。按王新建在軍中。亦嘗自署官。有以指揮體統行事者。其說甚可也。

嘗見屏子孫為先人逆行實。予所論則不敢指名。乃諱之曰。某子甲。十年前。胡小山侍郎能真飲。換暖兩浙。廣史舊生。每苦中聖。一日登于渡釣臺。屬大惟杯。杓先後行。侍御躊躇久之。呼守相生王命之飲。踣踴殊甚。侍御怒曰。唉。爾租于天子。不難如膝。何遂不敢與御史酬酢乎。危之去。嘗舉此事為足相配。乃有餘。

刻平生集者已勝之天下上之天子可怒則已怨矣
諱之何為項如聞弇州四部稿亦然嗟乎豈不為古
人笑哉耶人每恨弇州不為史如此辱賤即為史亦
萬望董狐耶大為吾明作者羞為柳筆

善矣居高而呼其聲易達也天啟間友人挑希孟在
詞林讀神廟記居住中載江陵告上曰可惜祖宗
刀尖上掙來的天下被今人輕輕在竿尖上送了訖
而每為人道之其言實可訖也不一年即有衡文者
以此命表題祖之姚也然其語其王弇州策中夫
高皇帝兢兢百折而得天下實使廉蟲之士從容而

盡噴之吁可慨也世人斃江陵而不斃弇州弇何也
故曰不可以不居高雖然江陵所為言者人主也其
為益也大矣弇州徒置盛文集中斃學士之盡幾何
而可及也況入名位或不如弇州者乎嗟乎

王元美論史曰愚故尚欲法司馬氏而竊意其於帝
紀孔氏之文訓故尚書家語而節略之以為不稱又
生不及遇左氏傳故其敘春秋世家片忽而不詳好
自發其意故於刺客遊俠貨殖位幸之倫徧抹而不
忍斥有能則節其凡例自義黃而下追於今為一家
言此欲改削史記而益之者李本富嘗謂余曰太史

公自五帝至建元不過文記三十篇而今史蕪冗欲
自建元以至今日仿其義例輯成一書無漏無夫後
文筆足以復先輝燦而倍之可也吾老矣于其勉之
此欲置史記而續益之者也即梁武通史之意夫以
文章則可續也末可易也易春必勝則靡易也欲以
今大觀一義例元美之言尚矣雖然吾日月易遠方
資本富何言元美

蘇長公守我湖日正得四十四年王長公分守湖時
亦適同此我湖一故事也

王元美答李駒書欲知私論於李于驥自文外為貴

若介若害者皆可欲令敬美草一議後竟寂然近日
北地已得論文昭濟南自當朝廷與論何言私也
石室老人以書法畫竹山谷道人以畫竹法作畫然
不聞破三昧或曰畫竹如幹如莖枝如草葉如真節
如棘余以為復如草其意尚在影響節如棘不如葉
如棘也我嘗有詩曰八分為葉篆為枝然恐得其形
似而未得其用筆又曰葉如蟹足折似枝篆之一語
古人曾云其三三者則余直揭破秘密藏矣然非深得
之不能言非深得之亦不能解也

王元美謂牧仲九命一曰貧困二曰嫌忌三曰玷玷

四曰偃蹇。五曰流窳。六曰刑辱。七曰夭折。八曰無終。九曰無後。余今年三十六。止一子七歲。而孱弱於前。五者備嘗之矣。於後三者未知如何。祇硯硯之守。雖遺無妄。鑄金。自謂白璧猶故。然實知韋終心沉配。蘇子瞻攻蜀黨。不免置於此科。余烏得獨免也。

王元美云。大抵世之文章。有扶貴而名者。有扶科第而名者。有扶他技如書畫之類而名者。有依附先達假吹噓而名者。有廣引同輩互相標榜而名者。要之非可大可大之道也。邇來徂猶賈胡。以金帛而賣名。淺夫狂豎。至用墨萬語。欲以賣士大夫而取名。嗟

九

可恨也。元美此言甚核。無暇遠引。即以本朝論之。如宋文憲楊文貞。李文正。皆以貴而名也。王濟之。楊用修。唐應德。皆以科第而名者也。如文徵明。祝希哲。皆以它技而名者也。如方希直。王稚登。皆以先達吹噓而名者也。如李獻吉。何仲默。遠近實事于歸。宗子相。皆以朋輩標榜而名者也。雖起名自有其質。而或浮或早。無不以此而成。余雖忝為文人。聞孫而義生也。晚性多慧。迂行年三十六。尚以一官屢沉屢浮。且據多口。科第自其餘事。却以國家之急。未三十而奪其業。一入石渠。旋終老筆。臨池盤礴。俱不遂志。先達父

行。頗有寄托衣鉢之意。而性充多疎。不能唯阿求譽。其他不以文而貴者。更疾之如仇矣。平生交友。亦盡一時之秀。而好作盡言。不能抑心互諒。如祖翁。雖通年以來。所見買名誇訕之輩。日多一日。痛口柱之。此輩自立名。雖終不果。而敗人有餘。宜乎天下亦頗知其能言。而終不以為儉。藏之。樂目為當戶之藹也。雖然。我所恨者。自恨于可大可久者未知如何耳。不

得不早。豈無千古。

王元美云。鬱金香草也。古以降神於後世。為姜黃作。溥濡臭物。以時變。或鬱金。新不香。或其種中絕。而薑

十

黃。特其貌之近似耳。此元美徒見藥肆中。以薑黃。抵鬱金耳。今實有鬱金。特不易多得。若書留後。疑者。闕之。何可草草。

李于鱗深賞太公筆。錢王元美以為蒙恬始制筆。疑其贗作。然博物志曰。筆始于舜。則未為贗也。以意度之。戈矛甲冑。自黃帝而下。漸備之矣。何獨於筆。始待蒙恬。古人竹簡漆書。改用墨。非以毛。鮮筆不便。恬或易其法耳。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四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朱利花。梵語云。此云素花也。然此土自有素花。盧橘謂即合批也。據吳錄地理志。魏氏花木志。固自有盧橘。當以盧橘夏熟。且橘渡淮而化。為枳。不宜栽之上林耳。王元美以蜀土所產。移栽上林。固宜。亦為此耳。然近日易州有橘一枝。歲結實百餘枚。無異江南也。物固有不可常理格者。徒爭較于毫端。幾不為造化小兒所笑。且漢高時。南越王獻龍眼樹武帝于交趾。移荔枝百林植上林。此更二千年而關粵之外。吳新

尚不能栽者。當時已種之矣。何獨疑於盧橘耶。

古者尚書八座三省侍郎。白輪低幘。出入掖門。出入掖門。非朝會之時也。以近職。竟日在宮。地方得衣便服耳。今內閣中舍。入直去帶。亦此意也。

荀子曰。韓之張去疾。趙之宋陽。齊之孟嘗。可謂憂臣也。我。去疾張良之祖。元美曰。然則去疾。亂韓而良能為韓。充益前人之愆者也。我以為未必然。孟嘗亦何嘗憂乎。當時大臣稍自任。如孟嘗之所為。故名法家直生之曰篡。非實錄也。觀曰。可謂其深文可知矣。漢儒曰。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然則中華

久有薏苡矣。何煩焉。極致誇耶。總之以儒者之言。則古帝王以至漢高。俱無父者也。即有之。亦如夢寐之異。微耳。豈有無父之子哉。然實有夢感而生者。我聞其語。我見其人矣。

曾子以蒸梨不熟。黜其妻。而顏氏家訓有云。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遂終身不娶。此非有孤摺也。以出作死耳。

帝王世紀曰。樂日在與林喜及宮女飲酒。置林喜於膝上。好聞裂繒之聲。發萬繒裂之以適其意。由山脯林酒池。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故更皆言樂以林喜

亡。竹書紀年曰。桀命扁伐山戎。得女子二人。曰琬曰瑛。愛之而無子。對其名於荂華之上。荂華是珠。華是珠。而棄其元妃於洛。曰林喜。其事似不同。我以無不同也。唐明皇先寵武妃。後寵何環。唐高宗先寵蕭王。後寵則天。沈佺期人主。何所不至。寵林喜而廢天下之禍。禍未及發而寵已衰。此常理也。裂繒事。言周幽王於褒姒。世紀却言桀。

古之遼東家往往謂奔因危。故有因危城在陽城。奔為焉所逼。故虜方於蒼梧。未雨迎之。日嘗因於朝歌。故朝歌有歌臺。又曰。桀棄元妃於洛。曰林喜氏。以與

伊尹交，遂以夏亡。故國語亦曰：林喜比伊尹，妲己比
膠鬲，如斯言也。天下之淫殺，無有過于聖君賢相者。
亦足以為凶人解嘲也。

古來正六位以後生太子者，惟商受劉劭而已。故說
者以為不祥。然國成之生康一賢足以洗二醜。今

天子遠在周成之上，天祐國家乃生元子，必能溫康
駕周，垂美萬世矣。

人知周亞夫細柳軍不納天子以為真將軍，而不知

司馬穰苴之夜却齊景公也。人知漢太上皇之新豐
雞鳴識家，而不知為戚夫人思澤川亦嘗致長安也。

三

也。人知田文有雞鳴之客，而不知燕丹之出門亦嘗
為雞鳴而東。雞鳴也。人知莊周有蝶何親焉，何仇
之言，而不知澹臺子羽不葬溺子亦嘗曰：韓娥何親
魚鼈，何仇也。人知淮陰之報漂母，不知南卓之報
蔡州城南老妪也。人知陶隱居之華陽洞，而不知東
方朔之為華陽舊主也。人知在相國之女名鶯鶯，而
不知范十郎之女亦名鶯鶯也。人知樂府之碧玉，而
不知司馬義之妻亦名碧玉也。人知魏文帝之夜來，
而不知天寶名妓亦名夜來也。人知為平原定縱之
毛遂，而不知墜井而平原君痛哭者又一毛遂也。人

知魯秋胡而不知漢又有魯秋胡也。人知寧海島之
迴文八百一十二字，不知唐范陽盧毋王氏亦作迴
文八百一十二字也。人知呂氏春秋有能增減一字
者于千金，而不知揚子雲稱淮南子一出入一字直
百金也。

王元美考姑蘇字義，謂王順伯高德基謂姑蘇乃姑
胥也。凡山與臺皆以伍胥得名。是又鄉語以胥為蘇。

故探曰：姑蘇復遂為蘇州。按續圖記云：姑蘇臺，一曰
姑餘。史記正義云：在吳門西南三十里姑蘇山上。山

水記曰：閶闔作，春夏遊焉。又云：夫差作越絕書云：閶
闔作九曲路以遊姑胥之臺。然則姑蘇之或謂姑胥，

三

四

蓋謂姑餘不可知，而姑於閶闔成于夫差，豈得云因
伍胥而供也。其考訂甚詳。然漂棠讀曰：吳王壁羽與
戰楚不利，而百姓疲散。王將卒有六甲，盡見吳之分
野。王訓其子齊言曰：嗚乎！王時因欲保厥家，強國疲
民，國卒越弱，革余多事于楚邦。惟民底疲。天式示象
六甲，盡見於我吳。陰陽靡已，罔分節候。靡已，罔配。政
教靡已，妄布。農時靡已，罔授。信違於師，敢者我克
尚。匪仁君，還民奔馬，假利余疾，屬國多漸。爾惟保而
王之統緒，無底失墜。余於地下惟爾期，從茲以往，爾

姑蘇我民乎。嗚乎。同違者。余言。國乃昌。子孫其吉。民
久而式。臣後。言訖。扇。太史稱之。藏之玉璫。齊言於
是。起姑蘇之臺。以志之。後十餘世。五臣後。違吳於上
國。而楚人懼。其事之真。妄不可知。然與前所紀諸家
言。俱懷慙也。元美其郡人。而不能詳其事。使用修爾
篇。不知元美。應作何。嗚。家耶。顏吳。誤。為蘇。齊。則今齊
門是也。俗謠。為西。不為蘇也。

席帽。唐宋士大夫俱戴之。宋初。新進士戴之。釋褐。即
去。唐宋之進士。即令舉人也。故李異。累舉不第。鄉人
侮之。曰。李秀才。空去空來。席帽甚時得。離身。後詔御

三

史兩制。知貢舉。官新進士。上三人許服之。本朝。太
祖時。太學諸生。俱奉使出。改賜戴。遮簷大帽。即席帽
之遺制也。然太學生。皆鄉貢。戴貢諸生也。故景泰初。
開復納之例。有革車。買得戴。然高。謂以三百兩。而得
大帽也。以此太學生。漸不欲戴。而自鄉貢起者。無論
已。入太學。皆戴之。以自表異。雲間為甚。先大父嘗
見西賓鍾君中第歸。戴此。笑曰。先生何為易此。曰。我
願舊耳。今二三十年。絕不見人戴矣。按故事。本為進
士所戴。而今之鄉貢。即古之進士。則卒業太學之後。
戴之。既為法古。又為從今。何為而不然。

王元美曰。漢高既有天下。未及封功臣。而諸將聚沙
中。偶語。留侯言。先封雍齒。乃人人自安。今按功臣年
表。曹參至陳平九人。皆以十二月甲申封。張敖至陳
稀十三人。又以正月丙午封。周憲以丁未封。丁復以
戊申封。呂青以壬子封。雍齒始與郭蒙以戊午封。而
諸將陳武等。以三月丙申庚子等日。繼封。然則曹參
諸公。遠者先三十四日。而沙中偶語之輩。僅陳武等
二十餘人耳。此曹參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
侯之溢美。後未必實也。余以不然。正惟封曹參等大
功臣。而他本及也。乃周憲等三人。各以一日。後先封

三

六

之。似若有不得已之意。凡事定則人心定。今以數年
之戰。不以一日封。而陸續為之。人心不勝希望。希望
之極。遂有不勝封。而報怨辱。陳生罪之疑。所以急欲
反也。陳武輩。非有大功。亦豈在周憲等下乎。此沙中
偶語之所以必致也。故我。高皇。論決而一日行之。
卓哉。過於漢高矣。凡論古人事。當以身設處之。而模
擬其情形。偶得一考據。即恣意而疑。此書生本色。豈
所望於元美乎。元美天上。當首肯予言也。

者。老詩酒之會。實為盛事。所聞者。若洛社耆英。白居易
易等。後洛社耆英。則富獨大。房博等。至道九老。則宋

與李昉僧贊習寺本朝王統開杭州有郭子貞等嘉靖間湖州硯山逸老劉應麟顏應祥等本朝兩會惟我朝其名爵皆盛然皆無相也後洛社與至道俱有市故相至道有方外更覺為雅然以蜀道作不及宴明年時辛推事之難就如此

古來堅忍人如司馬仲達亦可謂無兩乃于避曹氏風痺時一日號書暴雨不覺見起收之為婢所見婢收之而自執贊猶為孟德所遣親信令吏所覓遂幾見收可見古來名士大槩惜者勝命無怪日月重光之詩能與老婦掩淚也

元吳曰史稱張敬來嘗完民按范錯之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索帝廷尉改與丞相青翟中尉嘉泰也于定國民以為不寬而趙蓋韓楊之死皆其徵也其言外之恨以其考思贊公行之徵出於鄭地簡之手耳吾嘗歎恨地簡不能以去就爭幸後一去差足洗耳然恨不去之早也雖然元美好雄黃人而於地簡不敢置一辭其不滿之意如是而已平生以文章誅唐應德不遺力致思贊之死以應德有力焉不爾不當藏人也苟爾則亦不共之仇矣反於文章中叙其事而不數指其名我以為於道缺如也

宋考亭久贈徽國矣元時改贈齊國以大國易小國也故元人文章中每稱齊國而今不稱矣杜子美曾於元時諡文貞令亦無人知之也豈非君天下而權不伸於後世耶文天祥元時曾贈官諡忠烈而神即不繫乃改題其主此固未嘗受之又不必言矣

平生吾孔方不相奏徒有嗜古之癖嘗破產假貸得一二晉唐真蹟亦隨手散去蓋性不能如古人寶惜如命而今走南北屢不戒於盲人耳自分此生不得意無絲粟積然尚有一往事時往來於懷寶窟勒燕然還南單于道之仲山甫古鼎楚昭輔平江南有運

籌功議封拜自陳願寂前命宋孝經書畫上嘉其意志遂以名筆僅百畫賜之种放被召不至時真宗祀汾陰在道問使者云臣到敬所居通于草廬中看畫水牛一軸詔問行在所得古畫四十餘軸悉賜之人

生未可量兩事豈不得一耶耶以自解

書畫鼎鼎之他無時上下取不能一也如東坡墨蹟宣和時官定價每紙萬錢今佳者亦不能三條即宋錢賤亦不能五倍無論魯直所云萬金之價不可得即馬券二百千亦者然也唐時閻立德所值金一萬吳道玄值二萬次者萬五千今固不可得亦不聞此

價也。唐太宗得蘭亭，賜老僧，辦才物三千段，越三千石，而蕭翼拜外郎，加入五品，賜銀餅一，金鍊餅一，瑪瑙碗一，並實以珠，內麻良馬兩匹，朱寶裝鞍轡莊，完各一區，以房玄齡舉得其人，賞錦綵十段，今因無如此物，亦未聞如此貨也。宣和購蓋教統觀尊彝之屬，其直為金錢數十萬，後動至百萬，今則千金上矣。歷世更多，五百年，而價不益也，豈非物無定價，時為之歟？至因所尚，而上下其價，無論時代之異，即數年之間，而意向一移，高下頓殊，王以女無美惡，惟容悅已者耳。

九

賈嵩為陶宏景撰傳，叙謂世祖初拜振武將軍，宜都王侍讀，總知記室，參軍事，尋除左衛殿中將軍，時論稱屈出遊諸名山，還都，錄振武除奉朝請，王姚思康、梁吉、李延壽、南史直云為諸王侍讀，奉朝請，而已，豈以將軍非雅職，為宏景諱耶？如此置杜征南阮步兵柯地。

暇老齊雜記卷之二十五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續高僧傳護法以臺無最為首小說謂過者見其為
閻羅王所責以淨論不誠心向道送至一黑門似非
好處王元美曰傳亦稱後不測所終豈亦為是耶小
說所云是死後事傳所言是生前事元美此言何異
說夢試舉似之當自錯喉噴面

武當不枉五嶽之列儒者所畧一旦遇真主遂稱太
嶽冠於五嶽或謂久秘未洩耳然道家久以少室武
當為嵩山之佐矣是以陪臣而驟得天位也可謂超
越矣

提婆達生身謗佛於異類中行及修菩薩道時世
世為仇吾輩每自反無以解人冤隙觀此則佛亦無
如之何又何尤

佛所云枷鎖刀劍如甕然只是不動心耳提婆達好
謗佛入地獄尚云不減四禪天樂此是告子不動心
亦到盡頭處正非于車氏所可難說倒也凡為聖賢

須有佛力量為英雄亦須有提婆達力量

三教聖人俱有異表如來三十二相孔子四十九表
老子七十二相然老子齒有六八是四十八也如來

齒相四十獨孔則獨駢齒

東晉侯三妃梁武初以潘妃不從賜縊欲留余妃納
諫以賜王茂終納吳淑嫁七月而生蕭綽以自疑叛
如此則潘妃亦不愧綠珠矣何不飽稱於人也若以
致東昏亡國此自是男子之過耳其羊后蕭后輩又
何責焉

按古記計然一名倪又姓辛名鉞計然其他稱也元

美却云名鉞不知何所據亦偶悞耶

近世李日華太僕為司李江右其監司為索西廂記
蓋認以為改南西廂之李日華不知改西廂者乃嘉
靖間山人也魯秋胡因婦採桑調之投水死漢亦有
魯秋胡求聘翟公女翟公誤傳調妻事以為薄行而
不許婚此二事何壁合也二公者皆士大夫然與黨
太尉與說韓信杖者何異不讀書欲稱士大夫真為
粗人笑殺

文王四乳宋范鐵百常父子明倪文禧謙俱四乳我
親見壽州勇士張國棟四乳僅得一都指揮為毛文

龍所陷竟陷於叔肯矣烏在其

坡公句曰我本不違世而世無我殊何其似我也當築草堂而名之世珠道家謂三十六天無量無色寶單天為第一如此則去我甚近我視天下已無量無色當直捫而上此耳築高臺而名之鬱單

東坡在撫州時錄事參將杜子居司戶陳睦司理戴東道各為承受勘夏看事本路提刑陳睦舉數差張若濟重勘上件三員官因此衝替坡公作詩送之歸有殺人無驗中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後烏臺鉅錄作終不快謂致夏看者以死罪而三振不致以死罪

處之則殺人為無過驗終不得決也觀原文下句自

是云使以無罪殺人則中心不快此恨終身何能了故甯以此失官也即如此意亦足文致其罪何必爾爾故知利於口末有不拙於筆刀筆鋒錄而破綻自

賈徒見其拙耳錢武肅初有國將築宮望氣者云固故府大之不過百年填西湖之半可得千年肅嘆曰世有千年而中不出真主者乎奈何因吾民為遂弗改我高皇築南京宮殿實填湖而為之工難就懿文幾以受譴然終不得久居即高皇亦自悔之欲遷關中還汴還

漢見於武英殿告庖神文則錢氏亦幸而弗填耳望氣者之言亦未可盡信也蓋足以見武肅之智耳宋甯宗之楊后甚于唐肅宗之張良娣矣其妹以藝文供奉內庭凡畫進御及頒賜貴戚皆命楊妹子題署一日楊娃此其文勝號國夫人遠矣

緊有尸先王之制也今也主王奔州曰尸生近近生押押生戲至於戲而可無祭矣吾從今愚曰是或一道也然常見神降而有言不于主于土木之象而于人則尸之義先王其知鬼神之情乎吾不敢以非也春秋成而獲麟以為瑞應歟則夫子弗泣也以為獲

麟而後作春秋歟則一年之中不可若是其幾也獲麟而春秋可以止矣何為乎而泣歟曰歸而刪詩書定禮樂筆削春秋雖以道托之萬世而其心一日未嘗忘天下也今已矣故泣也祖庭廣記謂夫子生而

習有文制作定世符如此則夫子之知道在萬世而不在于天下也久矣乃垂老而始思歸此其所以為聖人也

元美作左述以擬左作短長以擬國策其左述也無一篇可以策其短長也可者幾過半也何也蓋左氏範而奇學之者不能以它采易是再染繒也不能以

它奇僻。是道聽也。故弗及也。短長因事之情事可以變而不窮。情不窮而文亦因之矣。然二者俱文之聖也。而其可及不可及亦於此見矣。

元美每機用修。張俊張浚之為兩人。孰不知之。而煩置齒。用修誠無以答。然元美亦自蹈之。于鱗之香流無恙。桃花水三月為桃花水。稍讀數行書者知之。而疊疊註釋不已。又曰。昔為遠公。通達之。今為閻士。幽居之地。閻士見佛書。比較桃花水更淺近。亦煩注。耶。往嘗見南中一曹郎。對客言乘車入鼠穴事。鑿鑿疏注。一曹郎深恨之。恨之不必也。亦未為非也。

五

書記高陽公。督師還。與高第為代。遇于玉田。言疊疊可記。高在中樞深宮邊。至此殊氣折。及論贊畫事。公曰。兄每議我不宜用三四贊畫。我于兵機則資謀。議奏撤則資代。草綜核則資分。敵至于虎伯順。我立資其端範。以聞此心。吾輩此處。豈可一時放却。君今所用一人。或可奔走。恐於數者俱未也。兄到彼。自思我言耳。蓋其時所用。乃殿試懷挾之田古時。以田可耕。認為宗人薦之高。後以黨逆致辟者也。同閻子驥詩曰。會合亦何事。無言對空村。使人之意消。不善無餘。朗恍然有會於公言也。

文人大率自矜。但如衛官屈宋之言。稍自誇大耳。即高品脫靴呼嚴挺之兒者。亦是氣概可尚。降之如本朝王吉士之登樹桑博士之探脚垢。亦尚有任誕本色。若高廟時之張孟兼。孝廟時之李夢陽。實可異焉。孟兼文章亦平平耳。直為劉青田所許。使自粗豪。官纔至太僕丞。使歸其邑。令長跽上壽。坐而受之。此何為也。夢陽自江右督學。官既平平。齒亦尚壯。凡監司守令見之。皆強使其旁坐。嘗有不堪而起。此是不識丁香抱。嫌得為貴家奴。所為何以。文人遂至於此。可謂極熱風景。

六

秦始皇滅六國。為寫其宮室。作之咸陽。複道相屬。然各自為區。雖一瓦一甍之造。亦如其式。不相雷同。如此則漢高。新豐洋川。直是小狡獪。不足當萬一也。烏在其可取而代哉。較書如掃落葉。較自著書更難。蓋眼孰耳。豈特較。簡點亦然。元美駁用修諸公。最稱精細。然摘三百篇句。不過數百言。而我駁不周。連拙我後。乃兩見。摘本朝五言律一百二十四句。而風塵仍作客。寒暑易成。翁亦兩見。余為之汗下也。晉宋之末。海內俱習羊欣書。以右軍跡涉輕微。多所

不好古來好詩多所不傳而胡曾咏史更惡於打油釘較至今在人口人世美惡何常然要自有定也
易通卦驗云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艸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蒼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夫雲生於地騰於空去人不遠去星辰甚遠乃云出於宿何耶蓋自其宿分驗之耶又不應謂之出宿每有氣貫直其間此則有之然謂之氣不可曰雲古人之言自有章強難合者

七

梁冀斥賣家財三十餘萬萬董賢斥賣家財四十三萬萬依王莽時錢一千直銀八兩賢亦止三千二百二十四萬兩冀亦止二千七百萬兩梁孝王薨他物不計黃金已四十萬斤以漢法五銀當一金論已直三千二百萬兩矣因知府庫之賜非私家積財所可希也賢亦出之府庫故勝冀兩世積聚耳然冀亦外戚得橫賜非如近世嚴高等皆出賄賂也
王導晉之賊也謝安勲位冠晉乃世並稱之良可浩歎王元美欲祖導乃曰始興華路之勲與廬陵雍容之業又倍蓰也即以述論廬陵再造之功豈始興導

養時賊者所可庶幾君子一言以為不智不能不為元美憐

王弼州次第賞鑒好事二家以蔡京章惇歸之好事無論蔡書原在君謀之上章書亦未易抹殺且皆聰穎絕倫此豈評臨人品之地而不得賞鑒一席耶既陸太宰完亦未肯心服

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人於武陵作宅種橘世之婦人未有不欲治家者衡妻獨反是人每舉十頭奴而未言衡之鄙舉皆婦人纍纍而不及衡妻亦一大寬抑也

八

王莽雖好改作至于錢幣昂抑豈能大違時王莽時池銀八兩直錢一千武帝時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乃制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環其文龍名曰白撰蓋三千二百心重差小方其文馬直五百三日復小隨其文龜直三百我嘗論供給南單于事取莽時為則蓋其相去近耳而元美以為是時單于賓服當不至是我未信也至引貳類議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約費五十四億以為五十四萬萬也直黃金五十四萬斤矣萬萬無此理漢武帝與王莽時其輕重已遠則貳類去莽又二百年豈能等然

百萬為億五十四億是五千四百萬去五十四萬萬
止百之一如此則黃金五千四百斤耳以漢法求之
直銀四十三萬二千兩此為寡未為多也元美偶悞
下一算耳

緡貫為千錢此章章傳記王元美欲以百錢為緡貫
大不考矣且無論它只以漢武稅錢每緡去二十丈
以百錢為緡則五去其一矣豈能堪乎此最易明之
事元美反不了了何也至于郭汾陽俸宣可以常格
論而直二十四萬云不應爾耶如此言則何以二歲
之俸足以市回紇馬九千匹耶

九

沈存中筆談考樂律改鑄渾象求秦漢以前衡度升
斗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斤當今十三兩
一斤當今四兩三錢三分王元美謂始悟所謂黃金
方寸為一斤金一斤直錢一萬或二萬相等也飲酒
一石實可三斗而所謂蓋祿萬鍾解十萬而受萬與
秦黃金萬鎰賜金千斤者皆可類推矣愚謂得此亦
足以證漢時錢是一錢直銀一分二厘五毫也如王
莽時銀八兩直錢一十文今若以此等之則八兩者
止二兩一錢六分五厘一錢抵銀二釐餘與今京師
錢每一兩五百文者不相遠也但取額三年用兵之

費十萬餘兩覺太省耳然漢法成卒皆自備餽糧只
費行糧耳應不至如今之困也第王楙考周禮及古
斛言六斗當為一斗六升較存中更少升九合元美
謂當以存中為據愚以存中考樂是後人積黍而驗
之楙所言古斛猶古人所為未知孰是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六

石民芽元儀止生著

王元美有句云縱酒此生終得計論文他代可為權
元美當時之名極矣即後世豈復能過之當為我輩
寂者說法耶元美有極感而哀之感耶明年人家易
聯時我姑惜此

唐宋於夷狄多賜國姓本朝武宗於僭倖賜國姓
獨莫廷珪以墨法之妙在南唐時賜國姓亦一奇也
王虛中訓蒙法曰小兒六歲入學先教叉手又曰揖
時須先出手不得只出一指謂之鮮禮今人全不解

此禮矣又曰揖時須出手至膝畔揖尊位則手過膝
下今揖無不至地而別立一拱以名淺揖今於尊位
之拱亦無不至地矣禮日繁而敬日衰奈何朱晦庵
教兒見潘尚書書謂他是尊官不可敬事契納拜只
便敘寒暄畢又敘晚進小生服膺日久今日遂獲道
德之光豈勝榮幸就坐吃茶了便起再敘某山野小
生所無知識徒以大人幸得出入門下遂獲竊聞德
業之隆不勝景仰今者大人遠詣呂正字先生席下
經錄此本不敢僭越恭候敬慕之深輒干典謁特蒙
與進下情不勝慰感之至急於就學即今遂行無餘

再詣台塲伏乞台察揖就生少頃再起揖便有此揖
方呼湯矣不起揖坐無了時湯畢便起起更不揖今
見達官多如此可見宋時茶湯二項以特客湯必於
客行時方獻與今大不同也

王虛中謂小兒填詩時須教他做工夫如杜工部韓
昌黎之選長篇一韵讀一篇上下平聲止有三十韵
是三十長篇足矣若舉此韵此一聲中諸韵皆可以
記矣非唯作省題詩止於六韵而易成是雖長篇亦
何難哉可見宋人作詩已稱填矣不特元人鐵板填
詞也記韵用此法殊簡捷余尊心此道二十年每以
不能置韵本為恨後之學者當選此道也

歐陽永叔曰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萬有一千七
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
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
百三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一百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
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
止以中才為準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
稍鈍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今人龍讀九經全文
者誰耶其日誦千言之才則十室之邑比比也除孝
經四書本經外則少者不過讀二十三萬三千八百

五十七字，多者不過讀四十萬五千五百九十五字，何難耶？而妄冀一日之榮，即馳精譽業，甚至報格高科，終身不知經何義，豈非大恥耶？然此是三四十

年來惡習，見前輩不然。

古今共此文藝，而所用字義嘗有不同，且無論深淺，者如尺牘中承字，古人祇作唯字，用如云過承，它出之類，今則以承為掌矣。古人稱與曰上覆，答書曰上復，今覆復皆用於答書矣。此古今之殊也。

劉儀曰：舅之子稱內弟，不書姓；姑之子稱外弟，書姓。姓今有甥且稱姓，不知母黨之不宜稱姓矣。稱妻之

五

弟曰內弟，而舅之子姑之子獨稱表兄弟，表即外也，于義為背。

宋人試法一科本於隋唐，及仕頗捷，宋人嘗論之，然列於武法與武何預？此可笑也。宋神宗時何去非者能文章，議論六舉不第，以累舉見解廷策中樞，論用兵利害，神宗覽而異之，特授右班殿直，使教授武學。不久遂為博士，後以蘇軾薦，換文資，奉詔出為徐州學教授。又薦授館職，不知其終得否也。余以老書生，即受朝廷物色，改為老兵出處，不偶有同此者，然遂得館職，省得剝帥遭過之隆，迺實過之于知非。

備論二十八篇，又未知何如良可愧也。

居喪嫁娶，人倫大失。從古崇之，宋亦循此法，復改為居父母喪及夫喪而貧乏不能自存，並聽百日外嫁。娶至元祐中，又許諸民庶之家，祖父父母老疾無人供侍，子孫居喪者，尊長自陳，驗實婚娶。蘇軾嘗極論之，本朝無此弊法，而適年以來，每有干之士，族且然。何況庶民，未見一人正法，一人糾舉，不唯國紀頓廢，亦見人心喪盡，良為三嘆。

楊用修本不知經，迺深闢王伯安之學，然其說較退之關係更不得要領，何以攝人，用修云宋呂化解格

四

致知云：求其所以為知，則為格物，默然識之，則為格。此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也，已為先儒所闢棄，而不用。近日好奇者，復陰祖其說，而陽諱之，吾誰欺欺先聖乎？此無論呂氏之說于佛家不可論，伯安之說又與呂氏何涉？祇自露其殊耳。近日馮元成時可，亦不知學而好以文言學，文人正不必不言學，亦正不必言學，以堅其藩方知元美識地，出人一步矣。然元美不言學而以理歸學，史歸文亦無礙，學自不礙文耳。

舜誅四凶，稱為聖政，然鯀之死，後世當憐之。屈原曰：

鮮姁直以亡身今終然致乎羽之野又曰行姁直而不豫今鮮功用而不就何是非之相背也豈禹之明德遠耶然細思之亦自有故舜曰鮮方命圮族其姁直之意自見九載績用弗成以舜之寬然當時洪水當非九年可了鮮雖功不就而精神自有獨到故雖死而化為熊已誅而子成功終以配社以享四百年之祀特其姁直難容于時耳此事關兩聖人難置論然尚論者自當虛心奈何千古草草也

今之薦殿即宋之帷宮也宋時郊祀必用帷宮張耒大禮慶成賦云於是背都城望帷宮郊壇其遠迤

五

今塲園既塞而施功類青雲以連屬紫虹霓之經緯崇微下屬於兩觀勾陳錯施於萬雄扶顛之神仰立而指翔捷之龍下抱而曳疑神交之歛成耳涌九地而出峙連廡千柱廣殿萬棧飛甍闢楠洞淵此壁酸股之隅眩目之極唐洛執算而莫計班倕操斤而自惑者類非資材于斷瓊固皆機杆之紡績也一室之用足以資一家一宮之費何啻衣一國此雖賦家形容之語然其壯麗亦可想見一郊所費不貲豈特資養將士耶本朝葺殿所費幾何奢儉相去何替天壤程朱論經多刻獨于周禮可稱功臣周禮一書始皇

禁挾書隱藏百年漢武帝除挾書律遁出於山巖屋壁後人於秘書五家之舊莫得見焉至武帝時劉歆較理秘書始著於錄略然亡其冬官一篇以考功記足之時諸儒苦非以為非唯歆獨識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至林孝存以為末世責亂不簡之書作十論七難以排之何休以為六國陰謀之書胡致堂胡五舉皆以為是王莽令劉歆所撰司馬溫公蘇穎濱見說之洪容齋皆直謂作於劉歆或謂起於劉歆而成於鄭玄之附離者或謂多漢儒附會者考亭則曰周禮廣大精密迺周公制作之書程氏亦曰周公政治之

六

大法在其中豈非功臣乎宋儒支離膠固之習以為程朱創之觀此則風氣所釀朱可盡為二公之啓特惜二公竟不及末章考亭欲合三禮亦終不就後人崇信程朱於未必合者執不敢異而於獨是者反無為之成未免竟之志豈不悖乎恒言星在天為星在地成石如此則是星隕更不宜復有矣春秋言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恒星常見之星也隕如雨衆則滿天星斗盡屬烏有矣後世之星隕如雨者亦屢書焉何以從古至今未見少一星耶耶即謂大人偉士之亡每有星隕之變然所謂將星

中台隱士星之類終古迥在說者謂隕乃光散非墜而無也此言大有確見

後元年始於漢文按汲冢竹書魏惠王有後元年則不始於漢文矣雖其書不可盡信亦不可盡不信也伏羲畫卦字之祖也卦有乾坤巽艮坎離震兌之名則卦似非字矣有乾為天坤為地巽為風艮為山坎為水離為火震為雷兌為澤之語則乾坤等名亦似贅矣據乾鑿度之言三為古天文字三為古地字三為風三為山三為水三為火三為雷三為澤則乾坤等名又其轉注矣雖緯書不足盡信而理實然曲而致之直而揭之一也

七

古稱六曆黃帝曆立元用辛卯顯帝曆立元用乙卯夏曆立元用丙寅殷曆立元用甲寅周曆立元用丁巳魯曆立元用庚子然考之皆疎謬故說者皆以為戰國人所造於是真夏曆真周曆出焉余以不必此也即以理斷之直當斷所云魯曆者周公作也且為周公輔成王制禮作樂使周曆未善則改之可也何為私改於魯否則成王賜天子之禮樂周公受之俟不足辯矣

宋儒之腐其流真可發一笑陸秀夫講正心誠意于

海涯猶云君心一日不可不正也至於制度潤色何妨稍待清美乃命鄧光等作曆賜名本夫曆亦太異矣其說由於唐穆宗謂累世續紀必更曆紀故重造曆夫曆之改否當按其謬正穆宗之說謬矣秀夫復行益王時不大諫乎

釋道家論法界在影響依稀間與之執事何異廢入說夢然萬書自相矛盾刺棘人目與一辨質亦一快也耶澤民靈路曰文始傳云天去地四十萬九千里日月直度各三千里周迴去千里天地子午相去九千萬萬里濟苦經云崑崙山高一萬五千星文始傳又云日月周圓六千里徑三千星夫文始之天去地

八

四十萬九千里則子午徑宜八十一萬八千里而延云相去九萬萬里當八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一十八萬二千星矣云日月直度各三千里則周迴宜九千里乃止云一千里少八千里矣又云日周圓六千里則徑止宜二千里而乃云三千里多一千里矣均之文始傳也一日日周千里天曰日周六千里何自相背也化胡云崑崙山九重重相去九千里有四面而有一天故四九三十六天第一重帝釋居之今據濟苦崑崙高一萬五千星化胡崑崙九重重高

九千則高八萬二千而言萬五千者少六萬一千里
矣。釋經言月去地四萬二千由旬一由旬四十里
共百六十八萬里。文始言天去地四十萬九千里則
月不及高於天一百一十九萬里之多。耶道玄太上
靈寶言天地而生然後有天地數起於三成於五盛
於七極於九。故天生地九萬里。崑崙為地柱氣上通
崑崙者地之中崑崙直東西南北各一億十餘萬里
日月徑止千里周三千里。洞真放品經云地有九疊
第一地去天九十億萬里。第九地去天五百三十億
萬里。洞真黃氣陽精經曰日縱廣二十四百里月縱
廣一千九百里。靈寶天尊云日圓千里月圓一千二
百里。夫既曰天去地九萬里則東西南北亦皆九萬
里而崑崙四直則皆一億萬餘里何以相答。又謂第
一地去天九十億萬里。第九地去天五百三十億萬
里不太懸絕乎。既曰日徑千里周三千里似矣而何
以又曰日縱廣二千四百百里日圓千里也。既日月縱
廣千九百里則圓宜二千七百里而何以日月圓一
千二百里。夫均此天也此日月也均之天尊所說也
忽然而多忽然而少此是則彼非乃天尊言天亦有
非耶天尊不知天何以為天尊

天竺以建巳為歲首此即中國以五月為正陽月亦
稱正月之義也。佛生於甲寅四月八日出家於二月
八日東晉沙門法雲里天竺摩竭提國見城邑人民
以建卯八日華香供養請佛令人以十二月八日為
佛出家日則知二月者通周建丑稱二月實十二月
也而却不於二月初八為佛生日仍於正月初八何
也

卷八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七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審度嘉量權衡皆出於津自精泰之法不明黃鐘之說紛然如聚訟況其所自出者乎然近代鄭世子考羊頭山鉅黍以時制等則秤之百粒得二分五釐至兩禽二千四百重六錢則今之六錢為古一兩以約度量今之八寸即古一尺今之三斗即古之一斛度以八為率量以三為率權以六為率故也何等簡捷故知至理在天下亘古昭然直為儒者好辯其說愈多其法愈晦耳

劉履曰詠三良者多矣如王粲陶潛皆感稱之是許其死之當矣然觀魏魏程篤己之事皆以不從亂命見稱則三良之殉未為當也或曰魏公遺命于前康公驅迫於後為三良者若之何其處之曰是不難死則死矣與其不違亂命陷身於非禮之地孰若力陳大義授命於康豈不為得其所哉腐儒不解事亦至於此此事只可論魏公之非若三良何罪之有既必死矣必違先君之命使嗣君殺我始得謂賢哉且魏公非閭人也以三良殉或忌之或別有故豈真無謂三良以故違為賢耶此與魏陳事豈可同日道乎蓋

母則慈母妻則姑妻區以別矣履未聞耶至於王粲之稱自述其感魏恩之深陶潛之咏三良寄恨於狗主之無人此固非履之區區所得而知也

宋大晟樂即方士魏漢津之所造取微宗指寸為律故考亭曰崇宣之季姦諛之會黷涅之餘不足以語天地之和然金太宗取汴得之改為太和樂流傳入元本朝破燕京得其樂工今太常雅樂與學宮所謂大晟樂者皆漢津之遺而微宗之指也至其百戲隊舞亦元聲之遺樂章又近淺無爾雅之解太祖一革胡風而此事却謂金得之宋先王之遺不復改刻而當時儒者亦憤然不知所自世宗制禮作樂而止儀文之末略真元聲之本亦張夏諸公之過也今主上毅然此千載之會也世未嘗無其人奈之何極軸者

邢澤民曰宋書云三分損益上下相生此言其大星猶曆斗分四之一耳斯言誠是也蓋絲三分損益分寸而下以布之釐毫絲忽微細其數至於不可行通其管則何量絲忽哉古人治律第約管之九寸以千二百黍寔之與人聲和為黃鐘大率三分損益以生十二律如是而已即使后夔周公師曠同時制律豈

能必律尺之毫忽皆相似耶歷代尺度微有不同亦其常耳故三分損益猶曆言斗分四之一為大畧若密布曆分則斗分四之一猶有時零多寡異數也古律言黃鐘長九寸圓分徑三分圓三徑一亦自其大率言之若有密率則圓三徑一猶有奇也古人言其概而後人發其詳正以相成而不以相害諸儒過辨如聚訟咸詆三分損益圓三徑一為非是不知錄其大率布至毫釐總之不出於三分損益圓三徑一之外廼所以發明三分損益圓三徑一之精義也不觀之易乎孔子繫易但曰三百六十當期以自大畧言言若密布則以氣率為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以朔率期為三百五十四日有奇無害為三百六十也然則古人論曆為三分損益圓三徑一庸何傷今學人一有所得而概詆古人立論之非然則孔子之論易亦非也是故拘古人大畧言之言而不推見至隱以致律曆之失所也固不可苟有所得正以發古人未發之實而廼詆古人為非是也亦不可此可謂通方之論矣雖聖人復起豈能易之儒者拘守之病好辯之癖俱可以掃故其於曆也必依密率以天體至大其運至捷積微成鉅便有不合於律也不欲拘毫芒之

見以生紛紜不決之弊蓋聲從管起苟越不至寸不至矣音此非違者烏龍語斯
權量之間古今迥異說者已辯之獨道里遠近亦自迥然不無疑議那雲路曰按古今天數里數代各不同大都前小而後乃漸大如今之市天當古人一尺大今以五尺為一步三百六十步為一里而古未必然也假若古以二百步為一里或四尺為一步而尺又小則今之一里當古之二里餘矣如此則安得比而同之其云天去地七八萬里安知即十餘萬里幾百里差一寸安知非即千里差一寸云日徑千餘里安知非即二千餘里故歷代量天里數不同胥此之故也以余論之惟以勾股密率用之及天以量今之天以步曆數而古今里數之同異皆不必辯矣其言甚通而核余以得此說則釋家窮渺荒唐之大亦可約而得之蓋一圓之中曆代各不同况東西之異乎且數經譯審內有致而從我之制有仍其舊而不改此異同可限安得一通達胡僧與之抵掌
治曆之法自古至今以漸而密今所用大統曆即後時曆法也較之古人可謂極密然未知將來當驗既往自周秦之間古法不存閏餘率次漢劉歆造三統

曆始立積年日法為推步之準漢本劉洪乾象曆始
悟月行有遲速極差有五度餘晉姜岌造三紀曆始
悟以月食衝簡日宿度所在宋何承天造元嘉曆始
悟朔望弦皆定大小餘及測景定氣祖冲之造大明
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北
齊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
盈縮入氣加減隋劉焯造星極曆始悟日非皆平行
一度二至後有盈縮唐傅仁均造戊寅元曆頗采舊
儀始用定制李淳風造麟德曆以古曆章奉節元首
分度不齊始為總法用進朔以避晦晨月見僧一行
造大衍曆始以朔有四三大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徐
昂造宣明曆始悟日食有氣刻之差宋周琮造明天
曆始悟日月會合為朔併朔餘虛分為日法姚舜輔
造紀元曆始悟日食甚泛餘差數元至元庚辰郭守
敬王恂創造簡儀高表其所測實數凡考正七事遠
為極密然按黃帝甲子至其年庚辰止三千九百七
十七年耳而日月星辰啓度變更甚遠矣今自庚辰
至今崇禎己巳積三百四十八年何能以一定之法
推不定之天乎况元統為大明大統曆去其長用其
短乎何怪日食乘錯耶釐正之不容遽何待詞畢耶

儒者好以理論事事有實在理外者非理外有事也
論事者不盡其理耳正統十四年冬至六十一刻五
正以為從古所無曆官敢於私改土木之變為之應
也正儒者其言從古所無宜可據信自正以後又一
二百年學者甚多苟知其為非宜即駁之乃至萬曆
間邢雲路始曰元大都即今順天府按時曆大都測
景夏至晝六十二刻夜三十八刻冬至晝夜刻反是
今欽天監以授時大都之曆法布洪武南京之刻漏
冬夏至各至三刻以故正統十四年曆冬至六十
一刻想監官以漏記之覺其差而故者又駁以為異
而不知為順天測影宜然之數也夫冬官二至盈縮
之始二至即差則分至以次皆差然則一晷之中盈
縮損益有一日一時一刻之不參差者乎以是而頒
行天下為民授時空使人夢中度日骨董普臺也夫
大都測影之事載在元史既非秘典又非癡書何以
儒者皆不察耶然猶有疑者曆官既知其差矣何以
不六十二刻而六十一刻耶此當有確考
今占術家無一準者由於曆差而三式祿命建除陰
陽皆不得不隨以差也至於祿命家不準則不必以
曆差如子半之交則前四刻三分刻之一屬前日後

四刻三分刻之一層當日今不以予前屬後日即以予前為支後矣所差不懸絕耶

唐宋之大臣除罷皆宣制今文臣雖閣學六卿俱不得而獨除總兵官有之即亦重矣嗟乎秦之何

宋太祖置賢良方正詔曰今不限內外職官前資見任布衣黃衣許詣閣門投牒自薦黃衣者猶二氏也

故我太祖於京畿鄉試許僧道俱入試而自服二氏服其入格頗與顯擢者不一開創之君求才於格外守成之君失才於格內時實為之亦人謀失耶

秦置爵以賞武功漢因之有十三等後之勳官從此始也蓋功不可以不賞而若以職事官為賞則人衆而位寡以陞位而受小任名實差矣本朝失此故事

多不便唐宋職官有與本品勳階各為高下故有試守行之法今勢窮而加銜以京庶官而加京卿以郡

寮而加監司事不便莫甚於此者也故千慮一失在

變之則通耳

宋時詔書尚稱仰今官府稱仰皆稱著矣二字實無

分別猶之臣朕古則同而則別也

唐錄段秀實長子與三品正員官諸子並與五品正員功則近日廢張銓子錦衣指揮僉事特得而鎮撫

金書亦未為過也特他人不爾而銓獨耳故東口吹

無其實而存其名聽者如報言者龍無此乎況筆之簡取漢昭烈封魯王梁王策全學漢武封三王策然

梁魯之地未入版圖而曰奄有龜蒙世為藩輔維彼

畿甸之邦能無怙愆當時君臣俱一時之雄何屑為此知其無終矣

唐玄宗於唐宗哀冊稱哀子今於父稱孫於母稱哀亦後人之分別也

凡聽音必於頤到日始奉行故從來教書詳審周密

無過於唐德宗奉天改元者此出於陸贄之手其末云教書日行五百里今失此意每俟使者從容於都

傳之間及至開讀之地又作幾許遲迴始行所屬故有半年未至者而罪人以久羈政死貪吏固朦朧重

微此當國者所當知也

今代興之際尊榮母后及不違擇之於古實未必然如英宗尊曹后為皇太后在治年二年歸政之後

如此則曹后垂簾尚稱皇后也此亦似不便故禮有今勝於古者此類是也

若曰告爾太子誦若唐玄宗冊肅宗文是肅宗自立而後補作故稱太上皇而中曰命爾元子而不名嗟乎忍言哉

今諸司進表以 太祖每過求作者故著立定式而不更作間有大臣自為者止於無定格者耳然始於開元禮矣開元禮冊后文用晉穆宗冊何后文改易數字耳雖曰省事亦學太陋

自人門迭興至今而門哀極矣宋末夫今也然貴莫貴於配帝而曹后冊文曰咨爾贈尚書令冀王配享太祖廟庭曹彬孫女向后冊文曰資爾向氏孰謂門

不尚哉

唐初官寮最重故馬周以位高恨不得為司儀郎至後則太輕故元稹曰師資保傅之官非疾癢晚晴不任事者為之即休戎罷帥不知書處之至於左諭贊議之徒疎冗散賤之甚者縉紳恥之近制官寮之外往往以沈滯僻老之儒充直講傳讀之選可見其輕賤矣至宋時凡初改官者即得太子中允則其輕可見本朝而一作官寮便比清卿其榮極矣夫此何官可以不尊崇此亦今勝於古也然 祖宗朝必擢選於諸寮而自 穆廟以來祇為翰林循級之資則雖

重而實輕矣至於師傅之官古人所重故有實加太尉而不加太傅者今則總戎級帥皆得為之雖無與於職業而使天子儲君人得而師保之亦一大辱也漢鮑宣於哀帝時上書曰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貴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大姓蠶食不厭四亡也苛吏隸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遮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饉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夫哀帝時何時也今不幸而一一似之讀此書能無寒心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宋崔與之辭免禮部尚書狀曰續準御前金字牌通到御寶封劄子奉聖旨崔與之除權禮部尚書則知遑岳飛軍十二金牌皆此類也不必為兵事而後發俱以飛遞御劄耳如此謂奏檄所自發未可也家法遠方小職皆得馳驛即今遠方小官給驛故事也然大官不得特旨不得自錄驛如崔與之自四川安撫使除湖南安撫使聖旨却曰今所在軍州差撥兵級三十人津發此蓋必錄特旨之驗也

賈捐之罷珠犀對曰周之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救其難孔子定其文以孔子空言對齊桓實事大是異想谷永匡衡文章經術俱深即所言災異漢於影響然自是漢儒習風獨以阿合王氏同為小人然我以二人中亦自有優劣如匡衡阿石顯而排陳湯谷永與劉向則論救之均為小人亦尚合微嫌也

真德秀曰賈山至言純臣防微之論也其末復開宴遊一路則非陳善聞邪者矣其不得為解係以是哉細按至言願少衰射獵以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一成萬世之基定然後惟陛下

所幸耳此正抑揚以諫止射獵何曾開宴遊一路哉甚矣漢儒遭客儒而窮也如楊雄董仲舒輩以談理著既為考亭輩排擊以攘其名如山以忠諫著谷又為西山輩所貶抑何不幸也嗟乎有聖人出未知孰不幸也

賈讓曰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齊與趙魏以河為境趙魏溯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蕩此隄防之始也古人用意深遠不拘拘尺寸故得行其術自戰國後為隄者不知是矣

卑也

至遼世潘季馴司空始得此意作遼隄莫謂人逐世卑也
呂祖謙曰太史公以賈誼晁錯申商鞅味其陳政事疏譌然有洙泗典刑未見為申商者請至諸侯皆中龍牌等語而後知之孟子告萬章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孔孟之學蓋如此余以為祖謙尚未能讀賈誼之文何以遂知孔子誼所云龍牌非斥則斧者祇謂當斷以行之耳其所以斷而行者不過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如此豈欲誅之哉嗟乎祖謙之心德秀之心也漢儒之厄五六百年莫有

為之雪者今人方醒宋氏之釀而未有醒時也

余嘗言用錢不用銀可以減省盜賊此意似迂而實有至理然非我之言古人之言也晁錯曰珠玉金銀輕微易藏在於把握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寶也錯之意宜專用谷專用谷則不可若有錢則得其中入粟拜爵始於晁錯而漢文採用當時萬二千石為大庶長亦不過虛爵耳今不過二千金而為最高資矣用其法而弊未有甚於此時也故唐宋亦有資郎而未為病民今病民之甚全在吏監二項援納耳若如愚議不惟選法清而吏治整十年之後使民渴求

之而後一半漢之制高其估而止授散官民亦樂從之此御世術也孰其察之

一時之論賤今貴古然衡量不平徒為後人之笑此智者不免又何貴庸愚乎歐陽修於秋青曰以臣愚見如青所為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今青於古名將中何所愧乎嗟乎可為賤今者之鑒

漢時天子不親郊則解除解除者謝過也故蔡邕曰雖有解除猶為疎廢今告朔且亡矣嗟乎

漢儒說經尚有膠漆何怪宋人益深高子之固手劉向日周頌曰鉶我釐懸釐懸來也始自天降夫麥列

五谷亦已久矣豈於此時始降乎用頌之意言來之登如天之昭耳向亦何不思也

論春秋時災異者以長狄入三國為一事夫長狄自一種類後侵軼中華終受誅夷非魍非魎何以謂災異若曰人妖則春秋弑父弑君蒸淫攘奪多矣又不止此也

前某官前進士有之矣李伯起封事稱調聖為前皇帝千古一創可笑亦可慨也

梁任昉初曹景宗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常刑爵主收付廷尉法獄治罪爵主職之太常可見當時之制

宋初與契丹通每稱大遼國彼亦曰大宋故辭命之間兩相尊耳至南宋契丹已殘滅矣與中國仇矣胡寅何所見而論遣使劉子尚稱之曰大遼可笑也

曹孟德世之杰也軍旅之際不能禁下發塚墓如郭子儀所云者有之若特設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此

黃巢所不忍為也孟德肯為之手袁紹撤中卿以誰

証之耳此撤出陳琳筆梁劉勰曰琳之撤壯有骨鯁

雖姦閹携養章密太甚發邱摸金詎過其虛然抗辭

書之靈敢指操鋒得免於袁黨之戮幸矣此誦六朝

已自昭然今人不知尚指為實事可謂不思之甚矣
薛宣為漢相與元修相惡中戚黨其見適宜其過宣
子況不念賄客楊明創之官門外中丞謀以兩人皆
當辟廷尉以律不至死天子下再議孔光師丹以前
議是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議夫法以律
為準光丹小人之尤不足論矣真山自謂一代醇儒
乃反是中丞宋儒議論如此視然高置何也
陳思求自試表曰擒權賊亮此時祇知有亮不知有
禪也輕重豈以位哉故武鄉覺而蜀漢已亡矣不待
鄭鍾區區也

三

夏侯惠薦劉劭表曰文學之士嘉其推步文章之士
愛其著論所謂推步者天文歷數之學也獨稱文學
蓋天下之至文萬古之正學莫過於此古人下筆不
草草也

唐人重科第至宋而極矣每於筆札中自稱僅成九
轉之功又曰幸忝千佛之首習俗移人賢者不免真
可發雅士一笑

谷永與段會宗書曰若子之林可優遊郡城而取卿
相何必勒功崑山之側願吾子因循舊貫勿求奇功
終更至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跡嗟乎真不知天下有

忠義肝膽矣庸人鄙夫千古一職足使英雄間
唐人於君相有事致賀繁於今甚如皇帝封公主亦
藩鎮皆賀見宋文信公集若分淄青諸州為三道節
度至上狀賀宰相見於柳柳州集其他尚多也
王龜僮約曰資中男子王子淵從城都安志里女子
楊惠買夫時戶下習奴使了可知男子女子是當通
稱即今人某處人某處婦也魯國男子亦是此等云
云也不若今人以男子字代豪杰也

歐陽永叔為夷陵令回丁判官書曰折身下首以事
上官吏人違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趣而走設有大

六

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較役人為等伍得一食未徹
組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詞詰嘗敏手慄股以伺
顏色冀一語之溫和不可得此雖文詞抑揚然當時
全體大約可見今之為令者其體恭尊矣然世廟
時郡守尚有責縣令者上詔下驕至今始極耳
宋制明堂兩郊大臣薦門下之士授官本朝公侯伯
得保舉侯門教讀即此意也

侍中自六朝便為宰相之職唐宋大臣亦帶其銜極
為隆重然無專官其職事不明觀白居易作鄭覃可
給事中制曰有司選補不當得與侍中裁退之觀此

待中之重可見

盧諶理劉琨表曰特盧賊亂晉人歸奔混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謀之義形於色近日陷虜自歸秦王在晉必不欲納之遂陷十萬前非高陽公則後來三十萬俱為胡鬼矣故知箕澹亦世所嘗有也

唐初追崇四世曰獻懿太世使使後人真革命造命者無所措手故高祖太宗便為極矣宋人便以為僭順翼宣而本朝祖之矣此後世鑒往制禮日詳也夫以唐文皇帝造區夏不得同於我文皇稱祖帝王

固有時也

宋太祖名匡胤太宗登位即改名炅矣以後俱單名至孝宗太祖六世孫也名伯璩始二名矣此一異也樂府舊事曰漢靈帝時有李堅者能舞舞道亂西隨段熲魏武帝聞其舊有技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誤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一日明明魏聖帝二曰太和有聖帝三曰魏歷長四曰天生蒸民五曰為君既不易不致充之黃門僅以成下國之隨樂焉余以為此皆附會之辭也武帝時魏尚未受禪焉得有明明魏皇帝曆長之說乎如以

為文帝時則堅不應如此長年故曰附會之詞也詩人分造樂章其來舊矣雖曰合衆長然復出於病亦來年也唐時使將相為之玄宗伐宗廟舞歌出於郭子儀雖未必果出其筆亦足為英雄生色

大明曆造於劉宋祖冲之違人用之仍其名一異也金史曰天會五年司天楊越始造大明曆天會五年即宋高宗建炎元年此金曆之始也其法不可考名既襲遠則法必襲之矣至大定間命趙知微重修大明曆遂終唐之世則大明之名亦終金之世也元初年用金大明曆至太宗時耶律楚材更造西征庚元曆東上之然不果頒用至元四年世祖始頒行萬年曆至後迺故授時曆夫以遼金元三代間位而曆名俱以大明履有義不甚改而名則改者今名不改者三代豈非間位夷狄適以啟大明之祚而授時之法又為我朝所用豈非先天而効其力耶

宋時宰相執帶三省樞密院事出使者移六部用劉六部移宰執帶三省樞密者及從官任使副移六部用申狀如此則論官不論衙門也本朝原無此制故無定式近日始有加銜者則盡依衙門不依官矣唐判有一條云楊州申江都縣人以五月五日於江

津競渡間設管絃有縣人王文身其父喪來預管絃并將錢物賭競渡因爭先遂打舟人臂折此與晉人易服入博場事相類雖為違禮然上尚以禮責下下尚知違禮為恥至於今士人且冒為之况細民乎唐錢塘迎清人孫戢死於海女媚容巡江哭以水設祭因而自投江水抱父屍出縣司以為純孝欲立碑州司不許乃禁媚容數日大府斷從縣此與曹娥事同而得不死更異然世人知有曹娥耳

大小蘇文章人品迥然不侔未可同道不必他論即同舉制科各上兩制諸公書大蘇懇懇言天下之務

元

小蘇自敘其學文之遠此科之設宜為大哉諒矣中有曰轍何自附於孟子然其所以泛觀天下之異說三代以來興亡治亂之際而皎然其有以折之者蓋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此與近世桑梓言孟子之道傳于我亦庶幾矣當時諸公深惡而欲斥之亦有以也

今人稱無恙曰無事其事舊矣東坡尺牘曰妹子小二娘四月十九日有事於定州有事謂卒也

東坡云昔之君子惟荆是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其隨不同其為隨一也自是千古名談我嘗言從楊體

論魏忠賢皆可使崔呈秀頌魏忠賢其間特立不撓及一意阿內如呈秀者俱不過數人耳故呈秀初亦嘗薦李三才而陳維新輩始論忠賢後頌之後又攻之一人而三變其說矣余又曰考選於乙丑都使考選於戊辰大率為正人之流矣故論文者當論其心術論其生平一時議論隨人正未可定其弊也從小人者必無君子從君子者不必皆君子然值其時亦有幸才矣但有幸值君子之時且不察而為小人之言又未幾而倉皇改口此真與維新輩千古同臭取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八終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九

石民某元儀止生著

子瞻與林子中牘曰忽見報當使高麗方喜得人又見解免何也。不知得請否。此本劣弟差遣遂為老兄作挽。然比公之還亦不患貧矣。可見此差宋時已為腴府。無怪近年錢謙益編修得同官劉鴻訓苦欲攘謙益讓之。至於泥首致謝。然鴻訓滿案竟付波臣。固知不貪亦不可計得也。

東坡答劉元忠牘云所要白雲居三字。不知足下自謂耶。抑為他人求也。既不識其人。便不欲寫。近日為人供書者無復有此想矣。每見市曹下賤俱有名人為半號書。蓋生不問其何人也。况不下字號者乎。古人慎而重即此可也。

近時章疏可厭無過於未後曰臣草疏已畢又聞云云此皆章合二事或其事已施行補牘為此借以支吾非實然也。即實然人臣入告苟非緊急何難一易稿耶。人無不厭之者余戲曰此亦有祖東坡尺牘每日寫書到此豈果實耶。眾為閤堂。

子瞻與章子平牘云某與丞相定交四十餘年中間出處稍異交情無增益也。每念斯言為之出涕。吾輩

交情幾增益者。只為人於出處欲與人異耶。嗟乎出處有定數矣。求異之子厚與受異之子瞻俱領海一行。自是尺為之。非人可強者。定交有幾人。忍作此事。古人豚魚可孚而我輩交知難格。子瞻與我當共悲千古也。

秦少游在處州嘗夢中作詞云山語雨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小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天橋轉碧。解卧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後竟客死藤州。可謂識國初莫肯出仕。每以糧長富戶老之。既而自見職以至諸生。俱嚴法徵之。逃竄毀傷。林連親

二

或曰此高皇用重典之故也。如解大紳所云種田諸戌。為分所固然耳。然宋太祖待士大夫寬寬何以子瞻曰昔者承五代之亂。天下學者凋喪。而仕益寡。雖有美材良士。猶溺於耕田養生之樂。不肯棄其鄉閭而効力於官事。當此之時。至調富民而為官。此其故何也。故知久亂之後。人不以進為榮。世運實然。不在人主寬嚴也。

蘇子瞻曰宰相日昃而不還。則百官莫不震悚盡力於王事。今閤臣入直大率然而諸司報謁。微逐無已。此一反也。

蘇子由曰古之權臣常合天下之事天下且相與事而不解則其勢不暇及我是收可以久居而不去今之庸相亦然此亦一反也

古民歲役二旬而不役者當歲輸絹六十尺大約尺帛值今銀三分亦是值今銀六錢也自兩稅法天子於無田者不可得而使今之丁銀起於人而不起田蓋兼兩者該之今田無可加而丁銀太賤此當斟酌損益之耳蓋南方太約每丁銀一錢北方九等三則多至五六錢此其最多者直抵古之下耳

宋時養兵多不唯兵而併力役之如挽車船築宮室

三

造城郭皆養人而為之名之曰兵今國家廢此法極得矣然以漕運以之役大工以之修造則仍三者也嗟乎今獎極矣近有收班軍之資以佐國用者又有賦軍田而廢祖軍者其意皆善但行得其道則利不得其道則重獎耳

姜源春卯之事蘇老泉嘗記論辨之詳矣而楊升庵復辨之判判不休義又無出於外者非踵而襲之者乃忘而吮吮耳此持博者必致之疎學者所當三思也

歐陽修非本論以辨佛其義誠無當然修之意欲漸

而易而未喜曰歐公此計可謂拙矣我不知其所謂不拙者何如必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廬而後快于心歟我以考亭之更拙也

賈誼過秦論曰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轅君滑樓綰翟景蘇厲樂毅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明制其兵夫蘇秦遊說之雄也而列之謀主以蘇厲之徒奉其謀而遊說而秦則合縱之謀所自出也樂毅將是戰功以云可矣而僅列之於遊說以殺之戰功在於齊而其為燕為趙合力而圖者以口舌而非

四

自將也然則孫臏之流何其獨書於將以其人專於將而非有謀說之事雖不與秦戰而六國之所以自強即秦之所以屈也賈子之言不苟哉嗚呼以陳平韓信之所不能兼者而殺龍兼之古稱管樂良有以也

永叔作五代史宦者傳論因有張承業賢聞也恐小人因而藉口入主因而傾心故通篇極論宦者之禍此良史材也

桓寬鹽鐵雜論極左文學而右桑弘羊然曰桑大夫當合時變推道術尚權利辟略小辯雖非正法然巨

儒宿學不能自解可謂博物通士矣此其極恥之中不沒其善而獨曰車丞相即周魯之烈當軸處中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若夫羣丞相御史不能正議以輔宰相成同類長阿行阿意苟合以說其上斗筭之人道說之徒何足算哉桓君此論可謂合于君子矣君子所深惡者容頭過身漫無可容事免而免事禁而禁是不當顯名而身實居下流此小人之尤也

至尊太上漢人皆以稱其君後以嫌太上皇故不復稱太上耳

昌黎有言曰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當時相體之尊可知矣葉福清每疲于應對曰今日宰相自序班以上無不送之門而三揖以別直恁宰相亦足以見古今也

裨官家言 武宗南巡舊都止督學察院以參贊喬公守不欲上居大內恐久留耳然以官署待車駕當時佞倖無蔓非之者理不可解按沈越新亭聞見紀曰聚寶門有抄沒內官宅改為總督府晝夜修整後駕至在內居僅已後屬工部提學聞人絀出賊罰買為察院其事始釋然矣是時上稱總督故以總

督府廉之則上喜而又為內官房則佞倖亦喜上居之耳故事不求其詳則于理必礙也

正德庚辰正月 武宗在南京迎春是時有迎春該云倡家却逐浮屠行猪胞拋打選携手黃冠亦共師尼遊假情相誑為配偶可發一笑又聖駕將至京先選寡婦尼姑伺候遂多嫁去內臣又選教坊倡婦千人聚於上元東內臣空宅內每夏蒸為疫癘死者幾盡兩事俱倡苦耳他皆得志也

永叔作老泉誌銘曰職方君三子曰濬曰漢皆以文學舉進士而君獨不喜學于園作職方誌銘曰二子

曰漢曰洵竟不及濬何也即濬早至然已舉進士何得略之此子固大謬

歐宋修唐書時同時梅聖俞有唐載二十六卷孫甫有唐史記七十五卷必有異同今不得見矣

宋時以唐勅改官故不求唐勅者輒不改然非職事官也雖名官而無異于勅陪故人易以此為怯耳然上待下自求勸而後勸非法之平也

樊宗師官至諫議大夫祖澤官至右僕射父泳官至試大理評事三世皆以軍謀堪將帥料策上第則直是世將耳晚唐學詩者推宗師為一祖韓昌黎推其

文曰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矣

尹師魯在渭州將吏有違其節度者欲按軍法斬之而不果其後吏至京師上書頌師魯以公使錢貲部將以至貶死近日高陽公兩值此事其人無可指摘遂誣身以賄解嗟乎殷鑒不遠奈何忽之

唐時郡縣吏皆會食一堂蓋有食本錢以權其贏此法最善今惟正衙得食於官而又出於庫吏是教庫吏以盜也嗟乎

夏侯湛東方朔畫贊稱其經脈藥石之藝蘇軾稱秦觀於王安石亦稱精於醫藥古人最高此故以形之

嘆賞然二公皆不以此名世賢者固未可盡測也

說者以王陵母邱儉諸葛誕皆晉之忠臣陳壽不宜微詆阿世然實不然其傳詳曰王陵風節格尚母邱儉才識拔幹諸葛誕嚴毅威重鍾會精練策數咸以顯名致茲榮任而皆心大志遠不處禍難變如發機宗族塗地豈不謬惑耶此正當晉時歟為此評後世史官所不能也何以病壽耶

周終於秦而始叛周者徐王偃曰皆伯翳之後異哉豈姓當迭興天固久有定序耶

袁宏贊孔明之標格風流此四字下在此老身上微

達高妙

古之井田人授百畝然古之六尺為步止當今之四尺古以百步為畝今則二百四十步為畝則今之一畝正古之三畝耳如此方可行故考古而不求其實何啻徑庭乎

今水旱蝗災禱以神禮也酬之以牲宰酒醴雖人情乎嘗疑失神之職神當不致故偶請唐司空圖移雨神文略曰天以神乳育百苗穀必時既豐然後民相率以勞神之勤於事而祀焉今始怯其施以愁疲民是神忘天之職也必希民之求而遂應是神玩天之

權也既應而俾民輸怨於天歸惠於己是神攘天之德也假曰非吾所得顯然知民之情而不時請於上是亦徒偶於位此愚之所以惑也其言深得我然也雖然非私言也周禮大蜡而黜其水旱之社稷殆合是歟

古稱工之聖曰公輸班王爾今蒙夫毀齒皆知班學士博聞或不知爾豈非有幸不幸乎

歐陽公金石錄婦人之書唯唐房璿妻高氏書安公美政頌一篇而已非能書者盡此也婦人書貞珉者寡耳

蘇長公曰。今世稱善草書者。或不善真行者。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其言美矣。然公所最喜者。顏真卿楊凝式之書。而凝式不能真書何也。蓋所謂能者在通。其意若其有工有不工。自在習耳。故善書者。必當旁通篆隸。子瞻不能篆隸。何以能真行也。如以立行走。則既立必然行。既行必能走。使學其而不學行。學行而不學草。能自工乎。故立言不可率易。

蘇軾論諸遂良曰。河南固忠臣。但有諧殺劉洎一事。使人快然。然余嘗考其實。恐劉洎末年福愈。實有伊霍之語。非諧也。若不然。馬周明其無此語。太宗猶誅洎。而不問周何哉。此理甚明。而謠本有以猶為獨便。陷殺子瞻矣。陸龜蒙有句曰。耕耨間之資。嘯咏性最便。二語大有味在。間資可以類堂。

國子學之稱久矣。獨元魏明元時。改國子為中書學。至太和中。始改中書學為國子學。中書學。字面人幾不識矣。今自天子釋奠外。歲遣大學士主祭。亦中書學遺意也。

京師學徒之盛。如東漢太初間。三萬餘生。莫以過矣。

其最希寡。如北魏正光間。始置國子生三十六人。至永熙中。復置七十二人。及遷都於洛。又止三十六人矣。

李延壽敘北魏儒述。謂入閭里之內。乞食為資。總桑梓之陰。動逾十數。燕趙之俗。此衆尤甚。嗟以悲歌慷慨。而遽至此。豈堪永歎。迺世猶徇跡。棄真重儒。職伏亦不深思之耳。

歐陽修謂唐高宗武后時。諸王駙馬皆得領祭酒。惟判祥瑞崇三牘。即罷。即今諸司開印。必捏造陞授官。員事也。此陋習非一日矣。

鄭樵謂舊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諸衆解用十數句。解不盡。曾見作者說曰。刑故無刑小。宥過無宥大。只添二字。而辭意明白。不用解理。而理自明。然細釋經文。自是今集傳所云。故者雖小。必刑。過者雖大。必宥。為是夾深之言。尚說夢也。

暇老齋雜記卷之二十九 終

暇老齋雜記卷之三十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宋時諸公集中有放隊勾劇致詞等詩文此今戲劇開場之真祖也永叔集中有五方老人祝壽文此與今八仙慶壽同一格矣

宋時設醮佛會皆用三七人見於青祠齋文可考今不聞矣

宋時二氏為國祈禳其會甚夥至龍圖天章寶文等閣藏御製之所也亦閣道場祈雪每到夏時各寺觀有保夏道場可謂密矣

管夷吾諡敬而後不稱諡史記亦略之夫人臣功名如夷吾可矣今諡不重諡謬也

宋人自諸儒外其大概意見尚不薄漢故以頃主每云流大漢之豎義今無其語矣諡曰甚去實愈遠宋之待下厚然必官於朝始得贈封其先今外吏亦得之恩溥矣然嘉靖前外吏亦甚難得今則濫矣濫則不知感不知感則不勤

宋王絳字敦素會稽人也為御史提舉廣南市舶夷人大說謂之金珠御史貴之也見范文正所作墓誌此事頗癖而字面頗雋

蘇長公在杭州曾建運水之法蓋運井水暗從地中流出至惠州復欲以竹管運泉水二十里入城今山中亦尚有井一舍之外有井焉陶出為筒導入於城復五里一穴以濟行人之渴此實可法而行者

宋陳良器為衡州以稱病不自祭炎帝罷官宋時尚知事神為有司之大務也今亡矣夫

宋幕府中有隨行指使即今聽用官也故韓魏公祭歐陽公遣三班奉職隨行指使李珪即今以衛所官聽用者

范雎受辱於魏欲假秦以報之此念未嘗終飯忘也即說秦昭王以親魏及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從聞命矣雎之卑辭厚幣魏之所不從也割地以賂秦亦不能為也故先說此二說以堅昭王不然一人進曰張祿先生者范雎也自欲假秦報魏耳交未深功未見信不足而市去矣嗟乎此非後人所知也

古之人主好才而耳目廣者前有漢武帝後有唐武

后耳倪寬為年史於廷尉廷尉張湯不知之使視北地畜數年矣一旦奇其所為奏以為掾上即問曰前奏非俗吏所及誰為之者湯言倪寬上曰吾聞之久矣何自為上久聞之乎士何幸生斯世

范曄作王丹傳曰家累千金隱居養志非深於世者不能為此言

范史雲陳仲弓碑皆出蔡中郎手于今觀之似亦無缺辭而中郎自以無愧者唯郭有道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因文以求人不知因人以立文者之真初也然則文之益于人夫矣以二君子尚藉此焉而况他人乎

唐之金吾衛大將軍非今之大將軍也然每自列公而拜亦慕尊矣揚燕奇聞關千里感動肅宗以布衣而驟得之亦奇矣哉然此其官耳職則十五遷而始至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則今之巡撫中軍生營也而爵則已清遠郡王矣此唐時中葉以後官制之滋濫也

今之斥削似甚于唐宋貶誠然唐宋貶誠名在刑書家屬不得留長安有司驅遣安見其不甚乎本朝本立法于寬而近以漸苛矣非祖宗深意也

夫子刪詩書定禮樂所作者春秋而已自秦滅文籍至漢除挾書之律及武帝敦儒業重文章宇宙久閱之輝鬱鬱煌煌故凡異才者皆思有作述小者則自成一家宗莊周孟軻荀況之例而文者使欲上祖夫子以成一經而見自春秋而秦數百年之事不可無紀也且見夫子亦無他作而止以紀事為書則雖紀而作其唯斯乎改相如封禪書曰願陛下因繙紳先生之東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采錯事猶兼正列其義拔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擴之無窮此大史公所以為史記自以為五百年之運繼春秋而出也斯志也豈特遷為然哉時使之也左氏無師明其說昌于啖趙而鄭夾添作辨以張之所論入端亦自鑿鑿特以左氏之左師辰將以公乘馬而歸按三代時有車戰無騎兵惟蘇秦合從六國始有車千乘騎萬匹之語今左氏引之是左氏為六國人在蘇秦之後明驗矣其言可謂固而陋兒童所不屑為也

夏正之說諸儒聚訟久矣獨張敷言曰諸儒之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過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改者過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可謂切中膏肓諸公地下

聞之亦必為之掩面嗟乎儒者坐此弊多矣豈特夏
正哉故曰小儒曰曲儒

咬助以左氏敘事雖多釋意殊少不知左氏書經自
經而傳自傳杜元凱始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見
於其敘可考則其意厚自爭行非可以此書之也
公穀鄒夾四氏並傳春秋公穀初亦口傳非如左氏
筆錄然鄒氏無師夾氏有師無書故其說不傳嗟乎
豈非幸不幸哉寂寞可憐至著書極矣亦有命存焉
君子甯不悲乎甯不懼乎

公羊本齊學有以為名亦者有以為子夏弟子考有

以為漢初經師者穀梁本晉學有以為名高者有以
為名低者有以為秦孝公時人者說者又以公羊載
樂正子之視疾則必在樂正子之後穀梁載子之
語則或出於漢夫二子之於古今尚影響之聞而欲
執其口授之書以斷聖人之意與程胡諸公生千百
年之後以意為猜說鬼說夢亦復何異而攻守異途
聚訟無已何見之陋也故我著春秋論頗自負千古
隻見

見聞雜錄載正德初年兩京承弘治以來物價猪肉
斤值七八錢牛肉斤值四五錢水鷄以斤為束亦值

四五錢嗚呼豈非孝宗至治之象哉至余幼時所
見物價今大約倍之或五之南北萬里皆然豈口繁
耶亦不當煩益即如戊申浙中大水來不過一兩戊
辰全熟而至一兩四錢殆不可解無它此龍微耶
學校之制三代以後未有儒於本朝者也升堂會食
齋舍業課法至善也今一廢盡廢矣然考聞見雜錄
應天學規環於嘉二十年後嗟乎苟能復之猶不遠
也嗚呼

三考黜陟幽明非專榮進之地宋法以磨勘轉官故
士大夫每以不求磨勘為高本朝限以日月一革
此弊故雖政府六卿者核之日亦必素服待罪近時
大臣有擢無黜每以遲迴而庶僚亦有過期考皆不
知祖宗立法之意者也

宋時功令曰一應京朝官在任未滿不因公事朝廷
非時移替在任不曾磨勘轉官者後來同計及三周
年不不到闕在任并與磨勘者此總論京朝官較之
今論品者似寬然今覃恩京朝官每不及三年則封
贈則又寬於宋矣轉官之日即與應得誥命此唯輔
臣得此殊恩今亦推廣之矣
宋時官小不至大夫不得致仕此何說也本朝無間

崇卑及格及未及格而頗者俱聽賢恬優老法至
國朝兵制尚質其將帥皆以所統戶數名故有百千
萬戶三等其符節有金銀虎符三等又於百千之間
置總把千萬之間置總管以為選拜旌賞之漸其許
佩符節子孫襲職二事則唯將帥得之故將帥在今
為美官而至佩虎符則又為最貴矣此見劉靜修集
較之元史為詳明多矣亦一代之制不可不了也
元官制有異據總管府總管雖夷狄不足論然時已
主中國矣足發一笑也

劉靜修丁丑五月二十八日晨起書事詩曰蒼星

上

明河三月麗東方兩月忽散落一月留中央下有五
星連西近東少張仰面東北隅流星墜綠芒誰今月
有燦艷搖及吾牕須臾日東生有星環四旁一星當
日中仰視搖晶光自北忽西旋老陽已榆桑西北雲
一絲翠暈揭清芳嫩雲生碧蘇得句聲琅琅俄見雲
有魚其大大許長大繩紛繞之昂然無飛揚呼友與
共觀此境已茫茫靈樞夢為病周官夢為祥寤言札
諸聞庸侯知者詳此亦可稱異夢矣

劉文靖本生於北方則中華者其故國耳律以人臣
不二君之義悞矣即華夷之辨聖人亦不為生於夷

老立論也至於有道無道論則殘宋荒濁較之元初
更甚矣然其終身不仕自是格外高節我嘗況之陶
靖節然與靖節實不倫也後世為之辭者曰渡江一
賦自其少年作耳余以文靖不欲亡宋之意全見此
文前後雖敘取宋之意而中間言宋之不易取極其
鋪張此正諷諫之義而作賦者之體耳庸人那得必
劉文靖故學一篇既不凡遠又不迂闊初學宜於此
求之可自得師矣中間唯敘詩一段略須商量及元
後詩文宜入羅耳稍剛定之以惠來學來者之責也
今人云脚力古人云氣力氣力二字有味

入

河圖之說紛紛多矣獨劉夢吉云義理人心之所同
不必托之異人異書而後神義理天下之公器得之
方外之書亦不當為之諱也卓哉言乎
漢官儀三老五更取男女全具者宋故事民百歲男
子官婦人封仕而父母年九十官封如民百歲
古今不拘禮昧者拘之如神不坐地而簾簾前陳先
儒有旬旬就食之疑甚至神已南而而拜或西向更
可發一笑也

鄭伯謀太守經國書根底用禮斟酌古今大有可採
其云累朝制國用漢初用計相之為得亦合事機其

云宣帝之始韓延守東郡放散官錢千餘萬是時蕭望之為御史大夫即譴御史詔問自秦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豈自計相罷後御史大夫總領天下之財計耶是未可知也此說則非漢之御史與今之御史正等糾察內外諸事故無所不問非領則計也

西夏之事韓范原不滿於胸中然其心力亦止能如此矣仁宗決攻守策文正以兩策上而其所為攻者不過曰于賊界侵入漢地中如金湯白豹渡橋三寨大為城塞以援其地漸為逼之之勢耳則今自王在

九

晉撤回漸開關外以為守而已即宋攻之之策矣李卓吾不欲以相許此公而甯許其將我則甯許其相而不許其將也

宋太子賓客謝濤臨終夢中詩曰百年奇特幾張紙千古英雄一窖塵可稱名句惜後二語曰惟有炳然周孔教至今仁義漫生民未悟周孔亦在紙塵中耳李衛公德裕平生有一品集姑臧集西南備邊錄就屠錄御臣要略伐叛志窮愁志宋人有錢某者求徐公遺文曰一品拾遺今所行者惟一品集耳公經潛之略反遺忘多矣此公遺才真可與樂敵李唐將略

惟兩李衛公而已

余嘗疑王叔文亦奇士也所持亦未大謬而史筆似乎不宜然前輩罕有為此論者獨范文正顯叔文以藝進東宮人望素輕然傳稱知書好論道理為太子所信順宗即位遂見用劉禹錫等決事禁中及議罷中人兵權悟俱文珍輩絕韋臯私議欲斬劉聞其意非忠乎韋衡之會順宗病篤韋臯搗太子意請監國而誅叔文憲宗嘉臯之謀而行內禪故當朝左右謂之孽人者豈復見雪唐書無駁因其成敗而書之無所裁正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韓退之欲作唐之一

二

經誅叔說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豈有意於諸君子乎若文正者可與高論矣

宋慶歷時始詔天下建郡縣之學然其材尚出於諸生今天子建學以教育諸生常以已費加革豈為過乎

服老齋雜記卷之三十一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進士及策進士出身謂之賜者原係特恩不限於處對故唐宋此途極廣人亦不以為疑本朝惟洪熙監國時特賜宣聖後裔會試副持孔爵遂為盛典夫必禮部之所取而後賜進士禮部之所選者雖對策不成章亦無不賜安在其為特典而稱賜耶

宋制凡斷獄出入而科罪者以下吏為首長官為從當時有非之者然當時司法孔目尚得執法以與上官爭今畫案之胥吏而郡之節推亦自為閭理而無有事太守之失者矣冤濫愈多官長告行而無忌未有甚于此時者也此不特行法非人而本朝於此一洵原覺疎耶

宋時贈典隆而封典尚薄如田况為陝西宣撫副使而父紹原自有官至是以于恩始得授太子右衛率府率是也然得瓊林苑金明苑以便子養不若今必罷官而始就封

宋制廣文館開封府所薦士有與主試親嫌者別試太常此法良善近年為主司絀舉人致鬱鬱死者數人嗟乎此聖世所矜也

宋時蔭法有因其人所業而加之者如上官融乃廣文館所舉進士第一人也此即今之鄉試中式舉人明季春禮部較天下之士別試太常復中第一此蓋以親嫌故不試禮部耳實南宮中選即今之會試中式舉人也未幾丁父光祿之憂此殿試也朝庭錄光祿之後賜同學究出身蓋不得賜進士而賜學究者當時所出身不同皆自一榜而出故多至五百餘人而進士無幾也服除授信州貴溪縣主簿是即其學究資格授官非復如他蔭子之授廣郎太祝之類也此法亦似可改行如舉人應承蔭者即優與京職

如司務一官舊時舉人原可以初授得之者以與舉人之應蔭者即算一蔭其自歲貢者即與國學官亦算一蔭似乎主恩不致虛而人情亦甚願也宋文憲洪武正韻序曰古者之韻惟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南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橫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真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斯言也非潛漢之言也鄭夾漈之言也當沈約時七音未入於中國至周武帝時龜茲人蘇祇婆從突厥入中國鄭悻從而習之著書二十餘篇蘇夔何妥牛弘等取之尚不得行至復世始漸顯耳約之不能知

七音固其所也。獨怪源知為此言而所為正韻者亦全不顧七音之旨。致高帝既頒行而復疑遂于車書一統之日而其書終不行何也。至謂古者之音惟取諸協故無不相通此言亦非也。古人七音之法原非中國亡而外夷有者。獨秦火之後自畏七耳故古書之協音原合於七音之旨。如以協而已則可以意為之并韻學亦可不設矣。

范文正自來稱為名相近世李贊列之於大將蓋不足其相業也。余以西夏之事終於苟耳。韓范之功俱未可稱而范一意主招尤為失策更未可等諸名將。

但其梗槩卓然人不得不敬且畏之者直其氣節忠誠真古人所如。陸州之恥為伏閣論廢后事也。既已貶矣乃陸州謝上表復詳論其事其辭愈切至引漢武漢宣魏文唐高之事於漢則曰西漢之祚由此傾微於魏則曰有反報之歟於唐則曰後來之禍一不蓋此人之所難也。耀州之誦謂不宜遣虜主書也幾至殺身之禍却於謝上之表亦更極言利害主謂臣前所措置於此二者並未有效。潤州饒州二表無不侃侃晏元獻其舉主也以其論皇帝不應前殿拜母后稍為寒心即遣書極言不少貶此段浩然

之氣非有養者不能直是此公德勝功耳。

宋時戍士甚驕如宣撫使所到必有特事恩澤近日遼事便復蹈此吁此豈可立國哉。

宋時百姓至有為天子作感恩道場者。禮犯分亦至於此則郡守必為主上放生祝壽更不足異矣本朝一洗此陋習亦一快也。

北宋時即傳契丹造舟安輪遇陸可截遇川可濟究竟至今王六百年未見有此制也。近日亦有言之終不能為即舟之有輪亦以激水行舟耳非能陸行也。王驥自是一奇材但時與王振不能為異蓋封疆之臣實未可責以經綏之節也不然孰為成天下之大務者當時訓導詹英論其行師無紀律書生之見未必有當。倉州良史才也乃亦信之以之銜靖遠嗟乎威竇越既甚悞于直驥復林連于振且使本朝無全人而後可試觀古之稱名將者畫律以此幾人免乎亦不怨也已。

世祿一途唐宋以來漸細至我朝極矣然無如其人每不稱何近世如黃綰以任子亞大宗伯歷官詞林雖以大禮事過主然文章學業皆楚楚一時乃晚為臺省所攻遂于省判盡忠報國四字下南京法司覆

勤嗟乎何其自暴也

咸化二十年都察院經歷李幾言邊事下錦衣獄調漢陽通判弘治元年復言兵降曲靖衛知事十年復上疏得為都察院照磨贊畫大同總兵神英第十五年遷鄖陽府同知不肯行明年復上疏部覆得俟西北邊兵備員缺推補正德四年以俟缺兵備會事復兵致間住八年又上疏部覆仍放回實錄稱其製全身鐵甲工部鑄而俾試之行數步輒仆弇州謂其至正德八年且八十矣而氣不少衰其為壯士為人妖未可測也余嘗考其所著書雖已不傳然其所言圖

牌不如立擒確乎知兵者之語箭為連珠砲貴輪放驢驛駝砲之類今皆用之未可易其人也東史筆者盡庸妄人其言亦安可盡信乎

王弼州以天帥有功宜加伯爵而不宜加師保其說是也然以歸咎于嘉靖間不宜加周尚之等始非也阿魯台當永樂時曾加太師于王爵之上猶曰羈縻之也至金忠封忠勇王典兵京塞而加太保太子太保等官久以加降虜矣况將帥乎

自漢以下丞相稱本官者不數數也其所云尚書中書門下三省俱非真相也以其職為相致相之耳本

朝真稱丞相而復罷之後以閣臣調旨撰制勅遂行宰相之事近雖避其名而實舉其職亦猶古三省之為宰相耳然唐宰相已帶集賢昭文等殿學則殿閣學之稱相亦非始於本朝也然亦有為殿閣學而不得稱相者以不調旨也洪武時無論已洪熙時之權謹是已陳山復調出教內使亦其倫也有撰制勅而不稱相者如吳寬等是已如此則臺憲夏原吉于宣德時俱經部格以師保入備顧問計議朝廷即家調旨革制勅則雖不帶閣銜而實宰相也即古帶平章軍國事而不帶三省銜者耳論次國朝大臣二公當

從相例

內閣之職同於古相而所不同者主要擬而不身出與事也如高公拱之兼掌吏部趙公貞吉之兼掌都察院近日孫公承宗兼掌兵部俱出而啟事入而調旨然惟高為首相二公皆非也事宰雖重然猶列然兩署獨天順間令徐公有貞者察方而嘉靖間命李公本分別尚書至大小九卿去留張公璵奉勅肅清百察近日韓公爌分別逆黨則政自閣出矣然張公權掌都察院事李公國冢掌李公默得罪去亦未可全謂之政出於閣也政出於閣者獨前武功與今論

州耳

內閣出為六卿者皆不帶閣銜即出將如楊公一清自家起政兵部尚書左都御史總督三邊奉詔而出聞九邊如瞿公榮亦改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唯華蓋殿大學士張公英以原官掌南京吏部然誥之也近日文淵閣大學士孫公承宗則亦以原官督理遼薊津登軍務自遼累官至少師中樞殿則出將入相者本朝惟中山高陽二公而已然中山帶相銜而實不與機務則又似高陽獨也

英宗女重慶公主下嫁鴻臚寺卿周顥子璟

憲宗女仁和公主下嫁尚寶司卿齊佑子世英顯佑各選一官帶俸不任事近日光宗公主下嫁四美館序班輩豫子永固輝遂職加至尚寶司卿而無帶俸不辦事之說

駙馬未有加三公者其始於今之侯拱宸手嘉靖中崔元之加太傅也自京山侯也非都尉也

提學之設始於景泰時然太祖已命駙馬都尉梅殷提督山東學校則不始於此也

洪武中光祿自卿以下士人內官庖役相兼為之永樂中命上林監官悉內官文臣兼任今則否然皆以

內官提督之何如泰任之為使也

以孝子舉授官者洪武中李德成永樂中權謹皆得光祿署丞後德成遷陝西右叅政至右布政使權謹遷文華殿大學士普王勣為大樂令遂為清職今之光祿署丞豈應授官耶乎

保母之崇非先王之制也即中季亦自陸令萱等一二人而外不多見尊崇乃國朝則封夫人而永樂之保母賢順夫人馮氏夫王忠贈左都督益恭璩洪熙之衛聖夫人楊氏蔣廷封進封保昌伯諡莊靖此作法於涼矣又何怪天啟之奉聖夫人客氏子官俱累都督也當嘉廟大漸時端旨欲得某士為霍維華所阻僅得兩錦衣指揮使使當時有以保昌例告之者不得而阻矣

都察院之權不知近代何故漸失如刑獄正德中有都察院不經刑部者已嘗志之矣又舉一事言之如正德四年戶部郎中劉鐸以上書罰運遼東米千石又賄補范瀾草束舉家因繫本身杖比百日不能償上疏哀懇乞充齋膳徒夫或炒鐵煎鹽下都察院查釋前罪降級外任送夫部尚書張綏言其才守改降監察御史如在今日此事不下法司則下部院未有

都察院專之者矣。一錄部院即以部為主此其權大異昔日非祖宗設都察院之本意也。

余嘗論漢錢重以入之准銀一錢不特新莽時為然試以遷史考之其言更有據如貨殖傳云封者食租稅率戶三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夫二十萬亦所值不過二千五百兩耳漢時中二千石便實得米二千石則千戶列侯得二千五百兩庶可相比此如錢更賤則所值幾何若曰是緡數則又無戶出二百緡之理證此更無疑矣。

荆川稗編原名雜編其自為序可考後先王父虎門

書

九

先生搜其遺編止得十之七耳世父康伯公刻之名曰稗編先王父之序亦曰後更名稗編而已是出荆川否亦不明言然按稗官之義本於劉歆其曰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出於史官陰陽者流出於羲和之官法家者流出於理官名家者流出於禮官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官縱橫家流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出於議官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小說家流出於稗官街談巷議道聽塗說之所造也則今野史正其倫類如太平廣記亦尚近之若荆川稗編所載或出正史或以翼經與野史絕不相類與

歆所云雜家者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則此書當名為雜編不當名為稗編也歆所稱出於何官亦聽言之然皆有理獨謂道出於史墨出於清廟稍似扣耳房中之說久矣雖黃帝素女之言不可徵然劉歆較書列於醫之後神仙之先則其說亦非後世人所能創也歆曰先王制外樂以禁內情此樂即哀樂之樂非禮樂之樂其言甚微通此意而拘儒疑文王御妃一夕九女之為荒淫可以破矣。

服老齋雜記卷之三十一終

服老齊雜記卷之三十二

石民茅元儀止生著

緯書極盛於漢衰於六季至於今幾亡矣所餘者春秋元命苞等數種耳當時崇奉之興加於經則誠過矣然謂之曰緯則其義原次於經雖穿鑿附會者不少然去古不遠傳古之學尚不泯如河圖洛書者策等皆緯之所載也今崇信之則其間可信而泯泯者亦多矣此亦古來第一可嘆事

晦庵嘗言道家祀昊天上帝為非且謂釋老之學盡當毀廢縱使不能盡去則老氏之學自當自祀其老

子闕尹莊列之徒以及安期生魏伯陽輩而不當使

道家頂之陳後山亦言漢兩劉較中秘書為七略其

一

故方伎則有神仙諸子則有道家而老莊並焉天地神祇之靈百神又皆出諸禮官而今之為道者合而有之蓋以符咒法錄捕使鬼物皆老氏所不道此二說皆有理余以釋老二氏之學必不能廢道家之祀天使鬼亦任其為之而獨國家祀典自兩郊下至百神自當領之禮官別擇儒者為之何至使神樂觀樂舞生器之因以累資至大官而儒者竟不知祀典倪首問之蓋唐宋尚有禮出身猶存其意而今則絕

然矣此未可謂非高帝千慮之一失也何怪世廟方興禮樂而即流於齋醮乎

虞書禮於六宗其說最不同或謂天地四方或謂又皇大帝及五帝或以為五官或以為四望或以為蜡之百物或以為天宗三地宗三或以為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以為卦之六子皆臆說也至卦之六子則更謬矣考序取孔叢子王肅之說以為寒暑日月水旱然按之於理亦大謬惟本朝王康謂舜攝位告祭類於上帝及望於山川偏於羣神矣惟不告祭於地祇意六宗謂地祇也蓋六為地數宗尊也且序其次地祇正當在上帝之後山川羣神之上斯言實為至富不易可以翼經且可以破合郊者謂舉上帝可以包地之說此言雖出於晉虞喜然喜謂地有五宗大社象之其總五為一成六為地數反支離耳

天啟甲子七月五星聚張在晨故不見此余所目觀者按湘山野錄曰景德四年司天判監史序奏今年太歲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五星當聚周分既而重奏臣尋推得五星自閏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按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

使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未有也。但恐今夜五星皆伏，真宗親御禁臺以俟之。果遣旦不見大赦天下，加序一官，羣臣表賀。嗟乎，君好矯誣而臣又佞諛，未有如先之甚者也。星近太陽，自然不見。甘氏所云，正以見為變耳。序久知其不見，妄故作兩次言之，而又致疑焉，以真宗好為天書矯誣之事也。舉朝之臣，豈盡愚至是哉？蓋貪大致恩澤耳。

唐荆川順之出視江南北師，此時一職方郎，然與南兵部者止平行用。告見其續集中，此亦行移中一故實也。

胡亥慙宗憲於江南，建非常之功，而卒以譏死。今士大夫以及田畯紅女，皆能誦其功，然其閭閻弛張之微，莫能言者。即間有傳其遺事高者，其制到擒送妙計雄略，下者其跡跡不羈，豪酒縱氣，至於精神之微，必先鹿門先生知之，深惜當時不及為作一傳，使千古之下，不能想見其概。宋平涵少師國祿嘗以屬余，畢先人之志，照見唐凝庵太常崔微補世編中已有

一傳，功次已得大半，但未詳其運用耳。照精神之微，縱余操觚，亦未能以意摹，後讀唐荆川先生順之與

公書曰：人之相與，情既則衰，而貌展則開。僕與公杯酒間，或始焉儼色莊語，而繼之慷慨高歌，提劍起舞，以寄其跌蕩之氣。或始焉寬綽戲謔，博舉雜物以為權，而卒儼然以相別。又曰：公向言一面笑一面哭，緣做得總督，此處認真不得，做假不得。即此數語可見公一斑，惜乎余八歲，即不及事先王父，以盡聞其禁耳。

著書固不論人，然亦有大奇者。如太樂主燕宋教坊色長張俱所著，其語頗精微。近日南奇藝士乃內堅劉若愚著於賈城中，其論內者與故宮殿制度名額

皆異，日可備正史，固不可以人廢言也。

古人之娶，必有姪娣，故稱繼室。繼室不比夫人，今再娶謂之繼室，而妾者其家者反不稱繼室，皆非也。

司馬遷飲謚法歸之周公，然周公所身事者成王也，王之崩妾公薨未幾而諡，諡田成成者，諡法所不載也，是足信乎。

舜巡四岳，首同律度量衡。孔子論治曰：謹權量，今之為論者曰：物從其宜，價因其值，何屑屑於此。其言亦自可聽。然近見雨事一則，遼東之斗以十八升率，燕廷鄒為經略，欲以求軍之饗，命所司照市斗散夫以

漕斗微之以市斗散之其可行乎上下室礙軍固以
器幾成大釁相頌於朝一則遠東米豆汙于畿內畿
內斗有十六升有十三四升者蓋向微折色而無本
色故民絕不知漕斗有司墨者以市斛微之糴之以
漕斛斛如是者不啻十九民大受弊故知先王先聖
之意遠也

司馬遷以太史而腐然當是時太初歷成詔謁者淳
于陵梁復履太初曆晦朔望皆最密日月如今壁
五星如連珠陵梁奏朕遂用之不知陵梁亦自太史
腐也腐而習曆耶我太祖精於天象故設內臺

至今用中人掌之皆初習其業今所占詳於外其
所云合璧連珠者謂以曆法推至曆元則然以此見
其密而是年亦在甲寅故以甲寅為大初此說為長
有謂太初元年合璧連珠者妄也無論推算不合果
爾亦人盡暗之何待陵梁復莫耶

太初曆既成二十七年太史令張壽王爭之詔使主
曆使者鮮于妄人詰問不服迺與雜候三年言皆疎
闊動大不敬有詔勿動復候之又如再前動死更赦
勿動詎謗益甚竟以下獄蓋經三十六歲而太初曆
是非始定壽王之術不如鄧平等明矣然其曰安得

五家曆此至言也古聖之曆必不疎闊如所得顛頭
等曆至曰魯曆則周公身相周而自判之更妄矣壽
王之言不可廢也

唐人作詩即有平格半格見于元白長慶集其一依
平仄為異見于沈括筆談至宋人作詞則即用填法
矣填法者因其平仄不可移易其有移易者亦必諸
之所可移易者也尋其長短不可更動其可更動者
必其自譜之所可更動者也即沈括所云隋唐以降
鄭譯諸儒以臆更作使夫清廟之歌徒諧里耳高下
混淆紛亂無統於雅頌之風微矣獨太樂署所掌十

七宮調以不隸太常故樂官得以世守之而不敢易
但撰詞長短不齊各限以平仄為一定之制學士大
夫有作亦必尋其制為之謂之新樂府推原其始黃
鍾宮諸曲當如四牡之于鹿鳴無射清商諸曲當如
蕩章之于閨雅起調畢曲之律同其逗迴曲折不必
盡同也由此觀之則當時填詞應有全譜不若今所
傳之譜因所有而敘次之半闕不備亦不能名其同
何律何詞也宋初如此則唐宋五代為詞者亦必如
此矣但宋人亦頗製詞而自名之亦得之全譜故知
音者得變而為之即括所云逗迴曲折不必盡同也

當時王荊公亦曰：先有詞而後以律度為曲，是聲依詠，若先定律而後以詞填實之，則是詠依聲也。張橫渠亦曰：古樂決非先定腔，非深知樂者，烏能與此？皆此意也。然當時能自為者，亦寡矣。今不知其原而徒向字句填之，誠無意味。然按曲譜，尚分律調而據其義，則亦曰首尾二句，用此調之音耳。如此所謂詞者，亦如此耳。字句長短平仄之說，何以必須譜也？無論三百篇之聲歌不傳於今，即今樂之詞曲，亦無有知其源者，此吾輩之大恥也。

近自徐宗伯先徵治曆引：高皇用曰：回曆故事蓋

實不始於高皇也。唐志：九執曆者，出於西域。開元六年，詔太史監翟善誠達譯之。此其肇也。

人知楚有洞庭湖，吳有洞庭山，不知溫縣尚有洞庭水，蓋出於縣之北山，西過潁水，縣南又到晉陽縣南，西入於汾，出晉水，下口者也。如此，則吳楚晉皆有洞庭矣。洞庭水見桑欽水經。

神有平水王者，姓周氏，名凱，字公生，晉人。宋真宗澶州之役，高瓊奉車駕過河，幸北城，天際見力士數萬，旌旗上髻髯有平水王字，膚懼請盟而退。如此，則某公之功當歸神矣。何怪乎異日真宗崇奉天書哉！即

其崇奉天書亦必為人所惑，因前微而離信之。夫文以神道設教，如史所記欽若之計也。雖然，吾又徒之賜王文正珠而成天書，則詎也非惑也哉！且疑平水王之說亦神道設教之一端也。

元儒淵穎先生吳萊者，謂古之職學，專尚音律，必欲官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唯司馬相如、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此說亦賦家前次所未有也。

名山經載五千三百七十山，其神有龍身而為足者，有虎身而為足者，有身如蛇而為尾者，有身如蛇而為尾者。

虎蓋者，雖謂說難微，而余以為理之必然也。夫神陰也，人與獸俱陽也，陰以配陽，則凡陽者皆可肖。何必盡肖人乎？且人之初有身，首蛇身者矣。況於神乎？國朝律令，有不居公署之禁，每疑之。豈有行之者耶？按宋潛溪書白衛州事，謂每旦徒行入府署，野夫不識，與爭道，則勝國以為固然也。改考事不可不用。自諸局廢而諸學不明矣。此唐末即然。然勝國之初，諸儒尚以諸諸學為長。至于今而者，然絕矣。然其不得，不絕也。亦勢也。蓋日愈遠，言愈荒，而不足信。屢言之如嚼蠟，強人以無味，人不能棄涎也。宋文憲深于

諸者也其為張氏諸序者四而則曰少昊五揮為弓
正賜姓為張而則曰張以字為氏出于晉之公族有
解張者其字曰張侯故晉國世有張氏而少昊之說
非也一人而其言矛盾若此豈非以世遠學荒乎故
曰勢也

元制閭里有出為句讀師者亦必從所隸屬陳武經
義弗悖於理者始聽此法最善今為句讀師者率不
能句讀有朝為賤工暮為人師亦有髮且未燥尚不
堪為弟子者其悞人蒙養不淺矣此法當採而行之
蓋亦通老之深必非朝不之所能為也

元唐士龍為高郵興化修築捍海堰三百里初發地
獲范希文石記曰過唐再修希文未聞其術數也何
以有此豈賢者固不可測耶抑古有是說附合之也
亦古有是說亦猶是耶

宋景源題北山先生尺牘後曰右北山何公與其弟
子齊齋王公手帖北山平日執謙特甚人有來學者
雖誨之無不傾盡而未嘗受其北面之禮此書之稱
再拜稱尊兄可見矣余曰近日師道廢師之與弟子
不唯再拜而且頓首矣兄不止而且文矣文者古人
何以稱前輩而不以稱厲行今以稱弟子可乎

元人王穀先生者巨儒縉雲伯胡琛之師也常舉義
矣而不終歸雲為復仇初西鄰有王氏子事奉神
甚謹嘗斷木為拜具其當額處成窪王母有夢夢王
來而誕在赤子時共浴及手足露皆怖而哭姑懷之
則止頭患瘍母惡其臭卷木葉掩鼻當乳時閉目弗
之視瘡疾大作身熱如火燉榻畔懸繩代梳無風繩
自搖及能言備陳入浴時如臨大海茫無津涯風入
手足間痛若刀割姑衣有繡龍履之乃安未幾氣烈
不可近熱弗然能禁神出戲繩上下視一小兒僵卧
不知其為已矣熱退乃復還此事甚異然余亦有奇
生而病甚一月內食黃連膏五觔下五色痰無算方
蘇未百日先姊嫁錢者剪紙背古賢聖帖子惟使識
之再訊而目注之百不失一至客座見客呼盧必欲
為之一擲得堂印凡百日以役事至今歷歷能記然
今求似王先生且不可得所謂知時了了者非耶何
以古人又不然也亦其宿生事歷歷故切時神措清
耶

古今治統二十卷(一)

〔明〕徐奮鵬撰

清雍正刻本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古今治統序

明季吾江右人才之盛海內共推而秀傑所萃文獻足徵則惟昭武為淵藪云一時名流輝映稱霸文壇者指不勝屈不獨際會風雲之士其文

章燦然榮世也即棲巖飲谷暮史朝經著述可藏名山樹千秋不朽之業者亦卓卓有人如予所聞臨汝徐公自溟先生誠不愧理學名儒焉先生家貧力學篤志清修蚤歲

工帖括聲噪庠序間為諸生祭酒以數奇弗獲大售未幾遂冥鴻獨飛超然塵外辭食餼而隱居筆峒山中坐一室左右圖書日與古人相晤對目鐫心入萬卷腹貯而尤精

于名理四書六籍之傳鑽研與渺凡經註釋陳蠹皆驅大都天授清通書緣濃結是以墨池秀遠思路幽微得遂其千秋自命之志生平著作甚富已經坊刻者皆不脛而走

藝林久奉為指南而所撰古
今治統一編子若孫尚藏為
枕中之秘癸卯夏子暫請假
歸里先生曾孫待徵因吾同
邑陳子掄及携書求題其卷
首予時在冗次未暇卒業然
讀先生自序知此編之作雖
屬治統而寔本道以評治即
治以明道匪任己見徇衆論
而漫為是非者也昔孔子作
春秋褒貶予奪一秉諸道乃
經中之史自秦漢以來作史

者不一人或增華積靡刻雕
藻績或褒譏失真號為職史
雖其間不無自成一家言可
以維持風教者而求其得春
秋之法無復遺議惟紫陽之
綱目集其成先生此書自開
闢迄勝國歷數十代一帝一
為一紀其中君德之臧否治
術之污隆以及臣工之忠奸
世運之理亂莫不秉諸道以
為論斷故于前史之說訛者
正焉缺者補焉上之求不悖

於尼山之筆削而下準綱目
以為義例雖偶有參訂摠期
合道而止抑又黜陽之功臣
也至其筆驚風雨字挾冰霜
麗彩霞飛詞源河注則以先
生之才本高而學識又足以

濟之三長之兼有由然耳旨
裁玉茗之序茲集曰史必鑄
經治即顯道吁二語盡之矣
予之言雖不足為先生重然
深幸吾鄉之文獻可徵因序
之使付諸剞劂氏以公海宇而

先生之全豹乃出庶立言之
功垂諸不朽云

皆

雍正元年癸卯歲孟夏既望
賜進士出身太子太保太傅都
察院左都御史高安朱軾可

亭氏拜序



古今治統自序

天下之治本於道。天下之道本於心。唐虞授受以十
六字。闡教蓋本道。統爲治統也。三代之興。禹湯湯
支熙武。心源盡。盡如繩斯其。蓋治統亦道統也。東
周以來。孔子起而爲萬世師。蓋治統壞而道統專。爲
之在下。然而春秋之作。亂賊肅清。則明治統以存
道統。孔子定經。秦漢而下。天下雙軌。繼以戰爭。取
奪得來。以暴惡。爭得去。雖治統相承。而於道統
然也。道統不得不與治統分。而儒者始得以道統統
之。傳。余于經書中。哀選諸儒議道統。輯爲古今道統

古今治統

序

一書。爲卷。李。講理論事。羽翼聖賢經傳之旨。未始
非。聖帝王治世之原也。主欲究論帝王之治統。自
開闢至今。其間幾人稱帝。幾人稱王。君德之或藏或
在。國運之或修或絕。治術之或污或隆。臣工之或忠
或邪。世境之或理或亂。史傳所記。班班可誦也。上
自尼山之筆削。下至紫陽之綱目。皆以道統治以治
明道。固燦然天壤之內矣。即有偏才各識。於三才以
成冊者。亦皆可以存往蹟。俟來茲。則儒者在下之責
匪第道統專寄之。治統亦以茲明垂矣。但古今治統
既垂在儒者之筆端。則儒者當思治之所在。即道之

古今治統

序

必炳一念之道。方可以評千載之治統。其
生準以一念之道。執虞廷十六字。以爲治統。按
二千四百年事。以爲昔法。酌晦庵數百卷。以爲
義例。庶幾裁可從事于史乎。後儒之於史也。議論不
患其不詳。患其到而過刻。令前人無錯趾之地。文漢
不患其不華。患其華而過飾。令後人有盡信之。認精
採不患其不博。患其博而寡。要令未學重載。敗之
墮過刻者洗垢而索瘢。惡責人則易。而設以身處其
地。且何如也。此非尚論之公也。過飾者。秦春華。忘秋
寔。文害辭。離害意。此非闡文之義也。寡要者。贅辭混
蕪。玉石不同。回作者。不知所格。而讀者不知所從。此非
詳說之約也。孔子春秋。以道究治。以治明道。殆不其
然。余局筆。嗣之。廣木石。侶而塵鹿。尋何取。豈口古今
事。越計道統。欲賭在儒者之心。則治統亦欲寄在
儒者之籍。佐廟堂之上。則當治以行吾之道。伏茅衝
之中。則當道以論世之治。故當著歷史一覽。以便童
習。然而依隨舊見。特拾它人牙後慧也。又當著千古
尚論。然寸管滴硯。其何補于史籍之缺。厥後絕意。泐
名之路。林稍溪畦。正可以識古證今。乃於古今道統
之外。復著古今治統一書。遂迴混治。天以及照明

接武其間一帝自爲一緒篇中之事多斷之以進而
不徒襲前史氏之具蓋其議論評品或正先人之說
或補先人之缺不敢自謂其得孔子春秋之義而於
紫陽之綱目或準之或遷之務求合乎人心之安以
即乎天理之正故說于道以古治統若以蕞蕞數千
年史事實之以麗而無紀其神治統何而於治統固
會世道統何先正有言曰吾儒根未明道耳苟其
見道分明則宜守由千萬古事蹟俱供我筆下輩後
士人而何可以不勉耶或詰余曰宋子京待恩于十
載歐陽永叔定筆于再期韓昌黎一時山斗且儒儒

夫自古握符而君天下者皆以言其得統然儒者之
論正統嚴而究之則自顓臾以降惟唐虞夏爲正統
即商周放伐猶或有議之者而何況漢唐宋也竟而
敘之則三代而下漢唐宋皆爲正統而何況於商周
也予因論正統之說而詳辨於數千載之中有正統
有變統有閏統有篡統有散統有易統不詳是數者
則正統之說不明也

古今治統

凡例

夫堯以曆數各篇舜亦以命禹不徒以九州四海相
任而以十六字相屬是治統卽道統也至於商禪變
而放矣至於周放變而誅矣然猶有仁義之意焉秦
則盡變先王之統以自成一家卽能畢六王一四海
亦寄蜉蝣於天位耳餘若唐宋之藩服變而凝旌
後唐後周之義卒變而宸極也固視商周又成何世
界也哉

閏統

夫歲之有閏也是每年月中之餘氣所間行者也
王世系遞相承繼而其不絕之緒如髮如髮

以問行者是故東周西周之問也蜀漢兩漢之問也
後漢雖竊起洩沱而謂非漢之問不可也至東晉亦
西晉之問也南宋依稀與北宋等要亦北宋之問也
嗚呼不問不成歲夫亦天地完缺乘除之數所必然
也

散統

夫天下有統則不散矣若散也又何統之云然天運
否泰相因氣化剝復相尋將欲聚之亦必散之是故
周散而七也漢散而三也晉散而兩也宋散而金
元也當其合也南北一尉東西一壠當其散也秦雄
高立四海瓜分當其合也散之不難當其散也合之
不易若天下言統於斯

易統

夫國之有統也乃其世緒之相傳然也顧相傳一脈
而其中有所以易之者干戈而就羣威權而脅
之所由易易知也雖之呂也賜之周也其於移
不尤森乎然猶易知也若夫羸而呂馬而牛也
之上宗祀顛改當時莫有知之或知之而不改
然千古而下更有真耳目焉且有言華舌焉天而令
此常得以暗奸大物也則又理之不可曉者也

論史

司馬遷作史記世表以觀百世之本支年表以觀年
代之後先八書以述創始之源委世家以詳一國之
首末列傳以脩一人之始終其法最爲得體然紀項
羽非春秋楚止書子之法也紀呂后非春秋文姜去
氏之法也其先黃老後六經游夏不列儒林冉季不
傳循良而論孔子止以議官藉之骨辨商羊之啓道
括矢之異測滅僭之災爲臣亦何以稱焉
班氏父子作西漢書不激諱不抑亢賤而不穢詳而
有體亦良史哉然飾主缺而斥忠臣責取容而賤直

古今治統

論史

三

節辭章之詳事實之畧范曄之議允哉當矣
范曄作東漢書體大思精筆力縱放然以何進賈武
之誅宦官爲違天理是不知邪正之義以蔡瑁之相
節事人爲烈女是不知貞淫之分以董卓之節義
明爲酷吏是不知是非之辨
陳壽志三國蓋言三國各有志也乃以父兄之體而
短諸葛之將畧天下奇才而不可以將乎哉以婦
之故而議昭烈爲入寇中山正脈而不可以帝乎哉
此亦一人之私冊而非天下之公史也
南北朝之史非出於一人之手而合成于李延壽父

子而其中比桑乾於姬漢之國同建鄴於蠻夷之邦其華夷源流之故蓋茫然也

舊唐書全篇成于劉昫至宋慶曆中宋祁歐陽修刪改之則爲新唐書較之舊史爲勝然所編非一人則予奪無定論所集非一書則紀載無定說名字年號年號紛錯吳廌指其謬溫公考其異亦安見其爲一代之信史也

歐陽公作五代史嘗曰春秋國亂世而立治法予則本治法以正亂君然紀天文不載變而黃龍甘露之禍悉記不遺春秋書災不書祥意在儆人工也而

治統

論史

是書不誤於春秋之旨乎

司馬溫公之通鑑勒成二百九十餘卷專取百篇于國家治亂法戒之義觀其首書三晉大夫爲諸侯以明君臣之分力辨四皓爲惠帝立黨以示父子之倫惡游說則不錄魯仲連射書聊城之手疾奸邪則議曹孟德分香賣履之類辨劉泊之先必不出于諸室良辨顏真卿之忠必不爲賊草奏此皆治史家之所不及者卓矣哉其見也然進曹氏而抑劉昭紀武后而黜中宗則其於漢唐之正統何如哉此則其所大謬者誠者能無深歎耶

蘇子由之古史所以救司馬遷之失也明高辛生而神靈之誕辨宰我非從田常之黨斥荆軻特刺各之流夷西門豹爲循良之吏誦濱之有功于馬遷也不

少矣然謂孔子示人以繩而斷其道老子本人以道而晦其器以孔老並較優劣大非等倫遷之史記孔子在世家而蘇之古史孔子降列傳孔迫固不以世家重以列傳輕而所見若此則子由不爲古今之罪人哉又何史之云云也

明史治教熙明人文湧起未天之下鈴索之中所爲抽金匿掖玉冊網羅數千載事蹟以成鴻鉅之章當自有在然子校窮微而伏覽牖未之得仰睹也所睹者則僅書肆海賈所傳爲綱鑑纂編已耳或史綱紀

古今

治統

論史

五

已耳或綱鑑大成已耳蓋俱合紫陽之綱目與司馬之通鑑總而成帙以便於學古者之觀者然其事或此書而遺其文或彼詳而此畧得絲之士得恨其本全而其書法義例或仍于綱目或戾于綱目益筆多出於山林學究之手而假名于哲匠焉其真筆也故承譌襲舛混人心目竟未有能抒其特見折其微義以補紫陽之闕而作紫陽之功臣者予竊士人不通今古不可也通今古之事而不曉陽于大義

不可也。自曉暢於大義而不揭以示天下萬世亦不可也。於是不揣寡陋。計從綱目全編之中。更爲評定。再酌義例。凡闕于君父之體統。屬于帝王之名號。係於興衰之大故者。不憚竊而更定之。名曰古今治

世

崇禎戊寅仲冬辛峒山人識

古今治統目次

皇古氏 天地人 有巢 燧人

卷之一

三皇 天地人

太昊伏羲

太昊伏羲 炎帝神農氏 黃帝有熊氏 少昊 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有虞氏 五帝合論

黃帝有熊氏

少昊 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有虞氏 五帝合論

炎帝神農氏

少昊 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有虞氏 五帝合論

少昊

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有虞氏 五帝合論

顓頊

帝嚳 帝堯 帝舜 有虞氏 五帝合論

帝嚳

帝堯 帝舜 有虞氏 五帝合論

帝堯

帝舜 有虞氏 五帝合論

帝舜

有虞氏 五帝合論

有虞氏

五帝合論

五帝合論

夏后氏 禹 夏啓 太康至少康 桀 夏桀

夏后氏 禹

夏啓 太康至少康 桀 夏桀

夏啓

太康至少康 桀 夏桀

太康至少康

桀 夏桀

桀

夏桀

夏桀

周文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周文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成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康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昭王

穆王 共王 懿王 孝王 夷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穆王

惠王 襄王

惠王

襄王

襄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簡王

靈王 景王

靈王

景王

景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安王

敬王

元王 貞定王 安王

元王

貞定王 安王

貞定王

安王

安王

烈王 顯王 慎威王

烈王

顯王 慎威王

顯王

慎威王

慎威王

魏王 東周君 三代合論

魏王

東周君 三代合論

東周君

三代合論

三代合論

秦一世 二世 三世 秦合論

秦一世

二世 三世 秦合論

二世

三世 秦合論

三世

秦合論

秦合論

西漢高祖 孝惠 孝文 孝景 孝武 孝昭 附論昌邑

西漢高祖

孝惠 孝文 孝景 孝武 孝昭 附論昌邑

孝惠

孝文 孝景 孝武 孝昭 附論昌邑

孝文

孝景 孝武 孝昭 附論昌邑

卷之九

漢昭烈 後主

曹魏 曹魏附論 孫吳附論

三漢合論

卷之十

晉武 晉惠 懷愍 晉元

成 康 穆 哀 奕 簡文

武 安 恭 東西晉合論

卷之十一

宋高 宋武 宋明

齊高 齊明

梁武 簡文

卷之十二

陳武 後主

隋文 隋煬 五朝合論

卷之十三

唐高祖 太宗 高宗

中宗 睿宗

卷之十四

玄宗 肅宗

代宗

德宗 順宗

卷之十五

憲宗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唐合論

卷之十六

朱梁

後唐莊宗 明宗 閔帝

後漢

後周

世宗 五季合論

卷之十七

宋太祖 太宗 真宗

仁宗 英宗 神宗

卷之十八

哲宗 徽宗 欽宗

高宗 後

卷之十九

孝宗 光宗 寧宗

理宗 度宗 端宗

宋合論

卷之二十

元太祖

太宗

定宗

憲宗

世祖

成宗

武宗

仁宗

英宗

泰定

文宗

順帝

臨川筆峒山徐奮鵬自漢父著

會稽徐氏

三皇

自颯輪轉靈湫盤鼓氣玄漢子張志靈府之論起而萬境逢琴唐帝一初題神漢軒盤相傳謂盤古氏首出御世史稱盤古氏為從此乾坤豁爾日月開定

卷之一

於是天有天皇氏始制支干之名以定歲序之所在夜日月之行以審地土之所宜別定三才先其有人皇氏而君臣政教所攸與男女飲食所自始也

古史記至大儀輪運張華傳大儀者玄黃黃而牙

楊子哲而胎元始經哲而天地與人一混而流

混而流一若謂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于寅以此

分說三皇之通乘而起則謬甚也

而各地皇亦以其辨方位之地道而名人皇亦以其

叙輯倫之人道而名真諦云天地之名亦假何凡

意亦並時並君並將世界而論此世界一君一

一君沒而後一君起之謂也

亦非若後世之各帝一方

而瓜分然也

有十幾人其兄弟各萬有幾千歲茫茫蒼宇

事起戰選矣若有若無若存若亡存而不論

可也論而不議可也

自人皇以後如春秋元命包所紀有五龍記攝提

記合額記連通記叙命記循蜚記因提記彈通記

諸君相繼以治叙命以上諸史俱無可考史家止

列循蜚因提彈通疏乞內諸君而因提之中止標

有巢燧人之跡餘但紀其名號而已余謂有巢之

卷之一

教民居而易穴居野處之習燧人之教民火而改
 搏生咀華之故祝融聽弇州之鳴鳧以爲樂獄諸
 神人而開千古之元前史皇受洛河之龜文以紀
 字畫窮俯仰而肇萬世之書法又東戶之垂精拱
 默而九寰承流皇覃之觀天祭物而七世稱治皇
 靈揮斥五丁而驅陰陽泰豆位正神明而調元氣
 此皆至德之君有功於世道有德于生民蓋於三
 皇之後五帝之間並紀不泯者其位號世次不
 可得而詳也

按應邵風俗通云皇者君也美也大也煌煌然人
 莫能違也帝者理也平公通遠舉事審諦也王者
 行也天下人所歸往也霸者把也駁也把馳天子
 之政令以駁制同盟也

五帝

太昊伏羲氏

風姓之主風乃通天地孕於華胥之渚其母居華胥
 有所動虹生於成紀之地地理志成紀屬天水郡蓋天將啓萬
 古之文明先儒謂皇極以一文一而宇宙間神明之象伏
 而欲起也舊史謂其驅伏軾而名其義漢夫是以
 謂之伏羲故觀其因河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萬
 卦仰觀象于天俯觀象于地中則其文以畫八
 世文字以是爲祖性理類書畫八卦是益天授豈人
 力也哉東漢造書契之法六書而前以脩蒼頡之所未

周周禮史皇氏在伏羲前作甲曆支千相配房而後
 以肇大猷之所由定後世謂之甲子通嫁娶
 氏氏有男女配合至北始正姓而中以任女媧之所彼
 宜氏有男女配合至北始正姓而中以任女媧之所彼
 詠詠作龍以鍾天下之人命之曰立基基
 桐爲琴結絲爲絃其絃七以成天下之聲命之曰離
 綴綴章于云琴瑟制至其共工上相相皇下相共工乃
 流流而天下之聲成至其共工上相相皇下相共工乃
 居居龍治星廬廬氏土龍經田里龍陰水龍濟草
 木陸氏降龍驅民管不才于中者龍能作書龍氏潛
 龍制曆英氏赫胥尊民而重事鼓腹而所食哺而

失也。証信者不遠。人無有也。儒者不道也。

其財少義于孝以少第恭并不滿事云

一乃古史而其民自攻其君以來歸神風暢於殊俗

俗化流于同聲於是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荆

谷西至三危靡不承流仰沫如文諸共爲帝臣茶

鄉升遐之後帝在位一百四十年其子臨魁帝八女

生臨嗣位以傳至帝承明帝宜帝來帝裏凡六君

而及榆罔帝孫之爲政急速務乘人而闢其提雲通

諸侯攜貳而有若蚩尤者原非黃帝之遠長戰大夥

出洋水登九漳攻榆罔于空桑勝榆罔帝因遷涿

鹿逐鹿而炎精欬矣帝向非軒轅指南之車馳

絕轡之野大霧何繇清耶帝與蚩尤戰九龍帝天

黃帝之號泰官爲雲雲夏官爲龍雲秋官爲

也而解夢舉相帝夢大風吹去塵垢乃覺力能

是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之佐高風后則天

氏以群心劫戴冤然天位矣後稷禹然則征誅革命

之事豈待子之履湯桀子姬之發武王而後見哉

帝事行于上世聖德足以攝天下天下協而歸聖人

帝故翁然無異耳三皇以下所稱見者亦可謂

觀世運之流也

黃帝有熊氏

黃帝之代榆罔而帝也事雖跡于征放然附寶之鍾

靈於天神靈寶之母帝世劉安與氏爲帝靈寶之

軒轅之毓秀于地帝生是也生而神靈弱而龍言

幼而獨齊長而敦敏成而聰明是日角龍顏有

景雲之象帝王非宇宙所啓嘉祥長發以淑治具而

開文明者邪五帝合諸侯爲天子披山通道草木

以通合符於釜山會合諸侯爲天子披山通道草木

鹿居無常處目以帥兵爲營衛千戈感雲瑞也

而以雲紀官於是青雲縉雲白雲黑雲

黃雲之號泰官爲雲雲夏官爲龍雲秋官爲

也而解夢舉相帝夢大風吹去塵垢乃覺力能

是有風后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鴻之佐高風后則天

氏以群心劫戴冤然天位矣後稷禹然則征誅革命

之事豈待子之履湯桀子姬之發武王而後見哉

帝事行于上世聖德足以攝天下天下協而歸聖人

帝故翁然無異耳三皇以下所稱見者亦可謂

觀世運之流也

以象周天命帝作渾天儀名曰而大撓之甲子命

於地是乎甚精命伶倫造律呂

卷之一

之消息元美命樂授調鐘聲第十二月氣至則文而霞管之灰且應陰陽之氣候元美命諫育定數率其義要其會而律度量衡由是而成命大容作樂作承雲之而雲門大卷各奏命審封為陶正赤將為木正以利罷用命揮作弓夷牟作矢以陳威武其鼓化弧為舟楫也夷為輅車以便攸往以夷法斗之周旋於岐伯而作內經內經察人生溫涼寒燥濕之參于俞耐雷公而究總脉審望問而完酌於巫彭桐君而理方御謂方御所以慮民之疾苦者何愚也雙李經土設井以業事

端立故制祗以防不足并一為隣降三為朋朋三為里里五為邑以著民數所以奠民之居食者何周也斷制升冕而垂旒以蔽目克儆以塞耳瞻視尊也裁衣裳而上玄以法天下黃以法地又傍觀鐘鼎之文以別衣服也高卑陳也通合宮之立祀上帝而接萬靈也仰合聖以貨幣之設制金刀猶金為則利神九鼎也仰合當其時元妃西陵氏之女各標親懿經乎內記家氏六相共結裾于外而帝也單精馳神以指畫於其中以故展帝畧敷皇綸指畫於官不私私民不習偽市也經制大備淳化滂流

九

古今治統

不預傾人無天札物無疵癘史元屈軼生於庭屈軼宮真是華胥景象益不徒以夢言也也語曰戒哉命岐伯曰念哉命岐伯其勤心力殫耳目通旁羅日月星辰節制金玉水火財物史紀範圖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五不慮耳太史若泥素問之編此則外家養生之術黃雨精無勞爾形此則外家養生之術

論宇宙之道也吳問湖上升世傳乘白雲歸帝鄉升莫及隆其弓裘拾而祀之列子不其幻歟萬言也鑄陽者言帝之所以陶鑄天下也萬言也鑄陽者言帝之所以陶鑄天下也萬言也還其精于天也隆其弓裘帝之法制垂于後世也鳴呼萬世而下誰非拾黃帝之弓裘也諸家子書多假上世帝王之事為寓言而通網目註以上及史記多採之諸史者不得其以為真山人因著據理辨言一卷刻存言集

卷之一

十

史吳 綱領 帝學 帝學

黃帝有子二十五人先紀生目意立儲儲伯二紀生

承父統即位能修太昊之法故因鳳鳥之至而以

鳥紀官玄鳥司分青鳥司啓丹鳥司閉祝鳥司徒

鳥司鳴鳩司空爽鳩司冠鳩鳩司事先正有謂

鳥司以正其司也然不免後世有之說而五雉爲九

鳥司以正其司也然不免後世有之說而五雉爲九

鳥司以正其司也然不免後世有之說而五雉爲九

鳥司以正其司也然不免後世有之說而五雉爲九

鳥司以正其司也然不免後世有之說而五雉爲九

鳥司以正其司也然不免後世有之說而五雉爲九

鳥司以正其司也然不免後世有之說而五雉爲九

鳥司以正其司也然不免後世有之說而五雉爲九

鳥司以正其司也然不免後世有之說而五雉爲九

鳥司以正其司也然不免後世有之說而五雉爲九

鳥司以正其司也然不免後世有之說而五雉爲九

鳥司以正其司也然不免後世有之說而五雉爲九

鳥司以正其司也然不免後世有之說而五雉爲九

鳥司以正其司也然不免後世有之說而五雉爲九

鳥司以正其司也然不免後世有之說而五雉爲九

卷之一

風而作大淵之樂人神以諧上下以和八十四年

之治化真足以繼太昊而稱少昊也雲陽歸骨之後

之治化真足以繼太昊而稱少昊也雲陽歸骨之後

之治化真足以繼太昊而稱少昊也雲陽歸骨之後

之治化真足以繼太昊而稱少昊也雲陽歸骨之後

之治化真足以繼太昊而稱少昊也雲陽歸骨之後

之治化真足以繼太昊而稱少昊也雲陽歸骨之後

之治化真足以繼太昊而稱少昊也雲陽歸骨之後

之治化真足以繼太昊而稱少昊也雲陽歸骨之後

之治化真足以繼太昊而稱少昊也雲陽歸骨之後

之治化真足以繼太昊而稱少昊也雲陽歸骨之後

之治化真足以繼太昊而稱少昊也雲陽歸骨之後

卷之一

玄冥重義係少昊句龍爲土正祝融爲火正句龍

玄冥重義係少昊句龍爲土正祝融爲火正句龍

玄冥重義係少昊句龍爲土正祝融爲火正句龍

玄冥重義係少昊句龍爲土正祝融爲火正句龍

玄冥重義係少昊句龍爲土正祝融爲火正句龍

玄冥重義係少昊句龍爲土正祝融爲火正句龍

玄冥重義係少昊句龍爲土正祝融爲火正句龍

玄冥重義係少昊句龍爲土正祝融爲火正句龍

玄冥重義係少昊句龍爲土正祝融爲火正句龍

玄冥重義係少昊句龍爲土正祝融爲火正句龍

玄冥重義係少昊句龍爲土正祝融爲火正句龍

玄冥重義係少昊句龍爲土正祝融爲火正句龍

三

[illegible]

雷千男輔五瑞以朝君侯拔弱圭子執笏擊男滿堂見容四岳而舉舜舜爲之舉八字伯才仲熊仲獲仲理爲李仲以布五教兄友弟恭八聲八聲臨高陽氏才子著舒放鼓八以以撥百事復流四凶於四裔發資不才子以穆四門將執四移知舜賢且忠令之攝行相事時洪水方割懷山襄陵帝使舜相親原隰納於大麓頓開烈風迷雨之天舜命益焚山肆典於大麓烈雷而爲之開響而不舜命益焚山達後人節作舜不爲風雷所迷謬矣前聖哲三

帝舜有虞氏

舜生於姚墟故爲有姚居於瀉汭故爲有瀉
 顓母弟傲諸觀之試書而後諸蓋未帝廷而
 先在家庭矣夫舜而夔夔齊稷血滴歷山之土
 吳天之雲而漁雷澤陶河濱工壽丘而
 其孝可以治天下矣及其得舜於服澤之陽而
 獲聞執一行微忠信之語而
 及事天任地務人之對事天而舜在日在
 人豈然有當乎其心也此亦何待再試哉而
 歷以諸觀者殆非試也將卜天意也
 被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序賓於四門四
 門穆穆禋六宗備群聖而精通幽明獎元禮流內殘
 而風行寰宇則天之曆數後斯人其誰與歸此舜
 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也即位而後垂拱無爲一遵
 堯道禘軒轅而郊禘而大以舉大典以崇先難有
 稱于三山不厭而帝之德也
 服遠此時八風以通而八伯庭言曰明明上帝
 顯然星陳景星出而百工和歌曰

卷之一

七

治統

卷之一

月光華旦復旦今君也恭已南面道鮮
 之天風舜氏之盛自氣之時今帝之盛自
 謨庶歌矢元首股肱之逸酌元龜作樂以
 之謂群言會於總章以受舞言之室帝籍
 萬物成不下席而天下治通史如天之無不覆也如
 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蔑以加矣
 堯之末年舜受終於文祖而天下禪舜之末年禹
 受命於神宗而天下禪執中一語中之爲十六字
 之蘊下以開千萬世之傳
 限方雲脂若梧之野日流雲而漢梁湘竹不得
 帝雖一旦賓天而重華之日照耀宇宙
 君臣之遇爲甚隆其於父子之際爲甚苦而舜能宏
 於人倫俾頌者允若彼者扭乾以致升聞於帝斯
 讓於四岳九官十二牧之上而誕膺天緒是木石
 鹿豕不能使之愚耕稼陶漁不能使之屏被袵衣鼓
 琴不能使之佚
 琴不能使之佚

方一鵠華而成聚成邑成都之景遂見風動之四方
 孔子稱大德受命洵矣哉而子商均云不肖然適能
 不與禹爭聽陽城之相還而卽位豈亦習見丹朱之
 故事而不容以不肖之心應之乎每出余第怪彼七
 秀士昔皆相從於負夏之鄧墟鄧墟七人皆不肖可至
 而竟不相事於有虞之莆阪莆阪
 下事耶其謂之何豈七友者皆許由巢父之流惡聞天

五帝合論

五帝之號相傳不同乃孔子傳大易獨稱伏羲神農
 黃帝堯舜則當以此爲定稱也詳見易而少昊顓頊
 帝魯功德少遜焉此所以尼父畧之也晚近學者選
 想五帝之隆平輒如成之望實耄之思仲文尚奚可
 追耶然古之天下豈純無事哉王華惟聖人化育事
 爲無事耳委康回之水共工氏各康回在太昊後
 百川幾壅蚩尤之霧康回在太昊後
 泉之戰泉之戰三精倏掩三精倏掩不可謂非臣之伐其君
 子華之解不可謂非君之易於臣
 似亦跡於私營不立長而立長
 宜見於至公至仁之世宜見於至公至仁之世
 黃帝世道黃帝世道三苗負固不服三苗負固不服
 果何名四凶則比爲奸比爲奸
 下窩下窩不免弱肉而強食不免弱肉而強食
 天下事何其多哉

於此窮其亂機之從下起者謂其工風故也聖人之
德威足以降之事變之華於上者謂其德故也聖人
之大美足以蓋之災害之降於天者謂其德故也聖人
之精誠足以銷之此上世之所以不失其爲隆平也
漢唐之七制三宗君子猶節取焉若以此例而率
上世之君則除孽而外如以吳顓頊帝舜三君以
台之義黜黃帝堯舜卽以稱入帝可也
按應邵風俗通伏別也變也爰獻也法也別八卦
以變化天下爲天下法也神信也農濃也信作孫
敗而德濃厚也黃光也厚也中和之德與地同也
說文解字
卷之九
神信也
堯舜信也
也魯考也成也考明法
度
堯舜信也
堯高也饒也饒於德而高明炳煥
也舜推也循也循堯之緒而推行之也禹輔也輔
績舜而愈其洪茂也湯攘也目也攘除不道而祐
冒之也應邵風俗通所解如此而華峒山人於中
有別伏義之說已見前篇內矣而神農者謂其神
於農事也而黃者廣也帝者理也一理之廣運也
堯者遙也繞也其德遙遠難名又周旋萬世而爲
治也舜者瞬也瞬之動也舜目重瞳一瞬而無不
通徹也禹者禺也卽宇也其天地成平之烈乃所

以成其爲上天下地之宇也湯者盪也掃蕩不
而登之清平也
古聖惟神農神堯神禹三聖稱神而他無聞焉惟
大舜大禹稱大而他無聞焉何也炎帝之嘗百草
非神有以解之乎堯之魏成功非神有以成之乎
禹之疏九河非神有以通之乎故謂之有神存焉
可也謂之卽神焉可也自用則小人則大舜之
問察禹之拜言大可知矣

古今治統卷之二

臨川筆峒山徐奮鵬自漢父著

夏后氏禹

晉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貢篇首語白章玄堅

亥之所步經至九垂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

六千里
牙利西極南垂北垂外大國是疆幅順既長

萬世之天地自禹而平成也經云天成地美哉禹功

明德達矣在上以終君之事而成大忠下以益父之

成縣治水無功大中以孫民之溺而成大仁

卷之

大界以萬國之王帛王帛者萬國豈無因

而子前古文句況乎爲軒帝之玄孫意生也而應天

乃主禹身自之勉于予之頑養及菴絲而明之也

矩注
台之範
允足以紹
善號英衆

心法耶楊子法言克御極之初印大會諸侯於塗山

而受疎受其者詩正以萬計首

作小正之書以建寅之月爲歲首

陽氏以來之曆元漢自孟春之月至于朔頃而已定萬世不可易

乃其題鼓也

觀箕箒之銘真帝所謂不自滿假惟汝賢哉人雷 質

時民雖無異於堯舜之民

其心爲心用是痛之而淚酒車下心慘然君聰肺石

分山之上中壽九畝以鎮土收九州之銅鑄鼎象百

下以定賦。錢大昕以金二物王孫滿謂其使知款

男也分土推三百里六十曰里立井甸之法以馭民爲同方

卷之二

八里站一處之中緣分制軍旗昔世帝作車以吳加牛奚得如焉

所命英仲為事近隨採銅造錢幣縣廬山之

凡用作世室以隨先祀先祀作皮弁以加

元祐二年：作篇以來，善言與臨甫位，而然。

進而招則敵以絕其人

雨金三日而塵土輕之

夏史而戮防風氏防風氏後觀昔之驅支其無
 糾糾水江有勢如大水長廣數十里同一大力也
 節骨專車之遺防風氏之遺其骨一節其骨以
 尤可為偏強不馴者示鑒也德不及益遠也平百
 歲之後歸於其柁越境之墓也歸于台
 克克之家有典有則以貽于孫
 見見之後世親河洛者思禹
 功見舜大夏者思禹德禹德出雙竿氏斯孰謂其
 入聖域而未優哉故余嘗謂論世運

則夏之興為帝降而王也論主德則禹之治猶王而
 進帝也進帝者史謂有云夏禹王可

啓之母塗山氏名歸禹僉辛壬癸甲日耳而禹往
 治水啓生禹弗及見焉啓啓泣禹弗服顧焉
 故啓賢能徵承禹之道啓達王事持禹之功而歌
 塗山高河水滴啓歌上何指下時禹雖有意乎益
 以銘厥華遺蹟先正諸禹非不能誦華華遺而朝親
 訟獄謳歌一則曰吾君之子再則曰吾君之子試觀
 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王微文諸是禹之傳
 子猶然是傳賢也有扈氏之不恭得無執德衰之議
 而起乎又得無謂已亦同姓之國有扈氏而頗生邪
 心乎語不新主方諸侯於鈞臺鈞臺鈞臺大子
 固効天下之初也何乃不以玉帛起諸臺下哉
 而教不善益增修其德以服之初不不仍味不
 儼若戕防風之威靈也而且隆虞賓九
 以重先代之遺而且設過人以敷水之教
 路以彰明教化文治武功史稱其有發有為

斷
啓有下土繼禹之緒啓則升雖在安能中閩湯雖聖安能起耶夫何槐哉使世世如

治統

卷之二

五

太康至少康

夫啓之賢無愧於禹而太康繼立啓之賢無愧於禹而太康繼立啓之賢無愧於禹而太康繼立

於啓不念祖訓於啓不念祖訓於啓不念祖訓

有窮之君有窮之君有窮之君

五弟五弟五弟

太康聞之太康聞之太康聞之

設都於禹之績設都於禹之績設都於禹之績

陽夏之崩陽夏之崩陽夏之崩

陽夏之崩陽夏之崩陽夏之崩

陽夏之崩陽夏之崩陽夏之崩

陽夏之崩陽夏之崩陽夏之崩

陽夏之崩陽夏之崩陽夏之崩

陽夏之崩陽夏之崩陽夏之崩

陽夏之崩陽夏之崩陽夏之崩

陽夏之崩陽夏之崩陽夏之崩

陽夏之崩陽夏之崩陽夏之崩

陽夏之崩陽夏之崩陽夏之崩

陽夏之崩陽夏之崩陽夏之崩

陽夏之崩陽夏之崩陽夏之崩

居於灌漑制之居豈成朝廷南朝史有方寒泥罪之
 娛弄於敗漢無罪于正天之報其君於之罪
 事李何何泥之竟虞尤甚於羿成灌漑滅成生及之罪
 漢使漢滅而乃弑相自姚姚姚中天以來而弑逆大變
 劇見於此吾不知此時亂侯安在而致滔天之惡恐
 行於神禹之後也史詳相之後得遜於有仍有仍其
 有康為仍牧正之官虞君娶以二姚而邑諸綸邈哉孤也古
 庖正之官虞君娶以二姚而邑諸綸邈哉孤也古
 其於天下事不如贅統哉然能布其德而兆其

謀以收夏眾而撫其官職史則雖一成之田可以版
 八荒一旅之眾可以拓萬宇夏紀云東集自一成
 天而靡也自鬲而取二國之墟取灌漑之道以合
 力大呼百勝克殄元凶大說論虞康之德光復
 舊物然則千古篡弑之罪足其首也千古中興之績
 小康其首也虞世南高歷代中論者謂夏家四百五
 十年天下中絕四十餘歲此缺四十年而不替之書于
 矣余謂當少康生之年經于相崩之年而書之則大
 統固未嘗絕也此處在元王大紀所書得自中興之
 烈茂若而遐陬僻壤聞風慕義古威實於王門獻其

樂舞綱目神禹在天之靈其慰矣乎中興王又恐禹
 墓選在海國禹墓越七乃為封其庶子無餘於越墓
 人承贈王陵於不朕慕歌之聲有云慕歌之聲有云慕歌之聲有云
 歌之悠揚觀夏統之逸致至西晉書行本并梓如飛見王
 之光前裕後功不亦甚偉哉慕歌見越志夏

夏村至樂

成廣崩而子村立各稱村與父共歷艱難勸成中

興之治蓋亦賢矣哉村之後槐各稱槐之後芒

芒之後泄各稱泄而九夷來賓各稱泄而

世而六夷服從各稱六夷服從各稱六夷服從

入若芒以支圭賓於河乃東狩至海是皆能率祖攸

行者也各稱白泄子不降不降茅盾子屢過傳至

孔甲迷惑於鬼神各稱不修德而謂有象龍之說遂見

得其人曰劉累者各稱能而象龍之說遂見

龍可象乎亦可得而各稱能而象龍之說遂見

治統各稱卷之二

臣以之愚其君乎白御龍有封各稱而御世其

失道矣夏后之衰奚待樂而見哉各稱而見哉

自是卑也各稱葬也各稱葬也各稱葬也

及侵矣各稱葬也各稱葬也各稱葬也各稱

而如樂者各稱葬也各稱葬也各稱葬也各稱

下之顯怨各稱葬也各稱葬也各稱葬也各稱

有施氏各稱葬也各稱葬也各稱葬也各稱

喜有施氏各稱葬也各稱葬也各稱葬也各稱

法安在糟其丘酒其池以娛之而惡旨酒之良婉易

古今

存至於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各稱可以發笑顏于

妃子各稱妃子各稱妃子各稱妃子各稱

人城傾入國者也各稱人城傾入國者也

甘為陽城下蔡之迷邪各稱甘為陽城下蔡之迷邪

一縷柔媚各稱一縷柔媚各稱一縷柔媚

極言人心天命之可畏而自恃天日於不亡各稱

為乎迷之獄哉各稱為乎迷之獄哉各稱為乎迷之獄哉

國法泣而奔商各稱國法泣而奔商各稱國法泣而奔商

治統各稱卷之二

之續耳至於有仍之會有緝之攻各稱之續耳至於有仍之會有緝之攻

載怨陳於瞿山耆老之口各稱載怨陳於瞿山耆老之口

感乎內韋願昆吾之張設於外乎各稱感乎內韋願昆吾之張設於外乎

亡形湯得伊尹以進猶冀其遇災而懼省身而圖各稱

今尹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也而樂能乎哉用是發

宮之意遂生於毫都載旆秉鉞各稱宮之意遂生於毫都載旆秉鉞

一苞各稱一苞各稱一苞各稱一苞各稱

樂勢已窮九夷之師不至

樂勢已窮九夷之師不至

樂勢已窮九夷之師不至

集名九夷之師以三腹之國遂葬集名九夷之師以三腹之國遂葬
 而艾之南藥鳴呼此而自悔其未殺湯於夏臺執若而艾之南藥鳴呼此而自悔其未殺湯於夏臺執若
 悔其莫受朕喜于施氏哉悔其莫受朕喜于施氏哉
 力力一錄莫施力一錄莫施
 脂雨之候矣南東狗復游魂脂雨之候矣南東狗復游魂
 幸山王症朽骨幸山王症朽骨
 執非祖宗所莫之乾坤而子孫途細其身之地執非祖宗所莫之乾坤而子孫途細其身之地
 德一失九土皆崩德一失九土皆崩
 也也
 馭林總馭林總
 之衆馭朽索也之衆馭朽索也
 也也
 之鑑在夏后之世之鑑在夏后之世
 卷之二

商湯
 商自王商自王
 有有
 海外而國祚之發祥長矣海外而國祚之發祥長矣
 是為成湯是為成湯
 湯之夜桀與紂帝之戰擒桀相得益鳴脩之攻視湯之夜桀與紂帝之戰擒桀相得益鳴脩之攻視
 版泉之役俱三戰而後得志也版泉之役俱三戰而後得志也
 之自謂有德也自恐來世以台為口寔也之自謂有德也自恐來世以台為口寔也
 倫者曰不誅而放豈其俟桀之改過乎倫者曰不誅而放豈其俟桀之改過乎
 治教
 卷之二

而果自新湯已儼然天子自為矣而果自新湯已儼然天子自為矣
 安所真桀哉安所真桀哉
 商受命用奕厥師商受命用奕厥師
 救其還毫之時侯然自居侯服三讓於諸侯救其還毫之時侯然自居侯服三讓於諸侯
 衆勸進衆勸進
 軒后也軒后也
 慙可釋矣慙可釋矣
 聲色不殖貨利聲色不殖貨利
 日論湯之治則居上克明為下克忠日論湯之治則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數政優濟

而蕩邦正也勝天勝地勝人其用人則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立賢讓能不特三聘羊野也當其時
 論其行師則取亂侮亡兼弱攻昧布昭聖武
 不特匹夫復仇也伐夏之衆誠解三面之網湯武
 以聽天下之民從天墜從地出從四方來也黃六
 事周早七年民大族皆生樂女歸焉直有六事自責
 而千里來雲昭明森林之稿從蘇畫九區而八家同
 井伊尹之制公藺星之惠維普莊山之全鑄無食
 之金鑄以通其用而無檀轡乎之家活苑圃之制
 卷之二
 用罷具之銘又各物皆制銘言可以觸目而警心
 設方伯連帥之職又各物皆制銘言可以觸目而警心
 而輸忠當其時二相同寅於廟堂之上五二相以伊
 而公九卿大夫列士秩然成爲事宗以五事九
 在王宮伊尹而大茂之樂桑林之舞四桑林而德
 其禮制心義禍事爲盛德殖兆民裕後昆爲大業
 而詳其所爲戒平風戒淫風戒亂風以衆衆而衆

訓嗣王者不一而足也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倫典刑
 後八克絕無遐爾躬詩殷受命不威宜哉倫典刑
 又因三風列爲十愆三風中倫典刑
 子 29-670

雖形日祭之明日也史記祭湯不克驚殷廟之陽然
僅以祀典述厚之過有元年為應之豈大災異為主
德之損哉日東噫太甲大經祖治故號太宗太戊從
中紹德故號中宗武丁高崇世勳故號高宗斯不於
之於湯有光耶

或問夏殷二代其主名號皆用甲子何也余應之
曰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天干也人主統天者
也故用之天可以該地故不及地支

古今治統

卷之二十一

十九

祖甲至紂

初高宗欲廢其子祖庚而立其弟祖甲祖甲以不義
辭蓋亦為弟而知讓者其述於民間諸於民事及仰
位而保惠黔黎勤恤鰥寡俱見細目蓋亦為君而知
仁者索原辛祖甲庚丁史子繼立延及武乙庚丁之
昏亂棄毫都舊蹟遷之河北武乙及後世河此土為
非後昔日之殷矣以偶人而致戮及於人偶人謂之
天神喪之傳今人代以射天而致于怒於天為華龜
天神喪之不替其人王氣于河渭與風毛雨血
日射之命身驚雷霆之下暴雷震死
無異古校限風毛是以千古未有之奇兇磨千古
未有之奇報史記若以雷死亦宜也然止于滅身未
至滅國亦倖也史記一武乙之時周公名宜季
臣古為殷伐燕京之戎又伐始呼之戎又伐豳徒
之戎論者謂之勤王家王蒙封為侯伯布乙嘉周并
之歷于昌文王又為殷西倚昆夷北戎猶論者知
其戴天王周昌到天天王命為西伯此在帝乙時已
西伯為而不知周之盛乃殷之衰也然使當時能立
長子啓微子以凝殷齔則猶可聯不絕之嗣請云商
其義挽有二之象証述至白馬為周人繫哉天下復
于乘白馬助祭周前問奈太史拘立嫡之議而辛受
人宿之詩歌言其與焉

各以匪德而濫膺天位紆以敏持之才恣法侈之性
 通鑑性奸好而鹿臺克剝鉅橋紅腐言聚廣賦重斂
 然中國性奸奢而沙丘苑素象箸食
 豐始乃象箸官中且九市矣列九市于宮中性奸
 色而九侯所進之女以不淫誅女雖賢其子性奸
 所貢之女女已適以善嬖寵矣性奸好殺以
 鬻斗火人之手以銅柱膏人之足足及美上性奸人亦
 弁斬及朝淅之腥其腥以醢骨髓并剖裂孕婦之
 腹矣其腹以醢九侯則醢之以淫女劉伯則膺
 之其子之周西伯以崇侯之謗而美里囚之昌
 商紂
 伯見紂而與之樂在西伯伯明十天人之
 道伯明十人之美惡易曰憂固烈假不環大雅思而群
 下曲以束紂紂雲云紂喜而賜之地周昌辭焉止願
 紂以除桀桀之刑紂曰西伯紂曰西伯
 西伯紂曰西伯紂曰西伯紂曰西伯
 其將借此以掩暴主而轉之仁乎紂曰西伯
 心乎紂曰西伯紂曰西伯紂曰西伯
 紂曰西伯紂曰西伯紂曰西伯紂曰西伯
 之幸亦述文王且敬意矣然而紂雖如已之色是躬

惟師延謂樂之者見娛
來之材力是任延來即張樞
訖倭是聽惟希與五十國
天降悃德女典是方大雅傷
周箕子爲之奴諫到紂囚之
王於地下以觀其有七家否
如是之甚也孟津之師諸疾不期而會者八百
猶幸其還而少緩其亡謂疾言日南可伐
車煌煌于牧野大雅經
青犢肥腍周王見獨夫之骨與鹿臺之珠玉俱燼

治統
牙聖象焚其二
之二十

說之周使人帷而守之智不止也
崑山人曰武吉乃除害又術舉其既失之昆耶
昇民心之抱憤既久而此舉爲大快也哉勒黎之時義主殺以去土不有金父及耶象之刀銳紂恃有命在天與桀日亡吾亡之意同轍勒黎不梭師至孟津不梭野有悲鴻牧有敗牛水有毛龜山有角兎官有哭聲女髮男形災異告變魚見如是而猶不梭周方躍白魚于舟流赤鳬于屋取以祭祭躍有丹鳥上焉下至于王並祀彼此相提而觀孰先就祥先則

爲禹以能知其時祀彼此相提而觀孰先就祥先則

古今通纂

年方是商亡之年

卷之二

三

可見豈待鷹揚之會朝詩云鸛鳴大決典亡哉余所
 嘉者微竟為周客周封微于宋箕竟為周師箕下
 之亦不臣孔子曰辰有三仁明周不得而有之也余
 所惜者梅伯之直諫見殺紂前忠直方罔與比干
 之忠魂並遊九京之下而異姓之卿紂與比干
 亦何不為膠鬲之敗也膠鬲見紂不可幸余所尤重
 者孤竹二子叩馬數言二千哩武王之馬而諫曰公
 之太公望可謂忠也死不重及于戈可謂孝手
 帶而首陽之餓尤可以愧大賚者之飽也故余常謂
 武侯諸葛孔明告終之日即是漢亡之日而夷齊餓死之
 日即是商亡之年

歷觀前代惟商家賢聖之君最多治平之日最久
 且其後傳尼父垂教萬世不泯玄王素王輝映天
 壤

百今治統卷之三

臨川筆峒山人徐奮鵬著

屈文王

周自后稷封邰後可農有功公劉遷豳後文王至世有德於生民甚厚延至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蓋其國勢漸然未必太王心

然也果其心然則奚不蚤立泰伯挽其君吳之才以為王周之主而乃遲之以季歷耶荆蠻之逃泰伯知

父意矣伯也體父之思以行己之孝此所以為至德也季歷之勤王家當是為商家勤耳其勤王家不

治統卷之三而王愧父王意季然乎哉比于文王則醉乎其醉者也其伐密伐崇乃修西伯之職以暨

頓西土而行吾帖冒意也謂西土王如謂欲得地以自豐鎮則當其請罷炮烙時胡不貪受西洛地哉其懷保惠鮮仁風起僊惠露滋枯文自足以來

州之附而不容過焉者也說者謂文王陰行善其懷保惠鮮仁風起僊惠露滋枯文自足以來

則將劍束而及膺耶又謂援其子以時至勿疑之語武王時至乃然則身

不為而啓後人為邪文王不其類曹孟德耶又謂天

乃經天緯地之文乃經天緯地之文

特阻於時之未至耶嗟夫武成止二三冊可信矧諸

論而可據以談文哉乃史以虞芮質成之際虞芮質成之際

九年之說九年之說將安賓之三分之說乃孔氏之度其勢

文王不知也文王不知也其心法無然其心法無然聲色不長夏聲色不長夏

治統卷之三志賢志賢而葛單而葛單卷耳卷耳穆木穆木蠡斯蠡斯與歌與歌

而見麟趾而見麟趾泰和之氣泰和之氣真藹然于周之境也真藹然于周之境也

至其幽而演易至其幽而演易乾坤之機乾坤之機以垂訓千古以垂訓千古

乃經天緯地之文乃經天緯地之文

乃經天緯地之文乃經天緯地之文

乃經天緯地之文乃經天緯地之文

固不止王公伊濯詩經大雅爲一代文治之光而已也

三八

卷之三

三

武王

武王備知文考意也孟津可以不必會矣然既掠余

舟而東也文則宜一麾黃鉞白旄武王三

於牧野後李氏與李藩而進幸著兇速進以始商辛

知天命武王曰汝意者疑武其夷而難必上帝

之臨汝耶明篇無何而紂惡貫盈剋喪元良于賊

虐讓輔王罪浮于桀武王以夢之協也上之

祥也周書載武王明予之矣是肆是伐其何能

一心八百一德明予之矣是肆是伐其何能

古今

卷之三

四

已武王武王以玄黃迎小人以單壺迎七十萬衆

倒戈天休震動用附大邑武王元惡焚于烈燄之中

虜虐以爲炮烙之報也詎不昭昭王室如燬法

抱祭器還至宗廟不則召武庚來諭以大義令其幹

父之蠱錫以光舊物又不則於商孫其屍中立其足

以作辟者而俾膺疑之士左右商王前領則會朝清

明之後武王武王前領則會朝清

不在甲子武王武王前領則會朝清

焉放牛矢棄于垓散其必台作用法

聖人不能者受丹書于商父商父陳仲書曰敬時
 而敬勝忌義勝欲得失之辨然若精一
 微之古訪洪範于箕子箕子陳洪範九疇曰
 五福五威之敘秩然推衍夏禹洛書之傳洛書曰
 千之某立石碑曰散鹿臺之以祭鉅橋之粟
 追王三后以光前議定謚法以垂後
 治統卷之三
 陳以脩三恪通封夏嗣于杞以及神農之後于焦少
 吳之後于葛而先代無不祀也封商父于齊周公
 于齊召公于燕以及叔高于畢康叔于衛仲雍于吳
 有器而民行以淑而勳厥無不崇也
 以脩立教世子之法而用之以精七年之
 以明建官惟賢位事能而選用以精七年之
 垂拱而治威德遐暢遂通于九夷
 而肅慎氏之枯矢石磐至矣

樊大能知人心又至矣召伯告王以不貴異物以威
 用物不實遠物以格遠人始有當於明王
 德之心也夫王德明一且南望三塗北望嶽都
 河洛無遠天邑武王與云云遂自豐而遷鎬建京師
 首辟靡天學以文教來東南北之思服大雅
 所為貽孫謀而燕翼子者也武王承茂德雍
 文王之廟武王既得天下以王禮邇來許也
 繩之武武王既得天下以王禮邇來許也
 疾克商之周公慮國家新造王躬弗豫為禱于三王
 請以身代誠就厥欲祈其壽考以完創垂之
 事而今觀其所繙畫皇綱云敘帝紀仍設文古亦咸
 周缺矣而周公之精忠載在金縢者可以泣鬼神
 可以動天地文古不與文武之謀烈並光乎宙歲

成王康王

周道雖光殷邦未服先儒論三桀土未乾于一抔而孤

僅懸于六尺李唐鼎一抔之土誦也成王以冲人

嗣大歷神人無大歷焚燹在疚王言若涉淵

水固末攸濟諸賴以周公之才之美能體文王之德

之純位家宰而攝政諸家史有謂代文王當南面以

伯禽以示之觀王有過則于伯禽以訓伯禽而又有太

公為之輔召公為之弼史佚為之承承訓及王加

治統卷之三

元服生至此三歲周公命史雍頌以近民遠佞頌

以近義舊時頌以欽昊天率爾祖史雍頌以近民遠佞頌

適王德方修而不諛者伺隙古文武庚憤故都之

淪沒而起有武庚王王振言以巨管叔忌介

弟之立朝而故武庚徐戎又思乘典以得

魯地而隨為亂

播誦謂公將不利于孺子有謂武庚出子二叔

宗子也又曰子室怨怒風雨沙漂言王降也

周公於是以避嫌之故而遜居東土

意者其託出巡于邊境史謂周公出巡于邊境

而風雷告變大書不金縢用啓縢之狼轉而為

幸而風雷告變大書不金縢用啓縢之狼轉而為

避清之鴻矣王心豁怡而筮尾之狼轉而為

亦安王心豁怡而筮尾之狼轉而為

其有起色矣元虎既殄

征以皇四國卷之三

服四國

立微子於宋遷殷民於洛代王

難也若以民心論之何其頑於周而靈于周也

又何始焉邇周之來終焉是周之王也

邇其來謂除殷害復殷君也終之思其王謂其為

身謀復傳子也是殷之靈而周之頌也天下既定二

三老臣保治危間制禮作樂

而史佚以之成封自是天子不取

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厲王

管讀周詩成康之際燕會諸侯多示慈惠訓恭儉

罔想見周家忠厚也先篇謂周家然人心不古非威

令不足以震之而昭王名瑕康範弱無為其

何能端理夫業古語觀其魯幽公見弑於弟其

遠矣不能討是威不能行於近也而又焉足嚴於

遠矣厥後南征之役身幾于膠舟水楚人以膠舟

是身得渡以乘千年所未有之變楚人重

開進門而王實導之以入也華剛史詩昭王不

必問之水濱後楚魯公問昭王南征不但使昭之魯

事年當年月實紫微月有五色之水溢井外示

象夫豈偶然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其昭王之

謂歟穆王昭王自稱小子嗣守遺緒德南

征之覆轍而憂危恐陷金固宜高居深念以顧厥

躬而凝厥德大則布昭聖武以掃楚氛而

酬不共之天奈何八駿之馬昭王以進失御不以

之荆舒楚是懲而徒駕以過都居塊塊覽天

下不有所招之昭王詩云式王度以如

金如玉昭王詩云式王度以如

如有篇思御昭王詩云式王度以如

古今治亂

卷之三

十一

古今治亂

卷之三

三

三

子 29 - 681

卷之三

何辭以餽楚也楚之崩子孫宮豈真以尹軌真人名尹軌四真隨瑤池婉伶西王母傳王母之鳥有玄堂擊水樓王遊至此宮幻誕相從於玄臺翠水間乎

後世特因王之窮遐索幽驚遠探奇奇而迷儒說以神其事耶穆之子繁危共王與密康公同遊涇上以三女之噴而遂滅密時有王女奔者密康公私以視皇祖道密之怒駕周祐以對天下者用心之公私相去天淵則共王之無道可知矣其子黠尸位是為傳于弟辟方王徙都槐里王室漸卑日有非子之

大馬養馬汧渭之間王以其馬政之修封之于秦

古今治統

為附庸以繼伯益後史大雹飛空江漢俱凍牛馬俱

秦初封而天垂殺氣若此世道履霜之兆不大

可畏哉夷王李王本係嫡嗣義當立也奚待諸侯之推史以諸侯推戴得立即出眾推也堂陞之分

自懸于天壤安得下堂以見諸侯乃加禮以見之

而自下其堂王室之降也天子自降之象時衛王頃公世孫并吞邯鄲二首壞王制而王勿之

問楚熊渠熊渠得江漢之心渠其得民心而助僭稱

王號為鄂王小子執纆為楚王而王勿之問置此

兩大事不究而且命流公加其太原之戎俞泉一戰

古今治統

所得者千疋之馬馬千疋而所失者萬國之心史

夷之為夷可勝慨哉厲王名胡子據天位以行其暴

心史殺奔若其奔征淮夷仲江之不克

渠畏其威聲而自去其所憎之王號亦似乎克仲王

靈以肅侯度引可以載隆周室矣而惜乎其以虛

用之也任榮夷公以專利而芮良夫導利之言良夫

王大尊卑列也而召公防川之喻召公與之

布之上下言也召公防川之喻

風飛坐語方各叛西

戎告反大如風飛坐語方各叛西

治統卷之三

方王之詩而人尚乎由行此言

民王蠲蟾沸美之詩言王之九家其土乃

奔魏子詩王之出奔境內招延備

君時太子召公家人而索之向召公以

家幾國以子代儲則蒼姬之仇將從誰而問哉子獨

惟民之遂至開闢以來所未有之變而乃見之于思

厚之成周也余又惟民皆文武成康所澤愛之民胡

為既微我立王長而父暨及元子也則

甚父暴其民治之為子孫憂也當是時周家命脈岌

岌已又幸召公與周公俱歿且兩故家率先世之數

相與協共理國事故時號曰共和元首雖顯股肱代之矣嗚呼狂臣作而夏社幾屋矣賴有臣靡而少康以中興焉恭君逐而周命將替矣賴有臣召而宣王繇以中興焉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也其忠數不稱千古耶

處

穆王雖無道而猶有好處宣王雖中興而猶多疵

治統

卷之三

三

宣王幽王

夷厲以來三十餘年天之方蹶宣王幽王起而中興焉張仲之孝友見仲山甫之柔嘉更相

佐理而命尹吉甫伐獫狁有六月命方叔征荆蠻

命召虎伐淮有江漢命申伯以式南

命韓侯以鎮梁山有秦梁命申伯以式南

會犖侯於東都而車攻馬同詩同詩

考室宮室見使宣王新之詩無羊以考牧牛年

庭燎王宮庭燎之光明內贊有脫簪之妾后土

侯以卿士朝幽之朝武公以交誓于宮外輔有謹儀之衛

然中興致足嘉也儒者所以稱其內順治而外威嚴

也秦穆公若其命秦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秦穆公

之日創也故不得與六月采芣之師而稱矣厥後敗績于姜氏為姜氏之戚所敗視之來威于荆蠻者

山南極遠不視之還徙于教陽者何如王初命儼于
 農之選棄耕于籍田天子籍田千畝王實躬之
 理于南海者何如王初平准南之夷命杜伯以
 非罪見殺左儒以力諍並死田野至于南土
 王謂其順友而視始之慎微接下又何如王
 通君臣殺左儒而視始之慎微接下又何如
 至十士詠曰聖上通遠播人歌儼民忠貞
 人之不及髮后少康漢之不及商王武丁故予嘗謂周
 之不及髮后少康漢之不及商王武丁故予嘗謂周
 之爲君也知過能改可例後世輪臺之漢武武帝
 初造水尾居嘉祐末年輪臺周宣之爲君也先甲後亂
 治統之三
 文可例後世天寶之唐玄唐立宗明年廢閑之大
 宣王有初鮮終幾致禍亂必有仁明之主方
 可以維其衰運而顧繼之以幽王宣王其知天下
 事何周大夫叔帶趙地去周如晉見之蚤蚤將山
 崩幽之二年川震其十二陵遷谷移其
 天地之氣大失其序此天地之氣大失其序
 地不出于伯陽父十年之料周平王史有識者
 之苑苑而與甥之女嫁其而王愛之且入以嬖處
 于中宮方是也由是黜中后寵衰嬖而鶴林爲梁
 矣時天有災在梁有動在梓由是廢宜臼儲伯服曰

卓伯所生伯而築遜奇祭矣宜伯作遜奇祭矣
 王心蠱惑羣小並進號石父以佞僭尹氏後
 祭公諫父以險進尹氏為皇父為卿士家伯為冢宰
 仲允為膳夫番為司徒厥為趣馬聚為內史攝為卿
 氏中外蠅集蜂蟻蜂古會無一老之愁遺十
 王舉烽燧以聞文物樂之笑口樂
 似仍而不知一笑乃晉婦之傾城也五
 一城一城如好裝一城晉王假天下綽以供宮中之一城
 如鸛斯易歸飛無所一城歸飛一城提提一城提提一城
 汴水一城

之自取不可也。懿文武之造周也，成康之靖周也，相
 繼猶西方美人之思西方美人。詩云：西方美人。子孫不能克濟其
 美，以至於厲重其厲，幽重其幽，回首撫膺之周原，能
 無爲之嘆息。太王自邠遷岐，祖周原，以立國。成王而平，子襄公之遷，成王遂以岐界秦而陳建西，周于此亡矣。

公濟統

三

九



古今治統 卷之四

臨川筆岷山人徐奮居著

平王 東周

驪山之狄也。見秦襄力戰護周衛侯。衛侯合兵逐戎。
 鄭世子名。收父散兵。文鄭桓公。從諸侯東迎太子。
 伯位。襄公入虜。伯服見黜。俱分之宜。而獨不聞羣。
 公使襄以正申侯罪也。豈以太子自申來。而有投鼠。
 之忌。于所忌者小。而所失者大矣。宜自初立。我無未。
 報。固至。新。上。而。聖。火。之。營。磨。之。時。者。之。以。期。李。會。想。
 配。之。請。宜。雄。據。天。作。之。高。山。擁。尊。觀。于。內。周。詩。謂。天。
 古今治統 卷之四

古今治統

卷之四

而王也無忌也。其德申也。知其能全已之有國而不
 知其弑父之不可共天。朱子。平王。知有母而不知
 有父之遺兵。出成爲申。以却楚。申也。楚數破。申成
 申縱可成。獨不思身爲天子。而不能貌令天下諸侯
 以衛大家之外戚乎。詩人歌揚之水不流東。薪隱然
 謂王之弱。不能令天下也。天下於是勢勢。振。不復
 京周家命令。晉封其叔父成師。於曲沃。封而不告也。
 其本之。焉。本。鄭。封。其。弟。段。于。京。鄭。其。母。姜。氏。爲。子。封。也。
 京。封。而。不。告。也。衛州吁。弑。兵。州。吁。殺。公。龍。之。子。以。
 完。子。而。本。支。之。分。鄭。莊。公。克。段。其。代。京。以。
 古今治統 卷之四

姬之位元時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隆推命之
 義其如東遷之至不能振起有為何哉記者謂周衰
 于東遷比之家臨而棄田宅看山無手然亦衰于東
 遷之平王耳平王而果能服蘇軾珮琇瑋以作六師
 也則洛水決澆固先王所以集如茨之福祿者
 也徒令詠菴故者空嘆伊人之在水中央而鳴
 也悲周天子之寄室名于洛水也孔子作春秋而託始
 於平王春秋一書曰平王其以是也夫而以晉隱繼
 治統公之四

桓王 莊王 獵王 惠王
 自西轍轉東戴密父詹西周之報轉乾綱之紐解
 乾綱解紐而列國君卿大夫犯分于名曰甚一日自
 桓王以下更無一善堪書魯中史孔汲汲為綱常應
 也魯中史而作春秋前二百年事其中一字華
 袞一字鉄鉞春秋一字袞袞如鉄袞恭己定百世
 之大法春秋一字袞袞如鉄袞恭己定百世
 後徽王以前所記各事而申言之如桓王上孫之
 時衛州吁弑其君完而自立州吁殺之衛大夫
 公孫公子執弑其君隱公公孫公子執弑其君隱公
 督弑其侍衛公而立馮是公孫公子行弑而玉朝弗問
 立君而侯國弗告威福之柄安在在之朝也胡為
 乎弗賓使凡伯來聘之朝也胡為乎不禮凡伯
 之見伐非自取乎鄭之朝也胡為乎不禮凡伯
 獨鄭罪重哉而王亦自損威重且鄭不朝也而以
 諸侯伐合蔡人陳人魯未嘗朝也魯公伯九年
 而越遣大夫聘四年又使南季六年吾又不知其
 為何也先儒謂春秋存秋于此蓋有甚不得已焉
 莊王和子甫立即有周公黑肩之難莊子

王莽克平伯告王遂與賴祖宗爲忠厚之家而思遂
王發周公而克奔秦

解也斯時王未遑諸侯之事越三年以王姬歸齊

而使魯主之每天子嫁女使同豈不知齊襄默行更其妹爲不可娶耶又恐魯以桓公之仇齊和公爲意

于主禮而追命桓公是畏齊也而又以魯和齊也余氏夫在桓之末年見衛宣公以新鑿之要其公問斷之妻美作新鑿之而禍延于其子後貨姜嬖倖于公公上淫而上愛之而禍延于其子後貨姜嬖倖于公公陰成鴉奔之世弗宜要後多淫行詭人謀名而廢年齊襄公以文姜之會必稱魯不止公方使彭生淫而禍延于其夫途濊狐綏之腥屬詩諷南山既高五

治統卷之四

如右部有男女之讀父子之亂見于侯國者如此問

天子爲世道主者何如而聽共至是哉天乃方

破弑齊無君乃其淫惡之自取第不見懲于王法而

具害于無知則又亂微也小白齊桓齊桓

公子小白通曰奔晉于特舍公曰果其閔周之衰

而國乎莊王名詞之初齊桓以北杏會而後

失樂人不至侯國主商爲自此始駁後諸國史記

竊而不獨王矣齊桓公不親王命第五霸之事桓猶已

正刑之救之後又戰桓猶思以示恩燦之立於

有者不存
其公也之
 示義葵丘之會申禁以崇王此時周室之尊固宜序
 桓續也古文片桓所惜者燈上驚之首而許地也
 反魯也仲曰事信無以服天下
 地也非敬仲棄信之警何以伸大義爲天下附
 中來天旂而矜葵丘之會主使宰孔賜賄
 臣不臣也公始曰豈敢實天子受意管仲曰吾不臣
 之命趙趙于下焉天子道乃下刑非夷吾亂本之類
 不幾阻越于下貽天子羞耶衛蒯莊王而入朝又
 惠王而立類問五大夫以于須作亂而立子孫其
 無王之罪大也奔既敗其師矣
 古治記
 能執衛侯以稟罪于王其謂之何楚僭號以自尊
 既觀之其矣乃徒責以綰茅之貢物
 之遠事責也王南征不
 之賜賜手友使賜之
 康以張禍勢勢大各國之多事尚安能實桓爲之整
 頓哉子謂桓之所大國可取處在率諸侯
 太子于首止桓王將廢太子而立其弟
 定其位耳然而異日帶以戎伐周
 而反糾諸
 則定今日之王位不免兆後日之王憂和

元咺之訟文公使醫殺衛侯寤武子賂醫使得其志
是皆桓之所不肯為文不如桓也君子節取二公惟

其石陵以責楚齊桓城濮以敗楚均未失尊攘意耳

晉文沒秦穆興用余出而著滅戎之績由全穆穆

夫周遷洛陽一以西戎事委之秦秦穆穆穆穆穆

振長技于西陲以威穆穆穆穆穆穆

周王賞其功而賜金鼓王使召公奭賀豈不為一

周內戎也集正外患燬而內患生矣第其用人之立

也眾人之周也左傳勝其用云云焚舟取勝孟陽二敗

治統卷之四

銘其悔過思賢之意想公母不為金叔之計以故

見錄于聖人孔子曰善哉事而勤事而勤事

奈臨穴而令其人之端端七十人從金

而生之公使穆穆穆穆穆穆

之生而宛之取又何生時不忍殺敗軍之三人

夫以人從墓西戎之俗穆公遺命崇其

也公從亂命是從藏後百世也

矣哉漢風扇惠全氣焚和晉中延害萬世竟莫之悟

自非英明聖主念切如傷為之生其虎肉其骨齊桓

惡能一洗滌浚而同宇宙之春也哉齊桓

惡能一洗滌浚而同宇宙之春也哉齊桓

惡能一洗滌浚而同宇宙之春也哉齊桓

惡能一洗滌浚而同宇宙之春也哉齊桓

惡能一洗滌浚而同宇宙之春也哉齊桓

惡能一洗滌浚而同宇宙之春也哉齊桓

惡能一洗滌浚而同宇宙之春也哉齊桓

惡能一洗滌浚而同宇宙之春也哉齊桓

惡能一洗滌浚而同宇宙之春也哉齊桓

惡能一洗滌浚而同宇宙之春也哉齊桓

惡能一洗滌浚而同宇宙之春也哉齊桓

惡能一洗滌浚而同宇宙之春也哉齊桓

惡能一洗滌浚而同宇宙之春也哉齊桓

惡能一洗滌浚而同宇宙之春也哉齊桓

齊人于新築衛師戰北新築人放之衛實之邑新築
 多與之邑晉之執曹伯歸于京師而歸諸京師
 又敗楚師于鄢郢時鄭板楚師晉師而歸諸京師
 侵蔡獲于楚楚師之至于楚兵事楚勢然也其
 問各國之疲于內變如曹刖芻謀世于而自立
 晉樂書中行假弒晉侯而立公孫周書與魯見
 公孫周在東進而立之楚為樵公孫周書與魯見
 而立第杵臼以之許白莊公之弟名衛林父齊姬
 出其君而立于劉適節亦楚勢然也此列國之亂周
 弗能制固其陵替之勢然矣若魯公初立成未聞
 入見天子而王使召伯錫魯命齊侯初立未聞入見
 天子而王使劉子錫齊命齊侯初立未聞入見
 嚴罰于彼往梁之戰敗葛之魚嚴罰于彼往梁之戰
 亦何所忌憚諒外國方薦于詐矯而內政且耐于
 分爭王使劉子錫齊命齊侯初立未聞入見
 于天子之廷五位尚可謂有權即過時事所定何
 人意者英壽楚劉魯得聞禮陶樂淑之風而後楚
 人死難託孤之節晉公孫杵臼之節晉公孫杵臼
 魏絳和戎陳五利之策實易出見矣

齊甲兵不敵四隣而識者謂作後世和親之儀
 季札薛位陰三讓之誼吳書姜倣立季子札於陰
 陰脈跡欲致國于札而識者謂季札吳國後來之禍
 及諸孔康國以至後來夫差亡吳王吳王時世喪道
 也道喪世也南華君子亦但取節焉耳迺所深慶者
 則以燕靈王之末而至聖孔子生焉二子生于一
 月始君道淪沒已盡而天以師道振之耶
 政教告終而言教伊始耶程明道先生言孔子是
 世為

兄弟之亂後初景王崩次子孫以于朝爭立後方楫

臨焉期晉之城周王使當幸石張如晉幸劉文公

召陵之會于會諸侯于名裝合擬攘楚以尊

王乃煥于荷寅之取貨志諸侯乃散而此會為事

而其會虛中國尚何緣復振焉斷吾夫子自女樂一

去之後與周之志從晉之東西南北之轍孔子據魯

不到大衛適陳適宋適鄭適蔡及諸邦之境靡國也

而田賦之論于賦何謂有周公之典在弗准

公之典而弗臆固知周天下事終無能為也於是

其道寄之刪述於易斷自義軒而下祖三皇也于書

斷自唐虞而下宗五帝也於詩斷自文武而下于三

六經為治世之文其以是裁訂春秋于此則止

緣端以尊王緣魯以扶周乃其首書春王正月不

用夏正以記周事不似與尊周之意矣哉

而丁春秋一編寄整頓天下諸侯之意故行夏之時

春秋之志其意謂出人和亦不得此即反假思維此為可受

卷之四

十六

元王 貞定王 考王 威烈王

夫孔子作春秋原以警亂賊也然而陽春肯照未及

陰崖窮而元王以後及定王貞定王考王

千數世天下日見勢勢越新貞定王考王

而魯衰遂奔越欲倚之以去三桓公孫氏

而魯強奔出公遂奔齊欲倚之以伐四卿公孫氏

取者勾踐貢周猶知假志于尊王公孫氏

韓魏滅戎尤能驅禍於中國公孫氏

當是時天子之位已公孫氏

綴旒矣公孫氏

不意相好無尤之家法乃至此公孫氏

也揭魯河南稱西也公孫氏

此晉侯朝韓魏家公孫氏

大夫而反臣諸侯也泰伯作上下時公孫氏

時可勝哉公孫氏

威烈王公孫氏

考王公孫氏

威烈王公孫氏

考王公孫氏

考王公孫氏

考王公孫氏

於公侯之上以為九鼎之至而已公孫氏

魯瓜分其國公孫氏

上干天子公孫氏

也公孫氏

其得國之由則其象奪之罪皆王法所不寬公孫氏

不能計已失大司馬九伐之法公孫氏

命為諸侯以寵秩之公孫氏

何異于開門而揖公孫氏

命為諸侯以寵秩之公孫氏

何異于開門而揖公孫氏

命為諸侯以寵秩之公孫氏

何異于開門而揖公孫氏

命為諸侯以寵秩之公孫氏

安王 烈王 顯王 煥靚王

安王之世泗上諸侯被強大之芟夷已盡

而并爲七國矣百源分波爭瀉其

歸以受好音都詩云豐風誰將西雋象之而齊威獨舉今

勞憊之息周衰諸侯不朝詩人歌有勞者極不尚息也猶見于列下之人君

天下同者而賢之其空谷之足音則與

見其發無面僅有也七國惟秦爲強

虎豹在山。慙然畏人。范光荒時無故。

卷之四

洛陽無忌憚孰甚此見至此而敗三晉一師

之與諒可問而秦獻豈問難之人哉

不難也。以長安爲都。行快商賈。天下

助別之新法借入去國之貨

一、治一切風濕骨痛，手足麻木，腰膝痠軟，筋骨疼痛，跌打損傷，瘀血腫痛，小兒驚風，婦人經閉，產後腹痛，心胃氣痛，疝氣，瘡癤，無名腫毒，疥癩，濕疹，皮膚瘙癢，蚊蟲咬傷，湯火灼傷，刀傷出血，止血生肌，消腫止痛，化腐生新，拔毒排膿，生肌長肉，收口斂口，去腐生肌，清熱解毒，涼血活血，祛風除濕，化痰止咳，平喘定喘，止嘔止瀉，開胃健脾，助消化，增進食慾，強身健體，延年益壽。

生野村岡井國政法律事務所

豆所宜。牛毛之皮。市詩素精。生奇。但天下之生。

君取務木力之效不効流血刻骨之功其

100

民亦習于戰鬪狃于攘奪頽以相高勢上用是力

平天下漢鄭康
書義素悍然有超八州朝同列之氣矣漢鄭康
書義素

山之西山之東談士雲湧狙詐如屋

四六德故之人
心電光之舌
心電光之舌
心電光之舌

愚各國之玩弄于掌股之上以代爲蹴也

曾未有聞
一語以喚天下曰周天王在上也代爲號

周之致伯于秦

為伯以作諸侯之長 畏而取容計秦會諸侯莫敢

卷之四

亦僅計所以禦秦蘇秦約六國爲合縱之計云秦出師而攻

而未計所以斃秦也諸葛亮云斯時孟

其出而遊謂見孟子於仁義以而作於力

魏不租入也古弟游士不知有國而

意齊豈不知有周豈此時之周又類于春秋之周

無可爲耶然六國能聽從趙國五聚之師

其氣上擊曰天，下擊曰地，中擊曰人。天擊無聲，地擊無振，人擊無動。天擊無聲，地擊無振，人擊無動。天擊無聲，地擊無振，人擊無動。

從之說爲書之說矣五國兵敗

卷之二十一

今擊馬克者馬克也句見馬克東西奮以取富貴

耳耳也句見耳

各國從不可待鳴呼秦方為齊而六國為之木秦

方為刀而六國為之肉法古禍將何從過耶

觀此燕尤甚于烈顯之時故天下遂望如此向令

此私弱之後有強明之主王大盟于上號令天下

公海從離衛衛道一偶六從并力西向

如率然率然山在邯鄲東南一偶六從并力西向

以共宣王威而揭秦峽則所解一危而東封

兩在此一振作間也彼秦雖強且食之不下咽

周天子為盟主惜哉周天子又不能主盟六國也徒

治統治統卷之四

有平原之四君者四君門下食客後先迭起皆飛

仁揚仁揚子也各悉精銳四子謀略以討

國弱秦師入函關函關秦師入函關而秦圍三城

以和和秦師入函關而秦圍三城秦師入函關

衡固以走衡固以走秦師而秦圍三城秦師入函關

天下事何管不可為天下事何管不可為

魯仲連義不帝秦魯仲連義不帝秦

以匹夫之口勝百戰之師以匹夫之口勝百戰之師

手天下事勢大半倚秦矣前自張儀相秦為之解從

而轉衡轉衡四年後後自范雎相秦為之遠交而近

攻攻四十五年秦六國皆忘其所可讐戰其戶可親

珠胡越同舟之義珠胡越同舟之義

為雞牛為雞牛後每割地賠金

如剗肉以啖虎如剗肉以啖虎

楚有春申楚有春申

子子也句見子

子子也句見子

蘇王 東周君

撫觀之世姬祥如病人奄奄以待盡撫觀之世姬祥如病人奄奄以待盡

手天下事勢大半倚秦矣前自張儀相秦為之解從

而轉衡轉衡四年後後自范雎相秦為之遠交而近

攻攻四十五年秦六國皆忘其所可讐戰其戶可親

珠胡越同舟之義珠胡越同舟之義

為雞牛為雞牛後每割地賠金

如剗肉以啖虎如剗肉以啖虎

楚有春申楚有春申

子子也句見子

子子也句見子

子子也句見子

子子也句見子

子子也句見子

子子也句見子

子子也句見子

子子也句見子

子子也句見子

子子也句見子

子子也句見子

子子也句見子

子子也句見子

子子也句見子

子子也句見子

子子也句見子

子子也句見子

子子也句見子

古今治統

卷之四

五

傳所稱天下士者新世衍開運志起月日今知先亦
生天下士也不欲使言者來
 不可謂世無其人也茲欲為之計宜眾擁一連以為
 之師而勿令其遠引傳連一音却軍三
孟嘗君以千金連說之
 合四君孟嘗君以千金連說之
 共稟命天王而期其興起宸斷大會諸侯于洛水之
 上申盟討秦有負盟者眾共攻之是有天子為之主
 而赫赫明明亦何有於一秦奈何計不出此而王與
 諸侯草草舉事古約從討秦
王見秦伐韓使趙是
 輕戲猛獸之爪牙也策乘七
 頓使秦將穆率兵入
 冠王乃頓首言罪盡獻其三十六邑戶口三萬

古今治統

卷之四

五

之一成一族也史以周
而陽人聚之遷又
 愚狐聚之遷而增悲矣周士在東周君于也然聚而
秦使呂不韋與周謀不犯周家三十七王之諸八
東周君于陽人聚周謀不犯周家三十七王之諸八
 百七十餘年之祚乃盡于虎狼之手也報之也
 夫報之伐秦也東周君之謀秦也志豈不善其如崩
 勢之不能何哉解
而四方諸侯會無復孟嘗信陵
 之技竟閉戶高枕八
不聞隻輪入救而韓魏二君
 反稍忿和怒解
不聞隻輪入救而韓魏二君
 反稍忿和怒解
 莫敢喘息六
國事秦云曰俛首為仇人役
 是誠何心哉夫周初封建諸侯本期為周室輔乃

謂申侯之弑王而秦因之以胎吳周不能討楚子之倍王而秦視之以怨矣天下焉得而不秦哉說者皆云周壞於東遷然以君東累世之禍至而周亡之衝則彼咄矣故謂也亦安能必于孫卿之說以綿綿延延得緩其亡者未必非以其東也說者筆峒山人疊疊爲六國設議以斃秦也彼扶危

三代合論

夫禹稷契之功德俱爲萬世永賴故夫之報其後也均有天下然夏以四百商以六百周以八百是何修縮之不齊也然夏之後封于杞東樓公至東周安王時始滅杞而周之後封于宋宋元公至周烈王時始滅宋而周之底于安烈也地不大子曹滕民不哭于郊舊號雖稱王國與杞宋等耳且赧王入秦之後不聞有遺裔受封者則計其興亡絕續之運三代一而已矣特計夏桀亂得湯而治殷紂亂得武而治乃亂至周赧甚矣紂之以秦而益亂又何天運之衍治統

卷之四

二十

環石或喪耶或者謂孔子序書終之以秦誓蓋豫知周之必爲秦也然錄秦誓取其悔過而思賢則聖人垂訓之意尤冀秦之將來不爲中國甚害也而孰意其甚也則所謂百世可知者當亦付之天道之不可知而已聖人惟據人道以論世則謂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所損益皆可知而所謂禮者則禹之典則貽後言禹典有湯之風夏示言禹典有文武之讓言禹典有文烈言禹典有文成言禹典有文正言禹典有文使夏而世其典則之貽不桀而不殷也殷而世其風愈之誠不紂卽不周也周而世其誠烈之止西不亡周東不亡赧亦必不桀也